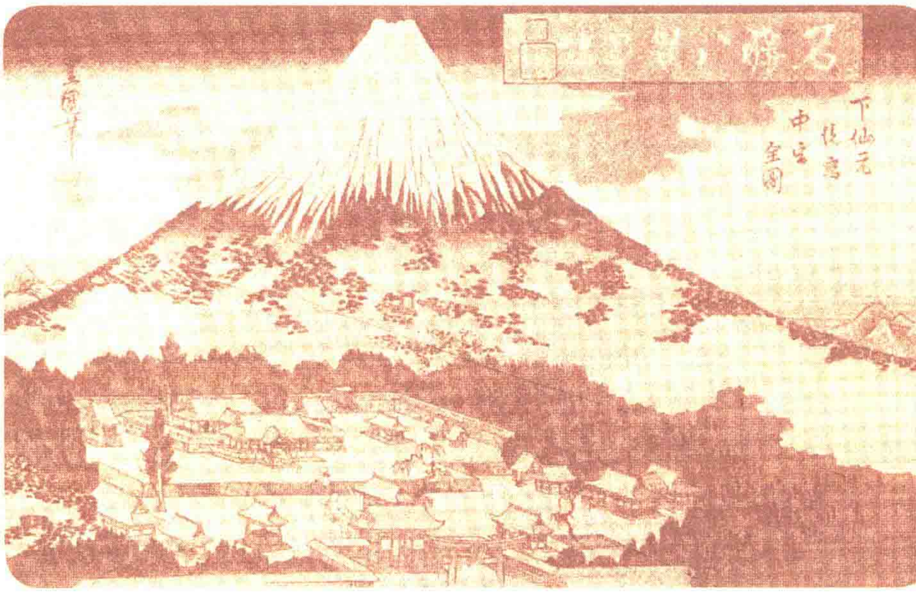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十二



第十二册目錄（總第132册）

周清外史卷之十七

日本　馬杉繫文芑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閱

奇渥溫氏前記

宋

理宗端平元年

端平元年四月上親帥群臣献金俘於太廟命藏金主耶律守緒遺骨於獄賞孟珙等諸將功初孟珙等奮戰雖拔蔡城滅金然其軍籍蒙古力亦多矣以故陳蔡西北之地悉屬蒙古蒙古乃與制置

使史嵩之立約引兵北還淮西節度使趙范及弟

三京長安洛陽汴城

葵欲乘時定中原建守河據關収復三京之議朝士多以為不可獨宰相鄭清之固主范葵説時嵩之上疏言荊襄方凶荒未可興師清之不從命趙

趙范北伐

范兄弟及知庐州全子才將淮西兵六万刻日向汴州范葵兄弟故荊湖制置使趙方之子也少小從軍習兵意鋭於攻取乃募山東義士響應頗多范參軍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出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争空城縱令得之當勤餽餉悔必至矣范不聽六月進取泗州汴人以城歸順七月范自督前軍収復洛

蒙古南下官軍敗退

陽乃欲攻潼関取長安蒙古大兵南下既至河范等逆戰未數日糧絶兵多潰散趙葵全子才在汴州所取城壁皆虛乏資糧無所獲嵩之守襄陽不肯致糧救急以此官軍殆不支八月大雨河水暴漲蒙古兵决金堤灌洛陽官軍多溺死范葵等収兵而退鄭清之以師無功自劾辭職不許詔免嵩

之以趙范代之益築戰守蒙古亦遣皇子曲出及胡士虎軍陝西潼関及河洛欲刻日來逼官軍奪氣孟珙趙范等募精鋭守襄陽以當之是冬蒙古遣使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鄭清之等不能答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三年蒙古主分遣皇子諸

蒙古侵蜀

王征西域及高麗又使皇子闊端侵蜀漢取成都及關外四十餘州嘉熙元年冬蒙古兵攻黄州孟珙帥師赴救擊却之蒙古轉戰攻安豊守將杜杲守禦甚力二年正月復以史嵩之為參政督淮西

杜果大敗蒙古兵

濂溪先生周敦頤

諸軍事。時蒙古將察罕以衆八十万圍廬州、嵩之自將兵赴救、格戰數月。勝敗未決、察罕欲先取安豐、分兵十万赴攻。先是杜果拒戰殆一年。是秋大克之。蒙古兵敗走、果設伏追北數十里、又大敗之。察罕度不可抗、収餘衆北還。弘州人楊惟中少事蒙古、屢奏功績。及用師於蜀湖京漢、惟中從在軍中。獲名士趙復、與語奇其說、始知濂溪周子之學。乃収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請蒙古主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延趙復為師。由是河朔始知道

詔曰、安石自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為万世罪人、豈可從祀聖廟哉。宜其黜之

元太宗殂、定宗嗣

學之可崇。建周子祠、以二程張朱等諸子配食。淳祐元年春、上亦詔追封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並從祀孔子廟。黜王安石從祀。是冬蒙古主奇渥温窩濶台殂。廟號太宗。其妻乃馬真氏臨朝稱制、而不立君。後五年、立長子貴由為主。初乃馬真氏欲以幸臣奥都利合蠻為嗣。耶律楚材切諫、遂立貴由。然奥都利合蠻用事專政。楚材天資英邁。發出人表。事蒙古太祖及太宗、在相位三十年矣。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

元定宗殂、憲宗嗣

每陳國家利病、士民休戚。躬監軍國事、大闢疆宇、建制度。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民、温容溢於外。人莫不感其德焉。至是楚材屢彈合蠻奸佞。乃馬真氏弗能用之。楚材憤悒成疾而卒。由是法制大乱、士民離心。已而貴由殂。廟號定宗。合蠻乃内議、立太宗孫失烈門。其母海迷失氏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遂廢失烈門、立太祖孫蒙哥為主。是號憲宗。拖雷之長子也。謙謹得衆心。及其即位、下令誅夷合

元忽必烈聘姚樞

蠻等嘗乱法制者。士民乃定。蒙哥以弟忽必烈為儲貳。蘇門隱士姚樞、以道自任。忽必烈聞其才學、遣使聘招。樞見忽必烈聰明、將大有為、盡其平素所學、為書數千言、分為八目、叙治國之大經、匡政之大要、以上之。忽必烈大喜、幣禮甚厚。十二年夏、蒙古主割中國之地、大封同姓一族、以関中河南賜忽必烈。姚樞從遷関中、匡輔忽必烈。寶祐六年秋、蒙古將兀良哈台既伐安南、回回哈里發等諸國平之。蒙古主乃帥大兵入蜀。守將楊立張實等。

夏貴呂文德敗蒙古兵

元憲宗殂於軍

並拒戰死之蒙古主以忽必烈爲前鋒乘勢東下分軍攻潭州圍鄂州鄂州守將向士壁力拒不下兩淮制置使夏貴總領呂文德等赴援朝議拜賈似道爲右相都督諸軍事援鄂州夏貴呂文德以水陸軍力戰大敗蒙古兵開慶元年春蒙古主轉軍圍合州遣使招諭守將王堅堅殺使者固守不下至秋蒙古主奇渥温蒙哥殂於軍弟忽必烈復攻鄂州守將張堅拒戰死之賈似道自漢陽進入鄂城督衆力拒忽必烈攻城益甚城兵死者万三

元世祖即位

開平府在桓州東北灤水之上元憲宗命忽必烈所營

千人似道畏懼密遣使請稱臣納幣忽必烈弗許已而聞蒙古諸王阿里不哥欲立爲主遂許似道和約歲幣之數歛兵北還留兀良哈台屯湖南景定元年四月蒙古太弟忽必烈從廉希憲趙良弼商挺等計即位於開平府蒙古將兀良哈台及張傑閻旺等聞和議已成亦歛兵北還賈似道命夏貴等以舟師敗其後軍於新生磯殺獲甚多遂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州圍既解江上甫清宗社危而復安實万世無疆之休上以爲似道

元郝經諫其主自請使宋

有再造功召還入朝詔拜少師加太子太師封衛國公賜賚甚厚而朝廷未知其密約和是時蒙古阿里不哥僭號據和林其黨將阿藍答兒及渾都海等佐之蒙古主忽必烈自將兵赴討聞賈似道破和擊兀良哈台後軍大怒學士郝經諫曰自南北搆難江淮之民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已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好雖臣蹈不測之淵請往說宋以制約苟能弭兵靖亂活百万生靈於鋒鏑之下則聖上之恩與臣之功不亦

賈似道匿和約囚元使郝經

似道行打筭法

大且偉乎蒙古主以爲善遣經來尋盟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懼姦謀呈露拘留經於眞州經歎曰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上聞之曰北使之來何也事體當審議似道奏言彼但要和耳豈容輕易徇之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於是議輙止三年春蒙古主敗和林斬阿藍答兒渾都海等班師召隱士許衡竇默同姚樞入侍朝暮講習聞宋人拘留郝經復大怒欲大舉問罪於宋賈似道畏罪歸已行打筭費用之法以混汚之向士

謝枋得諫似道

劉整鄭興復降元

壁趙葵史嵩之杜庶等諸將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償尤多竟幽屏以死先是信州人謝枋得應趙葵檄給錢粟於其軍且募民兵禦蒙古及似道責趙葵徵其償葵不能自償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公也乃納錢万緡償之因上書於似道曰十金而徙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令聞於鄰國似道悟遂免其餘然一時名將勇士多爲似道所貶而死瀘州守將劉整蜀州守將鄭興復等懼禍降蒙古先是京東宣撫使李全

李璮歸順

降蒙古蒙古憲宗以全之子璮爲江淮大都督及忽必烈立璮便有南歸意遂以濟南益都漣海等諸城歸順悉獻京東郡縣請贖父罪朝議授璮保信寧武節度使封齊郡王復父全官爵蒙古宰臣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於璮未幾事覺蒙古主怒誅文統是夏命諸王哈必赤宰臣史天澤監諸軍伐李璮於濟南朝廷聞之遣留夢炎等帥兵赴援夢炎至山東見蒙古兵太盛不敢進而還七月蒙古兵四面合擊薄城城中食既盡璮猶拒守度城

李璮敗死

且陷手刃妻妾乘舟逃大明湖自投水水淺不得死遂爲蒙古兵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体以徇於是益都及沂漣諸城皆降山東復爲蒙古之有

賈似道定公田之制

四年春賈似道定公田之制五年春復改補之其禍甚慘物價日騰貴似道以爲由楮鈔賤楮鈔賤由其甚多更造銀鈔捺賈氏印行之民疾其僭濫銀鈔日賤物價益貴由此民力殆竭七月彗星見東方長十餘丈光芷燭天凡五十餘日始滅臺諫士庶皆上疏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

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又云王者征四方之兆所以除舊布新也

理宗崩度宗立

道上書辭位且請罷公田優詔不許知臨安府劉良貴亦陳括田之非自引咎請罷免不允由是衆論頗沮楊棟曰彗星乃蚩尤旗也非變異矣於是衆論復起言者責其欺天罔君免棟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於上以謀逐似道也似道聞之頗悟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矣改元者八謚曰理宗皇帝太子禥即位實福王與芮之子於理宗爲姪理宗多子而不育因養禥爲嗣更名禥禥既立改元咸淳進少師賈似道爵爲太師更封魏國公臨安

元許衡建滅宋策

府學生葉李蕭規等應詔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命知府劉良貴捃摭李規罪配竄漳汀二州由是府下詆似道者益多三年春蒙古學士許衡陳時務四策上其主忽必烈言賈似道誤宋國彗星除舊之兆蒙古主嘉納與左右宰臣安童伯顏及太保劉秉忠史天澤等議滅宋之策賈似道以有定策功上特敬重之似道恃勢益驕恣建第西湖葛嶺自娛每五日駕湖船行奏管絃以入朝其治事專主苟安姑息賢相丁大全吳潛等

榷塲互市取利之處

皆既竄死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奸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兵没於外民怨於下似道不之以聞罪誅無辜苟異於已者悉以毒之先是蒙古人託名互市移住襄陽者殆數万築堡寨於數所起万人臺撒星橋於江上以遏南兵援路襄陽守將呂文煥文德之弟也忠勇絶倫乃上表請止互市撤蒙古堡寨似道不省未幾蒙古出兵哨掠襄樊間呂文德聞之自悔曰吾在襄陽日許蒙古置榷塲未察有此患文煥常以爲言亦不以省乃誤國家者

呂文煥守襄陽

我也因疽發背上憫其志且思其勲舊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尋卒似道薦文德女婿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五年春蒙古將阿朮史天澤等括諸路兵徑圍襄陽呂文煥告急朝議以夏貴范文虎爲沿江制置使將兵數万赴援七月二將進至漢水皆爲阿朮所敗史天澤攻襄陽急文煥力拒踰歲六年正月遣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師赴援庭芝思夏貴等敗逗撓不進參政江萬里以襄陽諸軍不利爲憂屢請益兵自赴戰似道不荅萬里

三学文学武学宗学

剔論逼似道議遂不合萬里乃罷職去三學生徒數万人詣闕上書請調諸道兵併力救襄陽似道叱却之文煥嬰城力戰多殺蒙古兵天澤辟易築長圍守之不敢逼城七年夏蒙古發山東関西兵急攻襄陽夏貴范文虎等帥舟師十万沿漢赴救阿朮夾水列陣夏貴進戰會蒙古舟師自上流來擊文虎逆戰時大雨暴漲船艦不得進文虎大敗僅以身遁大使李庭芝按軍不救夏貴亦遂敗退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既三年矣官軍不振

爲之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以憂之乎。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退詰問其人、誣以他事殺之。自是無敢言邊事者。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爲事、官軍連敗、襄樊危急、亦不以爲意。

蒙古改國号曰元

是冬蒙古改國號曰元、取周易乾元之義。元人簡水戰精鍊者七万人、以輕艦五千逼襄城。呂文煥設奇伏、自督兵逆擊、大敗之。八年春、李庭芝移軍郢州、以舟師守要津。以此元兵不得輕進。是夏、庭芝募善泅者三千人、入水赴襄城以救急。初自蒙古寇襄

樊城不下者四年遂陷

樊、至是殆五年。呂文煥竭力守城、城中積粟不乏。然外援不至、兵勢日危薄、水兵來救者、亦多爲元兵所殺。樊城受圍亦既四年。守將范天順等扞禦備至、雖糧食未盡、衣塩薪芻無所措辨。而似道不肯調援、庭芝亦逡巡以窺似道鼻息。九年春、樊城遂陷。

范天順死節

將士皆戰没。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之職分也。遂自縊死。朝廷聞之、欲更發兵救襄陽、議未決。元將阿朮等移樊城攻具、來攻襄城、益急。襄陽久困、孤城援絶。呂文煥登城樓南望慟哭、以待救至。元軍總管阿里海涯單騎至城下、宣元主旨、招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六年。宣力爲主、固其分也。然勢窮援絶、如數万生靈何。

襄陽不下者六年呂文煥遂降元

文煥遂決意以城出降。賈似道畏衆言罪己、累表請自督諸軍、復襄樊。而陰諷於上、有詔留之。朝議責李庭芝逗撓罪、褫其官、貶夏貴、范文虎官一等。

度宗崩

十年七月、上崩。謚曰度宗皇帝。帝自爲太子時、縱酒荒淫。賈似道乗之、傾其權、以專政、遂不得永其祚。

恭宗立

第二皇子嘉國公㬎嗣位、生甫四年矣。太

昰音是

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封㬎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元大舉南侵

元將阿里海涯及阿朮同請南侵。叛將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乗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嘉納。史天澤・姚樞等言、南侵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復納之。遂下令宣言數賈似道背約拘執信使郝経之罪、命天澤・伯顔總諸軍。先發阿朮・阿里海涯・劉整・呂文煥・博羅懽・阿答海塔出・董文炳等屬之。兵凡二十万。九月進至郢州。會天澤病篤、乃北還。諸軍並受伯顔節制。郢州

張世守郢城

守將張世傑嬰城力拒元軍不得前轉攻黃家灣拔其三堡由藤湖盪舟入漢水伯顏阿朮殿後軍而進郢將趙文義王虎臣王大用以精騎追擊不克文義死之虎臣大用所擒伯顏乃分兵攻新郢城守將邊居誼度力不克自殺城兵三千人力戰悉死十一月朝議復以李庭芝爲淮東制置司督諸軍拒元寇初庭芝在淮南日聞陸秀夫名辟置麾下秀夫性沈靜好謀果決應機至是爲督司參謀十二月伯顏欲由漢口渡江鄂州守將夏貴以

邊居義死節

舟師分據要衝彌亘三十餘里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伯顏乃攻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聚兵漢口自往援漢陽伯顏乘間遣奇兵徑襲沙蕪口奪之阿朮阿剌罕等以戰艦自漢口纔至轉達江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遥見南岸多沙洲麾兵登岸荆鄂都統程鵬飛擊却之阿朮自引兵進大戰中流鵬飛軍少却阿朮乘勢追擊遂登岸奮鬪數合鵬飛被重創走伯顏別遣兵攻取陽羅堡夏貴聞阿朮渡江大驚引麾下先遁

元軍渡江

諸將多降元

漢陽守將王儀以城降伯顏朱禩孫欲援鄂州急途聞陽邏堡敗亦引兵奔江陵於是鄂州援絶勢孤守將張晏然程鵬飛度力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元伯顏遣諸將攻下荆湖安東州郡德祐元年正月詔天下勤王李庭芝夏貴等引兵入衛臨安上疏責賈似道誤國似道不得已督舟師十三万人至蕪湖聞元軍順江東下逼建康將赴安慶府牽制下流之敵會安慶守將范文虎降元似道不知所出麾兵退於珠金砂以此十三万衆一時潰散

徵勤王兵

范文虎降元

賈似道兵潰

無敢留者似道遂奔揚州於是鎭江寧國隆興江陰諸城皆棄守遁淮泗州郡降元者前後相繼二月元將史天澤自郢州移病北至真定而卒天澤自少壯出爲將入爲相五十年矣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讀書論議多出人意表而上不疑下無怨臨其卒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大兵渡江日愼勿用殺掠其他語不及私元人聞之皆悼惜以比唐郭子儀宋曹彬云此時賈似道在揚州上書請遷車

元史天澤卒

再徵勤王兵

文天祥起義兵

駕於閩越避賊鋒太皇太后謝氏不許再下詔徵勤王兵無敢應者惟張世傑帥所部入衛左相陳宜中等驚異之世傑見臨安危急出復饒州以塞元軍衝路初勤王詔書至贛州江西提刑文天祥奉讀涕泣即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得衆万人遂入衛天祥吉州廬陵人理宗之朝以試科第一直學士院後以忤賈似道旨去已而奉職江西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満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充軍費或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

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歩一騎赴難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狥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又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感動先是建康留守趙溍盡奪城中金帛逃權留守趙淮危懼至是殿前都指揮使韓震謀劫上遷都陳宜中以計誘殺震震部曲大閧犯闕爲

趙淮死節

司馬夢求死節

禁兵所敗走建康與都統徐旺榮謀開城迎元將伯顔趙淮不聽拒戰死之建康乃陷淮趙葵之子也三月元兵逼臨安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拒之元將阿里海涯敗荆州進攻岳州總制孟之紹以城降元監鎮司馬夢求帥餘衆與海涯戰數日遂死之夢求司馬光五世孫也四月海涯寇江陵守將朱禩孫高達以城降元於是荆南州郡皆陷元將阿术張弘範寇揚州賈似道留李庭芝拒之自駕輕舟潜還臨安丞相王爚陳宜中等劾其不

賈似道伏誅

三忠臣守臨安

忠不義之罪似道俯首請哀庭芝既與元兵戰不克將士多死之庭芝不得支五月棄揚州走還臨安七月詔貶似道於漳州途所殺時元將伯顔自建康阿术自楊州阿里海涯自岳州進兵凡百五十万三道攻臨安所過州郡連降李庭芝夏貴等諸將及朝士多遁張世傑將五万人守獨松関文天祥將二万人守呉門陸秀夫將勤王兵四十餘万守臨安宮城天祥告世傑曰僕與君以両軍堅守閩廣而京城王師血戰則可期勝於万一也世

陳宜中議和罷兵

李芾起義兵

李芾死節

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及儲貳福王與芮也

陳宜中遁竄

文天祥使元軍

傑大喜。即議出師。陳宜中沮之。遣使元軍請和。遂矯詔罷世傑天祥兵。潭州節度使李芾。嘗忤賈似道旨。貶官爲湖南提刑。至是募壯士三千人。出援潭州。與元將阿里海涯戰。屢敗元兵。固守潭州數月。海涯不得進。日益兵攻潭州。景炎元年正月。潭州窘急。李芾度力不支。舉族力戰。悉死之。士卒無一人降亡者。亦皆戰沒。潭州遂陷。此時獨松關及其他諸關。守兵皆已潰。初陳宜中議和。約自詣元軍。久之狐疑不決。元將伯顏大怒。以爲宜中以詐

僞緩師期。乃令諸軍急攻臨安。自帥麾下進次皐亭山。阿剌罕。董文炳等。諸將皆會。縱遊騎犯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泛海。自帥衆背城決戰。宜中不許。遣使元軍。上傳國璽以請降。伯顏受之。使宜中出議降事。使者未還報。宜中遁竄於溫州。明日。元使來勸世傑天祥等降。世傑大怒。斷使者舌磔之。詔以天祥爲右丞相。天祥辭不拜。乃補樞密使。與左丞相吳堅。偕赴元軍議和。伯顏不答。見天祥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吳堅歸。天祥大

元伯顏拘留天祥

謝枋得起義兵軍敗奔建寧

恭宗㬎降元

臨安陷

駙馬天子女婿也

苗再成謀奪車駕不成

文天祥脫囚

上都在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也

怒。面責伯顏。伯顏欲降天祥。乃諭曰。請卿勿怒。今日之事。當與我共之。天祥益怒。伯顏命忙古歹都。二將。羈留天祥。世傑聞之赫怒。謀襲伯顏營。奪天祥。吳堅矯謝太后旨止之。世傑度事不可爲。帥部兵去赴定海。謀宋室再造之策。皇叔秀王與擇。畏趙氏之亂悉沒於元。奉皇兄益王昰。皇弟廣王昺。航海南遁。先是知信州兼沿江察訪使謝枋得。散家資募忠義軍。得壯士万餘人。以守江東。伯顏遣呂師夔等兵數万擊之。枋得力戰數月。至是大

戰於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三月。元兵入臨安。右丞相賈餘慶奉上及三宮出降。詔諭諸道罷兵。明日。伯顏從上及三宮並傳國璽於北。左右丞相吳堅賈餘慶及駙馬宮人等。從而北行者數千人。真州守將苗再成。欲奪車駕。以部兵要之途。爲元兵所敗。遂死之。伯顏使阿答海等入宮城。悉收寶器軍器。天祥亦既所囚北遷。行至鎮江。得間逸去。五月。三宮至上都。元主忽必烈封帝㬎瀛國公。帝㬎在位僅二年。後爲元人所殺。

端宗即位於福州

文天祥遁還至行在

宋人遥奉謚曰恭宗謚王廣王由海路遁至温州蘓劉義陸秀夫會之陳宜中張世傑亦以舟師迎之福州宣謝太后手詔召諸路忠義秀夫世傑等相議立益王是月昰即位於福州尊其母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封廣王昺為衛王宣中為左丞相世傑為少保兼樞密副使秀夫直學士院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拜右丞相六月文天祥由鎮江遁還至行在詔拜右丞相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仍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是月元將伯顔凱旋北至上都元主命諸僚郊迎大賞其功勞聞宋主復立遣諸軍來寇文天祥出次温州募勤王兵遂復邵武軍是冬進次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帥所部來會時元兵侵贛州勢甚猖獗元將阿剌罕董文炳至建寧進逼福州陸秀夫與陳宜中議不相協謫居潮州於是士心多離宜中世傑度力不支奉上及衛王楊太后航

車駕遷廣州

海遷廣州秀王與羣右丞相李庭芝等督諸將拒元軍於處州阿剌罕等帥大兵來襲秀王逆戰於

秀王戰死馬塈死節

瑞安不克秀王及弟與慮等諸將十餘人皆死之二年正月元將阿里海涯已敗廣西斬守將馬塈進攻汀州文天祥欲據城拒守察知汀州黄去疾有異志退軍漳州都統呉浚留汀州不至遂與去

文天祥斬叛將呉浚

疾俱降元二月呉浚來傳海涯旨勸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手斬之此時元軍入廣州連陷廣東諸郡天祥謀帥所部入衛行在道阻不通乃出兵江廣間攻復梅州五月張世傑等力戰復廣州潮州天祥自梅州進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趙時賞張日中以所部來會六月天祥敗元人於雩都次興國縣使時賞日中復吉州進圍贛州元將李恒偵天

天祥軍敗

祥營中兵寡合衆數万襲興國天祥遣麾下二千人迎戰不利遂棄興國南走永豊守將鄒渢有衆數万望風先潰李恒乗勢追天祥至方石嶺天祥部下鞏信等數百人以短兵交戰悉死之天祥獲間至空阬會趙時賞張日中班師救天祥大與李

張日中死節日中横渠先生十四世孫

恒戰日中身被十餘創猶奮闘斬十餘騎遂死之兵盡潰時賞所擒元人問曰汝為誰時賞紿曰我

泛海遷潮州

姓文。我名不問而可知。元人以為天祥。天祥由是得與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渢等數十騎逸去。僅至循州。散卒頗集。然天祥妻及二少子。幕僚客將。皆被執。已而李恒併時賞等悉殺之。惟送天祥妻及其二子於燕。二子死於道。八月張世傑出師攻泉州。不利。上航海遷潮州淺灣。十一月。廣州復陷。元將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力戰不利。奉上走秀山。遂至井澳。會颶風壞舟。從兵多溺死。上震驚發疾。十二月。劉深復襲井澳。上遷謝女峽。陳宜中

端宗崩於碙洲

帝昺即位於碙洲

赴占城募兵。遂不還。天祥久留循州。為元兵阻路。不得詣行在。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欲赴之。行收勤王兵。三年三月。次麗江浦。軍稍振。四月。上遷碙洲。未幾崩。年十一。謚端宗皇帝。群臣乃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天業者。今尚有士卒數万。天若不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遂與衆共立衛王昺。時年八歲。是月昺即位於碙洲。改元祥興。生母楊太后同聽政。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少保

帝昺遷厓山

張世傑大敗元兵於厓山

樞密副使張世傑。同執政。五月。世傑出師討雷州。不克。世傑以為厓山在新會縣南海中。與山對立如兩扉。潮汐所出入。天險可以扼。鎮戍據以固。六月。奉上而遷於是。閩廣將士多來集。元主聞之。遣張弘範李恒等來襲。世傑擊却之。七月。元將阿里海涯帥舟師十餘万。合弘範恒等兵再來攻世傑。據險拒戰。復大敗之。八月。文天祥在惠州。聞上即位遷厓山。上表自劾敗於江西之罪。且請入朝。優詔不許。加少保信國公。命禦南侵之賊。天祥復移

文天祥軍敗所執

鄒渢與子俊死節

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執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遊詞禦賊。會天祥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及長子道生皆歿。家屬殆盡。天祥丁母憂。日悲泣。是冬。下詔除天祥喪。督兵討賊。天祥不得已。帥師出屯潮陽。鄒渢劉子俊會之。討群盜陳懿。劉興。興敗死。懿遁海。導張弘範兵襲潮陽。天祥力不支。引兵走海豐。賊先鋒張弘正追之甚急。天祥至五坡嶺方飯。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所執。鄒渢自剄。劉子俊自就虜。偽称天祥。以謀脫

天祥。元兵論真僞不決。久之事覺。遂烹子俊。囚天祥至潮陽。天祥呑腦子。欲死而不得。張弘範延見天祥。命之拜。天祥不屈。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以自從。二年正月。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早據之。以制勝。幸而獲一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以爲然。結大舶千餘艘。作一字陣。舳艫以大索相貫連。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上居其間。欲以決戰。張弘範已據潮陽港。厓山北口海淺。舟膠不可進。弘範乃迴厓山之東而南。以輕舸斷官軍汲路。乘風縱火。官軍善戰拒之。舟遂不焚。弘範無如之何。世傑甥張韓在元軍。弘範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可乎。弘範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汀洋詩與之。其末句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遣人招厓山士民。無肯應者。弘範以舟師圍海口十餘日。世傑與

張世傑以舟師拒元軍

蘓劉義等。督兵旦夕大戰。二月。元將李恒以輕舸攻山北。世傑以淮兵殊死力戰。弘範帥大艦襲山南。官軍左右受敵。兵士皆疲困。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已而諸舟檣旗皆仆。世傑望見之。知事去。乃拔精兵退詣中軍。時諸將士多降敵。會日暮風雨。不辨咫尺。世傑乃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左丞相陸秀夫欲引御船走。御船頑大。且諸舟環結。不得遷進退。乃先驅已妻子入海。謂上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上同溺海。後宮群官從死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獲。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万。已而世傑復還厓山。収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聞上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関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既望絶矣。遂赴海殂。世傑葬之海濱。宋自太祖至是十八世三百二十年而亡。

張世傑蘓劉義與元軍大戰海上不克

德祐皇帝指恭宗㬎

陸秀夫負帝昺溺海

宋亡

周清外史卷之十七終

元地理志圖

萬笈閣藏版

姓奇渥溫 蒙古部人初號國曰契丹

太祖鐵木眞 — 太宗窩濶台 — 定宗貴 — 憲宗蒙哥

元

世祖 — 成宗（世祖孫） — 武宗（成宗姪） — 仁宗（弟） — 英宗

泰定帝（世祖曾孫） — 天順帝

明宗（武宗子） — 文宗（弟）

寧宗（明宗第二子）

惠宗（明宗長子）

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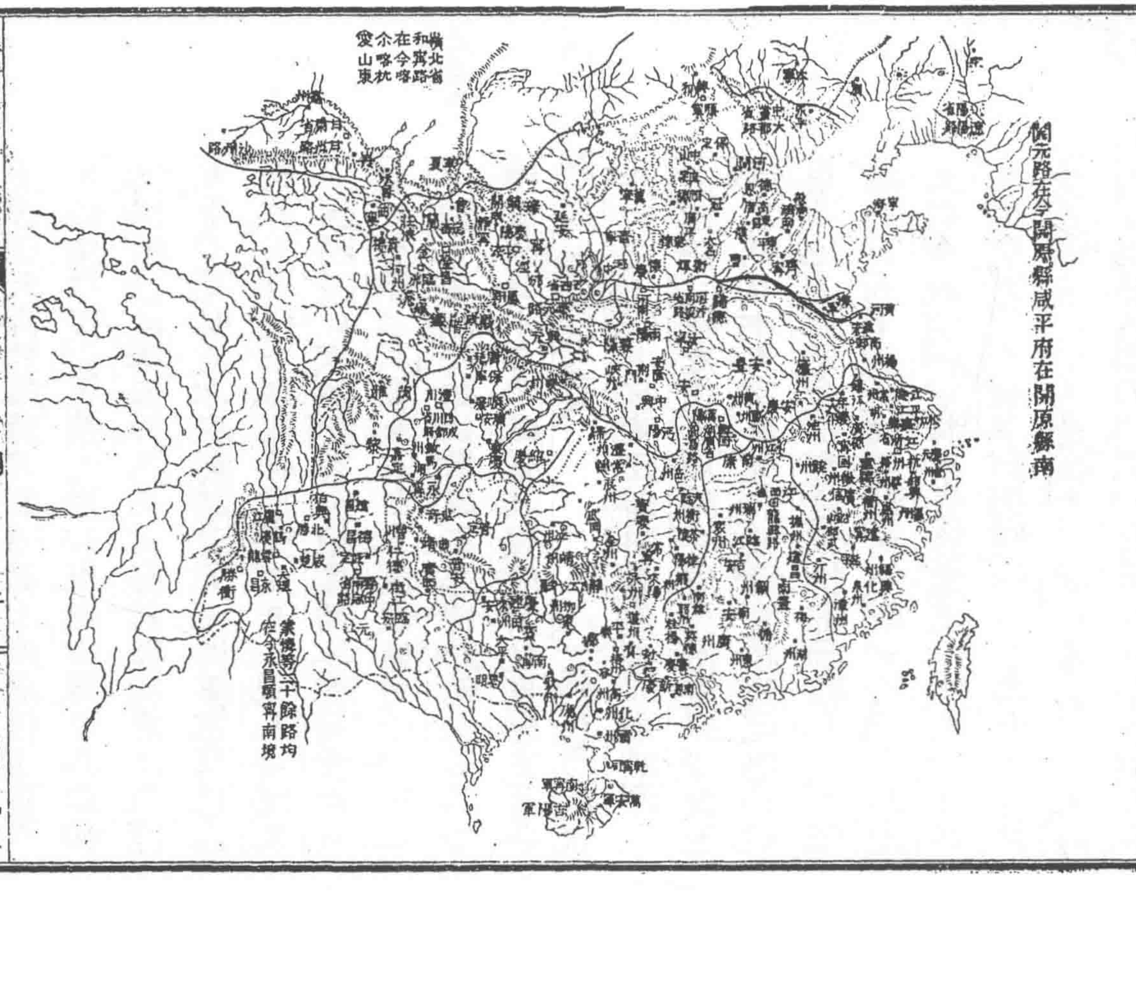
天完 徐壽輝

周 張士誠

宋 韓林兒

漢 陳友諒

夏 明王珍



周清外史卷之十八

日本　馬杉繫文芑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閱

奇渥温氏正記

元

（元之先詳於宋記中今不贅於此）

元之先。蒙古部長奇渥温鐵木真。自建國於遼北稱帝。五世七十四年。奇渥温忽必烈始滅宋。時至元十六年二月也。是月。宋遺臣張世傑。蘇劉義自厓山赴占城。將海路奔安南。會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避難。世傑曰。颶今至此。天亡我也。即登舵樓焚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盡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復亡。而我未死者。庶幾猶求趙氏遺孽以存祀耳。然今若此。豈天意耶。時風濤益急。世傑自

（宋張世傑投海死）

投海死。劉義僅免出海洋。爲其下所殺。都元帥張弘範已克厓山。置酒大會。謂宋俘文天祥曰。國已亡。汝忠孝亦盡矣。輒以事宋之心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泣下。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

使押送天祥北赴燕。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吉州。天祥鄉里也。十月。至燕。丞相博羅。慰諭欲降天祥。不從。博羅乃欲殺之。上及諸大臣不可。弘範亦表奏。請宥其死。博羅不得已囚

（宋文天祥下獄）

天祥。天祥遂下獄。勵操愈堅。先是高麗入貢既久。上諜因通日本。使秘書監趙良弼等齎國書至日本。日本却之不答。及宋亡。上復欲通好。十七年二

（遣使日本）

月。詔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齎國書赴日本。日本執權北條時宗執世忠文著等

悉斬之。上怒甚。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師。師赴討。廷議且緩之。復遣周福。欒忠及僧靈果等。說通好之利。日本太宰府守將北條實政殺福忠。拘靈果不返。上益怒。命忻都赴伐。忻都帥精兵三万。戰

（忻都襲日本不利還）

艦四百五十艘。泛海襲對馬州。斬守將惟宗助國。又攻壹岐州。斬守將平景隆。遂取二州。悉殺其兵民。進逼太宰府。戰不利。副將劉復亨爲太宰府將少貳景資所射死。是夜大風雨。軍皆潰歸。既而高

（出師東海伐日本）

麗王高賰入朝。乃曰。願假兵三万。以擊日本。上喜。

平壺島即平戸島也音相通

多賀島在肥前海

范文虎見肥海不知火而驚走

征日本師大敗其得還者三人

德祐幼君㬎王與芮也

是冬命右丞阿剌罕范文虎等帥兵十餘万戰艦二千艘東渡海以高麗兵一万爲前導十八年五月進取平壺島以攻太宰府府兵築塢海岸延袤數百里據以亂射諸艦不得肯前敵將河野通有大友貞親秋田二郎草野七郎等駕輕舸來戰悍勇不可當衆多死傷阿剌罕下令連鎖巨艦伏弩亂發敵兵披靡獨通有挺進躍入我船以短兵格鬪衆不能支阿剌罕被創駕輕舸走忻都遂爲通有所擒未幾阿剌罕卒於平壺島上聞之命阿答

海赴軍七月阿答海未至范文虎轉軍於多賀島時硫氣四塞文虎疑海中有異駕單艇遁歸是月晦颶風大作海水簸蕩敗舟漂溺無算諸將各擇堅艦棄士卒十餘万於平壺多賀二島遁歸衆推張百戸者爲帥伐木作舟以爲歸計日本諸將覘知之帥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万餘不殺而奴之其得還者僅三人高麗兵一万死者七千餘人云

先是宋傳文天祥在燕京丞相博羅數見論降之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

二王益王昰衛王昺也度宗之子也

天祥引孟子語以答

詔諭宋傳文天祥降不從

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社稷計也博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而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唯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大怒至是天祥幽居土室旣三年矣身不堪陋隘乃作正氣歌以遣慷慨幽悶之情聞者莫不悲歎

時上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宋降將王積翁薦天祥上即命積翁諭旨欲擢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何貳其心固辭不從積翁乃謀與宋降臣留夢炎等十人釋天祥爲道士夢炎不可事遂寢上知其不可屈偶有以天祥謀起兵江西之事爲言者上甚惑爲十九年冬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聚衆數千人謀奪天祥去京師戒嚴上召天祥親諭事於朝天祥曰吾受宋恩爲宰執安事二姓願賜一死則足矣上猶不忍殺之左右皆勸上從其請

斬宋倅文天祥

因命有司斬於燕京之柴市。俄有詔止之。使者至。則天祥已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而斃。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収屍。面如生云。南北人皆爲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歸葬吉州。適天祥家人亦自惠州奉其母喪至。人以爲忠孝所感。天祥爲人豐下而目烱然。善談論。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博學尤長詩文。其平生所居。對文筆峰。因自號文山。初平壺島之敗。上憤日本鏖殺我兵。二十年四月。復命高麗王高睹及阿塔海帥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造海船。中丞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民不聊生。今復大舉東征。臣不知其可。願姑止之。俟民力稍備。然後征之。上弗從。更置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爲左丞相統之。劉國傑陳巖爲左將。洪茶丘爲右將。先是阿合馬專政。阿合馬卒後。其黨盧世榮等。連献射利之策。追脅諸路。以誅求民財。狂悖尤甚。

再伐日本

戭音因

誅奸吏盧世榮

自江西権茶運轉使。進居中書數月。誣殺左司郎中周戭等異於已者。恣行濫刑。無有忌憚。丞相安童等畏懼。唯擁虚位耳。二十二年冬。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劾世榮犯贓罪。且言其所行頗多虚僞。諸民愁苦之狀。上命丞相安童等雜問其罪。世榮伏罪。乃誅之。刲其肉。太子真金素悪世榮奸濫。至是世榮之黨。疑太子所構陷。太子性仁孝儉恕。少從姚樞竇默學。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列者。非朝廷名徳。則布衣節行之士。其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徴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奏匡正之。以此中外歸心。爲江南行省嘗以歳課羨鈔四十七万貫來献。太子怒曰。朝廷但令爾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使其子阿八赤入見。諭太子遍讀中國書籍。太子喜。因命治書侍御史王惲。著承華事略上之。閲覧大善其說。時上春秋既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内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因寢其奏。然阿合馬盧世榮之遺黨塔郎古

羨餘也

阿散等請汲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也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奏之以誅發其奸上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奏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薨年四十三上憂悼不樂命征東諸將

太子真金薨

急伐日本二十三年三月阿塔海洪茶丘等以次而發衆號五十万八月諸軍會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伐日本此

役也國家安危所繫又近用唆都議伐占城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蜂起且交趾小邦大軍猶無功而反況日本海洋万里非占城交趾之比万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海耶上納其言詔罷征日本專事伐安南命阿里海涯等大徵各路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安南王弟陳益稷歸順封為安南王約以兵納其國先是安南歸順朝貢已久以故劉宣復上言諫之廣湖宣慰使亦上表乞罷交趾兵以救民困詔從之令脫歡班師處

劉宣諫伐日本

詔罷伐日本

伐安南

益稷於鄂州安南王日烜怨之脫歡赫怒上表留師於廣西以伺動靜日烜果出兵扼富良江脫歡益怒二十四年冬帥諸軍渡富良江擊敗其守兵進次交趾城下日烜畏懼棄城走敢喃堡脫歡遣兵追躡日烜遂竄於海不知其所之右將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此欲待吾弊而後乘之也顧我將士皆北人春夏之際瘴癘將作賊若不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乃不如早班師脫歡不聽已而日烜遣使佯請降諸將皆欲納其降久之不

來降擁衆據海口二十五年春阿八赤率衆赴攻將士多疾疫不能進於是諸南蠻復叛我之所獲險阨皆失守諸將遂謀引還時脫歡次內傍關日烜復集兵三十万守禦東關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連發毒矢士卒裹瘡而戰左將樊楫右將阿八赤皆死之前鋒將昔都兒奮闘交人少却由是脫歡自間道走歸軍器資財悉委棄日烜尋遣使入貢以謝前罪上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為脫歡上之

征安南師敗歸

宋謝枋得不應召

庚子也。先是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遁居建陽。至是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薦宋遺臣三十人。枋得亦在其列。枋得方丁母憂。乃遺書文海曰。吾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猶在耳。母以今年正月考終。爲吾無復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理義者乎。吾之至愚極闇。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已而遺宋叛臣留夢炎書。辯論凡數千言。卒不應召。是冬。丞相桑哥置徵理司於諸路。鉤考錢

穀。程文海入朝。言其不可。桑哥怒。請除文海。上不允。桑哥留文海不遣。於是江南舉才之命不行。福建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應上意。遣使誘致枋得與語。枋得沈黙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君封疆之臣。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簒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

枋得安仁之敗在景炎元年

瀛國公。帝㬎也。元人已害之

宋謝枋得不食而死

采石。惟茹小蔬果以行。二十六年四月。至燕。先問謝太后及瀛國公所在。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而死。其子定之。護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然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北行也。作詩別門人故友。其辭慷慨激烈。眞有頑夫廉懦夫立之意想云。此時。以桑哥鉤考錢穀。貪歛財賂。天下騷

然。然憚桑哥威權。中外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說奉御徹里。諫劾其奸。二十八年正月。上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見。劾奏桑哥。詞語激烈。上怒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徹里不屈。辯論愈力。曰。臣與桑哥非有仇。所以力數其罪。而奮不顧身者。正以爲國計耳。苟畏聖怒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上大悟。由是刑部尚書不忽木。御史月兒魯。杜思敬等。相繼論駁桑哥奸權。上遂下詔。免桑哥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

奉御職名

徹里彈桑哥

征琉球使無功而還

遣使安南

史弼等伐爪哇軍敗而還

家所得珍寶財貨多於內庫。左丞阿魯渾撒里。右丞葉李。以連坐免官。籍其家貲。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以不忽木為平章政事。琉球島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海船万戶楊祥。以兵往伐之。遇風濤而還。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路。宜先招諭之。不從則用兵未必晚矣。上然之。是秋。詔以楊祥阮鑑吳志斗為宣撫使。往招諭之。明年。志斗卒於行路。祥遂不得至琉球而還。初鎮南王脫歡伐安南。軍敗而還。上怒安南兇抗不已。欲再伐之。適安南王日烜弟日燇襲位。上以謀於不忽木。對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宜遣使諭之。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往徵其王入朝。二十九年夏。日燇先遣使者。隨立道來。上表修歲貢禮。時有忌立道之功者。乃言。彼必先朝而後可受貢也。日燇聞之。疑懼。卒不入朝。先是。右丞孟淇赴爪哇國。諭降爪哇人。黥淇面放還。上怒甚。至是命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諸將。將兵三万赴討。適爪哇國王為鄰境葛郎國王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迎

伯顏敗海都

世祖崩

史弼。求救。弼等於是攻取葛郎。擒其國王。已而土罕必闍耶叛。追擊弼等軍。弼等力戰。僅得班師。然死者三千餘人。所失亡資實亦甚多。上既一統中國。用夷化夏。乃欲混同八荒。數出師於邊遠。皆無功。伯顏以耆老大將。久守北邊。或譖曰。伯顏私與海都人通好。以故未有尺寸之功。上於是立皇孫鐵木耳為太孫。出監伯顏軍。時海都兵寇邊。伯顏欲以奏功表實。自督所部五万人。與海都兵戰七日夜。遂大敗之。乃上疏辭職。授將印於太孫太傅玉昔帖木兒而還。太孫舉酒餞之曰。公今去矣。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示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三十一年正月。上弗豫。伯顏馳自北軍還至上都。上既崩。上自嗣位稱帝二十年矣。日夜励精。以策一統中國。自其滅宋十五年。於此遂成其志。設立學校。愛養黎庶。皇張綱紀。所以立後昆之制者宏遠矣。先是。故木華黎曾孫碩德。既卒而家貧。其妻出玉璽一面鬻之。或以告御史中丞崔彧。彧撿之。乃蒙古主歷代傳國璽也。因献之故太子真金

妃弘吉剌氏。弘吉剌氏。太孫之生母也。至是伯顏等建議。遣右丞張九思齎玉璽迎太孫。四月。太孫鐵木耳。自北軍還至上都。伯顏等俱勸進太孫。時有諸王違議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無主。且傳國寶既有所歸。晋王甘麻剌。先帝之弟也。身爲宗盟之長。何俟而不一言。晋王曰。太孫踐祚。願北面事之。玉昔帖木兒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伯顏亦握劔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太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合辭勸進。太

成宗立

孫遂即位。謚先帝曰世祖皇帝。以皇后弘吉剌氏既薨。尊生母弘吉剌氏。曰皇太后。初太祖起兵。弘吉剌之族。從軍有功。尋納其女爲后。遂與約曰。弘吉剌氏生女。立爲后。生男尚公主。因是歷朝皆以弘吉剌氏爲后。平章政事不忽术。先朝顧命之重

不忽术斥奸僧

臣也。上每廷議。必多采其言。先朝殊崇佛法。西僧乘勢貪賂。驕奢擬王公。至是不忽术奏議。悉斥之。

伯顏卒

是冬。太傅兼知樞密院事伯顏卒。伯顏深沈有謀畧。嘗將二十万衆伐宋。其進退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後鎮北邊。十五年如一日。綏建定策之功。詔贈太師。追封淮安王。初世祖伐日本。以兵屢敗衂。其不可力取。更遣補陀山僧及王積翁等往諭。皆不達。世祖齎志而崩。上欲成其遺意。大德三年

使僧寧一山於日本。遂不返

春。命江浙僧寧一山。齎詔書使日本。一山留不復

成宗崩

命。由是後遂不得通日本。十一年正月。上崩。謚成宗皇帝。帝承天下混一之後。憂國愛民爲母后創建五臺山寺。每作佛事。輙釋罪囚。真守成之主也。其在位十三年矣。改元者二。曰元貞大德。先是容

靜脩先生劉因　仁山先生金履祥　貞敏先生蕭㪺

城有劉因者。蘭溪有金履祥者。奉元有蕭㪺者。皆宋末篤學之士。朝廷屢徵不至。以道自任。世祖嘗歎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及成宗朝。復徵之不至。時人稱曰三處士云。成宗太子德

武宗立

壽既薨。姪懷寧王海山即位於上都。改元至大。既

詔追尊孔子祀其廟

而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万世者也。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爲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

闊里孔子廟所在

阿沙不花忠諫

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乃遣使闊里以太牢祀孔子廟加封至聖文宣王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御史大夫阿沙不花嘗見上容色日悴乘間進奏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万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妃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上大悅曰非卿孰為言之因命賜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今反侑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上得直

武宗崩

仁宗立

臣上亦深服阿沙不花忠貞詔拜右丞相四年正月上崩謚武宗皇帝帝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賜賚太隆動失泛濫其崇佛教殊甚置帝師國師僧命與皇勑並行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變矣三月太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以尚書右丞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數人詔罷尚書省上性恭儉通達儒術

仁宗崩
英宗立

兼曉佛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在位九年而崩改元者二曰皇慶延祐謚曰仁宗皇帝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改元至治右丞相鐵木迭兒專政多斃忠良異於己者上赫怒密與太后及拜住等謀奪其官爵籍財產以拜住代之迭兒之黨鐵失等不自安會上以夜寢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給諫止之鐵失等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行大赦無以禳為拜住叱僧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或欲

鐵失弒英宗

泰定帝立

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三年八月上南巡駐蹕南陂鐵失與諸王按梯不花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謀乘夜襲殺右丞相拜住直進犯禁幄鐵失手弒上於卧所上性至孝事多明斷然以果於刑戮奸黨遂構大變崩年二十一謚曰英宗皇帝晉王也孫鐵木兒即位於龍居河世祖長孫晉王甘麻剌之子也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剌沙為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諸王買奴諫曰不誅凶逆則陛下善名不著

泰定帝崩

燕鐵木兒誅亂

天順帝立

上以爲然。是冬。下詔収也先鐵木兒及鐵失等元惡數人。悉誅之。配流逆黨按梯不花等數人於僻遠。追尊皇考晉王甘麻剌廟號顯宗。泰定元年三月。立皇子阿速吉八爲太子。四年七月。上崩於上都。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欲迎立懷王圖鐵木兒。執中書御史烏伯都剌等下獄。太子阿速吉八時年五歲。即位於上都。改元天順。諡先帝曰泰定皇帝。遣梁王王禪。遼王脱脱。右丞相塔失鐵木兒等。將兵討燕鐵木兒。不利。諸將多戰沒。九月。燕鐵木

懷王反逆

懷王兵陷上都

天順帝戰沒

兒勧懷王襲帝位。懷王以兄周王和世球在漠北。欲虚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遂襲位。改元天暦。詔四方曰。謹俟太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乃封燕鐵木兒爲大平王。十月。懷王兵攻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脱脱戰死。天順帝不知所終。十一月。懷王遣使迎兄周王和世球於漠北。周王。武宗長子也。初武宗崩。弟仁宗立。約以次傳位於和世球。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建議立仁宗之子英

明宗立

明宗暴崩

文宗立

文宗崩

寧宗立

寧宗崩

宗爲嗣。遂譖和世球。貶封周王。出鎭雲南。王逃居漠北。至是從弟懷王勧進。即位於和寧之北。是爲明宗皇帝。天暦二年春。詔以燕鐵木兒爲太師。立懷王圖鐵木兒爲太弟。八月。上南還。次於旺忽察都。太弟出迎之。上暴崩。太弟遂襲位。是爲文宗皇帝。武宗次子也。至順三年八月。上崩於上都。在位五年矣。姪鄜王懿璘質班即位。時年甫七歲。明宗第二子也。太后弘吉剌氏臨朝同聽政。上在位僅二十五日而崩。諡寧宗皇帝。太師燕鐵木兒請立

惠宗立

寧宗弟燕鐵古思。時明宗長子妥懽鐵木兒居廣西之静江。太后曰。燕鐵古思雖吾所生。尚幼孩。不可當大寶。妥懽鐵木兒年已十三矣。雖出於異腹。而明宗第一子。於理當立也。乃遣使迎之於静江。元統元年六月。妥懽鐵木兒即位於上都。是爲惠宗皇帝。先是太師燕鐵木兒秉權恣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皇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平章政事趙世延宅。男女駢列。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倶歸。

燕鐵木兒溺血卒、溺尿也

右丞相伯顏、贈太師伯顏子也

唐其勢謀亂伏誅

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其不自記率此類而荒淫日甚體羸神耗遂溺血而卒上納燕鐵木兒之女伯牙吾氏爲后遂破弘吉剌氏之約自是變異日至右丞相伯顏秉政欲斥伯牙吾氏復舊約燕鐵木兒之子唐其勢及弟塔剌海忿曰天下我家之天下伯顏何人而圖吾家遂謀立諸王晃火鐵木兒率壯士突入宮伯顏發兵掩捕唐其勢及塔剌海誅之晃火鐵木兒聞事敗自殺伯顏奏請執皇后伯牙吾氏除之后悲泣求救於上

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復用世祖年号

群盜蜂起

上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命出宮伯顏遂弒之是歲改元至元至元世祖年號也以世祖在位長久上欲祖述之監察御史李好文上言年號襲舊自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踏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三年春廣東朱光卿聚衆反稱大金國建元曰赤符河南棒胡亦舉兵反四年夏漳州周子旺舉兵自稱周王尋敗死大丞相伯顏恃功專恣矯詔竄殺諸王宗室上意不平六年春詔免伯顏官竄南恩州道死已而詔

廢文宗廟謫太皇太后及皇弟

嬸母、叔母也

江淮盜起

廢文宗廟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於東安州放其少子燕鐵古思於高麗惡其嘗擯上爲非武宗之嫡自當大寶也監察御史崔敬上疏言文宗廢廟主嬸母削鴻名其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皇弟燕鐵古思年幼而播遷均是武宗之胤天理人情所不忍方先皇登遐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事義當矜閔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東安州燕鐵古思遇害於途而薨至正七年冬沿江盜起官軍進討反爲所敗

方國珍起兵

黃河決

兩淮運使宋文瓚上書請選智勇士討滅淮盜不報台州黃巖之民方國珍入海爲亂劫掠漕運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不克反爲所擒朝議授國珍官以招諭國珍不敢拜命勢益猖獗御史張禎李泌等上書獻征盜之策亦不報十一年春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群僚廷議漕運使賈魯請塞北河疏南河以復黃河故道工部尚書成遵以爲不可曰河之故道不可復且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衆於其地恐他日之患又有重於河者

韓山童起兵

脱脱不聽四月詔發河南北兵十七万人開黃河故道先是地方群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壯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者流言曰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人劉福通與其徒俱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得衆十万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

山童就擒其黨劉福通據朱皐

就擒福通帥衆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此

時方國珍燒掠沿海州郡敗江浙左丞孛羅軍殺傷無算遂擒孛羅朝廷未之知七月遣使復授國珍官國珍佯受之以撓官軍是月蘄州賊徐壽輝

蘄州徐壽輝称帝

據蘄水稱帝國號天完十二年春已破黃州又陷

李黼拒戰不克而死

武昌南攻九江總管李黼拒戰死之壽輝遂陷南康遣其黨將趙普勝陳普略等攻陷饒徽信瑞袁等五州先是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

定遠郭子興起兵

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蕭縣人李二與其

蕭縣李二起兵

黨趙均用彭早住等聚衆攻陷徐州據之官軍多

敗潰諸將逗撓不肯進台州守將泰不華怒方國珍佯受官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黃大用促其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直

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不克而死

襲泰不華營泰不華督衆逆戰遂死之上聞之悼惜詔贈泰不華官爵追封魏國公御史徹徹鐵木兒奏言諸州群盜輙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趙氏遺孤及其親屬於僻遠禁諸人交通上從之徙故瀛國公之子趙完普等於沙州命右丞相脱

大舉討群盜

脱將諸軍出討群盜八月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

帥也戉遂失擊走之天完徐壽輝遣陳普略攻杭州江浙參政樊執敬拒戰死之濟寧總管董摶霄

總管董摶霄復杭州

移軍救杭州大敗賊復杭州於是丞相脱脱自督兵先伐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羽箭射其馬首脱脱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賊酋李二棄城遁

丞相脱脱破徐州

脱脱遣兵追擊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徐州餘賊趙均用収敗卒奔濠州脱脱遣別將賈魯擊之均用

賈魯擊賊趙均用不克而死

與郭子興孫德崖合力拒守賈魯戰不利死之餘兵潰歸均用遂據濠州稱王是冬江西平章政事

星吉擊賊趙普勝不克而死

星吉亦擊賊趙普勝於湖口。連戰七日。衆寡不敵。遂死之。

泰州張士誠起兵自立稱王

十三年夏。泰州人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陷泰州。遂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已而有詔命。使至賊。紿曰。李知府來。乃受命。於是淮南行省令知府李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齊。搥碎其膝而咼之。

李節死節

十四年夏。張士誠攻楊州。守將達識戰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胎及泗州。太師脫脫引大兵赴討。

大戰於高郵城下。敗士誠衆。別遣兵西平六合。扼其要衝。賊勢大蹙。初脫脫之再爲相也。宣政院使哈麻。以事怨脫脫。

哈麻誣劾脫脫兄弟

是冬。哈麻嗾御史劾脫脫出師無功。多頃國家財。以爲己用。且其弟也先鐵木兒。庸才鄙器。玷汚清臺。貪淫日甚。上不得已。詔削奪脫脫官爵。安置淮安。弟御史大夫也先鐵木兒安置寧夏。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後竄脫脫於雲南。哈麻雅受上寵。乃進西番僧曰。善行秘密法。上召習之。僧教上行房中運氣之術。有驗。上大寵信之。

清臺御史府也

造龍舟於內苑。男女同乘。日以宴淫。非受秘密法者不得與。遂以哈麻爲左丞相。雪雪爲御史大夫。雪雪。哈麻之弟。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是時。潁州賊劉福通。既陷十餘州。勢頗强大。

韓林兒稱帝於亳州

十五年春。迎立故賊酋韓山童之子林兒爲帝。建都亳州。國號宋。以制天下統一之策。然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

濠州朱元璋起兵

濠州人朱元璋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是歲六月。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巢湖

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万餘船千艘來歸。元璋遂與諸將引舟師東下。破牛渚磯。進拔太平陶安。父老相率出迎。祝元璋順天應人。以行弔伐。朝廷聞諸路群盜横行。遣諸王失里門等諸將。各帥兵討山東湖廣四川及濠泗起兵者。

官軍大敗宋劉福通

八月。官軍大敗劉福通等於大康。遂圍亳州。福通挾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左丞相哈麻以淫褻媚上。然恐言者必議己。密謀廢上而立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未幾事覺。御史劾奏哈麻兄弟淫褻茂上。且鴆殺脫脫。罪上

詔誅哈麻兄弟

淮南左丞余闕、河南右丞董搏霄並戰死

明玉珍称帝於成都

朱元璋敗漢主陳友諒

赫怒。十六年正月。詔褫哈麻兄弟官爵。下有司誅之。是月。海賊方國珍歸順。詔爲海道運糧使。弟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時朱元璋兵勢益振。攻畧江淮間。擒高郵賊張士德。其兄士誠氣奪。遂降元璋。十八年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府。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三月。宋將毛貴破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死之。五月。宋元帥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是冬。朱元璋取婺州。海道運糧使方國珍兄弟以溫台衢及慶元之地降元璋。二十年夏。天完將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立稱帝。建都江州。國號漢。二十一年秋。朱元璋伐漢。拔江州。漢主陳友諒走武昌。由是官賊諸將以城地降元璋者十餘州。元璋進軍隆興路。先是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勢震四川。及聞其主徐壽輝所弑。自立稱隴蜀王。已而稱帝。定都成都。國號夏。漢主陳友諒深恥江州之敗。二十三年七月。自督大兵圍隆興。朱元璋分諸將逆戰於鄱陽湖。漢軍敗績。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元帥陳普略等諸將皆死之。友

朱元璋據江東建國

漢主陳理降吳主朱元璋

五代之時、孟知祥據四川、自立称帝、國号後蜀、知祥之子昶嗣立、頗極奢侈、事見五代記中

吳主朱元璋毀漢主鏤金牀

諒冐死突出。欲奔還武昌。元璋麾諸將擊之。友諒中矢死。長子善兒所擒。將士皆降。獨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趨武昌。復立理爲主。是秋。張士誠叛。朱元璋據平江稱吳王。先是宋主韓林兒及其將劉福通等爲官軍所敗。棄汴梁復走安豐。張士誠將呂珍乘宋兵敗潰。攻安豐殺宋主及福通等。據其城。朱元璋怒其私用兵極殘忍。擊走呂珍。士誠怨望。遂自立。時元璋遣諸將攻武昌。與漢軍連戰數月。勝負未決。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遂據江東。建國號吳。始置百司官屬。二月。以武昌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擒其元帥張必先。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漢主陳理使降。陳理度力不可支。率太尉張定邊等出降。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吳主元璋。或以故漢主陳友諒鏤金牀獻吳主。吳主觀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敗。吳主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苟有驕

吳主朱元璋擒張士誠

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已而遣兵攻破平江。擒張士誠。士誠自縊死。於是江東江南及兩淮悉屬吳主。二十七年冬。吳主朱元璋遣諸將攻上都。先是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左丞相禿堅鐵木兒元帥孛羅鐵木兒等有隙。構兵互相攻擊。已而雖禿堅孛羅等伏誅。都城荒亂。及吳兵來攻。衆不能支。閏七月。上集太子及后妃同議。詔淮王鐵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是夜北行避兵。八月。吳兵入京城。上北駐應昌。二年

吳主朱元璋遣兵陷上都

而殂。太尉完者鐵木兒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皇帝。帝在位三十六年矣。改元者三。元自世祖一統天下。至是九世。八十九年而亡。

元亡

周清外史卷之十八終

明地理志圖

周清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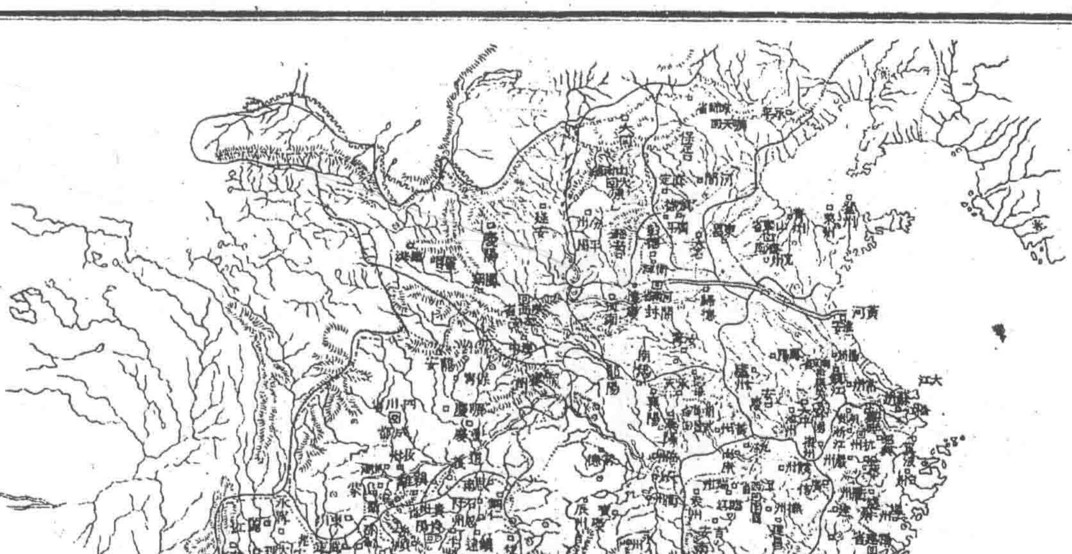
卷之十九　圖

萬笈閣藏版

明　姓朱

朱世珍

太祖 — 建文帝（以上都江南）
太宗（以下都北京）— 仁宗 — 宣宗
英宗 — 景泰帝（宣宗第二子）— 英宗（復位）— 憲宗 — 孝宗
武宗 — 世宗（憲宗孫）— 穆宗 — 神宗 — 光宗 — 熹宗
毅宗 — 帝由松（神宗孫）（以下都江南）— 帝聿鍵（神宗曾孫）— 帝由榔（神宗孫）



周清外史卷之十九

日本　馬杉繫文杏　著

清　王治本桼園　閱

朱氏正記

明

朱氏之先沛人也徙居江東句容朱家巷其裔朱世珍徙鍾離太平鄕娶陳氏生四子季曰元璋元璋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爲僧元至正四年春濠泗之間大疫父母及二兄皆疫死家貧不能殮葬依

鄕人劉繼祖乃得葬爲元璋時年十七遂入皇覺寺爲僧未數月寺中食乏元璋乃逍遊江淮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潁之間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城州縣騷動元璋自卜避亂不吉即卜守故又不吉因改卜曰豈欲予倡義耶即得吉元璋意決入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留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克子興撫宿州馬公女爲已女以妻爲元璋自是威名日著豪傑景從元璋雖在子興壻館每有大志乃歸鄕里募兵得

太祖屬郭子興起兵

精鋭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歸附爲遂徇定遠下滁陽立子興爲滁陽王奉其號令子興二子懼元璋威名陰置毒酒中欲殺之謀泄元璋遽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汝空中神人謂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遂不復圖爲尋郭子興卒元璋併領其軍用定遠人馮國用及弟國勝計渡江取金陵俾國用兄弟常居帷幄預機密爲遂掃除群雄建國號呉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甲士二十五万北伐定中原馳檄諭山

東諸州進克上都滅元即皇帝位於江東定都金陵廢元所建上都爲北平府改國號曰明改元洪武時元至正二十八年也元既滅詔斬戮元倂淮王鐵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已而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呉良呉禎曹良臣康茂才呉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初元主棄上都而北奔也其將王保保等率兵從之至是屢

定都金陵

建功臣廟

遣諸將征元餘黨

為西北邉患。上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浙西平章政事李文忠都督馮國勝。御史大夫鄧愈湯和等。往征沙漠。因問諸將曰。元主遅留塞外。保保以餘衆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冦邉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保保方以兵臨邉。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徐達自潼関出西安。擣定西以取保保。一令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拜命而出。洪武三年夏。徐達出安定。

徐達大敗元將王保保

進軍沈皃峪口。與王保保隅深溝而壘。一日。達整衆出戰。大敗保保兵於川北。擒元諸王國公及諸官吏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餘人。獲牛馬駱駝驢騾雜畜數万頭。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至黄河。無舟。偶得流木

王保保走和林

以渡。遂奔和林。李文忠亦既帥師向應昌。途獲元騎。知元主既殂。進圍應昌。擒元主孫買的八剌并后妃宮人諸王。且獲寶玉圖籍及雜貨甚多。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至京師。詔以元主不戰而北奔。其克順天命。謚曰順帝。是冬。徐達李文忠等諸軍振旅還京師。大封功臣。後封元順帝孫買的八剌為崇禮侯。天下既歸一。而蜀隴未來附。四年正月。上命湯和等諸將伐夏。先是隨州人明

李文忠擒元主孫

謚故元主妥懽鐵木兒曰順帝

遣諸將伐夏

玉珍。據蜀稱帝。國號夏。已而卒。子昇嗣立。至是使其將呉友仁寇興元。湯和等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別將傅友德等。帥歩騎由秦隴趨成都。至四月。水陸諸將未報捷。上復命永嘉侯朱亮祖帥師赴助。六月。水軍前鋒廖永忠。自夔州乗勝抵重慶。沿江州郡望風奔附。夏主明昇及其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夏主走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復何所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

夏亡

軍未至辭不受已而湯和至重慶永忠整兵次城門之南是日夏主明昇出降湯和送明昇於京師此時朱亮祖兵至陸軍傅友德入蜀圍成都克之隴蜀悉平詔封明昇爲歸義侯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其二王保保未擒其三元太子北遁不聞音問汝等宜率兵往征之於是五年正月徐達馮國勝李文忠等三道出師其兵凡四十万人達等進至沙漠以糧運不繼而還上遂遣崇禮侯買的八剌北還臨行親諭之曰汝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汝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汝久客於此故特遣還汝宜見父母以全骨肉之愛買的八剌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子也上以此謀元太子內附然元太子遂不來

再遣諸將征元遺族

誠意伯劉基

翰林學士知溫處州劉基嘗言上曰溫處之間有地名談洋僻絕巖險民多負販私鹽聚逋逃之徒宜設巡司涖之又嘗上疏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之不先關白中書左丞相胡惟庸恐

怒遂以事譖誣劉基奪其祿基入朝申理惟庸不聽因留京師基憂憤成疾惟庸遣之藥基飲之遂卒基性剛毅而學術淵博每遇急難計畫立成嘗參上軍謀及降方國珍後屢獻策以佐上上甚禮重常称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溫吾子房也伯溫基之字初上欲以惟庸爲相基固執不可已而上竟相之基歎曰其如蒼生何惟庸聞而怨十二年冬御史中丞徐節奏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右丞相汪廣洋當知其狀請詰之上以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素知其實因責廣洋欺紿謫海南道縊死惟庸大懼密謀逆十三年正月惟庸誣言居第井中湧醴泉邀上臨觀爲上欲觀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知惟庸逆謀走衝蹕道勒馬奏狀上怒其不敬命左右鞭奇右臂幾折奇弗爲屈尚指惟庸第上悟登城眺察惟庸第見甲兵伏屏帷間大驚即發兵掩捕惟庸拷治獲實即磔之市其黨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王等皆伏誅東宮侍讀宋濂致仕家居亦坐黨逆上欲并誅之皇后馬氏諫曰

胡惟庸謀逆伏誅

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授教太子諸皇子豈宜若是恕況濂退老在家當

放宋濂於夔州

不知情上意差解命放濂夔州濂茂州人夙以文學法學者名嘗更定大明律一時稱學術者推濂及劉基爲宗師至是上思劉基忠誠詔追封基誠意伯把匝刺瓦爾密者故元主之遺孽本號梁王元滅之後據雲南朝廷屢遣使招之不從遂殺使

遣諸將伐雲南平之

者上大怒十四年秋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將軍以征之上親餞於龍江諭諸將曰

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族自恃險遠據以拒朝命罪在必討汝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友德等拜命進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等帥兵五万趨烏撒友德自帥大兵趨貴州是冬友德等攻拔晋安進逼曲靖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將達里麻以精兵十餘万屯曲靖以拒沐英曰彼侮我深入未必有備心即

白石江在曲靖城北

倍道疾馳至白石江友德繼之達里麻望見大驚急撒衆禦之英自督師濟江友德繼進縱鐵騎擣敵中堅敵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軍聲大振遂平曲靖藍玉沐英整衆向雲南友德以兵數万向烏撒爲郭英應援把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入晋寧忽納砦遂赴滇池死雲南守將觀甫保迎藍玉沐英軍出降雲南乃平友德等班師沐英留鎮初友德等出師至是僅百餘日上特詔賞其功速初上取金陵皇后馬氏謂上曰今豪傑並起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自是後出師上必戒諸將嚴禁殺戮以此師之所向衆心風

靡遂興起大業永貽子孫后性恭儉每訓誡諸王妃公主剴切懇到又屢諫上活人性命甚多乃語上言陛下有衆子宜正積德勿縱怒殺人則子孫

皇后馬氏崩

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十五年八月后崩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韓國公李善長涼國公藍玉皆國初功臣也然性很愎無學術每恃功橫暴上怒之屢欲加重刑以皇后切諫不果后崩之後上遂赫怒賜善長死玉伏誅又嘗殿試以翰林學士

太祖崩

劉三吾。侍讀張信等數人充考官。三吾。故胡惟庸之黨。張信故藍玉之黨。以此其所取皆出於胡藍二黨。而西北之士。不得與焉。衆以三吾及信等爲不公。上聞而大怒。更命儒臣覆閱試案。果驗。上益怒。然以三吾爲太孫學師。特詔減死一等謫戍邊。其餘考官及與選者。悉棄市。其人皆曰。皇后若在吾輩不至死。三十一年五月。上不豫。已而崩。壽七十一。在位改元者一。謚曰太祖高皇帝。先是懿文太子薨。立其長子允炆爲皇太孫。太孫聰穎善讀

建文帝立

書。然仁柔少斷。屬對不稱旨。第四皇子燕王棣。才思伉儷。每稱旨。帝乃欲易儲貳。劉三吾諫止之。至是太孫允炆即位。明年改元建文。是爲建文帝。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參與政事。初太祖之御國也。崇儒術。信佛教。徧訪求古今書籍。嘗語左右曰。吾每取孔子之言。其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万世之師也。又嘗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峻阪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

燕王懷窺竊心

車。雖治平何可不愼。凡太祖之用兵。料敵如神。又不吝官賞。以此諸將奉命立功。十五年之間。遂能成帝業。而禮樂制度刑法防範。凡百般事物。靡不備具矣。然晩年寵燕王殊甚。及崩。燕王懷窺竊心。齊泰等憂禍亂作。宣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且下建文帝敕。令燕王就國。燕王不悅。周齊湘代岷諸王。皆燕王之兄弟也。頗相煽動。京師騷然。戶部侍

裁抑諸皇叔

郎卓敬密奏請裁抑諸王藩。上謀諸齊泰黃子澄。二人俱建削裁之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

圖燕

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豫備久。猝難圖之。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上然之。命李景隆。率兵圍河南。執周王橚。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爲庶人。遷雲南。燕王在國聞之。竊聚無賴徒。別簡壯士自衛。是冬。燕人有告變者。上用齊泰黃子澄計。以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密偵燕地動靜。徐輝祖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燕王知禍迫。已建文元年二月。率兵入朝。行皇路不避。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燕王不敬。上曰。

隋煬帝弑其父文帝。楊廣煬帝姓名也。

小祥一周忌祭

至親勿問卓敬。又奏曰。燕王智慮絶人。酷類先帝。夫北平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王封。以絶禍根。上覽奏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已而燕王歸國。即託疾。久之遂稱疾篤。是夏。岷王楩。湘王栢。齊王榑。代王桂。皆以罪被廢。時方太祖小祥。燕王遣其子高熾高煦高燧入哭。或止之曰。不宜皆往。王曰。吾令朝廷勿疑也。三子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留之。

燕王佯狂

危殆也。三子皆徐輝祖之娣所生。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於國而已。又叛其父。不早圖之。他日必爲大患。上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初三子入京。燕王大憂悔。及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此天贊我也。會燕府護衛鄧庸入京。密探偵朝議。所出齊泰執之問訊。具知燕王及其次子高煦等擧兵狀。上聞之。悔不用輝祖之言。使使齎詔責燕王。燕王佯狂。荒酒妄亂。若不敢奉命者。齊泰

燕王誘殺張昺謝貴

即命北平布政使張昺。謝貴。急圖燕。使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並爲内應。燕王乃召僧道衍謀事。令護衛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入衛。自是道衍每從軍畫計策。七月。張昺謝貴。帥兵圍燕城。有詔削燕王爵及其官屬。燕王稱疾愈。佯懼伏壯士迎昺貴。以謝罪。昺貴信之入城。伏發被殺。葛誠盧振亦遇害。昺貴兵士圍城者。聞之皆潰。明日。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下

清君側之惡。左傳之語

燕王擧兵号靖難兵

馬宣。宋忠。死節

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内有奸逆。必擧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罪人已得。予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之。遂發稱曰靖難兵。乃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不報。是月。燕兵攻陷薊州。及懷來守將馬宣宋忠等。力戰死之。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時上方鋭意文治。日與翰林院侍講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乃上言。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因以

大舉伐燕

蕭繹梁武帝第七子殺嗣君棟僭位

六門建康外城有六門惟設竹籬自晉以來五代之際皆謂之六門

官軍敗績

耿炳文爲大將軍李堅甯忠爲副將軍吳傑吳高等八將屬之帥師北伐數道並進步騎號百万令山東山西河南三省給軍餉上諭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云六門之内自極兵威此不祥之極也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八月大將軍耿炳文與燕師戰於真定敗績朝廷聞之皆驚愕上曰炳文老將也而摧鋒何也齊泰曰炳文軍無紀律其取敗何足怪黃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今聞燕王圍真定三

燕王陷大寧

日不能下乃還北平此我得勝之時也機不可失急聚天下兵可得五十万乘燕將驕卒懈四面攻北平燕王成擒必矣上曰孰爲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其人也上遂遣景隆代炳文九月景隆收集炳文敗卒并督各路軍馬五十万屯河間時炳文別將吳高楊文等圍永平燕王帥師援永平高文退保山海關燕王使人間二人於朝上果怒下詔削吳高爵徙廣西獨命楊文守遼東燕王喜曰吾擒李九江必矣九江景隆小字也十月燕王自督兵

李景隆敗退

襲大寧執寧王權寧王燕王之弟也李景隆聞燕人攻大寧引兵北渡盧溝橋喜曰敵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十一月進逼北平燕世子高熾高煦等閉城固守會燕王伐大寧而還景隆退向河西燕王引兵追擊景隆與戰不利遂脫軍南走德州於是衆皆潰散黃子澄等匿景隆敗不以聞上曰外聞近傳官軍不利果然乎子澄曰臣聞交戰屢勝但北土嚴寒大雪士卒不能堪暫回師德州待來春更進即遣人密告景隆匿其敗勿奏燕王

陽罷齊泰黃子澄

既敗李景隆傳檄天下以誅齊泰黃子澄自理且上書復請亦二人上不得已陽罷齊泰黃子澄然其實二人籌畫治兵如故二年正月燕王攻下蔚州進圍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燕王軍敗還北平四月景隆乘勝自德州進兵北至白溝河別將郭英吳傑等刻期會之上慮景隆輕敵遣徐輝祖帥京軍三万爲殿星馳赴會總軍六十万號百万臨於白溝河列陣燕王自督諸將出次固安遣丘福張玉等先進景隆前鋒平安邀戰燕軍殆敗燕

王曰平安豎子耳嘗從吾出塞吾識其善戰然進突無謀吾一擊擒之自麾兵進安揮矛先士卒戰都督瞿能父子亦奮勇突戰所向披靡燕兵死傷頗多及夜燕軍遂敗燕王僅率三騎走迷失道下馬視河流始辨東西倉猝渡河而北至蘇家橋収軍督張玉朱能陳亨房寬丘福及王子高煦等馬

白溝河之役

步十餘万復南黎明諸軍渡河瞿能父子麾衆直擣陳亨房寬軍平安繼進翼之房寬敗退陳亨殿戰亦敗平安遂斬亨時張玉在中軍見寛亨敗有

懼色燕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吾保爲諸君破之即麾精鋭突進高煦張玉繼之官軍飛矢如雨燕王馬傷仆於隄下瞿能追之幾獲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瞿能疑有伏不敢登隄燕王易馬復率衆入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進與玉合日幾午瞿能復麾衆躍進大呼曰已滅燕矣挺戰斬高煦騎百餘人會旋風起折官軍牙旗官軍相視色動燕王乃以勁騎繞出

瞿能父子力戰没於陣

其後突戰馳擊復與高煦兵合遂斬瞿能父子時

官軍敗潰

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燕軍乘風縱火營壘焚蕩李景隆郭英等諸將不能支衆皆潰器械輜重委棄山積死者十餘万人景隆單騎走德州遂奔濟南五月燕兵入德州籍吏民應官軍者収府庫獲金穀百餘万自是燕軍資實益饒進謀取濟南濟陽教諭王省爲燕兵

王省死節

所執已而燕兵釋之省還登明倫堂集諸生謂曰此堂名明倫今燕王亂逆君臣父子之義何在明倫何足講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山東

參政鐵鉉參軍高巍収集白溝潰卒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燕王既取德州進至濟南李

燕王圖濟南

景隆衆尚有十餘万倉猝出戰復大敗燕軍遂圍濟南鐵鉉督衆力戰屢敗燕軍上聞之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拜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以救濟南燕王圍濟南數月不下城將鐵鉉佯降燕王容圖殺之燕王不之察大喜曰鐵鉉降山東無患乃從鉉所請退軍十里自帥數騎入城鉉令壯士壓鐵板擊之傷王馬首

鐵鉉力戰敗燕軍

王驚易馬而走伏兵遽挽城橋橋堅而不能撤王竟逸去復合軍來圍鉉令城兵罵燕王亂逆王大怒以砲擊城垂破鉉書太祖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輙擊鉉出其不意突擊破之燕王怒甚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王撤圍去鉉及大將軍盛庸等兵乘勢追之大敗燕軍遂復德州官軍大振上聞而嘉賞之親就軍中擢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十二月燕王復率兵南大戰東昌爲大將軍盛庸參軍鐵鉉都督

盛庸鐵鉉平安大敗燕軍斬張玉

平安等所敗官軍圍燕王數重燕將朱能突圍救王而走張玉死之官軍乘勝擒斬万餘人餘衆北奔官軍追擊殺傷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急然官兵奉上詔諭不敢加刄以此燕王僅得逸去已而燕王聞張玉敗沒日夜痛悼三年正月詔復齊泰

復齊泰黃子澄官

黃子澄官獻燕俘於太廟告東昌之捷是春燕王復南下僧道衍從而畫軍謀敗大將軍盛庸於夾河進敗副將軍吳傑於藁城朝廷震懼復竄齊泰黃子澄謝燕四月燕王上書請召還諸將罷兵上

方孝孺建言

以問於群臣大學士方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而暑雨爲沴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又渡盧溝橋擣北平彼必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燕王成擒必矣今且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上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其將士罪遣使齎詔往燕師燕王讀之怒復上書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北伐與詔旨背何也上得書有罷兵意方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兵一罷散不可復

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至當不遠願陛下毋惑誑言上然之執使者下獄燕王益怒遣李遠等輕騎六千焚徐沛積聚命丘福等數將合兵攻陷濟州遂決計進諸軍向金陵四

燕王南進向金陵

鄭華顏伯瑋陳恕死節

年正月燕兵陷東阿守將鄭華死之燕又進破沛縣知縣顏伯瑋等皆戰死之二月燕王至淝河平安率馬步四万追擊陷伏大敗將士多死之安退屯宿州燕兵進陷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四月總兵何福都督平安等合兵守靈璧爲燕人所破福遁

淮南陷樊士信崇剛王彬死節

詔徵勤王兵

郡議和燕王却之

走。安被執。參軍陳性善。彭與明死之。燕王見平安曰。淝河之戰。卿馬不蹶。吾何以保今日。安大言曰。剌殿下。如拉朽耳。燕王大息曰。先帝好養壯士。卿善戰。亦先帝之意也。吾不忍殺卿以負先帝意。乃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官軍大衰矣。五月。燕軍渡淮。斬守將樊士信。進攻揚州。守將崇剛。監察王彬死之。於是高郵儀真等諸城皆陷。燕軍往來江北。旗鼓蔽天。詔遣使四方。徵勤王兵。且用方孝孺計。遣慶城郡主。如燕軍。議南北割地俱和。郡主燕王從

孝陵祭太祖之覺

姊也。燕王見郡主哭曰。周齊二王今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吾所以來於此者。望除奸臣耳。先帝所分之地。吾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今朝廷割地議和。此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曰。爲吾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爲奸臣所惑。願賴宗廟神靈

方孝孺請固守江上

陳瑄叛降燕

得俱相見。是吾所切望也。郡主還。具語之。上問方孝孺曰。如何。對曰。燕王奸詐蓄異謀已久矣。當時諸王之受罪。皆燕王所煽惑。願勿爲甘言所惑。夫長江天塹。可以當百万兵。況江北舟船已遣人燒盡。北人豈能飛渡。姑待四方兵至。與之決戰江上。勝敗未可知。上從之。益徵勤王兵。六月。燕軍由浦子口渡江。大將軍盛庸逆戰敗之。燕王自督師以王子高煦爲先鋒。直衝庸軍。庸軍少却。上遣都督陳瑄。師舟師援庸。瑄叛降燕。具舟迎燕王。庸以戰

燕王渡江盛庸敗走

童俊降燕鎮江陷

方孝孺請堅守京城

艦數十艘禦之。燕王麾諸將。鼓譟破庸兵。進登南岸。庸軍遂潰。燕王縱精騎。追擊數十里。庸僅以身南走。水陸將士皆降燕。燕王分遣諸將。以所獲戰艦逼鎮江。守將童俊望見曰。舟師已降。吾將何爲。遂率衆降。上聞而甚憂。遽召方孝孺問計。對曰。壞陛下事者。李景隆也。請執而誅之。上弗許。孝孺又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從之。更遣李景隆等如燕軍。仍以割地請和爲辭。以待援兵至。燕王復以除奸臣爲對。或勸上幸南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

援議不決齊泰黃子澄南奔上大息曰事出此輩而今皆棄朕去何也長吁不已燕王進屯金川門

谷王穗及李景隆降燕

皇叔谷王穗及李景隆守金川門及燕軍至皆出降

徐輝祖死節

魏國公徐輝祖率所部擊燕軍不克死之

京城陷帝祝髮遁亡

上祝髮縱火宮城出遁於神樂觀遂奔溧陽文武諸官從亡者二十二人其餘朝士多降燕

太宗自立

燕王棣率諸王群臣謁孝陵尋入城是月即皇帝位於金陵奉天殿初燕王之南下也僧道衍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

召方孝孺不屈

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王首肯之至是欲召用孝孺果不屈乃命草即位詔孝孺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上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慮左右捧筆札授之上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九族奈我何聲愈厲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磔孝孺於聚寶門外

方孝孺死節

孝孺慷慨就戮時年四十六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慘殺建文黨臣

先是前兵部尚書鐵鉉軍敗所執至是上召之鉉入見背立殿前罵上亂逆破倫理以奪位上怒命左右割鉉肉納其口中以啖問曰汝肉甘乎鉉厲聲曰此是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上益怒命磔殺之鉉至死喃喃罵不絶前僉都御史景清知建文帝出亡猶思興復詭自降附以圖刺上事覺所殺

前右副都御史練子寧亦就縛罵上所磔殺其宗族棄市者百五十一人齊泰黃子澄亦所執誅死其他宮人内侍等誅死者不可勝算九月大賞功臣改封諸王

建文帝潛逃雲南

永樂元年正月建文帝自溧陽潛行至雲南入永嘉寺二年四月上立長子高熾爲皇太子擢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姓名曰姚廣孝初李景隆之出降也上宥其死命杜門省愆景隆令人造圖讖自謂十八子當有天下

十八子即李字言景隆有天下

至是有司劾奏執之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迎降何以

誅李景隆

有今日上怒下獄遂誅死建文帝結庵於雲南白龍山以居之數年矣已而爲有司所毀遁入鶴慶山從亡臣前翰林院編修程濟前少監王鉞前監察御史葉希賢前吳王教授楊應能等皆祝髮爲僧行募民間喜捨之財復建一庵於浪穹名大喜庵與帝俱居之念佛送旦夕

建文帝遊衡山

十三年秋建文帝與從臣數僧潛遊衡山上之陷京城也以爲建文帝實焚死群官亦莫知其逃亡者皇弟谷王穗以迎降之故改受封長沙居蜀因知建文帝在雲南山

中然不肯言之陰養死士造戰艦以謀與復

廢皇弟長沙王穗爲庶人

十五年春事覺詔削爵併其二子爲庶人先是上欲遷都於北京親出巡視第二皇子漢王高煦恃切橫恣留京師陰謀逆上聞而大怒將誅之皇太子力救

徙皇子漢王高煦於樂安

是夏詔徙高煦於樂安十八年秋北京宮殿成

遷都北京
北京即順天府

是冬皇太子以下群官後宮悉北遷十九年正月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詔求直言已而上屢不豫不視朝中外事悉以啓太子處分太子每裁仰宦官中護衛孟賢與諸宦者連結密謀廢太子立第三皇子趙王高燧孟賢乃策曰先進毒於上俟晏駕後而發爲布置已定中護衛王瑜知之詣闕上變上大驚急下命悉逮捕其黨誅之太子奏曰趙王實不之知請勿問其罪上頷之以此趙王得免

瓦剌北夷地名

先是瓦剌馬哈木數寇邊上自將兵擊敗之馬哈木北遁遂遣使來謝罪已而阿魯台弑其主自稱可汗

北夷称天子曰可汗

舉兵入寇邊將多死之上復將兵赴擊阿魯台聞之引去上至西涼亭而還

親征北夷

二十一年秋阿魯台將犯邊上復出次沙城阿失鐵木兒率妻子

來降上進至上莊堡達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上大喜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是冬上班師二十二年春阿魯台復大舉入寇詔命皇太子監國上自將兵赴擊五月進軍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謂榮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幼孜言宜承天意赦其不臣之罪以班師上曰此朕志也六月詔班師英國公張輔請深入追阿魯台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

太宗崩

途尚遠不可不慮遂止之七月師還次蒼崖上不豫尋次榆柳川上大漸召張輔授遺命傳位皇太子尋崩壽六十五八月梓宮至京師皇太子遣太孫瞻基出迎之上在位二十二年矣改元者一謚曰太宗文皇帝

周清外史卷之十九終

周清外史卷之二十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男　馬杉彪文虎校

朱氏正記

明

仁宗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皇太子高熾即位於北京。是冬。葬太宗於長陵。詔大赦天下。宥故兵部尚書鐵鉉故大學士方孝孺以下建文黨族屬。給還其田產。遣皇太子瞻基於南京。奉祀孝陵。以金幼孜楊

孝陵太祖廟

榮為其保傅。明年春。改元曰洪熙元年。是時淮徐山東之民乏食。而有司徵斂太急。皇太子使人容奏之。上以為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溺。若謀之有司。有司慮國用不足。議必不決。今聞民之窮。豈可遲疑。即召少保楊士奇草詔。左右皆言淮徐地方一千餘里。其間未必盡荒凶。宜有分別。庶勿濫恩。上曰。恤民過厚。寧有不可。吾為天下主。乃與民寸寸計較耶。遂遣使齎詔。免淮徐山東租稅之半。更命皇太子。留南京監國。因詔曰。南京者。太祖高帝之據所起。勿使其民有艱苦。上素明於星象。嘗見星變。自知天命盡。召少傅蹇義及楊士奇。泣然歎息。乃諭二人曰。吾監國二十年矣。為讒慝所構。心之艱急。與卿等共之。幸賴皇考仁明。遂得即位。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因賜契印各一。二人流涕而退。未幾上不豫。遣中使急召皇太子南京。太子未及至。五月上崩。在位僅一年矣。上遺詔傳位於皇太子。六月。皇太子瞻基即位於北京。謚先帝曰仁宗昭皇帝。先是建文帝潛遊蜀及漢

仁宗崩　宣宗立

建文帝潛遊

陽。又遊江南。至寧波。渡蓮花洋。入閩粵。逍遙探諸勝。前後十餘年。苦衣草宿。唯前翰林院編修程濟。同被僧衣從之。所至乞食。莫知其為帝者。乃欲遊天下諸勝。然恐為有司所識認。及聞仁宗崩。竊喜曰。吾心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會皇叔漢王高煦據樂安反。山東都指揮使靳榮據濟南為應援。部署既定。御史李濬樂安人也。歸省母疾。聞變大驚。棄家變名。間道馳詣北京。以上告。依此兩河騷然。上歎曰。高煦果反乎。即議遣將赴討。獨

漢王反

兩河　河北河南

建文帝遣李景隆伐燕王不克國家遂一變事見前卷

楊榮力言不可曰陛下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
大學士夏原吉曰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
鼓平之必矣所謂先聲奪人心者是也若命將出
師恐不濟上意遂決英國公張輔宿舊老將也上
召輔諭親征對曰高煦驚而寡謀外慤內恇今所
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万擒賊必矣上曰卿
誠足辦之然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今行已决
矣卿其爲朕監軍因部署諸將所向皇子鄭王瞻
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

車駕親征

等諸大臣皆從宣德元年八月車駕發京師賜書
諭高煦令歸順不報諸將請即攻之上不許再下
敕諭旨復不報上進至樂安命射書於城上以招
諭黨逆者於是城中將士欲執高煦獻之高煦狼
狽失據密遣人詣行營謝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

漢王伏罪

焚積歲所造兵器及謀議交通文書其將王斌等
止之曰自其出就擒寧一戰以死矣高煦不聽明
日出詣行營頓首乞哀群官欲正典刑上不許併
其四子瞻坔瞻域瞻垿瞻墿送致北京詔班師尚

書陳山言於上曰宜乘勝移師彰德執趙王高燧
則朝廷永安矣上問之楊榮對曰此乃國家大計
不可以忽也上遂召蹇義夏原吉諭旨二人不敢
異議楊榮曰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謀之罪
而六師奄至趙王必成擒矣上從之令楊士奇草
詔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所存高煦高燧二
人耳而高煦既伏罪高燧之罪未顯願厚陛下葭

葭莩之親猶謂同胞之親

莩之親以慰太宗在天之靈楊榮在坐厲聲曰此
國家大事庸可沮乎時有與士奇同議者上乃不

車駕凱旋

復言移兵車駕遂發行營九月還北京廢高煦及
其四子爲庶人逆黨靳榮王斌朱煊等伏誅者六
百四十餘人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王護衛又請

護衛朝廷所賜之兵士

召趙王拘之上皆不聽召楊士奇諭曰言者論趙
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保全
之願毋惑群言上曰朕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
愛且朕今惟一叔奈何不愛乃齎言者所論章奏
遣駙馬都尉袁容等示之趙王趙王大喜曰吾生
矣即奉還護衛上表謝恩於是言者始息一日上

殺庶人高煦

逍遥大内。往見庶人高煦。高煦遽伸一足。上蹶其鎖縶仆地。乃赫怒。陰令力士殺高煦及其四子。建文帝聞高煦亂平。益喜。往來如意。乃語程濟等曰。昔魏國公徐輝祖論高煦爲人悍猾。不忠於國。以勸拘収。吾不能用其言。遂聞閱至此。今聞高煦不良死。果如輝祖先見。程濟等對曰。初太宗謀逆。高煦專慫慂之。其意欲促太宗晏駕。自登大位。而不果。遂謀除今上。其不得良死。亦宜矣。倶泫然揮涙。

建文帝潜遊屢至史彬家

二年秋。建文帝復與程濟入蜀。遍遊諸勝名山。自

是後屢遊成都漢中江陵及閩粤等。寓舊臣遁官者家。或及數月。又數遊呉江。寓史彬家。彬呉江人。以學術著名。仕建文朝。爲翰林院侍讀。及金陵陷。從帝逃亡。二十二臣之一人也。遂從隱於雲南山中。然恐從亡猶多。爲有司所覺。辭歸鄉里。帝思其忠且學術。數過訪。與之語舊。賦詩遺感。九年夏。復遊呉江。至史彬家。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遂去遊會稽。探諸勝。至秋。還雲南山中。是冬。上不豫。有僧請創寺齋佛。以禳疾延聖壽。上召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諭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殷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而國亂效驗可見。世人不悟。之可歎也。因詔止修佛寺。

宣宗崩
英宗立

十年正月。遂崩。謚宣宗章皇帝。皇太子祁鎮即位。時甫九歳。宿老大臣蹇義。夏原吉。金幼孜等既卒。楊士奇。楊榮輔政。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參預機務。皆賢良方正之士也。時人稱曰三楊。先是宣宗頗好微行。一夕從四騎至士奇家。士奇大

楊士奇諫潜幸

驚。乃諫曰。陛下奈何以宗社之身自輕。外間若有知者。事變不測。伏乞自此慎出。毋使奸盜得窺覬。後數日。上遣太監范宏謂士奇曰。尭不微行乎。士奇對曰。陛下德澤未及尭。是當慮也已。而有二盜挾弓矢伏道傍林叢中。有司發見捕之。乃白曰。候上之玉泉寺。欲以作亂。上聞而歎曰。士奇愛我已厚矣。臨崩遺詔托幼主。蘓州知府況鍾。善爲政。任滿將還。軍民詣闕留之者數万人。於是朝議加鍾秩正三品。令復任。楊士奇贈鍾詩賀之。有十年不

宋趙抃諡清獻嘗知成都以一

琴一鶴自隨宋張詠知益州恩威並行民皆歡士奇以之比况鍾

愧趙清献。七邑重逢張益州句。士奇詞藻亦如此。

建文帝亡蹤發覺

建文帝素好文章。能爲詩歌。出亡既三十九年矣。正統五年春。帝復遊廣西。程濟及楊應祥從爲應祥。鈞州人。年九十餘。同寓雲南山中。嘗竊帝詩。至是詣思恩知州岑瑛。出詩示之。自稱建文帝。瑛大駭。飛章以聞。詔械送京師。命御史廷鞫之。御史見應祥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因廉察其狀。得實。閹官吳亮亦年九十餘。舊事建文帝。今已致仕。上乃遣亮探窮

之。亮往見建文帝。慟哭不自禁。遂退而自經。於是遣中使於廣西。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即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

建文帝以壽終

宮。宮人皆呼帝爲老佛。後以壽終於西內。初上在東宮日。山西大同人王振入侍。頗受寵幸。上及即位。擢振爲司禮太監。益信任之。振恃寵漸專恣。大理寺左少卿薛瑄性剛直。嘗不禮振。振深啣之。欲

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

以事除瑄。然太皇太后張氏任三楊。同聽政。於是振不能獨斷事。七年十月。張氏崩。振無所憚。惡侍

講劉球直言。構殺之。又誣告薛瑄受賄。遂嗾御史下瑄於獄。瑄怡然曰。辯冤獲罪。死何愧。爲在獄讀易。以自娛。瑄有三子。請以死贖父罪。會侍郎王偉申救之。乃得免死。放歸田里。是時。三楊前後相尋

王振誤國

卒。王振行尚書事。得勢益横恣。先是瓦剌太寧王脫歡之子也先。嗣立。吞并諸部。勢浸强盛。屢犯塞北。至是遣使謝罪。献馬二千。詐稱三千。王振怒其

瓦剌入寇

詐。减省賜賚。也先憤怨。遂絶和好。十四年秋。大舉

車駕親征

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王振勸上親征。衆凡五十

万人。出居庸關。北至大同。王振尚欲北。前鋒郭敬。鄺埜等。諸將容探瓦剌軍情。乃奏請車駕還入關。振不聽也。先遣鐵騎十餘万間道襲我軍後。我軍潰亂。進退失據。諸將多死之。會也先遣使佯請和。上許之。於是虜騎佯退。王振遽下令班師。衆狼狽。陣列頗亂。虜騎乘機。四面反戰。也先自督大兵繼之。我軍大敗。時護衛將軍樊忠在上側。即棰殺王

樊忠誅王振

振曰。爲天下誅此賊。遂奮戰殪虜騎數十。死之。英國公張輔及郭敬鄺埜曹鼐張益等。良將數百人

官軍大敗　車駕蒙塵

景泰帝立

皆死。上遂爲虜騎所擒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一統中國。今果有此勝。命四上於伯顏鐵木兒營。報至京師。皇太后孫氏大駭。遣使齎重寶。詣虜營贖車駕。不許。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生甫二年矣。於是太后更命宣宗第二子郕王祁鈺。代總國政。文武群臣奉表言。上方北狩。皇太子幼冲。而時勢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伏乞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人心。書入。皇太后以爲然。九月。郕王祁鈺奉太后命。即皇帝位於北京。遙

瓦剌入寇

尊上爲太上皇。是月。也先遣使致書。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也。因獻募兵貯糧策。上嘉納。十月。也先挾上皇與可汗脫脫不花合兵。至大同城下。以誘降守將郭登。登報曰。國既有君矣。何負祖宗在天之靈也。先知有備。不攻而去。遂破紫荊關。朝野洶洶無固志。侍講徐珵有時名。太監金英召珵問計。珵以車駕幸南京爲言。英叱之。明日。于謙上疏諫南遷。金英即宣言曰。死則君臣同死。有

宗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入汴州。擄牟駝岡積粟。盡爲金人所得。事見宋記中

瓦剌圍京。石亨擊敗之

敢言南遷者。上命誅之。建榜告示於衆。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于謙慮關外芻糧爲敵資。急遣使焚之。或曰。姑察敵去就。然後焚之。未晩也。謙叱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擄之。適以齎盜糧耳。獨不見宋牟駝岡事乎。衆皆然之。無幾。也先長驅圍京城西北。京師總兵石亨等諸將屯城外。于謙擐甲臨軍。以示必死。於是諸軍感奮。勇氣百倍。也先見我軍整嚴。不敢輕犯。石亨使從子彪率精兵千人。出誘敵。敵見彪兵少。逼之。亨麾大兵橫擊之。敵兵敗走。

神機都督范廣以飛槍火箭乘之。殺傷甚多。也先氣沮。挾上皇少卻。時方日暮。諸將縱火追擊。石亨揮巨斧挺前直衝敵中堅。敵遂大敗。死者万餘人。也先乘夜挾上皇北遁。脫脫不花亦遂潰走。十一月。京師鮮嚴。詔賞于謙石亨等諸將功。進官爵有差。十二月。尊皇太后孫氏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曰皇太后。改元曰景泰。元年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初上皇北狩。校尉袁彬哈銘等從而北。俱在伯顏營。常侍左右。時天益寒烈。彬以而脇溫

瓦剌議和

上皇足。銘以手摩上皇胸。若此者每夜。一日晨起。上皇謂二人曰。吾觀天象。天意在我。吾終當得歸也。二人頓首。竊傳旨於伯顏妻。伯顏乃說也先。謀還上皇。及南侵失利。也先意遂決。七月。遣使來議和。且索大臣出迎駕。上召公卿議之。通政參議王復。禮部侍郎趙榮。固諫和議。禮部尚書胡濙。請講和迎駕。吏部尚書王直亦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爲。今復作紛紜。何也。衆不知所答。少保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

孰取他議。上意乃釋。遣禮部右侍郎李實。太理寺少卿羅綺等。齎璽書。偕虜使北行。至也先營。也先覽璽書。止載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因謂實綺等曰。吾所以議和者。要大臣來迎駕耳。而璽書所言。不及於此。何也。汝宜亟歸。遣大臣來。上皇亦令袁彬哈銘。傳大臣來迎旨。實綺等感泣。遂辭還。未至京。可汗脫脫不花。亦遣使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中書舍人趙榮。慨然請往議事。上乃遣二人。討論和約。時實綺等還朝。上召問也先和意虗實。

對曰。似有實。上曰。姑待善榮歸再議。八月。楊善趙榮至也先營。也先喜甚。善因請上皇還京。且歷述累朝恩遇之厚。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問上皇還京。總國政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之堯舜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皇兄讓位於皇弟也。也先悅服。乃曰。欲迎駕來。今汝何操。善曰。若操賄迎復。後人必言貪賄還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以爲然。設宴餞上皇。遣騎五百。護送至京。伯顏亦自送至野狐嶺。慟

哭良久。車駕已入塞。上皇遣使詔諭。遜位免百官出迎。自安東門入。上迎拜。授受禮畢。上皇泣言。朕

英宗車駕還自瓦剌

非爲遊畋而出。陷敗至此者。爲奸佞王振所賣也。悔何及。因遜居南宮。上常疑上皇有復位意。遂廢

廢皇太子見深

皇太子見深。立皇子見濟爲儲貳。未幾見濟薨。群臣欲復立見深爲儲貳。然察上意。忌上皇。莫敢言之者。五年四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書言。以時朝於南宮。宜篤親親之恩。且請復上皇長子見深爲儲貳。不報。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等。亦切

諫之上怒下綸同於獄罷荘職六年秋詔以抗疏忤旨杖三人於闕同死杖下綸仍繫獄既荘定羗驛丞七年冬上不豫以儲貳未定中外憂懼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欲立宣宗弟襄王瞻墡世子衆謂上皇長子宜復立兵部右侍郎李賢以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學士陳循亦以爲然獨武清侯石亨都御史徐有貞奮曰復立東宮不如請上皇復位遂與張軏曹吉祥許彬等密謀八年正月十六日乘夜迎上皇入大內直外奉天殿就御

英宗復位

座乃宣言曰上皇復位矣石亨擁兵護衛階下衆莫敢沮者有貞等促百官入賀上聞之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執少保于謙尚書俞士悦江淵學士王文陳循蕭鎡太監王誠都督范廣等十二人下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豫機務有貞初名珵嘗以倡南遷之議受金英廷叱深以爲辱遂去內班更名拜御史至是復兼學士是月出章綸於獄擢爲禮部侍郎召廖荘於定羗驛復舊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左丞廕其子入太學石亨徐有貞嘗以事怨于謙至是奏請殺之二月皇太后詔廢景泰帝爲郕王尋薨謚曰戾四月復立見深爲皇太子石亨與徐有貞爭功且疾其超遷使太監曹吉祥嗾諸宦者毀有貞於上前復使言者劾奏有貞阿北虜詔鞫訊貶有貞廣東參政而窮治不得實亨乃摘有貞所作禹功贊語曰有貞所自草語頗不敬無人臣禮罪當死會雷震奉天門詔減有貞死一等降爲黔首謫戍雲南自是亨及吉祥益

石亨殺于謙

貶景泰帝復立見深爲太子

石亨貶徐有貞

横恣亨從子彪性陰狡兇暴出鎭大同總兵官惡彪貪殘遂流言稱彪有異志上素疑彪乃召還之彪以詐謀乞留鎭上怒三年秋執彪下獄責欺罔罪詞連石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就第先是亨以上稍疏亦竊懷怨望嘗往大同顧紫荊關謂其下曰若塞此關守之以據大同京軍何由得至及常退朝語指揮使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旺敬不解其謂輒對曰吾輩依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簒爾能

宋太祖初爲周殿前都點檢奉

命禦契丹次陳橋遂謀變還汴自称皇帝廢周主是爲陳橋之變

石亨反伏誅

魏武帝曹操初爲宦者曹騰養子

曹吉祥反伏誅

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栗莫敢對亨曰大同士馬冠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未幾彪下獄亨失兵權亨益憤怨四年正月用瞽人童先計令盧旺彥敬舉兵會有人上變告亨謀反詔逮治亨死獄中彪及童先等多坐死且以上復位陞官者四千餘人皆被黜曹吉祥曹欽等大懼以爲不可免一日問其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魏武中官騰之後乃明公家祖吉祥欽大喜遂蓄異謀五年秋舉兵遂反上素

天順英宗復位年号

英宗崩憲宗立

察知之即命兵部尚書馬昂等率兵討之吉祥欽等大敗欽投井死吉祥所擒明日磔於市至是天順冒功者悉滅惟吏部尚書兼大學士李賢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有寵進言皆用或有謀除二人者八年正月上不豫召李賢托後事令太監牛玉書之策尋崩皇太子見深即位謚先帝曰英宗睿皇帝拜李賢少保特加袁彬優遇以表其舊勳明年改元成化上在位二十三年矣親任大學士彭時等崇奉儒術修築闕里孔廟錄宋儒朱熹後天

憲宗崩孝宗立

下無事稱爲良主謚曰憲宗純皇帝皇太子祐樘即位初憲宗寵貴妃萬氏其族少師兼大學士萬安奸佞淫荒深結貴妃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又與宦者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得先帝遺篋啓視之安所進閨房淫事之書也上大怒使人謂安曰是大臣學士所爲乎安慚懼不能出一語已而言者交論之并劾奏李孜省僧繼曉奸濫上遂免安職歸鄉里誅孜省籍繼曉明年改元曰弘治任用馬文升劉健丘濬耿裕

孝宗崩武宗立

王振英宗正統中以中官用事

令程敏政朱燉等講程朱之學百官清肅天下無事上在位十八年而崩謚孝宗敬皇帝皇太子厚照即位遊戲無度太監劉瑾等八人以俳弄所寵而瑾尤獪佞常慕王振之爲人正德元年春以瑾爲五千營總管威權稍熾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知其不可諫上疏去職太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憂上遊戲無度劉瑾等在內專用事連疏請誅奸佞小人不報而上淫遊益甚狗馬犬鷹歌舞角觝凡雜劇媟褻無不至於前上狎暱男女上下無別

劉瑾專横

小人日進戸部尚書韓文抗疏切諫劉瑾言於上曰狗馬何損万機抗疏無敢忌者司禮監無人之故也有則惟陛下所欲誰敢言之上怒是夜命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瑾黨丘聚谷大用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詰旦瑾等矯詔斥太監王岳范亨徐智韓文劉健謝遷度上難諫瑾難誅各上疏求去瑾復矯詔罷健遷初閣議之時健遷毎彈瑾等惟李東陽緘默瑾心悦東陽以此東陽獨得留健遷既去瑾復矯詔追殺岳亨擊折徐智臂兵部尚書許進歎曰劉瑾若專政恐有甘露之變瑾既得志日以深文誅求群臣莫敢進言上喜乃謂瑾可委任矣因詔罷戸部尚書韓文責其上疏忤旨吏部尚書焦芳畏怖潛通劉瑾表裏爲奸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彦徽上疏請正國典上怒下銑彦徽等於獄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言戴銑薄彦徽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令赫然拘囚在廷之臣莫不以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

甘露之変唐太宗朝鄭注李訓謀乱適韓約奏左金吾廳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仇士良往視之至左仗風吹幕動見伏兵甚衆士良驚走上変事見唐記中

劉瑾斥王守仁

恐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増陛下之過擧耳伏願追収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劉瑾怒矯詔杖五十守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伺之途將追殺守仁既至錢塘慮不免乗夜佯爲投江留詩遁去浙江諸人皆以爲守仁信死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中瑾益献戯玩以蕩上意自決庶政目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四人爲奸黨二年三月榜奸黨姓名於朝堂頒示天下乃矯詔曰朕以幼冲嗣位何料奸黨弄威福顛倒是非遞相交通反側不安今悉罷去冀輔弼前非因進其黨焦芳王鏊官以固已位已而有遺書丹墀者上取以覧之則告劉瑾不法状也瑾大怒三年六月矯旨執朝官三百餘人悉下獄李東陽申救乃得釋先是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策請開屯田數百里興築邊營奏可劉瑾忌其功矯旨止之且以縻費國財爲名下一清於獄王鏊李東陽等力救言於瑾曰一清爲國脩邊備可以爲罪乎瑾不得已釋之一清爲人英毅忠

守仁匿武夷

楊一清

張永楊一清劾奏劉瑾

直每憂瑾亂國政竊有傾奪意五年夏安化王寘鐇以誅瑾爲名舉兵寧夏上命一清及太監張永帥兵赴討一清與永發京師一日歎息謂永曰宗藩之亂易除而國家内亂不可測永曰何謂一清因容語劉瑾不可不誅永攘臂曰我何惜餘生遂決策乃與一清西征敗寧夏軍擒安化王八月凱旋献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懐中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遂謀不軌之狀永黨張雄張鋭在側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

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得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即夜命禁兵逮瑾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執繋内獄上尚未有誅瑾意明日命廷臣議其罪先籍其家獲金銀玉石數百万甲冑弓弩數万上大怒曰瑾果謀反命下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奏瑾罪三十餘條上覧奏是之命法官廷訊瑾大呼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鞫我者法官懼駙馬都尉蔡震曰我

劉瑾伏誅

國戚也不出汝門即使人批瑾頰因厲聲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爲藏甲也瑾曰以衛朝廷震曰何藏之私第瑾語塞越三日詔誅瑾梟其首瑾親屬皆論斬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戸部尚書劉璣大學士劉宇曹元焦芳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爲民賞太監張永等十餘人功拜楊一清戸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太監魏彬馬永成擅執朝政都御史林俊上疏言速召劉健謝遷韓文林瀚等可以修舊政劉瑾雖死而權猶在内官安知復有

如瑾者詞旨剴切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曰劉瑾專權亂政之時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内變自以爲巳功敢迎恩賞願罷去其官以正國典彬永成等壅遏不奏巳而兩河楚蜀盜起以誅魏彬等爲名勢頗猖獗六年自夏至秋盜帥劉六趙風子等分冦河南山東陷汲州縣衆凡二十万人横行畿甸朝議遣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將兵討之不克京師戒嚴七年夏官軍連戰大敗賊斬趙風子劉六収餘衆航

寧王宸濠

海走遇颶舟覆。賊盡死。寧王宸濠。宗室寧王覲錫之子。及覲錫薨。自太寧徙封江西。襲父爵。仍號寧王。爲人陰狡懷不軌。術士李自然。李日芳等。言宸濠當爲天子。又言。江西城東南隅有天子氣。宸濠大喜。築陽春書院。僭號離宮。九年三月宸濠遂自立稱國主。江湖州縣暗應之。江西按察司胡世寧。劾奏宸濠反狀。以請防未然。朝議遷延不決。宸濠累奏世寧離間親親。破毀骨肉。以求賂迎賞。上聞而赫怒詔逮繫世寧。會江湖人上變。十年冬。以孫

召王守仁巡撫湖南

江彬好佞

威武大將軍朱壽北征

燧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十一年冬。以王守仁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南。守仁既知有變。乃上表請提督軍務。許之。宣府人江彬驍勇狡險。趙風子之亂。彬從宣府總兵張俊擊流賊於山東。以功被上親信。屢勸上遊畋。又勸上幸宣府。上素好遊戲。幸大同獵陽和。爲虜寇所追還京師。十三年夏。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帥諸將兵北征。時寧夏有警。群臣上疏諫北征。弗聽。遂自偏頭關渡河幸

榆林。十四年春。上還京師。尋復議南巡。寧王宸濠。久蓄異謀。及南巡令下。人情洶洶。翰林院修選舒芳等二十餘人。上疏切諫。上大怒。召江彬示諫疏。用彬之言。下舒芳等二十餘人於獄。連坐褫爵秩者百七人。車駕將發京師。是時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四尺許。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當蹕道諫。不允。即拔刀自刎。是日。江彬等傳内旨。杖舒芳等百七人。其死杖下者十餘人。車駕竟不出。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

寧王反

寧都江西南昌府

宸濠。宸濠佯拜命厚饗三使。遣歸。會宸濠偵卒入京師。被執自實。已而逃歸。宸濠聞而大驚。以爲事已覺。容用其黨劉養正計。誘殺江西都御史孫燧。按察司許逵。遂據寧都。舉兵傳檄遠近。諭降諸郡縣。以養正及李士實爲左右丞相。王綸爲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婁伯。王春等。諸將。四出抄掠。六月。合兵十餘万。攻取南康。進攻九江。知府陳霖。汪潁等。並棄守遁。於是江西諸城皆陥。先是福州軍人作亂湖南都御史王守仁。赴討平之。會聞宸濠亂

王守仁討寧王

起。自南贛引兵赴討。豐城知縣顧佖。臨江知府戴德孺等迎入城。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當賊衝路。不若固守吉安。以擣賊後也。遂引兵赴吉安。報至京師。兵部尚書王瓊喜曰。有王伯安在江西不久捷報至耳。伯安守仁之字也。守仁至吉安。傳檄四方。知府伍文定等會之。議師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也。故我先示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南昌。以擣其巢穴。彼還救。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

策也。宸濠果偵守仁不出。七月。自率兵十餘万出攻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等。力拒渉日。守

守仁敗南昌

仁曰。善。與伍文定戴德孺等十餘將。合兵急攻南昌。敗之。宸濠果觧安慶圍。還兵救寧都。文定等迎戰。張文錦等自安慶尾擊。宸濠前後受敵。遂大敗。

守仁擒寧王

其將相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及世子從瑰等。皆死。宸濠被擒。寧都乃平。八月。捷書未至京師。上欲假親征名。南遊。將軍張忠。江彬等。慫慂之。會捷書至。守仁欲自献俘闕下。上祕不發。密遣人留守

車駕幸南京

仁。俟車駕至南京。然後献俘。大學士梁儲。蔣冕。固諫南征。弗聽。九月。車駕至南京。守仁發南昌。將献俘行在。江彬張忠。嫉守仁功。謀害之途。以奪俘。守仁覺之。檄繫宸濠。從間道趨南京。太監張永迎之杭州。見守仁百方陳諭。守仁不得已。以宸濠付永。還江西。永歎曰。王伯安爲國盡忠。而彬忠謀害之。何也。異時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因上言。備

江彬譖守仁

奏守仁之忠。及忠彬欲害之意。江彬乃言。守仁至杭。遂不赴行在而去。其意可疑。乃欲據江西作寧

王貳與乎。永力爭。論守仁國忠無他。上以爲然。詔拜守仁江西巡撫使。伍文定。戴德孺。張文錦等諸

車駕北還

將。進官各有差。明年十月。車駕北旋。賜宸濠死。十

武宗崩

六年三月。上崩。偶江彬不在左右。皇太后恐彬乘喪爲亂。與太學士楊廷和等密議。秘不發喪。先是彬恃寵專橫。其部下亦桀驁不可制。至是皇太后稱上命。召彬父子。彬未知上崩。偕其子入。皇太后

太后誅江彬

命力士縛収之。數其罪惡。磔於市。籍其家。所獲金銀珍寶不可勝計。且隱匿奏疏百餘本。其奸惡益

世宗立

著。四月。皇太后與群臣協議。迎興獻王世子厚熜爲嗣。遂發喪。謚曰武宗毅皇帝。是月。厚熜即位。憲宗之孫也。詔召江西巡撫使王守仁。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以録南昌功。竄將軍張忠於桂州。明年改元嘉靖。田州土官岑猛反。兩廣都御史姚鏌討之數年。猛遂奔順州。知府岑璋執誅之。已而猛黨復據田州反。御史奏鏌輕信寡謀。安攘失術。故致此反亂。上怒罷鏌。命王守仁代之。七年夏。守仁帥兵赴討。廣西乃平。詔陞兵部尚書。加都察院

陽明先生王守仁卒

左都御史。總制兩廣及江湖軍務。八年二月。王守仁卒於南安。守仁自少綜該學術。唱知行合一之説。嘗讀書於武夷山中陽明洞。人呼曰陽明先生。晩年專務軍事。屢奏戰功。又善撫民利國。南京吏部尚書嚴嵩。性兇貪。御史桑喬等。論列其苞苴過多。嵩巧佞以媚上。上輙不問其穢行。久之嵩入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參預機務。以其子世蕃爲尚寶司。世蕃納賄過於父。竊俱弄威權。内外百執事。有所建白。先白嵩。然後上聞。於是貨賄輻湊戶外。

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見大明律

俺苔入寇

大學士夏言。都御史曾銑。惡之。各陳意見。極論。上不納。嵩黨刑部尚書俞茂賢等奏言。銑議貴。議能者。罪當八議。上怒。命棄市。言銑。於是大權悉歸嵩矣。給事中胡汝霖。沈良材。王曄。周怡。御史童漢臣。陳紹。葉經。布政使陳儒等。並劾奏嚴嵩父子奸惡。忤旨。得罪者十餘年間。前後相蹝。二十九年秋。俺苔入寇。至薊州。又自北河東渡。逼京師。上書求入貢。然書辭悖慢無禮。且所在劫掠。上召嚴嵩等。以議。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慮。上曰。何以應之。嵩

無以對。司業趙貞吉。抗言論北虜可擊。通政趙文華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貞吉怒大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上壯貞吉。命募兵。貞吉謂未得將帥。不可以戰。因謀之嵩。嵩不應。貞吉愈怒。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兵部尚書丁汝夔。承嵩意。令諸軍戒進戰。兵固怯戰。乃逗撓相謂曰。丁兵部禁戰。而趙司業督戰。吾何適從。會宣府總兵仇鸞。帥大同軍入援。兵皆勇奮。俺苔聞之。掠金帛子女而去。鸞引兵尾擊俺苔。悉棄所掠物走。鸞由古北口出塞

仇鸞開馬市

追之殺獲無算上大悅詔進鸞太保諭汝夔逗撓罪處斬於是嵩深恨貞吉忤己責其狂誕慢罵罪謫嶺南初俺答逼京城錦衣衛沈鍊上表請合勤王師邀戰嚴嵩不以上聞鍊怒抗疏言嚴嵩受國重任貪婪營私不敢議治國安邊之策賞罰皆出己意至人人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罪請戮之以謝天下嵩大怒乃奏曰鍊小吏妄詆誣大臣遂矯詔謫戍保安仇鸞在大同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以互市俺答大喜三十年春上書

請互市鸞與嚴嵩贊成其利上乃許之四月開馬市於大同俺答素謀互市利貨財而鸞嵩貪婪俺答無厭得利乃大恣望三十一年春大舉入寇大同上聞而大驚命罷馬市是秋俺答復寇薊州禮部尚書徐階奏鸞私通俺答遂致邊患上怒詔收鸞印綬以陳時代之鸞大懼患疽而死初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極言馬市不可開忤旨貶黜至是上思繼盛言召還復本官繼盛感激常思報國妻張氏曰卿且措之一鸞困卿幾死今相公嚴父子百

鸞也卿何以報爲繼盛不聽三十二年春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凡數千言其語激烈悲壯其事剴切忠直時人稱爲天下大文章疏奏上大怒命下繼盛獄罪當大辟妻張氏上疏請以身代夫死其言亦慷慨貞烈上意稍解爲嵩所抑壓三十四年冬遂處繼盛斬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既而上漸有疑嵩意密諭少傅徐階舉堪輔政者對曰人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上從之加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

小兒東樓諸司有事請嵩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又曰與東樓議小兒指世蕃東樓世蕃別号以此時人称世蕃曰小兒東樓

參預機務然自楊繼盛徐學詩王宗茂沈鍊與時來張翀董傳策等相尋諫爭或死或謫朝官皆畏嵩不敢上言及徐階袁煒日親用事御史鄒應龍乃欲具疏一夕得小兒東樓之夢意決四十一年五月遂上疏劾嚴世蕃不法狀且言其父嵩溺愛惡子貪婪專橫以誤國罪上覽奏心頗動命嵩致仕下世蕃於獄遂謫戍雷州連坐獲罪者止數人居一年世蕃逃歸潛招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徐階聞之厚爲備

誅嚴世蕃嚴嵩瘐死
西死妃嬪所居
二王裕王景王

四十三年冬。復逮世蕃下獄。先是世蕃逃謫所。潛匿徽州。其黨羅龍文匿九江。俱招聚陰賊。動揺人心。會海盜寇浙江。世蕃與之交通。謀叛逆。至是糺彈有實。上赫怒。命削嚴嵩籍。沒收其家。誅世蕃及龍文。嵩既沒籍。寄食故舊。未幾死。四十五年正月。上不豫。初上即位。一意勵精圖治。已而大興土木。國財靡費。信任寵臣。不視朝二十餘年矣。奸邪乘間。敢弄威福。以誤政。上猶不省。留連西死。薄於夫婦。戮辱諫臣。薄於君臣。疏斥二王。薄於父子。末年

世宗崩
穆宗立

依徐階等輔佐。雖正邪稍顯。亦崇信方士。服不老不死藥。遂燥熱發疾。戶部主事海瑞。上疏切諫。請斥方士。全天命。上忽赫怒。命下海瑞於獄。十二月。上遂崩。先是莊敬太子薨。至是十餘年未立嗣。太學士徐階等。迎第三皇子裕王載垕為嗣。隆慶元年正月。裕王載垕即位。先帝第二子也。謚先帝曰世宗肅皇帝。釋海瑞於獄。擢為通政使。錄先朝建言諸臣楊繼盛。沈鍊等忠。生者並復職。死者贈官予祭。追贈新建伯王守仁為新建侯。謚文成。三月。

穆宗崩
神宗立
張居正

詔誅先朝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四年冬。俺荅遣其孫把漢那吉。詣大同軍降。請貢市馬。總督王崇古納之。約不敢負中國寇邊。以聞。上喜。詔封俺荅為順義王。六年五月。上崩。謚穆宗莊皇帝。六月。皇太子翊鈞即位。生甫十年矣。大學士張居正。高儀。奉遺詔輔政。明年改元萬曆。十年春。太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詔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慨然以天下自任。勸上力行

東林黨起

祖制。上亦悉意聽納。海內肅清。治績炳然。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居正事遼王。王陵轢居正。居正頗銜之。及執大政。羨遼王府第壯麗。會有告王謀反者。法官訊究。案驗無實。僅坐驕酗。居正即幽王別第。奪其府為己居。居正既卒。御史羊可弘。上疏追論居正以私恨誣蔑親藩。蔽塞上聰。上震怒。詔褫居正贈封贈謚。籍其第宅。弟居易。子嗣脩。並充邊戍。吏部文選郎顧憲成。恃學術蹇諤。禮部尚書大學士沈一貫。以才自高。不敢下於人。以憲成屢

楊時。福建延平人。宋徽宗朝大儒

言事。譖之上。二十二年春。褫憲成職。削其籍。憲成謫歸。講學於延平東林。故楊時書院。文選郎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亦蹇諤自負。與一貫每相持。遂黨憲成。其他褫職受黜者。多入東林。身去而名益貴。是曰東林浙黨。自此與政府相傾軋。殆五十年矣。毅宗之時。下令悉殺竄其黨。連坐得罪者及三千餘人。是曰東林之厄。三十七年春。京民訛傳。

葉向高論辺備

北虜警至。街市喧動。百姓爭入城避難。大學士葉向高上言。今日之事。本無實但。北虜窺辺。民心驚

惶之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騎動輙入寇。我邉軍皆飢寒。勢必不支。万一潰敗。虜騎逼京城。在呼吸間。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一旦警至。誰肯拒守。其威望才略。堪倚任者。止兵部尚書李化龍一人耳。然化龍久抱病。軍務倥偬。豈能卧治之。願先差遣兵部侍郎等堪任者數人。緩急辦理。以嚴辺備。不報。四十六年正月。韃靼

清太祖起

人愛親覺羅努爾哈赤。據長白山東俄朶里城。建國號滿州。以是歲曰天命元年。遣所部寇撫順。車

王命印死節

潛。自率大兵踵至。攻陷其城。殺守將王命印等。執次將李永芳。傳漢字檄於清河。於是北関喧駭。努爾哈赤有雄才。善用兵。先是攻屠圖倫城。斬尼堪外蘭。復父祖仇敵。威名震遼北。遂略取哲陳完顏五豪鴨綠江輝發烏拉葉赫等諸部落。至是大舉

滿人入寇

李維翰張承胤頗廷伯梁汝貴敗死

入寇遼東。巡撫李維翰。總兵張承胤。副將頗廷伯。梁汝貴等。皆敗死。一軍盡沒。京師震駭。以前遼撫楊鎬爲兵部右侍郎。經略遼東。七月。滿兵從鴉鶻

鄒儲賢張旆死節

關入圍清河。鄒儲賢張旆拒守。未幾城陷。儲賢旆

死之。經略使楊鎬至河東。聞清河敗。斬其逃將陳大道等以徇。會朝鮮遣兵万人。來援楊鎬。以合清河敗卒。以議進戰。四十七年一月。分遣馬林。杜松。

官軍伐滿寇不克

李如柏。劉綎等諸將。攻鐵嶺瀋陽清河寬奠四城。値大雪。兵不前。滿兵諜知之。設伏要地以待。杜松欲立首功。越五嶺關。先師期渡渾河。遇伏力戰死

馬林杜松劉綎敗死

之。兵無存者。馬林抵二道關。聞松敗沒。結營自固。滿兵乘勝來攻。林敗退。別將麻岩死之。劉綎縱兵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遂陥重圍。沒於陣。惟李

滿人南侵

熊廷弼拒滿寇

賀世賢、柴國柱敗滿寇

神宗崩
光宗立

如柏合楊鎬軍徐進乃獲全是役也楊鎬軍機不
密諸事宣洩滿人得諜嚴備以此我軍敗績文武
將吏死者三百十餘人軍士死者四万五千八百
餘人事聞京師大震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為兵部
左侍郎祁光宗為右侍郎熊廷弼為大理寺丞並
往遼東宣慰軍民召楊鎬李如柏還勘問逗撓得
獨全並抵罪以如柏弟如楨為經略命戸部右侍
郎李長庚出督遼餉自夏至秋滿兵攻瀋陽及鐵
嶺以策南侵諸將逗撓不敢進討獨熊廷弼率精
兵八百進守廣寧滿兵於是不能南是冬轉路入
龍潭口大城撫順上憂之詔召南京諸將入衛京
師四十八年夏上不豫召大學士方從哲諭曰東
北屢告急而朕疾將病不能輙視事卿宜加意籌
之時滿兵深入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等拒
戰却之報至京師上喜曰始聞官軍一勝朕將往
報祖宗於地下七月遂崩謚神宗顯皇帝八月皇
太子常洛即位先是府軍前衛仲春者請開礦収
稅以助工作神宗許之命戸部同春開採更置収

詔停開礦収稅

李可灼進紅丸

光宗崩
熹宗立

稅內豎給事中程紹工楊應文等言其不可神宗
弗聽戸部給事中包見捷亦上疏言其無利於國有
害於民又弗報自是士民論其不可者前後相繼
州郡愁怨大起上在東宮素知其害至是詔停止
採礦及収稅內豎又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九月
上不豫侍醫崔文昇進利劑上服之一晝夜更衣
三四十回神色頓衰給事中楊漣上言醫家有餘
者泄之不足者補之陛下哀毀之餘一日万機法
當清補賊臣崔文昇反投相伐之藥其罪可勝誅
文昇倒置若此是有心之誤耶將無心之誤耶有
心則虀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哉偶方
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云有仙丹上即召可灼
進藥可灼献紅丸上服之稱忠臣者再從哲等退
可灼後進一丸明日遂崩謚光宗貞皇帝帝在位
僅一月矣壽三十八皇長子由校即位先是遼東
經略熊廷弼自廣寧進取瀋陽威名大振御史馮
三元顧慥兵科姚宗文等以事怨廷弼乃劾奏廷
弼無謀深入欺君者三廷弼不罷遼之存亡不可

知也廷弼聞之上疏自辯不遑遂召還以袁應泰為經略使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守瀋陽滿兵素憚廷弼威名聞其罷去謀攻瀋陽天啓元年二月努爾哈赤自將兵來圍世賢世功出城力戰不利閉城固守偶有內應者導敵而入城遂陷世賢世功及陳策童仲揆石柱等十餘將皆力戰死之袁應泰及按察御史張銓等撤奉集威寧諸軍併力守遼陽滿兵已克瀋陽乘勢來攻甚急應泰引水注壕列火器環城守備甚嚴滿兵逼城應泰出

滿主攻瀋陽
賀世賢尤世功等死節瀋陽陷
滿兵攻遼陽

戰不利乃與張銓等分陣固守諸將多踰城遁明日滿兵來益多攻城甚急應泰督諸軍大戰又敗會薄暮譙樓火起城兵潰亂應泰歎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亟収拾餘燼退守河西我死且不朽遂自縊銓以為自生貽耻不若死守道亦自縊於是監軍崔儒秀何廷魁等並自縊城遂陷事聞詔贈應泰兵部尚書官其遺子且贈死節諸將尤世功張銓等十餘人官有差謫降御史馮三元兵科姚宗文等數人復以熊廷弼為遼東經略使廷弼

袁應泰死節遼陽陷
張銓崔儒秀何廷魁死節

上疏論經略使之出關彼我觀望非輕因按兵駐劉右屯二年二月努爾哈赤率兵至振武先是遼東巡撫使王化貞領兵權乃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自守廣寧化貞部下孫得功度廣寧兵少率所部降滿至是導滿人入廣寧化貞震駭從數十騎走閭陽適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見廷弼慟哭廷弼曰公前移兵於振武所以廣寧失守也今日惟護百万生靈入關毋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退於是廣寧諸將士皆逃亡獨監軍高邦佐沐浴

滿主南侵
孫得功降滿
熊廷弼王化貞西退
廣寧陷高邦佐死節

衣冠望京師再拜遂自縊其僕高永從死爲有詔召還廷弼化貞責廣寧失守並廢錮命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王在晉經略遼薊軍務四月禮部尚書孫愼行上疏劾大學士方從哲罪言皇考光宗賓天緣醫進藥不審然李可灼進紅丸原任從哲所奏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進之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臣謂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史家直書從哲

孫愼行劾方從哲李可灼

進藥須臾帝崩則天下万世誰曰非其弑請併可灼置之極刑疏入御史王安舜亦上疏請究問從哲可灼並正典刑有旨會議具奏戶部尚書張問達吏部尚書汪應蛟並言方從哲弑逆二字何忍加之但李可灼進藥後適會皇考賓天耳慎行等弗聽議論紛起不決先是內侍魏朝與上乳媪客氏私內侍魏忠賢亦通焉忠賢遂矯旨縊殺朝太監王安惡忠賢侵上意欲重懲之忠賢與客氏謀又矯旨殺安自是忠賢無所憚引司禮監李永貞

魏忠賢淫奸專橫殺魏朝王安客氏淫亂

侍醫崔文昇等數人備贊畫至是忠賢嗾言者劾論孫慎行及都御史鄒元標馮從吾以事斥之從哲劾議遂止是冬貴州安邦彥反遣右僉御史王三善巡撫案撿三年春邦彥及其黨安効良等率衆數万攻陸廣及鴨池三善部將楊明楷恃勇輕戰遂沒於陣衆乃潰三善璧清威固守是冬自督兵六万出擊邦彥等大敗之邦彥遁走其黨陳其愚佯降三善信之參與軍務四年正月三善自大方還貴州其愚引賊黨要道三善不之察遂為所

魏忠賢斥孫慎行

安邦彥反

殺監軍執其愚誅之魏忠賢原市井無賴因族人魏朝結王安以巧佞得倖恩然不學闇文義每仰奸黠贊畫横恣日甚給事中楊漣性剛直嘗以怒崔文昇誤藥為方從哲所斥怏怏不樂及孫慎行劾議起起拜大理寺少卿尋兼左僉都御史常憤忠賢奸惡是歲六月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凡數千言事情剴切疏入忠賢懼禍泣訴上前客氏亦從中調之上遂却漣疏切責不少貸諸臣無不憤激漣復申奏凡百餘疏上皆却之忠賢以此益弄

楊漣劾魏忠賢及百餘疏

威權中外事多出巳意稱曰中旨其阿附之者日衆大理寺丞徐大化劾中書汪文言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等十餘人招權納賄詞連楊漣忠賢喜曰此太監王安黨我常懼貽患今輙得之俄矯中旨悉逮下獄誣告其罪上不察其寃中外諸臣亦畏忠賢兇威不敢以奏五年秋削楊漣等十餘人籍此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既死於獄者數人其生存者悉放塞外由是朝政大荒而上又不察詔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

魏忠賢殺爭臣

賜魏忠賢及客氏印文

滿主築遼城遷居

滿主努爾哈赤殂其子皇太極嗣

印文曰奉聖夫人。忠賢黨李實。奏請建忠賢生祠於杭州。中外反脣。前吏部主事周順昌。吳縣人也。深憤忠賢奸惡亂政。見忠賢生祠揭勅額普德子矜四字。憤懣不自禁。乃欲上疏諫止。會坐與魏大中婚嫁。被逮下京獄。順昌憤罵不絶口。曰秦檜愚宋。忠賢愚明。遂所殺。滿主努爾哈赤。既取遼陽。築宮城於其東。遷居之。名曰東京。遼東總兵毛文龍合朝鮮兵。屢攻之。不克。六年八月。努爾哈赤殂。謚號太祖。第八子皇太極嗣。七年夏。皇太極率兵入

熹宗崩

毅宗立

誅魏忠賢及客氏

寇圍錦州。爲總兵趙率教。巡撫袁崇煥所敗。轉軍圍寧遠。亦不克而去。是歲八月。上不豫。召皇弟信王由檢。諭以後事。未幾。上崩。謚熹宗哲皇帝。或告信王曰。太監魏忠賢。密謀簒位。願嚴爲之備。信王素知忠賢奸。自袖食入視事。忠賢黨滿朝林立。信王益危懼。遂自決策。宣先帝遺詔。是月。即位於中極殿。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宮。十一月。詔奪太監魏忠賢位。放鳳陽。併客氏。悉籍其家。忠賢知不免。自經死。已而客氏及其黨兵部尚書崔呈秀等。伏誅

者十餘人。命毀杭州忠賢祠。追復故太監王安官。爲立祠。崇禎元年正月。追論魏忠賢罪。磔其屍。戮客氏屍。天下快之。先是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舉兵圍成都。爲布政使朱爕元所敗。遁走。已而與貴州反賊安邦彦合兵。據大方。崇明自號大梁王。二年秋。帥兵侵永寧陸廣。爕元親帥大兵禦之。邦彦分兵進戰。爕元遣部將羅乾象。以奇兵繞出賊軍後。急擊之。賊軍驚潰。崇明。邦彦等。被創走。乾象追擊。悉斬之。爕元乘勝。遣兵討餘賊。平之。十月。

滿主南侵京師戒嚴

滿主班師

群盜李自成張獻忠起

滿主皇太極。會蒙古諸部兵南下。京師戒嚴。詔天下徵勤王兵。且遣太監王應朝。犒邊軍嚴守備。皇太極度其不可克。不敢犯。爲。三年二月。遣使來議和。朝議不許。皇太極遂班師。初朝廷徵勤王師。山西巡撫耿如杞將入衛。集兵赴京師。兵皆途潰。屬涿州群盜高迎祥。迎祥有衆數万。屢寇山西河南。至是合如杞兵。勢大振。遂自称闖王。其黨李自成称闖將。與延安人張獻忠等。分兵抄掠。當此時。兩河陝西群盜並起。已而陝西盜帥王嘉胤。神一元

等敗死子弟黨與猶領餘衆橫行州郡總督洪承疇楊鶴等奮擊或降之或誅之然賊叛降出沒無常自是兩河及陝西山東皆亂官軍不能制諸道群縣城邑多陷沒上自罪己減膳撤樂以謝天下而連歲兵不熄陝西賊神一魁列營於伊洛三十餘所闖將李自成及張獻忠等亦連陷淮西連兵山東進襲江北滿主皇太極見中國大亂詎有吞

滿州改号曰清

併志九年夏更建國號曰清以表定天下之意改其天聰十年曰崇德元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

孫傳庭擒盜帥高迎祥

擊群盜於盩厔大敗之擒盜魁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送京師磔殺之貴州總督朱燮元亦大敗群盜移兵討平江西十年秋淮東江北官軍擊敗李自成張獻忠等自成走入蜀獻忠竄楚十月朱燮

朱燮元斬盜帥安位

左良玉陳洪範大敗群盜

盜帥張献忠佯降

元引兵攻川西斬盜帥安位總兵左良玉陳洪範既敗群盜於舒城進攻郾西復大敗之張獻忠畏懼遂率所部歸順請立功自贖罪大總督盧象昇總理熊文燦等承制撫納十一年春四川總督洪承疇引兵入梓潼擊破李自成自成未知獻忠歸

順率餘衆數千走楚將依獻忠獻忠乃謀佯迎殺之自成謀知單騎走淅川投其黨老回回營於是

清兵入冦

西南悉平九月清兵薄墻子嶺守將兵部左侍郎

呉阿衡魯宗文死節

呉阿衡御史魯宗文力拒軍敗死之清兵進入密

京師戒嚴

雲京師戒嚴兩河大總督盧象昇陳新甲等引兵入衛詔賜新甲尚方劍出督諸軍十月召還陝西總督孫傳庭四川總督洪承疇拜傳庭兵部右侍郎爲保定總督拜承疇兵部左侍郎爲薊遼總督

清冦引去

並賜尚方劍出禦清冦清人度其不可犯十二年

清冦引去

二月悉引去初盜帥高迎祥伏誅李自成困川西群盜失勢張獻忠連敗遂歸順然本無降意是春

張献忠復反

據穀城復反殺御史林鳴球盜羅汝才等並起應之總理熊文燦總兵左良玉進兵穀城獻忠度不支焚城西走良玉追蹑陷伏大敗多失糧兵而文燦不援八月命太學士楊嗣昌兼兵部尚書督師討賊文燦良玉自劾失糧兵罪罷職嗣昌素知良玉可用乃奏請以良玉爲平賊將軍督兵進討良玉奮戰敗李自成於武関自成遁入鄖陽時河南

永寧陷　群盜李自成殺萬安王　河南府陷

大饑。饑民唱聚為盜。自成自鄖陽走伊洛。饑民從者數万。勢復大振。十三年春。督師楊嗣昌駐襄陽。調兵遣左良玉擊張献忠於太平縣。大敗之。献忠奔竄與房狄散亡。群盜往往歸之。兵復振。已而献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合羅汝才兵。攻陷大昌。九月。献忠汝才入巴西。楊嗣昌命監軍萬元吉尾擊二賊。二賊既陷劍州。渡綿河而西。是冬。李自成圍永寧。遂陷之。殺萬安王。連破河南四十八寨。乘勢拔宜陽。群盜響應。衆至數十万。軍威益盛。十四年正

自成殺福王　呂維祺死節　群盜張献忠殺襄王　楊嗣昌自經　傅宗龍敗死　項城陷

月。攻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前兵部尚書呂維祺死之。自成自立。號闖王。是時楊嗣昌追張献忠入蜀。献忠偵襄陽無備。遣奇兵襲敗之。自以大兵繼至。執襄王殺之。盡掠宮女。領諸酋長。遂破樊城。陷光州新野。督師兵部尚書楊嗣昌在蜀。自度不免。自縊死。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保定總督楊文岳。合兵討李自成。不利。總兵賀人龍先潰。宗龍死之。文岳走項城。復所敗。城遂陷。十二月。自成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鎮。十

關永傑死節　陳州陷　楊文岳王世琮死節　宋一鶴蕭漢死節　李貞死節　鄭履祥死節　賀逢聖崔文榮死節

五年正月。自成再圍開封。甚急。永福等固守踰月。自成不能拔而去。三月。自成合群盜八十万圍陳州。守將關永傑戰死。陳州陷。九月。自成遣群盜數万決河灌開封。城乃陷。十一月。自成攻陷汝寧。守將保定總督楊文岳。分巡僉事王世琮死之。十六年正月。自成陷承天。巡撫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死之。二月。自成拔郟縣。知縣李貞死之。先是張献忠襲江北。攻取廬州。殺知府鄭履祥。遂陷六安。乃欲渡江取南京。是夏進攻武昌。守將前大學士賀

武昌陷　張献忠殺楚王　劉熙祚死節　孫傳庭殺賀人龍

逢聖。前兵部左侍郎崔文榮等力戰死之。武昌陷。献忠執楚王。沈於西湖。遂據武昌。稱曰京城。偽設六郡五府及郡縣官吏。連陷湖南。巡按御史劉熙祚督水師禦之。會有内應者。熙祚為賊所執。賊勸其降。不屈。大罵而死。上聞官軍連敗。諸王親藩多陷没。以兵部右侍郎孫傳庭為陝西督師。守西安。總兵賀人龍來會。傳庭數之曰。項城之役。汝為主帥。遇冦先潰。遂致督將隕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初人龍推誠悉力討賊。屢有功。衆多

孫傳庭敗死　渭南西安陥

李自成建國號順

都任尤世威死節

隴右陥

滿主皇太極殂　其子福臨嗣

張献忠據成都　李自成北侵

大同陥　周遇吉朱三樂

依附及其伏誅將士皆離心賊聞之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風子人龍小字也是冬李自成攻西安巡撫馮師孔按察司黃絅死之督師孫傳庭走渭南將士多降賊自成乘勝圍渭南傳庭力戰衆寡不敵遂死之渭南西安並陥李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卷河南荊楚始有大志然所得之地四通八裂以爲非據有險要難以制天下遂引兵西入關中囚秦王収其府庫改西安府爲長安據之建國號曰順改元永昌遣諸酋長攻取延安鳳翔楡林備兵副使都任總兵尤世威等力戰並死之是歳清主皇太極殂謚號太宗第六子福臨嗣十七年正月清主福臨改元順治是月張献忠引兵入蜀攻陥成都遂據之二月李自成大擧北寇連陥太原真定京師戒嚴詔天下徵勤王兵或有勸車駕南遷者上怒曰今國家危殆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義朕志已定毋復多言時李自成破寧武關陥大同總兵周遇吉朱三樂巡撫衛景瑗督

衛景瑗徐有聲死節

郭中傑降賊　保定陥　李建泰所擒金毓峒金振孫死

杜勳降賊

朱之馮死節

唐通杜之秩降賊

昌平陥　李守鑅死節

糧徐有聲等力戰死之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請南遷且願奉太子先行大學士范景文等亦主建泰請給事中光時亨大聲奮曰奉太子先行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復言上乃召諸臣問戰守策衆默然莫敢對者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命李建泰出督保定軍李自成分兵攻保定建泰病臥於軍守將郭中傑度保定不可守遂降賊城乃陥建泰所執御史金毓峒力戰亦所擒不屈而死從子振孫収敗卒殿戰多殺賊兵遂死之自成乘勢長驅逼宣府守將杜勳等皆迎降獨巡撫朱之馮懸賞募壯士圖斬賊師李自成無敢應者或勸降賊之馮慨歎自刎死賊警益逼復有勸上南遷者上怒諭兵部守京城諸將皆言柳溝大塹也竟不設備李自成輙踰柳溝直入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巡撫何謙潜遁總兵馬岱自殺妻子走山海關於是京西諸郡縣望風瓦觧將吏或降或遁李自成分兵陥昌平總兵李守鑅罵賊奮

戰手格殺數人自刎死賊悉焚太宗以下十二陵冠督益急先是上馳救諭召薊遼總兵吳三桂入衛三桂即督衆五十万日行數十里是日僅抵關

帝親督戰

賊既據昌平三桂不能入關上聞昌平失守親督京營兵分守諸門是夜賊自沙河進直犯平則彰義二門縱火急攻城兵十餘万舉砲拒戰而餉糧不給將士多鮮體城外三大營皆潰所備火車巨砲悉爲賊有詰旦賊以所獲巨砲連彈城堞聲震天地上乃知大事去命皇太子慈烺永王慈炯定

王慈炤出逃外戚周氏田氏家諭皇后周氏自爲

皇后自經

計宮人環泣上揮去之皇后即自經是日公主妃嬪皆自盡上召太監王承恩對飲少頃遷南宮登

毅宗崩 王承恩殉節

萬歲山自經承恩從而對縊文武群臣無一人知之者皆登城拒戰會前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

北京陷

賊城遂陷賊帥李自成自承天門入叛將牛金星

李自成取京城

宋企郊等前導太監王德化率內官迎之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召杜之秩曹化淳等數人責其背主命斬之分兵索得帝屍併皇后屍以禮收殯之

偶有告太子所在者自成使人徙太子於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屈襄城伯李國楨跪帝后梓宮前慟哭賊執之詣自成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我所請有三事汝從之即降其一祖宗陵寢不可發其二須葬先帝以天子禮其三太子二王

李國楨殉節

不可害自成悉從之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督葬事禮畢作詩數章遂自縊於陵前初賊犯京城也

范景文以下殉難者八百餘人

其殉難者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施邦曜太理寺卿凌義渠京營總理

王家彥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太常少卿吳麟徵御史趙譔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左諭德馬世奇太僕寺丞申佳胤錦衣都指揮使王國興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駙馬鞏永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等文武官吏四十三人其子弟妻妾及宮女隱士凡八百六十餘人賊兵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難諸人之家不敢侵擾吳三桂

吳三桂乞援清

頓兵山海關聞京城陷自往乞援於清以謀討賊清主命攝政多爾袞出師次沙河三桂長驅破關

三桂大敗李自成
自成殺呉襄

而入。李自成大驚。脅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又遣降將唐通賄三桂。三桂佯受之。偵其懈擊殺賊守兵二万餘人。遂復書絶父。四月。自成帥精鋭六万。挾皇太子慈烺永王慈炯定王慈炤及三桂父呉襄東行向永平。三桂追擊。反爲賊所圍。會清兵來救。自成先走。衆皆奔潰。三桂追至永平。大敗之。自成奔還京城。三桂壓城而營。自成合十八營拒戰。三桂擊之。多殺賊兵。自成乃殺呉襄。盡戮其家族。懸首城上。三桂披髮墜馬哭於地。於是諸軍感憤誓

自成称帝
三桂追自成敗之
自成走山西
清多爾袞入北京

殺賊。此時李自成自立稱帝。即位於武英殿。明日。出彰義門西走。三桂輕騎追之。賊馬騾輜重婦女老幼盡委棄盈路。兵亦多散亡。三桂追自保定至眞定。賊反兵拒戰。三桂擊破之。殺賊万餘人。自成中流矢。拔營走山西。三桂追至關而止。遂還軍京師。五月。京師傳呼皇太子至。百官迎候。至則清攝政睿王多爾袞也。多爾袞登武英殿受朝賀。令官民臨哭先帝寢陵。謚爲懷宗端皇帝。皇后周氏爲烈皇后。京人舉哀三日。多爾袞下令官民除服。衣

冠悉遵清之制。於是北京遂爲清有。

周清外史卷之二十終

周清外史卷之二十一

日本　馬杉繫文芑　著
男　馬杉颰文虎　校

愛親覺羅氏前記

明

崇禎十七年五月。故福王常洵之子由崧即位於南京。初河南府之敗。福王常洵爲賊所殺。常洵神宗之子也。由崧避難次淮安。及聞北京陷毅宗殉社稷。皇太子慈烺爲賊所擄去。南京諸官推戴由

帝由崧即位

崧立爲帝。以謀討賊李自成。是月。詔督師江北。設置四鎮。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管之。福建總兵鄭芝龍帥兵入衛。芝龍泉州南安人。膽勇絶倫。頗有文才。初據海島爲盜。抄掠閩浙間。福建左布政熊文燦知其可用。厚禮招諭。芝龍遂歸順。改圖勤王事。屢討賊有功。遂大敗賊帥劉香老於海豊。香老溺死。由是閩浙始安。已而拜福建參將。尋累遷三省總戎大將軍。大都督事。南澳總兵。交通朝貴。於是威名益顯。至是詔封南安伯。芝龍乃分兵

鄭芝龍入衛

守福建。六月。清睿王多爾袞在北京。表平西伯呉三桂爲平西王。傳檄招諭內民。前大學士李建泰。謝陞馮銓等皆降清。山東士民亦多應招諭。多爾袞又移書南京。招兵部尚書史可法。可法報書不屈。時變異疊見。廟門告災。上不肯省。修造宮室。演戲爲樂。國財糜費。賞賜不節。鳳陽總兵馬士英兼太子太師。入閣參決機務。頗濁亂庶政。十月。清主福臨自瀋陽入遷北京。遂都爲。祭告天地。頒布時暦。令天下用順治年號。更謚我先帝懷宗曰毅宗

呉三桂降清

史可法抗節

馬士英濁亂

清主都北京

改懷宗謚號曰毅宗烈皇帝

烈皇帝。謚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旌表故太監王承恩殉節之忠。命孔丘六十五世孫胤植襲封衍聖公。孔門後裔顏紹緖曾聞達孟聞璽並仍舊襲五經博士。追尊孔丘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是冬。遣其將葉臣等討賊。擒李自成黨陳永福。走李過。山西畿南悉屬清。我都督陳洪範自北京放歸。告清人勢猖獗。旦夕南侵之狀。馬士英惡之。不敢以聞。乃曰。江北有四鎮在。何足以慮。寧南伯左良玉。謀除士英。適病卒。士英益專橫。徐泗鎮將高傑。聞清

清人取山西

叛將許定國殺忠臣高傑

兵南下。欲與河南總兵許定國。東西掎角以破之。自抵睢州。與定國議。討定國有叛降之意。密伏兵殺傑奔清。弘光元年正月。定國引清兵入儀封進逼江北。直陷徐潁。二月。清主遣豫王多鐸平西王

清多鐸及吳三桂伐李自成

吳三桂討李自成。自成督軍守潼關。遣其黨將劉宗敏等。圍清前鋒三日。會多鐸三桂等兵皆至。自成出關迎戰。不克而退。清兵進攻潼關。三桂以所部渡河。繞出延安。敗其守兵。自成腹背受敵。度力不支。遁走西安。多鐸乃取潼關。麾兵而進。自成遂

焚西安宮室。走湖廣。時賊衆尚三十餘万。聲言侵南京。朝廷震懼。馬士英祕之。復不以聞。多鐸三桂等。移兵江南。水陸躡賊後。破之者凡七。自成乏食。單騎登羅公山。禱元帝廟。村民疑爲刧盜。以鋤擊碎其首。自成已死。其黨李過領餘衆。已而衆皆散。

賊帥李自成伏誅

過走廣西。竄死險山中。四月。故寧南伯良玉之子

左夢庚舉兵

左夢庚。舉兵東下。至釆石。馳疏上言。馬士英奸邪亂國政。列其七大罪。請誅之。總兵鄭彩芝龍之族也。率兵迎戰。大敗夢庚。上既知士英罪惡。然不能

夢庚降清

斥之。夢庚忿恨。率所部十万人降清。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出禦清寇。聞其已渡淮。連疏告警。大理寺卿姚思孝等。亦奏淮揚甚急。上召士英問計。對曰。此皆左良玉死黨爲遊説耳。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死於清寇。不可死於左黨手。上默然。此時清將多鐸既克李自成。移兵攻揚州。史可法督衆十餘万拒戰。士英忌之。自内掣其肘。於是可法衆多潰。揚城爲空。可法尚督餘衆二万。登陴拒守。多鐸屢遣書招降。不應。力戰七晝夜。頗有斬獲。多鐸慚憤。

史可法死節

攻圍益急。可法馳血書乞援。士英不報。可法遂戰没。揚州乃陷。五月。清兵至揚子江。水師總兵鄭鴻逵。鄭彩。及監軍楊文驄等。督舟軍守江。清兵彈巨砲攻擊。每砲江水湧激數丈。鴻逵彩文驄等。見勢不可爲。皆棄守遁。時南安伯鄭芝龍。衛京師。聞揚

鄭芝豹禦江

子江不守。遣弟芝豹。率銃兵一千。赴援。清兵已破舟師。爭渡江。芝豹兵臨江。連彈小銃。殆無虚發。清兵死者數千。其將多鐸。度不可犯。麾兵而退。乘烟霧編筏縛葉人。張燈順流而下。以紿京口兵。鄭芝

清兵渡江

鄭芝龍走福建

帝由松所執北遷

龍以銃兵六千守京口。認藁人誤爲真。盡火藥彈之。而清兵潛從龍潭渡。直逼京城。芝龍彈藥既盡銃兵亦皆潰散。芝龍不知所爲。即馳入城。上既遁芝龍僅收散卒數千。走福建。諸將吏或遁或降。清將多鐸入京城。總兵劉良佐。迎降。奉多鐸命。追上至蕪湖。招總兵靖南伯黃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即自刎。良佐遂挾上去。太監張捷楊維垣等前後殉難者數十人。清將多鐸虜上北還。江浙乃爲清有。上在位僅一年矣。盛興土

帝聿鍵即位於福州

木。荒酒漁色。劉宗周陳子龍等極諫。不納。遂爲馬士英所誤。端王碩熿之孫唐王聿鍵。及南京失守。避難走閩。時鄭鴻逵鄭彩。撤師還閩。奉唐王至福州。與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及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或有請即大位者。道周等共言。先主存亡未可知。則監國名正。復南京而後即大位。未遲矣。芝龍亦以爲然。惟鴻逵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壓衆心。遂定議。閏六月。唐王聿鍵即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以明年爲元年。封

芝龍爲平虜侯。鴻逵爲定虜侯。俱加太師。芝豹爲澄濟伯。彩爲永勝伯。蔣德璟爲大學士。與黃道周等入閣辦事。芝龍乃薦曾櫻爲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鴻逵薦楊文驄爲兵部侍郎。於是文武濟濟。而兵餉戰守。芝龍悉爲政。期調兵二十万。以明春復南京。芝龍幼習航海。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芝龍親撫其後。以此海舶不得鄭氏旗號。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其富敵國。芝龍築城於安平鎭。守兵皆自給。不敢仰於官。而旗幟鮮明。戈甲

鄭成功賜朱姓

堅利。威振於八閩矣。芝龍有弟三人。芝虎勇冠軍。徃時征劉香老。没於海。次鴻逵。次芝豹。皆勇悍善戰。芝龍有一男。曰成功。其母日本平戶人。芝龍少壯。屢至日本。遂娶爲生成功。成功風儀整秀。倜儻有大志。讀書穎敏。試科甲第。以其母在日本。每東向飲泣。此時歲已二十三。芝龍携入謁上。上一見偉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汝。汝宜盡忠吾家國。誓毋相忘。成功感謝。上乃賜姓朱。儀同駙馬。拜御營中軍都督。由是鄭氏聲勢烜赫。世呼成功稱國

潞王降清
礼彪佳、劉宗周、高弘圖死節
江浙擧義兵

姓爺而不名。南京之難。諸王皆南下。獨潞王留杭州。及清兵入浙。潞王欲以杭城降。巡撫禮彪佳、左都御史劉宗周。不聽。偶大學士高弘圖在杭州。亦欲城守。八月。清兵來逼。彪佳宗周弘圖等力拒出戰。頗多斬獲。潞王畏素望不濟。啓以城降清。彪佳宗周赫怒。遂挺戰死之。弘圖絶食死。是時兵部尚書張國維。朱大典。起兵金華。給事中熊汝霖。孫嘉績。起紹興。吏部員外錢肅樂。行人張煌言。起寧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以海上兵應之。殺清招撫使。迎太祖十世孫魯王。監國。列兵江上。西取富陽。以扼上游。潛通太湖。衆凡十餘万人。是爲浙東之師。水師總兵黃蜚。呉志葵。給事中陳子龍。總督沈猶龍。吏部主事夏允彛。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呉易。擧人孫兆奎。起呉江。行人盧象觀。奉瑞昌王盛瀝。起宜興。中書葛麟。主事王期昇。奉通城王盛徵。起太湖。主事荊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崇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崑山。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起嘉定。吏部尚書徐石麒。平湖總兵陳梧。

呉志葵、黃蜚軍敗所擒
呉淞江陥
瑞昌王所執
盧象觀敗死

起嘉興。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江陰。右僉都御史金聲。起徽寧。衆凡十餘万人。是爲江上之師。宗室益王由本。據建昌。永寧王慈炎。據撫州。兵部侍郎楊廷麟。據贛州。各糾合五嶺峒蠻數万。是爲江西之師。並上表圖恢復。遂受節制。水師總兵呉志葵。黃蜚。以海上及太湖兵。攻蘓州。爲叛將李延齡。土國寶所敗而退。叛將李成棟。引清兵。既破崇明軍。迎呉志葵黃蜚於呉淞江。與蘓州軍。縱火夾擊。時潮落風烈。船艦膠汐。而燼爲。志葵蜚。大敗。遂所禽。淞江城陥。宜興盧象觀。率衆二万。攻江寧。叛將洪承疇。悉殺城中内應。以清鐵騎突戰。象觀軍敗。其主將瑞昌王。所虜。象觀収残卒。走太湖。與王期昇合。叛將呉兆勝。火其舟。期昇追象觀焚死。惟太湖呉易一軍。江陰閻應元一軍。兵有紀律。大敗嘉興叛將李遇春。擊呉兆勝。奪其船二十艘。與浙東之師相應援。應元固守江陰。両月餘。屢敗叛將劉良佐李成棟兵。時清將貝勒博託。俘潞王。振旅至呉江。破呉易軍。殲之。進圍江陰。晝夜礮擊。應元力拒

閻應元死節

不下。會大雨城崩。清兵全入。應元奮戰被創不屈。殺清兵十餘人。遂死之。徽寧金聲據險。分副將十三人守各營。自扼叢山關。清兵攻之兩月。金聲死守不下。

江陰陷

會叛臣黃澍為內應。城乃陷。各營兵皆潰散。叛將金聲桓亦引清兵攻建昌兩月。守將益王軍敗走浙東。江上江西師起僅兩月餘。至是皆亡。

清主下剃頭之令

清人擒潞王及樊山王高安王北還。是歲清主下令中國士民悉剃頭。我中國叛將賊臣。敢破節義者。爭先剃頭被胡服。阿媚於清人。其固守遵清令

者皆所殺。既及二十餘万人云。慘酷不可勝記。魯

孔聞譔抗疏拒剃頭

人孔聞譔衍聖公之族也。乃抗疏言。僕宗祖先聖先師為古今典禮之宗。朝廷章黼士民。縫掖自漢及明。三千年之久。未之有改。一旦變更。恐非崇儒重道之典。願僕一門一族。蓄髮正古衣冠。以表周遺臣。疏入。清主大怒曰。剃頭我國制。嚴令既下。違者不免死。今許孔門一族。何足以定天下。乃欲殺聞譔。攝政睿王多爾袞諫止之。陝西總兵孫守法。鄖陽總兵王光恩。固原副將武大定。賀珍等。守與安漢中。屢破流賊。遂復鳳翔。圖故李自成餘黨於西安。關中響應。隆武元年正月。清肅王豪格進軍漢中。破賀珍。故李自成黨張献忠據成都。屢與武大定賀珍等戰。勢稍衰。清豪格克賀珍。乘勢征四川。

賊帥張献忠伏誅清人取四川

献忠使其將劉進忠守保寧。進忠度勢不支。遂降清。献忠未之知。恃進忠不敢備。豪格急襲献忠於西充。斬之。四川皆屬清。清既略定江上江西。乘勢入寇。四月。攻錢塘。兵部尚書張國維定海總兵王之仁等。以浙東師拒戰。清兵大敗。船艦多碎。國

維等渡江攻抗城。不克而退。清兵隔江徼擊。諸軍臨江拒守。會旱涸水僅及馬腹。清兵數万自上游濟江。守將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等皆航海走。獨

王之仁死節

王之仁留戰死之。於是江寧紹興寧波溫台悉降清。惟朱大典守金華。張國維守義烏。亦為清兵所敗死之。初金華義烏互相掎角。以禦清寇。清人不得進。會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導清兵。自為內應。兩城遂陷。清人惡士英大鋮國安不忠。責其罪誅之。進破衢州。

鄭芝龍乞援日本

鄭芝龍欲出師伐清寇。遣使日本請

淮陰

淮陰故事漢高祖拜韓信爲大將

黄道周死節

李長倩憂死

車駕親征

援兵。二年正月。使者詣日本征夷府。奉芝龍書。芝龍少壯在日本。屢謁征夷府。因與有司執政有舊。執政乃曰。日本與明絕往來久矣。雖商舶至。事係私販。昔芝龍之來。不関官府。今請援兵。非明主命。則征夷府不可出援兵也。僅賜使者糧以辭出兵。使者歸報。芝龍不得已。分所部爲二。聲言万人。實不満一千。以弟鴻逵爲元帥。出浙東。族人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上倣淮陰故事。築壇於郊。拜而送其行。二師既出。以糧乏逗撓不進。禮部尚書黄道周憤之。自請督軍。出向徽州。爲清兵所擒。不屈而死。前大學士蔣德璟請察鄭師情形督戰。上許之。至則疲兵弱卒。一無可爲。歎息而去。鄭師部將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憤而死。都御史趙玉成。福建巡撫張肯堂等。請以水師取金陵。而不果。二月。鄭彩出師於杭州。敗退。上決意親征。出駐建寧。清遣諸將進攻福州楚州。巡撫何騰蛟。江右總兵楊廷麟等。上表請迎車駕。上乃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福州。上猶豫不決。三月。上遂幸延平府。魯王遣行人

周清外史　卷之二十　十一　萬笈閣藏版

封鄭芝龍平國公

魯王軍敗

清人取浙東

鄭芝龍懷異志

車駕倉皇

林必達竊通信芝龍。招之。芝龍以聞。上怒。囚必達。上素與魯王相惡。先是魯王使都督陳謙奉命至。上召謙陛見。讀魯王書。牘書中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上大怒。下謙於獄。芝龍與謙有舊。乃上疏申救。不報。至是魯王竊招芝龍。上益怒。遂與魯王絕應和。六月。皇子琳原生。進百官爵有差。封芝龍平國公。封鴻逵定國公。封成功忠孝伯。詔大赦。百官入賀雍雍。如太平之時。而軍餉不繼。兵羸於外。當路大臣無敢語外患者。魯王守浙東。自三月至是月。將士與清兵隔江相拒。屢戰不勝。全軍遂潰。魯王航海遁矣。浙東悉爲清有。上在延平。所恃惟仙霞関耳。芝龍督兵守之。知上意欲往江右。屢請車駕還福京。不報。芝龍怨望。竊懷異志。撤守関兵。退保安平。於是清兵進踰仙霞嶺。上遂幸江右。何騰蛟出兵奉迎。七月。車駕至韶州。聞清兵在閩関。俄奔汀州。八月。清將貝勒攻陷吉安撫州。鄭鴻逵鄭彩棄廣信退。上既抵順昌。聞清兵及劍津。倉皇騎而奔。從行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黄鳴俊等。止數

周清外史　卷之二十　十二　萬笈閣藏版

清兵擒帝聿鍵

人耳已而吾騶維縕散亡上將入贛州時霖雨連日御衣濕惡因留贛口一日炙衣清兵追至擒上及皇后并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害上及皇后

帝遇害

朱繼祚黃鳴俊不屈而死

繼祚鳴俊亦被殺是月清將博洛遣叛將韓固山李成棟等略泉汀韶漳四州鄭芝豹在泉州閉城固守然糧援乏絕兵遂潰芝豹走安平清兵進圍安平先是芝龍妻田川氏至自日本與其子成功等皆在安平及清兵來圍知芝龍有叛意田川氏歎曰吾遠至異域事既如此令惜一死何面目復

鄭芝龍妻日本平戶藩士田川某女也

見人耶登城樓自投河水死清兵見之吐舌曰婦女尚爾日本人之勇可知也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然已有叛降意竊通信於清招撫使清將博洛逆其意贈書招之芝龍大喜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弟芝豹等亦勸去守海島芝龍不聽遂降清清兵挾芝龍而北矣博洛又贈書招成功不從鄭鴻逵鄭彩等聞之率所部入海芝豹留安平府魯王航海抵舟山張肯堂從之舟山守將王斌卿拒不納轉至

鄭芝龍降清

魯王據南澳

朱成功舉義

廈門聞芝龍已降依據失所遂往南澳成功雖素列武班未嘗豫兵事意氣言貌猶儒生也既遭國難諫父不聽且痛母死非命慷慨激烈乃焚儒服謀起義兵所善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行收兵抵南澳與魯王會是月先帝及芝龍使者黃徵明復至日本長崎奉書請援兵日本尾紀水三藩皆欲出援兵偶聞福州已陷先帝殂落芝龍降清遂罷出兵徵明無所歸報乃逃入海島永明王由榔桂王之子神

成功乞援日本

宗孫也初封衡陽避寇亂於梧州會福京陷敗廣西巡撫瞿式耜與兩廣總督丁魁楚議立由榔監國兵部尚書呂大器等自閩至共勸進十月永明王由榔即位於肇慶府改元永曆以明年為元年叛將李成棟導清兵陷廣州擒周王益王遼王及宗室子弟二十餘人悉殺之遂寇肇慶上避之西峽永曆元年二月上如桂林清兵復來攻上避之武崗瞿式耜移檄楚蜀募勤王兵忠孝伯朱成功遥聞上即位改元提師歸自南澳抵彭浪嶼時鄭

帝由榔即位

叛將李成棟弑宗室子弟

彩及其弟聯等據厦門成功與之合略定沿海郡縣復與鄭鴻逵合攻海徵及泉州不克清兵既陷長沙及衡州進犯武崗上播遷入湧次柳州瞿式耜及督師何騰蛟等出師克全州是冬上還桂林以式耜爲大學士桂林將士不服二年春逼上及式耜上避變南寧式耜走漳水何騰蛟入諭將士乃和觧式耜還桂林視事上猶駐南寧式耜圖取全州迎駕是夏何騰蛟出師大戰全陽清兵敗走

（何騰蛟復全州）

死者無算騰蛟遂復全州叛將李成棟金聲桓等

（李成棟金声桓歸順）

請歸順上許之六月整駕還肇慶府魯王在南澳出師略定福寧州連復建寧漳浦等府縣温台響應兵勢頗張鄭鴻逵屯潮口朱成功率舟師屯潮海以禦清寇詔以鄭彩拜征虜大將軍封建國公督理軍務糧餉彩贈書日本復請援兵朱成功亦致書請助義舉並不報三年正月車駕在肇慶行

（何騰蛟戰死）

宮清兵入冦湘潭督師何騰蛟拒戰死之信豊南

（李成棟金声桓敗死）

昌相繼陷總兵李成棟金聲桓等皆敗死上悲悼築壇親祭之成功募兵於峒山督諸將攻漳浦叛

將王起鳳歸順進下雲霄屯分水關是秋詔封朱成功延平公清兵偵潮州守兵少攻陷之石榴守將鄭芝鵬以潮州失守孤城不可支遂棄守退於是福建悉爲清有四年正月車駕在肇慶聞南雄州不守上震恐戒舟西遷德慶遂如梧州是夏朱成功入潮州大敗清兵乃欲據金厦兩島既爲鄭彩鄭聯所踞成功失望逼併聯軍兵勢大盛海上軍皆屬成功見兵四万餘人彩畏其威焔棄島遁

（朱成功誅鄭聯）

南中成功責聯沈湎放恣不理事殺之遂領其衆

十月清兵自南雄進既陷韶州薄全州肇慶府將吏驚擾瞿式耜下令制呵不止式耜猶衣冠坐署中不爲動總督張同敞謂式耜曰事廹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已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敞當共之與式耜對飲全州

（張同敞死節）

遂陷清兵全入執式耜去同敞死之式耜至清軍

（瞿式耜死節）

以死自誓不復一言遂被殺上聞肇慶府陷沒復遷南寧大學士嚴起恒吏部尚書王化澄等從之五年正月車駕在南寧尋幸安隆朱成功將諸行

叛將馬得功襲厦門

鄭鴻逵復厦門

朱成功誅鄭芝莞

在接而謀事。率衆而南。留其族鄭芝莞守厦門。叛將張學聖黃澍等窺成功之南。急使馬得功襲厦門。鄭鴻逵自潮口赴援。未至。芝莞棄厦門退守。兵皆潰。得功取厦門。未數日。鴻逵至。圍得功。急得功度不免。誘鴻逵逸去。成功抵平海。聞變大驚。四月。還師至厦門。得功既逸。成功故舊曾櫻黃徵明等。在厦門皆死於難。成功大悔恨。按芝莞失律怠守備。罪斬之。諸將士震肅。兵勢復振。成功部將施琅。恃才倨傲。得罪成功。竄匿。成功謂琅。法必貽吾患。

成功大敗清兵

成功復海澂

魯王據舟山

清兵取舟山

張肯堂戰死

張名揚吳鍾巒死節

逮捕甚急。琅遂降清。後果爲鄭氏患矣。五月。成功攻南安。大敗清兵。十一月。與清將楊名高戰小營嶺。敗之。進攻漳浦及海澂。降清將楊世德陳尧策。赦文興等。先是魯王攻復舟山。據之。遣其將劉中藻湯芬等守福寧州。是歲清兵陷福寧州。中藻芬等皆戰沒。清兵遂逼舟山。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復航海。令張肯堂留守。肯堂力戰不利。自刎死。舟山乃陷。清兵進攻寧波。名振弟名揚及吳鍾巒等死之。名振奉魯王至厦門。依成功。成功奉待甚至。

崇禎、弘光毅宗及帝由松年号

朱成功取長泰

整頓其軍營。餘姚人朱之瑜以學術才略夙著名。崇禎弘光間。朝廷屢徵辟。授以顯官。之瑜固辭不拜。臺省皆言之瑜倨蹇無人臣禮。之瑜懼。逃海濱。此時從魯王在舟山。知事不可爲。與名振等俱遁。竊圖再舉。六年正月。車駕在安隆。成功已取海澂。進圍長泰。踰月未拔。會清將陳錦自浙來援。成功將甘輝迎擊敗之。成功攻長泰益急。守將王進知力不支。退保郡城。成功乃取長泰。漳州郡邑悉降。五月。成功使甘輝圍郡城。至七月不拔。成功自督

成功解郡城圍退

成功大敗清兵

清主招朱成功、不從

兵。築堤灌城。陳錦復來援。其奴殺錦。獻首成功以降。成功曰。僕戕主而赦之。天下無刑也。終斬其奴以徇。錦兵感激。多降成功。此時城中食盡。人相食。王進固守不下。至十月。死者七十餘万人。清將金固山帥大兵援王進。成功久頓堅城下。師老糧乏。遂解圍。退保海澂。七年正月。車駕在安隆。五月。清將金固山攻海澂。成功督叔父鴻逵部將甘輝等嬰城奮戰。殺敵四万人。固山辟易。宵遁。清主聞成功智勇不可當。乃欲招撫。拜其父鄭芝龍爲同安

侯作書諭成功及鄭鴻逵鄭芝豹成功不從八年正月車駕在安隆七月清主再令芝龍遺書諭成功又不從清主遂幽芝龍當是時成功兵勢益張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衣冠皆用朝廷之制其巳剃頭者雖夫卒農工悉蓄髮魯王在金門成功頗給贍之禮待甚重使其從將張名振等出師略定沿海郡邑成功在海徼及厦門每朝朝服北面遥拜帝座以此鼓動一時豪傑魯王後航海欲往略琉球遭風没於海魯王帝由崧之弟神宗孫也九年

清主幽鄭芝龍
朱成功抗節
魯王没於海

正月車駕在安隆五月成功遣其將洪旭陳六御攻復舟山降清守將令六御守舟山旭又招降清將台州馬信寧波張宏德取其二鎮六月成功攻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安七月致書日本請通好不報十年正月車駕在安隆先是降將孫可望以事怨望至是謀作亂降將李定國執可望家眷護蹕走雲南可望定國俱故張献忠黨將也可望懼誅謝罪上疏請自致力以償許之可望即募羅猓兵五万攻復辰州清敬謹親王尼堪巳取湘潭

朱成功復舟山
孫可望斬清將尼堪

進攻衡州李定國設伏佯走尼堪追擊陷伏而死清定遠大將軍庶子王濟度分大兵爲二攻朱成功於厦門鄭鴻逵於白沙並不利而引去十一年正月車駕在滇都先是鄭彩鄭芝豹皆降清謀解芝龍幽械清議政王貝勒疑有其異錮芝龍益嚴定西侯鄭鴻逵憂之至是春遂病卒十二年春車駕在滇都遣使齎詔進朱成功延平郡王甘輝拜崇明伯其他諸將進爵有差成功乃議大舉復南京七月部署諸將所向甲士十七万號八十万海

鄭鴻逵卒
詔拜朱成功延平郡王拜甘輝崇明伯
朱成功大举北征

陸北上攻取沿海州縣進次羊山舟師泊瀚州李定國募勤王兵十餘万奉車駕自永昌進會七星関失守叛者泄定國計王師連敗定國遁走車駕遂還永昌十三年五月定國復引兵進不利退七月朱成功破瓜州取鎮江直入金陵謁孝陵招撫士民俄爲清將梁化鳳所襲諸將多死之甘輝殿戰亦没於陣成功收兵還厦門初車駕在永昌從臣多叛至是上决意入緬緬人奉迎然茅廬竹垣從官皆草宿十四年正月車駕次緬甸五月清主

車駕北征
官軍敗退
朱成功復南京
孝陵明太祖之廟在金陵
朱成功軍敗而退甘輝戰没
車駕遷緬

朱成功大敗清軍

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發滿漢大兵伐朱成功於厦門成功以巨艦逆戰北人不諳水遂大敗死者二十八万人餘衆悉引去達素走福州自殺十五年正月車駕次緬甸西寧郡王李定國吏部尚書白文選上疏請還車駕還永昌上納之緬人不聽出兵遮路從官欲奪車駕去不果朱成功自金陵喪敗地蹙軍孤而車駕蒙塵聲問不通乃倣天祐故事奉持正朔將遷地謀恢復因議取臺灣據之臺灣距厦門五百里在南海中諸將憚其險遠

朱成功遷臺灣

緬人叛

清主勦殺鄭氏一族

吳三桂歸順

李定國卒

議不決成功銳意是歲三月遂遷臺灣五月緬酋弟莽猛白殺兄代立竊挾異志殺大學士馬吉翔等從官四十二人惟存上及官眷八月李定國起兵攻緬將迎駕不克清主聞朱成功據臺灣猶奉明正朔棄市鄭芝龍及芝豹彩等一族子弟在北京者殺無孑遺十一月前平西伯吳三桂率兵入緬甸諭緬人奪車駕南還皇太后王氏驚悸自經李定國數謀迎駕以兵少糧乏不果三桂及奪駕定國憤鬱致病而卒三桂既歸順奉上及皇太子

三桂復叛弑帝由榔及皇太子萬喜

萬喜據滇都十六年正月車駕在滇都三桂挾以倨傲長揖不拜上責三桂曰朕欲還北京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任之自是三桂不復入見令將士三千監護上及皇太子甚嚴恰如重圍上日夜悲歎將士察上意謀奪駕討三桂事覺三桂赫怒令人絞殺上及皇太子太子時年十二初丁魁楚瞿式耜之推戴上也皇太后王氏曰吾兒仁柔非撥亂才魁楚等固請太后許之然每清兵至上數出避式耜苦諫上不聽式耜蹉跌而死中

明亡

興之業終不成矣明自太祖至是二十世二百九十六年而亡

周清外史卷之二十一終

清一統圖

姓愛親覺羅　其先女真部人

肇祖—興祖—景祖—顯祖—太祖—太宗—世祖

清

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弟）—文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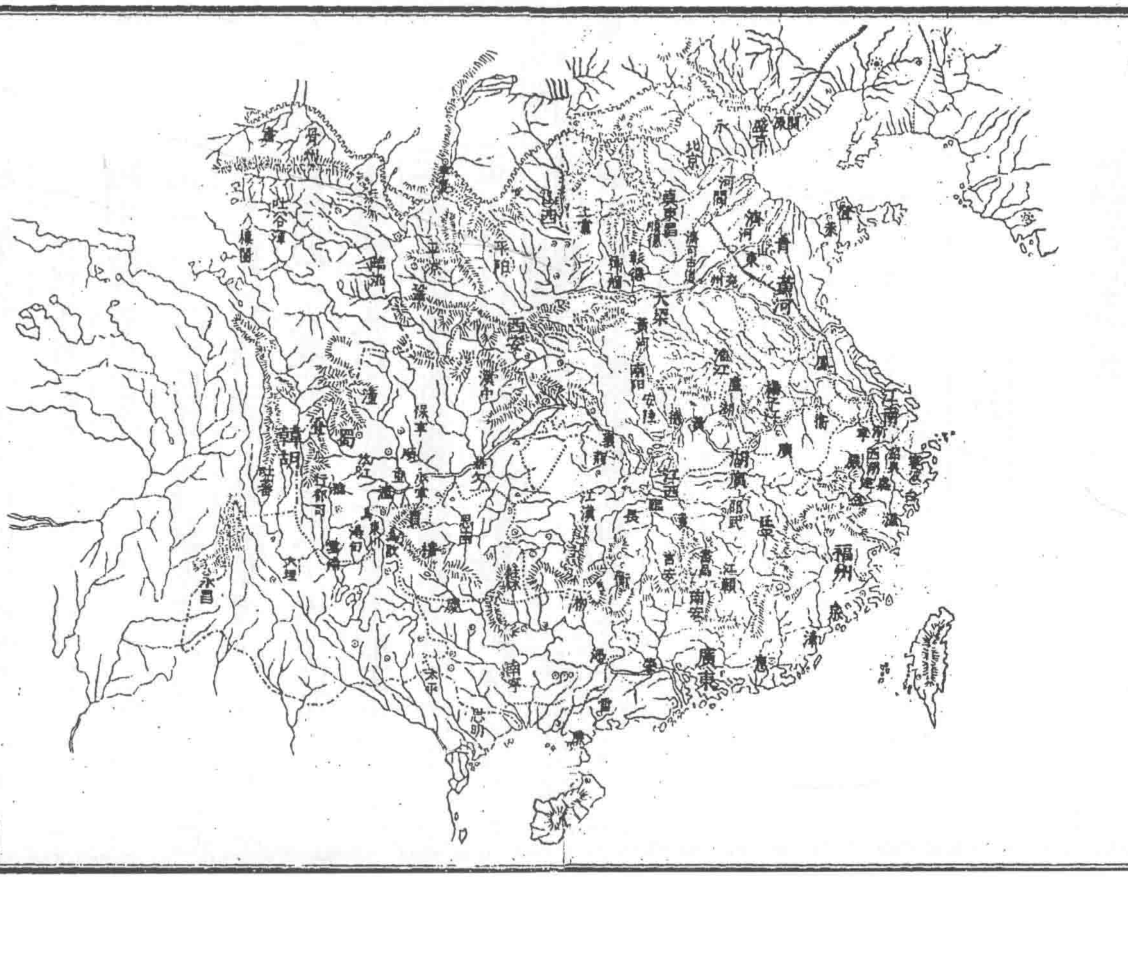
穆宗

文宗弟　今上帝載湉

僭國

周　吳三桂

天德　洪秀全



周清外史卷之二十二

日本　馬杉繫文芭　著

男　馬杉慥夊虎　校

清

愛親覺羅氏正記

清之先發祥於長白山

東華錄載有天女浴於布爾里湖神鵲銜朱果至天女呑之遂產一男体貌奇異及長母命之曰天生汝以清定亂國其以愛親覺羅爲姓布庫里雍順爲名言畢凌空去

肇祖

興祖

景祖

顯祖

清之先姓愛親覺羅名布庫里雍順女真部人也。當遼金時發祥於長白山而生於布庫里山下。因名爲布庫里山在長白山之東長白山上有潭曰闥門流入布庫里山下之布爾里湖是爲鴨綠混同愛滹三江源布庫里爲人勇偉土民見其非常人推尊爲酋長布庫里乃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俄朶里城子孫稱其地曰滿州其數世曰都督孟特穆是爲肇祖肇祖生充善褚宴二子充善生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都督福滿是爲興祖興祖有六子長曰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覺昌安次包朗阿次寶實覺昌安居黒圖阿喇是爲景祖景祖有五子其第四子曰塔克世是爲顯祖顯祖當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生長子努爾哈赤努

太祖

太宗

世祖

呉三桂殺明遺孽

世祖崩

聖祖立

爾哈赤有雄才用兵如神討平諸部落併國十六復居長白山東之俄朶里城女真韃靼等諸部來歸勢日强大是爲太祖太祖始稱帝於滿州長子皇太極嗣位是爲太宗國號清以表清定天下之意長子福臨嗣位是爲世祖順治元年明主毅宗爲賊李自成所敗自盡世祖遣兵討自成敗之遂南遷定都於燕京中國悉歸附因下剃頭之令其犯之者有死無宥會聞明宗室稱帝於江南遣諸將兵赴伐連戰皆克明主由榔入緬甸其將李定國白文選等竄孟艮木邦鄭成功及其子經等竄臺灣及厦門世祖乃下命悉班師平西王呉三桂貪兵權欲必俘由榔爲功十七年冬三桂入緬俘降迎由榔遷之滇都十八年春遂併其妃及世子万喜悉殺之明餘孽乃滅是時世祖疾病立第三子玄曄爲皇太子尋崩皇太子玄曄即位於燕京生甫八年矣改元曰康熙詔定一世一元之制以明年爲元年大臣索尼蘓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奉遺詔賛理政務明遺臣鄭成功有二子長曰經。

厦門島名

鄭成功卒於臺灣

次曰襲。成功之遷臺灣也。留經及族人鄭泰等守厦門。自帥次子襲及諸將。擊走荷蘭人。路臺灣者。協同土人。嚴守備。一年而全臺悉爲鄭氏之有。長子鄭經居厦門。頗耽聲色。成功治家嚴正。聞經荒縱。大怒。遣使諭鄭泰殺經。未果。是歳五月。成功以病死。年三十九。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贈書經招諭。不從。帥其將洪旭周全斌陳永華等衆一万五千。遷臺。臺將黃昭蕭拱宸奉襲拒經。臺之諸部兵持兩端。全斌等力戰。經射殪黃昭。餘衆慴服。

金門島名

清軍取金厦二島

經遂入臺。襲成功後。命翁天祐守厦門。猶奉明正朔。用永曆年號。初黃昭之拒經也。鄭泰實與其謀。經爲不之知。置酒金門。邀泰。縊殺之。於是泰子弟屬黨悉來歸。上乃鋭意欲滅經等鄭氏遺黨。康熙二年十月。遣諸將攻金厦二嶋。鄭經將周全斌力拒善戰。諸軍不敢前。提督馬得功先進。爲全斌所射死。既而靖南王耿繼茂督諸軍掩擊。全斌不能支。棄金厦二嶋。走保銅山。繼茂遂取二嶋。降鄭氏兵一万八千。及其將黃廷周全斌林順等。鄭經據

明遺臣張煌言死節

臺灣。令其將陳永華。馮錫範爲政。頗雜儒雅。與民休息。無復西顧意。上亦不敢討之。明遺臣張煌言。背奉明宗室魯王。周旋海上二十餘年矣。知志不成。散遣部曲。入普陀山爲僧。閩浙總督趙廷臣遣兵擒之。煌言賦詩見志。廷臣重其義。欲降之。不從。且曰。予窮海孤臣。豈至今日而改節耶。辭氣慷慨。不屈而死。十二年秋。平南王尚可喜。撤藩歸老。平西王呉三桂聞之。内不自安。上疏請撤藩以探朝旨。廷議允之。三桂意冀朝廷慰留。及命下愕然。先

呉三桂反

是三桂奉命蕩平滇緬。以功鎭雲南。漸懷異志。招致勇豪。講習陳法。廣通貨財。完修軍用。於是士馬精強。府庫殷富。士民翕然歸附。強藩雄鎭。咸蒙籠絡。久之異圖差露。然以其有功。朝廷不欲顯正罪。至是命移鎭關東。三桂反謀益急。而患師無名。稱拜別故君陵。服明衣冠。帥部下。祭故明主永曆帝由榔冢。慟哭謝罪。以動人心。托事故幾行期。遂殺朝使及巡撫朱國治。據雲南反。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用明之制。貴州

廵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等應之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拒守爲賊所殺事聞京師詔削三桂官爵賜三桂子應熊等在京師者死京民楊起隆者自称朱三太子聚黨圖火都城復燕京事覺起隆逃走餘黨伏誅以此京師騷然呉三桂既諭廣西鎮守孫延齡柳州提督馬雄等遂殺廵撫馬雄鎮陥廣西十三年春三桂傳檄四方號召遠近靖南王耿精忠起兵於福建應之執福建總督范承謨殺建寧同知喻三畏勢日盛精忠

耿精忠起兵應三桂

故靖南王耿繼茂之子也三月精忠遣兵踰仙霞嶺破金華衢嚴徽等州時天下漸無事士民忘戰故精忠兵所向皆克七建悉降賊上遣和碩康親王傑書及平南將軍賴增等帥大兵征福建浙江鄭經在臺灣聞明遺臣舉兵亦移檄四方圖其恢復四月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於精忠精忠移軍饒平諭海澂總兵趙得功會於師得功不從遂降鄭經當此時耿精忠既陥全閩分兵四出寇掠遣使於臺灣請以戮力鄭經許之五月以陳永華

七建、福建建寧建昌之類、其地皆隷福州

明遺臣鄭經復出師

爲留守總制自率諸將渡海而西自經入臺安逸日久甲兵鈍敝舟亦不多精忠聞之失望乃謂不如塞經而獨進於是鄭經憤怨遣其將馮錫範攻取同安降守將張學堯又遣别將劉國軒何祐等攻陥海澂近邑進向彰州前平南王尚可喜以十餘万人迎擊大戰於鱟母山下何祐挺進射殪可喜驍將數人可喜軍亂劉國軒乘機奮戰遂大敗可喜斬首二万級兵勢大振進圍彰州守將黃芳度盡力防戰經兵勇悍攻圍甚急芳度不能支自

投井而死彰城乃陥鄭氏捷聞徧於全閩耿精忠大驚復與鄭經和圖俱進取六月泉州提督王藩錫以城降於鄭經經乃入泉州呉三桂既陥四川諸州遣其將龔應麟等攻湖南朝議命安親王岳樂將滿漢步騎十五万赴討三桂聞之自督衆三万向禮州驅土司苗猓助軍鋒以呉應麟爲前軍據岳州造陥坑結鹿角以拒歩騎伐木列湖峽拒舟師官軍雲集荊襄敢進者皆攖賊鋒安親王忠之遣安西將軍瓦爾喀將軍莫洛分兵赴蜀以蹤

官軍伐呉三桂不利

三桂軍後賊將王屏藩諜知之以輕兵斷官軍糧路又刼糧舟於略陽瓦爾喀莫洛糧絶兵多潰散陜西總督王輔臣素挾異志遂喉其衆二千攻殺莫洛於寧羌降於三桂三桂急給輔臣犒軍銀二十万令王屏藩呉之茂出隴西援輔臣將瓦爾喀屯漢中以糧盡兵散且賊兵奄至度力不支棄漢中而退於是土寇羌番亦蜂起所在應賊賊勢甚

官軍伐閩賊不利

熾和碩康親王軍浙江與閩賊相持踰月七月康親王遣諸軍圍閩將劉進忠於潮州閩帥耿精忠

閩賊内爭

不能救進忠窘迫送欵鄭經求援鄭經據泉州遣其將金漢臣率舟師赴援官兵擊敗之攻潮州益急進忠力拒踰月精忠聞經納進忠欵奮怒遣王進等攻經於泉州經將劉國軒許曜等迎戰敗王進於塗嶺三桂聞而大驚謂強敵在前内互相攻非計也遣其臣周文驥和觧耿鄭兩氏不聽鄭經遣諸將攻漳浦降精忠將劉炎併兵援潮州大敗官軍於黃岡潮州圍始觧精忠益怒自督兵大戰於興化互有殺傷三桂屢遣使和觧兩氏遂從之

閩賊罷内爭

觧鬨罷内爭先是閩賊攻衢州浙江總督李之芳擊敗之屯兵守衢州耿精忠使其將馬九玉據九龍山與之芳晝江相持官軍不得進至是耿鄭内爭既觧呉三桂建策言鄭經守閩浙及湖南耿精忠進攻南京三桂自督陜西隴右兵攻北京議乃

賊呉三桂耿精忠攻南北兩京不克

决是冬精忠督兵敗官軍於蔣山進逼南京康親王督戰却之三桂前軍王輔臣等向北京大戰於平陽亦敗而退十四年夏平南王尚可喜將兵十餘万攻潮州鄭經將劉國軒何祐劉進忠等拒戰

尚可喜敗走廣東

何祐先諸軍而進國軒繼之官軍大敗可喜拔軍而走康親王患之是秋遣諸將攻復處州賊守將曾養性走温州據城固守官軍追躡攻温州久之不能下平南王尚可喜有二子長曰之信次曰之孝之信爲討寇將軍之孝超拜平南大將軍之信意不平時叛者四起廣東十郡失其四而可喜及之孝喪敗自潮州走投之信軍時之信守廣東東西受敵力殆不支呉三桂度之遣使授之信招討

叛將尚之信弑其父可喜

大將軍之信大喜遂降於三桂執可喜幽之可喜

官軍襲九龍山敗賊馬九玉

憂憤而卒。十五年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韶州、碣石。三月，鄭經遣劉國軒等帥兵十万向廣東，降守將苗之秀、守相張國勛，進陷惠州，駐兵鎮焉。是秋，康親王至衢州，遣兵乘夜襲九龍山。賊守將馬九玉出戰，我兵以火砲擊敗之，殺賊無算，進焚九玉營壘。九玉僅以身逃。官軍進抵仙霞嶺，守兵開關降。賊將白顯中據守崇安關，爲八閩九江聲援。康親王遣使諭降。顯中副將范時榮、王鎬等，顯中孤立不能戰，亦降於官軍。耿精忠所恃九玉、顯中及

閩賊耿精忠歸順

范承謨死節

曾養性三將耳，而九玉遁走，顯中歸順，養性所守郡縣亦已歸順，而其將多屬鄭經。至是，興化守將馬成龍、邵武守相楊德等亦叛精忠，舉所部城邑屬鄭經，於是精忠故地盡入鄭氏。精忠憂憤，復與鄭氏交惡。康親王度精忠力漸衰，壓壘而陣，招諭令降。精忠知勢既去，遂歸順。浙江總督范承謨爲精忠所執既三歲矣。官軍之入仙霞、崇安二關也，精忠令人殺之。承謨知不免，整衣冠北向再拜，自縊死。上聞精忠已降，令康親王進討鄭經，以精忠

陝賊王輔臣歸順

爲前鋒。先是，三桂兵與王輔臣合犯秦隴，定遠大將軍土圖海、陝西總督張勇等督諸軍破之，平涼進奪虎山墩，以火炮俯彈輔臣營。輔臣畏懼，遂降。三桂兵亦爲張勇所敗，遁還漢中。安親王久攻江西，勝敗相當，與三桂分兵七万守岳州，拒江北之師，又分七万據長沙，拒江西之師，自督餘衆西向

安親王攻長沙不克而退

秦隴。安親王度萍城兵寡，襲敗之，進攻長沙。三桂聞急，班師援之，結營城外，列象陣拒守。安親王遣將軍勒爾錦及尚善等破公安及君山賊，於是下

賊高大節敗簡親王陷吉安

游賊望風潰，而諸軍遷延不進。未幾，賊舟師從上流奄至。勒爾錦、尚善等引還江湖之險，復爲賊所據。三桂乃遣其將高大節陷吉安，以斷安親王後路。大節驍果善戰，每以少敗衆。簡親王喇布及將軍希爾根在吉安，遣兵五万守螺子山，大節督精銳百騎突戰，敗之。簡親王、希爾根等震駭，棄吉安走。安親王攻長沙，連戰不利，聞賊軍塞後路，亦收兵退。吉安，江西之要衝也。上聞簡親王、希爾根等怯懦失守，詔召還之，責其罪。康親王既復福建，進

康親王敗賊趙得勝復興化
六部　礼部吏部兵部刑部戶部工部

攻烏龍江。鄭經設伏於其近山。以挑戰。諸將狃勝輕進。陷伏大敗。死者無算。福省。閩安復降於鄭經。康親王激怒。遣兵三万攻興化。鄭經將趙得勝。何佑力拒不下。康親王縱反間。佑輒疑得勝。十六年正月。官軍遂敗得勝。斬之。而佑不相援。引兵遁泉州。官軍乃取興化。初鄭成功置吏。僭擬六部。皆得其人。及經之時。新任不得其人。乘軍旅殷繁。收斂過刻。以富私家。於是糧運不給。兵士内亂。逃散。遂不能軍。且耿精忠以詭計離間經諸將。汀州興化

賊鄭經遁還厦門
尚之信歸順

守將皆蒙嫌自殺。二月。泉漳二州並陷沒。惠潮二州亦擾亂。經遁還厦門。康親王遣使招諭經。不從。劉國軒亦以惠州不支。棄還厦門。於是鄭兵一時皆潰。叛將劉炎。劉進忠。降於官軍。先是叛將尚之信屬呉三桂。又通好鄭經。已而自悔其非。剃頭歸順。上念其父可喜功勞。寛之信罪。命討賊三桂。怒。遣其將馬寶攻之信於韶城。自七月至九月。不能下。會將軍額楚援至。與城兵夾擊。馬寶敗退。之信乃出師。克復瓊高雷廉州。廣東略定。而鄭兵鮮散。

呉三桂称帝置百官
鄭賊復寇海澂

官軍無復東顧之患。乃專力湖南。三桂既失陝閩粤三大援。江西諸城亦皆降於安親王。三桂驍將高大節守吉安。爲韓大任所構陷。怏怏而死。吉安遂陷。以此三桂疆宇日蹙。勢聲益孤。時三桂年六十餘。乃欲竊帝號自娛。其下亦皆勸進。十七年春。遂僭位。改元昭武。國號周。自長沙徙衡州。改爲定天府。僞置百官。號召遠近。是夏鄭經遣劉國軒。與淑等率舟師入鎮門。壁碧湖。總督郎廷相。合漳泉福潮州兵攻之。大戰於赤嶺。不克而退。國軒進圍

賊呉三桂死其孫世璠據滇南僭位

海澂。諸將按兵不赴援。海澂食盡城陷。提督段應舉自經死。國軒軍威益熾。遂取長泰同安。乘勢逼泉州。平南將軍賴塔等。水陸諸將。剋期援泉州。鄭經命其將陳諒禦水軍於海山。國軒帥二十八鎮兵還漳州。築十九寨據之。此時呉三桂既失湖南。退據成都。八月。三桂死於成都。其孫世璠據滇南。僭位。初三桂之反。其子應熊在京師。三桂使人召之。不從。遂賜自盡死。有二子。曰世璠世琮。逃在三桂軍。至是世璠嗣立。上怒諸軍曠日持久。下親征

磔滇賊馬寶

令時滇賊馬寶悉銳攻永興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戰死統領碩岱嬰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按兵不救上益怒將自出督諸軍聞三桂既死乃止命大將軍多羅貝勒大將軍公圖海分路入雲南討吳世璠等餘賊雲南大震初三桂女壻胡國柱恃勢奢侈及三桂死謀速歸順馬寶聞之遽棄永興軍還成都諫止國柱不聽馬寶以此怏怏不樂至是公圖海縱反間令世璠疑馬寶且啗寶以利寶乃降上命磔之燕

耿精忠復叛伏誅

市九月閩浙諸將入漳州劉國軒帥二十一鎮兵大戰於龍虎山總兵耿精忠仇鄭氏乃親督兵奮進期必獲國軒將軍賴塔麾兵繼之破國軒十六營斬俘頗多國軒遂拔軍遁無幾耿精忠復謀叛俘至燕京磔於市是時滇南賊將吳世琮陷桂林將軍莽依圖敗還梧州世琮世璠之弟也十八年春安親王既復岳州及長沙進入衡州克復永辰沅三州分諸將三路向滇州大將軍賴塔自南寧進提督王進寶自漢中進破賊於保寧斬其將王

官軍克復廣西

屏藩擒吳之茂提督趙良進自陽平進復成都初莽依圖桂林之敗賊衆追躡圍梧州將軍傅宏烈在梧州豫知賊來攻出兵伏要地賊不之察傅宏烈乃與莽依圖兵三面夾擊賊大敗走桂林莽依圖傳宏烈長驅復桂林賊將吳世琮圍提督馬承蔭於南寧莽依圖倍道赴援大敗賊禽斬殆盡世琮負傷遁於是廣西盡復十九年春水師提督萬正色福建總督姚啓聖等帥大兵攻金厦二嶋先是鄭經將劉國軒吳淑等攻陷海澂殺總督黃芳

臺賊鄭經死其子克塽嗣立

世以下都統提督等將吏數十人奪兵三万馬一万進圍漳州爲姚啓聖所敗遁還臺灣至是啓聖與万正色等督舟師並進鄭經將林陞陳諒江勝朱天貴等拒戰陞兵先潰天貴乞降鄭經知勢不支帥餘衆遁入臺灣官軍遂覆滅金厦二嶋二十年春鄭經死於臺灣經爲人仁厚頗得士民心自承成功之後至是十九年猶奉明正朔不敢易衣冠長子克壓實非經子及經死諸弟揚言克壓非吾骨肉也遂使人殺之次子克塽爲嗣年尚幼劉

國軒。馮錫範輔其家政。安親王既併湖南諸軍。自平越進逼貴陽。賊帥吳世璠奔雲南。官軍遡戰復

賴塔攻滇城

貴州。大將軍賴塔自廣西進。亦屢敗賊。會安親王師入雲南。世璠使其將郭壯圖率步騎數万。列象陣迎戰。賴塔自督兵攻擊。五却五進。衆殊死戰。象忽反走踐其陣。賴塔縱勁騎乘之。賊大敗。死者無算。賊餘衆嬰滇城死守。官軍築長圍數十里。賊負

趙良棟破滇城

固抗拒。數月不下。是冬。四川提督趙良棟帥所部來會。直進踰城濠。叱咤麾兵急攻。諸軍繼之。此時。

滇賊吳世璠伏誅

城中食盡援絕。偶守門賊舉火內應。世璠度不免。勸其母令自縊。手殺妻子。遂自盡。郭壯圖殉之。城乃陷。賊將吏皆就擒。大將軍賴塔。獻世璠首及賊

西南平

俘於京師。碎故三桂骸骨。雲貴川湖悉平。詔班師。水師提督施琅。本鄭成功黨將也。得罪成功奔竄

施琅献取臺策

遂歸順。以故長於水軍。聞西南既平。乃奏言。澎湖不破。則臺灣不可取。澎湖破。則臺灣不攻而自陷。鄭家成擒必矣。奏入。朝議從之。施琅乃治水軍於平海。臺將劉國軒貪其主幼。握權立巳。威殺戮無

施琅攻臺灣

法。臺人不自安。施琅以為取臺之機。至二十二年夏。帥戰艦三百。水師二万。發銅山。國軒聞警。督精兵二万餘。守澎湖諸嶼。林陞等數將以兵二万守雞籠嶼。各築砲臺。列巨砲。連亘三十餘里。而大艦輕舸星羅碁布以備。施琅進軍於澎湖。令總兵藍理突戰。會南潮正漲。前鋒數船分散。國軒乘之。殺傷過當。理傷砲而退。琅見前軍急。帥數艦赴援。亦傷。爲明日。琅分諸艦爲八隊。圍雞籠牛心二嶼。國軒帥五十艦赴援。火箭噴筒如雨。海水爲湧。官兵

蒙傷者頗衆。而意氣不屈。裹創疾戰。自辰至中。戰勢益劇。煙焰怒張。海天皆黒。諸艦合擊亂闘。彼我不辨。臺將林陞。丘輝。江勝。陳起明。吳潛。王隆等。死之。官兵進取雞籠嶼。奪戰艦二百餘艘。賊衆多降。國軒知勢不敵。駕走舸遁去。澎湖乃破。於是臺人無固志。居數日。施琅整諸艦逼鹿耳門。潮淺不得

明遺族朱術桂死節

進。明遺族寧靖王朱術桂。神宗曾孫也。逃在臺二十餘年矣。至是知事既去。嘆曰。嗚乎天也。予明室宗族。義不可辱。具衣冠拜天地祖宗。畢而與鄭克

鄭克塽歸順

先王指延平王鄭成功

施琅取臺灣

塽訣飲乃曰予間關措身於海陬者蓋爲之也出王印於懷以授克塽然後從容自盡劉國軒馮錫範等知命已窮奉克塽爲歸降計施琅泊鹿耳門十餘日南潮始至臺將皆驚曰我先王得臺鹿耳門潮漲今失臺復然豈非天耶且先王嘗曰後爲鄭氏之患者施琅也今果然七月國軒等遂遣使告降施琅納之八月琅入臺受降鄭克塽承經之後僅二年猶奉明正朔是時年十五自成功始起兵至是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正朔衣冠盡於天壤

施琅祭鄭氏廟

封鄭克塽漢軍公

之間施琅乃具牲幣祭成功廟因告曰琅昔起於延平卒伍於公有魚水之遇中間微嫌懼禍及骸骨事至乖離今既讐歃情猶君臣然一旦蒙清廷威靈何得兩全語畢泣下乃上疏請優待克塽及其將吏而後送之京師上以施琅本鄭氏之臣而樹功於朝廷特納其所請詔授克塽漢軍公以錫範爲漢軍伯國軒爲天津總兵其他將吏拜官賜秩者百五十八人無復一人受罪者上嘗語左右曰鄭氏一家明室忠臣而非吾亂臣賊子也聞者

三邉東南西也

親祭聖廟

湯斌禁淫祠妖巫

莫不感歎爲後十餘年特詔令成功及其子經喪歸葬南安南安鄭氏舊里也三邉既乂安上乃巡幸四方親祀禹王周公孔子廟始行三跪九叩頭之禮御書万世師表四大字勒石建孔子廟前又詔蠲江南賦稅二百二十餘万於是天下翕然向化先是呉中風俗佻巧每作淫詞艶曲壞人心術而婦女有遊冶之風少年無賴輕生好鬬加之淫祠妖巫爲怪誕說眩惑愚民牢不可破江寧巡撫湯斌素行謹恪方正乃嚴加訓誡數年之間風俗

車駕親征敗噶爾丹

一變上聞之嘉賞詔毀淫祠懲妖巫建碑嚴禁於是教化大行州郡競興學校民皆務實學二十七年秋蒙古部噶爾丹入寇車駕親征裕親王福善恭親王常寗皇子允禔以下諸將從軍大敗噶爾丹會上不豫詔班師三十年春噶爾丹遣使來謝罪乞降上察其狡詐難測發兵益備四月親巡邉受喀爾喀可汗入朝既而噶爾丹背約侵喀爾喀之地朝議遣使諭解之噶爾丹不奉命遂害我使臣誘同蒙古諸部復入寇三十五年春車駕親征

大將軍費揚古。將軍孫思克等。大敗噶兵於昭莫多。斬俘甚衆。遂殺噶爾丹妃可敦。可敦驍勇。每騎異獸似駝者。執弓矢奮戰。鋭兵多屬之。至是中砲而斃。噶爾丹僅從數十騎遁。上親選銘勒功察罕拖諾山上。巡幸邊塞。經理軍務。至秋凱旋京師。初噶爾丹之叛中國也。連年入寇。往往失利。精鋭多喪亡。驢駝牛羊皆盡。至是蒙古諸部離叛。噶爾丹走俄羅斯。不納。進退遂失據。從者僅千人。皆老羸不可用。上聞之。乃欲討滅以絶後患。三十六年春。

車駕三征朔漢悉平

車駕復親征。自寧夏進軍。噶爾丹窮蹙不知所出。遂仰藥死。由是阿爾泰山以東皆入中國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車駕三征。朔漢悉平。四十四年冬。俄羅斯遣使來請貿易。不許。先是俄使來議定黒龍江之經界。詔遣大臣索額圖。抵黒龍。勒會議七條於石。建江之西岸。既而俄使復來進貢。上

却俄羅斯進貢

曰聞俄羅斯人材頗健。然從古未通中國。且其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又行十二三日至吐魯蕃。吐魯蕃有五種部落。過吐魯蕃。即俄羅斯之境。其國土二万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因此反生事。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遂謝絶俄使進貢。六十一年冬。上不豫。十一月。大漸。召諸皇子及理藩院尚書隆科。曰第四子胤禛酷肖朕。必克承大統。是日崩。

聖祖崩

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九。謚聖祖皇帝。帝性仁明儉勤。嘗諭講官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毎好大喜

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虚耗天氣。上下訐囂。民生日蹙。深爲可鑒。又曰。有治人。有治法。但真能任事。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亦何用。又曰。督撫大吏辨事。須存大體。不可刻意苛求。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爲治天下之道。以寛爲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之人。安得全無過失。又嘗命學士修明史。乃諭曰。朕觀明洪武永樂之事。遠邁前王。我朝廷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凌君等事。但末年壞宦官耳。顧元人議

督撫總督巡撫

宋明人復譏元。固無謂也。朕不必譏前朝亡國之人。惟當從公論耳。又嘗命學士著作大清會典、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淵鑑類函等書。其好學用心於治道如此。第四皇子胤禎性純孝。本於至誠。宏才夙成。幼躭書史。立就万言。旁妙書法。稍長籌度事理。評隲人材。照著如神。初封和碩雍親王。至是奉

世宗立

遺詔。即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爲雍正元年。封明裔真定知府朱之璉爲一等侯。世襲。又遣使祭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先是青海部酋羅木藏丹津

青海部酋反

反。誘降諸部落。自號達賴渾台吉。發兵擊不從已者。遂犯西寧。大將軍年羹堯率兵赴討。時厄魯特圍鎮海堡。都統武格擊走之。既而羅木藏丹津圍新城堡。殺守備李國強。肆行虜掠。羹堯遣總兵黃喜林破之。賊虜遂引去。二年春。青海兵復寇西寧。

岳鍾琪破青海

詔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參贊大臣。率兵勦撫。鍾琪自松潘赴西寧。沿途五千餘里。烽烟嚴明。旗鼓肅整。以進青海賊虜爲奪氣。退伏於華里山。以誘致鍾琪。使人搜之。伏果起。而無所獲。狼狽失據。鍾琪乘機縱兵三千急攻。斬虜万餘人。奪三嶺十七寨。大將軍年羹堯傳令曰。宜領馬步万七千。以四月草生時。進擣青海。鍾琪曰。聞青海有虜十万。以万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若待草生時。賊散兵誘我。則四面受敵。非計也。願假精兵五千。速行。羹堯飛章奏之。上以爲壯。詔授鍾琪奮威將軍。鍾琪即出塞抵略喇烏蘇。斬虜千餘人。尾追一夜。又禽虜二百餘人。乘勝進路。見走畜。曰。此有虜也。蓐食疾馳。果獲虜百餘人。皆青海偵兵也。又行數百里。渡

哈達河。擊破虜營。斬千餘人。降虜爲言。青海羅酋率數万人。駐烏蘭木呼兒。距此百六十里。鍾琪乃拔營夜馳。黎明而至。虜尚卧。馬未銜勒。驚而皆走。羅木藏丹津。衣婦衣。騎駝遁。鍾琪自追之三百里。至桑駱海。紅柳蔽天。彌望渺漠無極。遂班師。是役也。鍾琪僅以五千人。深入往返。未兩月。禽台吉十五人。斬虜八万人。俘男女數万口。獲軍器駝馬甲帳無算。飛報聞京師。上大喜。詔大赦天下。賜鍾琪三等公。世襲。又賜金扇書御製詩。仍命率二万人

岳鍾琪宋將岳飛之後

征青海餘孽。莊浪虜據石堡城。鍾琪聲東擊西。夜遣死士。攀蘿冒險出其背。禽斬五千人。青海悉平。奏改莊浪爲定番縣。鍾琪。宋將岳飛之裔也。大將軍年羹堯之征青海。其計皆出於岳鍾琪。而羹堯奪功。恃勢橫恣。且矯旨殺戮鹵掠頗多。諸大臣劾奏其罪。供狀昭著。三年春。命羹堯自裁。誅其弟富。

年羹堯有罪伏誅

先是皇太弟允禟引皇兄弟允禔允䄉允禵爲黨。糾合術士兇徒。陰謀簒奪。至是事覺。並削宗籍幽之。八年。烏雄蠻祿萬福反。陷滇城。屠兵民。煽動東

烏雄蠻反

川鎮雄及四川蠻。雲南總督鄂爾泰。以總兵哈元生。參將韓勳爲前鋒。連戰數月。祿萬福敗竄東川。鄂爾泰遣部將徐有貞。攻擊擒之。雲南乃平。先是準噶爾反。以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西北分路赴征。上親行授鉞禮。觀大軍啓行。是日大雨如注。旌纛皆濕。識者以爲不祥。傅爾丹進城科布多。九年四月。噶爾丹策零以三万犯科布多。先遣諜。佯爲官兵所獲。乃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前隊千餘駝馬二万。在博克托嶺。距三

傅爾丹伐噶爾丹敗績

日程。傅爾丹信之。副都統定壽固諫。不從。爾丹自帥万餘人。赴擊。虜設伏誘之。爾丹不察。麾兵進戰。前鋒四千。陷伏大敗。爾丹以後軍赴援。虜已破前軍。乘高突衝。爾丹亦大敗。副將軍巴賽查納弼等。死之。官兵得還者二千人。餘衆悉爲虜所斬獲。是秋。小策零以精騎六千入寇。大策零擁二万人。縱之。群王額附策凌。迎擊於鄂登楚勒河。大敗之。斬驍將喀喇巴圖魯。大將軍岳鍾琪。亦擊烏魯木齊。進渡阿察河。斬馘無算。虜大敗遁去。已而策零大

額附策凌破噶爾丹

舉復入寇。破額附策凌前軍。策凌聞之。帥後軍間道馳援。烈戰兩日。遂大敗虜軍。追至燕然山南麓。虜失走路。策凌薄險急擊之。呼聲震大漠。斬溺無算。河水爲赤。策零突圍。僅以身遁。十年春。虜復入寇。犯烏孫珠爾。傅爾丹迎戰。破其前隊。已而虜兵大至。爾丹大敗。委棄輜重器械及死傷而走。副將王丹津収敗卒。連戰破虜軍。戍北路。事聞京師。詔責傅爾丹罪。褫公爵。以大學士兵部尚書鄂爾泰爲軍機大臣。賜金甲上方劍。出巡塞外。爾泰至阿

詔褫傅爾丹爵

爾蕤上疏言未可遽滅西虜宜屯田以戍邊奏可

定噶爾丹喀爾喀境界

詔罷諸軍十二年噶爾丹策零遣使來請和欲得阿爾泰山故地不許使命往返遂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西約乃定十三年八月上崩謚世宗憲皇帝皇太

世宗崩

子弘曆即位世宗第四子也以明年爲乾隆元年

高宗立

大學士鄂爾泰奉先帝遺詔同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張廷玉總理事務先是黔州蠻

黔苗反

苗作亂揚威將軍哈元生討平之已而貴州蠻苗

又作亂湖廣總督張廣泗討平之然西南蠻梟雄動輙反亂朝廷以爲患十二年金川土司莎羅奔

川苗反

反命雲貴總督張廣泗討之廣泗按兵阻險不進十三年春莎羅奔大舉來襲諸將多失律官軍大敗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等死之上命大學士訥親視師又起前將軍岳鍾琪赴軍訥親銳意擊賊限以三日而將士不和遂爲賊所敗參將買國良總兵任舉死之軍皆潰詔責鍾琪鍾琪奏張廣泗信降蠻生變訥親亦劾廣泗老師詔逮廣泗至京廣泗抗辯不屈上怒令斬之命大學士傅恒代訥親訥親覆奏呶呶万言以辯之而無一要領上又怒

岳鍾琪破金川蠻苗

賜死四月岳鍾琪督四路兵逼賊寨潛以銳卒出賊後襲其不意夾擊大破之拔其十寨斬殺無算又佯爲運糧狀誘賊賊果來刼遇伏敗死無算賊素畏鍾琪及聞鍾琪赴軍不信曰岳爺死已久矣

岳爺指岳鍾琪宋人呼岳飛曰岳爺今復用其稱呼

至是始知鍾琪果來大懼十四年春經略大學士傅恒至軍誅姦將阿扣王秋等賊益懼欲降恐降而見誅負固未決岳鍾琪嘗督川陝時勘金川爭

界事甚公且奏給莎酋印信莎羅奔甚德之鍾琪乃解兵甲被衣冠入苗巢從騎僅十三人傳呼直入群苗迎之鍾琪目酋長掀髯笑曰爾等認我否耶衆驚曰是岳爺也皆伏地羅拜爭先導入莎酋手進茶湯鍾琪飲之無敢沮色群苗服其雄決鍾琪因宣布朝廷威德諭以不殺之意群苗感泣椎牛進酒鍾琪留宿帳中安卧大鼾如雷以示勇威明日莎羅奔出降官軍金川始平初金川兵起上

岳鍾琪降川苗

憂之日夜勤方略軍書積前幾万卷雖深夜必達

宋岳飛諡武穆

岳鍾琪武而有文不慚祖先

漢北復亂

覽。以大學士陳大受充軍機大臣。日奏對。凡樞密重事。皆與爲。上亦深任之。及捷聞至。召大受曰。鍾琪所策果出於吾意中。因詔陞鍾琪兵部尚書。十九年資州奸民陳昆據墊江作亂。岳鍾琪力疾督勦。卒於軍。年六十九。命弟廣西提督鍾瑛入四川代領其衆。討平之。鍾琪子濬。巡撫山東。兄子含奇。總督兗州。季父超龍提督湖廣。一門列戟。皆有功。而鍾琪性尤嚴毅。部伍整肅。遇敵則先謀後戰。故必克焉。士卒疾苦。必躬拊循。頗有祖先武穆公之風。而其忠誠出天性。以故人效命。朝廷亦厚遇待之。鍾琪平素無嗜欲。惟好吟詩。所著曰薑園集及蛩吟集。皆傳於世。是時青海羅酋復反。二十年春。定北將軍班第。定西將軍永常。率兵征之。大破青海部將達瓦齊。達瓦齊走投霍吉斯。霍吉斯執以獻。并獲羅木藏丹津。上特赦其死。先是達瓦斯攻阿睦撒納。阿睦撒納不能抗。叩塞內附。備言伊犂可取狀。上大喜。賜阿睦撒納王爵。命爲前導。阿睦撒納意。冀爲伊犂四部總名吉。而不得。至是怏怏

兆惠苦戰

巴里坤地名、辦事職名、雅爾哈善姓名

北歸。四出煽亂。伊犂諸部應之。時將軍班第兵已凱還。留伊犂者僅五百餘人。亦皆應賊。是秋。俄圖班第及副將鄂容安殺之。將軍策楞屯伊犂。而不救。上聞而大怒。命褫策楞職。以達爾黨阿代之。二十一年春。將軍達爾黨阿進出西路。擊破薩哈薩。阿睦撒納潛遁。我兵追之急。哈薩人佯言。欲禽獻撒納。請姑緩師以待。達爾黨阿信之。駐軍數月。撒納乃逸去。朝議責黨阿誤事。亦褫其職。以兆惠代之。惠率五千人屯伊犂。而孤軍無應援。遂移軍東還。行破虜。斬數千人。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連與虜軍戰。數十百回。惠兵無一不當百。然以食且盡。退至特訥格。結營自固。虜兵來圍甚急。惠兵誓死力拒。時天大風雪。驛傳不通。偶巴里坤辦事雅爾哈善聞急。入告。上即命侍衛將軍圖倫楚率兵二千。間路馳援。經三十日。至特訥格。虜乃解圍去。圖倫楚追擊大敗虜軍。虜酋阿睦撒納走入俄羅斯。道爲回酋和卓木所殺。初和卓木弟霍集占助撒納。至是自立號巴圖汗。誘同兄和卓木據庫

車城集士馬以拒命兆惠遣部將伊敏圖帥二千人赴討敏圖苦戰死之朝議命雅爾哈善提督馬得勝等帥万餘人進討哈善等連戰敗回酋兄弟於鄂根河兄弟收殘兵八百走保庫車城馬得勝誤軍機急攻之不利多喪兵士而哈善不援上聞而赫怒命誅雅爾哈善及馬得勝以徇兆惠馳入京上疏請留屯婆西事上壯之此時霍集占據葉爾羌堅壁清野驅土人悉入城城大十餘里造十二門分虜數十万守之二十三年三月將軍兆惠

兆惠黑水之役

帥二万人赴擊霍集占出兵迎戰兆惠擊破之虜閉城固守不復出兆惠欲圍城城大兵少乃營城東黑水之上然野無所掠芻糧乏絕欲取水南群牧出步騎二千渡水橋忽斷虜騎五千來擊我兵奮戰虜又出步兵万餘繼之兆惠出兵赴援我兵隔水不能救虜騎渡水來擊我兵死傷數百人副將明瑞蒙傷總兵高天喜死之兆惠帥帳下兵赴戰左右衝突馬蒙傷再斃再易遂收水南兵而退虜兵數万越水來攻烈戰五晝夜兆惠據營固守

黑水圍急富德阿里袞援兆惠

虜築長圍攻之兆惠使人間行赴阿克蘇告急虜決水灌惠營營兵引溝洩之已而虜疑布魯特與惠軍有約心懷畏怖乃遣使來議和惠不許戰守三閱月將軍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帥二千人赴援行破虜騎轉戰四晝夜距黑水尚三百里虜來拒逾衆軍不得進巴里坤辨事阿里袞帥兵六百合愛隆阿兵千餘兼程馳至遙見富德軍受圍即張兩翼直壓虜營與富德兵並奮戰乘夜逼虜營虜兵暗擊自相格殺無算遂潰而走富德阿里

兆惠富德破回酋

袞縱兵追擊未至黑水三十里與戰大敗虜兵兆惠遙聞礮聲知援兵至潰圍殺虜千餘盡焚其營壘虜敗退入城此時富德阿里袞至黑水兆惠感喜左右執其手泣曰非二君來援吾何得脫重圍遂俱振旅還阿克蘇上聞之益歎兆惠忠勇命與富德等俱調兵討回酋二十五年春兆惠富德帥兵三万二道並進和卓木兄弟踰葱嶺西遁惠以四千騎追之虜設伏誘入險惠騎諜知之直襲伏後殺千餘人虜兵潰亂惠合富德兵奮擊斬虜

回酋伏誅

緬酋反

阿布都於是降者相繼和卓木兄弟從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山酋素爾坦沙鏖戰斬和卓木兄弟獻首兆惠軍門率所部歸附愛烏罕及葱嶺以西布魯特等六國皆遣使來貢朝議置吏統御之三十年緬酋雍籍牙反孟艮等諸蠻應之入寇犯內地揚言將渡哀龍江時南陲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驚擾殊甚總兵劉得成等三路赴討皆敗上聞變命大學士楊應琚征之應琚誤軍機復敗上赫怒賜應琚死責總督劉藻罪藻自刎死朝議遣將軍明

明瑞觀音保孔拉阿戰死

瑞大舉赴討緬人據錫箔江結十六柵列象陣以禦明瑞及領隊觀音保等督兵万二千連戰盡破之乘勝深入二千餘里以糧乏退還木邦緬人悉衆來追明瑞觀音保哈國興等且戰且退時緬人既由間道入木邦殺守將珠魯訥執楊重英明瑞等進退失據領隊孔拉阿中槍死侍衛皆散觀音保度不免射殪緬蠻數人尚餘一矢乃以其鏃刺喉死明瑞已蒙數創亦慮落蠻手自縊死上聞而宸悼賜明瑞謚曰果烈初緬人陷木邦將軍額爾

緬酋乞和

登額總督鄂寧按兵不援遂致明瑞等大敗上怒殊甚命誅登額及寧詔大學士傅恒率兵討緬三十四年夏傅恒深入二千里渡戛鳩江會暑雨連日士馬多病恒自督侍衛進破蠻莫殺溺數千副將軍阿里袞亦大敗西岸蠻緬人臨大金沙江樹柵固守官兵連攻縱火拔之緬酋震怖致書乞和諸將亦憚瘴癘欲罷兵因遣哈國興入蠻營約其納貢及復侵地時傅恒阿里袞等皆罹病上聞之命班師由是後金川安南等諸蠻及甘州蘭州等

高宗遜位仁宗立

白蓮教匪起

兵民有時叛亂大學士舒赫德阿桂等赴討平之已而臺灣民作亂將軍海蘭察等討平之其他邊民有時叛亂干戈相踵雖然皆草賊土冦隨起隨平而中國無事車駕巡幸四方祭孔子廟封尹吉甫墓或賦詩作文優遊以終歳其御世六十年矣詔傳位於皇太子永琰嘉慶元年正月元旦皇太子受禪即位先帝第十五子也是日尊先帝曰太上皇帝行千叟宴上太上皇壽大學士阿桂酌定儀禮先是白蓮教匪劉之協者誘同川陝湖北民

匪同非謂非類為匪

竊謀不軌事覺而逃竄上以朱珪為安徽巡撫畢沅為湖廣總督以制壓邪教枝江民張正謨者詐稱白蓮教徒宜都長陽長樂等民一時應和四出焚掠畢沅馳至枝江調兵進勦蜀民王三槐者亦以教徒作亂南充知縣劉清甚得民心乃發鄉兵擊三槐黨數破之三槐素畏清名清因奉四川總督宜綿命招撫三槐三槐出降然其實無降意還營復叛清至三槐黨羅其清營諭以禍福其清本清部民也見清至營俄去白袍請罪白袍白蓮教

高宗崩

朱珪上奏

徒所著之服也清約其反正而還其清部下孫士鳳等勸其清復叛二年春太上皇崩謚高宗純皇帝上馳驛召安徽巡撫朱珪珪聞大喪且哭且奔先上奏曰竊聞皇上純孝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信邁千古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至以繼志述事為大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及珪至京上親執其手哭而失

教匪姚之富作亂

聲自是朝廷大事有所咨詢必促勝自陳襄陽民姚之富與白蓮教首林齊妻王氏攻陷竹山保康犯四川酉陽官兵殺賊不下數万而賊勢益熾之富衆數万最猖獗蔓延鄧州新野遂攻樊城互有勝敗達州民徐天德等合王三槐衆犯興安陝甘總督宜綿擊破之達州賊又犯鄖陽總兵袁國璜何元卿戰死將軍恒瑞赴援殺賊無算餘賊潰走

英善惠齡等禽教匪徐天德劉榮

鄖陽乃定四川總督英善擊散賊擒徐天德將軍惠齡亦俘賊劉榮王三槐走雲陽將與白崖賊合

羅思舉破教匪王三槐

夔州總兵羅思舉率鄉兵繞出其前張所獲賊旗夜逼賊營三槐不之察以為崖賊來迎乃弛嚴不備思舉急擊之禽斬四千人三槐敗走失據將軍

三槐伏誅

額勒登保擒之斬於雲陽餘黨冷天祿據安樂坪

羅思舉破教匪冷天祿

官兵環攻數月不能破三年正月羅思舉率死士千人乘夜梯絕崖縱火賊營大呼曰吾豐城羅必勝也賊聞破膽棄守潰走諸軍迎擊大敗之斬天

天祿伏誅

祿川東乃平初教匪數万屯豐城築寨自固羅思舉懷火藥潛入寨乘夜縱火會暴風煙焰猛烈賊

羅必勝

明亮破教匪林齊姚之富等殺之

衆驚潰陥崖死者無算豊城賊遂敗思舉以一人破万賊凡三而戰必勝矣以此思舉名震四川人呼曰羅必勝襄陽賊姚之富率衆數万寇河南將軍明亮等連戰大破賊於三岔河殲之賊酋林齊及其妻王氏姚之富等並隕崖死明亮斬其首以徇餘賊冉文儔以三万人據通江將軍德楞泰惠齡等擊破之斬五千人文儔走與林亮功合圍開縣勢甚猖獗總兵觀成舒亮等擊破之殺五千人亮功中槍死是冬福寧總兵朱射斗破賊羅其清

白蓮教匪之乱熄

於儀隴禽斬二千餘人餘賊包正洪據隣水負險固守射斗直攻斬之平石坪房縣賊會罹病就醫夔州陝西賊乘間攻通江及南江射斗力疾急馳又大破之四年春將軍額勒登保勦滅賊羅其清林之華甘州總督楊遇春斬冉天元於蒼溪禽王廷登於南江追餘賊至龍池設伏禽王廷詔又大戰於龍洞溪獲賊帥十七人尋逮捕冉天士王士虎等二百餘人於大池壩至明年春白蓮教匪之亂全熄先是聖祖時西洋人傳天主教立講堂於

白蓮教即天主教避禁改名

廣州愚民貪夫爭相唱聚廣東總兵陳昂上疏言洋人唱異教招集匪類居心難測况洋船叢至安知他日生事請速禁戒朝議從之既而禁弛世宗時浙閩總督滿寶奏洋人復入各路唱天主教煽惑人心請洋人致工之外禁入各路盡毀天主堂使人民勿唱其教朝議又從之由是洋教之禁徧天下日益加嚴戒廣州民林齊者尚唱洋教避禁移湖北竊誘同愚民稱曰白蓮教遂倶誅不軌以致此亂朝廷益懼洋教之蠱害民下詔四方加禁

英艦入内洋

戒愈嚴十三年春英吉利軍艦十三艘來泊香山雞頭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艘進入黄埔聲言禦法蘭西入寇其意殊難測國朝故事外洋兵船入内洋則調兵驅逐然是時海盗蔡牽之亂始定官軍殊老以故両廣總督呉熊光務謙鎮靜諭英人歸國英舶遷延至十月而去遂赴安南

英艦寇安南

先是安南王禁鴉烟及天主教久絶洋人來舶至是安南王阮福映新立英人度其可乘進入富良江安南人盡歛舟數百里間如無人伺英船深入以小舟

李文成唱天理教。天理教即天主教避禁改名

百餘夜出。下流。乘風潮縱火攻之。燼其七艘。英兵焚溺。死者四千餘人。餘艦再抵廣東入澳門。聲言修理破艦。以圖取澳門。見兵備整嚴。不果而去。河南民李文成竊唱天主教。称曰天理教。又名八卦教。聚衆斂財。愚民多應和。其黨數万。有林清者。入京賄通内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車駕出李作亂。謀已定。而中外莫知也。獨滑州知縣強克捷知之。十八年夏。捕文成。斷其脛。賊不能俟林清之期。俄聚衆三千。破滑縣。奪文成於獄。強克捷力拒

天理教匪起

强克捷戰没

天理教匪林清謀逆

死之。於是山東教匪應文成。朝議命總督溫承惠。阿南巡撫高杞山東巡撫同興討之。諸賊倉皇起事。往往敗潰。是秋。車駕出獵木蘭。林清在京。時上之出。舉兵攻宮城。太監劉金高廣福閻進喜等。爲内應。導賊斬關而入。太監常永貴拒戰。殪賊帥二人。閉蒼宸門守之。皇子綿璒督侍衛出禦。手發鳥銃殪賊。賊不敢進。將火隆崇門。留守諸王大臣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衛。又破賊於中和殿門外。會海暮大雷電。賊多震死。餘衆奔潰。相踵就禽。并禽逆

教匪林清等伏誅

賊内侍。飛章奏行在。車駕還次烟郊。賞皇子綿璒功。拜智親王。其他賞爵有差。是日禽林清於黃村。車駕尋還宮。親訊究首逆及通賊太監内侍。併林清悉磔之市。傳首畿内。以徇其罪。李文成既據滑。以脛創甚。不能自出。使其黨圍濬州。自萃精鋭於道口鎭。號召諸賊。溫承惠等逗撓不進。朝議以陝甘總督那彦成代之。陝西提督楊遇春爲副。遇春即日率所部兵八十人。進破賊數千。追渡河。禽斬二百餘人。賊走入道口。遇春還北岸。斷浮橋焚渡

楊遇春破教匪

遇春囲教匪李文成於滑城

船。欲營其地扼咽吭。巡撫高杞等不可。那彦成亦聞賊盛不進。詔切責之。遇春以固原兵力戰。敗滑城援賊二千。遂取道口。殺万餘人。復擊走桃源賊三千。進圍滑城。時山東鹽運使劉清。大敗曹州賊。復定陶。清以文吏身先士卒。善戰。山東略平。直隸總督章煦禽賊酋馮克善。直隸亦定。詔發索倫兵。悉赴河南。攻滑城。滑城古滑州之舊。築堞樓堅厚。外礡石内土沙。以此礮丸遇沙而止。遇春等三面攻之。不拔。賊運道口糧峙城中。足支一年。偶桃源

楊芳破敎匪、李文成焚死

賊劉國明、車載李文成出北門、據輝縣山募賊、總兵楊芳設伏擊之、賊大敗、死者二千人、文成以瘡創不能騎走、遂縱火自焚死、而滑城未下、楊芳攻之甚急、賊出戰死者二万人、芳麾兵乘之、城乃陷、禽賊酋牛亮臣徐安國等、送京師、滑縣平、十九年春、江西巡撫阮元禽餘賊胡秉耀鍾體剛等、斬之、邪教乃熄、民心大安、上嘗諭諸大臣曰、國家經理大事、當扼其要領、譬如治病、先究其病源也、又嘗曰、勦敎匪、堅壁清野爲要、靖洋匪、杜絶岸奸爲要、

匪同非、謂非類也

仁宗崩

宣宗立

阮元禁鴉烟

林則徐

青天、謂其平恕公明也

其用心如此、在位二十五年而崩、謚仁宗睿皇帝、皇太弟旻寧即位、高宗第二子也、先是西洋貿易多齎鴉片煙、士民用之眩醉、往往至害生、兩廣總督阮元惡之、道光元年、上疏請禁鴉烟鬻買、奏可、元素以嚴馭洋商爲務、至是頗裁抑之、進士林則徐爲人剛果明恕、聚生徒敎授、究心於經世學、識者以爲公輔器矣、仁宗朝拜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上聞而嘉其爲人、擢江蘇按察使、則徐在任、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青天、居數年、阮元轉雲貴總督、洋商復齎鴉烟、而廣之民爭用之、既而則徐自江西巡撫、轉湖廣總督、聞鴉烟禁弛、深憂之、十九年、鴻臚卿黃滋爵上疏、請禁鴉片、有旨下中外大臣議、則徐條陳利害、深切著明、上嘉納之、以則徐爲兩廣總督、申禁洋商輸鴉片、命則徐便宜處之、則徐奉命赴廣東、令諸洋商出所齎鴉片、獨英商不服、則徐怒、命斷其餽餉、英商窮困、盡其數出之、則徐命衆悉焚之、然後復諸洋互市、獨禁英商、英人大怒、是冬、以兵艦來迫曰、不復互

林則徐焚鴉片

英人來寇

伊里布擒英國王女

市則戰耳、則徐不答、英人侵我海船而去、則徐大修海防、會伊斯把爾亞商船入内洋、我兵誤認爲英船、襲燒之、英船來援、逼廣東、我兵擊之不利、已而英船寇香港、互有勝負、英人復乞互市、則徐固執不許、二十年春、英艦數十艘來陷舟山、進侵浙東、遂圍寧波、大將軍伊里布迎戰、餘姚、英艦膠沙而止、鄕兵進攻、有女酋挺身奮鬪、手斬數人、鄕兵辟易、一人揮槍自後擣之、女酋傷、衆因擒之、併獲英兵二十四人、女酋其國王第三女也、英將贈書

英人佯議和

曰還王女則還侵地伊里布不報英將乃請和上聞之命欽差大臣琦善赴廣東議之伊里布琦善欲議和林則徐不可英將曰不還王女則大舉入寇伊里布琦善懼與英將俱論則徐焚鴉片罪褫其職謫伊犂遂還所擒英國王女約罷兵事皆出於私斷而英兵尚屯廣東上聞之大怒勑罷伊里布琦善職明年春以智親王綿瑨為大將軍統師赴廣東英人懼襲擊寨館入船我兵追擊之不利英兵登陸復奪館我兵攻之不克既而英人復議

謫林則徐於伊犂

智親王擊英兵不利

和議成

英人復入寇

和乃曰償軍資金六百万両復互市則可罷兵朝議許之約互罷兵我兵乃觧嚴時英將嘆哵喳者鎮東印度奉英主命帥兵再犯澳門陷香港厦門進攻定海總兵葛雲飛守土城王錫明守曉峯嶺鄭國鴻守竹山門英艦二十九艘衆二万餘屢犯東港我兵擊却之然三總兵所帥僅四千人衆寡不敵三將飛章請增兵府帥不許雲飛力戰屢却敵相持月餘會大霧英兵全隊逼土城我兵礮擊沈其戈船十餘艘殺數百人英兵辟易轉攻曉峯

葛雲飛斬英將安突得

竹山破之遂逼土城雲飛帥所部二百人以短兵接戰斬其部酋安突得進衝敵軍英兵自後斫其項血蒙面而不屈顧殺其兵時雲飛麾下尚有百七八十人皆殊死戰殺敵無算忽礮丸洞雲飛胸遂死之麾下皆散初英寇之逼土城也營中有藥桶二雲飛納火線書曰軍餉及營陷英兵爭取之火發焚殺數百人曉峯竹門之敗守將王錫明鄭國鴻等亦各奮戰殺敵數百人並沒於陣是役也府帥觀望不救以故三總兵皆敗矣英人既陷定

雲飛戰死

王錫明鄭國鴻戰死

英人陷定海

海據之二十二年春英將嘆哵喳遣輪艦六艘攻乍浦艦大如丘阜我兵望見而氣索所彈礮丸落水不達英人大笑先以一艦進直破我礮臺銃隊五百人自唐家灣上陸後軍繼之攻破城門我兵奔散無敢鬬志都統長喜韋逢甲部將張惠周恭壽等以精騎二百突戰英兵林立陣堅不可犯恭壽奮然策馬進三將繼馳血戰殺百餘人恭壽中丸墜馬猶瞋目决起斬數人而死長喜韋逢甲亦並奮戰死之都統徐雲在城度勢不支自刎死張

英人取乍浦

長喜韋逢甲周恭壽戰死

徐雲死節

英人攻呉淞
陳化成力戰

惠收餘衆退保胡廬城英人遂取乍浦以戈船三十艘逼呉淞呉淞以東西礮臺爲犄角江南提督陳化成扼西臺制軍牛鑑守寳山寳山距西臺六里化成戒牛鑑勿輕出戰又語參將周世榮曰吾與汝福皆不薄世榮愕然化成曰戰勝則受上賞敗則死之亦不朽非福而何旣而英船排江進化成登臺自執旗督戰轟礮万聲自卯至巳壞六七艘死者數百人英兵沮靡我兵乘勢力戰會牛鑑違化成節度寳山失守世榮乃欲奔化成叱曰庸

化成戰死

奴汝誤我世榮畏怖遂逸英兵已破寳山圍西臺將登岸叢銃而進化成麾兵力拒身中數丸不屈猶手燃巨礮彈之天方薄暮兩軍烈戰彈丸雨下化成頗復起殺敵無算然創益劇遂嘔血而死年六十七同殉戰者守備龔齡増以下八十餘人上聞而悼惜詔賜化成謚忠愍建祠祭之命其子孫世襲輕車都尉

呉淞陷

英人既陷呉淞破横江鐵鎖闖而進官軍七万人沿江列營然無他奇策唯填咽江上耳

英人陷鎭江
齊愼夜遁

英人乃以戈船入鎭江攻陷府城將軍齊愼

裕謙祥雲海齡戰死

夜遁欽差大臣裕謙副將祥雲海齡等力戰死之英兵乘勝至燕子磯距江寧僅三十里南京震駭上知其不可防復用伊里布琦善馳至江寧議和伊里布琦善與英將噗嗎喳會語辯論遂爲盟書

出鴉片償銀復互市淸英和議成

納所焚滅鴉片價銀二千六百万兩償之以廣州福州寧波厦門上海五港爲英商互市之區而香港永屬英國其他十數條和約乃成

洪德元唱妖敎
添丁會即天主敎會避禁改名

廣西距京師七千餘里土瘠民貧苗獞雜處爲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聚民唱妖敎稱添丁會入敎會者每歲納

銀五兩土民奉德元如神也地方官吏粉飾太平亦恐以查拏得咎競相隱諱日巳久矣

洪秀全僞称耶蘇弟天父火華第二子

洪秀全者廣東花縣人年四十餘有膽略略識字前入敎會及德元死冒洪姓代爲敎主自稱耶蘇弟天父火華第二子乃曰唱兵而死者蒐得外天受福與溥則人馮雲山韋昌輝結爲死黨相唱曰納銀助敎會者來生獲利必百倍施者雲集積資數十万遂生禍心數年間聚衆二千餘人約期謀舉事未發

秀全謀亂被逮

事覺桂平知縣賈令寧捕秀全雲山昌輝等籍其

顧元愷釋秀全等
粤西教匪洪秀全舉兵

軍器送潯州獄奥西巡撫廷祖琛老昏瞶其多事知府顧元愷伺其意不敢加審訊而釋之秀全等歸廣東立寨於佛鎮山專行抄掠聚黨益多揚秀清石達開等兇魁二十餘人歸附勢大張然悍廣東兵強不敢出三十年春嗾奸民梁亞四遥為聲援秀全自率郡賊二千襲破平樂府秀清亦率万餘人攻欝林北流縣武舉金廷彪率義勇千餘人赴援秀清解圍去尋陷永安等數城巡撫廷祖琛素以諱盜為事至是始上奏廷議命兩江總督李

田繼壽滿總邦戰死
宣宗崩文宗立
廣求直言

星沅赴討是時廣東總兵鄧紹良提督向榮等連戰敗賊賊走竄平南遂據金田已而李星沅至廣西使副將伊克坦布攻金田不克總兵田繼壽滿總邦等死之是冬上崩謚宣宗皇帝第四皇子奕佇即位明年改元曰咸豊給事中呂賢基奏曰奥賊未平河工未合今日事勢譬之病元氣血脉已枯竭而外邪又熾若諱疾忌醫則難為救請令大小將吏各陳所見盡言無隱以期集思廣益奏可詔天下廣求直言奥賊洪秀全既破欽差總督李

林則徐征奥匪卒於道

星沅兵陷桂平貴武宣平等諸縣先是林則徐復起為雲貴總督平緬寗賊至是特命以則徐為欽差大臣討奥賊時則徐寢疾拜命即出奥民素服則徐威德聞則徐力疾臨軍賊衆半潰散賊師秀全大懼謀遁於海則徐臥輿兼程日行百餘里從者勸節勞以行則徐曰吾前在伊犂冰天雪地二万餘里執戟荷戈未嘗言苦今反憚勞乎星馳不止疾益劇行至潮州卒於廣寧行營則徐身不滿六尺眼光四射聲如洪鍾時方以英寇為患則徐

曰此易與耳其終為患者俄羅斯也聞者惑焉臨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六謚文忠其最関治亂者每以辦洋務勦奥賊為言而皆不果齎志以終天下共惜之初林則徐之赴廣西提督張必祿亦奉旨至軍未幾而卒必祿蜀中名將白蓮教徒之亂戰功最著論者乃謂則徐善謀必祿善戰使二將竟其用賊不足平也而二將皆没未可知官軍勝敗矣於是朝議以大學士賽尚阿為欽差大臣督諸將赴奥以討賊時賊勢甚猖獗官軍莫敢當

江忠源善用兵

其鋒。秀水知縣江忠源善用兵。乃募郷勇五百人。進擊殺賊數百人。遂復永安。賊帥洪秀全在象州。馳還新墟。以督戰。賽尚阿及都統烏闌泰等以數万人刻期攻擊。為賊所敗。死傷無算。賊乘勝水陸並進。復陷永安。

賊洪秀全僭國称天王

建國號太平天德。秀全自立稱天王。其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洪大全等並称王。秦日綱等各稱丞相軍帥。二年春。烏闌泰埋地雷火。誘賊殺數千人。遂圍永安。日夜砲擊。賊乏糧食。假棄城走。

江忠源禽賊洪大全

闌烏忠源等追擊斬二千餘人。禽洪大全。送京師磔之。此時馮雲山犯桂林。官軍敗衂。烏闌泰帥兵赴援。復敗。闌泰中礮死。

烏闌泰戰死

江忠源力疾馳至擊破賊。解桂林圍。賊又破全州。將赴湖南。忠源絶簑衣渡。鏖戰二晝夜。大敗之。殪賊馮雲山。

江忠源殪賊馮雲山

此時賊楊秀清攻廣西城。三十日不能拔。尋入道州。提督余万清棄城走。道州俗慓悍。從賊者多。江忠源赴擊敗之。賊走據郴州。郴州當湖粤之衝。商賈輻湊。以此賊勢復振。忠源會諸軍相持踰月。是秋賊蕭朝貴陷桂陽。擒知州李啓詔。啓

桂陽陷

李啓詔死節　駱秉章守長沙

詔罵賊而死。朝貴進圍長沙。巡撫駱秉章・提督鮑起豹等拒守。會巡撫張亮基自雲南來援。江忠源亦馳至擊殪朝貴。

江忠源殪賊帥朝貴

梟其首。洪秀全・楊秀清聞之。倶來力攻。忠源弟忠濟尾賊自郴州至。賊設伏擊之。忠濟蒙創僅免。賊攻城益急。參將張協中拒戰死之。

張協中戰死

副將鄧紹良・瞿騰龍力戰。亦蒙創。城將陷者數次。然城中糧食火藥倶足。以此諸將士協力死守。賊攻圍術竭。終不能拔。皆渡湘南去。十月洪秀全將賊十餘万圍岳州。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督兵力拒。有内應者。城乃陷。恭武出走。城中存呉三桂軍器。盡為賊有。

賊陷岳州

岳州富庶之地。其城臨大江。賈舶雲集。秀全悉奪之。得五十艘。乃蔽江而下。以大兵攻漢陽。知府董振鐸迎戰死之。知縣劉宏庚度力不支。自縊死。漢陽五省之通衢。為四大鎮之一。百貨山積。賊悉掠之。渡江而進。十二月攻武昌。欽差將軍向榮率六千人赴援。連戰破賊。會大雨江溢。向榮不得渡。賊乘機攻武昌甚急。城兵潰敗。知府常大淳自盡。部將馮培元等殉難者數十人。向榮阻

武昌陷　常大淳馮培元等死節

江無船。輙不能應援。臨江遥望。不能復攻。事聞。京師譏訶繹騷。戶部尚書翁心存。徵關東索倫及蒙古兵。以守畿甸。烽燧百里。金鼓四聞。賊聞其有備。大議戰略。三年春。秀全盡載寶貨。自武昌進向九江。（賊向九江）舳艫百餘里。旌旗蔽天。欽差將軍陸建瀛率二万餘人千五百船拒之。使壽春總兵恩長率二千人先發。遇賊於黃石港。礮擊沈十餘艘。已而賊艦百餘繼至。恩長迎戰。傷礮。遂投江死。餘船亦被礮覆没。建瀛狼狽夜走金陵。（恩長敗死 陸建瀛夜遁）賊収官軍委棄之礮。伏船艦。進至九江。破安慶府。殺巡撫蔣文慶。奪銀數十万兩米四十万石。（賊陷安慶府 蔣文慶敗死）水陸並進。取太平蕪湖。直犯金陵。金陵諸將力戰拒守。而兵寡援絶。賊石達開以火彈破城一角。城兵潰亂。將軍陸建瀛易服而夜遁。爲賊所殺。前廣西巡撫鄒鳴鶴提督福珠劉阿等皆戰死。上元知縣劉因傑工部主事吳庚等數十人。爲賊所害。金陵乃陷。（金陵陷 陸建瀛夜遁 鄒鳴鶴、福珠、劉阿等戰死 劉因傑、吳庚等死節）賊乘勢進陷滁州。（滁州陷）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等諸將拒戰。死者二十四人。（祥厚、霍隆武等戰死）賊殺城中男女四万餘人。秀全欲分兵守江南。

自由淮南襲北京。或說曰。北路無水。苦糧運。宜先據長江之險。定都於金陵。以固基。秀全從之。（賊洪秀全定都於金陵）遣林鳳祥等諸酋。陷鎮江揚州二府。掠資財千百万。扼浦口瓜州。以阻南北路之師。漕運總督楊殿邦與大學士琦善直隷提督陳金綬合兵攻揚州。大敗賊。斬二千人。（官軍破賊於揚州）賊入城固守。閩浙總督慧成率兵來會。併力圍城。左副都御史雷以誠捐資募義勇兵亦攻城。賊日出爭路。欲以潰圍。官兵擊破之。前後殺万餘人。賊始窮蹙。上思仁宗遺誡。是夏詔各省路施堅壁清野之策。（仁宗嘗曰剿教匪堅壁清野爲要）命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征剿鳳頴賊。時賊數万犯南昌。忠源奏請援江西。星馳抵南昌。賊素憚忠源威名。聞其至。軍驚曰。江鬼武至。吾曹必殲矣。忠源與弟忠濟入城力守。（江忠源兄弟守南昌）賊爭攻之。忠源擊破之。殺賊無算。死屍山積。餘賊畏懼。悉引去。江西略定。然河南諸城連陷。將士多死。賊進入山西。忠源與弟忠濟協力討平湖北。是冬。忠源奉命巡撫安徽。賊胡以晄等以衆數万犯廬州。警報日急。忠源所率僅六百人。星馳至廬州。城中糧

忠源守廬城

糧火器皆乏。居三日。賊衆奄至。城兵奔散。忠源與所部兵誓死力拒。廬城周圍二十六里。忠源分所部守之。賊見守兵甚少。疑其有伏。埋地雷於城外。以巨礮彈發之。勢將勦滅。初忠源起兵。揀鄉兵最強悍者五百人。每戰以此善破衆。挫銳號曰楚勇。至是忠源親督楚勇。殊死奮鬪。殺數百人。賊攻城益急。忠源固守踰月。賊奪氣將引去。

胡元煒為賊內應

會有告城中食盡者。賊乃穿地道。城崩十餘丈。忠源且戰且禦。賊得間破南門。忠源知事不濟。將自刎。左右止之。

忠源死節

馬良勳載文瀾興福等戰死

忠源再戰殺賊數十人。身亦被七創。走投水而死。布政使劉豫鉁。參將馬良勳。載文瀾。副將興福等。諸將十餘人皆戰死。獨知府胡元煒降賊。前為內應者元煒屬官也。

江忠濟救廬城不及

先是忠源季弟忠濟聞廬城圍急。馳至與賊決戰。不利。及再戰。城已陷。遂収兵還湖南。其他應援諸軍皆不得進而去。上聞忠源死節。哀悼殊深。詔賜謚忠烈。雲貴總督吳文鎔性方嚴。遇事持正。與林則徐並有重名。上素知之。命督兩湖諸軍討賊。會賊圍湖州。巡撫羅綸將走。文鎔至湖州。戒綸死守。綸不得已從之。文鎔慷慨捍禦甚力。賊遂解圍去。

吳文鎔攻黃州不克

四年春。文鎔帥七千人。攻黃州。天方大雪。兵士凍餒。文鎔循撫頗至。而羅綸觀望。不給輜糧。

劉富成戰死

都統劉富成慷慨。與賊戰而死。文鎔以後軍繼之。勝敗未決。賊衆奄至。火起營中。官軍驚潰。

吳文鎔死節

文鎔下馬北向再拜。疾哭曰。無以對聖恩。事遂至此。投水而死。上聞之。詔逮羅綸。責其觀望罪。綸仰藥死。

賊犯金鄉勝保敗之

賊進犯金鄉。殺知縣楊鄭白。乘勝攻臨清。知州張積功副將德慶等戰死。欽差大臣勝保率

河北軍赴援。大破之。殺其將曾立昌。餘衆殄勦無遺。東境乃平。賊帥洪秀全據金陵。欲復粵西舊巢。與金陵首尾一江相貫通。遣數万人溯大江。長驅破寧鄉。襲湘潭。掠舟溯流。犯衡水。副將塔齊布帥千三百人。會水師。血戰五晝夜。大破賊。殺溺數万計。賊遁者僅數十人。官軍微此勝。賊溯湘源逹粵西。則天下勢分爲。而是勝也。塔齊布之功最爲大。

齊布復岳州斬賊酋天養

詔以齊布爲湖南提督。齊布乃督諸軍。敗賊於高橋。復岳州。自夏至秋。連戰皆勝。悉破賊壘。分諸軍

追擊殲賊八百人。齊布親兵黃明魁刺賊丞相曾天養斬之。天養賊中最驍果者也。於是餘賊奪膽退保武昌。初江忠源過兵部侍郎曾國藩營俱語軍事。國藩心偉忠源。乃歎曰。平生未見如此人。必當立名天下。既而忠源建三省會勦之策。請治舟師扼上流。國藩可之。而未果。及忠源歿。決意用其策。時塔齊布復岳州。將東伐武昌。國藩乃以舟師會之。知縣羅澤南將水軍。塔齊布將陸軍。扼長江及洪山。進逼沙湖。大破賊。奪其舟五千餘艘。遂復武昌。別將彭玉麟楊昌泗亦攻漢陽。抜之。知府許賡藻亦復黃州。賊酋陳玉成軍興國。以拒武昌官軍。十月。羅澤南攻之。塔齊布破大冶賊。與澤南夾擊。玉成不能支。棄興國走。澤南齊布殪賊千餘人。遂焚橫江鐵鎖及賊艦數千。進復廣濟。斬雙城賊三千人。玉成摽孔瀧驛羅大綱以万餘人自湖口來助。賊勢復振。十二月。兵部侍郎曾國藩遣塔齊布李孟群等水陸並攻。自帥後軍繼之。連戰連勝。悉焚賊船。進破九江賊。玉成大綱等皆走。先是巡

曾國藩用三省會勦之策

官軍復武昌漢陽黃州

復興國廣濟

官軍破九江賊

撫福康安久攻廬州不能下。以為先取含山巢縣始能制其死命。然以地勢險遠難其人。翰林編修李鴻章合肥人也。性勇壯有膽略。少而熟兵書。前以欽差大臣呂賢基之薦。在廬州營中。至是慷慨請行。康安壯之。遣鴻章攻含山。鴻章帥馬步一千。從間道潜兵急攻含山城背。賊不意其來襲。倉皇拒戰。會城中火藥震烈。賊衆驚潰。鴻章乘機奮登。斬二千餘人。遂取含山。進攻巢城。以此廬城運路絕。是時徽寧道員何桂珍破賊李兆受於鵶城。降其衆。徽州知府石景芬合巡撫何桂清軍。連戰復徽歙婺源。廬州賊益窮迫。福康安及欽差大臣和春等督兵攻廬城日急。五年春。賊援五六千人至廬州。康安擊却之。廬城援絕食盡。賊棄守走。康安追擊。彈火箭焚殺五千人。進與李鴻章夾攻巢縣。大破賊。復斬二千人。遂復廬州。賊酋林鳳祥李開芳等既取山西。進犯河北。陷欒州。郡王僧格林沁迎戰於連鎮。大破之。禽鳳祥。復高唐。賊後軍退保馮官。林沁進軍攻擊。復破之。禽開芳等八酋。悉誅

李鴻章攻含山巢縣賊

和春福康安復廬州

僧格林沁敗山西賊斬其酋

賊復取漢陽武昌
陶恩培多山等死之
李孟群救武昌不及
塔齊布卒於軍

之餘衆或降或散河北乃平塔齊布李孟群屯九江賊懼其來擊不敢渡江會江西賊陷饒州曾國藩聞警自督兵由武昌赴援賊諜知武昌守兵甚少假取道於青山間行取漢陽進攻武昌留守巡撫陶恩培知府多山等嬰城固守不利死之游擊陶德壽亦力戰死之李孟群聞武昌急引兵馳還則城已陷賊復據武昌孟群乃與塔齊布曾國藩約會師於青山欲先破九江城然後復武昌大修攻具七月傳令諸軍攻九江城齊布以病卒齊布

胡林翼與復漢陽

爲人忠孝初隷曾國藩國藩與語奇之薦其義勇可用擢拜湖南提督齊布素以膽略著名其臨陣必匹馬衝鋒尤好單騎薄賊壘覘虛實賊馳之屢瀕危而得免人以爲天奪卒年三十九諸軍惜之是冬都司吳錫光守義寧爲賊所敗羅澤南赴援破賊代守義寧湖北巡撫胡林翼敗賊於金口禽其酋陳大爲復漢陽布政使羅澤南說曾國藩曰武昌居吳楚上游九江爲豫章門戸今皆爲賊所據以此江西湖南無安枕日若由武漢進必克九

羅澤南復通城崇陽等諸城
澤南攻武昌大敗賊

江由崇通入必克武昌國藩以爲然因馳章上奏使澤南援武漢之師進攻通城賊悉衆万人出戰澤南怒呼奮前大敗之斬賊酋三人明日破門兵而入復通城尋取崇陽蒲圻咸寧會胡林翼楊岳斌之師與水軍相犄角賊酋石達開乘虛取義寧築十三壘於武昌城外以二万人分守兵勢甚鋭林翼奮戰數日勝敗不決澤南潛師繞出賊背夾擊之賊遂大敗悉入城澤南又攻拔東南數壘以奇兵焚賊船數百殺三千餘人又設伏誘賊殺千

澤南中礮而卒

餘人賊怒以大隊衝伏復大敗自是賊閉城不復出六年正月澤南屯洪山林翼岳斌屯金口以攻武昌踰月不拔三月澤南欲扼窯灣絶賊糧道自督兵赴擊賊万餘人乘大霧出拒澤南格鬬走之賊伺城下守壘兵少大舉來犯澤南聞之反擊復敗之追北至門下會礮丸中額而氣益振裂創力戰歸營創劇乃執胡林翼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吾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願與迪庵善討之語畢而卒迪庵布政使李續賓之字也先

是湖南知府江忠濟連復藍山嘉禾寧遠三城殺賊二千餘人至是移軍攻通城破其四營賊數万人悉銳來戰忠濟兵三千餘人盡落於賊圍或勸忠濟退忠濟叱之戰益烈自策馬突陣力竭死之

江忠濟戰死

餘衆戰死殆盡無一人降賊者上聞之詔賜卹典忠濟忠源之弟亦忠勇敢死兄弟前後殉難天下壯之七月胡林翼設伏大破武昌賊賊酋石達開

胡林翼李續賓圍武昌

自金陵來援號衆十万林翼及李續賓等水陸分兵力戰拔八十餘壘盡焚東湖船達開不得渡阻

湖觀望武昌賊窘竄林翼續賓等築長圍以待城中賊糧竭金陵賊楊秀清有自立意陰圖除其巨帥洪秀全秀全使韋昌輝殺秀清昌輝乃置酒招

金陵賊內訌

秀清手以刀刺其胸殺之併其家族殲滅之時石達開在安慶馳歸責其慘酷秀全歸罪昌輝執而磔之達開懼禍及已遂奔皖城於是武昌賊援已絶十月欽差湖廣總督官文督總兵李孟群王國才楊昌泗等兵攻復武漢是日胡林翼李續賓以

官軍復武漢武昌

水陸軍陷武昌斬賊万餘人禽其酋古文新官軍攻武漢武昌殆一年至是二城同日克復官軍大振七年賊圍壽州不克而退又失鄖山數十壘及溧城賊帥秀全大懼遣陳玉成率數百艦犯華陽鎮復不克而退遂東犯浙江提督鄧紹良分兵迎

鄧紹良死節

戰賊伺虛俄突襲擣紹良腹背受敵會援軍至示爲賊所敗紹良四顧奮戰而勢不可制乃整衣冠北向再拜自焚營而死於是浙江殆不支八年欽

和春張國樑圍金陵

差大臣和春提督張國樑等進軍圍金陵金陵賊帥洪秀全所居也而諸賊酋多據上游諸州聲息

相通秀全乃欲衝突解圍和春諜知其情設伏誘之殺千餘人時總兵富慶阿破皖城殺七千餘人以絶其應援秀全憂之閉城不敢出賊酋林啟榮據九江既十年矣李續賓用羅澤南遺策先取彭

李續賓復九江斬賊林啟榮

澤湖斷其羽翼以圍九江啟榮死守至是九江遂陷賊死者万七千人啟榮等諸酋皆死於是金陵勢益蹙和春遣國樑攻揚州九年春國樑克復句

賊洪秀全陷丹陽 和春張國樑死之

容鎮江儀真遂圍江寧十年春洪秀全自督兵出攻丹陽和春力拒不利國樑聞丹陽急赴援大戰

城下蒙創不屈馳突擊賊遂墜河而死丹陽乃陷和春突圍而出集潰兵再戰胸受槍創而死金陵

金陵圍解賊勢復振

圍乃解秀全勢復振先是廣東府吏捕廣民犯令私隷英商者英商拒之府吏怒焚商館既而廣人掠英船領事巴斯篤訴之府吏不治巴斯篤怒與

英佛寇天津

佛人合兵攻廣東不克轉至天津破諸砦直向北京上憂之命穆親王赴天津議和英佛二將徵償金巨万且請建天主堂於北京穆親王還京以聞二國兵亦引去既而二國使節至天津促約戌兵

英佛再寇天津

礮擊破其船殺數十人使節以變出不意不能禦之僅以身逸去至是英佛軍艦合兵二万直擣北

僧格林沁敗英佛兵

河進逼天津郡王僧格林沁率滿州兵拒戰敗之英軍揚休戰旗以紿潛分兵繞擊我軍後我兵敗潰英佛二軍急攻太沽陷之僧格林沁以滿州精騎二千突戰大敗之擒英將一人及其兵數百人

僧格林沁敗績

既而英佛軍合兵万餘人寇通州僧格林沁力戰數日殺獲頗衆滿騎亦多爲礮丸所殪軍遂敗上

車駕幸熱河

聞而大驚率后妃諸王避鋒於熱河命皇弟恭親王守京師英佛兵乗勝長驅逼京師恭親王馳使議和二國將曰返俘則修盟使者還報廷議數日不決二國將怒其遲緩縱兵入京城燬圓明園宮

恭親王與英佛和

觀恭親王遂聽其所請悉返俘因延見二國將於禮部廳出金一千二百万両以償英佛以牛荘登州臺灣潮州瓊州九江漢江爲互市之地和遂成

賊陳玉成陷六合溫紹原等死之

英佛兵乃引去是時賊陳玉成既陷六合殺運使溫紹原總兵羅玉斌知縣馮明本等遂侵廬州前

玉成陷廬州李孟群等死之

布政使李孟群副將澄清及孟群弟知縣李孟筌

其父按察使李卿穀等皆死之合肥書生吳毓衡唱聚團隊數百人奮戰多殺賊亦遂死之玉成進陷定遠殺知縣周佩濂前淮楊道員郭沛霖等勢大振十一年春玉成帥五万人攻松子関守將成

成大吉大敗賊陳玉成

大吉以二千五百人迎戰無一不當百遂大破之斬其酋龔瞎子賊大怒欲爲瞎子復仇五道來攻大吉奮戰復敗之玉成乃合楊輔清兵犯太湖號衆十餘万勢甚鋭欽差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等赴援賊潰敗引去安慶爲金陵屏障玉成據爲巢

曾國荃多隆阿取安慶

寵室家居之守兵凡四万人浙江巡撫曾國荃都統多隆阿以王成在外急攻之且絶其糧道設地雷殺賊万餘人城乃陷玉成攻破鷄山進入黄隨聞安慶急引兵馳還初胡林翼建取皖城之議遣李續賓圍之城未拔至是召還續賓救國荃擊玉成時林翼罹病乃力督兵追玉成玉成至安慶以

賊陳玉成走皖城

城已陷官軍夾擊遂走皖城欽差總督曾國藩聞之以林翼復皖之議爲首功以聞上乃加林翼太

胡林翼卒於軍

子太保尋卒於武昌曾國藩奉詔統理浙江軍務

巡撫提督以下諸將士皆受其節制攻勦甚力重城堅壁連克復賊帥洪秀全懼金陵勢蹙遣諸酋分路侵掠以分官軍勢焔學政張錫庚提督饒廷選將軍瑞昌總兵文瑞巡撫王有齡張玉良運使莊煥文等拒戰並沒於陣自上即位既十一年矣干戈相繼殆無虚日而東南賊氛未銷因詔天下

曾國藩薦李鴻章

博求將帥曾國藩上疏薦李鴻章上嘉納授鴻章江蘇巡撫刑部郎中潘曾緯奏曰自蘇州失守避難者四集上海而賊勢猖獗上海殆不支請勸諭

潘曾緯上英佛會勦之議
文宗崩
穆宗立

英佛二國以會勦朝議許之是冬上崩謚文宗顯皇帝皇太子載淳即位改元同治以明年爲元年元年正月賊侵上海佛人開礮助官軍賊敗走大馬山上海參將李恒嵩追擊敗之賊退入青城自英佛修盟於京師西洋各國諸商集上海貿易頗盛英將何伯佛將卜羅德米將華爾白齊文等務

英佛米將立會防局

敦和好更立會防局於上海以助官軍呉郡處士王韜献策曰國家招募洋兵經費不貲不如令壯

王韜建言創常勝軍

丁精練火技隊團請洋將領之廷議以爲然因創

洋隊號曰常勝軍使洋將日講習二月曾國藩及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等定計以水陸軍攻金陵拔東西梁山破金柱關是時將軍多隆阿攻陳玉成於廬州破之玉成走壽州守將大學士勝保命副

勝保敗賊陳玉成斬之

將苗慶開設計開城佯降玉成信之輕騎入城慶開即撤吊橋擊破之禽玉成及其子陳士才等大酋二十人賊已失首領意頗沮勝保自督兵奮擊殺四千人斬玉成等於軍前以徇使慶開等窮追殘賊殺一万八千人洪秀全聞之大懼合蘇州賊

都興阿李世忠大敗賊洪秀全

十餘万人渡江侵揚州將軍都興阿連戰敗之賊尚屯江上提督李世忠督騎隊馳突短兵相接賊不能支乞歸順者三千餘人餘衆南走世忠追擊殺二千餘人禽九百人江北悉平參將李恒嵩率松滬軍與米人華爾所領之常勝軍分路自上海進攻拔嘉定遂復青城禽殺頗衆浙江乃平欽差

授米將華爾四品副將

大臣龐鐘璐奉旨嘉奬華爾功授四品副將三月李世忠令參將程學啟等帥諸軍進南匯是爲北路軍參將李恒嵩副將米人華爾及英將何伯佛

佛將卜德羅戰死

將卜羅德等帥常勝軍進金山米將白齊文帥輪艦列海口是爲南路軍以逼金陵賊扼南橋鎮拒之槍砲雨射佛將卜羅德督戰奮進中槍而死知

李慶琛戰死

府李慶琛以五千人攻太倉賊酋李秀成率精鋭來援參將李世忠及英佛二軍擊之不利突圍走上海於是慶琛全軍陷沒慶琛死之於是南北両

詔給佛將卜德羅遺族

軍皆退上聞之追悼佛將卜羅德戰死詔賜予祭厚給其遺族賊李世賢據大錢口攻湖城城將福建布政使趙景賢固守然内外隔絶糧道不通軍

賊陷湖州禽趙景賢

民羅雀掘鼠食草根樹皮亦皆盡景賢决死力守益堅會縣丞欲降於賊景賢執而斬之以激励諸將士五月食盡援絶城遂陷賊擒景賢景賢大呼曰吾死無憾死我軍民爲憾耳乃拔刀將自刎賊奪刀幽蘇州獄景賢屢求死不得賊百方脅降不屈上甚惜景賢才命曾國藩捍衛其桑梓景賢聞而感泣志益堅自南路軍敗於南橋太倉上海復亂賊李秀成乗勢圍松江府巡撫李鴻章副將軍人華爾擊破之遂戰於奉賢金山青浦餘姚等皆

米將華爾戰死詔建其祠給其遺族

克之賊退犯寧波會官兵與佛兵搆釁引賊陷慈溪縣華爾聞警帥常勝軍馳至慈溪力戰復城遂中礟而死華爾自少在上海隷我版圖屢擊賊有功因爲四品頂戴副將上聞其戰没詔建祠於寧波松江両府祀之厚給其遺族是秋曾國荃李世忠等既大破賊於和州進取秣陵關逼金陵賊譚紹洸屯湖州引兵回援圍參將程學啟李鴻章及英將何伯等星馳與學啟夾擊敗之紹洸遁嘉定鴻章追擊復大敗之禽斬數万人賊李秀成在江

丁蘂死節

北。聞金陵急。師衆回援。國筌世忠以精銳三万逆戰。連十餘日。遂大敗之。於是金陵日蹙。洪秀全令其酋李世賢取皖城。以為上游應援。皖人丁蘂素讀書識大義。至是慷慨不避難。自結義團禦賊。世賢帥衆十餘万。攻圍數旬。皖兵死傷頗多。丁蘂死守不下。至冬城中食盡。應援不至。賊遂斬城門入。丁蘂挺身奮戰。力竭死之。皖城復為賊有。二年春。鴻章弟統領李鶴章攻復太倉。參將程學啟亦戰於崑山。大敗賊譚以洸。以洸兄紹洸屯蘇州。時布

趙景賢死節

政使趙景賢因於蘇州。賊自太倉崑山敗歸。乃言景賢將襲蘇州。紹洸大懼。脅景賢械繫。飲之酒百方諭降。不從。賊怒殺之。景賢前刑部侍郎趙炳言第三子。大小百餘戰。皆親冒矢石。又善循撫士卒。人樂為之用。上聞景賢死。詔賜謚忠節。自是春至夏。官軍連勝。賊勢大挫。

曾國藩大舉逼金陵

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欽差總督曾國藩與弟布政使曾國筌。參將李世忠。程學啟。巡撫李鴻章。統領李鶴章等。大議進勦。使國筌世忠直攻金陵。學啟鶴章攻蘇州。以鴻章為

程學啟李鶴章圍蘇州

後經國筌以下五將。皆曾國藩所薦舉。慷慨忠烈。用兵如神。八月。國筌世忠分兵攻雨花臺及石頭城。拔其外壘。遂取九洑洲。金陵賊震懼日潰散。國筌世忠等擊殺之無算。學啟鶴章亦行破賊。進逼蘇州。賊李秀成帥金陵兵三万援蘇州。學啟鶴章等擊却之。遂圍蘇城。十月。秀成復督精銳八万援蘇州。鴻章既自上海進。以英將何伯何周及常勝軍為前鋒。入蘇州。直拔二十八壘。助學啟等攻城甚急。賊多為內應。秀成不能制。宵遁走金陵。賊殺

官軍復蘇州李鴻章先登

其酋譚紹洸。開門出降。鴻章先登。擒餘酋七人誅之。遂克復蘇城。學啟鶴章等乘勝攻復無錫乍浦嘉善等諸城。禽斬數万人。捷聞達京師。詔加鴻章太子少保。其他諸將賜賞有差。

曾國筌圍金陵

國藩令鴻章學啟進助國筌等攻金陵。金陵城延亘百餘里。國筌結營於雨花臺。分兵悉奪城外要隘。惟東北鐘山未拔。以故不能制賊之死命。三年正月。國筌出兵扼水陸要衝。自督諸軍巡視城外形勢。城酋李秀成殊死出戰。不克。走鐘山保天保城。諸軍追擊縱火

程學啟卒於軍

多隆阿復盩厔

攻鍾山城。乃陷。秀成突圍。走還金陵城。於是金陵四面圍始合。二月。程學啟帥前軍。自蘇州進。賊譚以洸等據嘉興城。守甚堅。學啟攻圍踰月。兵多傷亡。學啟怒。自督衆環攻。犯矢石。遂被重傷。歸營而卒。部將劉士奇等力戰。城乃陷。學啟自赴任於上海。所向有功。上追悼之。詔謚忠烈。先是賊酋石達開奔雲南。據滇黔。遂犯蜀。軍敗被禽。其餘黨藍大順據盩厔。是春。都統多隆阿攻擊中礮。傷甚。回營傳令曰。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若不克。雖輕亦不

多隆阿卒於軍

李鴻章復常州

攻金陵

欲復活。諸將士聞之奮擊。晝夜不已。遂拔城。大順遁漢陰。主事管洸迎擊斬之。并禽李登福等誅之。雲南始平。多隆阿身經二百餘戰。料敵如神。敬士如父。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以故所向皆有功。至是卒於軍。諸軍聞之雨泣。天下皆悼惜。四月。李鴻章督常勝軍。攻復常州。禽賊陳坤書。費天將等降者數万人。遂進軍金陵。先是官軍連戰克沿江城寨百餘處。斬殺外援十餘万人。至是夏。諸軍四集。大圍金陵。取其外城。欽差總督曾國

陳湜破金陵城門

蕭孚泗禽賊帥

藩爲之節制。諸將爭先攻擊太急。賊帥洪秀全據內城。督諸酋死守踰月。李秀成度勢不支。率死黨突圍而遁。爲總兵陳湜所要擊。負傷匿民舍。會水軍奪中關。破賓江。賊與陳湜等夾擊。取旱西水西二門。由是全城各門皆破。諸將麾兵進。俱鏖戰禽斬無算。是夜城中火起。賊衆潰亂。洪秀全携其子福瑱。率千餘人。自南門出。竄於民舍。知其不可免。服毒而死。明日。諸將分兵搜索。提督蕭孚泗擒福瑱。秀成及秀全兄洪仁達。其他賊衆蕩盡。三日之

賊洪秀全李秀成等伏誅

金陵平

詔行大捷之礼大封功臣

間。斬酋長三千餘人。男女十餘万人。金陵乃平定。國藩奉旨傳秀全仁達秀成等首於各省路。以徇。初秀全倡亂廣西。三年矣。後據金陵十二年矣。蹂破十餘省。淪陷數百城。而其及蕩滅者。出於曾國藩總制之力也。國藩器識過人。雖屢經困厄。堅忍不拔。誓志滅賊。遂能億兆協同。以奏功。然國藩每小心寅畏。始終不懈。以此天下益服其雅量。八月。詔行大捷之禮。遣使告祭諸陵。大封功臣。追敘有功死事諸將士。是冬。郡王僧格林沁等討餘賊湖

僧格林沁討餘賊敗死

州按察使席寶田禽故秀全兄洪仁政弟洪仁玕四年正月僧格林沁與湖北餘賊戰於曹州不利死之是夏命協辦大學士毅勇侯曾國藩督師討山東餘賊是時湖北賊乘勝猖獗詔以威毅伯曾國荃爲山西巡撫赴討國荃以疾固辭五年正月再命國荃進勦國藩既抵臨淮亦罹疾江蘇巡撫肅毅伯李鴻章代視師徐州國藩退鎮金陵六年鴻章勦山東賊又與國荃合軍殲湖北賊上思兩江重任事務殷繁簡擇賢才以爲曾國藩老成宿

望前在兩江情形熟悉措置得宜乃欲起國藩充之八年春詔以國藩爲兩江總督鴻章爲直隷總督先是國藩以積勞右目失明因陳病狀辭命不允是歲日本外務卿澤宣嘉外務大輔寺島宗則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齎書來求和好十年夏日本參議官副島種臣來修和約十一年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銜兩江總督毅勇侯曾國藩卒年六十二國藩學問純粹忠義出於天性及卒上殊震悼詔謚文正賜御製祭文建祠於金陵祀

日本修好使來

曾國藩卒

日本總督入臺灣

之先是琉球商船遭風漂到臺灣南境土蕃殺其人掠其物貨琉球王訴日本求申雪琉球舊係日本屬島遂起問罪議十三年五月日本總督陸軍中將西鄕從道師兵艦五艘至臺灣臺之南境有十八土蕃而牡丹蕃者尤獰惡不敢奉中國之教好殺害生類琉球人遭害亦牡丹蕃所爲也日本總督結營於亀山傳旨諸蕃曰今所欲問罪者惟牡丹蕃一族耳其他諸蕃勿敢驚懼牡丹蕃聞之據壘固守銃殺日本兵士數人總督怒出兵攻擊

敗之斬牡丹蕃酋益務進勦於是諸蕃降者相踵六月廷議遣使諭日本總督西鄕從道求其撤兵去弗聽八月總理大臣沈葆楨參軍王凱泰等奉旨帥舟師二万人赴臺灣以備不虞九月日本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航到天津遂入京師詣總理衙門議臺事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實均金軍機大臣大學士文祥等會同論辯證臺灣全島隷中國版圖且詰日本違締約妄引兵入國境利通弗服反覆問難稽遲涉日釁

日本大臣詣京師

實均金一作寶鋆

迂衛度一作威妥瑪

隙將開英國駐華公使迂衛度居間善爲調停周旋備至策日清兩國之便宜於是准臺費銀及琉人救恤銀和議遂成更制兩國便宜和好條欵互相交換各執一紙存照文祥從容謂利通曰大學

日本和議成

士直隷總督肅毅侯李鴻章國家功臣出守天津要衝各國使入京必過見足下亦幸顧臨爲利通悅臨去路經天津訪鴻章營鴻章欣然迎之賀和議成且言置理事官於日本十一月利通還日本總督西鄉從道亦歛兵去臺事乃定李鴻章上疏

臺事定李鴻章上疏

言各國互市所以聯外交而中國未置理事官於海外此殊非長駕遠馭之道同治十年日本始議締約臣與故協辦大學士曾國藩均奏請立約之後中國應派官駐紮日本管束我商民乃所以聯

紮音察纏束也

外交也今復與日本修和好則前奏不可再緩疏入詔下諸王大臣議之福建巡撫王凱泰亦上疏言通商各國宜設領事廷議並不決十二月上崩

穆宗崩

謚穆宗皇帝帝無子皇叔醇親王長子載湉入嗣

今上立

位改元光緒是爲今上皇帝福州將軍文煜閩浙

文煜李鶴章王凱泰上疏

總督李鶴章福建巡撫王凱泰等上疏請明遺臣故延平王鄭成功少服儒冠長遭國難感時仗節移孝作忠度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滄海獨闢田橫之別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傳至子孫遂納土内屬去年日本兵之入臺灣也版圖終歸於我者蓋鄭氏之遺功亦與爲臣等伏思鄭成功遭無可如何之衰運抱未曾有之孤忠雖煩盛世之斧戕足砥千秋之頑懦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皇帝詔曰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乃

勅遣使護送成功及其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然惟祠在南安而臺灣府未蒙勅祀恐遺靈莫安民望徒殷至於賜謚褒忠我朝恢廓之規遠軼前古如瞿式耜張同敞等俱以捐軀殉明謚之忠宣忠烈成功所處尤爲其難較之瞿張

瞿式耜張同敞明永曆中死節者事見前卷

二人奚啻伯仲仰願厚垂天恩准之追謚並勅臺府建專祠俾臺民知忠義之大可爲則励風俗正人心而其制馭土番或有裨補疏入廷議不決二年秋命大學士欽差直隷總督李鴻章與英國公

英國締約成

欽差大臣駐紮日本

使會議條欵。定准和約。以禮部左侍郎郭嵩燾爲
欽差大臣。道員銜劉翰清爲副使。齎國書遣英國。
通和好意。三年秋。簡派欽差大臣何如璋。副使張
斯桂等。齎國書駐紮日本。以固和好。

周清外史卷之二十二大尾

跋

家君曩著國史綱鑑三十巻續日本外史十卷今復著周清外史二十二卷將繼著歐米外史其意在先審我邦古今政刑而後及海外異域之家史若書實出於憂愛之至豈非以之資邦治可謂勤矣昔班孟堅事著述或譏其無功孟堅曰大漢同符天地淵雅說之宋北紫之秋陸董述贊休息乎篇籍之

囿譬如應龍潛潢汙久而彰者乃君子之真也夫孟堅修一漢史猶且資治況博及海外異域之政刑其有資於邦治豈淺少乎哉家君之業其在於此也歟

明治辛巳之夏　馬杉虔拜題

稟告

近世所行綱鑑易知錄。通鑑擥要。十八史略。元明史略之類。記事過簡省實。而怪異猥雜。語言澁滯。初學讀史者苦之。馬杉先生慨然抽筆。上自周平王。下至清光緒。凡二千餘年。治亂興亡。謀戰忠邪。歷歷詳記。而削怪異暢語言。因姓氏立編。以擬日本外史體制。通計二十二卷。合為十三綴。名曰周清外史。將以便初學。僕請之先生。上梓播于世。四方挾書之士。徧購求此史。以審先生直筆精妙之無疏漏則幸甚。

明治十四年八月　書肆　萬笈閣主人敬識

周清外史　跋　三

萬笈閣藏版

明治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版權免許
仝　十四年八月　出版

著述人　京都府平民　馬杉繫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江嶌喜兵衛
東京府下下谷區上野花園町四番地
同　日本橋區本石町二町目九番地

三府
發兌
書林

東京芝三嶋町　山中市兵衛
同　大傳馬町三町目　東生亀次郎
西京三條通高倉西入　出雲寺文治郎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同　通北久寶寺町　前川源七郎
同　通備後町　吉岡平助

周清外史　奥附　一　萬笈閣藏版

諸國

尾州名古屋本町九丁目　片野東四郎
仝　同本町四丁目　矢田藤兵衛
仝　同　十丁目　栗田東平
仝　同　十一丁目　梶田勘助
仝　同京町二丁目　鈴水鬼毛
仝　知多郡半田　小栗太郎兵衛
勢州四日市南町　伊藤善太郎
仝　津宿屋町　篠田伊十郎
仝　松坂新町　山本亀太郎
美濃大垣岐阜町　岡安啓助

書林

仝　同俵町　平野利兵衛
仝　岐阜米屋町　三浦源助
仝　同　靱屋町　水谷善七
仝　笠松　玉井忠造
三州岡崎連尺町　伊藤文吉
仝　豊橋呉服町　高須廣治
仝　舉母　文會堂桒吉
遠州濵松紺屋町　齋藤源三郎
仝　同連尺町　落合清七
遠州濵松新町　白木健次郎

周清外史　奥附　二　萬笈閣藏版

諸國

遠州新居泉町　杉浦作左
仝　見附東阪町　古澤良作
仝　二俣　天井金藏
仝　袋井新町　明治社
仝　掛川西町　大塚好五郎
駿州静岡呉服町六丁目　佐藤俊平
仝　同　江川町　廣瀬市藏
仝　同呉服町三丁目　青木榮次郎
仝　沼津淺間町　吉成壽三郎
甲州山梨常磐町　内藤傳右衛門

書林

仝　柳町　徵古堂榮次郎
相州横須賀　金田金次郎
武州横濱辨天通一丁目　吉川伊兵衛
仝　深谷元住町　酒井省吾
仝　同所　小野脩三
仝　加須中町　成田屋信吉
仝　八王子八日町　小町屋德次郎
仝　飯能中町　金子彌吉
下總野田町五丁目　茂木林藏
仝　舟橋驛　品川金十郎

諸國

仝　佐原橋本町　朝野利兵衛
常州太田内堀町　宮田雲城
仝　太田塩横町　沼尻茂兵衛
仝　長竿　菊地儀助
仝　上市和泉町　裕信善之助
仝　石岡　近江屋清吉
仝　宮中村　荻原良治
信州長野三王門前　西澤喜太郎
仝　同善光寺前　裕木豐平
仝　同横町　裕木喜右衛門

書林

仝　小諸荒町　相場七左衛門
仝　上諏訪　藤屋機右衛門
上野高崎　崇文堂輝吉
仝　藤岡　裕野屋貞吉
仝　桐生五丁目　竹内藤吉
下野栃木萬町　管谷甚平
仝　宇都宮日野町　篠崎伊右衛門
仝　同馬場町　田野邊忠兵衛
岩代福島五丁目　齋藤彦太郎
仝　若松一之町　森万助

諸國

岩代若松一之町　齋藤八四郎
磐城中村字田川　志賀茂鄉
陸前仙臺國分町　管原安兵衛
仝　同所　伊勢安右衛門
仝　登米　阿部清助
陸中一ノ関　及川兵次郎
陸奥青森博勞町　柿嵜忠兵衛
羽前山形六日町　市村五郎兵衛
仝　同十日町　中川久助
仝　谷地　田宮五郎

周清外史　奥附　五　萬笈閣藏版

書林

仝 鶴岡五日町　地主文藏
仝 上ノ山　萬屋利七
羽後秋田大町三丁目　本間金之助
越中高岡三番町　國本吉右衛門
仝 同 木舟町　車平次郎
仝 同 片原横町　水野義三郎
仝 福光横町　清水清右衛門
仝 富山東堤町　土井宇三郎
仝 同 西町　大橋甚吾
仝 同太田口町　守川吉兵衛

諸國

越後高田馬出町　小方長吉
仝 呉服町一丁目　本田勝三郎
仝 稲田假治町　藤屋直三郎
仝 葛塚　三條屋七十郎
仝 長岡　上田屋治八
仝 同 所　中村作平
仝 潟町四ッ谷濱村　佐藤友吉
仝 柏崎四ッ谷　下條彌三郎
仝 小千谷　野口安吉郎
豐後佐伯舟頭町　東圓作

周清外史　奥附　六　萬笈閣藏版

書林

周防岩國錦見小路　米谷助右衛門
仝 山口　宮川臣吉
安藝廣島　松村善助
播磨姫治　山野長平
土佐高知　澤本駒吉
阿波徳島　坂部萬吉
伊豫松山　土肥與平
筑前福岡　林斧助
筑後久留米　菊竹義兵衛
因州鳥取　大谷兵造

諸國

出雲松江　園山喜三右衛門
紀州和歌山　平野文助
肥前佐賀　熊本吉造
仝 長崎　以文會社
肥後熊本　長崎治郎
薩州鹿兒島中町　吉田甚兵衛
摂津神戸　鳩居堂
近江大津　小川儀兵衛
加賀金沢　近八郎右衛門
渡嶋函館　魁文社

京阪

西京御幸町通姉小路上ル　藤井孫兵衛
仝　三條通御幸町　大谷仁兵衛
仝　寺町通四條上ル　田中治兵衛
仝　寺町通御池下ル　佐々木總四郎
仝　寺町通綾小路下ル　川藤徳次郎
仝　三條通御幸町　杉本甚助
仝　三條通寺町上ル　竹岡文祐
仝　同　所　細川清助
大阪心齋橋通南久寶寺町　前川善兵衛
仝　通南一丁目　松村九兵衛

大阪

仝　通唐物町　森本太助
仝　通備後町　梅原龜七
仝　通博勞町角　岡田茂兵衛
仝　通南久太郎町　中嶋徳兵衛
仝　通本町　赤石忠七
仝　通安土町　鹿田靜七
仝　通本町四丁目　岡嶋眞七
仝　通博勞町　中川勘助
仝　通本町四丁目　辻本信太郎
仝　同　所　書籍會社

東京

東京日本橋通一町目　北畠茂兵衛
仝　同　二町目　稲田佐兵衛
仝　同　所　稲田源吉
仝　銀座二丁目　山中孝之助
仝　日本橋通三町目　丸家善七
仝　同　四町目　中村佐助
仝　同　一町目　大倉孫兵衛
仝　南傳馬町一町目　吉川半七
仝　同　町　深澤堅二
仝　同　三丁目　穴山篤太郎

東京

仝　南傳馬町二丁目　小林新造
仝　芝口一丁目　牧野善兵衛
仝　芝宇田川町　牧野吉兵衛
仝　本町二町目　柳川梅次郎
仝　新大坂町　小林喜右衛門
仝　通油町　水野慶次郎
仝　通塩町　内藤恭治郎
仝　横山町一丁目　出雲寺萬治郎
仝　同　二丁目　内田彌兵衛
仝　馬喰町二丁目　石川治兵衛

書　　肆

仝　同　所　山口藤兵衛

仝　淺草茅町二丁目　北澤伊八

仝　同廣小路　淺倉久兵衛

仝　南鍋町二丁目　岡田文助

仝　新石町　福田仙藏

仝　湯島松住町　別所平七

仝　池ノ端仲町　岡村庄助

仝　小川町　東生鐵五郎

仝　呉服町　江嶋伊兵衛

仝　本石町二丁目　梶屋喜兵衛

曠敏本 著

十八史略後編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光風社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光風社刻本影印

清國曠敏本原著
日本增田貢頭書

頭書十八史略後編

明治九年四月　光風社

十八史畧後編序

史莫盛於支那體有紀傳有編年有書志治亂盛衰之跡忠奸淑慝之狀與夫禮樂刑政食貨之沿革洪纖畢舉歷然可觀矣然其書浩瀚讀之不易於是乎略史出焉如曾氏十八史略是也曾氏之書夙行於我而其書未無得失之可議然其提綱挈要簡且該世以便之唯其所記止趙

宋不及元明。是爲憾耳。頃者。余獲鑑撮者讀之。其書係清人曠大史所撰。而體裁大率倣曾氏。記至明亡清興之日。余與增田貢謀。割元明二代。別爲一編。以續曾氏史畧。於是乎古今大局始全。亦將無所致憾也。雖然。後進之士。苟藉此以自便。不復求其淵源而溯之。安能得審古今得失論天下大計乎哉。

明治九年四月

省軒龜谷行撰

青木東園書

日本增田貢批評頭書

十八史略後編卷之一

清　瞶敏本　著

元（自世祖庚辰宋亡始一統終順帝丁未十主共八十八年○自太祖丙寅起至世祖己卯先帝七十四年共一百六十二年）

太祖

姓奇渥温名鐵木眞蒙古（先號韃靼）部人即位于斡難河建元法天啓運聖武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歲○太祖用兵如神滅國四十平西夏定疆

滅國四十

域臣如木華黎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太祖號爲掇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耶律楚材者初仕金降于元文事武備罕與倫比太祖傾心任之楚材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太祖滅默德那國見一獸獨角能爲人言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是惡殺之象乃上天所遣者太祖即日班師楚材之卒也家藏惟琴劍書史○先是蒙古嘗貢歲幣于金

四傑

耶律楚材

見角端

與金絶

金主使衛王允濟受其貢太祖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怒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元太祖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此等庸奴亦爲之耶自是與金絶及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難以驟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許我我乃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弊破之必矣言訖而瞑後太宗卒用其策以破金

太宗

名窩闊台太祖子在位十三年○太宗遵太祖遺命恃太弟拖雷約宋滅金有天下三分之二信任楚材崇儒興學賦簡刑清號稱太平惜晩年不振遂致奸人弄柄皇后竊權

定宗

名貴由太宗子在位六年○時太宗后九馬眞氏當朝四年尚未立帝定宗任事不三年政皆

决于后、海迷失法度不一、中外離心、華人射利

耽觝、受制女婦、變大禍極、往古未有、

憲宗

名蒙哥、太祖之孫、拖雷之子也、在位九年、○憲

宗委任太弟忽必烈、遽遺鼎湖之泣、悲夫、

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之弟、即位十九年、始滅宋一統、建

元中統至元、又十五年、共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

弘吉剌氏

歲、○宋幼主入朝、皇后弘吉剌氏不樂、帝問之、后

曰、古千歲無不亡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

謝枋得死節

矣、○魏天祐執宋臣謝枋得至燕、枋得將行、其友

餞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値一文錢、枋得

至京、五日而卒、初枋得與程雪樓書、略云、大元制

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

以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先妣今年棄世、苫塊餘

息、心死形存、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

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也、

又與魏容齋書、略云、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

武、下有隨光夷齊、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

垂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爲臣不忠者、魏叔子云、書辭失體、

元爲周武、誰爲商紂耶、予觀其全書、辭氣亦弱、即

同曲青史數語、殊涉矜張、疊山之人與文、較文山、

徵趙孟適等

稍遜矣、○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至是遣程文海、學士

訪求人才、密諭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孟頫、宋宗

室

及吳澄揭奚斯楊載虞集等、帝皆擢用、時徵熊

蕭禾不仕

禾、獨不赴、禾力學授徒、學者稱勿軒先生、○帝嘗

問留夢炎葉李優劣于孟頫、孟頫優留而黜李、帝

曰、夢炎爲狀元、官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

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之顏赧矣、○

劉因不仕

帝徵劉因、爲贊善大夫、因辭歸、因天資絶人、初爲

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

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

太子眞金卒
安童、伯顏、許衡
學者以治生爲先務

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扁所居、曰靜修、丁氏曰、許衡與澄仕元、君子少之、獨劉因不仕、衡澄皆從祀孔庭、而因則不、或以因于經籍無所纂註、總爲本而文爲末之謂何也、況劉亦有易繫辭說等書耶、○太子眞金嘗問王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太子仁孝恭儉、中外歸心、王惲侍御史進承華事略、太子覽之、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張九思詹事曰、正臣防微、理固當

然、太子善其說、旣而阿合馬之黨、謀危太子、太子憂懼而卒、○帝御極以來、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姚樞廉希憲王磐竇默等、後先登用、○許衡嘗語其子曰、我死後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衡之言亦自知其仕之非也、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衡嘗謂、士君子當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

完澤
孛星見
封僧人
貶孔子

逐末、亦有可爲、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帝定授時曆、製渾天儀、郭守敬製通海運、以海盜朱清張瑄爲之開通惠河、○帝欲用不忽朮爲相、不忽朮曰、完澤可、向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澤名、澤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時孛星見、帝問銷變之道、不忽朮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

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帝封僧人爲帝師、貶孔子爲中賢、分江南人爲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尊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自寵任桑哥等、鉤考錢穀、元氣已索、頻年征討、民不聊生矣、

成宗

名鐵木耳、世祖太子眞金之第三子也、改元元貞

〔蠲租〕

大德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歲○帝詔蠲租、江浙省臣言、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詔可、○時公田爲民害、戶內實無田、而戶皆出租、帝詔、凡官無公田者、給以俸、民力少蘇、○太后建寺五臺

〔建寺五臺山　李元礼〕

山、將臨幸、御史李元禮疏言、不可者五、騎從經過蹂山禾稼、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册、書而不法、何以垂後、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勞民傷財、四也、佛以慈悲爲敎、不須供獻、今太后爲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輦中道、端處深宮、不祈福而福至矣、○時欲開鐵幡竿渠、郭守敬議須廣七十步、

〔郭守敬〕

執政吝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水、渠不能容、漂沒人畜無算、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眞神人也、○御史請、禁諸路釀酒、○蘭谿處士金履祥、少學于王

〔禁釀酒　金履祥〕

柏何基、得朱熹之傳、居仁山下、學者稱仁山先生、○帝末年寢疾、宮闈預政、宰執擅權、是時妖異疊見、

武宗

名海山、世祖之孫、改元至大、在位五年、壽三十一歲、○帝加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往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敎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助我皇元、翰林承旨閻復之辭也、○阿沙不花相見帝容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糵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顚仆者也、○處士蕭𣂏力學三十年、不求進、有鄉人暮行遇盜、詭曰、我

〔追封孔子〕

〔阿沙不花〕

郝天挺

建崇文閣

遣宦者釋奠孔子

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帝加官者李邦寧大司徒、

仁宗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改元皇慶延祐、在位九年。○仁宗恭儉仁慈、尊賢重士、誅戮羣奸、權不下移。○郝天挺御史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禁奸邪、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建崇文閣于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庭。詔天下行科舉、期以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于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立升齋積分之法。○有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我服御雅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不可以奢靡相導。○帝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大風滅燭、弗克成禮。○帝加宦者續元

赦不可屢下

忽都魯兒

拜住

却七寶帶

暉昭文館大學士。以上二事皆仁宗之失也

英宗

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改元至治、在位三年。○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議禮、詔曰、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乃備法駕服袞冕、恭詣太廟行禮。時庭臣言、祀禮畢、宜赦。帝曰、赦不可屢下也、殺人獲罪、死者何辜。○忽都魯兒學士譯進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帝謂

丞相拜住安童孫也、曰、朕幼沖嗣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曾有此樂耶。卿元勳裔、當無忝爾祖。拜住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未周、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有獻七寶帶者、因侍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進賢、而

張養浩直諫
殺諫臣觀音保
鐵失弒帝

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卻之、○帝欲以元夕張燈、張養浩（中書）諫曰、宮掖嚴邃、亟宜戒愼、帝怒、既而曰、非張希孟（養浩字）不敢言、命罷之、賜幣以旌其直、○時敕建西山佛寺、觀音保（御史）以東作方興、上書極諫、帝殺之、○帝任法無私、果于誅戮、於是奸黨不自安、値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鐵失等殺拜住、遂弒帝于行幄、

泰定帝

誅鐵失等
受佛法

名也孫鐵木兒、世祖曾孫也、改元泰定致和、在位五年、○帝初封晉王、及英宗遇弒、以支庶入繼帝統、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以楊朶兒觀音保皆忠臣、爲奸逆所戕、槩予恩恤、○帝受佛法于帝師、是時災異屢見、

明宗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八月、○初武宗傳位于弟仁宗、約以次傳之和世㻋、仁宗崩、奸相鐵木迭兒、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英宗、乃封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仍居北部）封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爲懷王、出鎭海南、（後徙江陵）泰定崩、丞相燕帖木兒謀逆、迎圖帖木爾襲位、圖帖睦爾譲辭曰、大兄在北、當有天下、必不得已、當明著朕志、布告中外、以攝位之意、於是遣使迎明宗、明宗卽位于和寧、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明宗次于王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明宗暴崩、（圖帖睦爾弒之也）圖帖睦爾襲位、是爲文宗、

燕帖木兒謀逆
圖帖睦爾弒明宗

孛朮魯翀

文宗

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改元天曆至順、在位五年、○帝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命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擧觴立進曰、帝師釋伽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衆爲悚然、○帝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

范梈

立寧宗

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關中旱張養浩散家財賑饑禱雨嶽祠甘澍立沛又米價騰踊昬鈔壅不可得米養浩殫心區畫民賴以活○范梈工詩文歷官清正謹身守法疏食水飲泊如也

寧宗

名懿璘質班明宗之子初封鄜王年甫七歲在位二月而殂未改元

順帝

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改元元統至元至正在位三十六年初燕帖木兒請于文宗后不答失里議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宗寧宗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乃明宗長子理當立遂迎立帝(觀之則帝之立后立之也後帝削后之號而置之死地何耶)帝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

撒文宗之主

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是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入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降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相傳帝乃宋恭帝㬎之子也恭帝降元時止六歲世祖封爲瀛國公後遣學佛法遂居沙漠明宗居沙漠時與之善適瀛國公生子明宗遂乞爲己子詳見何叔五文集并閩人余應詩可證)遂俾出居遐陬(帝被謫出居廣

西)上天不佑隨降殛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燄舍長立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扶朕踐祚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撒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先是燕帖木兒挾震主之勢肆行無忌取泰定后爲夫人女伯牙吾氏爲順帝后弟撒敦爲榮王撒敦之子唐其勢及伯顏相殺之是時天示奇變雨血著衣皆

雨毛

赤、雨毛如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
變、○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問逯曾、曾曰、
先朝既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
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
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
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陳
顥素疾曾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

逯曾曾　張寛　黑鷹啄蝗

后也、奚爲不可、曾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曾以
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伯顏是之、遂以眞
哥皇后配武宗、（此等處、絶大關係、亦見儒術之不疏、）○武陟縣禾將
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寛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
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金履祥著論孟考證、
許謙序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于朱
子、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童而
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

許謙　吳萊　貶伯顏　巎々

哉、○許謙制行甚嚴、應世有道、介而不矯、通而不
隨、身在草萊、心存當世、其敎人以五性人倫爲本、
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獨不敎人以科擧之
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吳萊以著述爲務、嘗
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也、奇者不
爲法度所縛也、○伯顏專權、其從子脫脫憂之、乃
與帝謀、貶伯顏于南恩州、死于路、○巎巎（學士）勸帝
務學、一日帝閱宋徽宗畫稱善、巎巎曰、徽宗多能

修史　掲傒斯

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耳、宜其身
辱國破也、○帝詔修遼金宋三史、以脫脫、歐陽玄
掲傒斯等爲總裁官、脫脫嘗問掲傒斯曰、治道何
先、曰、儲才爲先、養之于譽望未隆之時、用之于周
密庶務之後、可也、○掲傒斯請兼行新舊錢、以救
鈔法之弊、時不能從、○帝詔令入粟補官、有匿
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錄者、成遵（郎中）以爲賣官、已
非令典、況可賣與奸淫之人耶、宜奪其秩、還其粟

朱公遷
虞集
石人一隻眼

○朱公遷(翰林)勸帝親賢遠佞、以回天意、公遷用力于聖賢之道、時黃溍(學士)最少許可、特敬愛公遷、○虞集(學士)學探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于文集、論海運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宜築堤捍水、爲田、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則可以省海運矣、○衆陽婦人張氏生男、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

劉福通等作乱
張士誠起兵
明太祖起兵
陶安
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
蝗落塹平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得隻眼石人、(時役民開河、民思亂)○妖人劉福通等作亂、以紅巾爲號、○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明太祖起兵、耆儒陶安獻言曰、方今豪傑並起、攻城屠邑、非有撥亂救民之心也、明公應天順人、天下不足平矣、○陳友諒陷安慶、余闕孤軍不支、自經死、闕妻及子女、皆赴井死、(有謂闕許身太蚤者、其詩云、千載結纓悲子路、九泉披髮愧泆吾、蓋譏其仕元之非也、此亦不樂成人之美已)○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蝗落

劉基宋濂
徵海運糧
陳友諒稱帝
張士誠稱王
友諒敗死

溝塹盡平、民大飢、○明太祖兵克處州、有薦劉基宋濂者、卽以書幣徵之、創禮賢館處焉、○帝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十萬石至京、(丘濬曰、元人歲漕淮米四百萬石、今乃哀求反賊、譬則富室之城居者、資郭外粟以自給、而負郭之田無半畝、一旦外粟不來、坐以待斃耳、謀人家國者、可無遠慮哉、)○陳友諒稱帝、國號漢、張士誠自稱吳王、○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其子陳理走據武昌、是役也、用火攻友諒弟友仁等、皆焚死、

難星過
明太祖建國曰吳
日旁有月星
弘吉剌氏殂
執張士誠

正焚殺間、劉基忽大驚、曰難星過、請急更舟、更畢、而太祖舟爲炮沈矣、○明太祖建國號曰吳、陳理降、徐達(公)等勸進、太祖卽吳王位、諭達等曰、禮法立、則人志定、建國之初、此爲先務、○時日旁有一月一星、○皇后弘吉剌氏殂、后以禮法自持、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夜暮非至尊往來之時、帝賢之、○明兵執張士誠以歸、○明太祖兵至通州、帝集后妃太子、議避

順帝北去

兵、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明年駐應昌府、未幾殂、明兵襲應昌、皇孫買的里八剌及皇妃寶玉皆被獲、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明 傳十五帝、共二百七十六年、

太祖

布衣起兵

姓朱、名元璋、句容人、以布衣起兵、代元都金陵、以土德王、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歲○

祝伽藍

初郭子興據濠、帝欲入濠城避兵、乃祝伽藍曰果容余入濠倡義乞許陰珓、帝屢得陰、遂往子興奇

郭子興子謀害帝

之、以養女馬氏妻焉、帝有安天下之志、子興二子惡其威名、陰置毒酒中、邀帝飲、帝與偕行、中途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勒馬不去、二子問故、帝

纔字衍

曰、纔上天說爾以毒酒害我、二子股栗而去、帝克滁州、立子興爲滁陽王、子興尋卒、帝遂統其軍、○

朱升

帝召朱升學士問策、升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馬后

馬皇后嘗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帝嘗謂侍臣曰、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也、罷朝因以語馬后、馬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馬后又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

立東宮官

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立東宮官、謂詹同尚書等曰、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舉賢任才、立國之本也、○

求遺書

帝求遺書、嘗曰、吾每于宮中無事、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

定律令

帝命劉基中丞陶安參知政事等、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緖繁多、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非良法也、○帝諭定祀典、李善長相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方澤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諭縣官

時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當深戒之、○

何眞

元分省左丞何眞奉

修女誡

不許宦官預政內侍讀書

建大本堂

表歸附、眞當元末居鄉里、率衆保障、人爭歸之、眞降表至京、帝賜詔褒之、曰何眞保障安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雖漢竇融唐李勣、無以過也。○帝命朱升、修女誡、謂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與政事、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帝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幷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不數傳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預政典兵竟喪國于閹寺祖宗之訓其可忽哉)○帝建大本堂、遣儒臣敎授太子諸

王。帝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帝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忠臣之義矣。○帝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長至。○

常遇春

元史成

楊憲

帝謂詹同曰、古人爲文、以明道德、通世務、自今翰林爲文、毋事浮藻。○常遇春(公)初依大盜劉聚、爲聚所愛重、聚鹵莽無遠志、遇春薄之、遂歸帝、遇春所向輒捷、自言能將十萬、橫行天下、人稱常十萬、○元史成、帝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精數學、從帝在軍中、言未來事、無不奇中、嘗戴鐵冠、人稱鐵冠道人。○帝欲以楊憲爲相、劉基(誠意伯)與憲素厚、以爲不可、帝怪之、基曰、宰相者持之如水、以義

謫危素

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有相才、無相器、帝曰無踰先生、基曰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危素與黃哻幼同學、元末素官學士、哻官待制、徐達(大將軍)克燕京、素與哻約死于難、哻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投井、寺僧挽出之、素因不死、達乃以素歸、帝以爲學士、一日帝坐東閣側室、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帝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來也、素惶恐頓首、帝曰素元朝老臣、

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素和州。逾年素卒。○帝手書問劉基天象事。基上言、雪霜之後、必有陽春。宜少濟以寬。○帝欲征沙漠。謂諸將曰、今

【三事未了】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璽何也）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問。

【桂彥良】○初桂彥良被薦召爲正字。帝諮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胡惟庸（相）素恨劉基。奏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祖墓。請加重辟。帝不聽。但奪

【劉基卒】基祿。已而基卒。基通天文。元末擧進士。授高密丞。

【天子氣】未幾投劾去。嘗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人以爲狂。基歸田。著郁離子十卷。帝定金華。基陳時務策。帝嘗曰、伯溫（基字）吾子房也。（正德間、賜詔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仕、豈聞入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王保保卒。妻毛子亦自縊死。帝嘗謂羣臣

【王保保眞男子】曰、王保保眞男子也。○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於是

【葉居昇】下詔求言。葉居昇（訓導）上言三事。曰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其言分封略曰、秦晉燕齊諸國、都城宮室、亞于天子。臣恐尾大不掉、變生不測。漢晉

【製皇陵碑文】已事、可爲寒心。（靖難兵起、其言驗矣。）○帝自製皇陵碑文。以儒臣詞多粉飾、不足爲後世子孫戒也。（文中叙述艱辛、有云、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窮景苦況、讀之愴懷。）

【致仕鄉禮】○帝定致仕官居鄉禮。族內序尊卑、其外祖家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次。如與異姓禮、（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胡惟庸伏誅】○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第井中醴泉湧出。邀帝往觀。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左右撾捶亂下。右臂將折。猶指惟庸第。帝悟。登城望其第。刀槊林立。即發兵掩捕。磔于市。株連死者無算。宋濂（學士）之孫宋愼亦坐胡黨誅。並械濂至京。欲誅之。馬皇后救之。得發茂州

【置錦衣衛】安置。○帝置錦衣衛及鎭撫司。凡有重囚下衞司

僧道衍

李文忠

推勘、○帝詔選高僧、入侍諸王、命道衍往燕王府、道衍姓姚、名廣孝、祝削也髮妙智庵、通兵機、嘗至京口、賦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有潮通鐵甕、野田無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之曰、汝薄南朝矣、靖難兵起、皆廣孝贊成、廣孝嘗侍成祖宴、時天寒甚、成祖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李文忠公帝甥也、母早卒、

誅來復

解縉

文忠嘗牽帝衣而戲、帝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從帝徵討、屢建奇功、文忠卒、子景隆襲封、○侍臣有言善惡之報多爽者、帝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蜀王椿帝第十一子闢西堂講書、命僧來復作箴以自警、來復工詩文、嘗承召賜食、賦詩謝恩、詩內有殊域字、帝大怒曰、詩用朱字、是我爲反朱耶、遂誅之、疑皆選入者、來復誅而廣孝不、何也、○庶吉士解縉、嘗草封事萬言、

賜李善長死

求張三丰

帝嘉之、又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晩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靖難後、成祖召縉入附辨事、仁宗在東宮、失成祖歡、適成祖出虎顧衆彪圖、令縉題句、縉題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祖見而生感、○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李善長請免其親戚數人、帝怒賜善長死、復命楊靖肅清逆黨、凡殺功臣十九家、○帝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入武當山修煉、浩浩自如、時稱爲張邋遢、對人或終日不語、語則皆本忠孝、或數月不食、一食升斗

錢唐

彭友信

輒盡、○帝以孟子草芥寇讎之說太甚、欲去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錢唐尚書祖冒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帝命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彭友信、以貢至京、遇帝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明日召入朝、授北平布政司、○學正吳從權等至京、帝問民間疾苦、皆對曰、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帝曰、

（竄呉從權）胡瑗爲教授教以治兵治民等事汝所教何事耶其竄之極邊爲學校戒○（太子㷆立　允炆）太子㷆立允炆爲皇太孫以黄子澄（修撰）侍東宮講讀○（藍玉伏誅）蔣瓛（指揮）告藍玉（公）謀反磔玉于市坐黨死者二萬人○（置鐸及鼓）帝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狥于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每村置一鼓遇農種時月清晨鳴鼓聲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帝停遼

東海運詔議屯田法○（論日月五星）帝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羣臣皆以蔡氏左旋之説對帝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是觀之則此右旋○（福壽死節）初元御史福壽死節帝禮葬之○帝以淮右布衣託身皇覺寺倡大義入濠遂成帝業眞天授也

建文帝（乾隆元年追謚建文帝爲恭閔惠皇帝）名允炆太祖之孫改元建文靖難兵南下遜位在位四年○（齊泰黄子澄參國事　方孝孺）帝以齊泰黄子澄參國事以方孝孺直文淵閣○廢周王橚（太祖第五子）爲庶人時有告周王與燕湘代岷四府謀不軌者帝召子澄泰謀之泰欲先削燕子澄曰宜先取周翦燕之手足燕乃可圖也○（程濟）時熒火守心程濟（教諭）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第

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晩也乃下濟獄○（燕齊告變）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子澄曰孰當先討對曰宜亟討燕召泰問曰燕王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對曰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衞精鋭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帝然之○（高巍）高巍（都督府斷事）上書曰高皇帝封建諸王爲子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彊易以生亂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臣愚謂勿施鼂錯削奪之策當效主父偃推恩之議

曾鳳韶　卓敬　高煦無頼　廢諸王　燕王舉兵靖難

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寔有不順者哉不聽○燕王入覲登陛不拜曾鳳韶御史劾燕王不敬帝弗問卓敬侍郎密奏曰燕王酷類先帝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絶禍本帝不聽已而燕王還國○太祖小祥燕

王遣世子高熾及高煦高燧入臨齊泰請留之子澄不可世子兄弟皆徐輝祖公甥也輝祖亦請留之且言高煦無頼他日必爲大患帝竟遣還高煦陰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廢岷王楩執湘王柏柏闔室自焚又廢齊王榑幽代王桂○命宋忠都督率兵三萬選燕府護衛精鋭悉隷麾下屯開平密勑張昺侍郎謝貴都督圖燕燕靖難兵起矣時昺貴圍府第燕王以計擒斬之先是齊泰以張信指揮

眞定大敗　李景隆敗　鐵鉉　盛庸　張玉沒陣

爲燕王所信任密勑信執燕王信以告母母曰汝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不可也信乃具告燕王燕王乃誓師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言欲法周公輔成王上書請誅齊泰黄子澄於是帝命耿炳文侯等帥兵北征赦程濟出獄充軍師帝諭諸將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内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之名炳文與燕王戰于眞定大敗於是子澄薦

李景隆代之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豎子耳趙括今復見矣燕兵攻大寧景隆敗子澄等匿不以聞○景隆與燕王戰于白溝河平安指揮瞿能都督直前搗陣燕王馬三被創瞿能幾及之會旋風起南軍亂景隆大敗適鐵鉉參政自臨邑還悉力捍禦事聞擢鉉兵部尚書召景隆還朝以盛庸都督代景隆總兵事○盛庸鐵鉉等與燕王戰于東昌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燕指揮突圍翼王出張

夾河大敗
藁城大潰
謫齊泰黃子澄

王（燕指揮）沒于陣、燕王大慟。○盛庸與燕兵、戰于夾河、會北風起、飛沙漲天、庸大敗。○燕王又與吳傑戰于藁城、會大風起、發屋拔樹、南軍大潰。（白溝、夾河、藁城、燕凡三得風助。）○帝謫齊泰・黃子澄、（實使出外募兵）諭燕罷兵。燕王乃上息兵書。帝遣薛嵓（少卿）齎報書往燕師。燕王問嵓、臨行上何言。嵓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嘻、是不可紿三尺兒。嵓不能對。左右欲殺嵓、燕王令護嵓歸。○時師老餉匱、方孝

文圭生
徐輝祖破燕兵

孺言于帝曰、燕父子兄弟可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事濟矣。帝善之、乃作書許王世子燕地、遣張安（千戶）如燕世子。得書不啓封、遣人押安倶至王所。時黃儼（燕官）素附高煦、即馳使告世子且反。燕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燕王啓視歎曰、嗟乎幾殺吾子。○皇少子文圭生。（靖難後、廢爲建庶人、幽于中都廣安宮。入禁中二歲。其後英宗念庶人無罪、出之鳳陽。年已五十餘矣。出禁目不識牛馬。）○燕兵日南。徐輝祖奉命、援山

靈壁敗
執李景隆
京師陷
馬后死

東、與何福（總兵）等大破燕兵、俄而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卒敗于靈壁。○燕王誓師渡江。帝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帝遣諸王如燕師、請割地講和。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曰、大兄洞見之矣。○燕兵薄金川門、李景隆開門迎燕王入城。徐輝祖迎戰敗績。帝命發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帝欲自裁、程濟止之。適內官舁一紅篋至曰、此太祖

建文出亡

所遺（劉基留也）也。曩受命、臨大難則發。於是發篋得度牒及袈裟剃刀。程濟曰、數也。乃爲帝祝髮。從水關出亡。從亡者楊應能（教授）・葉希賢（御史）倶祝髮稱比丘、程濟稱道人、自神樂觀啓行、往雲南。至西平侯沐晟家、已而結茅白龍山。時嚴震直（尚書）奉命密訪、忽與帝遇于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臣自有處。是夜震直自縊于郵亭中。正統五年、帝出雲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僧白官府迎至

藩堂、南面趺坐、自稱朱允炆、曰、前胡濙給事名訪張邋遢、實爲我也、衆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鄉土耳、藩司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命經侍太監吳亮審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爾以手據地餂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是夜亮自縊死、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程濟曰、今日方終吾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後帝以壽終、葬西山、○帝頂顱偏、

老佛

半邊月兒

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太祖嘗命咏新月、懿文太子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已有清光徧九州、帝詩曰、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以俱非吉兆也、○燕王清宮、詰問帝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燕王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鐵鉉練子寧副都御史卓敬暴昭尚書高翔御史皆

殺齊泰黃子澄

方孝孺鐵鉉等死節

族誅、泰子澄妻、發教坊司、孝孺朋友門生、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鉉被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遂磔之、子寧被執、語不遜、斷其舌、燕王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書地上曰、成王安在、卓敬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劉璟長史逮繫至京、見燕王、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篡字、下獄、辮髮自經死、○連楹御史立金川門下、數燕王、命收之、延頸

劉璟

連楹

受刃、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劉端寺丞被執不屈、命劓其鼻、燕王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我猶有面目、可見皇祖、遂捶殺之、○梅殷都尉擁兵淮南、燕王迫公主、嚙指血作書招之、殷還、燕王迎謂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燕王憾之、○燕王殺景清、時諸臣既死、清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至是緋衣入朝、會司星者奏文曲犯帝坐甚急、燕王乃收之、得所帶利刃、詰之、清毒罵不已、抉其齒、噀

劉端

梅殷

景清死節

血御衣、燕王命、以鐵帚刷其肉至盡、

成祖

名棣、太祖第四子、都北京、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歲、○帝命解縉(學士)等、選新進士有才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帝曰有志之士也、增忱二十九人、命縉領其事、○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不爲三丰也、)○安南黎季犛逆命、帝命朱能(公)

周忱

張輔(侯)等、討平之、改安南爲交阯、定爲十七府、○帝幸東苑觀射、皇太孫連中、帝大喜、(時文武羣臣四方朝使畢集、帝出一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虞謙(御史)巡視兩淮、奏穎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孫馳諭之曰、軍民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奏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帝命丘福等、征本雅失里、福全軍覆沒、帝親征、次元石坡、勒銘曰、維(日月明、繼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至幹難河、本雅失里戰罷遁去、遂班師、次擒胡山、勒銘曰、

定交阯

發廩賑貸

帝親征

澣海爲潭、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戶部奏報賑給饑民糧數、帝曰、國家儲蓄豐年則斂、凶年則散、隋饑、文帝不開倉、末年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行賑給、○阿魯台遣使來納款、請併女眞吐蕃諸部、屬其約束、帝以問侍臣、侍臣多請許之、黃淮(大學士)曰、此輩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矣、此擧實其姦

阿魯台納款

黃淮

謀也、帝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帝殺周新、(按察)新以劾奸被殺、帝悟其冤、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帝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帝賜陳懋(侯、時鎭守寧夏)書曰、邊鎭須有備、大抵禦寇之道、堅壁清野、最上計也、○漢王高煦不法、帝欲殺之、太子救之、徙封高煦安樂州、○初燕兵入城、胡廣解縉等、約同死于難、既而縉使人伺廣、廣方呼家人曰、外間鬧甚、可看豬、縉聞而笑曰、一豬

周新

徙高煦

一豬尚不肯捨

解縉女截耳

北征遂崩

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乎、縉與廣、嘗同侍文淵閣、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帝曰、定生女無疑矣、後果生女、遂許縉子貞亮、既而縉遇讒死、舉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乃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其後禎亮蒙宥、女卒歸解氏、○帝北征、途次不豫、下令將士、嚴部伍、謹哨瞭、遂崩、

黃福

楊士奇

仁宗

名高熾、成祖子、改元洪熙、在位一年、壽四十八歲、○帝賜蹇義（少傅）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凡政有闕失、即用此印密奏、○初黃福（尚書）治交阯、狥民所好、祛民所惡、至是召還、交人號泣、○帝寛黨籍之禁、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寛典、○帝閲廷臣誥命、謂楊士奇（少保）等曰、朕行有未善、卿等當盡言、因取誥命、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

李時勉

恤民寧過厚

難人、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李時勉（侍讀）條陳時政、帝怒、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肋已斷其三、已而斷骨忽自接、竟愈、○帝聞淮徐民乏食、召楊士奇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其即書詔、帝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帝曰、恤民寧過厚、○蹇義等奏事承天門畢、帝曰、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

夏原吉
楊榮

未見、帝曰、士奇當知之、士奇曰、不知、帝曰、天命也、歎息而起、遂不豫、已而召太子于南京、（時留南京監國）乃崩、

宣宗

名瞻基、仁宗子、改元宣德、在位十年、壽三十七歲、○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尚書）楊士奇楊榮（少傅）侍、帝曰、交阯用兵、生靈荼毒、今欲仍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如何、義原吉對曰、文皇帝二十年勤勞、不

冊封陳嵩　陶鎔　高煦反　何忠　山雲

可棄也、士奇榮曰、交阯自漢唐以來、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述、漢元帝罷珠崖、前史稱之、帝曰、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也、既而冊封陳嵩、爲安南國王、○帝諭夏原吉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河南新安縣知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漢王高煦反、帝親征、以書諭之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王若能悔過、即擒倡謀者來獻、高煦不答、已而官軍執高煦以獻、遂廢爲庶人、繫大內逍遙城、一日帝往觀、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命舁銅缸覆之、高煦有力、負缸起、乃積炭缸上燃火、銅鎔而死、○交阯黎利圍鎭城、藩師使何忠(知州)懷奏請王師、忠夜出城遇害、○帝命山雲(都督)鎭守廣西、雲最廉、廣西帥府老隸鄭牢、性鯁直、雲問之曰、世謂將不忌貪、我亦可貪否、牢曰、

如新潔白袍　林碩　廢胡后　夏原吉　雅量推第一　況青天　求賢　餞黃淮

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汙點、墨終不可湔洗也、雲又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笑而頷之、(太祖開國初、用皂隷葉春黃與宗、後有天下、以其人皆不貪、除春參政、除與宗知府)○林碩(浙江按察)被裴可力(中官時督事浙江)誣奏、帝命逮碩至、親問之、令碩復任、勅責可力、中外頌盛德、○帝廢胡后、胡后無過、帝亦悔之、○夏原吉嘗夜閱文卷、撫几太息、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歳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原吉天性和平、嘗有從隷汚所服織金賜衣、隷懼欲逃、原吉曰、汚可浣也、何懼焉、有吏壞所寶古硯、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也、慰遣之、當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況鍾爲蘇州知府、剔弊除奸、蘇人呼爲況青天、○帝令北直地方、民間新墾田、永不起科、○帝下詔求賢、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臣、○黃淮辭歸、帝餞之西苑大液

陳瑄
周忱

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陳瑄伯開漕渠、罷海運、○周忱巡撫奏定濟農倉之法、耕種之時、貧民每戶、給米二石、秋成照數還官、遇水旱、合各郡、大發濟農倉米賑貸。

頭書十八史略後編卷之一終

日本增田貢校訂要書

十八史略後編卷之二

清　曠敏本　著

英宗

名祁鎮、宣宗子、改元正統、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帝以王振太監掌司禮監事、閱武于將臺、土木之禍基此。○太皇太后張氏宣王振至、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帝跪請宥之、得免。○時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

宥王振

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張太后、王振因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張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据摭內閣之過、是時楊榮已死、得無閒言。○王振嘗謂三楊曰、天下事多、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後當何如、溥乃薦苗衷等入內閣、士奇不悅、溥曰、一日內閣出片紙、指某某入閣、吾輩束手矣、此數人

薦苗衷

尚是吾輩人也、士奇服其言、初溥繫獄十年、勵志讀書、或止之、曰讀書何用、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帝嘗呼王振爲老先生。○王祐侍郎貌美無鬚、振一日問曰、侍郎何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安敢有鬚。○雷擊奉天殿鴟吻、劉球侍講疏言王振專權、振下之獄、使小校持刀斷球頭。○吳中少師性貪鄙、其妻甚嚴正、一日迎詰其妻、呼子宣之問曰、此誥辭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耳、妻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吳中一

劉球劾王振

吳中妻

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仍强作笑容。○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瑄、乃以瑄爲大理卿、或勸瑄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已而振嗾言官劾瑄下獄、大臣申救得免。理學、鄉試第一、登進士、潛心道學。○王振往視太學、李時勉時爲祭酒、不爲禮、振誣以事、枷時勉于國學門、時勉與陳敬宗南京祭酒齊名、時稱南陳北李。○于謙巡撫忤王振、貶爲大理少卿、

薛瑄

李時勉

于謙

仍留巡撫任、謙每入京、無土宜餽當路、嘗有詩云、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羅亨信巡撫上言、也先俟

河決張秋

釁入寇、宜設備、不報、○時河決張秋入海、尋決滎澤入淮、河決之患、自商已然、漢時決酸棗、決瓠子、決館陶、後又決東郡、決平原、皆入于海、自東漢及宋初、並鮮河患、宋熙寧間、始決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分爲二派、一達于淮、一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始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之大畧也、然前代河決、惟壞田廬、至明及今、並妨漕運、故治河尤爲先務、○瓦剌也

瓦剌入寇

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

英宗北去

駕至土木、爲也先擄去、先是北兵夾攻、尚書曠埜曠一從鄺、埜一從野、請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王振不從、遂留北庭、百官死者、張輔・曠埜・曹鼐學士等、凡數百人、軍士死者無算、王振在圍中、將軍樊忠持鐵鎚

鎚殺王振

鎚殺之、○帝至敵營、盤膝面南坐、或勸也先殺之、

伯顏帖木兒

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猶華言大人也、曰、那顏安用此人在旁、開口大明天子、安得害之、當報中

國、遣使求迎、衆皆曰者、者然辭也、於是送帝、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也先之弟也、○孫太后命郕王、權總萬機、以于謙爲兵部尚書、○籍王振家、臠其姪王山于市、

臠王山

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景帝

名祁鈺、英宗之弟、初封郕王、英宗北去、奉孫太后命、卽位、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帝、改元景泰、在位七年、○也先寇紫荊關、廷臣議南遷、于謙厲聲曰、言

議南遷

遷者可斬也、靖康覆轍、奈何蹈之、謙遣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料、曰、無以資寇也、○許貴大同參將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者遣使、財賂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關口、中國與也先、有不共戴天之讐、理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勢不可和、若能使

于謙功大

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土木之變、謙之功大矣、當也先擁英宗、諭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國有君矣、彼挾英宗爲奇貨、而我淡漠應之、則其氣已奪、謙謀豈不偉哉、不然、鮮不爲南宋矣、○也先遣人來議和、命楊善御史往報之、

英宗還　李賢忠言　商輅

善至也、先甚喜、於是設宴餞英宗、伯顏亦餞焉、伯顏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矣、若也先伯顏、如劉聰吳乞買、則英宗共不爲懷愍徽欽乎、英宗至京、與帝相持而哭、英宗居南宮、

○淮徐大饑、王竑僉都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

○李賢郎中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商輅學士、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上言、口外田地極廣、守邊之要、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羊祜、皆

東宮生日　林聰　鍾同諫死

有明效、○帝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辛未、改封皇太子見深、英宗長子、爲沂王、初帝欲易儲、語金英太監曰、七月初七日、東宮生日也、濟、謂見英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謂見深、帝默然、○張寧侍郎、劉鉉祭酒、逆母喪奪情、林聰給事抗言、忠孝大節所關、宜令終喪、且時無金革、請循舊章、○廖莊少卿、章綸郎中、鍾同御史疏、請帝朝英宗于南宮、復汪皇后于中宮、景泰三年、廢居別宮、復沂王于儲宮、帝怒、俱予杖、鍾同杖死、○帝不

王文　英宗復位

豫、王文內閣、與王誠太監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兵事漸洩、與安太監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王文曰、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羣臣乃請早擇元良、以安人心、奏上、不允、石亨侯知帝疾必不起、乃與徐有貞副都、曹吉祥太監謀、迎英宗復位、遂揚言、敵騎且薄都城、又言王文于謙、取金牌敕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吉祥入白孫太后、命亨等率兵以迎、吉祥取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遂薄南宮、毀垣壞門而入、

殺于謙　袁彬　襄王瞻墡　耿九疇

掖英宗升輿、遂復位、已而殺于謙及王文等、籍其家、廢帝仍爲郕王、未幾郕王薨、○英宗之留北庭也、隨侍者袁彬哈銘、調護甚至、至是俱擢指揮、

英宗復位

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在位又八年、前後共二十二年、北狩一年、居南宮六年、壽三十八歲、○襄王瞻墡來朝、帝送至午門、襄王頓首曰、願皇上省刑薄斂、爲天下自愛、○耿九疇都御史、李賢丙閣等、皆下

謫楊瑄　謫岳正　竄徐有貞　石亨謀反死　李賢

獄曹吉祥等陷之也俄而大雷電風拔吉祥門外樹翌日九疇等皆赦出○楊瑄御史劾曹吉祥石亨倚迎立功恣橫謫瑄遼東○岳正修撰言吉祥等恐爲變謫正肅州正自題畫像云岳正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帝嘗謂左右曰岳正好只是大膽正既謫帝思之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吳與弼處士被召至京授左諭德與弼以秩卑不就職李賢薄之與弼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于謙之

殺也徐有貞實陷之至是帝悟謙冤深惡有貞遂發金齒爲民初帝嘗密謂于謙曰徐有貞奸邪豈堪爲祭酒恐被教壞後生心術○石亨謀反下獄死亨姪彪侯同謀亦伏誅○帝一日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使當時景泰左右先知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帝曰然此輩不過貪圖富貴

曹吉祥伏誅　小兒歌　△從信錄雨地作雨帝　阿羅入河套　茹文中　禁嬪御殉葬　王淵上言　盛顒

耳○曹吉祥謀作亂伏誅○初正統時京師旱御巷小兒歌曰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蓋雨地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阿羅入河套寇延綏河套地肥可耕桑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郡趙元昊所據以爲國者也明初殘元諸部落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險始度河犯邊○茹文中年一百十歲文中究心書史而淡于勢利帝召見溫旨褒之○帝

不豫諭勿以嬪御殉葬

憲宗

名見深英宗子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歲○時宦官用事王淵給事等上言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今後請嚴結交之禁大小政事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天下幸甚周制以冢宰統閹寺漢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以宦官屬宰相樞密制閹官之法莫良于宋○初盛顒御史劾石亨不法謫知束鹿縣

顒治縣有聲縣介眞定保定二府閒鄰境爭赴貿易郊外有荒地遂聚以成市人因目爲清官店○李賓(尚書)奉勅賑濟流民議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帝不許曰學校豈出錢穀之所耶○李賢奔父喪還京乞終喪不允命入閣視事羅倫(修撰)劾之帝惡其狂貶之○帝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此二處無收船鈔之例景泰中始設後以歲歉商賈不通議停至是復徵)○固原土官滿四反官軍討之失利既而項忠(都御史)等討擒之忠堅主坐困之策故捷○帝命大臣議慈懿皇太后錢氏葬所彭時(相)曰當合葬裕陵或云慈懿無子宜別葬時執不可遂如時議謚孝莊祔廟○時延綏用兵日久廷議欲預徵邊餉楊鼎(尚書)上疏曰民罷財匱何可復議預徵夫千里餽糧陸輓則艱舟運則易今之黃河即漢唐漕運故道也若倣古人倒倉之法以糴粟分貯水次溯流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既通不惟民困得蘇且可帶

[賑濟流民] [貶羅倫] [項忠] [彭時] [楊鼎]

解鹽數十萬以溢淮課此萬世利也從之○帝定漕米長運法舊例軍民互相轉運至是令官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遂成良法○帝復設蘇抗鈔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不足也又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往蕪湖沙市杭城南專理抽分○帝好寶玩命兵部查宣德閒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劉大夏(時爲兵部郎中)先入檢得之藏置他處都吏檢查不得項忠(時爲兵部尚書)笞之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既而忠呼都吏詰之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出位揖謝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後大夏官兵部尚書)○朱英總督兩廣積羨四十餘萬悉付司計者不上聞或問之英曰若進以希寵一有亟需從何取給英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爲主○帝置西廠命汪直(太監)提督官校刺事商輅(相)疏直罪惡帝革去西廠已而仍復西廠命

[劉大夏] [陰德不細] [朱英] [置西廠] [商輅劾汪直]

覃吉　阿丑詼諧　馬文升　謫祝瀾　罷西廠

汪直、仍前刺事。○覃吉（東宮內官）輔導東宮、動作擧止、悉道以正、嘗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天下有賢主足矣。○阿丑（中書）善詼諧、一日作醉人狀、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即帖然、或問何故、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都御史）陳鉞（都御史）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指王陳也）。○馬文升（都御史）整飭邊務、汪直嫉之、下文升

獄。○帝命汪直、討建州（弄兵之禍始此）。○汪直使郭鏜（給事）等劾項忠、下忠獄、忠廷辯慷慨、得除名、時王越尹旻（尚書）等謁直、皆作叩頭禮、長跪稟事、獨項忠馬文升不少屈（陳建曰、君子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項馬之除名謫戍、毋爲王尹之包羞忍恥）。○祝瀾（監丞）奏、天下府州縣廟像、請易木主、部議瀾妄奏、謫雲南經歷（瀾奏有理、何乃被謫）。○王信（湖廣都督）上言、湖廣苗蠻、實無能爲、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愼隄防、其患自息。○帝復罷西廠、先是永樂

陳憲章　徐鏞劾汪直　林俊直言　王恕懷恩　忠義斯人而已　陳選　夏寅三惜

中、設東廠、以刺奸、至成化、設西廠、以別東廠也。○陳憲章（檢討）究心理學、嘗曰、爲學須在靜坐中、養出箇端倪。○徐鏞（御史）等、劾汪直、與王鉞戴縉（尚書）等結爲心腹、天下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於是罷直并其黨。○林俊（員外）疏斥僧繼曉欺罔、梁芳（太監）陰很、帝大怒、下俊獄、王恕（尚書）抗疏申救、懷恩（太監）助之、得解、俊之下獄也、事且不測、懷恩望大臣疏救不至、見恕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章瑾以進奉

寶石、授鎭撫司、命懷恩傳旨、懷恩不肯傳帝命、覃昌傳之、懷恩慫余子俊（尚書）進諫、子俊謝不敏、懷恩歎曰、吾固知外臣之無人也（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陳選（廣東布政）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無愧色、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其志以聖賢自期、海內欽仰之、○夏寅（布衣）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孝宗

鄒智直言　焚葉讀書

名佑樘、憲宗子、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歲。○帝詔求直言、（時星變）鄒智（庶吉士）言、星變者、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萬安（相）劉吉（相）尹直（尚書）小人也、王恕王竑（尚書）彭韶（都御史）君子也、君子不進小人不退、宦官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智四川人、年十二能文章、家貧居龍泉庵、掃樹葉焚之讀書達旦、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智領鄉薦時、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云、龍泉庵內苦書生、偶竊三巴

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大相驚、智獄中寫懷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無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帝詔議祧廟禮、祧懿祖神主、別建廟以奉之、歲暮合享、則祧主仍居舊位、應古祫祭之制、○丘濬上所著大學衍義補、○帝詔議孔廟從祀、程敏政（少詹）言、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者、乃可從祀、若戴勝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

丘濬　議孔廟從祀、

劉綿花　李東陽　黃白米

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皆宜黜祀、謝鐸（祭酒）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帝命廷臣議之、吳寬（學士）以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不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人稱爲劉綿花、（言愈彈愈起也）○帝命李東陽參與機務、（東陽四歲能作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賜珍果）○帝籍李廣（太監）家、搜得一收簿、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百石、（黃米金也、白米銀也）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諸人爭赴

壽寧侯張鶴齡求救事得解、○華昶（給事）疏言、考官程敏政賣題與徐經唐寅、詔黜徐經等爲民、令敏政致仕、○陝西地震、馬文升疏曰、陝西沿邊地震不已、此外敵侵陵之兆也、中國兵衰將懦、文恬武嬉、亟宜修德弭災、○帝倚任劉大夏、每召入內廷、議政、雖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帝命建延壽塔、劉健（相）等諫曰、梁武餓死臺城、宋徽身斃五國、皆信佛之君也、方今天災民窮、賑濟無措、若省寺塔

陝西地震　倚任劉大夏　劉健直諫

議祔葬禮

之貴、活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之道。○太皇太后周氏崩、謚孝肅、葬裕陵。先是帝召劉健等、議祔葬禮。健等對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三后並祔者。（三后一繼立、一所生母也。）帝曰、二后已非、三后尤非禮也。朕惟孝穆太后、朕生身母、別祀于奉慈殿。今朕欲奉太皇太后于仁壽宮前殿、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其詳

議之。吳寬議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以來亦然。宋始有並祔祭者。原屬非禮、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没、仁宗悲慟、追尊祔祭、實不合禮。於是奉孝肅周太后、於奉慈殿中室、孝穆紀太后居左、中外稱合禮焉。（初帝母紀妃有娠、萬貴妃恚。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乃誕帝。）○初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

畫鳩詩

鳩。文祥作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

武宗

名厚照、孝宗子。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一歲。

劉大夏劾劉瑾　韓文

○帝新卽位、劉瑾（舊東宮太監）等用事。○劉大夏劾劉瑾。瑾欲置之死、李東陽救之得釋。○韓文（尚書）劉健等請誅劉瑾等。王岳（司禮監）范亨（太監）等助之。帝乃詔捕瑾等下獄。瑾反訴岳等交通外臣、肆行無忌。

諸閹益横

帝立命收岳等繫獄、已而命瑾掌司禮監。丘聚（太監）提督東廠、谷大用（太監）提督西廠、諸閹益横。○先是朝臣共攻瑾等、期在必誅。許進（尚書）曰、此屬疏斥足矣。若竟此事、恐有甘露之變。已而果貽縉紳之禍。

詩嘲東陽

○劉健謝遷（相）罷歸。李東陽祖餞泣下。（有士賦東陽出、投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時無東陽、善類盡矣。咻良皷舌、小人之尤。）○劉瑾于私宅票旨、科道部屬皆

戴銑　謫王守仁

行跪禮。○戴銑（給事）等、請黜權閹、俱繫獄。王守仁（主事）

佯投江　李夢陽　楊一清

疏救、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唐、守仁知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浙司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山遂適、或問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初李夢陽（主事）下獄、書片紙與康海曰、對山（海字）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海詣瑾、夢陽得釋、○楊一清（總制）下獄、王鏊（相）李東陽救之、得釋、○時有投匿名帖于丹墀者、帖言劉瑾亂政、瑾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暮悉械、送錦衣衛追究、

劉瑾伏誅　江彬入京　梁儲

東陽力言于瑾、得釋、○張永（太監）言于帝曰、劉瑾反形已具、宜早擒之、且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帝命禁兵執瑾、詔（多官）廷鞫、坐瑾謀反、凌遲三日、○時流賊攅行、命谷大用討之、賊舟至狼山、遇颶風、舟覆、賊盡死、谷大亮（大用兄也）等冒功膺爵、○帝命調邊兵入衛京師、於是江彬（大同遊擊）入京、○秦王維焯、請關中田為牧地、廷臣請勿與、帝怒、令內官促草制、梁儲（相）上制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

至宣府

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帝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朱寧（都督、即錢寧也、本內臣家人、被寵賜國姓、後籍寧家、胡椒至三千五百石、）江彬（都督、亦賜姓朱、）誘帝出居庸關、至宣府、令僧與婦人共車、婦人各捧氣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大笑、初彬于宣府治行宮、葺豹房珍玩實其中、帝樂焉、每稱曰家裏、○寧王

宸濠反　孫燧許逵

宸濠反、殺孫燧（巡撫）許逵（副使）、宸濠信帝星明江漢之言、聽舉人劉養正計、（養正講道學、）率兵攻安慶、○王守仁（巡撫）起兵、討宸濠、（是時守仁已奉命、往平福建之亂、）入南昌、宸濠還救、守仁敗之于鄱陽湖、宸濠保樵舍、守仁縱火燒之、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就擒、歎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我不用婦人言而亡、（初宸濠蓄異志、妻妃泣諫不聽、至是守仁求妻妃屍葬之、）○帝下詔南征、時王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皆獻擒宸濠之策、於是帝自

王守仁平宸濠

稱大將軍江彬張永張忠（太監）皆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未幾守仁奏至江彬欲縱宸濠俟帝親擒之守仁不聽遂械宸濠由浙河進守仁見張永備陳利害永然之遂以宸濠付永永見帝備言守仁之忠時張忠譖之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來永密報守仁守仁被召即就道忠復拒之守仁入九華山宴坐永復以聞帝曰王守仁學道人也○是時帝在南京禁民間養猪及貨賣宰殺（以朝廷姓

朱與猪同音也旬月之間到處滅價殺賣）○先是帝命張忠捕宸濠餘黨江西苦之守仁待北軍以禮北軍曰王都堂不可犯也○帝班師賜宸濠死已而帝寢疾豹房崩帝無嗣迎興獻王世子厚熜即位

王都堂不可犯

世宗

名厚熜憲宗之孫興獻王之子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歲○帝命議興獻王稱號毛澄（尚書）請于楊廷和（相）廷和書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

論謚號

之乃議以益王子厚炫嗣興獻王稱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王妃爲皇叔母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再議於是張璁（學士）等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帝宋英宗育于宮中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乃繼統非繼嗣也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不可以爲人後孝宗本有武宗爲之子不應重爲之後於是帝尊興獻爲太皇帝尊妃母爲太皇后楊廷和堅

張璁

楊廷和

持已說封還御批會乾寧宮小室災廷和以爲興獻帝后加稱未協帝心動乃議以孝宗爲考以興獻爲本生既而桂萼（主事）疏言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而朝廷附廷和攻張璁桂萼於是何孟春（侍郎）楊慎（修撰廷和之子）等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大內帝命錄爲首者下獄慎等乃撼奉天門大哭哭聲震闕（世稱慎有學問此是何學問耶）帝怒逮何孟春等分別戍邊予杖（有杖死者）已而定議稱孝宗曰皇伯

逮何孟春等

考孝宗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
母○帝一日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
費宏（相）曰國初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
帝問張璁桂萼對曰唐開元禮原有皇后廟見之
文永樂時止謁奉先殿非祖制也宏曰開元禮不
可為法席書（都御史）曰璁所引皆婚禮今行大祭禮
不可附會○璁萼曰周禮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
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

王守仁平叛蠻

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宏等不能難於是帝奉太
后行謁廟禮○帝謂侍臣曰朕觀唐書見宦官李
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皆恃功驕恣然代宗去之
甚易惟在人君斷與不斷耳漢末宦官尚無兵權
唐世以兵授之遂刼脅天子廢立在其掌握使無
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王守仁（伯）討平廣西
叛蠻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霍韜（詹事）言
守仁撫勦得宜以一肩分聖明南顧之憂乃不以

張璁秉政

林希元論荒政

為功反以為罪乎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
夫出疆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有便
宜行事之旨乎疏入不報○時張璁（進大學士）秉政盡
革天下鎮守太監民慶更生○湛若水（侍郎）進所撰
格物通要一百卷○林希元（評事）上荒政叢言其言
曰救荒有二難用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
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
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

易象為主

董懷理

已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
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糴糴權興工作以助賑
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
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
遣使○帝改稱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帝改張
璁名孚敬（璁奉公守正第果于自是人以之少之）○張延齡（鶴齡之弟皆慈壽皇太后弟也初李夢陽疏陳六漸末言貴戚驕橫之漸指鶴齡兄弟也）以睚眦殺人
下獄論死其兄壽寧侯鶴齡削爵○董懷理（科臣）言

曾銑劾仇鸞、　殺曾銑夏言　謫沈鍊　楊繼盛劾嚴嵩

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久矣、請令各邊撫按、親歷相度、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至于鹽法大壞、宜先設餘鹽、欲設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旣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兩利而國課充矣○帝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方師)少師、○時倭寇浙東、朱紈(巡撫)捕斬通番九十四人、而言官劾紈、紈暴卒、○曾銑(巡按)劾仇鸞(總兵)罪、旣而俺答掠遼西、嚴嵩(相)誣奏銑開邊啟釁、夏言(相)附會誤國、詔殺銑、奪言爵、(銑力請恢復河套、言力主其議、嵩忌言、鸞怨銑、遂因銑以傾言、)未幾並殺言、(言頗驕、嵩百計陷之、言始無子、妾有孕、蘇夫人嫁之、言死、迎妾所生子歸)○沈鍊(經歷)劾嚴嵩、謫鍊保安、(鍊在保安、嘗爲木偶人、一李林甫、一秦檜、一嚴嵩、時時發三矢射之、嵩聞大恨、後嚴世蕃誣殺鍊、)○楊繼盛(員外)劾仇鸞結俺答開馬市、詔貶繼盛狄道縣典史、已而俺答入寇、乃罷馬市、鸞伏誅、陞繼盛武選司、繼盛復劾嚴嵩

遺蚺蛇膽　張氏　臨刑詩

十罪五姦、詔杖繼盛一百、未幾殺繼盛、繼盛之杖也、有遺蚺蛇膽者、曰、服之可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也、繼盛妻張氏上疏、請代夫死、爲嵩所持、不得上、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海賊犯江

鄒應龍　嚴嵩死　斬世蕃　海瑞

浙、命趙文華(侍郎)祭告海神、文華嚴嵩心腹也、所至索賄、比海賊焚掠尤酷、○鄒應龍(御史)劾嚴世蕃(侍郎、嵩子)嚴鵠(千古、世蕃子)嚴鴻(舍人、世蕃子)嚴年(世蕃家奴)羅龍文(世蕃門客)等不法、因言嵩父子濟惡、詔嵩致仕、(未幾寄食故舊家而死、)世蕃發雷州衛充軍、鵠鴻等邊遠充軍、年錮獄追贓、年卽士大夫所稱蕚山先生者也、世蕃未至雷州而返、林潤(御史)劾之、詔斬世蕃、籍嵩家、其黨萬寀(大理卿)袁應樞(副使)鄢懋卿(侍郎)俱充軍、○海瑞(主事)疏

言朝政日弛、玄修謬妄、詔杖六十、

穆宗

名載垕、世宗子、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壽三十六歲、

戚繼光
○徐階相等奏、罷提督團營太監、○帝以戚繼光爲薊鎮總兵、

高拱
○高拱相疏言、兵乃專門之學、預養人材、當自兵部始、又言、邊臣有功、宜加以不測之恩、

復海運
○王宗沐總兵請復海運、從之、

神宗

名翊鈞、穆宗子、改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

張居正
○張居正相進帝鑑圖說、疏曰、人求多聞、事必師古、謹呈帝鑑圖說、善惡並陳、勸懲聿著、譬諸薰蕕異路、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庶幾稽古驗今、因人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

執王大臣
○帝出乾清宮、見一男子衣蟒、趨走張皇、侍衞執之、袖有佩刀、太監馮保鞫問何人、曰三屯營兵王大臣、保請下大臣東廠究問、隨令家僕辛儒敎之曰、但言自閣老高拱處來、欲陰行刺上、獄遂具、已而楊博尚書葛守禮都御史共詣張居正、力保拱無他、居正言于上、命馮保葛守禮朱希孝都督會勘、希孝使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曰自馮保來、語盡出保口、校尉曰、汝若吐實、可免罪、及會勘、加大臣刑、大臣曰、初許我富貴、何刑也、保問誰主使、大臣曰、爾使我、保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爾敎我言、希孝問、蟒刀何來、大臣言、馮家

僕辛儒所給、保懼、遂罷審、既而大臣論斬、拱得白、此馮保謀害高拱也、野史以誣居正、謬矣、

進郊禮圖考
○張居正等進郊禮圖考、疏言、天地之祭、宜遵高皇帝舊典、定合祭之制、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夫合祀天地、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先是壇而不屋、○張居正父喪訃至、屢乞終制、不允、吳中行等、劾居正忘親、帝怒、予杖遣戍、居正之功、後代罕覩、帝實不能離、吳中行等何為者也、居正

潘季馴

張居正卒

歸治喪、帝曰、先生雖行、不可忘朕、會遼東告捷、帝遣使馳報、趣裝還朝、○時河決崔鎭等處、居正等薦潘季馴都御史往治、季馴築隄建閘、踰年告成、○帝謂張居正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對曰、此地荒多熟少、元末之亂、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加賑濟、以安民生、○居正卒、羊可弘御史追論居正罪、詔籍其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其子欲修自縊死、潘季馴奏、居正有八旬老母、衣食不周、詔有司保全之、

申時行

初帝在經筵、讀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居正厲聲曰、當作勃、帝由是憚之、居正蒙禍、人比之霍氏驂乘、

○申時行相等疏言、連日以來、陰陽失調、伏奉諭旨、務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請略陳今日之急務、一曰緩催徵、以蘇民困、一曰省刑獄、以保民命、一曰省文告、以覈職業、一曰信詔令、以修政事、一曰節用、以挽末俗之敝、尤望皇上以身率先、儉如夏禹、樸如漢文、○海瑞卒于官、檢篋中、僅十五金、○帝在毓德宮、召申時行等至西室、

援朝鮮

劉綎平楊應龍

時行等進云、近來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久不瞻仰天顏、但一月閒或三四次臨朝、亦足慰羣情之望也、○兵部言、邊務久廢、請于九邊各差科臣一員閱視、從之、遼東之失本此、○朝鮮與遼接壤、日本倭擁師入朝鮮、朝鮮危急、詔援之、既而石星尚書聽無賴游客沈惟敬款貢之議、倭去隨復犯、乃復命劉綎都督討之、惟敬伏誅、○播州宜慰使楊應龍反、劉綎討平之、○王錫爵相疏言、題覆宜愼、聽納宜公、甄別

宜先、勘覈宜審、勤批答以示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御朝講以親庶務、○時彗星近紫微垣、帝出手書、略曰、彗星之變、實屬非常、頻年以來、民窮財盡、雖由供億煩費、亦因有司貪漁、其或以煩擾爲精采、以刻厲爲風裁、狡猾者市直以文姦、闒茸者偷安而苟祿、而撫按官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刺者登薦章、悃愊無華者列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有

鄭貴妃賑飢民

王錫爵直言

司稱職、爲撫按官之賢否、有災地方、亟宜踏勘議賑、毋許苟且、帝之手書其言則是○帝覽河南饑民圖、鄭貴妃侍側、見之惻然、出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内帑五千、○王錫爵乞歸、臨行陳數事、一、宜戒怒、天子怒匹夫、聖人怒愚人、怒之無益、望皇上怒發、能制、怒後不遷、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近來每遇廟享、以大臣恭代、萬

無可感格之理、望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一、今日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以虛實爲是非、以是非爲賞罰、則道聽途說者詘、老成長慮者進、一、章奏留中、與久不御朝、使人相疑相伺于影暗之中、其害甚大、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亟宜愛惜、一、方今最苦乏財、多方求利、害必參半、畢竟節用較爲穩著、一、今天下爭談兵、臣以爲不在募兵、而在練兵、一、今内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重、心最苦、亦惟

東林黨議

李三才疏

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以筆舌侮弄之、使邊臣不畏敵而畏議論、人人灰心解體、邊事愈不可爲、此條尤痛切、熊廷弼之殺以此、明之亡以此、○沈一貫入相、孫丕揚都御史鄒元標都御史趙南星尚書等、與政府相抗、時顧憲成郎中講學東林、元標等附之、是爲東林黨議之始、而一貫等遂立浙黨、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帝詔開礦、礦使之害徧天下、○李三才巡撫疏言、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征権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

殺李贄

△下以字下恐脫爲字

密如牛毛、内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如此景象、天下安有不亂者、○富商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張問達給事奏、妖士李贄所撰藏書、惑世誣民、詔逮繫獄、贄自經死、○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華越奏、王非恭王子、郭正域侍郎以爲非、勘不明、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時正域右宗人、而姚文蔚給事疏言、正域構陷王、已而帝以王爲眞、罷正域官、○時東宮已立、忽有投匿名

捕妖書

文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於是捕妖書甚急沈一貫以楚獄事恨郭正域皦鐵夢皐(給事)等直指爲正域所造捕捉多人偪辱不堪皇太子遣内監語一貫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正域爲太子講官知其清直)○李化龍(總督)郭子章(巡撫)等以平播功進爵有差○趙世卿(尚書)言礦稅貂璫隨帶多人掘墳墓姦子女成何世界○南京九卿等揭帖皆稱時雨連綿衢市盡成長河魚鼈

葉向高

遊于人家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葉向高(相)疏言邊事危急而請餉不給今内帑充盈傳于中外有如戎馬一至誰爲皇上守此者○時刑部缺員請旨推補日久未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米無措皆令鋪戸包賠○各省鄉試主考官閣臣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命始下場期皆誤○王日乾(百戸)告孔學(百戸)等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帝震

謀弑逆

駭葉向高請勿問既而御史以他事斃諸姦于獄

丌詩敎

○葉向高疏言近日藩籬未破攻擊不休非但不虞抑亦不祥古人居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雖異設心則同而門戸一分猜嫌四起漢唐宋黨人之禍與國運相終始伏望皇上迅發雷霆之勇俾人心翕服議論自息○丌詩敎(給事)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戸門戸始于東林東林倡于顧憲成于玉立(郎中)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姦賢姦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關通大内操縱朝

權憲成而在寧願見之○有張差者持棗木梃闖

張差處死

入東宮打傷内官皇太子奏聞發刑部審問詞連龐保(太監)劉成(太監)并侵鄭妃弟鄭國泰帝不欲窮其事諭將張差龐保劉成處死此外不許波及一人

齊楚浙黨

○是時有齊楚浙黨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因爲大東小東之說以東宮爲大東東林爲小東帝已三十年不御朝惟此諸人久居要地時有當關

熊廷弼

虎豹之目○擢熊廷弼經略遼東○帝疾大漸皇

給事左光斗

進紅丸

李選侍移宮

太子不得入。楊漣給事左光斗御史語王安東宮內侍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主上意也。安泰忠直、東宮多賴其調護。

光宗

名常洛、神宗子。改元泰昌、在位僅一月、壽三十九歲。○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楊漣劾文昇用藥之誤。帝召諸臣入諭以國事、復諭冊封李選侍為貴妃。已而李可灼寺丞進紅丸。帝服之、是夜崩。時中外嘖嘖可灼恐有別情。

熹宗

名由校、光宗子。改元天啟、在位七年、壽二十四歲。○光宗既崩、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左光斗奏請移宮、選侍乃移居仁壽殿。既而流言曰、起楊漣因疏言、臣等奏請選侍移宮、所以正體統也。乃移宮之後、竟有揑稱選侍欲自縊者、並有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臣不得不言。帝曰、登極移宮、事極公

楊漣乞休

惠世揚

論熊廷弼

正、楊漣甚忠直、著昭示中外、以釋羣疑。從前選侍、威挾朕躬、有垂簾聽政之意、臣工私于李黨、不顧大義、并諭羣臣知之。漣又疏言、頃臣發明移宮始末、旋荷溫綸之褒、臣實不安。當時首請御殿者、周嘉謨尚書等也。臣俯慚與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可貪天為力。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引分自思、亟宜乞

休、望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帝許之。○惠世揚給事劾方從哲相無君當誅。○馬三元御史疏論熊廷弼無謀欺君、廷弼疏辨、因請罷職。張修德御史復論廷弼破壞遼陽、廷弼疏言、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修德奈何矢口枉舌耶。時魏應嘉給事等復論廷弼、廷弼復疏辨、帝即令應嘉等往勘。楊漣奏請勘事勿遣言官、若使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偏真、誰肯心服。帝改命

起廷弼

朱童蒙（給事中）勘、童蒙回奏、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沈毅之雅度、擔人之所不能擔、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報塌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臣入遼陽、官民士庶、遮道而愬、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謗亦在於此也、言官得之風聞、臚列入告、廷弼盛氣相加、屢疏致辨、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及帝復起廷弼爲經略、廷弼爲王化貞（巡撫）所牽

魏忠賢殺諸賢

制、無所措其手足、於是化貞逮問、而廷弼亦聽勘、鄒元標等會審、謂廷弼與化貞俱應斬、而顧秉謙（相）與魏忠賢（太監）俱亟欲殺廷弼、廷弼遂不免、（廷弼舉鄉試第一、成進士、）廷弼之殺也、汪文言（舍人）爲廷弼求緩決、許忠賢四萬金、既而不與、時忠賢欲殺楊漣左光斗諸人、遂誣文言求脫廷弼罪、徧賂漣等、於是按名追贓、諸人備受楚毒、血肉狼籍、已而斃漣光斗魏大中（給事）、于獄、周朝瑞（少卿）、袁化中（御史）、顧大章（副使）、俱死、（世稱六君子、）

忠賢二十四大罪　周起元等斃于獄

廷弼之朝審也、喬允升（尚書）欲從輕議、大中持不可、（君子之累也、廷弼死而大中亦死矣、）初漣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深憾之、〇李實（太監）誣奏周起元（巡撫）託名道學、與周宗建（御史）繆昌期（諭德）周順昌（員外）高攀龍（都御史）李應昇（御史）黃尊素（御史）親密、大肆貪婪、遂俱逮問、皆斃于獄、（順昌削籍被逮、鄉人素德順昌、捕騎至、顏佩韋等倡衆擊之、其後顏佩韋等五人皆斬、葬於蘇州虎丘旁、號五人墓、）

五人墓

〇初魏忠賢夤緣入宮、與帝乳母客氏通、忠賢嫉王安剛正、遂與客氏謀殺安、時

侯震暘

侯震暘疏言、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復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潤之姦、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禍、可爲寒心、帝不納、

開內操

忠賢開內操、設萬人、衷甲出入、王俊（內監）試銃帝前、銃炸、帝幾危、馮貴人勸帝罷內操、客魏矯旨賜死、既而帝賜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時崔呈秀（侍郎）附忠賢、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錄、葉向

進同志錄

高韓爌(相)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等、又進同志錄、黃尊素李應昇等、又眞心爲國不附東林、

建忠賢生祠

顧秉謙魏廣微(相)等、於時各省巡撫、建忠賢生祠、祝釐崇報、稱九千歲、其祝讚有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又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監生陸萬齡請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是時風節半出東林小人無忌乃至此乎)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尊、方議舉行、會

毀周程祠

帝崩而止、又江西建祠、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鬻澹臺滅明祠、碎其像、比疏至、懷宗已登極、且閱且笑。○海寇鄭芝龍蔭子等、入犯銅山寨、

懷宗莊烈愍皇帝

懷宗

名由檢、熹宗之弟、改元崇禎、在位十七年。

錢元愨

○錢元愨(主事)上言、魏忠賢本梟獍之姿、先帝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如王莽之符命、列爵三等、畀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植姦黨、分置要津、如王衍之三窟、輿珍輦寶、藏聚肅寧、如董卓之郿塢、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如曹節王甫之鉤黨、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皇上待以不死、宜勒歸私第。○錢嘉徵(貢生)疏忠賢十罪、帝命內侍讀疏、使忠賢聽之、忠賢震恐、伏地不能起。

魏忠賢伏誅

○魏忠賢伏誅、磔其屍、(未幾帝又寵太監張彝憲等矣)客氏及崔呈秀皆伏誅、並戮其屍。○阮大成(大常卿)論忠賢之罪、且言三朝要典、臣雖與名、由忠賢抑勒使然

也、毛羽健(御史)劾大成黨邪害正、大成免官。

一柄兩操

○帝曰、先朝分遣內臣協鎭要地、一柄兩操、甚無謂也、其罷之。

逆案定罪

○帝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崔呈秀等、餘以次定罪。

削錢謙益籍

○溫體仁(尚書)言、錢謙益先年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詔削謙益籍、

流賊起

○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等、率饑民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羣聚爲盜、李自成張獻忠從之、

毛文龍

帝起袁崇煥、總督薊遼軍務、崇煥邀毛文龍(總兵)觀射、

磔袁崇煥
清兵入邊
孔有德反

縛而斬之、奏聞帝殊駭、念文龍已死、遂暴其惡、以安崇煥心、既而下崇煥獄、磔於市、以朝士論崇煥引敵脇和也、○鄭三俊(尚書)言、皇上宜保聖躬、以安天下、凡損人神明者、憂勞爲甚、嗜慾次之、益人智慮者、師友爲貴、載籍次之、我大清太宗皇帝、親統諸軍入邊、會於太凌河、城中大困、未幾祖太壽(大將)軍降、○帝以洪承疇總督三邊、○孔有德反、(登州遊擊)有德與耿仲明、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

范淑泰陳時政

登州、孫元化(巡撫)用爲遊擊、至是反、未幾降我大清、尚可喜(廣鹿島副將)遣人齎書、詣瀋陽納款、我朝以爲總兵、○范淑泰(給事)陳時政、一曰、臣工懷苟且之思、主勢孤也、一曰、生財有道、今日設處明日捐助、祇增金銀之聲價、大小臣工、且而顧朝夕、而犴猝、殊汙聖世之衣冠、國體卑也、一曰、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有疑臣下之意、宸斷偏也、一曰、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內外因循、妄思規避、臣節

盧象昇
楊嗣昌討賊
賊移檄

偷也、○盧象昇(總督)抵昌平、力戰而死、○帝命楊嗣昌督師討賊、賜之以詩、(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既而嗣昌聞襄王福王遇害、憂憤而卒、○是時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讀之者扼腕、○帝諭諸勳戚大璫、求助餉、周奎

周遇吉死節

(嘉定伯)謝無有、王之心(太監)最富、僅獻萬金、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三萬、○賊薄寧武關、周遇吉(總兵)悉力拒守、已而兵敗、闔室自焚、李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帝詔徵天下兵勤王、或請南遷、帝怒曰、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朕分憂、而所謀乃若是、國君死社稷、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因召諸臣問方略、或言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帝默然、既而歎曰、朕非亡國

李自成陷京師

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李自成抵京師、內城陷。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命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家。周后至撫太子二王、慟甚、帝命之出。周后自經。帝召公主至曰、爾何生我家、揮刀斷左臂、手慄而止。(尚衣監何新送公主至國丈府、未幾抱恨而死。)遂

懷宗死社稷

登萬歲山壽皇亭自經。太監王承恩對縊。○先是杜勳(太監)降賊、入城報賊勢、復出語王則堯(內臣)曰、吾輩富貴自在也。賊入京、恣意擄掠搶奪、惟奉李自

吳三桂　清兵入京

成令不敢入殉節諸臣之家。我大清攝政王因吳三桂(遼東總兵)乞師、遂入京。崇懷宗帝后謚號。○李自成陝西人也。崇禎初、秦中疊饑、會四方勤王兵潰、因與饑民合勢、嘯聚山澤。其賊首有滿天星關塌天過天星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橫天王一字王等號、不可勝數。蹂躪直省、無虛日、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妻女者、有裸孕婦於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之爲戲者。有以大鍋煮

十八孩兒

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此不忍聞也。況忍見耶。)自成初入不沾泥黨、洪承疇擊破之、會河南饑、饑民多附之。舉人牛金星亦往投焉。有卜者進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喜、遂率衆攻永寧、救萬安王、入洛陽、焚福王府、執福王、置酒大會、

福祿酒

以王爲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尋陷西安、秦王遇害。遂稱王、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由昌平陷京師。

射天字

自成入承天門、關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

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投弓而笑。時有官民勸進、其表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撤召百官朝賀、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自成之陷昌平也、朝廷飛檄趣吳三桂入關。比入關、京師已陷。三桂乞師我朝、而後長驅以入。自成急脅三桂父驤、作書招三桂。三桂致

三桂破賊

書絕父。自成盡戮驤家三十八口。三桂誓殺賊大

定鼎　殺自成　獻賊

敗賊于一片石、自成狼狽還京、誅諸勳戚、率衆西行、太子二王挾之而去、大清定鼎、自成兵敗、後過通城羅公山、邨人殺之、或曰自成在黔陽邨民殺之、先是、陝撫汪喬年發自成祖墓、燈火熒熒、內一金蛇見、日而飛、喬年斬之、相傳其穴爲仙人所定、壙中置鐵燈火、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及滅果敗、數也、○張獻忠亦陝西人也、號八大王、初由河南掠江北、尋入楚、與羣盜羅汝才合、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襄王

焚皇陵　沈楚王　賀逢聖殉難

府、執王殺之、獻忠拔鄖西、左良玉將軍擊之、獻忠乃東馳、焚皇陵樓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右、并聚嬰兒百千、環薪焚之、聽其哀號、以爲笑樂、尋復入楚、破漢陽、直逼武昌、執楚王、掠宮中金數百萬、初三司長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便輿籠王、沈之西湖、賀逢聖相闔門殉難、獻忠屠戮士民數百萬、浮尸蔽江而下、踰月江上

武昌魚不可食　大砲擊天　天殺

人脂厚累寸、武昌魚幾不可食、獻忠據王府、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長沙造僞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已而入蜀、破重慶、瑞王合宮被難、時雷雨晦冥、獻忠仰面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叢擊、俄而天霽、每朝會拜伏、呼獒數十、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獻忠進陷成都、蜀王率宮眷沒于井、獻忠即僞位、國號大西、僭元大順、設官分職、以樊某爲狀元、自爲一文、歷評古帝王、以項羽爲最

斬獻忠　史可法死節　乞兒題詩死

謂之御製萬言策、獻忠惡文人姦詐貪汙、及迂腐偏見者、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磔之、又懸榜試士、遠近爭赴、至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皆挾筴而死、棄筆墨若邱冢、獻忠之仇、覘川人也、屠戮幾盡、會我大清兵至漢中、斬獻忠于順慶之金山鋪、○京師既陷、懷宗兄由崧居南京一年、時左龍玉傳檄討馬士英、未幾卒、既而楊州城陷、史可法自殺、有百川橋下乞兒、赴水死、乞兒題詩橋

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

（頭書：黄道周）

在弗田院、乞丙盖存命一條、聿鍵居福州一年、時

黄道周圖恢復不遂、阮大成投崖死、士英等伏誅、

（頭書：瞿式耜死　明亡）

由榔居廣州、遁入緬甸、尋遇害、瞿式耜張同敞俱

死、

頭書十八史略後編卷之二終

青木東園書

跋

此書無略戦代之事而獨至

闖賊覆滅燕之叙之何也清人

每曰我得天下于賊非得於明

贋戌其平成其崇禎當後弘

光隆武永曆於賤衛明號

弟錄也清人何自謂取天下于

賊乎然燕王存於清業可以見

真也余竹校此書按揆因記

之以告之讀此書者

明治九年四月

南陽頓田貞識

明治九年三月十九日　板權免許
同　四月　出版

東京五大區三小區下谷御徒士町一丁目八番地
頭書人　增田貢

同區同町五番地
光風社長
出板人　龜谷行

賣弘
大坂　柳原喜兵衞
西京　藤井孫兵衞
東京　石川治兵衞
同　大橋操吉
同　稻田佐兵衞

宮脇通赫 編

續十八史略讀本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府山中市兵衛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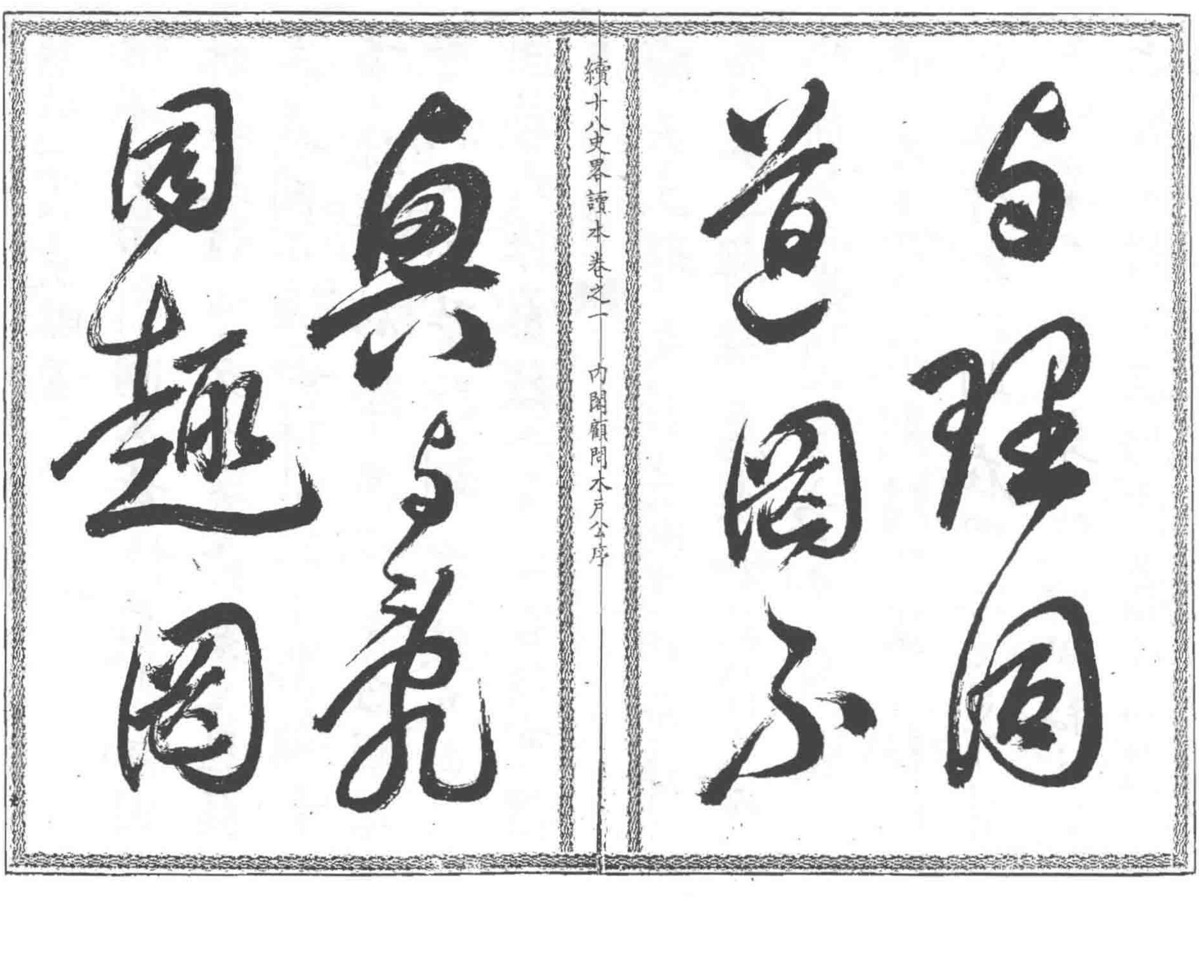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府山中市兵衛刻本影印

宮脇通赫編次

續十八史略讀本

東京　山中市兵衛



不磨

李元

題續十八史略首

地球全面列國如林地異其風国殊其政汪古來今有盛衰弱強若英國不過西洋之一小島國初事跡鮮能舉其詳矣及明君賢相代出務財利農鍊兵惠工國勢大振遂致今日之富強可謂

盛矣支那文物之開先於西洋唐虞之禪讓屬共和政治之首唱周公之制周官或寺創佛園立瀘之之意且彼則待百歲之經驗而後行之此則在四海之草昧而既舉之就其年代時世較之不亦盛乎惜夫其俗守舊而不移

新譯内而不通外是以國勢陵夷有七萬三千百方里之土地四億五百萬之人口而不能富彊猶可嘆也蓋讀史察各國之盛衰強弱不在土地之大小而在政治之擧與不擧不在人口之衆寡而在智識之進与不進可不戒且勵乎明治九年十一月第二日曜

穗月種蓺識

佐瀬得所書

讀史之要有二一以稽歷代之制度一以資自家之鑑戒余覽　日本初學之士好讀曾氏之十八史畧其書不出卷帙而數千年間治亂興廢之故與仁暴聖愚之蹟粲然如指掌使讀者易於得其要領也既易於得其要領則於稽制度資鑑戒亦復易耳宜矣其初學之士之好讀之也而其書所載始自上古終

于宋季其終之年距今六百可不謂久且遠哉凡替制度資鑒戒久無如新遠不及近此愈久愈遠則愈濶於讀者當日之事情故也　日本宮脇氏嘗據元明及我　清朝之諸史採摭編輯以倣于曾氏之書為其所録舉較加詳悉而所載之事蹟則新且近於彼也則是篇頗有切於讀者當日之事情者而替制

度資鑒戒亦且多於彼矣其讀十八史畧者不可不尋讀是篇也編輯既成就余需序余適客　日本親視其初學之士之所好竊喜久之而是篇之成也必有所裨益於其初學之士而係我内地之史典遂不得固辭書之為序時　大清光緒二年丙子夏五月五日即　大日本明治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浙江葉松石撰

雪堂松茂獨書

凡例

一是篇編次元明清三代以續于曾氏十八史畧故名曰續十八史畧

一元明清史乘及本邦所傳諸書參考錄之又有直就清人質者矣

一音切一依字典釋文皆舉所引書名間有加愚按者餘並不敢强爲之說

一行文上抹右傍者為人名左傍國號及地名點右傍者表其嘉言善行也

一修史之方識見正大文章優美兼有此二者始可從事焉蓋曾氏兼有此二者故有十八史畧之撰愚無一于此而續成是篇自知莫逭僭踰之罪但以曾氏之編止于宋亡宋亡之後至于今日國陟三代歲閲六百頗有關係於天下子弟既通于十八史畧之後則不可不必及于此故特有此舉爾

通赫識

目錄

續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一

伊豫　宮脇通赫　編次

元

元上伯特國之分支

世祖文武皇帝。姓奇渥温氏。名忽必烈。太祖鐵木眞第四子。拖雷之第四子。憲宗蒙哥之同母弟。其先土伯特國（土伯特古吐蕃。元以為烏斯藏。今為西藏）之分支也。當土伯特尼雅特汗（汗猶漢言皇帝）七世之孫。為奸臣隆納木所簒。時其季子布爾特齊諾逃至恭博地方。往渡騰吉斯海。東至遇必塔國。人詢知土伯特汗之子。遂群戴為君。十二傳至多斡索和爾。生七子。其季曰勃端察爾。其母阿蘭果火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乃

太祖生手握凝血如赤石

生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郭爾察克部落。七傳至哈布勒汗。其子也速該呑倂諸部。漸强盛。追謚曰烈祖神元皇帝。烈祖生四子。其長曰鐵木眞。是為太祖聖武皇帝。初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宣懿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太祖幼有大志。用兵如神。烈祖歿時。太祖歳甫十三。自立為汗。統其部衆。族人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大戰敗之。部衆因悉歸。泰赤烏部遂徼太祖。初以乃蠻部（內蒙古部落）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太祖乃會屬部戰。乃蠻大敗。諸部悉潰。於是收服內外蒙古（蒙古。周玁狁。漢諸族收國之大名也。一曰韃靼。漢北為外蒙古。漢南為內蒙古。漢為匈奴。又為單于。自漢以來為回鶻。為柔然。為東西突厥。為回紇。皆北地也）。大會諸部于斡難河之源（斡難河黑龍江上流。斡烏活切）。建九斿（旒）

成吉思汗

白旂。即位。群臣上尊號曰成吉思汗。乃宋開禧二年也。是為太祖元年。太祖屢起兵伐金（金女眞阿骨打之國號）。取燕京及山東山西諸郡縣。時蒙古西部作亂。太祖自率大兵往征。長子朮赤將騎兵七十萬。會戰破郭爾羅斯及哈爾里固特。進畧西域諸國。乃封長子朮赤于俄羅斯地方。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並即汗位。太祖班師。定都于鄂爾坤（鄂爾坤一曰和林。大漢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北。其地舊回紇建牙之處。古北匈奴所庭也）。征土伯特。至東印度。伐西夏（元昊僭稱之國號）。取甘肅。踰沙陀。至黃河九

封長子朮赤于俄羅斯地方

太祖殂

渡。遂滅西夏。以其主李晛歸。丁亥年（宋寶慶三年）七月。太祖殂于六盤山。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地在和林）。時第三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第四子拖雷監國。越二年。窩闊台立。是為太宗英文皇帝。太宗有寛弘之量。委任賢相耶律楚材（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之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為元中書令。及卒。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太宗出獵。殂于鈋鐵鍏胡蘭。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初太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及太宗殂。皇后乃馬眞氏臨朝稱制者五年。乃議立定宗。定宗即位于汪吉滅禿里。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眞氏。定宗在位三年。

賢相耶律楚材

太宗殂

定宗殂

憲宗殂

而殂。壽四十二。追謚曰簡平皇帝。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共議立憲宗。憲宗諱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也。憲宗既立。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由是衆心始定。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戸事。又命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建設城市。為都會之所。名曰開平府。憲宗南征。殂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二。追謚曰桓肅皇帝。憲宗剛明雄毅。沈斷（沈斷深沈審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善用兵。憲宗既殂。時世祖南征。在鄂州。聞阿藍答兒等。謀立世祖

阿里不哥僭號

阿里不哥來歸

弟阿里不哥。乃北還至開平。諸王大臣同勸進。遂即位。建元中統。（宋景定元年）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曲城。辛酉。二年。（宋景定二年）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癸亥。四年。（宋景定四年）三月。初建太廟。以開平府為上都。甲子。至元元年。（宋景定五年）以燕都為中都大興府。八月。阿里不哥兵屢敗。至是率諸王群臣來歸。世祖曰。諸王皆吾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伏誅。乙丑。二年。（宋咸淳元年）以安童為右丞相。伯顏為左丞相。以劉秉忠為太保。參中書省事。戊辰。五年。（宋咸淳四年）行新製蒙古字。立諸路蒙古字學。辛未。八年。（宋咸淳七年）以許衡為國士祭酒。十月。建國號大元。壬申。九年。（宋咸淳八年）改

伯顏伐宋

中都曰大都。癸酉。十年。（宋咸淳九年）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甲戌。十一年。（宋咸淳十年）命史天澤伯顏。師諸軍南征。天澤有疾而還。尋卒。伯顏大會兵于襄樊。水陸並進。乙亥。十二年。（宋德祐元年）伯顏率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沿江郡縣望風降附。進克池州建康。攻獨松關。宋遣使乞和。丙子。十三年。（宋德祐二年）正月。伯顏督諸軍入臨安。宋賈餘慶等。奉德祐帝及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以降。五月。德祐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宋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共立益王昰為帝。即位于福州。十一月。阿剌罕董文炳等。率兵至建寧府。遂攻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宋帝航海奔廣州。丁丑。十四年。（宋景炎二年）阿剌

張弘範入閩廣

宋陸秀夫負帝溺海

罕攻克汀州。宋守將文天祥奔漳州。十一月。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宋帝奔井隩。戊寅。十五年。（宋景炎三年）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宋景炎帝崩于碙川。陸秀夫立衛王昺為帝。六月。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張弘範兵襲五坡嶺。獲文天祥。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不屈。固請死。己卯。十六年。（宋祥興二年）二月。張弘範以精兵攻厓山。薄宋中軍。張世傑乃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越七日。屍浮海上。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復還厓山。欲別立趙氏以存祀。而不得。乃航海赴安南。太

世祖遂兼正統王中國

風覆其舟。世傑溺焉。宋亡。世祖遂兼正統。王中國。混一寰區。閲十傳之統緒。○庚辰。十七年正月。都元帥張弘範卒。○七月。以郝禎・耿仁並為左丞。阿合馬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為蒙蔽。廷中相見。無敢言者。○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高麗王王賰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十月。以阿剌罕為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

擊日本

○十一月。行授時曆。（郭守敬等所造也。授時。書堯典敬授人時。）○平章政事廉希憲卒。伯顔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成宗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謚文正。）○十二月。

竇默卒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汲黯。仕漢武帝。好直諫。）

○高麗王王賰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粮十萬石。出征日本。○辛巳。十八年。皇后弘吉剌氏崩。

弘吉剌后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大保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衆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歳之國。毋使吾子孫及見此則幸矣。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

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厚待之。（怯薛。漢言分番宿衛。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温。四族世領怯薛之長。陽。陽與佯同。[illegible]）○三月。

許魯齋卒

許衡卒。衡病。筮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三。衡嘗謂其子曰。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病革。革音戟。急也。考。生曰父。死曰考。碑。豎石也。徐鉉曰。古宗廟立碑以繫牲。其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雲間張氏曰。嗚呼。衡讀孔孟書。學孔孟之道者也。人謂孔孟之窮。臣竊意當時之窮。又深於孔孟。何也。蓋孔孟有列國可以行其志。於是海内皆元。衡不遇元主。于茲將焉適之。縱其諸子之言。則其不滿厥志者。可見矣。）○八月。擊日本。諸將棄師於海島而還。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去歳命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率師十餘萬以往。阿剌罕卒于軍。於是詔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

颶風敗舟

諸將各擇堅艦。棄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戸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不報。報答也。平壺島。肥前國平戸島也。颶。正字通。颶字之僞。音懼。海中大風。南越志。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南人。漢土人也。財與纔同。三人。于閶・莫青・吳萬五。）

焚道書

○十月。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

〔二者非誠於不惑者〕

〔王著殺阿合馬〕

悉焚之。〔桑門即沙門釋氏也。前明胡氏曰、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偽焉、亂於桑門之說、故從焚。嗚呼、道書既知其偽、而佛書則可以為真而傳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毀桑門之說、世祖惑於桑門、而焚道教之書。二者皆有一偏之惑、非誠於不惑者矣〕○壬子十九年二月、帝如上都。〔世祖中統四年、以開平府為上都、在燕京北八百里〕○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左丞相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高和尚者謀擊殺之。時皇太子〔皇太子名真金〕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西僧即番僧也〕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遂以兵往。時高觿・張九思宿衛宮中、觿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碎其腦、立斃。於是觿・九思闖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帝猶不深知阿合馬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冢、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百官士民聚觀稱快。遂窮治其黨耿仁等、亦尋伏誅。〔腦頭髓也〕

〔違榮而不違親〕

〔天祥從容就死〕

〔衣帶中贊〕

〔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

〔忠義之氣一著於詩〕

〔棄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七月、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八月、帝還大都。〔至元元年八月、定都于燕京、為中都大興府。九年、改中都曰大都〕○十月、以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之。○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宋降將王積翁薦文天祥、帝欲用之。天祥不屈而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帝乃詔有司殺于燕京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而目燗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草稿也〕、尤長於詩。在燕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

[歟]

馬司籍所係上之亂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韓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黃冠]稱道士曰黃冠[方外]方外之士也從容不迫兒[豈下]謂其面方而豐厚也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焉[有仁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嘗斂袂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〇徵處士劉因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

[所欲有甚於生]
[事固不可以成敗論]

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謂邵程朱之書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求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〇癸未二十年正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初弘吉剌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尚公主天子之女曰公主娶公主謂之尚言帝主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〇三月命高麗王王賰及阿答海發兵擊日本〇十一月相答吾兒等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緬後印度緬甸國也]〇甲申二十一年正月

[靜脩]
[弘吉剌族]
[擊緬]

[鈔音譟也 鈔又作抄楮貨名]

群臣上尊號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遂止[數音朔]〇二月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〇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假道安南擊占城[安南今安南國漢曰交趾占城在安南南]〇十一月詔右丞盧世榮行鈔法世榮入中書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曰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鈔法鈔楮貨名]〇乙酉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又立真定路宣慰司兼都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行鈔法]
[立規措所]

轉運司領課程事皆從盧世榮請[規措所規畫措置錢穀之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課程課稅也唐書職官志曰凡賦人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課程限量也]〇十一月盧世榮伏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恣行苛刻為民擾且犯贓罪帝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苛刻苛煩也刻法峻也贓罪贓受賄也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鞫窮理罪人也款服款誠也]〇十二月太子真金卒太子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

[真金卻獻]

罷日本之兵

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羨餘也言州縣費用所餘之錢　鉤考集覧鉤勘也考稽也）○丙戌二十三年正月詔罷征日本先是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主睶及阿答海領征東行省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戰艦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昂吉兒等諫之皆不從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

近征占城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殞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之（蝟興顏師古曰蝟毛刺也法即蝟也穀梁子曰刺端今賊者蝟如棘針者蚵蝟以鼠性獰鈍物少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　海洋洋瀾也瀾大波也釈名瀾連也言波体流轉相連及也）○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雲間張氏曰文海薦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春秋於父母之讎則曰不共戴天今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讎也孟頫以宋之王孫仕元其無恥孰甚焉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若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四月江南兵起廣東民董賢舉

趙孟頫王魏之不同

淅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丁亥二十四年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又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戊子二十五年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業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

設儒學提舉司

召謝枋得不至

之枋得復遺書夢炎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建陽福建建寧府建陽縣　先妣生曰母死曰妣　考終師古曰考老也言得壽考終其天命也　李左車韓信欲擊趙廣武君李左車為趙王說及陳餘謀敗信等之兵不用信乃引兵大破趙斬餘禽歇信令軍中購廣武君千金而獲之信解其縛師事之問計廣武君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十月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尚書平章政事桑哥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

置徵理司

陗峭也

故宋恭宗學佛吐蕃

謝枋得死節

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

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攟摭〕手取也又猶攈拾也言拔擢人而委任之賚音瀨賜也○遣瀛國公趙㬎學佛于吐蕃〔㬎〕音顯宋恭宗降於元降封瀛國公出崙今西藏國○己丑二十六年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龔勝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陗不能與世軒輊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頑夫廉懦夫立〔讓〕責也程嬰公孫杵臼晉屠岸賈欲殺趙朔滅其族朔客公孫杵臼與朔

博浪伏擒之志恥食周粟之心

河北地大震

友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為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為趙氏孤負之匿山中嬰出謬告之賈殺杵臼與兒於是嬰擁趙氏孤匿山中居十五年趙氏孤名武以賈告景公景公召武嬰攻賈滅其族與武田邑如故嬰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為成人我將下報趙朔與杵臼武泣固止嬰曰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龔勝〕字君賓仕漢為光祿大夫王莽篡立遣使召勝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食而死〔司馬子長云〕司馬遷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攢所〕攢謂殯也枋得北行之前五年謝太后卒於燕〔瀛國〕瀛國公趙㬎也〔軒輊〕輊音至車前頓曰輊後頓曰軒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無所輕重也〔靜軒周氏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為憾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為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隊讓伏擒之志也至燕不屈絕食而死是即夷齊恥食周粟之心耳

○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庚寅二十七年四月河北十七郡蝗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乃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理算天下錢穀民不聊生集賢學士趙孟頫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逋欠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

江南大水

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官署〕官舍曰署。〔不聊生〕聊賴也。〔蠲除〕蠲古玄切、除免也。○大水。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辛卯二十八年。正月。桑哥以罪免。以桑哥鉤考錢穀。故中外騷動。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於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徹里乘間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批其頰〕批、手擊也。頰、面旁也。委頓、徐鍇曰委從禾垂穗貌頓屈也。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羣有相與辨駁之。桑哥辭屈。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尋伏誅。〔蜂起〕康覧、言盜賊衆多如蜂之飛起也。〔辨駁〕正字通、論別是非謂之駁。〔籍其家〕凡罪人家財、責其名物於籍而入于官也。〔內藏〕宋史、內藏庫掌受歲計之余積、以待邦國非常之用。○二月。罷徹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不召之臣〕見孟子公孫丑篇。○壬辰二十九年。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爪哇。〔爪哇〕安南國南海中島夷。○

劉因不召之臣

擊爪哇

始置社稷

六月。安南遣使入貢。初帝詔鎮南王脫觀等。屢擊安南無功而還。帝怒欲再伐之。適其王陳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立道至安南諭之。日燇乃遣其臣何惟巖。阮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烜〕況遠切。〔燇〕徂悶切。〔襲位〕集覧、襲因也。子孫因祖父之爵土而有之也。〔謝罪〕正字通、自以為過曰謝。○癸巳三十年。正月。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彧言置之。〔社稷〕社、礼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稷、字典、神名。風俗通、稷五穀之長。五穀衆多、故立稷而祭之。〔壇壝〕説文、壇祭場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韻會、壝土埒也。起土為埒、低垣圍繞者為壝。○四月。劉因卒。因性不妄交。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一介不取〕孟子曰、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以道義而不苟也。○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伯顏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十月。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

處士劉因卒

伯顏兩字箴

不忽木銷變之對

不以漢人為相不置諫官

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主、克謹天誡、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遂論說至四鼓乃罷。易曰 易震卦、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 詩大雅板之篇、敬天之怒、無敢戲豫。龜鑑 龜久也。

○甲子、三十一年。正月、帝崩。在位三十五年。改元者二。曰中統、至元。壽八十。葬起輦谷。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是為成宗皇帝。起輦谷 在漢北、不加築為陵。諸帝皆從葬於是云。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不置諫官、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下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寒士意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世祖崩、皇孫自軍中來奔喪。在于上都。宗室諸王會焉。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實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階、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追尊考曰裕宗皇帝。定策 立儲君定天子之位曰定策。宮車晏駕 君崩曰晏駕。神器 天子位也。師古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顧命 鄭玄曰、顧、回首視之也。臨死回顧而發命。股栗 股、足也。恐懼之貌。

宋使臣家鉉翁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處士 隱處不官於朝而居家者曰處士。安置 謂投竄於荒遠州郡。

○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伯顏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謚忠武。

李賢於夢炎

○乙未、元貞元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初、世祖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父執 與父同志之友也。狀元 及第登甲科曰狀元。

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

○六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賑 給也。通作振。振、極也。

李元禮諫太后幸五臺山

○丁酉、大德元年。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初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諫之。羣臣不敢以聞。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太言謗佛。

言者惟一元禮

寧一山使日本

定律令

謂不宜建寺。帝怒。勅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五臺山在山西太原府五臺縣。鞫音菊。推窮罪人也。）○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絶。（選曹掌選舉官曹。請謁請託謁見。）○二年。罷中外土木之役。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因以節用。遂有是命。○詔定歲課三十取一。○己亥三年。三月。命江浙釋教總統僧寧一山使日本。初世祖以兵數敗衂。其不可力取。更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往諭。皆不達。世祖不遂其志而崩。至是帝欲成世祖遺意。既復征東行中書省。命僧一山齎詔書往日本。一山留不復命。日本亦竟不至。（按寧一山至日本。乞歸化。執權北條氏捕之。流伊豆。後赦。為南禪寺住持。）○帝諭何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庚子四年。二月。太后弘吉剌氏崩。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五月。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

恨卿生晩

撃西南夷八百媳婦

八府

不忽木卒。初世祖嘗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晩。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歴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賻音扶。以財助喪也。）○十二月。命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及哈剌帯等。將兵二萬。撃西南夷八百媳婦。左丞相哈剌哈孫及御史中丞董士選等諌之。不聽。（哈呼馬切）○辛丑五年。五月。劉深兵次順元。遠冒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一夫負粟八斗。數十日乃達。死者亦無算。中外騒然。蠻酋宋隆濟蛇節等。遂連兵反。進攻貴州。圍深窮谷中。帝始悔不用董士選等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揚賽等。率兵分道進討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烟瘴。烟與烟同。火氣也。瘴癘也。病疫氣也。餉饋也。正字通。今俗軍糧曰餉。餉音向。輜師之稱。塞音塞。梗塞也。梗通也。輜重。輜謂衣車。重謂載重。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委棄置也。）○壬寅六年。三月。西南夷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倶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也速䚟等討平之。（䚟多改切）○癸卯七年。二月。汰諸司冗員。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汰去砂石曰汰。以水為瀬也。冗員。冗剩也。謂無事備員。）○三月。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擒斬之。餘黨悉平。○

巡行天下

仁山先生

遣使巡行天下。罷贓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二人。審寃獄五千百七十六事。○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作通鑑前編。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諡文安。（蘭谿 今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壞廬舍萬八百區。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時政之弊。言甚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

始郊祀

寶者米粟

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繹。尋謝病歸。（平陽 今山西平陽府 大原 今山西太原府）○乙巳。九年。四月。始郊祀禮。（郊祀 字典。祭名。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地于北郊。故謂祀天地為郊。）○八月。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省臣有知珠者曰。此所謂押忽太珠也。六十萬錠酬之。不為過矣。左丞尚文曰。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售 賣也。錠 水薦熟食器也。後世為分兩之名。酬 當作醻。俗酬字也。熨 持火所以申繒。較 與校通。比較也。）

○丁未。十一年。正月。帝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二。曰元貞大德。壽四十二。皇姪懷寧王海山即位于上都。是為武宗皇帝。

愛育黎拔力八達平內難

武宗皇帝 名海山。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初成宗封海山為懷寧王。鎮漠北。成宗崩。皇后伯岳吾氏。以已嘗謀出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阿難答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及諸王明里帖木兒等陰左右之。於是愛育黎拔力八達還大都。執安西王及明里帖木兒。械送上都。誅阿忽台等。遣使奉璽北迎海山。先是海山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海山曰。吾母及弟在大都

加孔子號曰大成

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待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遂即位。廢皇后伯岳吾氏殺之。誅安西王及明里帖木兒。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為皇太后。（按台山 按台山。今作阿爾泰山。在外蒙古北境。勸進 言勸之即帝位也。）○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七月。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翰林承旨閻復之辭也。（太牢

猶僧不國之僧也

賜諸王孝經

也曰大小廣義云嗚呼歷代加吾夫子之尊號者至元武宗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後有欲尊吾夫子者略恐不及元人此舉之為常也。○八月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字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摹印諸王以下咸賜之。[國字]蒙古國之文字[譯]周禮秋官疏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禮王制北狄曰譯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周官總謂之象胥

法譬權衡

○詔行世祖所行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律令者治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議歸一遵而行之。制曰可。[條格]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焉格法式也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律令]正句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禁已然謂之令

兩斧伐孤樹

○戊申至大元年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帝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顏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糵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八珍]飲之美者亦曰珍周禮天官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敖肝膋也[麴糵]麴音菊麯水字糵音蘗牙米也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商書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頓首]拜頭叩地也[陛下]天子必有近臣執兵立於陛側以戒不虞群臣與天子言不指斥故因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

帝比昵番僧

○帝比昵番僧。愛之甚。其在上都者。毆市民薛氏。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梃突入公府。捽璧捶擊。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

泛濫也

李孟

脫。於是詔下。朝僧遇赦免。又其徒與諸王妃爭道。拉妃毆之。語侵帝。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庚戌三年正月。徵李孟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李孟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傅也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太都平內難歸上都遣使北迎武宗遂自監國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勿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於是有此命。[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陘]音刑

○辛亥四年正月。帝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至大。壽三十。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仁宗皇帝。

誅奸召賢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也。武宗崩。皇太子罷尚書省。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誅右丞相脫虎脫。平章政事三寶奴樂實。右丞保八。參知政事王羆。流左丞忙哥鐵木兒于海南。黨附之徒亦多行罷黜。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遂即位。大赦。初帝在東

帝王曆數自有天命

宮李邦寧知丞相脫虎脫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漸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東宮】太子曰東宮。震為長子。於東偏震。故立宮東方曰東宮也。【富于春秋】師古曰。言年幼也。【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介懷。介。繫也。○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侈。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

李孟長者之言

國史萬世公論

重名爵

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孟嘗因間乞解罷政權。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名爵】左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於人。注。器。車服。名。爵號。【剗】削也。○帝諭中書省臣曰。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動矣。又曰。屢遷屢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

十賢從祀

初行科舉

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春秋云】在左傳僖公十五年。衷。適也。名器與名爵同。【鼓舞】言鼓動人。○癸丑二年。六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李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從之。○十一月。初詔行科舉。世祖時議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人與漢人各命題。蒙古人願試漢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翌年三月。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及第出身】選舉志曰。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學識優長。詞理精純

官民車服等第山移

為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為第二。文理俱通為第三。文理中平為第四。文理疎淺為第五。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弭】音米。止也。○甲寅。延祐元年。十二月。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官民車服等第。○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黥】巨京切。墨刑也。○乙卯二年。五月。疾風雷雹。成紀縣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成紀縣】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立武宗子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㻋。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

郭守敬卒　文水利

父兄弟叔姪世世相兼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任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徼寵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譖王於兩宮遂封為周王（球音臘渝變也徼邀也）○丙辰三年三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自負負恃也獨善自負至璞曰自家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成一代之制）○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兼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兼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

愧子昂於千古　和世球走漠北

曰子昂世祖所簡拔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奴奴何也復厚賜之（間之非讒也叛叛音鈔謹也廣義曰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蘇元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脩史主張弘範輩崖山之且其視陸秀夫張世傑為如何人矣嗚呼悲哉綱目紀其時月而太書之者愧子昂於千古也）○十一月和世球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忽卒平章塔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忽卒教化和世球乃走漠北（讒構讒崇飾惡言毀善害能也構當从木構字典附會以成之曰構　襲掩其不備也）○十二月立皇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

丁巳四年六月右丞相鐵木迭兒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及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切齒切相摩也相摩齒怒甚兒劾推窮罪也　桀黠桀磔也周礼古人称桀黠者其凶暴若磔也　車裂綱鑑注謂以四体及首繫於五馬駆之使両走裂其屍又以車曳裂其体也）○七月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彼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因命賜之鈔帛○帝問左丞相阿散曰卿等日

法者辨上下定民志　詔太子參決朝政

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戊午五年二月寫金字佛經共糜金三千九百兩（糜爛也）○己未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夤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臣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夤音寅進也方語因媚干進曰夤緣）○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

月魯帖木兒諭太上皇

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群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不欲言帝也、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上出奔、次馬嵬、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杜鴻漸迎入太子于靈武、請遵馬嵬之命、乃即位、尊上為上皇天帝、上皇遂至蜀、宋徽宗金兵至汴都時、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太子即位、尊上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庚申七年正月帝崩在位九年改元者二曰皇慶延祐壽三十六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

帝一遵世祖成憲

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

釋典　釋、釋迦之釋也、今僧家皆称釋氏、釋典、釋氏之典籍也、畋　取禽獸也

皇太子碩德八剌立是為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仁宗崩方四日太后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以蕭拜住及楊朶兒只嘗攻其奸惡欲報之召二人罪以違太后意殺之又以李孟初不附己譖構盡奪其前後封爵又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宛獄殺之籍其家日思報復仇怨誅戮不已帝不能制加之太師尋詔中外毋沮議之

法者天下之公

○參議省事乞失監有罪應杖太后欲笞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

却七寶帶

○四月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寶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七寶　金、銀、琉璃、車渠、碼碯、玻瓈、真珠

始服袞冕享太廟

○十一月帝始服袞冕享太廟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袞冕　袞、天子衣、裳畫以龍、文一升一降以龍首卷然、謂之袞也、冕、黃帝初作冕、前有垂旒、示不視邪也、旁有黈纊、示不聽讒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

罷元夕張燈禁中

○辛酉至治元年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宮中為鼇山時居先帝喪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帝大怒既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帛以旌其直

元夕　正月十五夜也、張燈　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也、鼇山　燈山也、結五綵為之

倿佛殺諫臣

○二月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之又作壽安山寺佛像置中瑞司領之冶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鉅萬

東作　謂春耕也、冶　音野、鎔也、鑄也

○四月遣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

釁　虛振切、瑕隙也、

邺孔氏子孫

○壬戌二年正月勅有司邺孔氏子孫貧乏者○八月鐵木迭兒卒帝覺悖其權寵來間肆姦漸疏外之乃任拜住委以心腹鐵木迭兒因稱疾不出遂怏怏卒於家

怏怏　與鞅通、志不滿也、

○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

拜住三畏

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癸亥三年正月起王約呉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呉澄為翰林直學士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白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為集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澄撫州崇仁人經學通貫用力聖賢之學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呉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為學

拜住尊礼老臣

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論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illegible]（道問學　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註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二月帝寫金字藏經使左丞速速詔呉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説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帛與日月齊光為悪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膚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呉澄辯序藏經

以示後世遂辭序藏經○三月帝如上都○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籍沒其家○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産鐵失等以奸黨不安上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鐵失先殺右丞相拜住而直犯禁幄手弑帝於臥所帝時壽二十一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至治

鐵失弑帝

帝天資至孝仁宗不豫每夜焚香泣告于天願以身代及即位用法無私嘗以地震避殿撤樂減膳近臣有舉觴賀者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又為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至是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是為泰定皇帝（禳　劉熈異曰禳）（惐　微也）（蹕　謂止行人）（禁幄　三礼圖上下四旁悉周曰幄）

誅鐵失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剌之長子。裕宗眞金世祖之嫡孫也。仍襲封晉王。出鎭北邊。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偵伺猶探伺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是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一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也先忒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遂卽位。大赦。襲封 襲因也。子孫因父祖之爵土而有之也。邸 都礼切。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都。省名。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九月。帝誅逆賊鐵失等於燕京。帝既卽位。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鐵失知樞密院事。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等於行在所。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亦失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其家。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按梯不花等于邊地。餘黨俱免官。○十一月。帝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大臣朝賀。追尊考晉王爲顯宗皇帝。冊弘吉剌氏爲皇后。封買奴爲泰寧王。倒剌沙左丞相。○甲子。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二月。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

續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　○三十三

開經筵

加虎而翼

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立皇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八月。封圖帖睦爾爲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爲梁王。○乙丑。二年。正月。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四月。參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罷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虎而翼 揚子曰。或問酷吏。揚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注。虎之爪牙本不可當。又爲其添翼助強暴者有類如此。○戊辰。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睦爾天曆元年二月。帝如上都。命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等居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七月。帝崩于上都。在位四年。改元者二。曰泰定致和。壽三十六。文宗不爲立廟諡。世止稱爲泰定帝。王禪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愁於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紹。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守藩服嘗有聞譽。今而國統中絶。則求所當立者晉王之系。則雖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而傳英宗之位。晉邸與聞乎故。其死不與請諡升祔之典。則其爲賊也然。者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爲可信哉。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于上都。是爲天順皇帝。

天順皇帝名阿速吉八。泰定帝嫡子也。帝時年九歲。改元

續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　○三十四

天順帝不知所終

天順○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遣梁王王禪右丞相搭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九月。懷王圖帖木兒襲皇帝位。初燕帖木兒以為搶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曆。詔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大赦。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十月。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倒剌沙奉皇帝寶出降。帝在位三月。不知所終。○十一月。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也。○己巳。天曆二年。正月。周王和世㻋稱帝于和寧之北。初武宗殂。第仁宗立。約以次傳于帝。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譖帝於兩宮。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逃在漠北。逮泰定帝殂。文宗遣使迎致帝還至和寧之北。遂稱帝。○二月。圖帖睦爾立其妃弘吉剌氏為皇后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四月。帝遣使立圖帖睦爾為皇太子。○皇太子發京北迎帝。○七月。太白經天

太白經天

發明云 嗚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時圖帖睦爾已萌弒兄之心。其謀未露而其微已見。天象昭昭。特以著其骨肉相殘之慘耳。是故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而太白見秦分。圖帖睦爾之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不虛生。信

帝暴殂

哉。○八月。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帝暴殂。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恐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秉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璽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既殂于旺忽察都。帝遂復襲位于上都。大赦。發明云 圖帖睦爾篡位之心。素心也。其迎兄漠北者。姑欲塞人之議耳。故行幄一見。兄乃暴卒。既沒其兄。復襲其位。則其悖逆之心遂矣。此固圖帖睦爾始終之論也。○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為帝師。帝師至上

孛朮魯翀高識

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

加先聖父母諸賢之爵

董仲舒從祀孔子

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然。○庚午。至順元年。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鄜王。鄜音孚 ○四月。皇后弘吉剌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皇后八不沙。○閏七月。詔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十二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下。○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為右丞相。罷置左丞相。知樞密院事闊徹伯脫脫木兒等十二人以其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也的迷失脫迷以

變告。按問並棄市，籍其家。○湖南嶺北道經歷范梈卒。梈清江人，天資穎異，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表家居養親，固窮守節，於詩工文，用力精詣。朝臣薦為翰林編修，扶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癘，無所忌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吳澄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穎，禾末也，鋭利兒。癯，瘠也。清寒，清，寒也。寒，窮也。卓然，高兒。固窮，固守其窮也。雪，除也。）

范梈可方東漢諸君子

○辛未二年，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臨川，今江西撫州府。）○八月，

吳澄三經纂言

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為子，賜居第。（居第，第宅。）○壬申三年，四月，安西王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謀不軌，事覺，其黨皆伏誅。○五月，帝如上都。○八月，帝崩于上都。在位五年，改元者二，曰天曆、至順。壽二十九。皇姪鄜王懿璘質班立，是為寧宗皇帝。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文宗崩，帝留守京師。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帝。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帝在位兩月而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時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居廣西之靜江。皇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闊里吉思往迎妥懽帖睦爾立之，是為順帝。（靜江，今桂林府。）（王郡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初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弒兄之惡。人心天理，可畏哉。）

順帝 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帝。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至是入承大統。○癸酉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

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謂充溢。）一日宴平章政事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偶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弱，血而死。（荒，迷也。此宋勝字，亦曰荒。充斥，左傳注：充滿斥見，言其多。溺血，溺，小便也。）○六月，帝即位于上都。初帝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約後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鹵簿，天子儀衛曰鹵簿。良鄉，今直隸順天府良鄉縣。）○以伯顏為

唐其勢文宗崩晃火帖木兒郯王立文宗崩相阿剌欲曰我家天下

雨血　雨毛

太師右丞相撒敦太傅左丞相唐其勢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撒音扎）○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后燕帖木兒之女○十月封撒敦榮王唐其勢襲封太平王（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燕帖木兒嘗為太平王）○十一月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秦州屬陝西鞏昌府）○甲戌二年正月汴梁雨血著衣皆赤（汴梁今河南開封府）○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彰德路今河南彰德府）○五月撒敦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尋卒○八月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

畋柳林不果

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衆○乙亥三年二月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橜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照方也赤縣中國曰赤縣神州〔橜〕車鉤心也）○六月唐其勢反伏誅七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憐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郯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

觖望怨望也

詔罷科舉

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誅之答里走晃火帖木兒所阿魯渾察執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殺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伯顏尋殺之於開平民舍（〔我家天下〕唐其勢父燕帖木兒扶文宗即位故曰我家天下〔曳〕音葉拖也〔濺〕音薦激灑也）○十二月詔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祖述〕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注遠宗其道）○詔罷科舉

許有壬諫罷科舉

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諷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

豈易及伯顔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任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顔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任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二千二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顔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温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病不出○丁丑至元三年正月帝畋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廣東朱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河南捧胡亦

過橋拆橋

舉兵反○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黄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麒麟〕說文牝曰麒牡曰麟麕身馬足牛尾黄色圓蹄一角角上有肉音中律呂〔鸞〕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鳳〕雄曰鳳雌曰凰龍古文〔靈芝〕神草〔赭〕音者赤土也〔倡優〕女樂也○五月民間訛言朝廷刷取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

理一分殊

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究閫奥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翕然來學其教人至誠諄悉内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在和〕和去聲〔醯〕酸也〔鹹〕鹽味〔惕然〕敬也懼也〔究閫〕閫闡也明也大也易豐卦注闡者弘廣之言凡物之大具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闡弘使大〔膠〕昵也尓雅固也疏所以固物也〔金華山〕在今浙江金華府城北〔翕然〕翕許及切合也○己卯五年十一月詔以伯顔為太丞相○伯顔矯詔殺郯王徹徹篤伯顔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搆陷郯王徹徹篤

為學之功無間斷

白雲先生

奏賜死帝未允輙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寛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遂不平〔秉國鈞〕詩經秉國之均均與鈞同平也集覧鈞陶瓦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卓氏藻林宰相秉鈞當軸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言其居中用事也○庚辰六年二月伯顔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伯顔専權自恣漸有異謀自領諸衛精兵導從之盛填溢街衢勢焔薫灼命所養弟之子脱脱宿衛偵帝起居脱脱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脱脱復質於師呉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

大義滅親

乗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盡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一日伯顏請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赤族】前漢五行志注、空盡無物曰赤。【質】正也。【大義滅親】左傳隱公四年、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徇】又作狥、與殉通、字典、凡以身從物皆曰殉。【拘】執也。【乗間】乗空間處也。【鑰】音藥、關下牡也、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為之。【安置】胡三省曰、投竄於荒遠州郡謂之安置。【匯】音灰、上聲。【南恩州】今廣東肇慶府。【隆興驛】在南昌府。

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

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頼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

崔敬諫遷放太皇皇弟

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産、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升遐】禮記、告喪曰天王登遐。【不軌】出左傳、軌ハ謂法度也、後世謂謀逆者曰不軌。【上賓】謂崩也。【宸極】称帝居曰宸、宸取北辰義、今人言宸極。【嫁禍】史記、移禍於人曰嫁禍。【叔嬸】正匀、俗呼叔母曰嬸、叔母ハ叔父之妻也、指文宗之后。【奄】忽也。【播遷】遷也。【襁褓】負兒衣也、博物志、襁褓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

吳萊善論文
作文如用兵

小兒於背。義與人共之。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處士吳萊卒。萊直方之子萊不仕。居深裊山中。窮經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深裊山　裊音鳥　山在浦江縣

巙巙進比干圖

○辛巳。至正元年。三月。奎章閣學士巙巙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巙巙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也。能為君。則他非所尚

宋徽宗獨不能為君

修宋遼金三史

○癸未。三年。三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脩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脩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脩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奚斯為總裁官。脩之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十一月。翰林學士揭奚斯卒。奚斯豫章豐城人。少貧。讀書刻苦。延祐初。程鉅夫與

清江處士杜本

盧摯列薦于朝。授翰林院編修。文宗時嘗進太平政要策。拜直學士。丞相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為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清江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　武夷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　杭州今浙江杭州府　趣促也

隱士無求於朝廷

○乙酉。五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卒。巙巙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緘音撓。○丙戌。六年。十二月。靖州猺吳天保作亂。時湖廣猺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武岡漵浦諸郡縣。有眾六萬餘。廣西峒猺亦乘隙入寇。猺　南夷別種曰猺　○丁亥。七年。十月。沿江兵起。○戊子。八年。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

靖州猺吳天保作亂
猺住洞中者謂人苗則猺

沿江兵起

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歷乾淳風烈。[慶歷]宋仁宗年號、[乾淳]乾道淳熙、俱南宋孝宗年号。○十一月、台州方國珍作亂。

方國珍兵起

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刼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軍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寧國府推官楊載卒。載杭州人。以大臣薦為翰林編修、遷寧國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為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楚漢、而音節以唐人為宗。范虞揭倶為一代文章之巨擘、而載之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虞揭之先者也。[巨擘]大指也。孟子以仲子為巨擘。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范虞揭]范、范淳。虞、虞集。揭、揭奚斯。○己丑九年。四月、棗陽民張氏婦生男。

棗陽童子暴長

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皤腹]左傳宣公二年、城者歌曰、皤其腹。注、大腹也。皤音婆。[擁腫]戰國策、擁腫肥疾。說文、癰、腫也。擁一作癰。[棗陽]今湖廣襄陽府棗陽縣。○庚寅十年。十月、方國珍攻溫州。○辛卯十一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四月、詔脩河防。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漕運使賈魯曰、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遵等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

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河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與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河南北童謠

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疏]通也。[歉]食不滿也。[埽隄]隄岸曰埽。[挑]撓也。[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五月、潁州劉福通兵起。

劉福通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是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杜遵道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攻破潁川、遂據朱皐、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

李二趙均用兵起

徐壽輝兵起

雨黍

徐壽輝稱帝

李黼死節

萬〔欒城今直隸真定府欒城縣。永平今直隸永平府。潁川屬江南鳳陽府。武安今湖廣長沙府。朱皋今河南南陽府。羅山以下四縣俱屬河南汝寧府。潁縣葉音攝。白蓮會。會猶曰社。書言故事。修行結為蓮社。高僧傳。僧惠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結白蓮社。〕○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等。攻陷徐州據之。〔蕭縣屬江南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黄州路。〔羅田今湖廣黄州府羅田縣。〕○十月。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黒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徐壽輝稱帝。據蘄水縣為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壬辰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咸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二月。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定遠郭子興見汝

泰不華死節

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恟恟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定遠今江南鳳陽府。濠州即鳳陽府。〕○三月。徐壽輝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作亂者。○達魯花赤泰不華欲招降方國珍。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乘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薄賊船。奮擊之。賊群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

死猶植立不仆

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氣索。索竭也。瞋通嗔也。瞋目。怒而張目也。〕○五月。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群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不得往來。從之。〔和尚完普。故宋恭宗諱㬎。元封瀛國公。從學佛為僧。完普泰宗亦為僧。故言和尚完普。沙州今陝西行都司沙州衛也。〕○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摶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八月。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尚書容遷麻和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離。乞詔留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

星吉死節

張士誠兵起

治之見。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遂詔脫脫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至徐州。攻其西門破之。芝蔴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大臣天子之股肱。書益稷。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弼亮天工。舜典。欽哉惟時亮天工。注。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皐陶謨。天工人其代之。注。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屠其城。師古曰。破取城邑。誅殺盡如屠六畜然。〕○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趙均用入濠州據之稱王。初均用彭早住二人。本以窮蹙來奔郭子興與孫德崖。及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癸巳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及其弟士

張士誠兵起

德、士信舉兵陷泰州、遂據高郵、稱誠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淮南行省強知府李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

吾膝如鐵

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咼之。(泰州屬江南揚州府、高郵郡音由、今揚州府高郵州。紿音臺、上聲、詭也。咼音寡、與剮同、剮人肉至其骨也。)〇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〇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徐壽輝于蘄水、破之。〇平章政事哈麻及妹壻禿

演揲兒法

魯帖木兒等、陰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妖術、號演揲兒法。帝日從事於其法、惟淫戲是樂。(演揲兒、漢言大喜樂也。)〇郭子興患

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滁州屬江南。)〇

河氷成五色

甲午、十四年。正月、汴河氷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汴河在河南開封府城西。)〇六月、張士誠攻揚州、破之、尋陷盱眙及泗州。(盱眙音句知、屬江南。泗州屬江南。)〇十一月、丞相脫脫督軍征高郵、連戰克捷、賊勢大蹙。平章政事哈麻素與脫脫有隙、使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

削脫脫官爵

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詔削奪脫脫官爵、安置

製龍舟於內苑

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〇帝製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往來游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

製宮漏

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

十六天魔

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鉦音征、鈴也。讚佛、誦經也。)〇乙未、十五年。二

韓林兒稱宋帝

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立為宋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〇三月、竄脫脫于雲南。〇四月、以哈麻為

明太祖起兵

左丞相、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兄弟矣。〇六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太祖濠州人。時四方割據稱雄者衆、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引舟東下、首克牛

陶安獻言

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

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鼎沸、人民擾亂、如鼎湯沸騰。謂紛亂甚也。弔伐、弔民伐罪。）○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亳、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安豐、漢縣、故城在鳳陽府壽州。）○十二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丙申十六年。正月。哈麻雪雪有罪伏誅。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天下士大夫笑為恥。欲奉帝為太上皇。立太子為帝。告其父禿魯。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時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帝。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帝大怒。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人快之。○

天完主徐壽輝據漢陽。（漢陽、今湖廣漢陽府。）○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三月。明太祖帥水陸師。進至江寧鎮。攻破陳兆先營。遂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於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於是吏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方國珍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五月。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取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為應天府）（方國珍降）（張文貴死節）

地。（寧國、今江南寧國府。刎、音吻、以刀割頸也。）○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下山東西。其勢大振。○張士誠寇嘉興。屢為行省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許之。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九月。天完將陳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併其軍。（沔陽、沔音緬。今湖廣安陸府沔陽州。掾、音硯。官屬。）○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於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兒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

中郡縣皆附之。（隨州、屬湖廣德安府。川蜀、今四川成都府。）○詔天下團結義兵。（團結、軍團之言結隊也。）○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玄性度雅容。宏縝密。處己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凡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卒封楚國公。諡曰文。（縝密、縝、緻也。緻、密也。成均、詩經、太師秉國之鈞。又誰秉國成。注、成、鈞、皆平也。制誥、師古曰、天子之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韻會、告上曰告。發下曰誥。）○戊戌十八年。正月。天完將陳友諒陷安慶。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闕守孤城六年。寇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群寇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

（明玉珍據成都）（歐陽玄文章道德名世）

余闕一門死節

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城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同死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塘正韻築土遏水曰塘〕〔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道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嗚呼闕其人豪也哉

董搏霄死節

○三月宋毛貴陷濟南城據之時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方駐於南皮之魏家莊詔遣使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猝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捽搏霄刺殺之是日其弟昂霄亦死〔捽音卒擊也〕

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太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今江西南昌府〕○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六月宋將關先生兵破遼州遂大掠塞外諸郡〔遼州屬山西〕○九月張士誠殺苗帥楊完者先是江淮既亂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士誠兵苗性貪殘好殺所過屠戮士誠被窘既降欲圖之而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亦厭完者驕橫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其部將員成等率所部詣明太祖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帖木邇無如之何矣

開郡學

○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拔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

明太祖諭諸將

太祖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婺音務〕〔甦蘇生也〕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帝欲復修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其畧曰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瘡痍戰而被創傷者〕〔扼其吭扼抑也吭咽也〕〔恢復恢大也〕○己亥十九年。

方國珍附於明太祖

三月。方國珍附於明太祖。先是太祖遣使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以次子關為質。

明太祖卻質子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溫今浙江溫州府。台今浙江台州府。][為質]質音至。廣義曰。帝王之興。識見自爾超卓。畏常觀我太祖之待國珍。則知漢之高光。有所不及矣。嗚呼休哉。〇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〇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〇八月。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豐。〇九月。明太祖兵取衢處州。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等十三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等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

禮賢館

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衢處州今浙江衢州處州二府。]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〇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江州今江西九江府]〇庚子二十年。二月。右丞相太平罷。先是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太子惡之。去其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又令御史誣太平所任用成遵趙中。贓罪下獄杖殺之。太平知勢不可留。乃以病辭位。養疾于家。羣臣奏留之。不允。〇三月。以搠思監為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稱帝

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〇五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撾]箠也。策也。行殿。行在殿也。梁深曰。太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〇八月。命大同太都督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陝西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石嶺關在山西太原府城東北]〇十二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王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徵兵諸宗王。以北兵南討。陽翟王知國事不可為。建問舉兵于北邊。]擁兵數十萬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

陽翟王犯京畿

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當自為之帝。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陽翟王北邊地名大半凡數三分二為大半一為小半○辛丑二十一年。八月。明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西。遂克

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偽將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等。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九月。阿魯輝帖木兒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已功。○明玉珍破東川郡縣。東川四川東部○壬寅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破雲南。五月。自稱隴蜀王。先是玉珍聞陳友諒弑徐壽輝。謀欲

討之。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自稱隴蜀王。○六月。宋降將田豐殺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初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定河南。復山東。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至是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事聞。命其子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復讎

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癸卯二十三年。夏王明玉珍天統元。吳王張士誠元。○是歲并宋漢凡四國正

明玉珍稱帝

月。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二月。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明太祖率兵擊走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

明太祖鄱陽湖之捷

明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出攻洪都。其勢甚盛。城且壞。明太祖將朱文正。趙德勝等死戰。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文正遣使告急。太祖率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收兵東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太祖將徐達等擊敗其前軍。明日諸軍接戰。至晡友諒大敗。其弟友仁友貴皆死。其將張定邊欲退保鞋山。不得出。斂

陳友諒敗死

舟自守。不敢戰。太祖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而死。太子善兒為虜。張定邊乘夜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遂立理為帝。改元德壽。（鄱陽湖 鄱音婆。在江西饒州鄱陽縣。跨南昌饒州南康三府之地。即彭蠡也。左蠡 蠡音里。彭蠡之左也。）〇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地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至是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朝廷遣使徵粮于士誠。士誠不奉。自是東南海運絕。〇十一月。太子惡太傅太平。令人劾奏之。安置土番。尋遣使逼令自裁。（土番 今西藏國也。自裁 自殺也。）〇十二月。宦者朴不花橐驩。內侍太子。外結右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疏諫之。忤太子意。祖仁復上書言之。極痛切。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於孛羅帖木兒軍中。（左遷 謂降秩也。）〇甲辰二十四年。正月。明太祖國號吳。即王位。建百司官屬。二月。自將伐漢。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漢主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於是湖廣江西悉平。〇三月。右丞相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等不軌。收其黨鍛鍊

明太祖建國號吳

孛羅帖木兒舉兵向闕

其獄。連逮不已。帝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又譖禿堅帖木兒誣毀朝政。而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詔命調遣。搠思監所為。非出帝意。遂舉兵向闕。太子迎戰。不利。率侍衛兵東走興松。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人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仍守禦大同。乃引軍還大同。既而太子還宮。忌怒不已。發兵討孛羅。孛羅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敵清河。軍潰。走冀寧。孛羅遂專國。太子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孛羅自將拒戰。大敗。九月。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屢舉兵犯闕無君。言于帝受密旨。結勇士陰圖刺之。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帝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鍛鍊 前漢書。鍛鍊而周內之。酷吏巧入人罪也。連逮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逮。連逮謂連逮。扈從 扈。衛也。從。隨也。侍從天子車駕所至曰扈從。）〇乙巳二十五年。二月。張士誠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攻諸全之新城。明太祖將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援之。衆寡不敵。文忠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陳後。衝其中堅。敵遂

黃河北徙

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大敗之李伯升僅以身免○五月福建行省平章陳有定復處州擒明太祖將總制參軍胡深斬之有定福清人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有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從討延平邵武諸賊平之驟以擢行省平章政事守汀州兵勢日熾福建諸郡皆據有之其為人沈勇喜游俠擊斷衆憚服之爭願為之役○丙午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民多被害○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時甫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四月明太祖兵取淮安諸路守將忻都左君弼等皆出奔汴梁○五月明太祖命有司

明太祖立宗廟社稷

節儉是宝

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夏主明昇遣使明太祖聘問太祖命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張本預為後地曰張本言後太祖伐蜀據此圖考其形勢）○十二月明太祖立宗廟社稷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曰吾常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宋主韓林兒卒○丁未二十七年正月絳州夜聞天鼓鳴將且

天鼓鳴

張士誠妻劉氏死節

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絳州屬山西平陽府天鼓史記天官書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天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三月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九月明太祖將徐達常遇春圍平江既久至是遇春率衆進薄城下張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衆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媼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瞋目不言乃以舊盾舁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

明太祖定中原檄

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十月明太祖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乃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其略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屨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

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食稍足兵稍精自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以為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既而徐達常遇春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徐達等會諸將於臨清進克大都擒皇孫買的里八剌帝與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

半開建德門北奔帝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元統至正。元自世祖至元十七年至是凡十世八十八年而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明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續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一　終

續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

伊豫　宮脇通赫　編次

明　上

赤光之祥　紅羅之祥

大祖高皇帝、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帝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世珍、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氏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於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及兄俱死。貧不能殯葬。之仲與帝舁至山麓、綆絕。仲還取綆、留帝守之。忽雷雨大作。帝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帝時年十七。遂入皇覺寺為僧。

（濠州、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屬鳳陽府。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元天曆、元文宗年號。大父、祖父也。障、險要之處、別築城置兵守之謂之障。舁音豫、對舉也。麓音鹿、山足也。綆音梗、索。上墳、墳上聲、折裂也。）

土墳起成高隴　皇覺寺為僧　伽藍卜吉　太祖附郭子興

逾月僧乏食。帝乃遊江淮。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潁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帝詣伽藍卜珓、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太吉。意遂決。乃入濠、成見郭子興。

（汝潁兵起、元至正十一辛卯歲、五月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郭子興據濠州、元至正十二壬辰歲正月。郭子興起兵破濠州。是時明太祖年二十五。下珓、廣韻杯珓。）

（古者以玉為之、擲篇卜以占吉凶。者杯珓、用兩蚌殼、或用竹根、珓或作筊。石林燕語、高辛廟有竹杯筊、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說、以言告神也。）

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為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壬辰年、（元至正十二年）八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芝麻李遁去。彭早住、趙均用帥餘黨奔濠。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帝每有大志矣。

太祖歸鄉里募兵　太祖與二十四人略定遠

癸巳年、（元至正十三年）春、帝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甲午年、（元至正十四年）七月、帝徇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帝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得壯士三千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帝命花雲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軍聲大振。

馮國用請先拔金陵定鼎

定遠馮國用率衆歸附。帝見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之、定鼎、然後命將四出、天下不難定也。帝悅、任以帷幄。定遠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畫饋餉、甚見親信。是月、帝進攻滁陽、克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河世隆來降。未逾月、彭趙挾子興征泗州、而彭中流矢死。趙益自專。子興欲殺之。子

（徇、行也。定曰徇。略、行取曰略、用力不多。帷幄、前漢張良傳、運籌策帷幄中。定鼎、謂定都也、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朱文正、太祖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大悅。文忠年十二、與沐英皆賜朱姓。英、宋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馬后育之為子。）

智伏滁陽二子　撫定和陽

興乃歸滁。帝因立子興爲滁陽王。奉其號令。子興二子懼帝威名。置酒毒之。帝已覺之。猶從二子往。中途佯仰視。勒馬轉曰。空中神人語爾二人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縣胡大海來歸。帝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大海虹縣人。鐵面智勇過人)

乙未年。(元至正十五年)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帝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張天祐湯和等奮戰克之。帝遂據和陽。(衛音鹹。恨也。劉抑也。虹縣屬鳳陽府。和陽今江南和州)子興屬帝人無定城中。三月。郭子興卒。帝併統其軍。虹縣人鄧愈來歸。懷遠人

常遇春來歸　常遇春挺戈躍采石

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絶人。年二十三。爲群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呼

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帝騎從至。卽乞歸附。請爲先鋒。六月。帝帥諸將渡江。達牛渚。帝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帝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拔之。(牛渚磯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牛渚山下。渚有石曰采石磯。在太平府城北采石山下。去牛渚磯僅一里。假寐不脫衣冠而寐。披靡衰弱皃)

不殺陳埜先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帝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擒埜先。帝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爲。帝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帝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帝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諸軍失利。埜先來追。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青衣兵自後鑽槊殺之。(集慶卽江寧府。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秦淮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南。秦始皇鑿。槊矛屬)

丙申年。(元至正十六年)三月。帝率諸將取集慶路。破陳兆先。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

智安降兵　克金陵

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帝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帝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國用率五百人攻金陵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克金陵。元御史福壽死之。帝入城諭曰。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軍民私相慶幸。

禮葬元將福壽　康茂才來歸

帝嘉福壽忠。禮葬之。蘄州人康茂才初結義旅。有功於元。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采石。及帝渡江。奔金陵。至是率衆來降。帝欲取鎭江。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

克鎮江

奉帝為吳國公

聘秦從龍

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遂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六月。命鄧愈等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七月。諸將奉帝為吳國公。洛陽人秦從龍仕元為校官。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帝素聞其名。命朱文正往聘之。既至。帝親迎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帝呼為先生而不名。九月。帝如鎮江。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丁酉年。元至正十七年四月。克寧國。元將朱亮祖楊仲英降。亮祖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帝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明軍戰。兵為所獲者六十餘人。諸

執朱亮祖

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將勿能當。至是徐達常遇春等圍亮祖於寧國。遇春被創而還。帝督兵破之。縛亮祖以見帝。曰。今如何。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帝壯而釋之。令從征。尋遣諸將取徽池兩州。遂克常州。界大湖。取江陰。張士誠累敗。勢日窘。又為元楊完者所破。乃降于元。十二月。元楊完者來攻徽州。胡大海鄧愈等擊走之。遂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元帥汪同降。戊戌年。元至正十八年二月。李文忠太祖甥也取旌德太平等縣。遂進攻嚴州。克之。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稼。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令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大

立民兵萬戶府

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四月。天完平章陳友諒陷江西龍興瑞州。遣其黨趙普勝寇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十一月。立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取婺州開郡學

廢。幾寓兵於農之意也。簡撰也。陞音升。進也。登也。十二月。胡大海等攻婺州。久不下。帝命李善長徐達守金陵。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以和州人王宗顯知寧越府事。開郡學。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己亥年。元至正十九年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守將吳良擊破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時賊屢侵常州。吳良及弟禎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懾。自是不敢犯境。帝召之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

方國珍來附

為天下屈四先生

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艨艟狹而長曰艨艟以衝敵船。索懼也又盥也易震卦索索疏心不安之貌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附。民有獻美女者。帝誅之。絕其獻。七月帝還金陵。遣兵取無為州。九月常遇春攻衢州克之。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元守將石抹宜孫戰死。元帥胡深來降。聘青田人劉基浙人宋濂葉琛章溢至。帝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元至正初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時方國珍起兵劫掠郡縣。基建議言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

此天子氣

趙天澤識劉起

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吳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帝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至是帝遣使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濂琛溢皆命官。基留幃幄。預機密謀議。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高安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西湖在浙江杭州府城西。可折簡而定言其易也。古者以竹簡為書。庚子年。

煽熾也

花雲妻郜氏

花雲侍兒孫氏

雷老

元至正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縛。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被賊碎首。至死罵不絕口。妻郜氏生子煒方三歲。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郜氏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漢軍掠之。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取兒去。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子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取蓮實哺兒。凡七日。夜有老父號雷老。見帝。帝抱泣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珥珠在耳又曰耳璫。捽音

苗帥作亂殺胡大海耿再成

卒持頭髮也。陳友諒既陷太平。弒徐壽輝。遂自稱皇帝。國號漢。金陵震動。或欲降。劉基曰。敢言降者斬。初康茂才與友諒善。令遺書誘之為內應。速來。友諒遂進兵。伏兵擊之。友諒敗走。遂復太平。帝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帝曰。遲則東與張士誠謀合為害益大。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友諒既至。伏發。敗走。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辛丑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拔江州及蘄音奇黃等郡。陳友諒奔武昌。壬寅年。元至正二十二年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又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二郡煽亂。李文忠即率兵馳赴鎮撫之。苗帥苗兵元帥也。苗正字通苗人古三苗之裔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境皆有之與各

夷混雜通曰南蠻。

張子明節義

癸卯年。元至正二十三年 正月。陳友諒據胡廣。張士誠據浙西。劉基曰。士誠守虜耳。友諒居上流。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四月。朱文正守南昌。陳友諒大舉圍之。日久乏糧。文正遣張子明潛達金陵。告急。子明還。為漢兵執。使歸誘降。子明許之。及至城下。呼曰。諸公須堅守。大軍即至。友諒怒殺之。文正以圍急。遣一兵。號捨命王。詣友諒約日出降。以緩其圍。及期不降。捨命王自殺。而帝親帥師至矣。與友諒接戰于鄱陽湖。帝被圍。莫脱。指揮韓成服帝冠袍。投水。圍乃解。又帝與友諒鏖戰。劉基驚曰。難星過速更舟。帝急更之。舊舟已為敵砲碎。友諒連舟縱戰。望之如

周顛不死

山。帝乘風縱火。湖水盡赤。友諒中流矢死。其子理奔武昌。【鏖】音與平聲書。死殺人曰鏖。有周顛者。每見帝。必曰告太平。帝厭之。又言不死。命覆顛以甕。積薪燃之。火息。啓視。顛正坐晏如。從帝征友諒。舟至皖城。苦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達小孤。竟如其言。帝怒其顛。屢投之水。不濡。竟去。不知所之。甲申年。元至正二十四年 正月。帝即呉王位。陳理既還武昌。帝復進兵圍之。不下。乃親往視師。理遂出降。城中飢困。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帝覩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即命毀之。【鏤】音漏。【昶】音唱。【溺】音尿去聲。溺與尿同。小便也。【孟昶】

毀鏤金牀

五代時蜀主。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七寶裝溺器。命碎之。乙巳年。元至正二十五年 十月。徐達常遇春等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遣舟師濤淮安。丙午年。元至正二十六年 五月。帝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為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王蔡葉三參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呉可計日而定。帝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八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齷齪】音握錯。急迫局陋貌。【三呉】江南蘇州府為東呉。鎮江府為中呉。浙江湖州府為西呉。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

伐張士誠諭將佐

李文忠軍法

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皆再拜受命。出。帝復召達遇春曰。爾等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倶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舉城降。朱文正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

家傑。以何徐達會諸將進圍平江。帝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書古事蹟於法戒及大學衍義于壁。丁未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二月。命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以渡江開創之地。久困兵革也。六月。徐達等囚張士誠送金陵。帝欲全之。士誠自縊死。蘇杭等地悉平。九月。帝召諸將褒諭之。封左相國李善長為宣國公。右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其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先是承元制。禮義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義俱尚左。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定中原。復命胡廷瑞為征南將軍。率吉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趨廣東。平章楊璟率荊湘之衆以取廣西。十一月。命大史令劉基定律令。劉基又及大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曰。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帝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有定。圖為掎角。至是命湯和帥師討國珍於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自海道會和討之。國珍惶懼。遂及弟國珉等率所部來降。和送國珍於金陵。浙東悉平。（掎角。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掎其足。麟云。角之。執其角也。掎。牽制也。正字通。細其後曰掎。絓其前曰角。）十二月。胡廷瑞等

方國珍降

兵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邵武建陽亦降。時湯和廖永忠等克方國珍。帝命之自海道徑取福州。和等自明州乘風進舟。下數日至城下。一鼓克之。守將出逃。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耳殺妻女。縱火自焚死。

〇戊申洪武元年正月。群臣勸進。奉帝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置翰林院。設起居注二員。以記言動。（谷霖蒼曰。明太祖起兵濠[illegible]十餘年間。終膺天物。[illegible]神運。[illegible]。方其大光燭空。紅羅浮水。當雨成[illegible]。卜吉。論者嘖嘖。莫不謂天之所授也。然[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illegible]。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與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illegible]湘之間。一時[illegible]人如恭布地。皆錯壞。[illegible]祖從龍[illegible]沛。蕭[illegible]佐命。[illegible]向陽。天生真人。同符[illegible]。[illegible]之若此。然而帷幄[illegible]謀。[illegible]馬著烈。君臣之間。相為魚水。豈非地脈使然哉。）

〇立妃馬氏為皇后。帝初渡江時。后嘗謂帝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帝深然之。至是冊立為皇后。帝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

馬后高識

用爲獻。后慨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爲寬解。卒免於患。亡難於長孫皇后也。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邪。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良妻猶良將　君臣相保難

〔蕪蔞〕音無閭。〔滹沱〕音呼駝。〔糗餌〕糗音丘上聲。乾飯也。餌音耳。粉米也。〔長孫皇后〕唐太宗后。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甚有內助。嘗著女則三十卷。〔隱太子〕太宗兄建成。〔郭氏〕郭子興家族也。

〇立世子標爲皇太子。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左丞相李善長。御史中丞章溢。太史令劉基等兼太子官屬。〇二月定郊社宗廟禮。

廷臣兼東宮官

定衛所

〇定兵制。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還。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鈐束〕鈐音拑平聲。鈐束猶管轄。〇湯和廖永忠等既下莆田等十三縣。進攻延平。先遣使招諭元福州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兵薄城。友定乃訣諸將曰。公等善爲計。吾爲元死耳。仰藥飲。盡參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大兵入城。友定復蘇。械送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毋多談。亟得加我死。乃遂併其子棄市。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元汀州路守將

閩平　衣冠如唐制　定役法

陳國珍納款。於是泉漳潮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〇以太牢祀孔子。仍遣使詣曲阜致祭。〇詔衣冠悉如唐制。〇命中書議役法。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一頃〕百畝爲一頃。〔丁夫〕民年二十已上成丁。蓋人壽以百歲爲期。一幹十年。則當四十強壯之時。故曰丁。〇帝出視圜丘。太子從行。命遍閱農家。曰。農終歲勤苦。服食不過如此。故令爾知之。無過取也。〇帝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故有精兵不如良將。劉基曰。任將在上。將之勝又不若主之勝。〇蘄州進竹簟。帝曰。是爲用物。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將所傷民財。自是始矣。乃却之。〇二月。以

廣東平　廣西平

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兩廣。又勅潁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由韶州搗德慶。平章楊璟進兵永州。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〇三月。廖永忠等率舟師航海。直至廣州。元左丞何真降。潮州郡縣歸附。〇四月。陸仲亨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〇六月。楊璟由永州進兵。克靖江路。廖永忠亦進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廣西悉平。〇徐達等既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率諸將進至河南。分兵取諸山寨。皆下之。遂拔潼關。南陽諸郡相繼歸附。〇閏七月。徐達等

克元都

徐達仁將

王禕上書

渡河取衛輝，至彰德，遂下磁州，取趙州，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向導，檄諸將大會於臨清。率馬步舟師北發，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逃。分兵狥下青州，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潰。元都大震。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出戰，指揮郭英設伏兵大敗之，擒其將卜顏帖木兒，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召群臣會議。元主徘徊嘆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黒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留守。夜半與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通州，屬直隸順天府。徽欽，宋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皆執于金。居庸，關名，在順天府城北。）〇八月，徐達・常遇春克元都。達等進師至元都，攻齊化門，將士塡濠登城而入，執其監國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圖籍，所圖畫山口輿地者。安堵，堵，垣也，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肆，古今注，所以陳貨鬻之物也。）〇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徃取山西。〇漳州通判王禕上書，言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寛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

劉基致仕

禁胡俗

建大本堂

孔希學襲封

八百年之基。漢室寛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施，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時尚嚴猛，故禕以為言。〇帝詣汴梁，欲定都于此，不果。遂下詔，以汴梁為北京開封府，金陵為南京應天府。（汴梁，宋故都也。）〇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道訪求賢哲。〇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府。常遇春・傅友德等略保定・中山・河間・真定，俱下之。〇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不聽，馳奏上，竟殺彬。善長銜之。上還，善長愬之。會基有喪，告歸，許之。〇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〇詔乘輿毋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帝曰，小費不節，大用將至。〇進元主所製刻漏。帝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〇召劉基至京師，贈基祖父公爵。欲授基爵，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貪天之功。顯榮先人足矣。〇十一月，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〇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〇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顔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

高麗王朝貢

修元史

帝親耕籍田

勅為文無事浮藻

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守太原。元主命之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徐達聞之。率諸軍直抵太原擣其虛。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還軍。營于城西。其部將豁鼻馬潛降為內應。達乘夜刧其營。擴廓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出。乘驏馬進去。遂克太原。【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府。倉卒急遽貌。靴履也。驏音棧。馬不施鞍轡為驏】○馬翊曰。元有天下。寬以失之。帝曰。步急則蹶。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政當用寬。元季君臣縱也。非寬也。○己酉。二年。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詔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等處田租。○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太同。【太同今山西太同府】○二月。詔修元史。令左丞相李善長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帝親耕籍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蠶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以給宗廟粢盛。籍蹈籍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府。副將軍常遇春渡河至陝西。○三月。勅曰。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彫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無事浮藻。【彫刻彫畫文刻鏤也。揚……】

獻麥瑞

不以物為瑞

薊北平

常遇春卒于軍

陝西平

○大將軍徐達克河中府。進至西安。營於長安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出降。達遣馮宗異取鳳翔。元將李思齊奔臨洮。【長安城今陝西西安府。臨洮今陝西臨洮府】○四月。獻瑞麥。一莖有五穗。群臣賀。帝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三光日月星】○大將軍徐達至蕭關。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蕭關在陝西平涼府鎮原縣】○六月。元也速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道三河。徃永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遂帥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等。斬之。薊北悉平。【鳳翔陝西鳳翔府。錦州今盛京錦州府。開平即元上都也】○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得病卒于軍。帝痛悼不已。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配享太廟。封其二子為公。以長女為皇太子妃。【配享。配對也。享祭也。尚書盤庚之告其臣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功臣配享之禮由商人始也】○八月。大將軍徐達克慶陽。太常列營慶陽城下。守將張良臣數出戰。俱不利。糧餉乏絶。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其平章姚暉納降。達勒兵入城。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達帥諸軍還京師。○詔李文忠代常遇春領其衆應援慶陽。文忠至太原。會慶陽已平。而元將脱列伯孔興等攻大同甚急。乃由代出雁門關。九

建功臣廟

月。次馬邑。元兵奄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抵大同。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奮擊大敗之。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進兵逐孔興。（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廟成敘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雞鳴山在江寧府治東北）○九月。詔以濠州為中都。宮殿郊廟社稷文武公署。一如京師。○十月。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帝御朝。召宋濂等列坐賜酒。帝賦詩。因命各以詩進。○帝諭刑部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舜命皐陶。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卿當體之。○遣平章楊璟招諭夏主明昇。先是徐達等平關陝。蜀人震恐。其臣戴壽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擴廓・李思齊強盛。竟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從其言。遣使修貢。帝賜璽書答之。至是遣楊璟諭奉國入覲。昇尚幼。牽于群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十二月。元王保保圍蘭州。指揮于光來援。為元兵所獲。逼之誘降。光至城下。大呼

諭危素

曰。公等堅守。大軍即至。敵怒殺之。守將張溫守益堅。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庚戌三年。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沙漠北方流沙曰漠。蒙古別名）○二月。帝行後苑。見巢鵲翼哺。曰禽鳥且爾。耶令群臣親老者許歸養。○四月。以危素為翰林學士。尋謫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帝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邪。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此謫。（元都陷時。元臣素寓僧寺。亦將死。寺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徐達。達以素歸。帝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余闕元臣死節者。帝嘉其忠。立廟和州）○徐達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

徐達大敗王保保

李文忠獲元主孫

深溝而壘。達整衆出戰。大敗保保於川北亂塚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余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餘匹。駝騾驢雜畜稱之。保保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奔和林。（安定今陝西鞏昌府安定縣。峪音育。閙音休去聲。和林國名。有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後復城之。周圍五里許）○五月。李文忠帥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往攻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宣和殿玉圖書。玉冊。鎮國玉帶玉斧。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百官稱賀

謚元主曰順帝　定科舉法　冊封諸王

帝命禮部榜示、又以庚申元主不戰而奔、克知順天命、謚曰順帝。㊂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詔定服色尚赤。○冊封諸子為王、皆授以冊寶、置相傅官屬。○六月、李文忠遣人送元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太廟。帝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者百年。朕之祖先亦嘗亨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剌第宅、封為崇禮侯。〔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為太尉。世充尋自稱帝、弑隋主侗。後降唐。太宗至長安、俘世充獻於太廟。○十一月、封功

封功臣為公侯伯

臣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徐達居首。賜宴曰、願卿等毋忘艱難時也。因設壇祭已死功臣、且録其後。○帝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有典史朱姓而徽人、問其為文公後耶。其人對曰、非也。帝頓悟曰、彼一小吏、尚不妄祖他人、況我乎。遂却衆議。〔玉牒〕牒、譜也。譜、舊唐書經籍志、譜系以紀世族繼序。帝冑之譜、名為玉牒。〔朱文公〕姓朱、名熹、字元晦、徽州人。賜謚曰文。○辛亥四年正月、大擧伐夏。先是帝遣使招諭夏主明昇。昇惑于群議、不能從、反以兵侵興元。於是命湯和・廖永忠等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等率歩騎由秦隴趨成都。〔興元〕今陝西漢中府。〔重慶〕今四川重慶府。○三月、遣

祀帝王三十五

使祭歷代帝主陵寢三十五。○四月、帝以湯和・傅友德等

宴享九奏樂章

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朱亮祖帥師助之。㊂六月、詹同・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廖永忠至瞿塘關。蜀人設鉄索飛橋、横阻關口。舟不得進。乃密募壯士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蜀人不之覺也。又分精鋭水陸並進。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倶發上流、揚旗鼓譟而適。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撃、大破之。遂焚其三橋、斷其横江鉄索、擒斬甚多。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乃分道並進、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明昇君臣大懼。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

廖永忠高識

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遣指揮萬德送明昇於京師。朱亮祖兵亦至。傅友德等既畧歸州・階州・文州・漢州、遂圍成都、克之。

蜀地平

蜀地悉平。封明昇為歸義侯。已而投昇於高麗。〔面縛銜璧〕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縛銜璧。○帝與陳寧論刑。寧曰、法重則民不輕犯。帝曰、不然。聞古以祥刑致治矣、未聞以商韓之法致堯舜之治也。寧大慚。〔祥刑〕尚書呂刑、告爾祥刑。注、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商韓〕商鞅・韓非子也。皆戰國時人也。以刑名術御下者也。○八月、暹羅國・渤泥國・三佛齊國各遣

三事未了

錢唐祖胸

使臣來朝貢○壬子五年正月帝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
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王保保未擒
三元太子不聞音問於是命徐達馮勝李文忠等三路出
師共兵四十萬以征沙漠（後達等兵至沙漠以糧運不繼而還）○帝讀孟子
至草芥寇讎章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
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輿櫬入諫祖胸受箭曰
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其箭瘡
孟子配享得不廢（草芥寇讎孟子曰君見臣如草芥臣見君如寇讎　輿櫬輿負也櫬棺也）
癸丑六年正月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家浙江温州府平陽縣元至正中進士博學篤行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帝問正字桂原良曰法數行而數

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昭鑒祖訓録

更定大明律

犯奈如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
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帝曰御帝者師也江南大儒
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基峻隘
不如卿也○四月命採漢唐藩王善惡為書名昭鑒祖訓
録頒賜諸王○以胡惟庸為右丞相帝嘗與劉基論可為
相者及胡惟庸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犂至是遂相
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
何（將僨轅而破犂僨僵也轅車前曲木上鉤衡者犂墾田器犢類駕牛用者）○奪誠意伯劉基
禄（胡惟庸與基隙誣指有王氣地欲圖為墓請加重辟帝不聽惟奪其禄而已）○十月更定大
明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之也）○十一月故元雲南梁王把匝

元梁王殺使臣王禕

遣買的里八剌北還

劉基卒

剌瓦爾密殺使臣翰林侍制王禕行參政吳雲初帝以天
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梁王所據恃遠弗臣於是遣王禕
等持詔往招諭之禕至雲南諭以帝之威德天命所歸梁
王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誅連
兵拒中原禕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與吳雲
俱被害○甲寅七年十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臨
行帝諭之曰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
以全骨肉之愛○十一月訪窮民無告及戰死軍士家屬
給以衣食廬舍○乙卯八年四月誠意伯劉基卒時胡惟
庸潛蓄姦謀深惡基乃遣醫視疾基飲其藥二劑有物積

甘露降

腹中如卷石疾遂篤帝遣使送還家僅一月而卒基輔帝
平定中原籌畫為最每忠直敢言帝嘗以子房況之賜誥
云學為帝師才本王佐渡江業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卷石卷區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況之況譬也）○故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
敗走和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徙金山之北至是卒○十
二月甘露降於圜丘青松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於飴群
臣咸頌德帝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不必吉○
丙辰九年諸將連年戰沙漠斬獲招降甚多益嚴邊防元
伯顏帖木兒請和帝命諸將悉還獨留潁州侯傅友德屯
兵以備之四月伯顏帖木兒又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

醉學士歌

葉居昇應詔上言

明也說言天祖台宋濂聞是臣恨言皆害帝語同皆者初謹宋濂曰非惡者今臣要臣無知至其善者則市三臣祥知也帝之所喪

濮眞抽刀剖心

胡惟庸謀逆

六月學士承旨宋濂侍宴。帝強之三觴。濂面赭行不成步。帝為賦醉學士歌。以誌君臣同樂之雅。○八月親王造宮過麗。帝戒曰。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乎。○閏九月五星紊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其略曰。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秦晉燕齊盡其地。封諸王。恐亦致尾大不掉。尚德緩刑。而得民。專事刑罰。而失民。國祚長短。悉由於此。怒簿書錢穀。而問俗失世壞。則求治之道得矣。書奏。帝大怒。逮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丁巳十年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都督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

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殺之。眞曰。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帝嘉眞忠節。追封樂浪公。其子瑜在襁褓。即封為西梁公。○己未十二年十二月。謫左丞相汪廣洋於海南。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紿。謫居海南。行次太平。帝復遣使責之。廣洋自經死。○庚申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惟庸誑言所居第井中湧醴泉。邀上往觀。因就駕出西華門。内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右臂幾折。

宋濂卒

免天下今年田租

編賦役黃冊

尚指惟庸第。為痛縮上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内兵甲伏屛帷間。即發兵掩捕。拷掠具狀。磔惟庸於市。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玉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命有司春秋致祭。惟庸辭連李善長。群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愼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械桎梏也桎者在足梏者在手）濂至京。上欲併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illegible]）翅況濂致仕在家。當不知情。帝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詔罷丞相官。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詔免天下今年田租。○辛酉十四年三

月。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隸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甲之事。城中曰坊長。近城曰廂長。鄉都曰里長。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其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九月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司徒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明師。沐英謂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城北）。兵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錯。友德即欲濟

沐英白石江之捷

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
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鋭扼水英別遣數十
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
之陣動英乃接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
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兵進
薄之英縱鐵騎（矢石兩發呼聲動天地戰配合）擣其中堅（中軍兵最精銳處）敵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
餘里軍聲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梁

雲南平

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挈妻子入雲南忽納砦驅妻子俱
赴滇池死元右丞觀音保出降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
衆入城秋毫無犯雲南悉平藍玉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〇壬戌十五年四月廣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
銀阬熙廣平府吏王允道上言磁州多産鐵請如元時置
鐵冶都提擧司設冶戶萬五千収之帝曰聞治世無遺賢
不聞無遺利也命流允道海外〇國學成帝將釋菜（釋菜祭孔子也）議者

孔子豈可以職位論

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帝曰聖如孔子豈可
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可
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

馬后崩

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宜特加尊崇〇八月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帝以成武治天下后嘗濟之
以寛仁生太子及秦王晉王燕王周王至是病不肯服藥

上強之后不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如服藥不瘳陛
下寧不以妾故而殺醫乎妾不忍也遂崩年五十一上痛
悼終身不復立后（扁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黄帝時扁鵲相類故仍号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

選僧分侍諸王

〇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有僧道衍者姓姚名
廣孝蘇州人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
及善術數道衍自請於燕王曰殿（指燕王）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

奉白帽子與大王戴

帽子與大王戴至是燕王自求道衍於帝許之（白帽子白字加於王字上為皇字也）
〇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並命為學士輔太子
固辭尋放還〇癸亥十六年十月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
先是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況大魚乎）鯤鮞焚林而田禍

及（况大獸乎）麛鷇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深文嘗
讞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至是下濟獄而死
（鯤鮞音昆而魚子也麛鷇音糜寇麑子鳥雛）〇詔免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
五郡税曰五郡為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〇乙丑十八

徐達卒

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痛悼不已親為
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長子輝祖襲封魏國公〇帝

書洪範于座右

書洪範于座右朝夕省覽或曰善惡報多爽帝曰為惡或
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必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

行養老之政

〇丙寅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八十以
上賜米酒帛絮各有差〇戊辰二十一年三月雲南平緬

戰象

蠻叛。擧衆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西平侯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征討之。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陳既交、英連發火箭銃砲、聲震山谷、象皆驚奔。賊有昔刺者、亦驍勇殊死戰。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進、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刀斯

平緬歲貢

郎理燄象、皆上。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欄楯 王逸曰、縱曰欄、横曰楯。今階除木句欄是也。殊死 殊、絶也。謂決意必死也。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首為級。遠 大也。讋 質涉切、懼也。

○四月。征虜大將軍藍玉、副將軍郭英等北征。自大寧進慶州、直擣元營。其太尉蠻子拒戰、俘衆五萬餘人。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帥數十騎遁去。玉追之不及。獲其王子及後宮后妃衆四萬餘人。乃旋師。元主遂為部

元裔日微

下所弑。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玉等還京獻俘。帝大喜、進封藍玉涼國公。○吉水人解縉、七歲能文。遂以弱冠登

解縉上封事

第。帝親選為庶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繁。無多自悔之時、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肆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絶。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若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

發、而心學無素。上嘉其識、擢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恣横。無敢言之者。縉歷詆其奸狀。帝慮為衆所傾、遣歸諭曰、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晩也。○庚午二十三年四月。賜

賜李善長死

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言者。帝亦未之究也。至之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當災。時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親戚數人。上大

求仙人張三丰

怒。遂賜死。○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得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三丰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寒暑一衲。人有問仙術、竟不一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絶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自若也。隆冬臥雪中如常。

武當山在湖廣襄陽府均州。衲 音納、補衲衣也。啖 音淡。辟 音璧、除也。

方孝孺

○壬申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薨。謚曰懿文。○徵方孝孺至。帝曰、壯士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為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聞孝孺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癸酉二十六年正月。涼國公藍玉謀逆伏誅。

藍玉謀逆

玉以常遇春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軍。素不學、性復狼愎。恃功暴横。初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謀者。帝以其功大、宥不問。玉是意望進爵。帝命加太傅。玉攘衣曰、我不當為太師耶。及奏事、帝不從。玉懼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其部曲謀議、集士卒及家奴、伏甲將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捕訊伏誅。列侯已下、連坐論死者二萬

不聽婦人言
江伯兒愚孝

人。【狠愎 晉書、王敦狠抗。注、如豺狼抗扞、愎戾也。攄秋 攄卻退曰攄、揎秋出臂曰揎、揎引也】○八月。詔褒浦江鄭氏。鄭氏十世同居。長幼至千餘人。數以事入覲。帝識之。後被人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事。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帝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帝深嘉之。遂下詔褒異之。【識 音至 湜 音殖】○甲戌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於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

賜傅友德死
賜馮勝死
皇明祖訓

今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岱岳 東嶽泰山】○賜穎國公傅友德死。友德身冒白刃。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曏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公儀休 史記、公儀休相魯、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乙亥二十八年。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勝數以細故失帝意。遂賜死。○六月。詔禁黥刺剕劓閹割之刑。【黥 音戚 刺面也 剕 音發 刖足也 劓 音異 截鼻也 閹割】○九月。皇明祖訓成。帝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

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群雄並驅。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導後人。又著祖訓一篇。立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丙子二十九年。二月。燕王棣帥師巡邊。敗元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元良哈禿城而還。○戊寅三十一年。閏五月。帝崩。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一。曰洪武。壽七十一。帝神武明達。料敵如神。不吝官賞。諸將奉命立功。十五年之間。遂能成帝業。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矣。皇太孫即位。是為建文皇帝。

以方孝孺為侍講

建文皇帝名允炆。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初懿文太子薨。立為皇太孫。至是即位】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北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兵防禦。地大權重。多不法。帝為皇太孫。問所以制之于黃子澄。子澄對以漢平七國事。頗合帝意。兵部尚書齊泰議論雅同子澄。至是帝命二人與參國事。任以削奪事。○七月。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逮周王橚至京師。廢為庶人。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不報。既而燕周齊湘代岷諸王

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齊泰謂黄子澄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乃命李景隆率兵至河南。執周王送京。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黄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異人術士多就之。○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晩也。乃囚濟於獄。

程濟先見

【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火星也。出則有悖亂殘賊疾喪饑兵。居其宿曰守。心為明堂。本星天王。前後星子屬。

○己卯。建文元年。二月。立子文奎為皇太子。○燕王來朝。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四月。遣使執湘王柏。王曰。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隷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詔齊王榑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為庶人。○七月。燕王舉兵反。先是帝遣侍郎暴昭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昭至北平。得燕不法狀。密以聞。已而燕山護衛百户倪諒告變。下詔譲燕王。逮燕邸僚屬。都指揮使謝貴。北平布政使張昺等部署軍士布列九門守之。燕王密與僧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守衛。紿貴昺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皆與昺貴謀誅燕王。至是

曾鳳韶劾燕王不敬

燕王舉兵

並遇害。夷其族。燕王乃舉兵。以誅齊泰黄子澄清君側。效周公輔成王故事為名。兵稱靖難。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自署官屬。令張玉朱能等出師。尋陷薊州。奪居庸關。通州遵化永平密雲等。諸守將皆以城降。詔削燕王屬籍。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討之。師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蕭繹】南北朝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都江陵。候景弑簡文帝綱。立豫章王棟。棟歡之子。歡武帝太子統之子也。未幾。景復廢棟自立。繹乃遣王僧辯討景。僧辯啓繹曰。平賊之後。嗣君棟何以為禮。繹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蓋謂殺棟也。景敗。沉棟於水。繹乃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在位三年。西魏兵入江陵。繹被殺。【六門】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設竹籬。而有六門。

○八月。耿炳文率兵十三萬。與燕王戰於滹沱河。敗績。副將軍李堅等皆被執。喪師三萬。退保真定。帝聞怒。黄子澄薦李景隆。遂遣景隆代炳文。景隆馳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王聞之曰。李九江豎子耳。寡謀而驕。未嘗習兵。輒予以五十萬。是自阬之也。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出援永平。以致其師。足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援永平。官軍吳高棄輜重走。景隆知燕兵出。引軍圍北平。燕世子高熾堅守不戰。時燕王乘勝抵城下。城中之兵鼓譟而出。内外夾攻景隆軍。敗績。奔德州。○十月。燕王

燕王誘執寧王

誘執寧王。奪其衆。寧王名權。國大寧。為巨鎮。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寧王與燕合。召寧王至京師。寧王不至。坐削護衛。燕王聞之喜。帥師趨大寧。襲破其西門。駐師城外。單騎入城。詭言窮蹙求救。執寧王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東士結部長及諸部卒。及辭去。寧王祖之郊外。伏兵擁寧王行。燕王遂奪其兵。軍威大張。○李景隆聞燕兵攻大寧。進師攻北平。燕王兵還擊之。景隆敗走還德州。黄子澄等匿不以聞。遂遣人密諭景隆。隱其敗勿奏。○燕王復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黄子澄。傳檄天下。○十二月。罷齊泰黄子澄。以燕王疏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

籌畫治兵如故。○庚辰二年四月。李景隆駐德州。及郭英

李景隆白溝河之敗

吳傑等。合軍六十萬。次於白溝河。燕王率兵十餘萬馳入陣。都督瞿能父子奮擊所向披靡。燕王即麾諸軍突入。先以七騎馳擊之。官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三易之

麾鞭招後

馬卻阻於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燕王得免。復率衆入陣。瞿能父子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嶲侯俞通淵等。復引衆奮躍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官軍相視而動。燕王乃以勁騎馳擊。瞿能父子及俞通淵等。諸將俱死。大軍敗績。景隆單騎走德州。（纛音遂。大將旗也。以牟羽繫旌上。取全而建之之義。）○丘

王省死節

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兵入德州。尋驅至濟陽。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以頭觸柱而死。○燕王帥師圍濟南。參政鐵鉉等擊却之。遂復德州。鐵鉉偕都督盛庸。誓以死守。燕王乃堰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詐令軍民出降。伏勇士開門候燕王入。用板下之。傷王馬首。王驚易馬逸去。大怒。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擊破之。燕王遂解圍還北平。鉉等乘勝復德州。兵勢大振。帝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先是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十二月。燕

王率兵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躡其後。營於東昌。燕王以精騎衝入中堅。庸軍圍燕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其將朱能率諸騎來翼燕王出。庸軍乘勝斬獲無算。燕兵大敗。是役也。燕王數危。諸將奉帝詔。（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之詔也。）莫敢加刃。至是奔北。燕王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擊。燕王遂還北平。○辛巳三年正月。帝以東昌捷告太廟。復齊泰黄子澄官如故。○三月。燕王率衆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燕王來覘掠陣。過庸遣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明日復戰。庸大敗。走還德州。○四月。燕兵次于大名。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齊泰黄子澄於外。燕王聞之。乃上書請

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詢方孝孺，遣使赦燕罪，令罷兵歸藩。燕王不奉詔，求幾諸將分兵斷燕餉道。燕王患之，復上書仲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下其使於獄，以絕燕。○十二月，燕王大舉南犯。燕王起兵三年，所陷城邑，兵去復為官軍守，故不敢決意南下。時帝御中官甚嚴，皆怨望，遂密告燕以京師空虛可取狀。燕王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壬午四年正月，燕兵陷東阿，吏自鄭華死之。尋克沛縣，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等死之。○二月，平安及燕兵遇于淝河，戰不利，退屯宿州。○四月，總兵何福

都督平安師屯靈璧，燕兵攻破之，福遁去，安被執。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平安帥後軍來援，奮擊破之，遂斬燕將陳文。平安轉戰，遇燕王於北坂，王急，幾為安槊所及。燕番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明日復戰，軍敗，安被執，見燕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官軍益衰，燕兵乘勢下泗州、盱眙，遂陷揚州。○六月，燕兵漸逼，京師震動。方孝孺曰：事急矣，莫若割地求和，以俟四方勤王之師。乃遣使說燕王，王不從。群臣勸帝幸浙，惟孝孺力主守京城。燕兵至城，李景隆等開門

太祖遺篋

迎降。帝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俄舁紅篋至。急命舉火焚大内，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啓篋，得度牒三張，并披剃之具，即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史葉希賢亦祝髮，各披牒從帝出亡二十二人。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遂取道溧陽去。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建文。（祝髮　斷截其髮曰祝。疇昔　猶言疇昔之夜，此疇發語辭。後帝英宗正統六年，迎入西内，以壽終。）燕王即位，是為成祖文皇帝。

方孝孺死節

成祖文皇帝，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舉兵陷京城，建文出亡，遂自立為帝。○六月，削魏國公徐輝祖爵。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不屈，削爵，幽私第。○殺故博士方孝孺。及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屈，繫之獄。上欲草即位詔，乃召出獄。孝孺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階。上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火。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

鐵鉉死節　景清

可草上怒令以刀抉其口至兩耳復鋼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殺之九族以下坐死者八百餘人每誅一人必令孝孺視之而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外親五服異姓之親亦在此也〇殺故兵部尚書鐵鉉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〇八月殺故左僉都御史景清初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恒伏利劍於衣襟中一日帝出御門清奮躍而進將犯駕被執清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剝其皮草

齊泰黃子澄　王叔英　暴昭　練子寧

櫝之械繫長安門帝駕過門所械皮墜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命燒之已而上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邪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鈔村里為墟墟音噀噴也覺音教為厲為去聲草櫝櫝棺也以草為櫝也〇齊泰黃子澄亦至上親詰之抗辯不屈遂磔於市坐黨死者百餘人〇翰林修撰王叔英書絕命詞曰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慮無慨于後世與其妻俱縊〇尚書暴昭斷其手足罵不絕口死之〇尚書陳迪割其子鼻令食之迪死不變〇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被縛語不遜命斷其舌上因欲效周公輔成王用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遂磔之

姚善黃鉞　解縉變節　順天府北京

宗族棄市者百五十餘人〇蘇州知府姚善被執至闕罵不屈殺之又給事中黃鉞聞而赴水死〇九月大封靖難功臣為侯伯者二十九人餘將士論功有差〇命解縉直文淵閣初縉與周是修約赴難後縉變節是修死縉為作傳因語其子曰使吾亦死誰為汝父作傳識者哂之〇建文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至是住滇滇音顛今雲南府〇癸未永樂元年二月改北平為順天府置北京〇徙寧王於南昌初寧王被誘入關也帝約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已而有誣告寧王巫

寧王縉得無恙　長嫡承統萬世正法　道衍姊

蠱狀者寧王間自韜晦搆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中竟帝之世得無恙巫蠱巫覡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左道以亂惑人曰蠱師古曰指詐即巫蠱害人是非行符厭俗之術精廬精舍也前漢儒林傳精舍贊注精舍講讀之舍也〇甲申二年四月立長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上議建儲武臣咸言高煦有功惟文臣僉忠以為不可上密詢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〇擢道衍為太子少師尋命道衍賑濟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道衍乃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道衍即拜下姊

曰我安用函許多佯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遂還
戶內不復見道衍已復姚姚名廣孝終不蓄髮娶妻居止
寺觀○丙戌四年十二月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大
破安南兵初建文中其臣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及其二
子顒𥨊篡其位既而傳之於子蒼自稱太上皇朝廷不知
也帝初踐祚蒼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絶嗣臣
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從其請明年前國王孫陳天平来
奔愬其實請復讐乃遣使詰責蒼卑辭謝罪請迎天平歸
國帝信之遣黃中呂毅等以兵納天平於安南蒼伏兵劫
殺天平帝大怒七月命張輔等討之安南有東西二都依

以畫獅破象軍

宣洮沱富良四江為固新築城於多邦隘連亘九百里輔
軍次富良江遣將破賊於喜林江遂進攻多邦城夜四鼓
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士卒蟻附而
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
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克東都別將李彬
克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銅角 銅鐲也正字通築銅為之形如盆角通禮義纂曰蚩尤與黃帝戰帝命吹角作龍鳴以禦之按角長五尺以皮為之或以竹木其形如竹筒本細而末大 雲梯 事始云公輸般造雲梯以攻宋城可以凌空立之 畫獅 獅爾雅狻猊食虎豹注狻猊獅子也以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正字通獅怒則威在鼻喜則威在尾每吼百獸辟易宋宗慤討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因此潰亂遂克林邑）○丁亥五年

安南平

置交阯布政司

成祖惑於佛教

五月張輔等克安南禽黎季犛及子蒼檻送京師餘衆悉
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十二萬
封張輔等七人為公侯伯餘賞賜有差乃置交阯布政司
以尚書黃福領之○命西僧哈立麻設法薦皇考妣而天
花甘露白鶴空中備現妙相帝信之自是潛心釋教○己
丑七年二月帝幸北京留皇太子監國○給事中郭驥使
韃靼為所殺先是韃靼知院阿魯台殺可汗鬼力赤迎立
元族本雅失里為可汗帝以書諭之不應至是復遣驥本
雅失里殺之（可汗 音撍寒猶漢曰天子）○庚寅八年二月帝自將五
十萬出塞○三月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帝忽

嚴震死節

獻騶虞

黃淮如立高岡

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
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結菴於白龍山尋復他去
○五月車駕至臚朐河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
及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大敗以七騎遁帝遂移師征阿
魯台亦大敗遠遁帝乃班師十月還南京○癸巳十一年
五月山東曹縣獻騶虞（說文白虎黑文尾長於身足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故為仁獸）○
韃靼太師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真吐蕃諸
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豺狼子野心
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以黃淮如立高岡無遠
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封

親征瓦剌

為和寧王賜金帛。狼子野心。左傳，狼子野心，非是莫畏乎。文選，北狄野心。注，野心謂如野獸之心。○甲午十二年二月，帝親征瓦剌。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等曰，每日營中間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六月，帝次蘭忽失溫。馬哈木以衆三萬來戰。柳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帝率鐵騎乘之。馬哈木遂大潰走。追至土剌河，生擒其將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帝乃還北京。○八月，上北征還。太子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上怒曰，此輔導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

榜葛剌國獻麒麟　纂修五經四書

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正字金問等下獄。既而特宥義及士奇復職。○榜葛剌國獻麒麟。[illegible]榜葛剌國，西天有五印度，榜葛剌者東印度也。○十二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乙未十三年二月，解縉死于獄。縉以論事忤旨，謫交趾。聞帝北幸，潛返見皇太子。帝怒其擅歸，故殺。○罷海運。帝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武陽，陸輓[illegible]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道，由濟寧達臨清。今年開浚既成，民免陸輓之勞，糧運便利。於是罷

漢王高煦徙居樂安

海運。○丁酉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居樂安。先是高煦封漢王，國雲南。曰，何罪斥我萬里。及改青州，曰，何為置我瘠土。留居京師，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僭用天子車服。帝大怒，召至詰之，縶之西華門內，將誅之。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徙封樂安，促即日行。帝顧謂皇太子曰，樂安去京甚近，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樂安。今青州樂安縣。

妖婦唐賽兒為亂

○庚子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以幻術聚衆，據益都卸石棚為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山東大震。詔安遠侯柳升總兵往勦。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都指揮劉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衛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大敗之，斬馘

六千餘人。鰲山指揮王真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幻術。妖術也。前漢張騫傳，眩人。注，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類，皆是也。馘。司夜切。斲也。馘，截耳也。詩大雅，攸馘安安。注，軍法，獲而不服，則馘其左耳。馘，盡殺之也。○十一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入民舍，見其衣皆百結，釜甑傾毀。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會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讓之。對曰，凡被災之處，皆已奏請賜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速取勘飢民口數，悉發官粟賑之。太子至，即奏之。帝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百姓吾赤子

甑。俗[illegible]字。○辛丑十九年正月元旦，帝御奉天殿受朝賀，大赦。北京[illegible]經營既成，定都於此，改京師為

親征阿魯台

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壬寅二十年三月帝親征阿魯台
初阿魯台為瓦剌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
繁富浸桀驁拘留朝使出沒塞下為寇至是大舉入興和
殺守將王瑛帝遂決意親征駕至雞鳴山阿魯台聞之夜
遁遂擊兀良哈敗之乃還京師○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

阿魯台自稱可汗

本雅失里自稱可汗○癸卯二十一年二月建文帝入楚

建文帝入楚

游漢陽程濟從○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宦官黃儼
等連結貴近謀進毒於上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高
燧布置已定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
實帝顧趙王曰汝為之耶趙王未對太子解之曰此下人

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七月帝復親
征阿魯台至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帝喜
曰遠人來歸宜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
班師還京師○甲辰二十二年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四
月帝親征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阿魯台遁走
已久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盡
還七月師次蒼崖帝不豫庚寅次榆木川帝大漸召張輔
遺命傳位皇太子而崩帝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一曰永
樂壽六十五皇太子即位是為仁宗昭皇帝〔大漸〕周書顧命病甚也

大漸

仁宗昭皇帝名高熾成祖長子也○八月成祖訃至禮部
尚書呂震請從漢制以日易月帝不可自是臨朝素服退

衰絰喪服也

則衰絰漢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日易月○釋戶部尚
書夏原吉大學士黃淮等於獄復其官夏原吉先諫成祖北征成祖怒下獄

賜銀圖書

○賜義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今朕嗣
位之初賴卿等協心贊輔凡政有闕失羣臣及卿等言之
而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銀圖書〕陛文遺曰古人於圖畫書籍皆印記其人圖書令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繩愆糾繆〕繩直也糾正也周書冏命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十
一月赦建文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乙巳洪熙

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元年三月帝聞前光祿寺丞權謹孝行曰忠孝之人可任

輔導遂召為文華殿大學士○大理少卿弋謙敢言呂震
劾其賣直乃貶楊士奇曰進言者將以言為戒矣自是月
餘果無一言帝曰士奇真大臣也乃下詔自責因復謙官
○四月山東飢帝召楊士奇令草詔免稅士奇請聞戶部
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使聞戶部慮國
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

恤民寧過厚

荒宜有分別庶不濫恩帝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乃與
民寸寸計較邪○帝明於星象忽夜見星變召楊士奇等
語曰天命盡矣乃歎息而起明日復召蹇義及士奇語曰
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朕去

世後執知卿等之雅言已法然義士奇亦流涕帝遂出二敕二仰一賜義文曰忠貞一賜士奇曰貞一皆拜受而退。○五月帝崩在位一年改元曰洪熙壽四十八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宗章皇帝

宣宗章皇帝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太子成祖立為皇太孫仁宗立為皇太子往留南京監國至是即位○丙午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

漢王高煦反

初高煦徙國樂安益怨望日夜造軍器籍丁壯（丁壯民年二十已上者）為兵至是遂反立五軍都督府授王斌朱恒太師尚書等官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復遣枚青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執青聞於朝高煦遣

使奏宗多誅姦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急召諸大臣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帝意遂決即發京師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賜書諭高煦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無據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帝許之高煦夜焚兵器及通逆文書昧爽出見乃械高煦父子及倡謀者數人赴京師群臣請移師執趙王誣以連謀之罪則朝廷永安矣楊士奇獨不可曰誣以連謀何能服人且文廟三子惟趙王在聽群議而剪本枝竊為陛下不取也乃言者喋喋（便語）士奇請

封群臣言章遣使齎以示之使自處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自削其護衛以謝（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也兼行軍行三十里也倍行六十里也昧爽書疏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械桎梏也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本枝詩大雅本枝百世注本宗子也枝庶子也狼狽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故人猝遽無措者謂之狼狽）○九月帝至京師廢高煦為庶人鎖縶大內道遂城一日上往視之高煦伸一足鉤上仆地帝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缸起乃積炭缸上然炭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丁未二年十一月罷交趾布政司冊封安南陳王三世孫暠為安南國王○帝語講官曰伯夷太公皆歸文王及武王伐紂一輔之一諫之何講官窮于對帝曰伯夷之心在

萬世太公之心在當時也○以薛瑄為監察御史

薛瑄事道學

瑄初長于詩賦及見周程張朱之書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而專事道學至是拜御史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歎不已曰薛公見且不得况得屈乎○庚戌五年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夏原吉雅量

原吉天性寬平人無識與不識皆稱為長者嘗一隸汙所服織金賜衣懼欲逃原吉曰可浣無懼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寬仁敬慎類如此○蘇州等大郡煩劇難治特選况鐘為知府假便宜行事

况鐘治蘇

赴任視事初若木訥胥

有弊竈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謾侮亦不校及期月一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人某弊群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由是肅然蘇人稱之曰况青天○辛亥六年七月帝夜從四騎至楊士奇宅士奇叩頭曰陛下何自輕萬一變起倉卒奈何明日問士奇何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恐漏之故不敢謝後有盜謀不軌欲乘帝夜行發帝嘆曰士奇言不虛遂止夜行遣使賜士奇金綺○壬子七年六月詔修各州縣廣濟倉洪武間郡縣皆置四倉以貯官穀令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至是復修之○癸丑八年三月少保黄淮致仕歸國帝宴于太液池製詩

送之○十一月令諸縣各設濟農倉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甲寅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詔斥之帝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宋徽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乙卯十年正月帝崩在位十年改元者一曰宣德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群臣欲擇長君楊士奇楊榮入臨畢請見太子即呼萬歲而群議乃息於是太子即位是為英宗睿皇帝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鎭宣宗長子宣宗遺詔國家重事白張

太后行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不可召入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太后顧帝曰此五人先朝所遺皇帝者有政必與之謀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帝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狡黠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從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為司禮監寵任之）振至俯伏太后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令當賜汝死帝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丙辰正統元年二月應天府尹鄺埜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嘗以俸易一紅襖寄歸父父曰此子不才若斯乃以不義汚我也遂封還貽書責之埜泣

建文帝至京師

受其教繼為府尹益勵其操○庚申五年三月建文帝至京師建文帝好文章能為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詣思恩知州岑瑛佯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因繫僧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帝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獄建文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閹宦也）官吳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邪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子鵝野鵞家所蓄者）棄片肉於地汝

吳亮忠義

手執壺據地狗䑛之。乃云非是邪。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亮視之。持其趾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號曰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楊應能下獄閱四月死。同謫僧十二人皆戍遼陽。自後附錄相傳帝為僧時往來蹤跡。至京途中吟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不封不樹家語王肅注云。不聚土以起墳不樹松柏也。不封不樹以為至卑無飾也。周禮庶人不封不樹。

〇詔贈建文死難諸臣爵各祀于鄉。〇七月。少

楊榮卒

師大學士楊榮卒。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楊士奇楊榮楊溥）老先生。然既高年倦勤。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

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吾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〇辛酉。六年。

四人竟是吾輩人

八月。楊士奇薦薛瑄可大用。乃召為大理少卿。令詣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振不悅。欲處以死。賴群臣救免。〇壬戌。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太后性明

張太后人謂女中堯舜

敏。人謂女中堯舜。委用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歸臺閣。數年天下休息。皆太后之力也。〇癸亥。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侍講劉球上言十事。振怒。下獄。以計殺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莫敢言振。振遂擅政。擅生殺與奪。盡在其手。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皆行跪禮。〇薛瑄為人辨冤。王振素銜瑄。嗾御史劾瑄受賄。下獄論死。瑄怡然曰。

薛瑄在獄讀易

辨冤獲罪。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子淳等請代死。不

王振老僕

許。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〇八月。祭酒李時勉守正不阿。王振矯旨枷（項械也）國學門。諸生數千詣闕。乃釋。〇甲子。九年。三

楊士奇卒

月。少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楊士奇卒。〇丙寅。十一年。三

月。王振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嗾言官誣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赴闕。許之。乃復命巡撫。〇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大學士楊溥卒。〇戊辰。十三年。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

楊溥卒

七反。稱閩王。烏合至數十萬。雲南等民叛。天下一時騷動。〇己巳。十四年。二月。瓦剌也先遣使二千人進馬。報作三千。王振怒其詐。斬一人。自是失好。大舉入寇。〇六月。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災。紹興山移於平地。又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崩。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生荊棘。高二尺。〇七月。瓦剌也先寇大同。所至無不陷沒。邊報日至。王振勸帝親征。官軍五十萬

人也。居庸關至宣府、群臣請留。王振終不聞。車駕至大同、振尚欲北。郭敬密止之、始班師也。先襲軍後、多失我良。次日至土木。未晡。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人馬饑渴也。先遣使請和。帝許之。虜佯退。振遽令移營向旋。閒行列已亂。虜大呼、四面蹂躪入。全軍大敗。時護衛將

樊忠椎死王振

軍樊忠從帝旁、椎死王振曰、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張輔・鄺埜・曹鼐而下數百人皆死。帝乃下馬、南

虜擁帝去

面而坐。有一虜將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擁帝去賽刊王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

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為計。一人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曰、安用此人在旁。摧其面去。因謂也先曰、我等久受大明皇帝恩賞。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豈不萬世美名乎。也先然其言、以帝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詣虜贖駕、弗許。乃集百官議、立郕王祁鈺。時群臣殺王振黨指揮馬順、頃刻虀粉。郕王懼、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止之、請詔族王振家以安人心。詔下、群臣哭謝。國事始寧。（那顏、猶漢言人人也。虀粉、與齏粉同。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粉謂碎之也。）

景皇帝、名祁鈺、宣宗第二子、英宗弟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皇太子幼沖、皇太后命王即位、遥尊英宗為上皇。○九月、也先擁上皇至大同城、索金幣、約還駕。都督郭登（鄺子輿）不納。衆或勸之曰、虜紿我也。上皇隨侍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不得已、括城中公私金銀共萬餘兩、贖駕。虜獲金、咲（同笑）擁而去。直入紫荊關、逼京畿。城中洶洶、人無固志。太監

金英興安 [illegible]

金英・興安召廷臣決計。侍講徐珵言曆數當南遷。英叱之。于謙抗言、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可鑒也。金英宣言曰、敢言遷者、帝命必誅之。固守之議乃決。虜

于謙以忠義諭三軍

師圍京師。謙躬擐甲率先士卒、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

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武清伯石亨等奮戰相當。虜知有備少沮、而王師四至。我軍大振。也先北遁。○十一月、京師解嚴。群臣議留邊將守京。兵科給侍中葉盛曰、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虜騎何自薄都城。苟邊關不固、雖保九門、無益也。悉遣還。（解嚴、警兵曰戒嚴、罷兵曰解嚴。）○庚午景泰元年六月、也先數入寇。邊將力戰皆却之。至是也先氣沮、遣使議還上皇。群臣許之。帝不悦。于謙曰、大位已定。但迎還以弭邊患耳。乃遣右都御史楊善迎上皇。善等至也先營。平章昂克問何禮物來迎。善曰、送還天子、圖垂名萬世、豈利財物乎。也先

王竑救荒

好御史

然其言。張宴餞上皇、羅拜而別。命其部將率騎五百護送至京。千戶遂檠請帝避位。帝怒下檠獄。上皇先遣人言于帝曰、登極非我願矣。帝乃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帝送上皇至南城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沍、止也。恐怖也。羅拜、謂羅列而拜也。〕○辛未二年正月、淮徐大饑、死者相枕藉。巡撫王竑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飼粥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病者與藥、死者給棺。窮晝夜竭精慮、皆出於至誠。其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帝得竑奏大喜曰、好御史。〔竑官右僉都御史。〕不然餓死我赤子矣。○度僧道五萬餘。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

有脚城

廢上皇太子為沂王

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帝頗事聲色奢侈。以金銀豆擲地、令宮人爭拾笑樂。○壬申三年正月。兵部侍郎李賢論備邊以車制為首、號曰有脚城。〔其制、車每長丈五、高六尺、外蒙以鐵、內藏其人。上開小窗、下開銃眼。得車千數、周圍相比、砲不得入、箭不得傷。敵至則發砲箭、去則移以逐之。〕倣軒轅破蚩尤陣法、以練兵。〔其法如井田制。大軍居中、外八隅相翼。孔明八陣圖倣此。〕○五月、廢上皇太子見深為沂王、而立帝子見濟為皇太子。先是帝欲易儲、語大監金英曰、七月初七日東宮生日〔帝子見濟生日〕也。英若不解其意、對曰、東宮生辰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皇子見深生日〕帝默然。至是帝意既定、恐大臣不從、密啖以金。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議乃定。○癸酉。

治河決

楊集上書于謙

四年十月、右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決。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五百餘日、而功成。自是山東河患少息。〔有貞初名珵。以議南遷為帝所鄙。至是復用之。〕○甲戌五年五月、儀制郎中章倫、御史鍾同、並奏宜復立沂王為皇太子。帝大怒、下錦衣獄。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不思所以善後乎。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大學士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乃以集為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柱石、前漢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崇高、易繫辭傳、崇高莫大乎富貴。〕○給事中吳江密言于帝曰、群臣多望上皇復位、沂王還宮。願陛

遣太監視于謙疾

下預為之所。須高增南城數尺、以鐵鎔錮其門。帝怒讁戍鐵嶺衛。〔為之所、左傳隱公元年、不如早為之所。注、得其所宜也。錮、鑄也。錮、鑄塞也。徐曰、鑄銅鐵以塞隙也。〕○十月。也先為阿剌所殺。先是也先弒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立稱田盛可汗。阿剌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怒、率衆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求脫脫不花子麻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韃靼勢復熾。○丙子七年五月、少保于謙以疾在告。帝遣太監興安等視之。安等見謙自奉儉、以聞。上為計所資用給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和藥丸賜謙。〔[illegible]〕言官有言謙柄用過重者。興安言、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

用此等人可稱一個來換于謙。衆皆默然。○丁丑。八年。正月。帝不豫。時儲位未定。廷臣請立太子。武清侯石亨知帝必不起。乃與副都御史徐有貞・內使曹吉祥等。謀迎上皇復位。夜半遂薄南城。毀門而入。掖上皇登輿出。時群臣方早朝。會議儲事。忽聞呼譟。至殿相顧失色。須臾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群臣遂賀。廢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未幾而薨。葬祭如親王。諡曰戾。成化十一年改諡為景皇帝。修飾陵寢。

英宗睿皇帝為太上皇七年。至是復位。改元天順。大赦天下。○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以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入內閣典機務。餘賞賜有差。○下于謙・王文等獄。誣以謀立外藩。法司勘奏無跡可按。石亨曰。彼意欲有如此矣。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及廷鞫。王文力辯。謙惟默然。但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帝以謙有功。未忍加刑。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遂殺謙等。而籍其家。凡亨等有隙者。無不入其羅織。羅織。羅網也。無辜羅織成罪狀。

以意欲二字成獄

殺于謙

○三月。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十一月。初太后聞殺于謙。力言謙功。帝已悔之。至是籍兵部尚書陳汝言家。貲貝無算。帝嘆曰。于謙久官。向籍其家無他蓄。今汝言乃爾。帝益悟謙冤。而惡石曹矣。貲貝。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戊寅。二年。正月。釋建庶人文圭。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之大內。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帝欲寬之。李賢曰。陛下此心。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為之。遂出居鳳陽。聽其婚娶交遊。未幾卒。建文無後。○庚辰。四年。正月。石亨謀反伏誅。亨恃功漸恣橫。納重賄。不次遷擢。中外將帥多出其門。勢焰熏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日燕見。參預政事。所請或不從。即艴然見於辭色。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人君之權不可下移矣。帝以為然。亨見帝稍疏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知其可據。預命從子彪督其軍為外援。以謀不軌。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彪棄市。由亨得官者

石亨伏誅

悉黜免。帝念亨奪門迎駕之功。李賢曰。陛下復位。定天與人歸。如景帝不諱。群臣誰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何可奪。而奪之一字。亦何可訓也。然幸陛下洪福。事得濟耳。萬一景帝左右先知之。亨輩固不足惜。不知置陛下何地乎。帝曰。然。寒心。謂戰慄。燕見。私燕而見也。不諱。人死曰不諱。

○辛巳。五年。大明一統志成。○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謀廢立。事覺伏誅。石亨既誅。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欽慮其滅。箠百戶曹福來。殆死。為御史所劾。按之。欽大懼。遂與吉祥謀。欲擁兵入幽帝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居中應之。謀已定。其夕集腹心飲。都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上變。帝即收吉祥。

大明一統志成

鼓妖

勅諸門勿啓。欽率衆至長安門。門閉。知事泄。遂縱火攻之。時懷寧伯孫鏜西征。師未發。急召其軍擊之。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大呼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數百人。鏜之長安門逐賊。賊衆披靡。欽奔歸家。鏜督兵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屠其家盡誅之。帝出吉祥磔於市。諸從逆者皆伏誅。○壬午六年五月。都督僉事顏彪破兩廣猺。自元年春。大藤峽猺為亂。兩廣苗獞蜂起。廣西殘燬殆遍。前年帝命彪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潯梧。所向皆捷。[猺]南夷別種曰猺。○癸未七年二月。空中若有聲。李賢曰。無形有聲。謂之鼓妖。此上不恤民所致

三楊一李

登聞鼓

也。因條陳十事以進。帝從其半。半未從者。賢爭之數四。然帝深知賢。終不以為忤。賢在內閣輔政。知無不言。帝能用之。時稱內閣事功。三楊一李。[鼓妖]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聲音。故有鼓妖。漢孝哀帝建平二年。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李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來。宜退丞相以應天變。○八月。下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寵。權傾中外。忌李賢及彬。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擿彬陰私數十事上之。逮彬下獄。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上疏。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論救甚力。帝令達鞫問。達逼暄供稱李賢主使。欲併陷之。暄佯應曰可。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廷鞫。我對

遺詔止殉葬

衆言之。李閣老始不能辭矣。達以為然。以聞。會法司廷鞫。暄大聲曰。死則死耳。何敢枉人。此門指揮逼我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登聞鼓]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宋朝曰鼓司。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甲申。八年正月。帝不豫。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命。玉持付閣臣。潤色李賢與學士陳文彭時捧讀。聳惕歎曰。止殉葬一事。尤為盛德。是月帝崩。初即位十四年。北征還居南宮七年。又在位八年。壽三十八。皇太子即位。是為憲宗純皇帝。[口占]占隱度也。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尤為盛德]按。宮人殉葬。太祖以來皆然。英宗遺命止之。故李賢等嘆稱尤為盛德。

續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二終

續十八史畧卷之三

伊豫　宮脇通赫　編次

明下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長子。母周氏也。○二月。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廣西。卒死謫所。召袁彬復舊職。○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赦故少保于謙子冕戍所。還籍。冕訟父寃。帝追復謙官。遣使往祭其墓。遂復其世襲千戶。○丙戌二年二月。起復大學士李賢。賢固辭不許。賢以父喪去位。詔奪情起復。賢固乞終制不許。命入閣視事。脩撰羅倫上疏勠賢。謂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人皆不從。綱

常倫理。所關甚大。上惡倫狂妄。謫福建副提舉。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奪情 公羊傳。奪孝子之情。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起復 胡三省曰。起復者。起之於苫塊之中。使復其位也。文彥博待唐介故事 宋仁宗朝侍御史唐介劾文彥博。帝怒貶介為英州別駕。後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言於帝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潞公 文彥博封潞國公）

劉千斤叉

○襄陽流民劉千斤叉聚衆至四萬餘人。僭號於南漳。四出劫掠。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㊁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戊子四年。萬貴妃有寵。兄弟皆官朝士。群趍其門。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附之。萬遂入內閣預機務。萬性外寬而深中。無學術。惟日事請託。結宦官為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用之。（請託 請二請也。託倚託也。二請于人為我之倚託矣。）○庚寅六年。七月。皇子祐樘生。即孝宗。母紀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知紀氏娠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壬辰八年。七月。隴州大風雨雹。雹有大如牛者。長七八尺。六日方消。隴州北山𡽪。三日裂成溝。（雹 音薄。雨氷也。）○帝時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貨無筭。上乃命查三保至西洋水程舊案。藏在兵

痞者不齋也

雹大如牛

山吼三日

吼者牛鳴也

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先往檢得之。秘置他處。兵部尚書項忠入庫檢之不得。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吏詰之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如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十一月。帝命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乙未十一年。十一月。立皇子祐樘為皇太子。母紀氏暴卒。人謂萬貴妃鴆之。○丙申十二年。七月。黑眚見。（眚 災名）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遍城驚

黑眚見

置西廠

擾〔黒眚、前漢五行志、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宋政和間、大作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大飾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硍硍有聲、黒氣蒙之、不太了了、氣之所及、乃腥血四濺。金睛、目珠子也。〕〇丁酉十三年。正月。

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詗刺外事。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而直恣肆莫制。羅織人罪、數起大獄。臣民皆自危。大學士商輅上疏、罷廠。未幾、御史戴縉、王越、奏復之。兵部尚書項忠、倡九卿劾汪直横恣。直嗾之構忠下獄、斥為民。於是兩京大臣免者數十人。士大夫俛首事直矣。〔詗刺〕詗音見。去聲。伺也。刺音戚。探也。偵伺也。〔廠〕音尚。屋無壁也。〇戊戌十四年。二月、命皇太

東宮内官覃吉

子出閣講學。時東宮内官覃吉〔覃音尋〕、温雅誠篤。通經史、議論

先生喫茶

方正。太子出講、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左右不以為然。吉曰、尊師禮當如此。帝嘗賜太子五荘。吉曰、天下山河、皆其所有。何以荘為。乃止。吉輔太子、悉道以正。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〇庚子十六年。七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

黄絹敝衣

王奏紘欺滅親藩。帝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黄絹一匹、敝衣數件。帝親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紘巡撫河南。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不為屈。直

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直有不敬者、輙構陷致罪。當時中外諸臣、無不屈身相接。〇癸卯十九年。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時直横暴、中外結舌。内使阿丑善詼諧。一日於帝

阿丑諷諫

前作酗酒狀。令一人佯曰、駕至。酗狀如故。復曰、汪太監來。乃驚起跕然。一人又佯曰、何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也。曰、吾止知有汪太監耳。帝悟。自是直寵漸衰。至是有此命。又丑作儒生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傍一人曰、乃八千。丑曰、彼二千在保國公家。時保國公朱永治兵私第。帝乃命削其兵。丑頗有諷諫風。皆類此。〔詼諧〕詼、譏戲也。諧、和韻之言。〔酗〕音嘔。去聲。醉怒也。〔楚歌〕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八千〕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〇韃

靼小王子、率兵寇大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禦之、敗績。〇甲辰二十年。發内帑金數十萬、建佛寺。尊僧繼曉為善世、賞賜無算。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諫之。下獄。會太星墮下、如蛇聲如雷。帝大懼。乃復俊秩。〇乙巳二十一年。正月。工部主事張吉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帝怒謫之。〇丙午二十二年。三月、兵部尚書王恕、以直諫貶。工部主事王純救之。下純獄。〇以馬寅為山東布政使。寅嘗

馬寅三可惜

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歎為名言。〇内閣臣萬安、劉吉、彭華、尹直、並加少保。四人偕姦邪小人、輔朝政。識者嘆之。〇

縉紳

帝呼先生

丁未。二十三年。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孜省、江西人。初以符水得幸。至是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縉、插也。紳、大帶也。謂百官也。〇八月。帝崩。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曰成化。壽四十歲。皇太子即位。是為孝宗敬皇帝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樘。憲宗第三子。母紀氏也。〇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謫戍邊。番僧領占竹等悉革職。佞豎梁芳陳喜等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〇帝念吳后保抱之恩。命宮中進膳如太后禮。〇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帝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內中得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帝遣人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〇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〇戊申。弘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〇起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李文祥等並先朝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惜其才。薦舉。從之。〇詔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帝皆呼先生不名。〇己酉。二年。御史湯鼐以論事謫戍。劉槩鄒智連

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

丘濬言時政之弊

王恕諫納粟上官例

經理哈密

坐下獄。大學士劉吉誣之也。大理寺評事夏鍭疏救。三人皆以言獲罪。實劉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入不報。鍭謝病歸。〇庚戌。三年。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〇辛亥。四年。八月。吏部尚書王恕乞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廷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〇九月。劉吉罷。吉與萬安在內閣。貪濁橫恣。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王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沮之。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唯太監懷恩在內知恕之賢。每救之。吉於是罷。人皆快之。〇壬子。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畧曰。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用。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〇十一月。詔停納粟上官例。王恕言。永樂宣德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無納粟例。量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〇癸丑。六年。十月。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元封宗室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永樂初。遣使招諭。遂入貢。

詔封其子脫脫為忠順王。即其地置哈密衛。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忠順王再傳及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殺。無嗣。王母理國事。以其外甥罕愼為都督。時土魯番甚强盛。其酋阿力自稱速檀。衆襲破哈密城。罕愼逃居肅州。十年。復哈密。還故土。帝即位。封罕愼為忠順王。時土魯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黑麻陽與罕愼結婚。誘殺之。復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朝廷不許。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鎭定諸番。阿黑麻大怒。率兵襲之。執陝巴去。事聞。乃命張海・侯謙往經理。〇乙卯。八年。十二月。復哈密。先是命張海等經理。無功。還。阿黑麻益驕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己。兵部尚書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畧。調罕東諸番兵。命巡撫御史許進・副將彭清等往討。阿黑麻守將牙蘭宵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鎭哈密。〇少保太學士丘濬卒。（濬字仲深。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莊。）〇戊午。十一年。七月。總制三邊軍務王越襲韃靼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先是小王子自稱太元大可汗。奉書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屬相倚。日强。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乃詔越討之。越分兵三路。進擊敗之。（套　他）

（倒　坊）〇六月。有熊入京城。乾清宮災。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

熊之為兆　宜愼火

河孟春曰。熊之為兆。宜愼火。未幾。禮部燬。禁中火。乾清宮災。或問孟春。此占出自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見宋紀。紹興中（高宗年号）。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合熊火字）。郡中宜愼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之八九。予憶此事。不料其亦驗也。（永嘉　浙江溫州府。倅　音翠。副也。）〇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亭成。幼公主殤。宮亦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帝

黃米白米

怒。籍沒之。（符籙　籙籍也。事物紀源云。黃帝出軍決曰。蚩尤無道。討之。夢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壇而請。有玄龜啣符從水中出。置之壇中。蓋自是始傳符籙也。殤　未成人服也。礼喪服傳。年十六至十九死為長殤。十二至十五死為中殤。八歲至十一歲死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〇辛酉。十四年。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朱暉帥師禦之。無功。虜入固原寧夏境。殺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既而虜引去。〇癸亥。十六年。五月。帝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語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對曰。不可。是即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揭帖　啓事也。斜封墨敕　唐中宗景龍二年。始用斜封墨敕。安樂長寧公主上官

斜封墨勅

煉好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不用硃印。不用正封。故曰斜。○甲子。十七年。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乞終歸養。許之。茂烈嘗曰。善學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己。曾之省身。學之大關鍵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

克己省身學之大關鍵

○乙丑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為漸者六。中有及張后弟者。后恨之。帝雖嘉其言。不得已下之獄。既而釋之。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帝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朕不得已而下之獄。朕試問左右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五月。帝不豫。召內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入。帝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為令主。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翌日帝崩。葬泰陵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曰弘治。壽三十六。皇太子即位。是為武宗毅皇帝。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孝宗長子。母皇后張氏也。帝初在東宮。有以俳弄為所悅者八人。時稱八虎。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是也。瑾尤獪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至是漸用事。帝即位。朝夕與其黨八人為

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俳弄俳優戲弄　獪給獪狡也給口捷也　王振英宗正統中太監王振用事　角觝觝音底角觝俳優戲樂也　○丙寅。正德元年六月。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畧曰。臣等[illegible]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衆所擬議。竟行改易。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傳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姑留中不發。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切直。不報。玩愒愒音慨玩愒皆貪也左傳玩歲而愒日　○十月。戶部尚書韓文具疏。合九卿諸大臣。論劉瑾等八人之罪。請正典刑。太監王岳范亨等亦助韓文等密奏。帝不得已允之。待明且發旨捕瑾等。吏部尚書焦芳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夜趨帝前。環跪哭曰。微陛下恩。瑾等磔餧狗矣。帝色動。瑾輒進曰。害瑾等者王岳也。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夫狗馬鷹犬何損萬機。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人不敢言。帝怒。是夜立命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等逐之南京。劉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健遷濱行。東陽祖道。欷歔。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

楊一清高才重望

追殺岳亨於途兵科給事中吳翀山西道御史劉玉俱上疏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帝怒下獄斥為民瑾既得志日以深文誅求微罪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委任矣瑾遂引焦芳入閣辨事表裏為奸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祖道〕祭道神曰祖道謂餞行也〔欷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十二月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劉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慮不免乃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郡守楊孟瑛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

遂隱姓名入武夷山中〔子胥〕吳王夫差臣伍員字子胥以讒死夫差取其尸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祀江上名曰胥山〔武夷〕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劉瑾時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天下政○丁卯二年三月劉健謝遷雖既去劉瑾憾而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戊辰三年三月逮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遂興築邊牆甫期完工劉瑾憾一清下獄戶部尚書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脩邊可以為罪乎李東陽

劉大夏通達國體

亦力救之乃得釋○六月早朝有遺書丹墀者帝命拾以進則告劉瑾不法書也瑾大怒矯旨執朝官三百餘人令悉出午門跪聽處分時酷暑暴烈日中仆死者十餘人至暮盡送下詔獄明白李東陽疏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乃釋○因致仕尚書劉大夏至京下獄尋戍肅州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用致仕歸劉瑾與焦芳讒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下獄論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乃戍肅州大夏就道京民焚香攜餕泣餞所至為之罷市後大夏卒人稱曰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

楊一清說張永

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又曰憂民如有病見客若無官〔餕〕音葉野饋曰餕又餉田也〔陸贄〕唐德宗臣也〔汲黯〕漢景帝臣也〔包拯〕宋仁宗臣也〔司馬光〕宋仁宗神宗臣也○己巳四年四川劉烈陝西藍廷瑞鄢本恕廖惠霸州劉六等賊各聚一方稱王時草寇竊發不可勝紀〔草竊〕草野竊盜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庚午五年三月總制洪鐘會廷瑞本恕斬之大破其軍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四月安化王寘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軍討之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逆不付他人付公帝意可知公班師入京帝必引公問以寧夏事公於此時述

千載三人

劉瑾罪狀。帝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丙用公。公盍矯瑾行事。呂翾張綵業暨公。千載一時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帝不信。公頓首請死。行事毋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遂進趨安化。先是遊擊將軍仇鉞屯王泉營。寘鐇召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斬昂。馳縛寘鐇。賊平。張永等班師還京。（安化、陝西慶陽府安化縣。鐇音播。呂翾、東漢末宦官之賢者。張綵、唐末宦官之忠者。）

劉瑾伏誅

⦿八月。劉瑾伏誅。張永至自安化。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安化。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帝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帝曰。瑾且何為。永曰。取天下。帝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帝悟。允其奏。當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帝親至瑾第觀變。禁兵排闥入執瑾。就內獄。命籍其家。得金銀五千餘萬。及金甲玉帶。蟒衣袞袍。盔甲三千。弓弩五百。帝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三日。梟其首。諸被害人爭取其肉啖之。瑾親屬皆論斬。其黨焦芳等。並削籍為民。○李東陽奏。旬月之間。寘鐇劉瑾之二難悉平。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故加恩典。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其他內臣兄弟得封者多矣。

瑾果反

○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召老臣劉健謝遷等。以脩舊政。又言劉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

江西四川盜起

○辛未六年。江西四川盜起。攻破州縣。到處劫掠官民。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橫行畿甸。京師戒嚴。命惠安伯張偉等率兵討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寇河南山東州縣。太監谷大用調宣府大同邊兵討賊無功。賊攻徐州。掠淮西。趙風子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賊。凡三年始平。

江彬得寵

○宣府人江彬。驍勇狡險。從宣府副總兵張俊討流賊於山東。班師入京。賄錢寧。引入豹房。得見帝。彬機警善迎人意。帝喜留侍左右。因請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兵入京操練。號外四家軍。令彬等入西內習營陣。校騎射。帝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於是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與帝同臥起。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

寧王宸濠驕橫

○甲戌九年。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太祖子寧王權之後也。國南昌。性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

順間寧府以事革護衛屯田。賂劉瑾復得之。瑾誅復革。龍至是宸濠陰計偏賂朝貴乞之。既復護衛改稱侍衛。益驕横。〇丁丑十二年。八月帝出關遊獵。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彬為帝營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日入民家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忘歸。帝遂幸大同獵陽和。北寇數萬騎入寇。諸將力禦之。轉戰五日寇引去。〇戊寅十三年。六月帝議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學士梁儲毛紀等連名上疏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也。勅不敢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梁儲免冠解服曰。臣逆命罪應死。然勅終不敢草。帝擲劍去不復草制。遂幸宣府大同至榆林而還。凡六閲月。（榆林陝西都司榆林衛）〇七月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浰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鬢等。至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數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薦王守仁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巢。潛兵入險。師大捷。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八。四道積年逋寇悉平。〇己卯十四年。三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欲登泰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歷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欲乘釁發。中外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群臣上疏乞留。郎中黄鞏等十三人亦合

帝出關遊獵

閩廣賊起

王守仁平賊

帝自稱武威大將軍

疏諫之。帝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黄鞏等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舒芬黄鞏等百二十人俱廷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單之。〇六月寧王宸濠反。先是宸濠異謀已露。帝遣太監賴義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意反。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等明日入謝。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命起兵監國。燧曰。密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不可。宸濠怒縛之。逵曰。朝廷命官。反賊敢殺耶。罵不絶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置左右丞相太元帥等官。遣兵攻南康九江破之。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知府張文錦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賊衆多傷。不能直行。遠近因得為備。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江彬請親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必就擒矣。毋煩聖駕。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聞變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傳檄州縣起兵。守仁率文定等至豐城。遠近勤王兵亦至。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為賊據。我若越二城趨安慶。南昌兵議其後。絶我糧道。二城兵又合。勢衆之腹背受敵。非利也。賊精鋭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南昌。使

張英死諫

寧王宸濠反

王守仁平南昌

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𢦏不勝矣。衆稱善。乃下令
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長。遂
舁攻具至城下。梯縋而登。遂克之。宸濠聞南昌報急。遂棄
安慶歸。大賞將士。當死者千金。被傷者百金。賊衆奮戰。官
軍披靡。伍文定急斬先却者。以徇。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
鬢不移足。士殊死戰。兵復振。賊遂大敗。宸濠為萬安知府
王冕所執。諸妃嬪皆赴水死。賊黨悉平。初宸濠婁妃泣
諫不聽。至是在檻車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我今以不
用婦言而亡也。時宸濠雖擒。捷音猶未至京。帝欲假親征
南遊。遂出駐良鄉。捷至。梁儲請回鑾。不聽。帝至南京。守仁

上疏請獻俘。江彬內使張忠等。欲奪其功。謂當縱宸濠於
鄱湖。待帝親戰論功。屢遣人止之。守仁不得已。械宸濠等
由浙河以進。張永候於杭州。守仁至杭。以宸濠付之。永復
命備言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之意。彬等又譖守仁
必反。帝召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彬等阻之。守仁乃

王守仁入九華山

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又力言於帝曰。王守仁忠臣
今聞衆欲爭功。棄其官入山為道士。由是帝益信之。命巡
撫江西。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上方畧討平寇亂
且盡入江彬張忠等姓名上之。彬等乃無言。明年宸濠囚

宸濠自盡

至通州。帝令自盡。〇庚申十五年十月。帝自南京班師還
京。江彬益驕橫。其所部卒。桀驁不可制。〇辛巳十六年三
月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正德。壽三十一。皇太后
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遵兄終弟及之祖訓。迎興獻王
子厚熜於安陸。立之。是為世宗肅皇帝。（安陸湖廣安陸府）
陳建曰。嘗觀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明永也。逆瑾滔天。八黨亂政。何異
漢五侯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于中外。何異
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變寧二府之變。何異漢七
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衛京師。何異漢召董卓也。
武宗之荒淫遊燕。何異[illegible]漢隋煬之季也。嗚呼。前代有一二
於此。未有不亡。今乃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盤石。豈非天
意哉。
世宗肅皇帝。名厚熜。憲宗第四子興獻王祐杬長子。武宗
從弟也。〇皇太后名楊廷和張永等議。收江彬下獄論磔

誅江彬

於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餘兩。珠
玉寶飾不可勝計。〇廷臣會議。尊武宗為皇兄。孝宗為皇
考。孝宗后為皇太后。興獻王為叔父。母為叔母。進士張璁
上疏論其非。帝覽其疏喜。以示群臣。時迎聖母至京。禮部
奏用王妃儀仗。聖母恚。留通州不入。帝泣啓皇太后。願避
位。躬奉聖母歸。以終孝養。群臣惶怖。帝乃尊興獻王稱帝
王妃稱后。後三年。改孝宗曰皇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興
獻王曰皇考。母曰聖母。而徽號乃定。以議典禮忤旨。吏部
侍郎何孟春已下。戍邊奪俸者。前後二百餘人。（儀仗儀礼儀也。仗兵）

封王守仁

（徽也。徽號美善之號。）〇壬午嘉靖元年正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〇

帝建醮宮中

南畿大飢人相食

癸未二年。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帝怒謫廣德州。文憾不已。擠最他事。戍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脩齋醮。（醮　僧道設壇祈禱曰醮。左道　謂邪僻不正之道也。糜　爛也。謂財物糜散淵竭。）○甲申。三年。南畿大飢。人相食。子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乙酉。四年。六月。作世廟。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崇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群臣俱上疏爭。翰林學士張璁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禮部尚書席書亦三疏勸止。俱不報。

王守仁定田州

璁乃謂書曰。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孝子之心至均為不孝　論語孟懿子問孝章之胡氏說之語也。禰　奴礼切。父廟曰禰。昧死　漢高帝紀。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死。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丁亥。六年。四月。以新建伯王守仁為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初田州土官岑猛反。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討之。猛奔歸順。知州岑璋誅之。已而猛黨盧蘇王受復叛。御史石金詆奏鏌輕信寡謀。安攘無術。帝怒落鏌職。命王守仁代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至田州。招撫諸軍。解甲休息。蘇受大喜。乞降。守

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王守仁卒

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自洪武以來為土知府。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以猛次子邦相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戊子。七年。九月。斷藤峽猺。頑兇梗化。兩廣郡縣罹賊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廣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討之。賊悉平。翰林學士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禮部尚書霍韜上疏曰。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蕩平。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恩息田州向化之民。能體陛下之義

以討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不以為功。反以為罪。可乎。又言。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鎮臣。遂無所激勸矣。疏奏不報。○十二月。皇后陳氏崩。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悸墮娠崩。○己丑。八年。二月。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卒於南安。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天資英異。平生以講學自任。專以致良智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傳習錄。○六月。前少師楊廷和卒。後帝問有司。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也。○庚寅。九年。十月。改奉孔

奉孔子為先師

馮恩上疏言三彗

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別立啓聖祠。（俱張璁所議也。舊封孔子為王。璁曰、天子無拜王之禮也。故改舊。以孔顔孟曾之父祀于兩廡。璁曰、豈有子坐正殿而其父乃傍列兩廡乎。故別祠祀之也。）○壬辰十一年七月。彗星見。御史馮恩上疏。言張孚敬（即張璁。時改名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下恩獄。鋐欲議斬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眞。久當自敗。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也。遂令減死謫戍。（彗遂、彗音彗。竹掃帚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癸巳十二年十月。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總兵官李瑾浚濠以過虜騎。督役甚急。役卒王福勝等數十人作亂殺瑾。潜出塞誘小王子入寇。總制源清請增兵禦寇而已。欲

何贊勸奉屬二策

專兵不許。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邊境稍安。○丙辰十五年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其族曰吉囊曰俺答者。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蹂躙諸邊。天和赴鎭修戰具。飾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大擧入寇。天和檄諸將連敗之。○戊戌十七年。御史何贊言勦套虜二策。一曰計以破之。（令西北諸鎭各出遊兵往來侵擾。使彼分救不暇。且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擣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十一鎭躡其後追之。時募死士。研其營。用間諜離其黨。）二曰勢以逼之。（于邊境多置斥堠。盛陳輪輿。刁斗相聞。耀兵牧馬。以示欲戰之勢。或時乘其懈散。而以大兵臨之。其要尤在久任撫臣。以責成功。復興屯田。以裕邊備。）帝善之而不果。（刁斗、前漢李廣

方士仲文

帝信方士罪諫臣

傳。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行。刁。丁聊切。）○己亥十八年二月。帝謁承天府。（今安陸府）視顯陵（興獻）工。（廟）車駕至衛輝。（今河南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帝以問仲文。（仲文姓陶。湖廣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嘉靖初。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致一眞人邵元節貴幸。嘗宮中黑眚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己。試宮中捕能絶妖。上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帝勅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庚子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上言。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乃以所煉白金製器進。帝與語大悦。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静攝一二年。乃親政。擧朝愕不敢

置安南都統使司

言。太僕卿楊最諫之。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辛丑二十年。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禮部尚書嚴嵩寵任用事。賄賂公行。邪佞日親。監察御史楊爵上疏。歴陳諸弊諫。詞甚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杖之。自是無敢言者。○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先是安南黎利立為王。傳至黎譓。其臣莫登庸逐譓簒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譓子寧遣使告難。帝命右都御史毛伯温督軍討之。伯温抵廣。莫登庸乞降。請奉正朔。帝大喜。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三歳一貢。以為常。○壬寅二十一年。俺答寇山西。時吉囊已死。諸子不相屬。散處河套。勢分。惟俺答

嚴嵩竊弄威柄

日強盛。屢犯塞。至是大舉入朔州。抵廣武。由大原南下沁
汾。大殺掠人畜。參將張世忠等戰死。俺荅既勝。轉掠定襄
廣昌。乃北由陽和塞而去。○癸卯。二十二年。十月。帝幸曹妃
宮。既寢。宮婢楊金英謀弑帝。以組經帝頸。有殺金蓮者奔
告后。后馳救得免。詔誅楊金英。而及曹妃。妃死。帝每痛其
寃。○嚴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
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於是副封苞苴。輻輳其門。大學士
翟鑾位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贋緣舉進士。遂介為
民。建白。胡三省曰。建議而白之。副封。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政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輻輳。前漢書。四方輻輳。注。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贋緣。因賄而進曰贋緣。○丙午。二十五年。
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冬俺荅以
十萬騎入掠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禦退之。○丁未。二十
六年。五月。曾銑出塞襲套部。斬馘甚衆。套虜遠遁。不敢近
塞。銑以捷聞。命賞銀幣。銑上邊務十八事營陣八圖。帝善
之。○戊申。二十七年。五月。俺荅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
月。入宣府塞。寇居庸。聲勢甚張。○嚴嵩論曾銑妄開邊釁
處斬。妻子流二千里。天下寃之。因論大學士夏言黨銑誤
國。同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不許。○庚戌。二十九年。八月。
俺荅入寇宣府。轉掠懷柔順義。遂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
四掠。時僉都御史王忬守通州。縋人走京師。請援。京師始
縋。懸城而下也。

俺荅薄京師

婪者貪也

開馬市于大同

震急。集諸營兵城守。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
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時寇已薄都城。
諸路勤王之兵亦至。詔以大同總兵仇鸞節制諸路兵馬。
嚴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去。諸將皆不
敢戰。虜焚掠三日。火日夜燭天。大掠金帛子女而去。鸞率
諸鎮兵尾之。至昌平。猝與虜兵遇。俺荅縱騎蹂躪。幾獲鸞。
遂循古北口故道出塞。縋。說文。以繩有所懸也。左傳。夜縋而出。○辛亥。三十
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上疏。言嚴嵩受國重任。貪婪愚
鄙。不聞諮諏方略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為全家保妻子
計。以朝廷之賞罰為已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廷恩
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詆誣大臣。
廷杖之。謫由保安。○四月。開馬市于大同。初仇鸞遣家丁
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荅利貨幣。譯書送
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帝乃許。兵部員外郎
楊繼盛上疏。極言其不可。鸞密疏詆繼盛阻撓邊計。帝怒。
逮繼盛下獄。貶狄道縣典史。後二年。帝思其疏皆驗。乃復
其官。○壬子。三十一年。七月。俺荅寇薊州。時仇鸞患疽。請
輿疾督戰。詔兵部尚書趙錦收鸞大將軍印綬。以總兵官
陳時代之。鸞聞命大恚而死。徐階因奏鸞通敵誤國。詔剖
棺戮屍。全家斬於市。沒其資產。○十二月。俺荅以羸馬索

朝市夕冦

楊繼盛論嚴嵩十罪五奸

厚値弗予、輒太諱大同市則冦宣府、宣府市則冦大同。甚者朝市暮冦。帝惡之、詔罷馬市。○癸丑三十二年正月、楊繼盛自謫所累遷至武選司員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困公、幾死。今嚴嵩父子、百鸞也。繼盛不聽、齋三日、乃上疏曰、方今在外之賊為俺荅、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前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荅之先。因論嵩十罪五奸。帝大怒、廷杖之。血肉至岎起。竟坐絞繫獄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銜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陛下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斤、斷筋二條、日夜籠箍、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饘粥。罪不可救、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所抑、不得達。繼盛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傳誦冤之。〔岎〕音分、山皃。〔湔雪〕湔音箋、謂洗雪其冤也。〔魑魅〕魑音䰠、山神也。魅音妹、怪物也。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三月、海賊徽州汪直

倭冦

糾倭虜入冦。賊艦蔽海而來、蘇浙等地千餘里無不殘戮。倭巡撫胡宗憲以鄉情〔宗憲亦徽州人〕誘直降、許封官秩、遂執平之。是時北虜方橫、而南倭復發、終嘉靖之世、南北騷擾。幾

無寧日。〔倭〕音窩。按、稱日本為倭者、昉于後漢書光武紀云、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奴今作怡土、筑前國怡土郡是也。漢時怡土國造遣使奉獻、漢人書作倭奴。此後歷代據漢史所書、單稱為倭也。又為音窩者、日本人自稱語韻似窩、故後來漢人取其語韻、轉為音窩耳。○丙辰三十五年。十二月、陝西山西河南同時地大震、有聲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平地成山、官民死者八十萬有奇。○丁巳三十

嚴嵩殺沈鍊

六年。十月、嚴嵩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安、即子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為鍊罵嵩。快鍊、鍊大喜。嘗束芻為偶人三目、為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大怒、誣以謀叛、併鍊二子殺之。〔林甫〕李林甫、唐玄宗朝奸相。〔檜〕秦檜、宋高宗朝奸相。○雷雨大作、火

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一時並燬。詔停刑、令百官修省五日。○辛酉四十年。十一月、萬壽宮災。宮在西苑。帝自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時暫移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皆燬。○遣御史王大任等遍訪天下仙術異人。○壬戌四十一年。五月、嚴嵩罷。時帝漸有疑嵩意、密

嚴嵩罷

諭大學士徐階、舉堪輔政者。階由是日親用事。帝眷益移。御史鄒應龍上疏、極論嵩父子不法、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嵩子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去。而下世蕃於獄、後伏誅、籍其家。嵩寄食故舊以死。○癸亥四十二年。俺荅逼京東、勅諸鎮兵入援。時守外

帝服金石藥

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疏入必激帝怒。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應之。總兵馬芳等兵相繼至。虜遁去。乘勝追斬三百餘級。○丙寅。四十五年正月。帝不豫。先是方士王金陶世恩(陶仲文子)等。偽造諸品仙方。以金石藥進。性燥熱。帝服火發不能愈。○戶部主事海瑞上疏。其畧曰。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弛。今萬方懸磬。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玄修之無益可知矣。帝大怒。命下瑞獄。(懸磬 言貧乏之室。曰懸磬。左傳。室如懸磬。玄修 黃老之術。長生之道也。人生死壽係於天之氣數。然道家之士。常使精氣保煉。以無勞耗。乃可以過期延年矣。)○十二月。帝崩。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嘉靖。壽六十歲。皇子裕王即位。是為穆宗莊皇帝。

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

穆宗莊皇帝

穆宗莊皇帝。名載垕。世宗第三子。初封裕王。○太學士徐階草世宗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郵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丁卯。隆慶元年。二月。以陳以勤張居正。俱入內閣。二人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戊辰。二年。七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十月。遼王憲㸅有罪。廢

封俺答為順義王

為庶人。國除。憲㸅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先。劾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勘實。免為庶人。國除。(㸅 音猜)○己巳。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上疏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治花欄等費。使群小因得乾沒。為聖德累不小。帝怒。廷杖。編民。太學士李春芳等力救不死。(鰲山 燈山也。結五綵為之。乾沒 乾音干。史記。為小吏乾沒。謂無潤沢而取他人也。)○辛未。五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初俺答孫把漢那吉。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總督王崇古留之。諸將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撫之。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乃令把漢還。以衆與黃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大畧也。朝議喧然。以為不可。帝曰。慕義來降。宜加獎勵。其以把漢為指揮使。賜衣一襲。俺答妻恐中國殺其孫。日夜怨俺答。俺答亦自悔。遂擁衆十萬壓境。崇古命趙崇德徃諭以國恩。要其縛叛示信。俺答夫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我孫。吾且斷臂盟。世世服屬無貳。遂請互市。執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上言。遂封俺答順義王。把漢昭勇將軍。其族昆都力辛愛等。授官有差。崇

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萬曆初名俺答所居曰歸化城（奸貨）可居陽翟大賈呂不韋凡秦廢子楚為質于趙曰此奇貨可居愈貨財也居蓄積也謂居蓄賤物以乗時射利也

○壬申六年正月詔築徐邳河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茌縉豐沛太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帝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帝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帝崩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隆慶壽三十六皇太子即位是為神宗顯皇帝

太學士張居正　內監高拱罷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之子○罷太學士高拱初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拱惡太監馮保矯穆宗遺詔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明白召群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不許停留拱即日出朝門乗一牛車去而高供未幾亦以病卒居正遂為首輔○癸酉萬曆元年正月張居正及馮保謀殺前太學士高拱未遂而罷帝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稱內使袖有佩刀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下東廠鞫問居正與馮保陰謀誘大臣以厚賞令言高拱怨望使我刺皇上獄具且逮拱

吏部尚書楊博

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共言於居正曰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然入內取揭帖投博揭帖有居正竄改歷歷有據四字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字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何以教我博曰此事宜得忠正與國休戚者乃委治焉居正悟言於帝命馮保與葛守禮會審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曰爾使我保氣奪又問爾言高相公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公復詰其佩刀曰馮保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遂罷審保密飲大臣生漆

酒瘖之而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帝曰高拱故忠臣何為有此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帝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而高拱幸無虞矣（骨心謂快意殺之也）○甲戌二年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群臣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乙亥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飾史職略曰國家設起居注官寔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邇來史名雖存史寔久廢如兩廟（世宗穆宗）寔錄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且稗官野史為海內流傳又恐失眞此皆史職缺廢所致也皇上踐祚以來善政班班可述乞

劉臺劾張居正

即蚤賜紀録以光大典帝從之○丙子四年正月御史劉臺劾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因上行私横黷無厭居正怒甚見帝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悦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帝下御座手披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詔下臺獄杖一百遠戍之時議籍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恨之後竟置之死○丁丑五年張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主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

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彼以其怨恨寃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然後槩免一年帝從之諭停刑 沴 音田上声陰陽氣乱曰沴 氛祲 祲音侵妖氣 ○十月編修呉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交章劾張居正命杖謫之廢士許文穆鐫玉杯一以贈中行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又鐫犀杯一以贈用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黄流在中為君子壽 卞生淚 楚人卞和得玉璞献王王為詐而刖其足和乃抱其璞而哭泣尽血継之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 藺生氣 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既至秦王無意償城藺相如乃紿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先帰身待命於秦昭王賢而帰之 追之 追音堆雕也 犀 獸名似豕形有二角一在鼻上 流黄 酒名欝鬯也 ○己卯七年二

潘季馴治河両堤相望如常山夾峙

月漕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水勢不敵淮揚咸為巨浸直逼泗州城郭陵寢害無寧歲帝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築延袤八百餘里而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特陵寢不犯且數十年棄地轉而耕桑矣○庚辰八年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出理乃陽與息容購一双匕銘報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

度民田

母曰吾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卒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有孝廉張鳳翼為之傳○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戸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度田畸零截補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虚糧視弘治時贏田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歩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 畸零 畸音雞殘田也井田為正零田不可井者為畸地勢多邪曲取正方則田必有畸零盡井者必足其數也 歩弓 度地論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又三百弓為一里三百歩為一里即三百弓也

張居正卒

○壬午十年六月大學士張居正卒帝震悼輟朝遣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居正性深沉機警多智數

清太祖

追奪張居正官爵

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帝力行祖宗法度。帝亦悉心聽納。海內肅清、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威權震主、內顧不堪。居正嘗責武弁云、汝等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腶軍膏、則虎而翼。鶩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時傳為快論。（腶 音鍛、縮也、減也。前漢書、民日削月腶。鶩當路 鶩、衒也。文選、自衒自鶩之士之醜行也。當路、謂有權勢者。）○十二月。謫太監馮保於南京。復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官。○癸未。十一年。五月。建夷奴兒哈赤克圖倫城。奴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氏。東韃靼建州女直部之人也。先世居俄朶里城。國號曰滿洲。歷傳至奴兒哈赤。于時諸部落紛亂、群雄蜂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爭奪無已時。奴兒哈赤於是起兵、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當是時、兵僅百人、甲三十副而已。○甲申。十二年。正月。御史羊可弘追論張居正罪惡。詔奪其官爵贈謚、籍沒其家產。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曰、居正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然八旬老母與諸幼弱、若併罹法、恐非罪人不孥之意也。帝允之。（拷掠 拷、打也。掠、謂搒治罪人。罪人不孥 孟子曰、昔文王治岐也云云、罪人不孥。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九月。平樂兵亂。帝欲坐其守臣周祈罪。大學士申時行上疏曰、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但此輩驕悍難馴。往者如雲貴遼陝（嘉靖前、各邊以請糧殺督撫者數四。）情殊可恨。若以此罪及

海瑞卒

巨蛇一角六足

守臣、各邊軍士效尤而起、將來司府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即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即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帝從之。○十二月。詔以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孔廟。有人言、王守仁・陳獻章為偽學禪宗、不宜從祀孔廟。申時行曰、守仁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原於宋儒。豈同老莊佛釋之徒哉。（良知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主靜 宋周茂叔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乙酉。十三年。起用海瑞為南京僉都。瑞具疏陳治安要機。時御史有戲遊者、命以杖之。諸僚無大小咸懼、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賓頗絕。都人塗傳巷頌、比如包老復生。瑞在院九月、以病卒。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資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設祭、數百里不絕。（包老 包極、字希仁。事宋仁宗、至樞密副使。極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無一毫妄取、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千年一清。蘇人朱良吊詩云、桃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鍾惺曰、神宗知海公、而僅授南僉都、猶未免有賈誼長沙之惜。使得大任、竟其業、則所成就、吾不知當何如也。）○丙戌。十四年。建昌有巨蛇、一角、六足、如雞距。不噬人。人以故爭往觀之。徐徐入深山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肥𧑒。見則千里內

大旱（十六十七丙午累旱）〇戊子。十六年。正月命停講貞觀政要。帝謂輔相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虧。宜停講。自後講禮記〇豫章大祲。新建民窘甚。僅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孥一飽死。炊方熟。會里長來索賦。里長適飢。見所炊飯。欲食之。其家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里長怪之。無已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曰。何至此。引其人至家。給之穀五斗。其人負歸視之。中有金五十。愕然曰。此必里長所收賦銀。悞置其中也。急持還里長。曰。吾寔無此金。殆天以賜苦者。其人不肯受。久之乃各分其半〇己丑。十七年。九月。授建酋奴兒哈赤都督。勅遼東總兵李成梁。征建夷阿台。奴兒哈赤祖父為郷導。並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離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勢漸加。於是斬叛夷五十。且愬祖父殉國狀。乞陞賞。朝廷許之。奴兒哈赤以此遂雄長諸夷。威日益强〇壬辰。二十年。寧夏副總兵哱拜殺巡撫黨馨及總兵張維忠等。據其地而反。陷河西四十七堡。全陝震動。總督魏學曾檄諸將討之。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從廷議。以李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等討之。屢薄擊不下。遂决河灌城。賊被圍食盡。其衆互相殺。哱拜焚死。其子承恩開門降。寧夏遂平〇四月。倭酋關白豐臣秀吉遣小西行長加藤清

正等。率舟師陷慶尚道。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奔潰。八道幾沒。國王李昖走義州。王子就俘。請援。使趾相錯。帝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急遣行人諭王匡復。命游擊史儒遼陽總兵祖承訓等。率兵援之。攻行長于平壤。大敗。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復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李如松為大將軍。援之〇癸巳。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攻平壤敗之。行長退保王京。如松乘勝進至碧蹄。距王京九十里。猝遇重圍。如松督將士殊死戰。一金甲倭前搏如松急。指揮李有昇來救死之。如松得免。李如梅楊元等奮戰。斫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鋭亦多喪。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廣樹飛樓。銃丸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聞白揚帆入犯。經畧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帝益發問金二十萬佐軍興。初我師捷平壤。鋒鋭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碧蹄敗衂。氣大索。於是群議急圖休息。先是兵部尚書石星募遊客沈惟敬。遣行長營講和。至是復遣之。和議遂成矣。行長清正等棄王京去。送回所擒朝鮮王子〇甲午。二十二年。五月。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削籍。歸講學於東林。故宋楊時書院也。海内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亦遙相應和。其後孫丕陽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

遣中官開礦

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甚五十年（楊時）宋徽宗朝大儒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傾軋）傾陷也軋音戛入聲以勢相傾也○丙申二十四年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從慂中官多言礦利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匱乏也）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大學士張位以為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帝從其言時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請開礦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

魚葦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棊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奴告主者鼻以十三中人之家太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劫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蜂起（礦）金璞也（慫慂）慫與邇同慫慂勸也（踵）頻也（市舶）蠻夷凡海舟曰舶（亡命）師古曰命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

○丁酉二十五年十月以安南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初莫登用請封制下而登用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

安南復為黎氏有

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款）叩也（侵軼）左傳擬其侵軼我注軼突也○戊戌二十六年四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倭酋復陷朝鮮

倭酋復陷朝鮮先是和議既成楊方亨沈惟敬奉璽書使倭倭將引見秀吉見璽書中有封爾為日本國王之語大怒曰我自覇有日本若欲稱王何為借渠力乎乃擲璽書于地且責朝鮮王不往謝曰朝鮮決不許和我再調兵焉殺入乃命行長清正等發兵二十萬攻陷朝鮮方亨等空手還直吐顛末委罪惟敬惟敬被誅於是以兵部尚書邢玠經畧麻貴為大將軍經理朝鮮劉綎督廣兵鄧子龍以

川兵陳璘萬世德董一元茅國器等各率兵水陸並發交戰歳餘麻貴楊鎬圍清正于蔚山不克棄輜重走諸將戰皆不利至是行長清正等棄城而遁諸將乘勢追擊遂平之○

播州楊應龍反

己亥二十七年播州宣慰楊應龍反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化龍至播州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退守關險將軍劉綎直入婁山關是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路我師從間道扳藤魚貫而入屯白石未幾我軍四集營火燭天應龍大懼同愛妾縊死餘黨悉平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庚子二十八年十月兩畿盜起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起為盜浙人趙一平招集亡命

李三才諫礦稅

小民皆為敵國

諭已頒行不可反汗

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上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子。奈何陛下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陛下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不報。○壬寅。三十年。二月。帝不豫。急召閣臣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并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帝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帝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帝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反汗 易渙卦。五爻。渙汗其大號。謂渙散其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繳 之若切。回收也。）○丙午。三十四年。棄遼東六堡。初李成梁徙築六堡。據膏腴扼要害。生衆日繁。至是以地孤懸難守。盡徙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自是遼左藩籬盡撤。○戊申。三十六年。二月。修邊備。是時奴兒哈赤。併環境諸國。其勢日盛。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之。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乃命守臣嚴飭邊備。○南京諸郡太水。週回千餘里。茫然巨浸。舟航遍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各院交奏。命免諸郡稅。○己酉。三十七年。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時言路互

倭并琉球虜其王

詆訐。諸臣樹黨相攻。葉向高上疏。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鬬。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跖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見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眞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眞小人矣。○福州有婦。一胎產兩男兩女。青州有牛生。兩頭四目兩口之異。○十二月。倭并琉球。虜其王。聲言取雞籠淡水。侵閩廣。○辛亥。三十九年。陝西有牛。產犢人頭人面。○甲寅。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李氏崩。太后嘗病篤。帝日夜侍藥餌。復禱天以身代。尋愈。至是太后崩。帝哀甚。是時帝足疾。每祭拜令內侍扶掖成禮。歲時朔望必謁必哀。○八月。葉向高罷。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

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不然臣留何益。帝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搉 廢搉也。廊廟 謂朝廷也。尓雅室有東西廂曰廟。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廊東西序也。風聲 教也。書樹之風聲。）○丁巳四十五年。五月。有鼠萬餘。啣尾渡江而南。食苗害等於蝗。○廣寧婦生一猴。三角。○六月。大旱。時災歉（穀不熟曰歉）徧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戊午四十六年。正月。奴兒哈赤即位於瀋州。號後金。指中國為南朝。奴兒哈赤已削平諸部。威振東北。衆貝勒太臣奉表勸進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四月。奴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廣寧總兵張承廕。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等。移師應援。分軍據險。尋師潰。承廕等皆戰死。諸堡悉陷。京師震駭。命起舊將李如柏總遼鎭兵。杜松屯山海關。徴劉綎・柴國柱赴京調度。以楊鎬為兵部右侍郎。經畧遼東。○七月。奴兒哈赤率兵入雅鶻關。圍清河城。陷之。守將鄒儲賢・張旆死之。參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血戰而退。經畧楊鎬至河東。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以徇。朝鮮主遣右參贊姜弘立統兵萬人從征。○己未四十七年。正月。四方援遼兵大集。帝恐師老財匱。趣楊鎬進兵。鎬乃分兵四路出

塞。杜松先期抵渾河。遇伏戰沒。馬林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虜兵乘勝來攻。林敗。劉綎縱兵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虜兵詭作杜松兵。披其衣甲。誘入重圍。衆潰。綎沒於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事聞。舉朝喪氣。起前御史熊廷弼為御史兼兵部侍郎。經畧遼東。徴李如柏聽勘。以如柏弟都督如楨代將。諭楊鎬戴罪視事。奴兒哈赤陷開原・瀋陽・鐵嶺。築城撫順邊外。○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差御史張銓按遼。以科臣姚宗文查閲援遼兵馬。時廷臣固請帝臨朝議政。不聽。遂上疏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閽 王宮中門也。嘆 與歎同。猶恨。）○庚申四十八年。正月。朝鮮乞援。是時奴兒哈赤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乞援。帝降勅慰之。○七月。帝病痺。累月不起。至是遂崩。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一。曰萬曆。壽五十八。皇太子即位。是為光宗貞皇帝。（痺 音秘。脚冷溼病。氣不生也。）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長子。母貴妃王氏也。（帝即位未踰月崩。熹宗詔以今年為泰昌元年。及改元而）○罷天下礦税及收税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贈故帥劉綎秩。立廟祀之。廕其後。因遣使祭陣

亡諸將士○五星闘東方頃之有白氣長竟天○有如日者三並出尋乃滅○旌德人舒偉俊性至孝年十二見毋王氏病篤願以身代一夕泣語毋曰昨神來告兒謂兒死毋病當愈王氏哭之慟偉俊張目熟視曰兒死事小有毋在得善事兒父而兒兄若弟不至失怙兒無憾矣語畢遂瞑未幾其毋病果愈里人奇之題其墓曰代毋墓○九月帝崩初鄭貴妃侍神宗疾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未移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從禮部侍郎孫如游諫冊封事得寢帝不豫内醫進瀉藥帝疾大漸召閣臣方從哲等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應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帝即召可灼至遂進紅丸帝服訖稱忠臣者再從哲等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在位一月壽三十九皇長子即位是為熹宗悊皇帝

閹官也

熹宗悊皇帝名由校光宗長子光宗既崩選侍李氏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帝自重群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揚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劉一燝詰帝所在群閹不應一燝太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曰選侍抱帝出漣乃追及掖升輦至文華殿群臣叩頭呼萬歲擇日登極李氏移居仁壽殿○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毋客氏為奉聖夫人進忠初為帝毋王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與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進忠後改名忠賢○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畧遼東廷弼有膽畧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為言者劾○辛酉天啓元年三月遼東經畧袁應泰議出師復撫順未行奴兒哈赤入寇攻瀋陽總兵賀世賢等戰死城陷應泰縊死御史張銓副使何廷魁等俱不屈死滿州兵循海而南○八月宦者魏忠賢矯詔殺前太監王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忠賢與客氏同謀殺安安既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内外文武諸臣及宮嬪内侍與客魏不協者皆謀殺之○十二月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陷瀘州遵義新都内江進圍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奮戰破之崇明遁○壬戌二年正月奴兒哈赤陷廣寧先是復命熊廷弼經畧遼事廣寧巡撫王化貞與廷弼不合廷弼所議多格不用而兵部尚書張鶴鳴等力主化貞議至是化貞上言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廷弼以為不可鶴鳴等言帝從之化貞乃發兵進討軍皆潰奔廣寧遂陷化貞見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廷弼見不可為盡焚積聚入關廷臣奏並逮二人以伸國法遂下獄○六月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彦反陷炎方松林圍普安霑

魏忠賢殺王安

奢崇明叛

水西安邦彦反

南都司李夫常。帥兵救之。遇伏陣沒。邦彥勢益振。○山東徐鴻儒倡亂。深州王好賢。景州于弘志。三方同起。巡撫趙彥討平之。○癸亥三年。正月。遣中官刺邊事。經畧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七月。客氏魏忠賢。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幽裕妃張氏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豫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甲子四年。六月。御史楊漣疏奏魏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每出。車馬儀衛。僭擬乘輿。提督東廠。用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鍛鍊殘酷。士大夫多被戕死。至是忠賢亦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下漣疏。切責不少貸。諸臣公憤。繼漣上疏者不下百餘人。俱削籍。○乙丑。五年。正月。起崔呈秀。復為御史。呈秀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叩賂魏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丙寅。六年。正月。奴兒哈赤圍寧遠城。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虜兵進

建魏忠賢生祀于西湖

鄭芝龍

忠賢欲自篡

攻城。上火器礮石。齊下。殊死戰。虜兵退。明日再攻。遂不能克。奴兒哈赤起兵已來。戰無不捷。攻無不克。惟寧遠城不能下。不懌而歸。事聞。擢崇煥巡撫。駐寧遠。○八月。奴兒哈赤殂于瀋陽城。年六十八。是為清太祖。第八子皇太極即位。○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又建其生祠於西湖。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有以入祠不拜。削籍論死者。○丁卯。七年。六月。泉州人鄭芝龍。犯閩中銅山等處。芝龍小名一官。祖父紹祖。為泉州太守葉善繼吏。芝龍方十歲。嘗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擒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而釋之。居無何。落魄數歲。流入海島顏思齊黨中。為盜。思齊死。衆盜推芝龍為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朝議令葉善繼招撫之。芝龍感恩歸命。及降。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踞海島。刼截商民往來閩廣之間。（戟門。戟。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為之。隋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則列戟。以表門。泥首。以物蒙頭。如刑人之狀也。）○七月。滿州兵圍錦州。總兵趙率教固守。巡撫袁崇煥。遣精兵四千。繞出滿州兵後。大戰敗之。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八月。帝疾大漸。召弟信王入。諭以嗣位事。信王出。帝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太官庖也。是時群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或曰忠賢欲自

寡而崔呈秀以時未可止之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天
啓壽二十三信王即位是爲毅宗烈皇帝

誅魏忠賢

毅宗烈皇帝 名由檢光宗第二子初封信王熹宗崩無嗣
入嗣大統○十一月誅魏忠賢客氏初帝神明默操忠賢
黨與林立莫發其奸御史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
而崔魏之勢衰後工部主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慤直
攻忠賢貢生錢嘉徵上疏數忠賢十大罪忠賢大懼以貨
啗信邸内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置忠賢鳳陽既行
遣使逮治其罪其黨密報上旨夜自經死法司追論忠賢
等罪帝命磔忠賢屍斬崔呈秀戮客氏屍天下快之○戊

鄭芝龍降　流賊大起　王嘉胤倡亂　張獻忠起　李自成起

辰崇禎元年四月以袁崇煥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七
月鄭芝龍降福建巡撫熊文燦善遇之芝龍前後擊殺賊
李魁奇劉香等海寇漸息○陝西饑流賊大起府谷民王
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亦合徒衆劫掠延安
人張獻忠從嘉胤隂謀多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强○十
二月米脂人李自成起爲盜時延安饑不沾泥等揭竿爲
盜自成性狡黠善走能射騎家貧爲驛書記徃投焉參政
洪兼疇率兵擊賊不沾泥等被獲自成走匿山澤得免 米脂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
○己巳二年四月陝西河南饑盜起○八月四
川總督朱燮元討奢崇明安邦彦誅之時燮元檄滇兵下
烏撒蜀兵出永寧扼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邦
彦與崇明合衆十餘萬趨永寧先犯赤水諜知之燮元授
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遣兵三路夾擊大破之斬
崇明邦彦餘黨悉平○十月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

高迎祥稱闖王

杞入援兵潰於涿鹿叛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
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爲
闖將○十二月薊遼督師袁崇煥下獄先是滿州兵自順
義西薄都城時所破隘口總理劉策所轄都人驟遭兵怨
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滿

殺袁崇煥

州兵聞之乃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帝信之遂

徵西洋人推步　增田賦

執下詔獄明年八月殺之 轄 音葛猶管總理其事曰管 ○庚午三年五
月朔日食失驗帝欲罪臺官禮部尚書徐光啓言臺官測
候本郭守敬年遠數贏宜及時修治帝從之徵西洋人龍
華民湯若望等推步 推步 左傳疏云日月轉運於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曰推步 ○王
嘉胤據府谷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盜神一元破寧塞
據殺參將陳三槐遂陷靖邊保安等城○十二月帝以兵
食不足欲增田賦命戸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
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
内怨咨○辛未四年六月副總兵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
陽城賊復推王自用爲主自用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

日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〇十二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呉直監視登島兵餉初帝既罷諸内臣外事俱委督撫然帝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内臣視行營自是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相結為奸〇壬申五年正月三邊總督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賊羌以勸農可〇三月工部侍郎高弘圖上言内臣張彝憲奉總兩部戸部工部之命辱朝廷褻國體言太切直不聽疏七上竟削籍禮部

主事周鑣亦上言論内臣帝怒削籍〇三邊總督洪承疇等擊賊大敗之斬賊首可天飛擒其黨郝臨庵獨行狼誅之〇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〇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于長子賊奔沁水〇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〇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遊擊鄭芝龍擊走之〇癸酉六年正月副總兵左良王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〇副總兵曹文詔連敗賊於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進都督同知〇五月命太監陳大金等監紀各路兵將功罪復以太監閻忠印等同督撫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鐀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鐀音位）〇六月劉

香老犯長樂〇十月帝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諭囚温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為救人皆寃之（平反謂平其不平而反罪人辞使從輕也）〇十二月延綏巡撫陳奇瑜擊賊于末寧關大破之斬賊魁鑽天哨開山斧延水盜悉平〇甲戌七年正月山西巡撫戴君恩誘降盜王剛等設宴掩捕悉斬之而苛嵐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横會陝西山西大饑饑民投賊者逾衆李自成張獻忠走盩厔鄠縣間（盩厔音周質縣名鄠音戸）〇三月山西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〇四月滿洲定官名又改瀋陽為盛京〇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

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内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㕔恬不知恥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為大息也帝以越職言事責之〇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〇賊犯鄖陽商南總督陳奇瑜擊大破之張獻忠奔商洛圍李自成于漢中車廂峽自成大窘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僞請降許之縱遣賊出峽即大譟屠所過七州縣畧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〇七月滿州皇太極伐察哈爾旋師寇大同宣

府攻陷城堡數十。京師戒嚴。竟陷萬全左衛乃去。○八月。
帝憂寇。詔發兵四萬五千。豫備賊衝突。凡十三營。○九月。
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萬
餘連營雒南閿鄉。○十一月。侍讀倪元路上制實制虛各
八策。○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高迎祥張獻忠李
自成等陷陳州。破汜水。固志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知州
尹夢鼇指揮李從師等皆戰死。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八
有副馬。官軍兵寡。備多餽餉不繼。且馬少。總兵左良玉在
懷慶。與督師巡撫議不合。檄調不時應。帝命洪承疇出關
急勦。限六月平賊。○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遣守道洪

劉香老溺死

雲蒸等招劉香老被執。○乙亥。八年。正月。張獻忠陷鳳陽。
焚皇陵。殺軍民。留守朱國相戰死。○四月。鄭芝龍合布政
王世德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脇洪雲蒸出船止
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
自焚溺死。尋以世德為雲南巡撫。加芝龍參將。○六月。張
獻忠由英霍入陝。會李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
等戰歿。總兵官曹文詔憤甚。以三千人大戰。斬首五百。追
北三十里。賊伏數萬騎合圍。文詔徒步轉鬬。與遊擊平安
等二十餘人皆死。○八月。以盧象昇進兵部侍郎。總理山

賊半天下

西軍務。以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也。○帝

帝下詔罪己

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
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十月。秦賊
丁字王部衆二十萬。擁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犯閿鄉

左良玉觀望

靈寶。左良玉觀望不敢邀擊。賊鈔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
乏食。○十二月。張獻忠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
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丙子。九年。正月。高迎祥等圍
滁州。總理盧象昇師兵來援。大戰於朱龍橋。賊連營俱潰
西入歸德。分道犯南陽裕州。象昇擊敗之。賊精鋭幾盡。○
李自成出河南攻固志。左良玉遇自成於閿鄉。相持六日。
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於朱仙鎮。自成走登封。遵商雒而
行復出陝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失亡士馬無算。○三月。
賊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南
陽洊饑。唐王聿鍵奏。南陽有母烹其女者。○四月。滿洲建

滿州建國號曰清

國號曰清。改元崇德。○七月。清兵入居庸關。連陷畿內州
縣。乃下詔徵諸鎮兵入援。皆不敢戰。九月。清兵退去。○巡
撫孫傳庭擊賊首高迎祥於盩厔。擒之。獻俘闕下。磔於市。

李自成為闖王

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諭廷臣助餉。未幾又括勛
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九月。總督朱燮元討
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十月。工部
侍郎劉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太學士溫體仁所

朝鮮降于清

忌請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刑政舛錯。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丁丑。十年。正月。張獻忠等自襄陽順流東下。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大破賊。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鄷家店。殺參將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劉良佐赴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二月。清兵攻朝鮮。克王京。圍國王李倧於南漢山城。已復破江華島。倧遂出降。○三月。以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有口辯。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隨賊所向征討。因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民大困怨。帝下

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時福建巡撫熊文燦大言自詭。足辦賊。嗣昌薦之。命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大募粵人及烏蠻善火器者以從。已見賊勢盛。連疏言招撫。帝誚讓嗣昌。乃條上用兵事宜。剋期明年二月平賊。然文燦終主撫。新增勦餉多資以撫賊。嗣昌陰主之。明年以滅賊踰期。請取削洪承疇等秩。而置文燦不罪。○六月。大學士溫體仁以疾罷歸。○七月。張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等西走湖廣。○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于廣元。○總督朱燮元平水西。燮元以為。地大

朱燮元平水西

張獻忠乞降

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於是分水西之地。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西南遂底定焉。○戊寅。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請降。初獻忠為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文燦為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二月。總督洪承疇大敗李自成于梓潼。自成率殘衆數千走漢南。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月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九月。清兵

分路薄牆子嶺。總督吳阿衡。及中軍副將魯宗文被執。皆不屈死之。清兵入密雲。兵部檄宣大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援。○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於陝西。洪承疇於三邊。承疇傳庭率諸將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帝命盧象昇與中官高起潛督援軍。大學士楊嗣昌與起潛主和。象昇主戰。議不合。清兵分三路南下。○十一月。清兵已陷畿輔城數十。逼京城。旬日始解去。前大學士孫承宗死之。子孫十人皆力戰而死。清兵轉戰至山西。總兵王樸引兵還鎮。盧象昇引軍至鉅鹿。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而死。

清兵逼京城

張獻忠叛

河南大饑

○巳卯十二年。正月清兵克濟南。德王被執。詔逮山東巡撫顏繼祖下獄。二月清兵北旋。○三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于內鄉。張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日肆劫奪。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降賊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焚穀城西走。陷房縣。良玉等追至羅猴山。遇伏大敗。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九月秦兵大敗李自成於函谷關。自成窮蹙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以五十騎衝圍逃入鄖陽。走伊洛。時河南大饑。民起為盜。又自成至。皆從之。勢復大振。○十月大學士楊嗣昌初薦熊文燦討賊。文燦既敗。詔逮文燦下獄。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帝許之。嗣昌至襄陽。請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庚辰十三年二月。楊嗣昌駐襄陽。調兵勦賊。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瑪瑙山。獻忠遁走匿興歸山中。復自興房走白羊山。九月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大昌。十月陷劍州。○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寧。殺萬安王。土賊響應。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諸生李巖為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其勢益盛。○辛巳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自鄖陽攻洛陽。陷之。殺福王常洵。先是援兵過洛者喧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

李巖為李自成謀主

李自成攻洛陽殺福王常洵

福祿酒

祺勸王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官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賊殺王為俎。雜鹿肉以食。號福祿酒。火王府。散金以賑饑民。枵腹　枵。許嬌切。虛也。人饑曰枵腹。○張獻忠羅汝才敗官軍於夔州。轉戰陷蜀中。左良玉先潰。參將劉士傑等戰死。賊遂席卷東下。副將猛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獻忠獲軍符。偵襄陽無備。自率輕騎紿入襄陽城。夜半從中起縱火。城陷。賊縛襄王翊銘。與貴陽王常法同遭害。參將張克儉遊擊黎民安等死之。時楊嗣昌自蜀旋師至荊州沙市。聞城陷。二王殉難。憂懼不食死。○七月清兵圍錦州。既久。洪承疇調吳三桂等。率兵十三萬。次松山。皇太極自督戰。大敗官軍。吳三桂夜遁。洪承疇保松山。○八月左良玉大敗張獻忠於信陽。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遁。時羅汝才既合李自成。自成踞河雒。有衆五十萬。獻忠走依自成。自成欲殺之。汝才知之。陰遣兵資獻忠。令他徙。獻忠乃東馳入霍山。○十一月李自成移兵陷南陽。殺唐王聿鏌。總兵猛如虎死之。○壬午十五年。正月李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附城。鑿城塼。上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然之。烘而裂。曰小放。竅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然之。發震天。曰大放。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執汴人脅土穴城。為太窟十餘。藥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然。賊望城崩。將擁入。穴城脅其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及貴陽王

小放大放

礫於外。累累成阜。火樂下發。崩天動。缶皆飛鳴。外嚮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駭解圍去。○二月。清兵克錦州松山。守將范志完邱民仰曹變蛟等死之。洪承疇祖大樂等降清。○五月。張獻忠襲陷廬州。知府鄭履祥死之。○九月。河決開封。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衆舟遁。賊掠城中遺民以去。○十一月。清兵陷薊州。分道南下。河間以南。多失守。連陷山東州縣。魯王以派自殺。○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分兵取荊州。惠王棄城而走。○癸未。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陷承天。自成初無遠圖。及席捲河南。連陷荊襄。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擅名號。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尋襲殺汝才。幷其衆。改襄陽曰襄京。據之。設官屬。修宮殿。○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執楚王華奎沈之西湖。大殺楚宗及居人。浮屍蔽江。獻忠遂稱武昌曰京城。設六部五府。據之。○八月。清主皇太極殂。壽五十二。是為太宗。其第九子福臨。年甫六歲。即位。改明年。為順治元年。叔父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理國事。稱攝政王。○十月。李自成命老回回守荊州。出破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分兵四掠。所至風靡。乃請米脂祭墓。改延安曰天保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陷渭南。署鳳翔。傳檄榆林。守將都任

洪承疇降清

李自成思擅名號

李自成歸鄉祭墓

總兵尤世威等。集衆固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賊遂乘勝。陷慶陽寧夏甘州。三邊俱沒。○甲申。十七年。正月。大風霾。鳳陽地震。（霾莫拜切。風而雨土。）○李自成僭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順。建元永昌。○張獻忠既陷荊楚。趨蜀。遂陷成都。蜀中郡縣俱沒。未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中。○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真定。帝下詔罪己。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總兵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李自成破寧武關。守將周遇吉死之。尋陷大同。總兵朱三樂巡撫衛景瑗。文學李若葵等俱死之。○三月。太學士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曰。李建泰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太學士范景文等。亦主建泰請。願奉太子先行。帝遂不從。○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命吳三桂率兵入衛。○李自成陷保定宣府。御史金毓峒巡撫朱之馮等死之。○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南京孝陵（太祖陵也）夜哭。○李自成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

李自成僭稱王

張獻忠死

太監杜之秩迎降

遂陷昌平州。諸軍皆降。賊焚十二陵享殿。分兵掠通州糧儲。

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

○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于煤山。賊自沙河進。直攻平則彰義等門。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入衛。城外三大營皆降。火東直門皆為賊有。賊反砲攻城。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砲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煙鳴之。賊驅居民負木石。填壕急攻。王承恩砲擊。連斃數十人。太監曹淳化飲酒自若。遂啓彰義門降。內城陷。帝登煤山。望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遂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公主及妃嬪數人。令皇后自盡。翌日昧爽。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為詔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王承恩從死。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登皇極殿。據御座。期百官三日朝見。范景文倪元璐等諸臣死節者數十人。宮人魏氏費氏等三百餘人。俱赴御河死。賊殯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覊太子永王定王於宮中。

李國楨死節

執國楨見自成。國楨以頭觸階。流血被面。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請葬帝以天子禮。自成諾之。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事畢慟哭。遂自縊死之。

氈笠 一儀實錄云。藤帽本羌人首服。以羊毛為之。謂之氈帽。即今氈笠也。縹 絹名。淺青色也。

李自成稱帝

○李自成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命毀太廟。遷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中。有明制度。任意紛更。

吳三桂乞援于清討賊

○四月。吳三桂率兵入援。聞京城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援于清討賊。清攝政王多爾袞督軍。與三桂直擣北京。李自成聞之大驚。執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復遣降將唐通齎銀犒師。別以賊兵二萬守山海關。自成親率兵二十萬。列陣于北山。三桂佯受其犒。因請太子。自成命其將奉太子赴賊盟。自成旋師。三桂出不意。盡殺守關賊。遂復書絕父。追賊逼京師。壓城而營。自成怒。即盡殺襄家口。懸襄首於城上。三桂墜鞍慟哭。三軍感憤。誓殺賊。攻擊甚急。賊不能支。自成出彰義門西走。

吳三桂請發太子入城不得遂太子于民間

多爾袞趣三桂追賊。三桂請發太子入城。多爾袞不許。三桂夜潛逸太子于民間。不知其所終。追賊至山西。自成數戰不勝。遂走陝西。三桂還軍京師。清晉三桂爵為平西王。

清攝政王多爾袞入京城

○五月初三日。京城傳呼皇太子至。百官迎候於朝陽門外。駕至。則清攝政王多爾袞也。多爾袞入武英殿受朝賀。即命議謚帝為懷宗端皇帝。后為烈皇后。萬姓哀號三日。尋命造陵。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剃頭。衣冠悉遵清之制。清世祖遂入都于北京。福王立於南京。謚帝曰毅宗烈皇帝。后曰孝節皇后。

馬士英專國

清多爾袞致書史可法

史可法答書

帝由崧 福王常洵子。神宗孫也。京師陷。毅宗殉社稷。時福王由崧避賊。舟次淮安。南京部官會議推戴討賊。遂立為帝。○五月。帝即位。召兵部尚書史可法。戸部尚書高弘圖。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入閣辦事。其他進官有差。可法請督師江北。士英專國。設淮陽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黄得功轄之。加應天巡撫左懋第兵部侍郎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北多殺偽官響應。（偽官李自成所置。響與嚮同。）○六月。山東降于清。李建泰謝陞馮銓降。皆為清内院大學士。○十月。清多爾袞致書史可法。略曰。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恥。萬世闖賊但為明朝寇讎。未嘗得罪於國家。徒以薄海同仇。伸大義。今若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為勍敵。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位在諸侯王上。可法答書畧曰。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

以正統與之

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北向秦越。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可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寔為社稷之故也。（大一統之義。前漢董仲舒對策文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春王正月。言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紫陽綱目。紫陽謂宋朱熹。世居紫陽山下。綱目。朱熹通鑑綱目也。丕。魏曹丕。賓。塞也。幅員。詩商頌。幅員既長。注。幅猶言邊幅也。員謂周也。）○時災異疊見。又廟門告災。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為樂。修造宮殿。賞賜不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馬士英濁亂國政。邊警日偪。士英匿不奏。○乙酉。弘光元年。正月。高傑防清兵渡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在睢州。傑遺定國銀幣。抵睢州。定國與傑有隙。乃張宴享傑。夜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清。引清兵入儀封。進逼江北。直陷徐穎。○四月。寧南侯左良玉

左良玉乞誅馬士英

史可法死節

舉兵東下。馳疏上言馬士英奸邪亂國政。列其七大罪。乞誅之。又傳檄聲其罪。中外囂然。士英大懼。京師戒嚴。遣劉孔昭阮大鋮等。同禦之。○清兵已徇徐碭。下亳泗。乘勢渡淮。史可法連疏告警。又移書士英。懇其選將添兵。士英不應。大理寺卿姚思孝等。皆言淮揚甚急。應亟防禦。帝諭士英。士英指諸臣對曰。此皆左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帝嘿然。諸臣咸為咋舌。○清兵攻揚州。史可法禦之。頗有斬獲。攻益急。血奏請救。不報。可法死之。揚州陷。○左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五月。清兵渡江。逼京師。帝乘夜出奔。馬士英奉太后走浙。清豫王多鐸入京。劉良佐出降。奉多鐸命。追帝至蕪湖。及之。射黃得功斃之。良佐挾帝去。張捷楊維垣等。前後殉難者數十人。多鐸遂定江浙。挾帝北去。閏六月。唐王立于福州。

帝聿鍵。太祖後也。封南陽。為唐王。初以父殀失愛於祖。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之請嗣。性率直。喜詩書手草。傳檄。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即帝位。改福

鄭氏貴振于七閩

中外稱國姓

李自成死

州為天興府。敕求耆碩。招選賢才。內外文武濟濟。封鄭芝龍為平虜侯。兵餉戰守機宜。專諉芝龍。芝龍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廈門。號安平鎮。艫舳直通臥內。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以故鄭氏貴振于七閩。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劉香。沒于海。次鴻逵。次芝豹。俱為侯伯。一門聲勢烜赫。芝龍有子森。芝龍初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生森。數歲。芝龍歸福建就撫。以收劉香功。遷都督。于是森在倭已七歲矣。芝龍屢請得之。森風儀整秀。倜儻有大志。十五補弟子員。讀書頴敏。不治章句。至是年二十三。陛見。帝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是年日本送歸其母。

尚方　監掌供御器物　駙馬　尚公主稱駙馬

○李自成在黔陽。乏食。自出抄掠。為何騰蛟伏兵所逐。村民殺之。李過勒兵奪其尸。滅一村而還。結草為首。以袞冕葬於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渡湖入險山中。群盜俱散亡。○丙戌。隆武元年正月。封朱成功忠孝伯。成功一日見帝。愁坐泣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扞陛下矣。○二月。帝親征。駐蹕劍津。○清

鄭芝龍降清

父教子忠不聞以貳

江南招撫洪承疇與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而疏稱征海寇去觀望不敢拒清兵帝自芝龍去後乃定計幸贛州八月抵順昌聞清兵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帝將入贛州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清兵至擒帝后及從駕者至福州貝勒斬帝及后於市○十月鄭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清貝勒以書招之芝龍得書大喜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虜何信之有諸弟亦皆勸入海芝龍弗聽遂進降表至福州貝勒握手甚歡折矢為誓遂挾之而北矣成功雖遇主列爵未嘗與兵柄意氣狀貌猶

朱成功焚儒服

儒生也嫗悲歌慷慨携所著儒巾襴衫赴文廟焚之拜先師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高揖而去與願從者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九十餘人乘二巨艦去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鄭彩鄭鴻逵亦率所部入海十月

永明王立于肇慶

帝由榔桂王之子神宗嫡孫也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會桂王已薨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兵部尚書呂大器等自閩至共謀立之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推置僚署魁楚大器俱為大學士○十

一月福建舊相蘇觀生等遁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擁立隆武帝弟唐王聿鐭監國年號紹武遣兵科給事彭燿往廣州諭之觀生等殺燿於市日集兵向肇慶○十二月清總兵李成棟陷廣州斬唐王及蘇觀生遂發兵攻肇慶帝駕小艇上西峽避之○丁亥永曆元年正月駕至梧州時丁魁楚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瞿式耜一人耳二月帝抵桂林式耜誕告楚蜀各鎮朱成功泊彭浪嶼鄭彩鄭聯踞廈門金門數出兵沿海郡邑大震丁魁楚保岑溪清兵攻之魁楚中流矢死○三月命瞿式耜留守桂林駕抵全州○清兵薄桂林衝入文昌門時桂林

守將焦璉自全州歸擊却之安國公劉承胤來援挾帝如武岡○五月清兵環攻桂城焦璉負創奮臂大呼用西洋銃奮勇擊殺兩日清兵敗去焦璉出復柳潯及梧州式耜等具疏請還桂林式耜與督師何騰蛟籌畫出師克全州清兵次楚○十一月帝抵桂林瞿式耜與嚴起恒並相○戊子二年二月桂林撤兵帝駕播遷瞿式耜收復桂署○三月帝駐南寧詔旌瞿式耜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石室御史有石室以藏秘書）○五月何騰蛟復全陽○六月清總兵李成棟歸順江右金聲桓據南昌遣使

瞿式耜死節

請降帝自梧州入肇慶○己丑三年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死之信豐南昌相繼敗李成棟金聲桓皆歿於陣帝設壇親祭○三月朱成功募兵于銅山攻漳浦屯分水關○四月清遣使貽書招瞿式耜式耜不從○七月帝遣使至島封朱成功為延平公○庚寅四年正月南雄不守韶州亦陷帝震恐戒舟西上瞿式耜留之不聽遂移德慶抵梧州○十一月清兵薄全州城中大亂瞿式耜令戢不得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遇式耜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敞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被執見

清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遂遭害（式耜絶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帝復去上南寧入土廣嚴起恒王化澄等皆隨去○壬辰六年帝在安隆所封李定國為西寧王破清定南王孔有德于桂林敬謹王尼堪于衡州○甲午八年五月清遣使招朱成功成功不從數出兵縱横福興泉漳等郡十月清復招之成功不從清主怒寘鄭芝龍于高墻成功不顧攻漳泉等郡縣皆降之○丁酉十一年帝在雲南○戊戌十二年帝遣使航海至島晉朱成功延平郡王甘煇崇明伯其他拜爵有差○己亥十三年五月帝至永昌朱成功攻金陵不克十月

朱成功取臺灣

成功還島○辛丑十五年帝至緬甸朱成功自江南喪敗地蹙軍孤念帝蒙塵于外存亡不可知第做天祐不復故事孤持正朔乃議取臺灣（魏源云臺灣亘閩海中與福興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起雞籠而盡沙馬磯千里有奇惟山西東面沃野自海至山淺潤相均約各百里大於琉球埒于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彭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彭湖東有毘舍耶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于彭湖明初發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據臺灣為琉球人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紅毛夷求香山求彭湖于中國而不得乃以重幣餉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而為鄭氏所據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揖于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劉香積寇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于巡撫熊文燦以舶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瀕成邑聚時鄭氏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泊市舶不斂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於遷之）

臺灣周袤二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畊耘並耦日用之需無所不有鄭芝龍嘗居之未久而去荷蘭人來磐踞其地諸將以險遠為難成功意銳捩舵東甲遂行泊澎湖進鹿耳門門外有淺沙數十里海舟不能近岸紅夷又沉太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倏抵岸紅夷倉卒不支成功引兵登岸克赤嵌城紅夷戰不利退保王城○清主福臨殂是為世祖第三子玄燁嗣位改明年為康熙元年十月棄鄭芝龍于柴市子孫在京者皆戮之○十二月朱成功復攻王城因風縱火燒其夾板告之

鄭芝龍棄市

朱成功卒

曰此地迺先人故物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荷蘭乃降送之歸國諸土酋皆受約束改為安平鎭赤嵌城為承天府禮處士陳永華為謀主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臺人大集鄭氏遂安○十二月帝在緬甸平西王吳三桂率兵薄擊帝賜三桂書諭之緬酋恭應時執帝獻三桂軍三桂殺華亭侯王維恭等百餘人奉帝還滇以五華山舊宮為行幄頗極增崇侈麗○壬寅十六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朱成功卒于臺灣年三十九臺人以其弟襲為講理成功訃至島經嗣位清靖南王耿繼茂遣人招諭議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乃遣人通好不報○十月鄭經帥師往臺灣黃昭奉襲拒經經射昭殪衆遂逃稅甲經遂入臺收殺主謀者餘寘不問待襲如初○癸卯十七年先是鄭經居島與乳媼通生子成功聞之大怒遣使至島諭鄭泰監殺經及經母董知成功病革或亂命不從及經入臺泰潛結黃昭拒經事覺經乃佯置酒邀泰縊殺之泰子纘及弟鳴駿亡歸清將士先後歸清者多矣于是清主銳意南掠令將士分道疾進經分部死士禦之衆寡不敵退守銅山清兵入島墮兩城自是之後族屬將士大抵皆降于清獨有陳永華馮錫範等及經還

臺大小庶事悉委永華永華為政頗雜儒雅與民休息改東都為東寧分諸將土地修蒐裘視無西意○帝崩于滇城自太祖洪武元年至是二十世二百九十六年而亡是後鄭氏孤立臺灣猶稱永曆者十有九年至鄭克塽降于清朱明正朔全亡

續十八史略卷之三終

清 上

伊豫　宮脇通赫　編次

先世發祥于長白山

太祖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弩爾哈齊先世發祥于長白山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里湖祖傳有天女佛古倫浴于池畢呑朱果有身尋生一男生而能言俄而成長名布庫里雍順衆推為國主居俄朶里城國號曰滿洲是為滿洲開基之始至後世子孫國人叛盡戕布庫里雍順之族有范察者遁于荒野國人追至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見疑為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獲免其後

傳至都督孟特穆是為肇祖原皇帝居黑圖阿喇地距俄朶里城西千五百餘里生充善充善生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都督福滿是為興祖直皇帝生子六第四子曰覺昌安是為景祖翼皇帝兄弟六人各築城分居稱寧古塔貝勒景祖素有才智率寧古塔諸部征碩色納加虎等盡收五嶺迤東蘇克蘇滸河迤西二百里內諸部景祖生子五第四子塔克世是為顯祖宣皇帝娶阿古都督女喜塔喇氏是為宣皇后生子三長即太祖也稱為聰睿貝勒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歳己未乃明嘉靖三十八年也太祖生而龍姿鳳目舉止非常雄謀大畧用兵如神而又至誠御物剛果能斷宣皇后崩繼母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授産獨薄癸未年明萬曆十一年二月尼堪外蘭搆明兵攻克勒部阿太章京阿太章京妻太祖伯父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城中人殺阿太以降尼堪外蘭復搆明兵并害景祖顯祖國人皆歸尼堪外蘭太祖同族寧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太祖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爾吾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吾祖父恨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自是恨益深適撒爾湖城主諾米納嘉木湖寨主噶哈思虎等來歸太祖思復祖父之讎以顯

太祖以遺甲十三副起兵

祖遺甲十三副始謀伐尼堪外蘭五月遂起兵攻尼堪外

蘭於圖倫城尼堪外蘭携妻子遁于甲版太祖克圖倫城而歸當是時兵百人甲三十副而已八月太祖復征尼堪外蘭于甲版諾米納陰遣人告之尼堪外蘭遁噶哈思虎勸先伐諾米納乃從其言佯與諾米納往攻把爾達城遂將諾米納及其兵盡誅之取撒爾湖城而回太祖以同母妹妻噶哈思虎甲申年明萬曆十二年正月太祖攻兆佳城克之獲城主李岱宥其死發養之九月太祖率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顏縱火焚城樓還時有王甲部孫禮泰光滾請攻翁哥落遂以兵助之太祖乘屋射城中敵將鄂羅果尼射中太祖項血湧如注以一手捫創處一手拄弓而下

遯輒飲水。忽迷。作少遯。迷而復遯者數四。遯輒飲水。次日血始止。于是棄歪下之城而還。創愈。復率兵攻克兒哥落城。獲鄂羅果尼。乃擢為牛彔額真。統轄三百人。諸臣皆頌太祖大度。乙酉年（明萬曆十三年）四月。太祖征哲陳部。値大水。遣衆兵回。留八十人。畧地而前。托漢河等五城俱集兵一處。太祖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顏布祿兀凌噶直前衝擊。敗其衆。是役以兵八百敗于四人。（四人破兵八百）丙戌年（明萬曆十四年）七月。太祖進兵征尼堪外蘭。時尼堪外蘭他出。不在城中。有四十餘人他適。前行一人戴氈笠。被青綿甲。太祖見之。疑為尼堪外蘭。遂奮身入四十人中。衆矢交發。射太祖中胸。貫肩下。被創數十。

太祖猶鏖戰不退。斬殪八人。斬一人。擊敗其衆。回至鵞爾渾城。斬城內漢人十九人。又執被箭者六人。令帶箭傳諭明之邊吏。執送尼堪外蘭。不然。且興兵征明矣。遣之乃回兵。明人執尼堪外蘭付我使。斬之而歸。明因誤害二祖。自此歲愉銀八百兩。蟒緞十五疋。通和好焉。丁亥年（明萬曆十五年）八月。太祖命額宜圖巴圖魯督兵取巴爾達城。是時太祖招徠各路。其環境諸國皆削平之。國勢日盛。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聘問。我國産東珠。人參。紫貂。玄狐。猞狸猻。珍異之物。足備服用。下撫順清河寬奠靉陽四關口互市。以開財源。自此國富民殷。九月。葉赫國納林布貝勒。送妹而來歸。太祖率諸貝勒大臣迎之。大宴禮成。是為孝慈高皇后。即太宗皇帝母也。太祖進兵至王甲城。攻克之。斬其城主戴度墨爾根。戊子年（明萬曆十六年）四月。太祖以費英東（蘇完部主索爾果子）為一等大臣。又以長女妻何和里（董鄂部主克徹巴顏之孫）為一等大臣。又以扈爾漢（鴨喇古寨扈喇虎子）為養子。賜姓覺羅。亦授為一等大臣。太祖克兆佳城。斬其主寧古親章京。辛卯年（明萬曆十九年）正月。遣兵略長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衆。癸巳年（明萬曆二十一年）九月。葉赫。哈達。吳喇。輝發。科爾沁。席北。卦爾察。朱舍里。訥殷路。九姓之國合兵來侵。太祖據古勒山。遣額宜都等接戰。敗之。葉赫布寨蒙古科爾沁諸部并力合攻

我兵。兵設斬布寨貝勒。他貝勒大懼。膽落。棄兵衆奔潰而逃。太祖縱兵掩殺。擒吳喇貝勒。斬級四千。我國自此軍威大震。遐邇懾服。甲午年（明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北科爾沁部蒙古國明安貝勒。喀爾喀五部老薩貝勒。始遣使通好。丁酉年（明萬曆二十五年）葉赫。哈達。吳喇。輝發。同遣使復締前好。葉赫國布揚古貝勒。以其妹進太祖。太祖許之。四國相繼誓書曰。既盟之後。若棄婚姻背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墜厥命。若終始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永昌。戊戌年（明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太祖命長子褚燕台吉等。統兵一千。征安褚拉庫路。盡招徠之。己亥年（明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太祖以蒙古字

太祖創立滿文

集爲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三月。始開金銀礦及鐵冶。九月。征哈達國克之。生擒其主孟格布祿貝勒。辛丑年（明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太祖以女妻吳爾古代（孟格布祿之子）令復哈達國。癸卯年（明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太祖從虎欄哈達南岡移于祖居蘇克蘇滸河黑圖阿喇地。築城居之。九月。孝慈皇后崩。太祖傷悼甚。殉以四婢。以牛馬各百致祭。梓宮停禁內三載。始葬于尼雅滿山岡。乙巳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太祖製人參。先是我國與明人以人參交易。用水漬之。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得價。上慮民用不充。欲煮而暴之以售。諸大臣難之。太祖不聽。令如法以製。不急售。得價倍常。民用以利。丙午年（明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蒙古恩格德台吉引蒙古五部落之使。進駝馬來朝。尊太祖爲神武皇帝。

蒙古尊太祖爲神武皇帝

（自此蒙古各部落每歲來朝。絡繹不絕）丁未年（明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征吳喇敗之。五月。征東海兀哲部。九月。征輝發國克之。誅其主拜音達里貝勒父子。戊申年（明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征吳喇國宜罕阿麟城克之。太祖欲與明通好。會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同勒誓辭於碑。刑白馬祭天。其誓辭曰。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無論滿洲漢人。見之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其廣寧巡撫總兵遼東道員副將及開原道員參將等官。均受其殃。滿洲渝盟。殃

亦及之。誓畢。遂建碑于沿邊諸地。庚戌年（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太祖命察國中貧苦無妻者。給婦配之。凡千餘人。其餘未得配者。發金與之。令自配。於是民皆大悅。辛亥年（明萬曆三十九年）太祖遣兵二千。征兀哲部之虎爾哈路。圍扎庫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斬首千餘。俘二千人。其環近各路盡招撫之。癸丑年（明萬曆四十一年）太祖親率大兵征吳喇。布占泰貝勒。克其城。布占泰僅以身免。投葉赫國而去。太祖遣使諭葉赫國。擒布占泰以獻。葉赫國拒命不從。太祖率兵四萬征之。下其數城。焚其廬舍糧儲。收降衆回。乙卯年（明萬曆四十三年）四月。始建佛寺及玉皇諸廟于城東。凡七大廟。三年乃成。時明遣廣寧總兵張承廕巡邊。遣通事董國廕來告曰。汝所居界外地皆屬我。今立碑于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汝勿刈獲。收汝邊民還汝國。太祖曰。吾累世田廬。而一旦乃令吾棄之。想爾欲棄盟好。故爲斯言。將帝之心變耶。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顧太平。與我交惡。構兵起釁。非獨吾國之患。汝自恃國大兵衆。輒欲凌我。譬如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天意。設汝每城屯兵一萬。汝國何能堪此。若止屯兵一千。則城中兵民。適足爲吾俘耳。董國廕曰。此言亦太過矣。遂去。自此明侵我疆土。十一月。設八旗（先是止有黃白藍紅四旗。至是以四旗鑲之。共爲八旗。行軍之時。若地廣則八旗並

設八旗

列分為八路隊伍整肅中有節制地狹則八旗合為一路而行節次不得亂。○丁巳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五年正月諸貝勒大臣率群臣尊太祖為覆育列國

建元

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太祖明德詳刑敬老尊賢舉忠直遠讒佞恤孤寡養貧乏勤勞國政靡間晝夜上合天心下洽民意國內大治帝業已成衆貝勒大臣集議奉表勸進焉。○六月明歸綱古里方吉納。時明人有歳越境竊採我國之參。太祖命遇竊採之人輒殺之。適命綱古里方吉納二人往見明廣寧城新巡撫李維翰執二人并從者九人。太祖欲明釋我國十一人即于獄中取所俘葉赫國十一人至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里等十一人。○己未三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四月

書七大恨告天

太祖率步騎兵二萬征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其書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之邊土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之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明渝其言遣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每歳竊踰疆場肆其奪攘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罵肆行淩侮恨六也。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初扈倫諸國合侵我故天厭

扈倫啓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往圍撫順城遊擊李永芳出城降毀撫順城八旗兵破廣寧總兵張承廕獲馬九千甲七千攻清河城拔之遂略明撫順之北會安堡乃班師。○庚申四年明泰昌元年正月太祖征葉赫大敗之。○二月明帝見我國兵勢日盛以山海關總兵杜松保定總兵王宣遼陽總兵劉綎李如柏開原總兵馬林

大破明兵

大同副將麻岩等統兵二十萬合朝鮮及葉赫兵來侵圍界凡山之吉林崖我兵一戰破之杜松王宣劉綎等皆歿于陣我兵轉戰明兵遂潰死者十餘萬人朝鮮都元帥姜弘立以兵五千助明弘立見明兵敗大驚遂按兵偃旗遣通事來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明助我我頼其力獲退倭兵以報德之故奉調遣至此爾如撫我我當歸附遂以其衆降太祖待之以賓禮賜宴遣還。○六月太祖率兵取開原城明總兵馬林于化龍等皆歿其城中太祖毀城郭而回。○七月太祖統兵攻明之鐵嶺城破之斬遊擊俞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等。○八月太祖征葉赫國克之殺其主金台石布揚古及明遊擊馬時楠葉赫所屬之各城皆降太祖自是開拓疆土東自海西自明遼東邊北自蒙古科爾沁之烏嫩江南暨朝鮮國境

凡語音相同之國俱征討徠服而統一之。○十月。蒙古察哈爾林丹汗遣使來遺書。略曰。統兵四十萬之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恩吉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英明皇帝安寧無恙也。貝勒大臣大怒。欲斬其使者。太祖不聽而羈之。明年太祖遣使往蒙古答書。畧曰。我聞明洪武取爾之大都。爾蒙古以四十萬衆敗亡殆盡。逃竄得脫者僅六萬人。且此六萬人之衆又不盡屬於爾。○壬戌六年。（明天啓二年）三月。太祖征明取瀋陽。攻遼陽克之。遼河東七十餘城官民薙

遷都遼陽

髮降。太祖定議遷都遼陽。○癸亥七年。（明天啓三年）正月。太祖征明廣寧城取之。大小四十餘城皆降。大兵向山海關。明

經畧熊廷弼走。三月。太祖還遼陽。築城于遼陽東。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明年四月。遷皇祖皇考等陵墓于東京。○乙丑九年。（明天啓五年）正月。攻克明旅順口城。先是明發兵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兵。至是盡殲明兵。毀其城乃還。○朝鮮國韓潤韓義來降。初韓潤之父韓明廉與總兵李國共謀簒逆。乃舉兵攻王京。國王因迎戰。為明廉所敗。王棄京城而走。明廉及國入據其城。國之部將執國及明廉殺之。明廉之子與姪儀遁而來歸。太祖以潤為遊擊。以義為備禦。○三月。太祖遷都于瀋陽。貝勒大臣諫曰。遁者築

遷都瀋陽

城于東京。今又興大役。恐煩苦我國。太祖不許曰。瀋陽乃形勝之地。若征明。可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若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以由清河路而進。且於渾河蘇克蘇滸河之上流伐木。順流而下。以之治宮室為薪。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獸多。河中之水族亦可捕。而收之。朕籌此熟矣。汝等何不從耶。遂出東京。啓行至瀋陽。○丙寅十年。（明天啓六年）正月。太祖親征明寧遠。我兵薄城下。進攻。總兵滿桂袁崇煥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死戰不退。我兵不能克。退兵。明日再攻之。又不能克而退。太祖自二十五歲起兵。戰無不捷。攻無不克。惟寧遠城不下。不懌而歸。○四月。太祖征喀爾喀巴林部落。以所獲人

畜五萬六千五百分賞將士。蒙古科爾沁奧巴烘台吉來朝。太祖出城迎之。每日筵宴待之。又以弟達爾漢之子圖倫台吉女妻奧巴。烘台吉賜號曰汗。（汗猶漢曰王）○七月。太祖不豫。幸清河坐湯。八月。太祖大漸。欲還京。乘舟順太子河而下。召大福金至。浒流至靉鷄堡。距瀋陽城四十里。太祖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有八。大福金殉焉。（大福金猶漢曰皇后。大福金烏喇國滿大貝勒女。美丰儀。而心未純善。太祖恐其為亂於國。豫以書遺諸貝勒。令大福金從死也。）太祖自少時不飲酒。不嬉戲。喜怒無私。賞賚不吝。丕基既建。不自晏安。用兵聽政之暇。著為謨誥。垂訓子孫臣庶。俾世世法守。光列祖之緒。啓無疆之休。眞天生聖人。邁千古而立極。

若矣太祖生而神武智勇天錫謀略蓋世騎射絶倫備嘗艱難克復仇恥以甲士十三人起兵前有征戰類皆以寡勝衆以弱為強當諸部九姓所來明兵分四路以進而軍威所向如摧枯朽古來方用所戰武功之盛有罪而又誠以告心公以御物惟材是舉雖仇必用陳功雖親必懲逆者臨之以兵誅鋤不施無罪順者遂之以德兇頑罔不傾心至於天悟神解創造國書立兵制設官爵嚴法令平獄訟尚義無納諫諍進忠直退邪佞崇節儉尊賢俗鑒宗族敬耆老撫孤窮之是以熊羆一旅闢克開遼陽瀋陽諸地及蒙古諸部落達適歸誠蕃衍畢集帝業克成雖天命攸歸亦聖德神謀武功文治之所致也皇太極即位是為太宗文皇帝

太宗文皇帝諱皇太極太祖高皇帝第八子也母孝慈高皇后葉赫國主揚吉努貝勒之女年十四適太祖誕上於壬辰歲十月二十五日乃明萬曆之二十年也自幼命名皇太極狀貌奇偉面如赤日龍行虎歩擧止異常嚴寒不栗歩射騎射勇力絶倫恭孝仁惠和順聰睿言辭明敏識實端重一聽不忘一見即識深謀遠慮用兵如神性嘗典籍福德天表顯著於衆太祖甚鍾愛焉三歳時所見輙能記憶七歳以後太祖即委以一切家事不煩太祖指示自能贊理太祖既崩太貝勒代善太祖第二子二子岳託貝勒薩哈廉貝勒共議告其父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太貝勒皇太極才德冠世深得人心衆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正合吾意遂作書出示諸貝勒皆稱善議遂定乃請上即位奉為天聰皇帝頒詔國中大赦○設八大臣及十六大臣大臣分主八旗凡國家政事令其與任料理與諸貝勒偕坐與聞會

征朝鮮

議之事出兵行師各領固山兵行凡事皆聽稽察○十月征蒙古喀爾喀扎魯特部落○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遣使弔太祖喪並賀上即位因潛窺我國情形○丁卯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二月命大貝勒阿敏濟爾哈朗貝勒等統大兵征朝鮮所經城堡皆潰朝鮮國王李倧逃江華島阿敏等至平山遣副將劉興祚抵島見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興祚怒曰汝是何物土偶如果人也何為不動李倧赧然不能答乃曰吾居毋使未終所以如此興祚曰因爾好自尊大悖逆不道國中百姓罹此荼毒爾欲結此事可遣汝親子弟一人往汝國所産財物牲畜每歳如何貢獻須爾親定額數事結之後我即旋軍李倧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汝國果行大義當退兵議和興祚曰汝如此支吾遲一日則汝民受一日之害吾令此言定為爾民也可即遣爾弟行爾盟諸天地事畢大兵即回李倧從其言遂遣其族弟李覺偕興祚來進馬匹皮張等物李倧乃焚書盟誓和好成阿敏義州留兵三千鎭江留兵一千令一大臣總管之乃班師○五月上親征明敗寧遠城兵又攻錦州不克而還○七月蒙古敖漢柰曼二部落擧國來附○戊戌二年明崇禎元年二月上親征多羅特部落俘獲一萬一千二百○四月巴林部落塞特爾貝勒等貢駝馬來歸上率諸貝勒出迎五里賜大宴○

五月。聞明兵棄錦州遁。遣兵與錦州杏山高橋三城。○九月。上親征蒙古察哈爾國。克佈爾哈佈爾兒英湯兒。追捕敵兵至興安嶺。十一月。車駕還宮。○己巳三年。明崇禎二年正月。令科爾沁敖漢柰曼喀爾喀喀喇沁五部落。遵水朝制度。○二月。上卜地於瀋陽城東。奉還太祖梓宮。以上生母太后梓宮合葬。先是以修陵寢未成。奉太祖梓宮權厝於瀋

太宗拒僧誦經

陽城內西北隅。時有僧陳相子者。私率衆僧於梓宮前旋繞誦經。護守官奏聞。上使問其故。相子對曰。我誦經者。欲求佛引太祖英靈受生善地耳。上曰。太祖英靈受生善地。自有天定。豈汝等衆僧妄誕禱求。遂有受生善地之理。歷

代惑衆罔民者。皆此輩僧人也。因下相子於所司。杖四十。勒令還俗。○車駕南巡次牛莊。環視城郭。築新城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加雉堞。除四隅外。每面置腰臺四坐。○九月。始考試儒生。○昂坤杜陵阿魯部落。遣使通好。獻馬十匹。通好自此始。○十月。上親伐明。諭外藩蒙古諸貝勒。令各率兵來會大軍。十月。取三屯營漢兒莊洪山等城。十一月

太宗鄙北京不攻

克遵化城。降蘇州城。取通州。進圍北京。諸貝勒俱請攻城。上曰。承天眷祐。攻則可得。雖得之。而堅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惟善撫我民。皆養精銳。以之從征。自無敵於我軍者矣。遂止。十二月。破北京永定門南

兵陣。斬總兵滿桂孫祖壽。生擒黑雲龍麻登雲。又遣兵畧通州一帶。作與明國君議和書二通。一置德盛門外。一置安定門外。上率大兵向永平進發。○庚午四年。明崇禎三年正月。攻克永平城。知府張鳳奇。兵備道鄭國昌等。仰藥死。大僕寺卿陳王廷。遊擊楊聲遠等。皆降。俱令薙髮。通判張爾雲未薙髮。梟首示衆。明降將孟喬芳楊文魁楊聲遠至。上即引見。諭曰。朕不似爾明朝之君。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各吐衷曲。飲食同之。三人奏曰。臣等不但不能進見朝廷。即親近之臣。亦難得見也。語畢。酌以金巵。三月。上入瀋陽城。阿魯四部落貝勒。遣使通好。○阿巴泰等徙畧永平進西

一帶地方。俘獲人口甚多。上曰。金銀財帛。雖多得不足喜。

惟多得人為可喜

惟多得人為可喜也。金銀財帛。有時而盡。如收得一二人。則可為吾國之助。若華生育蕃滋。將來皆為我滿州矣。○五月。鎮守永平大貝勒阿敏碩托貝勒等遁歸。時明兵大舉來攻永平。阿敏力不能支。遂殺城內歸降漢官及城中百姓。收其金銀緞帛而遁。上不忍加誅。免死幽禁。○十二月。上獵于精墩。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射鹿誤中御衣。幸未及體。代善欲射殺猛克。上曰。姑緩誅之。諸貝勒定

赦誤射之人

議當斬。上曰。赦此誤射之人。令國人共知之耳。遂鞭一百

造紅衣大將軍砲

釋之。○辛未五年。明崇禎四年正月初。造紅衣大將軍砲成。鐫

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先是我國從無鳥銃。造礮自此始。〇七月設立六部。（六部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禁止婚娶繼母伯母嬸母嫂與弟婦姪婦。如孀婦有願撫孤守業者。仍加恩恤。有不不安其室願改嫁者。許本宅兄弟于異姓中擇其願嫁者嫁之。（嬸母　叔母　嫂　兄婦）〇八月上親攻明大凌河城。克之。生擒監軍道張春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三十三員。上引見時。獨張春不跪。賜以御饌。春曰。我死志已決。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語非吾所創。乃古之定理也。我君父雖為臣下蒙蔽。不能知我。我必自盡臣子之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我已為爾

（張春不屈）

擒。性命肌膚不能自保。縱加萬刄。亦任爾意。惟我心在腔子裡。非爾所能奪。固求死而不食。至三日始食。不肯剃頭。後令居三官廟。〇上諭曰。昔我兵之棄灤州。遂至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通義理之故乎。今我兵圍大凌河。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棄之而去者。豈非讀書明道理為朝廷盡忠之故乎。爾等有不願教子讀書者。自行啓奏。若爾等如此。爾身亦可不得披甲出征。任意自適矣。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皆令讀書。又諭曰。滿洲蒙古漢人。土黙特喀喇沁巫覡星士等妄告

（嚴禁巫覡）

吉凶。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寔繫有徒。該官何以不加禁止。任其妄行。嗣後若不嚴行禁止。有被獲者。將此妄行之人必殺無赦。〇壬申六年。（明崇禎五年）正月上南面受朝賀。禮（上即位歷五年。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同南面坐受。自是年更定。上始南面獨坐。）〇二月定旂傘鼓樂諸儀仗。（凡近地往來。御前旗三對。傘二柄。校尉六人。大貝勒旗二對。傘一柄。校尉四人。諸貝勒等各旂一對。傘一柄。校尉二人。如遇朝期。諸貝勒不用旗傘。止許校尉隨從。若出郭門。乃用旂傘。違例者罰羊。）上至諸子避痘所。未具儀仗。禮部啓心郎祁充格以定罰羊例為言。大海榜式等聞之奏云。上昨幸諸子避痘所。因未具儀仗。禮部臣為言。臣聞之不敢不奏。上於是命以羊付禮部。因降諭曰。朕非忘具儀仗也。以往避痘所。故不用

（朕若廢法　誰復奉法）

耳。然不傳諭禮部貝勒。誠朕之過。朕若廢法。誰復奉法。〇四月上征察哈爾。次大兒湖。（大兒湖延袤約八十里。水鹹。不可飲。東西三河環流灌注。距瀋陽西一千二百里）察哈爾汗奔庫黒得勒酥地方。上至歸化城。定議征明。西至黃河。東至宣府。悉掠之。我兵進張家口。詣大同陽和宣府各官等處。講和。和成。七月上率大兵還。〇遊擊大海榜式卒。時年三十八。大海九歲讀漢書。通曉滿漢文義。自太祖以來。凡與明國及朝鮮往來書翰。皆出其手。其平日所譯漢書。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畧萬方全書。俱成帙。時方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及大乘經。未完而卒。初我國未深諳典故。諸事皆以意創行。大海始以滿語

（大海榜式卒）

譯歷代史書頒行國中人盡通曉惟我太祖天縱聰明因心肇造所行皆與古聖賢無異是以額爾德尼榜式大海榜式應運而生以佐一時文明之治云○八月上召王文奎孫應時江雲三人問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未審如何

江雲陳取明之策

江雲疏曰昔金主入汴梁執二帝兵力盛強勢如破竹莫有能當之者然猶不能掃清大亂于一時遂爾退歸非心不願力不足也撥厥本原由一統之謀未嘗預定耳今皇上與明國和好欲如兄弟相稱明必不從仍如先日封為龍虎將軍皇上亦必不允臣故思講和之難十居其七若果兩國講和乃明國之大幸也今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

議試之明若不識天時急忽和事則我兵入境攻取亦為有名明國官民亦無復有議我之非者是天以天下與皇上也宜速布信義任用賢人整兵一日入天下指日可得又何必專言和好耶上遂遣使赴明寧遠與駐守官議和

孔有德来歸

○癸酉七年明崇禎六年六月封孔有德為都元帥耿仲明為總兵官有德仲明皆遼東人山東登州巡撫調有德為參將仲明亦為參將後叛陷登州自稱都元帥攻取城堡山東皆亂明兵攻登州有德度不能支與耿仲明航海來奔我國○七月遣兵取明旅順口俘獲五千三百名○九月遣英俄爾岱宜孫賞書往朝鮮互市又于札爾達庫地方所獲朝鮮盜參二人并令携往先是英俄爾岱在朝鮮進人參言明國諸人論朝鮮王云何故與滿洲財物可以不發為辭即與之彼借兵擾國我亦相助滿洲之言有何可信彼同類之國恐喇哈達葉赫輝發先曾講和後竟伐之爾竟與之講和終蹈覆轍因此朝鮮借兵作國使國復書助兵四萬○上諭都元帥孔有德曰卿等以禮物饋遺諸貝勒大臣此乃明人陋習我國無此例也自今以後似此饋遺永行停止若仍事饋遺後必致亂○十一月遣兵往征朝鮮接壤虎爾哈部落○甲戌八年明崇禎七年正月勅外藩蒙古貝勒禁其陋習諭曰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他人者罰貝勒馬五十匹駝五隻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有夫之婦男婦俱論死取其妻子畜盡給原夫○黑龍江地方羌圖里喀爾千率六姓來朝○二月定喪祭焚衣殉葬例○四月諭曰朕聞

國家承天創業未有棄其國語反習他國之語者棄國語而效他國其國亦未有長久者也蒙古諸臣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今我國官名俱因漢文從其舊號朕雖未成大業亦不聽命他國凡我國官民及城邑名俱新易以滿語勿仍襲漢字舊名因定官名又改瀋陽為天眷盛京黑圖阿喇城為天眷興京○五月定官兵名色○上親征明大同并收察哈爾國上次納里特

雌雉飛入御營

河有雌雉飛墮御營內六月察哈爾國人來歸者甚衆七月大兵略宣府城東南克保安州八月大兵至大同上駐營于大同城南岡山明代主之母楊氏請和閏八月上班

師出尚方堡移營于上都舊城址察哈爾諸臣送其國福金來歸先是察哈爾國主林丹汗病殂于打草灘地方其子及國人皆欲來歸大貝勒善代及衆貝勒等會議奏納福金上固辭曰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當以與之代善等復力勸上納上因思先有雌雉飛入御帷之祥揆此不納恐違天意遂納之九月上還宮〇十月科爾沁國吳克善卓禮克圖台吉送其妹至上納之〇十二月察哈爾墨爾根喇嘛載護法嘛哈噶喇金身至初元世祖時帕斯八喇嘛用千金鑄佛像奉祀于五臺山後移于元裔察哈爾國祀之墨爾根喇嘛見天運已歸我國載佛來歸

劉幸誠條奏

〇牛彔章京劉幸誠條奏二事一曰立郊社以敬事天地今盛京門外設立堂子遇朔望車駕親詣行禮豈

不謂之敬天地耶然此但尋常之事非天子之禮尚不可謂之大敬也我皇上既為天地宗子當如中國之儀立天地壇凡出師祈年皇上當步行至壇禱祀命道士誦經每冬至日郊天用太牢夏至日祀地用小牢以始祖神位入壇配享道官贊禮我皇當九升九奏此敬天地之大道朝廷之要務也一曰勤政視朝以體恤民情我國設立六部分理民事逢五日十日各部上奏豈不勤政恤民但止憑部臣之言或隱蔽下情皇上不得盡知亦不可謂之體恤君者民之父母宜如中國立通政司大門外東側設鼓西側設鐘曉諭人民民有効忠者擊鼓三聲有告冤者撞鐘三聲通政司隨即奏聞凡遇朔望皇上御殿觀審詳明方知民情虛實此乃勤政恤民人君當行之要道也皇上誠能行此二者以得天意民心則治天下之大業始克成矣上覽疏畢曰欲朕視朝勤政此言誠是朕心初欲行之但以兵興未暇耳至于祭天地立宗廟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業彼時順天心以祭天地立宗廟可也〇乙亥九年明崇禎八年正月使大部索鎮科朝貢〇定宗室名號太祖庶子俱稱阿格六祖子孫俱稱覺羅稱某阿格某覺羅六祖子孫俱繫紅帶他人不許〇二月編審喀喇沁蒙古壯丁內外共十一固山每固山設額眞一員計內外喀喇沁蒙古共一萬六千九百三十

二名〇正紅旗牛彔章京許世昌奏言一曰先帝徽號宜上夫古帝王用謚號者所以昭祖宗勳業之隆盡子孫思慕之惆誠御典也先帝肇造邦家開闢疆宇從來罕覯之功歷代無前之烈所當亟顯揚以垂後世者乃寘天九年徽號之典杳然無聞今臣民止稱為先帝何以紹傳百世垂示萬年哉臣愚以為宜勅禮部速議徽號務符先帝之偉烈展皇上之至情一曰朝廷言路宜開自古帝王靡不于建元之始求直言極諫為先何也夫諫者所以宜上意達下情內而糾彈奸邪外而稽訪民隱深有裨于國家者也而我朝則未之設臣愚以為宜立中外都御史總其綱

設東西內臺御史司其職〇以貝勒多爾袞為元帥率兵
往收察哈爾林丹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〇三月命定嫁
娶制（凡官員諸貝勒等女子寡婦報各該管諸貝勒方准嫁若不報明而私嫁者罪之其小民女子寡婦聽閒
該管牛彔章京方准嫁凡女子十二歲以上始可嫁未及十二歲而嫁者罪之）〇黑龍江索倫部
落巴里達齊来貢〇遣兵征黑龍江虎爾哈部落降之〇
上納察哈爾大福金〇八月貝勒多爾袞等征察哈爾國

多爾袞獲歷代傳國玉璽

獲歷代傳國玉璽璽傳自元朝諸帝至順帝為明洪武帝
所敗遂棄都城攜璽逃至沙漠後崩于應昌府璽遂失越
二百餘年有牧羊于山岡下者見一山羊三日不食草但
以蹄蹈地牧者發之遂得此璽既而又歸于太元後裔博
碩圖汗後為察哈爾林丹汗所侵國破璽復歸于林丹汗
亦元裔也多爾袞等聞璽在察哈爾蘇泰太后所遂索之
既得視其文乃漢篆制誥之寶四字以二交龍為紐寔至
寶也諸貝勒皆喜甚曰皇上洪福故獲天賜遂收其寶携
降民而還〇璽（思此切天子諸侯印古者尊卑共之秦以後惟至尊稱璽禁邑獨用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
璽文九非璽也）〇上姊哈達公主以豪格貝勒不娶其女故怨
上大貝勒代善及其子薩哈廉貝勒陰邀哈達公主入大
宴之賂以財帛上聞之大怒遣人詰代善父子責讓之且
數其平生悖逆上乃閉大內門不令諸貝勒大臣入亦不
理國政上御內殿集諸貝勒大臣語曰避強凌弱是為小

人若朕不能教訓爾等何以理國政乎朕非自圖富貴而
厭薄兄弟也蓋欲纘承皇考遺業興隆國祚貽令名于後
世耳爾等悖亂如此朕將杜門而居爾等別舉一強力者
為君朕引分自守足矣諭畢遂入宮復閉朝門時召至諸

太宗自罪入宮閉朝門

臣聞諭無不欽服于是諸貝勒大臣定議至朝門外跪請
皇上臨朝親決萬機上許之乃出朝聽政於是諸貝勒大
臣以會議罪狀而奏革代善薩哈廉名號職任罪哈達公
主為民〇十二月誅哈達格格（哈達公主）及其子額必倫（哈達公主
夫莽古爾泰曾謀危社稷莽古爾泰暴死至是事覺被誅籍莽古爾泰家獲所造木牌印十六視其文皆曰金國皇帝之印）
〇成吉思汗後裔馬哈撒嘛塞臣汗等遣使朝貢〇
梅勒章京張存仁條奏十一事略曰若大兵一到北京彼
城危急必求講和以誘我兵皇上不可輕許必多割疆土
廣定金帛之數倘不如上意則或攻或困可得其城既得
之後彼明主走則不必追獲則不必殺姑留之俾各藩主
不敢相並惟皇上所欲為也俟天下一統人心大定然後
殺其君戮其主未為遲耳又曰各處原管之官不可更換
使其上俗民情舊規不改仍加以滿官正掌印而以原官
副之此元世祖之行也又曰我國官銜雖定然行止坐立
貴賤莫分恐異日大業既成貽笑新人不可不別其服色
殊其等威〇丙子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正月上命備陳諸祭

禮祀佛像

物。祀嘛哈噶喇佛。先是孟庫地方送嘛哈噶喇佛至。上命造銀塔一座重五百兩塗以金藏其骸骨于塔中置殿左側禮祀之。○阿魯喀爾喀部落初遣使來朝。○三月置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英俄爾岱馬福塔及內外諸貝勒使者自朝鮮至。先是內外諸貝勒大臣勸上進稱尊號。上曰。朝鮮乃兄弟之國。當遣使往朝鮮以此事聞之。遂命英俄爾岱賫書往朝鮮。諸貝勒以勸上稱尊號事具書遣使同往。請見北國王。竟不接見。與以諸貝勒書亦不納。改變常禮。詭令英俄爾岱等至彼議政府議事。又設兵晝夜防守。英俄爾岱等大疑之。即率諸使者于王京城中奪民馬匹。城中男女甚恐。英俄爾岱等奪馬突門而出。至途朝鮮國王遣人持報書追給。并奪之來獻。其一書有國運不幸誤與講和。十年之間谿壑之欲難塡。益肆憑陵。此先世所未有之慙愧也。今滿洲益強盛。欲僭稱大名。故意商議。忽然書至。我國君臣所不忍聞見。不討強弱存亡之形。以正理斷。不受彼書。勵色以却之。都內男女明知兵戈之禍在于眉睫。亦以決斷為上策。況八布政若聞主上之禍出于逼迫之時。亦必發怒盟誓死戰報讐。遠近貴賤無不同心之語。於是衆皆怒。欲興大兵殲滅朝鮮。○四月內外諸貝勒文武群臣上表請上稱尊號。上祭告天地。受寬溫

建國為大清

仁聖皇帝尊號。建國為大清。改元崇德。追尊始祖以下三世為王。上皇考太祖皇妣太后尊謚。封太祖功臣費英東為直義公。額亦都為弘毅公。配享大廟。大赦。定宮殿名。中宮為清寧宮。封諸兄弟為親王。封外藩蒙古諸貝勒及孔有德等為王。○薩哈廉貝勒薨。和碩兄禮親王代善第三子也。通曉滿漢蒙古文義。明達聰敏。掌理禮部事務。凡一切皇猷大有贊助。○國中訛言將以童子命鐵鑄鐘。民家各匿其子。閉戶不令出。內弘文院擧人恩國泰等聞之。謂豈有此例。或係作惡之人捏造謠言。因奏聞。上曰。朕未嘗有旨鑄鐘。縱鑄鐘有用童子之例。事屬不仁。朕豈法之乎。以後若有此等傳布訛言者。定行處死。○遣兵征明。克北京附城十二座。敗陣五十八。俘獲人畜十八萬。○八月遣官祭孔子。○十一月前遣衛寨桑等往蒙古喀爾喀部落馬哈撒嘛諦汗議和。至是偕其進貢使臣衛徵喇嘛等至。

冬至祀天于圜丘

親征朝鮮

○乙丑冬至。上率諸王貝勒及文武群臣齋戒三日。宰黑牛祀天于圜丘（冬至祀天自此為例）。○十二月上親征朝鮮。和碩豫親王多鐸等進圍王京。朝鮮國王奔南漢山城。上命譚泰等入王京城。收其財物牲畜。上直抵南漢城西。駐營圍困朝鮮王。○丁丑二年（明崇禎十年）正月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圍江華島城。克之。獲朝鮮王妃一。王子二。閣老一。侍郎一。朝

鮮國王李倧以漢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城既失妻子及
閣老尚書群臣被俘獲身復受困南漢且夕城陷八道人
民流離四散各道援兵皆被擊敗宗社將覆無計可免乃
朝鮮王降
不惜已命棄兵器朝服詣上前請降獻上明國所給勅印
上引見免罪盡還其妻子李倧及群臣各與其妻子相見
皆相抱慟哭曰稍緩數日我等皆為灰燼矣朝鮮自此定
歲貢額數上命英俄爾岱等送李倧妃及其第三子并群
臣妻子等入王京城惟留長子𣳢次子淏為質二月上至
盛京還宮 妃芳微切詩注疏云天子之妃惟稱后耳妃則次於后又太子之嫡室也又初學記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黃帝四妃虞舜二妃又王妻別名 𣳢烏光切 淏音

昊
○四月以固山貝子尼堪羅託博洛等二十餘員為議
政大臣○上諭諸王貝勒曰昔金熙宗完顏亮發太祖太
太宗立國之訓
宗衣冠儀度循漢人之俗遂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言語
迨至世宗始復舊制凡言語衣服及騎射之事時諭子孫
勤加學習如元王馬太郎遇漢人訟事則以漢語訊之有
女直人訟事則以女直語訊之其祖世宗聞之以其未忘
女直之言甚為嘉許今若不親弓矢而惟躭宴樂則田獵
行陣之事必致疎遠武備何由而得習乎蓋獵者演武之
事朕欲爾等時時不忘騎射勤練士卒故令出師田獵許
服便服其餘俱令遵照國初仍服朝衣諄諄訓諭者非為

朕躬起見及朕之身豈有習于漢俗之理正欲爾等識之
于心轉相告誡使後世遵守毋變棄祖宗之制以立國耳
○五月朝鮮國王李倧遣陪臣左議政李聖求等來進貢
謝恩內院諸臣撰擬宣諭朝鮮勅書上諭曰爾等撰文毋
得過為誇大當順理措詞朕素不樂聞誇大之言彼明國
身無德義徒自矜張究何益哉
之主自比于天輕視他人實甚身無德義徒自矜張究何
益哉嗣後撰擬切宜詳慎不可草率○上諭諸王群臣曰
頃日朝鮮之役行兵甚無紀律見利當前竟忘國憲朕向
爾等屢行申飭者非欲自取之也惟邀法黷貨為恨耳蓋
人生如寄
人生如寄何必過為營謀子孫賢則自能發達子孫愚則

雖積財遺之何益也要以勉力功名而為上耳○八月喀
爾喀部落馬哈撒嘛諦汗遣使朝貢○十月領滿洲蒙古
漢字廨 領廨始此 ○遣英俄爾岱等徃朝鮮仍封李倧為朝鮮
國王 賜王鈕金印誥命并黑狐外套一領貂帽一項黑狐皮貂皮彫鞍良馬等 ○十一月烏朱
穆秦部落濟農率貝勒三十人舉部來附○十二月遣兵
征卦爾察○蒿齊特部落來歸○戊寅三年 明崇禎十一年 二月
上親征查薩克圖汗 歸化城北阿魯喀爾喀部落 三月查薩克圖汗聞
皇上兵至大懼遂率兵遠遁四月上至盛京還宮○明總
兵沈志祥率石城島之衆來歸○五月命自盛京至遼河
修治大路兩傍濬濠中間增土高三尺寬十丈○六月定

蒙古衙門為理藩院（衙魚加切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一曰古者軍行有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治為衙衙門即政府也）○上諭禮部曰、凡有不遵定制變亂法度者、王貝勒貝子等議罰、官員幽繫三日、議罰庶民枷號八日責治釋之。若有效他國衣帽及束髮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國也。自今以後、有犯前束髮裹足者、俱加重罪。如奴僕舉首者、出戶。旁人告首者、有賞。仍治本管官罪。又諭侍臣曰、見賢不舉、見不善不退、緘口藏身、是豈大臣為國之道。但為身家圖富貴而已。夫見賢而不舉、見不善而緘默不言、則賢者何由而勸、不肖者何由而懲。若見賢人、雖仇敵亦喜而舉之。見不善、雖姻戚必懲而不宥。乃真竭力為國之大臣也。○更定八衙門官制。（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都察院為八衙門）○八月、寔勝寺成。先是上征察哈爾時、有墨爾根喇嘛載嘛哈噶喇佛至。上命工部於盛京城西建寺供之。至是告成、名蓮華淨土寔勝寺。上率內外王貝勒文武衆官往行禮設宴。○以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多羅貝勒岳託為揚武大將軍、兩路征明。左翼兵破山東郡縣、克城三十四座、敗陣十七、俘獲人口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右翼兵克城十九座、敗陣十六、俘獲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九月、朝鮮國王李倧遣內監白大珪等進獻侍女十名。○十月、上親征明、攻錦州城、賫勅諭明總兵

（頭注）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國也

（頭注）破山東

祖大壽而還。○己卯四年。（明崇禎十二年）正月、封沈志祥為續順公。○二月、上親征明、攻松山城、壕盡毀。城兵以秫稭木柴捍蔽。我兵竪梯將登、其捍蔽處甚堅。先登者為敵所擊、不能入。上命撤回。復我兵分三路穴地、以礮樂崩潰之、攻松山城、城遂不下。三月、車駕自松山還、至錦州西北駐營。○四月、揚武大將軍多羅貝勒岳託、輔國公馬瞻卒于軍。（岳託馬瞻俱親王代善子也）○車駕至盛京入宮。○和碩豫親王多鐸有罪、降為多羅貝勒。○七月、修書與明國通好、並附陣獲明德王上崇禎皇帝疏。○八月、遣兵征庫爾喀部落。○出御廐馬千匹賞賜諸王貝勒、又出官馬千六百匹分給牛彔中貧者。○遣和碩肅親王豪格等、率兵往略錦州寧遠等處。○十月、蘇尼特部落阿覇垓部落諸貝勒來歸。○遣察漢喇嘛等致書于圖白忒汗、求延致聖僧。○十一月、遣內院官察不害等往朝鮮、觀立碑。先是上征朝鮮、命免國王死、封王爵如舊。至是勒石于三田渡地方、傳之萬世。以其事奏聞、故遣官視之。○庚申五年。（明崇禎十三年）正月、喀爾喀部落丕薩克圖汗遣使朝貢。○遣朝鮮國質子李溰歸省其父李倧疾。○正白旗牛彔章京圖納私通本旗阿爾津牛彔下察丘妻、被獲、告于法司。訊之得寔。議男婦俱當死。奏聞。上以圖納有戰功、免死、鞭一百、貫耳鼻、革職。察丘妻處

（頭注）質子李溰省朝鮮

死以圖納妻與察丘并以圖納職與其弟薩木賽承襲○四月議宰牲筵宴數目○六月朝鮮國王世子李溰自本國來○七月赦死罪及有罪羈禁者命遣蒙古兵東征索倫部落○遣官率商人往長家口貿易往歸化城買馬○重修鳳凰城○十月重修盛京舍利佛塔○辛巳六年（明崇禎十四年）三月攻克錦州外城先是我兵更番圍困錦州城至是錦州蒙古為內應我兵遂入關取外城先是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等往圍錦州一次遣將士還家又離錦州約三十里駐營上聞之大怒降多爾袞為郡王罰銀一萬兩其餘將士罰銀有差上召內院諸臣入清寧宮令讀元史讀

太宗讀元史

至世祖忽必烈遣丞相伯顏往征宋國時值炎天恐行兵不利勅俟秋再舉伯顏弟奏云宋之據江海如窮獸之負嵎今已困彼旋復縱之則逸而逝矣遂起兵南征克取宋國之事遣官傳諭有罪王貝勒大臣等曰今汝等不近圍錦州也兵遠處任意畋獵急回家視彼為何如也朕非窮究爾等但以伯顏勸國之心令爾等知之耳眾皆無詞以對○五月索倫部落來歸○六月朝鮮國王李倧遣陪臣李侃等齎咨移禮部（咨言慶尚道咸陽郡守牒呈上年十月小水郡新溪書院下住民名禮年者作屋掘土得古人所埋純金思黃金非國土所產大是異事捕犯年元年供稱得一花罈發而視之有物不識黃赤色物大小二十四片內一片刻宜春大吉四字五罈上又刻一千年三字新漢書陁原係新羅古守遺兆小邦寡

德薄任不當私門而自寶謹歸之上國收貯禮部轉奏進獻施行）禮部以聞奏旨其刻字等鄙屬祥瑞朕豈必取王自受之即與朕受無異着原金賫回○八月上以明洪承疇等率兵十三萬來援錦州親統大軍往征之陣師於松山杏山之間諸王貝勒大臣共議圍敵之策上笑曰朕但恐敵人聞朕親師至彼將潛遁耳倘蒙天眷佑敵兵不逃朕破此敵如縱犬逐獸必令爾等易於進取不致勞苦也明總兵洪承疇吳三桂等大懼遂合謀議遁諸將遵奉上命衝突掩擊彌山徧野明兵赴海死者屍如鴈鶩不可勝計陸地各處斬殺敵兵五萬三千七百獲馬七千四百駱駝六十六其赴海而死及馬匹

太宗錦之捷

盔甲以數萬計上神謀奇畧破明兵十二萬我兵至誤傷八人厮卒二人餘無傷者是時被圍于松山者惟洪承疇邱民仰王之臣曹變蛟等不過萬餘吳三桂王朴白廣恩等各路潰竄○九月命諸將圍困錦州松山杏山上還盛京○十二月東方巴牙喇脫科洛努牙喇黑葉馬爾遜賴科爾佛科爾克宜克勒庫薩哈里八姓遣使來貢○壬午七年（明崇禎十五年）二月多羅肅郡王豪格等圍困松山明副將夏承德自城內密遣人來言爾兵可於我守禦之處乘夜竪梯登城我在內接應相約已定承德以其子夏舒為質我兵架雲梯俱登承德部卒搜敵兵殺之生擒洪承疇邱

民仰平之臣曹變蛟祖大樂等其兵道副將等官百餘員
兵三千六十名盡殺之○錦州總兵祖大壽率衆官出城
降城内兵約有七千祖大壽部下之人盡留養之其他悉
誅之○明國遣官講和○四月日出時上大下小二日並
出須臾大日之光散沒日色如故○石饗官兵至塔山城
列紅衣礮進攻城崩二十餘丈我兵由崩處先登遂獲其
城内三營官兵七千盡殲之又進攻杏山列紅衣礮擊毀
城垣城危急衆官遂乃開門來降○五月誅善友李國梁
等　諭禮部近有善友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寔係左道也
合群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在列名于籍

者三百餘人俱定死罪朕加寛宥止誅首十六人○明國
議和使臣兵部員外郎馬紹愉等至携諭兵部勅書一通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庫爾禪等疏言我兵力日
勝敵國日廣此一統之基業佇在目前不意屬我皇上者
已明明矣南朝處處盜起在在饑饉兵力竭而倉廩虚征
調不前勢如瓦解所恃者止有關外九城已破其四矣遼
之兵將已失十之八九矣倚賴之武職重託之文臣皆為
我擒矣明朝之君審天時度人事自知氣運破敗文臣不
敢出頭武職不敢擔當欲戰無術欲守無計我兵再舉彼
必南遷必矣既遷于南河北皆皇上有也南地非練兵之

地南人非備敵之人錦繡江山全屬皇上漢人此時心驚
膽戰如坐針氊自思不穩是以哀鳴乞憐求和請切臣等
料度如此皇上日月洞鑒自有遠策諒彼不能出範圍也
伏乞皇上首廣其地以窮彼國之勢廣其財以竭彼國之
力廣地以黄河為界上策也以山海為界中策也以寧遠
為界下策也廣財令彼納貢稱臣為上策令蒙古各家索
其舊額為中策止曰貿易為下策○六月遣明國使臣還

致書于明國皇帝

仍報書略曰大清國皇帝致書于明國皇帝向來所以構
兵者蓋因爾明國無故害我二祖又曰誠心和好則宿怨
盡釋彼此不必復言矣至于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

矣若爾使來予令面見予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
至壅蔽而和事可久矣若自視其尊大使臣不得面見情
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之憂矣夫豈拒其使臣
之進見遂足以示尊者耶又曰毎歲貴國饋黄金萬兩銀
百萬兩我國餽人參千斤貂皮千張又曰若不願和好再
勿遣使致書其億兆死亡之孽于予無與也○十月圖白
忒部落達賴喇嘛遣使至上親率諸王貝勒迎拜天行三
跪九叩頭禮畢乃命其使喇嘛宣讀達賴喇嘛及圖白忒
臧巴汗來書賜茶喇嘛等誦經一遍方飲仍大宴之○命
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統領官兵往征明國○聖躬違

和囚行祈禱凡重獄及械繫罪人俱令集大清門釋之○
十二月上偕后妃率王貝子文武諸臣獵於葉赫地方時
皇第九子甫五歲射麅一隻○癸未八年（明崇禎十六年）二月遣
兵征虎爾哈部之黑龍江○上感風疾和命自大辟及責
罰諸罪咸赦除之○更定六部處分條例○五月遣達賴
喇嘛使還報書略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致書于金剛
大士達賴喇嘛之前座今者因承喇嘛有拯濟一應衆生
之念而欲共興扶佛法乃遣使而來通書朕心甚為歡悅
茲特恭候安吉附奉金碗銀盆銀茶桶瑪瑙環水晶杯玉
杯玉壺鍍金甲玲瓏撒袋雕鞍金鑲玉帶鍍金銀帶玲瓏
刀錦緞特以緘佈○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征明毀邊
入關縱橫無敵直過北京連敗各路總兵參將等克兗州
順德河間三府州十八縣六十七共克八十八城歸順者
一州五縣獲袞州府魯王樂陵王信陽王東原王安丘王
滋陽王等六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約千人皆斬之共俘
人畜九十二萬三百至是班師奏聞捷音時明之百姓遭
三年飢饉而禾稼不登人皆相食或者食其草根樹皮餓
死者什之八九兼以流賊侵陵土寇劫掠皆離鄉井棄田
土而去蓁蕪徧野其城堡鄉村有居民若又為我兵所破
○八月上無疾坐南榻而崩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曰天

聰崇德壽五十有二上幼而聰睿秉性寬弘仁慈和惠不
殺而威善于養人各國新附之人未有不馴服者如薩哈
爾卦爾察瓦爾喀虎爾哈諸國素不習禮法亦貢獻稱臣
兵威所懾朝鮮平定每歲征明攻拔城邑所擒獲不可勝
計于是疆土日廓明國力屈討剿莫能相抗國運傾壞遣
使求和不十年間群方咸服國大兵強遂闢土地務農桑
廣漁獵國用滋豊民食充足是以德政合乎天意愛養慰
乎人情比屋蒙休而萬民樂業皇子福臨即位是為世祖
章皇帝

世祖章皇帝諱福臨太宗文皇帝第九子也母康和太皇
太后上生而神靈志並非常稍長聰明英睿六齡即嗜書
史和碩禮親王代善會集諸王貝勒文武群臣定議奉上
嗣位諸王貝勒公議以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
王多爾袞輔理國政○初國舅額駙阿布泰原在內大臣
列令出入大內及值國家有喪不入內庭私從和碩豫親
王多鐸遊諸王貝勒議政大臣等以阿布泰負主恩無人
臣禮議奪牛彔除國舅額駙名為民○多羅郡王阿達禮
固山貝子碩托坐擾政亂國伏誅○九月命和碩鄭親王
濟爾哈朗等征川寧遠攻拔中後所擒斬遊擊吳良弼等
二十餘員俘獲四千餘人遂克前屯衛拔中前所○多羅

譯遼金元三史

豫郡王多鐸謀奪大學士范文程妻事覺下諸王貝勒大臣鞫訊得狀罰銀一千兩並奪十五牛彔和碩肅親王坐知其事不發罰銀三千兩○十二月遣兵征黑龍江○罷諸貝勒等料理部院事務凡各部事務委之尚書焉○甲申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正月命甲喇章京沙爾虎達統官兵征瓦爾喀部落○遣使迎達賴喇嘛（先是厄魯特部落顧實汗奏言達賴喇嘛功德甚大應請至京師以為福祐生靈之計）○二月清明節祭太廟○三月議定攝政王及諸王貝勒等儀仗（凡行儀出兵攝政王儀仗前導奏樂而行其餘和碩親王多羅貝勒隨帶儀仗不前導或專領兵馬或鎮守城池儀仗前導奏樂而行）○三月譯遼金元三史成（太宗嘗命大學士希福等譯至是告成進覽）○四月攝政王多爾袞

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崇禎后自縊

吳三桂投順

往定中原勅曰朕年沖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用加殊禮錫以御用纛蓋等物及奉命大將軍印往定中原一切賞罰俱便宜從事王統大軍前進次翁後明總兵吳三桂遣使來言賊首李自成已陷北京崇禎帝后俱自經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從臨自永平返據山海關啟來投順我國為崇禎帝報仇因諭其使如果來歸即裂地封王仍令賫書去王抵山海關自成親率兵二十萬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陣大兵奮擊大敗賊兵追殺四十里進三桂爵為平西王攝政王統大兵與三

桂直擣北京矣○五月師至北京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攝政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內監故明鹵簿御輦陳皇城外啓王乘輦王乘輦入武英殿故明衆官皆拜伏呼萬歲王諭兵部曰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撫檄文到日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陞一級軍民免其遷徙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狐疑觀望之意宜酌地方遠近定為限期如過限不至顯屬抗拒定行問罪○徵故明大學士馮詮詮聞命即至王賜以所服衣帽並鞍馬銀幣○攝政王諭兵部曰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欲其薙頭以示標異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攝政王遣官祭故明諸帝○內外衙門印信俱鑄滿漢二項字樣○六月侍郎王鰲永啓南中情形言近聞南中已擁立福王（名由松福王常洵子神宗孫也）改元弘光以史可法為內閣封總兵劉澤清等分據各鎮○攝政王諭官民曰政貴有恆辭尚有體要勿得拘牽文義據拾浮詞但將時宜時務明切敷陳蓋語煩而支則難聽言簡而當則易行有益無益不在煩簡顧力行何如耳○九月遷都燕京車駕至京下自正陽門入宮○賊首李隆在山西我兵招撫之即將所據州縣兵二十七萬賫書來降偽總兵唐通被我兵擊敗後以破流賊

原籍米脂縣，發其親族，掘其墳墓。○更定樂章名。大學士馮銓等言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擬改用平字為始，平景平咸平壽平嘉平等從之。○十月上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即皇帝位○頒時憲曆。明崇禎二年西洋人湯若望修西洋曆法進呈，留在北京推測諸器遭賊燬，及攝政王至，湯若望別製進呈。本年八月朔日食，是日令官生同湯若望赴觀象臺測驗，其初虧食甚復圓時刻分秒及方位[illegible]，惟西洋新法一一脗合[illegible]○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孔胤植仍襲封衍聖公，炤原階兼太子孔胤植襲封太傅，顏紹緒曾聞達孟聞璽仍襲五經博士。○造碑紀攝政王多爾袞功績，封為皇叔父攝政王，賜冊寶，仍大宴諸王文武群臣，大赦。○流賊趙應元等詐降入青州，殺招撫侍郎王鰲永，據其城。貝勒章京何託等往援，擒斬應元，復

青州。○定諸王貝勒貝子公俸祿。攝政王銀三萬兩，輔政王一萬五千兩，親王一萬兩，郡王五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二百五十兩，鎮國公輔國公俱六百二十五兩○偽總兵定西伯唐通來降，加封為定西侯。○高密賊首張與偕稱總鎮大元帥，與其黨武印徐振管相周等及青州敗寇結連倡亂。總兵柯永盛擒斬之。○以中原平定，遣朝鮮國入質世子李淏歸國，並減其貢額。○出故明府庫中財物，給賞八旗滿洲蒙古烏真超哈將士及外藩蒙古官員。○登萊土寇秦尚行等乘青州之變，復聚衆為叛，欲結連劉澤清兵，扶楊威稱帝，勢甚猖獗，三百里人民俱遭蹂躪。巡撫陳錦遣兵征勦，尚行等被獲伏法，誘降楊威斬之。○十二

月，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統大兵征江南，自孟津渡黃河，沿河堡兵民俱望風歸附。○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統官兵征流寇，大兵既抵太原陜西漢中府，合郡紳士百姓俱奉書投降。○有劉姓者自稱明崇禎帝太子，內監楊玉送至故明周奎家，時崇禎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見掩面泣。奎跪獻酒食，既而疑其偽，具疏以聞，隨令內院傳故明貴妃袁氏及東宮官屬內監等辨視，皆不識，問以宮中舊事，亦不能對，袁妃等皆以為偽。惟花園內監常進節指揮李時蔭等執以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趙開心等言事關重大，宜加詳勘。因下法司，勘得假冒

狀。楊玉李時蔭等十五人皆棄市。○乙酉二年正月，順天府行鄉飲酒禮。○命房山縣祭金太祖世宗陵。○更孔子神牌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豫親王多鐸至陜州，擊破賊將張有曾，進逼潼關。賊渠李自成率援兵至，鑿重壕立堅壁，以截我師進路。于是舉紅衣砲攻之，我師相繼衝入，殺賊無算。我師渡潼關壕口，賊衆望風奔潰。守潼關偽兵山伯馬世堯投降。師入潼關，擒世堯斬之。師至西安，自成焚宮室，挈子女奔商州。遣兵追之不及，乃還。○三月遣官祭歷代帝王。共二十一帝及配享功臣。共四十一位○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言，上古帝王尊安天下，必以修德勸學為

首務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綜典籍勤於文學至今猶稱頌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統聰明天縱前代未有今滿書俱已熟習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盡備于六經一日之間天下文移殆以萬計必習漢文曉漢語始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伏祈擇滿漢詞臣朝夕進講則聖德日進而治化益光矣○四月給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香火地六十畝以旌其忠○纂修明史博選文行鴻儒充總裁纂修等官○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攻克揚州城斬史可法等福王率馬士英等潛遁我兵至南京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保國公朱國弼隆平候張拱日等候伯十七人駙馬齊贊元內閣大學士王鐸翰林陳正撰張居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及都督十六員副將五十員并城內官兵迎降其沿途歸降者與平伯高傑子高元炤都督李本深総兵胡茂禎李成棟等三十三員監軍道二員副將四十七員參將等八十六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六月南京既克福王潛遁太平官兵追之福王復走蕪湖我兵邀擊福王登舟欲渡江蠹章京圖賴截其去路敵兵皆隨水偽靖國公黃得功中流矢死偽總兵甲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并率一總兵部衆降○諭禮部曰向來剃頭之制不急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

修明史

取南京

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此事無俟朕言想臣民亦明之也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完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即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官各行究察驗剃若有復為此事瀆進表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隨滿洲無異該部即行傳諭京城內外并直隸各省府州縣文武衙門官吏師生一應軍民人等遵行○閏六月流賊李自成欲取南京親率兵二十萬水陸並進我兵躡其後追及於劉州等七處大破七次賊兵力窮入九公山自成携二十人為村民所困遂自縊死俘自成兩叔并妻妾又獲偽汝候劉宗閔等○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總督袁繼等率總兵十二員步兵十萬並大小舡隻四萬俱投降○浙西歸順故明潞王等諸王皆降○各壇及太廟讀祝停讀漢文止讀滿文○回回國天方國來貢○故明劉澤清率所部歸順○七月諭禮部曰官民既已剃髮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近見京城內外軍民仍著舊時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風之義爾部即行文順天府

李自成死

一道同風之義

革除貫穿耳鼻刑

五城御史曉示禁止○故明唐王僭立福建魯王竊據浙江○十二月江西總兵官金聲桓奏報閩中擁立唐藩遍加偽職督臣佟養和發兵三萬合臣馬步兵四路進勦擊敗偽閣部李永茂及福建之永寧王羅川王饒州之偽閣部黄道周袁州之偽總督何騰蛟等數十萬衆○丙戌三年正月逆寇賀珍孫守法等率賊兵七萬餘犯西安定西大將軍何洛會等内外夾擊殲滅殆盡○命和碩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官兵征泗川○廷試天下貢生張其才等一百十八人○二月尚書覺羅郎球等抵荊州直擣賊營大敗之獲賊舡千餘隻次日與奉國將軍巴布泰兩路追殺賊寇殆盡師進彝陵○李自成弟李孜同偽磁候田見秀等偽將三十九人詣軍降獲玉璽一顆个口無筭○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書成御製序文仍刊刻滿漢字頒行中外○四月革除貫穿耳鼻刑○五月以蘇尼特部落騰機思等各率所部叛奔于喀爾喀命豫親王多鐸為揚威大將軍率大兵征之四子部落温卜達等追勦叛去五台吉斬之○攝政王多爾袞以信符收貯大内每經調遣奏請不便遂貯王府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為不軌及行察果獲魯王荊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上魯番國遣使朝貢○浙閩總督張

江東底定

擒斬朱聿釗

福建平

存仁進勦太湖逆賊擒斬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等○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抵杭州賊兵營于錢塘江東岸遣兵擊之偽國公方國安盡棄戰艦携偽魯王朱彝垓遁保台州大兵追勦擒偽總兵武景和等斬獲甚衆江東底定○肅親王豪格等抵西安分兵撲滅慶陽延安等處諸寇賊首劉文炳等迎拒我師擊破之賊渠賀珍在漢中府一隻虎孫守法在興安州武大定高加礪等在徽州階州我兵進勦斬獲頗多諸賊奔竄○賜中式武舉郭士衛等二百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月禁民間私自買賣馬騾盔甲弓矢刀鎗火砲鳥鎗等物以杜盜源從户部尚書英俄爾岱請也○征南大將軍博洛既定全浙進師福建攻下建寧延平等府偽唐王朱聿釗遁走汀州遣阿濟格尼堪等率兵追襲直抵城下我軍奮擊擒斬聿釗及偽曲陽王朱盛渡等四王并偽官偽伯等撫定汀州宗室韓岱等撫定興化漳泉三府趙布泰等襲克福州前後連破賊兵二十餘陣降共偽總兵二十員副將四十一員參將七十二員馬步兵六萬八千餘名福建悉平○十二月肅親王豪格等進勦逆賊張獻忠于西充斬獻忠于陣遂令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頒賜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滿文金遼元三史并明洪武寶訓○

制策

丁亥四年。正月。河南巡撫吳景道以芝草産于嵩山表賀。得旨。政教修明。時和歲稔。乃為祥瑞。芝草何必稱奇。○興國州等處土寇悉平。（初陳友諒遺孽分為柯陶二姓。佑興國。皆右藩何騰蛟造明之胄為忠將。三百年。有柯抱沖者。與何騰蛟結連。自立為王。以陶與國州。殺武昌同知張夢白。鎮臣等進兵征勦。生擒抱沖等斬之。餘黨悉平。）○二月。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疏報。廣州府偽唐王朱聿釗弟聿鐭僭號紹武。署兩廣總督佟養甲。署提督李成棟帥師進勦。斬聿鐭并偽周王肅王益王遼王等七王。廣州悉平。○三月。殿試天下貢士李人龍等。制策略曰。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得人為急務。朕惟真才希覯。知人實難。如以言貌取人。慮有內外不符。妍媸互異者。如以薦舉進用。慮有朋黨援引。真贋混淆者。如以博學能文而遽信其存心行事。又每有下筆千言。侈談堯舜。而中藏奸佞。莅官污穢者。必如何而後真才可得與。近聞見任官員伯叔昆弟宗族人等。以及廢紳劣衿。大為民害。每每壓奪舊宅。佔攫貨財。凌暴良善。抗逋國課。有司畏懼而不問。小民飲恨而代償。以致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明季弊習。迨今猶存。必如何而後可痛革與。爾多士家修廷獻。正在今日。務各出己見。逐款獻策。勿用四六。不限長短。毋得預備套詞。拘泥舊式。重拂朕意。朕寤寐真才。不啻飢渴。多士宜深體悉。遵明切敷對。朕將親覽焉。（獻口錢。切猥文條目也。四六謂四字六字文法。）

太清律成

致祭行滿禮用滿文

親王多鐸輔政

（寤寐 詩大雅。寤寐求之。）○賜殿試貢士呂宮等三百名進士及第出身。○大清律成。命頒行中外。○禮部奏。太歲城隍及孔子關聖俱仍舊例。遣官致祭。但未定行滿禮。得旨。致祭著遣滿官。俱用滿官贊禮。祝詞用滿文。（城隍謂産土神。關聖若胸必道教之祖。）○四月。喀爾喀部落嘛哈薩馬弟汗等遣使請通好。○五月。琉球安南呂宋三國各遣使于明季進貢。留閩未還。大兵平閩。執送京師。命賜三國貢使衣帽緞布。仍各給勅諭。遣赴本國。招諭國王。（諭琉球國王勅曰。朕撫定中原。視天下為一家。念爾琉球自古以來。世世臣事中國。遣使朝貢。業有往例。今故遣人勅諭爾國。若能順天循理。可將故明所給封誥印勅。遣使齎送來京。朕亦照舊封錫。諭安南呂宋二國文同。）○七月。冊封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為輔政叔德豫親王。○湖北巡按曹叶卜疏報。叛逆王光代盤踞鄖陽。妄用永曆年號。僭稱鎮武伯。官兵進勦。提督孫定遼敗績。莫知所之。（永曆 明帝朱由郎年號。）○八月。佛朗西國人。仍照故明崇禎十三年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載貨下澳貿易。○十月。吏部言。計典三年一舉。乃舊例也。自今廣輿大勢。漸次盡入版圖。請以三載考績為定制。自順治五年。筭至七年。合天下之郡吏而大計之。庶大典畫一。易為遵守。報可。○十二月。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奏。大兵至長沙。破偽總兵楊國棟馬步賊七千。又圍祁陽。殺賊七千。又克寶慶。斬偽魯王世子偽總兵四十餘員。馬步賊三萬二千

湖南平

又聞偽永曆據武岡州。我兵進擊，斬偽監軍道等一百餘員，馬步賊一萬。偽安國公劉承廕領兵一萬八千餘，我兵又敗之。劉承廕降。又圍偽伯張憲孺于黔陽，斬賊七千餘，遂克其城。湖南悉平。○新定服制。○戊子五年。正月。定王公府第制。○二月。江西總兵金聲桓據南昌反，偽稱豫國公。王德仁偽稱建武侯。用偽隆武年號，攻陷郡邑。（隆武明帝朱聿鍵年號）○四月。定殯殮發引焚化例。（和碩親王以下殯于庭內，候遣墳成，發引期年焚化。多羅郡王貝勒殯于庭內，五月發引，七月焚化。官民等殯一月發引，三月焚化。）○五月。天津奸婦張氏假稱故明天啓后，同黨王禮等私製玉印令旗，謀為不軌。被獲伏誅。○烏思藏闡化王王舒光等遣使貢方物。（賜貢師鑽南以拉式號妙勝慧智灌頂國師）○八月。江西逆賊金聲桓等擁衆二十餘萬，直犯贛界，圍城三月。官兵誓死決戰，殺賊萬餘。遺孽堅壘奔竄。○東明土賊偽稱天正年號，糾衆數十萬，鬨附縣城。總兵魯國勇勒殺，賊衆潰散。○授投誠唐通、左夢庚、鄭芝龍等為一等精奇尼哈番。○諭禮部曰。欲滿漢官民輯和親睦，莫如聯姻。一事凡滿漢官民有欲聯姻者，皆從其願。定諸王及官民婚姻聘禮。（婚姻　古惟昏字。禮娶婦以昏時，取陽往陰來之義。後人加女作婚耳。說文壻家也，女之所因女因而親，父母因女而親，故曰姻。又白虎通，婦人因人而成，曰姻。禮昏義注，壻曰昏，妻曰姻，以昏時而來，女則因之而去。）○十月。祀天，奉太祖配享。追尊四祖考妣為帝后。大赦天下。○加皇叔父攝政王

行保擧連坐之法

江西平

為皇父攝政王。○和碩禮親王代善薨。（王太祖第二子也）○十二月。太同總兵官姜瓖叛。○己丑六年。正月。行保擧連坐之法。（如督撫總兵員缺，令吏兵二部滿漢堂官詳加評訪，自書姓名保擧，再與吏部大臣議論相合，方行題用。倘後有功效，保擧者受賞，若大貪債事，保擧者受其昧之罪。得人者陞賞，誤擧者連坐。）○平復江西叛賊金聲桓中矢投水死。○三月。攝政王多爾袞率師征大同，以輔政德豫親王多鐸出塞旋師。○輔政德豫親王多鐸薨。（王太祖第十五子也）○固山額眞譚泰等督兵進勦逆賊李成棟，溺水死。江西悉平。○四月。賜殿試貢士劉子壯等三百九十五名進士及第出身。○五月。改封恭順王孔有德為定南王，率兵二萬往勦江西，挈家駐防。○封張眞人五十二代孫應京為正一嗣教大眞人，賜敕印。○八月。生擒何騰蛟、扯胤熙等。○遣官往祭故朝鮮國王李倧。（賜諡莊穆）冊封世子李淏為朝鮮國王。○九月。平西大將軍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等往征大同偽總兵楊振威等，斬姜瓖并其兄姜琳等首級來獻。○鄂爾多斯部落額麟臣等擧國來降。封為多羅郡王。○十二月。𤞑[illegible]丁國棟等盤踞肅城。總兵張勇等攻之，擒國棟等，斬首五千餘級。肅州平。○庚寅。七年。正月。太計天下官員。僉事謝永復等八百一十六員，各革職降調致仕有差。○五月。攝政王率諸王大臣親迎朝鮮國送來福金于連山。是日成婚。（先是攝政王遣官選女子于朝鮮國，至是）

攝政王多爾袞薨

送状○九月逆渠鄭成功犯潮洲總兵王邦俊大破賊衆成功遁入海○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袞薨追尊為懋徳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王出獵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辛卯八年正月上親政大赦天下○定南王孔有徳攻克廣西省城底定桂平二府擒斬偽靖江王并偽世子將軍中尉閣部總兵文武等官四百七十三員招撫二百四十七員○江西進額造龍碗得旨朕方思節用與民休息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造此何益

奪多爾袞追封

以後永為停止○二月奪睿王多爾袞追封撤廟號王私製御用服飾等件欲率兩固山駐永平謀簒大位蘇克薩

哈等首告質訊得實籍其所屬家産人口其養子多爾博女東莪給信王奪睿王及其母妻追封撤廟享○閏二月湖南賊首小萬斗率偽總兵以下八十餘員兵五千餘投誠○監察御史匡蘭兆言朝祭宜復用衮冕得旨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愛民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三

復設諸王于各部院

月復設諸王于各部院上曰我太宗皇帝曾設諸王于部院朕欲率由舊典思之在諸王雖甚勞苦然誠各在其職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國家而致昇平莫此為要○湖南土司各獻元明兩朝印式來歸授以原官頒發新印○禮部請定享廟禮樂言樂舞生向定五百七十名今缺一

百三十六名即宜補足從之○遣官祭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及歴代帝王陵寢並祀先師孔子于闕里○六月定諸王以下及官民婦女道途相遇及過門例○定諸陵壇廟祀典○定八旗科舉例○九月賜琉球國王勅諭○賜平西王呉三桂金冊金印○鄭成功誘接杜永和率衆而南舟次平海衛是時我將馬得功偵兩島（廈門金門）無守備攻廈門陷之鄭鴻逵棄揭陽回島攻圍得功得功欲退不得謂鴻逵曰公等眷皆在安平（即廈門也）脱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逵患之乃逸得功成功至自平海得功去兩日矣成功大悔恨按失律罪殺鄭芝莞芝完成功從叔守島者也諸

將慴懾兵勢復振鴻逵泊白沙築寨以居成功攻南溪敗之是月又攻克漳浦及海澄守將楊世徳陳堯策等皆降○壬辰九年正月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録○二月鄭成功攻長泰副將王進與成功部將甘輝遇于北溪二人俱雄健聞于軍久念決雌雄延奮檛傳矢以兩馬相當輝挑進則隱之進彀輝亦落之自巳向午縱横跌宕既而兩家兵至于是延解進入長泰輝日夜攻克之進與數十騎出走郡城漳浦屬邑俱下成功進圍郡城不下我兵往援成功乃解圍去收兵保海澄（檛馬鞭也傳矢傳聽著也矢著弓也檛知鴆切慄也慄捶也急將衣衿撻也彀音姤弓滿引也）○三月定官員封贈之例○罷諸王貝勒貝

孔有德自縊

子管理部務。〇四月，定南王孔有德平思南慶横等二十二府州縣。〇定諸王以下文武官員輿馬服飾制。〇設立宗人府衙門。〇六月，山東道御史蘇銑言，朝廷會議，皆大利大害所關，將載之史册，傳之後世，何得各執成見，附和雷同，正書題而無可否。請勅諸臣，以後凡會議列名者，俱詳明所議，詳審具題。有能破積聚建議論者，即係眞才。心持兩端，前後遊移者，即係溺職，治以不忠之罪。報可。〇逆賊孫可望陷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縊。〇浙閩總督陳錦，領官兵，征海寇鄭成功，至漳州灌口，為家丁刺死。〇七月，平西王呉三桂，遣官兵，攻拔重慶府，進圍成都，偽撫南

釋奠孔子視學

王劉文秀，舉城降。〇天全六番烏思藏寧戎等土司，各繳前朝勅印，歸順。〇私自為僧道尼僧及僧道尼僧，假裝喇嘛，往來者定行治罪。不許婦女私自叩拜喇嘛寺廟庵觀。如違，治罪（婦女必隨本身丈夫同行）。〇上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視學。〇十月，平南王尚可喜恢復海南，偽西平王朱聿鐭縛賊渠李明忠來降，即斬明忠以殉。〇十一月，上召六部諸臣諭之曰，人言各部咸通賄賂，朕固知爾等大臣不然，然曹屬貪汚，亦爾等姑息瞻狥，不肯舉發之故。爾等若果善善惡惡，正以繩之，則下何敢貪汚。爾諸臣僉宜体國厚恩，堅持忠潔，以愛養斯民。民安斯國治，國治斯君臣同樂矣。若

達賴喇嘛至

旌表孝子節婦等

此之不思，仍蹈前轍，朕不分有功無功，盡寘重典。〇十二月，達賴喇嘛至，謁上于南苑，賜宴。〇厄魯得部落顧寔汗表貢方物，兼請達賴喇嘛歸國。〇癸巳十年二月，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〇達賴喇嘛辭歸，命和碩承澤親王碩色俱固山貝子二人，率八旗官兵，送至代噶地方。〇上諭禮部曰，一代官服，自有一代之制。本朝定制久已頒行，近見漢官人等冠服體式，袖口寬長，多不遵制。然滿洲冠服，豈難倣效，以後務照滿式，不許異同。如仍有參差不入式者，以違制究罪。〇旌表孝子節婦烈婦貞女烈女等一百人。各給銀建坊。〇三月，賜太常寺卿管欽天監事湯若望號

造文華殿

通懸教師，加俸一倍，賜之勅諭。〇詔舉先農先醫及司牲神，祀典。〇遣官賷送，封達賴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〇五月，諭內三院曰，朕惟修己治人，大經大法，備載經史，欲與翰林諸臣明其義理。但內院非經筵日講之地，著工部即將文華殿作速起造。〇我兵攻鄭成功于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督衆堵禦，左右死者層積。成功與部將飲敵樓，矢礮雨下，指揮自若，大呼曰，天尚贊我，無落吾事。須臾下，息礮碎其座。一夕忽空砲遞發。成功曰，賊將臨城，勅兵持斧以待我兵渡濠入郛，大呼登城，衆寇舉斧砍之，我兵死傷塡濠。大

敗甯遁。澂守益堅〔雉堞城上女墻也。敵樓望敵之樓也。砍音坎撃也〕○封鄭芝龍
為同安侯。子成功為海澂公。弟鴻逵為奉化伯。芝豹為左
都督。○陞大學士洪承疇太保。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
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粮餉。○閏六月。琉球國中
山王世子尚質遣使表貢方物。兼繳故明勅印。○八月。和
碩公主下嫁平西王呉三桂子應熊〔公主太宗第十四女也〕○十月。
遣官諭祭明末殉難諸臣范景文等一十六人。各予謚。○
北京設號砲
十一月。勅諭海澂公鄭成功。○北京白塔山及
九門各設炮五座。遇有警急。白塔鳴炮。則九門俱應之。各
旗聞炮聲。皆披甲。御前入直者。仍留直所。左翼於紫禁城

東華門。右翼於西華門外聚集。○甲午十一年。二月。祀先
農。行耤田禮〔祝文曰。維神肇興農事。利賴萬年。茲當東作。躬耕耤田。願錫大有。物阜民安。謹以牲帛醴
寧完我劾陳明夏
酒之儀。用申祭告〕○三月。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寧完我劾大學
士陳名夏。疏畧曰。陳名夏性生奸回。習成矯詐。痛恨我國
削髪。鄙陋我國衣冠。蠱惑明紳。號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
藏禍心而倡亂。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謂臣曰。要天下太
平。只依我一兩件事。就太平了。臣問何事。名夏云。只是留
了頭髪。復了衣冠。天下就太平了。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
平。不專在剃頭不剃頭。只在法度嚴明。使官吏有廉恥。郷
紳不害人。兵馬衆强。民心悦服。天下方可太平。名夏曰。此

言雖然。只留頭髪。復衣冠。是第一要緊事。臣思我國臣民
之衆。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得明朝天下者。以使服騎
射。士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寛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
我國也。臣與名夏觸事辨論。不止千萬言。已灼見其隱衷
矣。得旨著處絞。妻子家産免分散為奴。○四月。江西偽都
督曹志攀。偽總兵汪文生。江南海賊偽將徐可進朱元等
降。○五月。端陽節。上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舟遊西苑
謂諸臣曰。此舟已壞。令修之。則煥然一新。大學士馮銓對
曰。凡政事亦皆如此。皇上一加修治。自然更新矣。上頷之。
至北橋登岸。幸南臺。賜諸臣饌。上曰。朕甚憫牛有力耕之

勞。故不忍食其肉。大學士金之俊奏曰。皇上恤牛之勞。且
然。況海內百姓乎。上與諸臣歡宴。至暮乃還宮。○六月。詔
為定南王孔有德造墳立碑。○陝西西安延安平涼慶陽
鞏昌漢中府地震。傾倒城垣廬舍。壓死兵民三萬一千餘
人。及牛馬牲畜無算。○上諭曰。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
我滿洲舊制。今思既習滿書。即可將翻譯各漢書觀玩。其
宗室子弟停習漢書
宗室子弟。著永停止其習漢書。○七月。遣兵科副理事官
封琉球國王世子為中山王
張學禮等。賫勅印。封琉球國王世子尚質為中山王。○諭
海澂公鄭成功。○八月。故明樂安王朱議㴾及
僧文秀。道士張應和等謀反。事覺伏誅。○十月。大學士寧

完我進故明洪武太誥三州命內院諸臣翻譯進覽○立定南武莊王孔有德祠春秋致祭○平南王尚可喜等奏報逆賊李定國猝陷高明復圍新會賊勢張熾兵力不支請速發禁旅以靖疆圉○上以地震屢聞水旱頻仍民生未遂省躬自責命今後不得稱聖詔赦天下○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鄭成功屢經寬宥遣官招撫並無剃髮投誠之意且寄伊父芝龍家書辭語誇張肆無忌憚不降之心已決請勅該督撫鎮整頓兵馬固守城池勿令逆衆登岸騷擾生民遇有乘間上岸者即時發兵撲勦從之○逆賊李定國圍犯新會尚可喜進勦敗之定國遁去○海逆鄭

成功襲破漳郡連陷各邑復圍泉州警連興化福建巡撫佟國器奏報夫海賊與陸地不同揚帆所至隨處可犯賊衆億萬攻圍孤城單弱可虞請迅發滿洲大兵蕩勦并調發潮州水師直抵廈門首尾夾擊庶海氛可靖矣○遣兵往黑龍江征老察○乙未十二年正月諭吏部略曰人君圖治當虛己以求言臣子效忠必有猷而入告七品以上滿漢官員凡職掌之內向來積弊所在見今整頓之方詳切敷陳以資採用知其病即備其藥言其害即舉其利務要各抒所見毋得浮泛空言雷同塞責負朕求言至意○諭大學士額色黑修順治大訓○喀爾喀部落畢席勒爾

修順治大訓

圖汗等上表引搶掠巴林部落罪來請和好○二月逆賊李定國自新會敗逃梅勒章京畢力兒等追擊勦殺甚多定國遁南寧府粵東高雷廉等三府十八縣及粵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上諭禮部曰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為眞儒達用則為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學乃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須留心

諭大小各官學問

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日益佐朕右文之治○四月直隸眞定爽城等七縣雨雹傷麥擊死人畜甚多○諭禮部曰朕惟人臣事君勿欺為本近來進呈登科錄及鄉會殿試等卷率多隱年歲以老為壯以壯為少甚至染剃鬚髮飾貌美觀國家開科取士本求賢良如此經行賢良何在進身之始恣為虛偽恬無羞恥將來行事可知朝廷用人量材授任何論年齒家世等項以後務要據寔供寫其餘陋風悉行改正○諭內三院纂修太祖太宗聖訓○六月偽南安王劉文秀率賊衆六萬舡千餘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壽縣章京蘇克蘇哈邀擊焚獲舡隻甚多文秀遁走

人臣事君勿欺為本

立内十三衙門鐵牌

貴州。〇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門鐵牌勒諭曰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爲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爲鑒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内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陵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〇九月頒賜異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製資政要覽範行恒言勸善要言儆心錄各一部〇十月上

修通鑑全書

郭一鶚條上五事

荷蘭國朝貢

親試武舉人騎射〇頒行大清滿字律〇丙申十三年正月諭内三院修通鑑全書又諭纂孝經衍義〇四月僞永安王朱華壥及僞總兵知府土司共一百五十餘員投誠〇官兵破賊渠姚黄于尋陽招撫僞官五十二員兵民一萬一千三百餘名俘獲人畜無算〇吏科都給事中郭一鶚以圖治貴務實政條上五事一曰勤于講學爲行政之大本一曰進退人才爲國家之首務一曰開源節流爲生財之大道一曰崇尚節儉爲帝王之美德一曰安撫流移爲目前之急務〇荷蘭國壘投爲也遣使賚表朝貢併請定貢道以便出入〇湖廣土司田吉麟以所部兵二萬投

太廟牌扁止書滿字

誠〇七月僞都督黄梧副將蘇明鄭純等同謀斬僞總兵華棟等獻海澄縣投誠〇八月遣官賚勅慰諭蒙古諸部落王貝勒〇九月寧海大將軍固山額眞宜爾德等率師攻寧波陣斬賊渠僞總制陣六御僞英義伯阮思等擒獲甚多〇十月平西王呉三桂等疏報四川開縣僞巡撫劉希明等投誠〇十一月烏斯藏闡化王遣國師堅錯那卜等貢方物〇十二月命太廟牌扁停書蒙古字止書滿字〇丁酉十四年正月官兵進勦福州府泉州府惠安縣等處逆賊咸斬之〇二月故明楚藩崇陽王朱蘊鈐等投誠〇命每固山出子弟四員送于理藩院學習土白特書法

扭鐐鄭芝龍兄弟

〇東彝託科羅氏南去等來朝進貢花黒狐皮〇上諭立三官廟碑于盛京之城内（三官　攷之道書所三官之神乃有天地水府之別）〇三月奉太祖太宗配享方澤赦天下〇詔直省學臣購求遺書〇復至聖先師孔子神位舊稱（從科臣張文光請也）〇定水戰跳舩陞賞例〇六月立金太祖世宗陵碑〇八月先是兵部言將鄭芝龍并伊弟芝豹等俱就寧古塔正法至是擬寧古塔地方近江海禁後恐有疎虞應各用鐵鍊三條手足扭鐐令兵丁嚴加看守（扭鐐　扭桎梏也鐐俗作鐐）〇上初御經筵〇十月修文廟諭工部爾部錢糧匱乏所需工科未能措辦朕發内帑銀三萬特加修葺諸王大臣及在京滿漢官員願

旌表孝子張奮志章于國

捐貲者許令協助○十一月偽秦王孫可望投誠遣使封為義王○戊戌十五年上以皇太后聖體康豫頒詔大赦天下○命多羅信郡王多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統領官兵進取雲南○六安州之民張奮志父愈明李時任四川布政使司理問廳因父死于蜀中經兵燹後而音問遂隔絕奮志乃誓死覓父隻身跋涉往還兩次亦不避虎狼于白骨堆裡刺血滴骨而識認遂負父骸而歸又太湖縣貢生章于國賊陷城母乃溺死而城之南積屍如山遍覓不能獲因環塘號泣母僵屍立水中忽作躍狀遂赴水負屍而出江寧巡撫奏請照例旌表○二月立興顯佑宮碑○

羅刹

五月總督張懸錫縊死至義德府迎義王孫可望迎接失儀為學士麻勒吉詰責一時惶悚無地遂引佩刀自決○海澄縣遊擊劉進忠等叛降海逆城遂陷○羅託等進克復湖南沅靖等處遂取貴州省城及平越鎮遠等府○卓布泰報大兵已抵貴州所過南丹州那地州撫寧州各土司及獨山州官民俱就撫○六月吳三桂奏臣等自重慶進發逆酋李定國劉文秀等由水路遁入雲南臣等收復遵義府並所屬州縣隨抵貴州克開州城○鄭逆犯溫州府陷平陽瑞安○七月改定滿漢官名○鎮守寧古塔都統沙爾虎達等報擊敗羅刹兵獲人口甲仗羅刹俄羅斯東部之名在外興安嶺北○己亥十六年正月安遠大將軍多尼征西大將軍吳三桂征南將軍卓布泰會師雲南省城多尼兵至安莊斬其偽將賊焚鐵鎖橋遁去我軍作浮橋而渡至松嶺衛偽鞏昌王白文選率兵拒戰我兵擊大敗之遂進抵雲南三桂兵至七星關文選屯兵守險乃從水苗猓玀間道度關以襲其後賊聞風遁去遂直趨烏撒卓布泰斬偽伯李成爵于涼瑞津敗李定國于雙河口追擊四十里乃從普安州間道入雲南三路大師俱入省城定國文選與永曆奔永昌○三月立明崇禎帝碑太學士金之俊撰文○四月多尼吳三桂等奏臣等遣兵勦白文選于玉龍關追

永曆奔永昌

擊敗之遂克永昌府永曆及定國竄騰越我兵渡潞江定國伏兵磨盤山我兵衝擊斬偽伯竇名望遂克騰越進至孟坑賊挾三宣六慰諸土司遁去○吳三桂奏偽慶陽王馮雙禮遁走四川偽德安侯狄三品執之以獻○偽伯朱養恩等以嘉定州降○四月喀爾喀部落畢席勒爾圖汗等遣使進貢遣官賚勅獎諭仍厚加恩賜○五月巡撫趙廷臣疏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為夥而銅苗九股為悍其次曰犵狫曰佯獷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峒人曰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猓猓為夥而黑猓猓為悍其次曰仲家曰宋家

鄭成功犯江寧

曰蔡家曰龍家曰白倮皆黔西苗屬也雖種類不同要皆專事鬪殺父子兄弟群處强凌衆暴絕無禮義仁讓之教其由來舊矣故取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虞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寛之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明知禮義之為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六月海寇陷鎮江府○七月故明發宗朱義盛謀反并其黨舒英等俱伏誅○八月總督郎廷佐奏海寇鄭成功大舉犯江寧官兵出勦大敗之擒總督甘輝總統余新等并偽總兵等官焚賊船五百餘隻賊順流

上閱明諸帝陵

文廟成

遁官兵水陸追之鎮江瓜州悉恢復○四川順撫高明膽奏統兵進取成都川西底定○九月遣官諭祭故朝鮮國王李淏冊封世子李淵為朝鮮國王○十一月上閱明諸帝陵諭工部盡行修葺見存樹木永禁樵採添設陵戶○庚子十七年正月各衙門大小官員私相交結慶賀陞遷餽送盃幣及無端設宴獻酬假館陳樂長夜酣飲科道官即行指實糾參從重治罪如科道官徇情容隱不行糾察一併治罪○上以文廟告成躬祭先師孔子○諭兵部武科取士以後試馬步箭論策著為例行其開弓舞刀掇石俱不必試○三月李國英報官兵進勦下川東賊寇生擒

倭洛斯進貢

偽總兵譚詣陳軌陳貴策高鳴鶴等餘黨悉平○四月定南王下殉難婦女二百二十七口每口給銀二十兩聽其自行建坊無父母兄弟子姪者官立一碑于通衢○定親王以下盔纓之制○平西王吳三桂陳進取緬甸疏（時李定國等挾偽永曆遁入緬甸）○五月倭洛斯部落察罕汗復遣使進貢先是于順治十二年遣使問安貢方物因其始行貢禮賚而遣之并賜勅命每歲入貢後于十三年又有使至雖具表但以其國禮立而授表不跪拜却其貢物遣還察罕汗復遣使賚表進貢途經三歲至是始至表內不遵正朔稱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自稱大汗語多不遜諸王群臣議宜

逐其使仍却貢物得旨外邦從化宜加涵容仍察收貢物量加恩賞但不必遣使報書函衙門可即以褒文矜誇不遜不令陛見之故諭其使而遣之（倭洛斯一作阿羅思一作俄羅斯一作鄂羅斯一作魯西亞元太祖始滅之并滅其北之欽察國南之阿速國合為一國以封其長子朮赤其地皆在蔥嶺西北是時阿羅思為族逃于北海討由之地臣服于元及元亡後阿羅思族姓自立為汗其國寖强盡驅元裔蒙古出境恢復舊境）○八月掌翰林院事學士祈庫納疏陳八事其一會議之實宜核過來會議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緘嘿以從衆者有觀望大臣不肯輕言者不幾有悖會議之意乎以後凡會議宜各抒所見具疏奏請以聽宸斷事定之後因其事之利弊以觀其言之熟與不熟用昭勸懲而後可收

安南國投誠

會議之實效○寧古塔總管巴海等報臣等率兵至薩哈連采阿喇兩江合處老搶賊衆在費牙喀國西界領兵前進至使狗地方伏兵舡于兩岸有賊艘奄至伏發賊即回遁我兵追襲有斬獲招撫費牙哈國部落一百二十餘户（薩哈連黑龍江上流之名老搶及費牙哈國俱在薩哈連江之上流）○命都統宗室羅託征勦海寇鄭成功○八月遣内大臣公愛星阿領官兵進征逆賊李定國○九月安南國王黎維禑奏表投誠附貢方物○平南王尚可喜報偽將軍鄧耀入踞海康官兵水陸夾擊斬獲甚多耀遁走交趾偽黨梁信等就撫（交趾古之越裳國今之安南國也）○十月新降費牙喀部落頭自柴邦阿奴使狗部落頭自巴哈禪等初進貢黑狐貂皮○辛丑十八年正月。上大漸遣内大臣傳諭京城内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上崩于養心殿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曰順治壽二十四上沖齡踐祚纘承丕緒惟時明運已終上應天順人定鼎燕京為天下生民主未踰旬月齊晉秦豫傳檄歸降由是平江淮定楚蜀下浙閩王師所向士女爭迎兩粵滇黔以次底定上篤好儒術舉行經筵日講御製資政要覽内則衍義編輯祖宗聖訓孝經衍義諸書制度文章史不勝紀德化並隆以致聲教所通靡遠弗屆皆梯山航海重譯來朝稱臣闕下自古興王之跡未有

若斯之隆備者也皇子玄燁即位是為聖祖仁皇帝

續十八史略讀本卷之四　終

續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伊豫　宮脇通赫　編次

清下

康熙帝

聖祖仁皇帝諱玄曄。世祖第三子。母皇后佟氏也。上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讀書十行俱下。畧不遺忘。自五歲後。好學不倦。世祖大漸。立為皇太子。遺詔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佐。保翊沖主。贊理政務。

鄭芝龍族誅

○鄭芝龍并其子鄭世恩鄭世蔭等照謀叛例族誅。

吳三桂征緬

○壬寅康熙元年。二月。吳三桂奏。于十八年十二月。進兵征緬。會師木邦。偽晉王李定國奔景線。偽鞏昌王白文選逃據錫波江。官兵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官兵追及。文選降。三桂愛星阿自趨緬城。緬酋莽應時執偽永曆朱由榔。獻軍前。殺偽華亭侯王維恭等一百餘人。

吳三桂執明帝由榔

吳三桂等班師。○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偽右泉王朱聿鍩。恢復兩郡。○五月。濟席哈平山東賊。○總兵許龍擒海寇鄭成功之弟鄭成賜于廈門。○六月。耿繼茂報。海寇鄭成功因其子鄭錦為各偽鎮擁立。忿怒發狂。于五月初八日。齩指身死。○十月。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凱旋。○雲撫袁懋功報。偽晉王李定國逃奔景線。染病身死。○十二月。授偽鞏昌王白文選為承恩公。○諭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

俱照雲南例。著平西王管理。

天鼓鳴

○癸卯二年。二月。京師天鼓鳴。隨隕星十二。次朝拾視。熱如熾炭。○川賊偽岐侯賀珍偽富寧伯賀道寧等納款。○四月。遼陽起黑風一股。從南向東吹倒民房四百三十餘間。壓死男婦五百餘口。○八月。以流賊餘孽郝搖旂劉體純李來亨等竄伏鄖襄山中。命都統穆里瑪率大兵征勦。○十月。川督李國英報。巨寇劉二虎李來亨郝搖旂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寶馬騰雲七家。出犯平山。乞發大兵勦滅。

克廈門

○十二月。耿繼茂李率泰奏。十月。臣等統兵渡海。攻克廈門。賊衆驚潰。登州提督施琅會荷蘭國夾板船。邀擊之。斬千餘級。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周全斌等遁。○李國英杜敏等。進勦蜀中。賊劉二虎勢窮自縊。郝搖旂袁宗第夜遁。杜敏等追擊大敗。拎郝搖旂袁宗第。並偽晉王朱宗蒗等。（拎音拳。與擒同）○甲辰三年。二月。耿繼茂疏。官兵攻克長腰東蚶二島。偽兵部阮春雷。逆渠張煌言。僅以身免。○西山巨逆馬騰雲党守素塔天寶歸誠。○三月。耿繼茂與都督李率泰。提督王進功等。領兵先後至八尺門。偽將軍翁求多率兵民降。渡海進拔銅山。降偽侯黃廷偽都督金寬等。鄭錦遁走台灣。○八月。浙督趙廷臣疏。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抗不就撫。借名歸隱。徜徉海外。臣密令守備徐元張扮成僧民。獲活口林生

擒逆渠張煌言

陳滿等知煌言現在懸山花嶴。即駕所獲賊艘。乘夜進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李來亨擁衆茅麓山。最為峻險。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等。率禁旅。與三省兵合勦。晝夜環攻。李來亨窮迫自縊。舉火焚巢。餘党蕩平。○十一月。吳三桂與總兵劉之復・李世輝等。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分兵扼太方。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太方之六歸河會勦。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水西土司安坤。檄中誤書六歸為陸廣。

檄中誤書受困

于是水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安坤悉衆邀戰。三桂糧盡援隔。受困兩月。適本深擒賊諜。訊知其狀。即整兵赴援。圍乃解。大破賊於波羅箐。追擊至法地屯。擒土司安坤（滇在雲南之北。貴州之西。隸雲南省。水西地名。在滇之西北。土司令土酋司其地之名。漢書所謂西南夷君長者是也。在宋為羈縻州。在元為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明賞功授職之上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乙巳四年二月。吳三桂報。官兵克烏撒土酋安重聖。就擒（烏撒亦水西地方）。

暹羅國進貢

○暹羅國王遣使具表進貢。○四月。武林富陽縣太平村。風日晴朗。于巳刻晦黑。有石墮地。聲如雷。折為二。重數百斤。○丙午五年三月。吳三桂報。勦土司祿昌賢于隴箐。取寨數十。進東土賊俱平。設開化府永定州。○丁未六年。四月。江南奸民沈天甫等。偽撰逆詩二卷。棄市。○五月。諭吏部等衙門。民為邦本。

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或係官吏貪酷。朘削窮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業。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改。爾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各抒所見。毋隱。○己酉八年。五月。內大臣鰲拜有罪。上諭曰。鰲拜以勲舊大臣。受恩深重。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圖報。不意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朕久已悉知。尚望其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終始。乃近觀其罪惡日多。命諸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所犯重大。擬以正法。當依擬處分。但念鰲拜在累朝効力年久。且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革職籍沒。

鰲拜革職籍沒

○上諭講官曰。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

人必先心術

○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撤藩歸老遼東（先是尚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後為之信所制。至是用其客金光計。以為此請）。上命部議。遂令其盡徹藩兵。同籍之（初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議裁藩兵五萬之。吳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倡言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請稽核。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御史郝浴等。奏劾其不法。而朝廷因懷之以德）。○七月。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疏請撤藩（先是吳三桂以目疾疏辭總管。不允。晋封親王。子尚公主。又自以功高。朝廷終不奪我藩。益固根蒂。為不可拔。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為藩莊。通使達賴剌麻。互市茶馬。假濬渠築城為名。廣徵關市。榷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專斂土司金幣。歲自封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

中十餘年。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腹心。子為額駙。朝政旦夕飛報。常挾邊防以自重。至是吳三桂及耿精忠聞撤尚可喜藩。俱不自安。乃為此請。以探朝旨。○差禮部侍郎折爾肯往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上以吳三桂耿精忠撤藩之請。勅廷臣議。皆言滇黔苗蠻叵測。若徙藩。必遣禁旅駐防。勞費不如勿徙。惟戶部尚書米思翰等力請徙藩。議政王貝勒大臣。仍持兩議不決。上念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為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十一月。平西

吳三桂反

王吳三桂反。三桂雖請撤藩。意竊期朝廷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即與其黨聚謀。陰勤士馬。禁過郵傳。及侍郎折爾肯至。三桂陽拜詔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于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至是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

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為周王元年。鑄錢曰利用通寶。蓄髮易衣冠。禮儀復舊。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焉。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欲拒守。而督標兵皆不為用。疾馳至鎮遠。為賊所遮。死之。賊逼鎮遠。漸入楚境。變報至京。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徹藩者。上不許。乃停

楊起隆謀叛

撤平南靖南二藩。○奸民楊起隆糾黨謀叛。約于京城內外放火舉事。潛聚降將周全斌家。全斌之子公直。首于都統祖永烈。永烈率兵圍之。生擒其黨偽齊肩親王焦三。偽指揮朱尚賢。偽閣老張大。偽軍師李柱等數百人。皆磔于市。楊起隆逃去。○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州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都統珠滿以兵三千。由武昌赴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葉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調遣。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應熊及家屬于獄。○諭京民勿驚動。○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師至荊州。瓦爾喀為西安將軍。率兵赴蜀。太學士莫洛經略陝西。吳三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陷沅州。○甲寅十三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棄長沙奔。○二月。

珠滿等至荊州武昌。畏賊勢盛。不敢進。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等州。先後陷賊。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靖南王耿精忠聞

耿精忠反

之。亦舉兵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折爾肯等還奏。而親赴常澧督戰。驅土司苗猓助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據岳州。于城外濬濠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庭峽口。攢立梢樁。以拒巨艦。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兵為犄角。我兵雲集荊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

攖其鋒者○察哈爾科爾沁諸蒙古各請出兵馬從征討

西洋人南懷仁製火礮

賊○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
行軍之用○西藏達賴喇嘛遣使奏言吳三桂若窮蹙乞
降可宥其死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上嚴作不許○吳
三桂以荊楚大兵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
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
與耿逆之兵合陷三十餘城○四月吳三桂子應熊伏誅
○以賴塔為平南將軍統兵討耿精忠根特巴圖魯為平
寇大將軍討孫延齡○尚可喜執吳三桂使人並以逆書
奏聞仍言臣衆子中惟之孝堪繼臣職至軍機事宜雖衰

老尚能指揮調度不致有悞封疆上嘉獎封可喜平南親
王授之孝平南將軍○命貝勒尚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
助順承郡王分討岳州賊安親王岳樂為遠平靖寇大將
軍出江西以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統師鎮江南貝
勒洞鄂為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蜀康親王傑書為
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為寧海將軍由浙討閩且諭岳
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群寇所觀望今荊兵未能渡江岳州
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荊
州大兵即可乘機進攻○六月遣郎中周襄緒等往福建
招諭耿精忠○總兵祖宏勲以溫州叛○耿精忠偽將李

雲龍犯常山開化金華副將牟大寅擊敗之斬其偽將張
雄○八月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偽降賊募舊兵斬賊將
劉豹等固守漳城遣間使以聞且請速救詔褒之令襲父
爵以其兄侍衛黄芳世為隨征福建總兵官令同尚可喜
進勦○流賊張獻忠餘黨冉秉乾等投誠○閩賊路建昌
滇賊西犯袁州令哈爾哈齊援袁州○十二月陝西提督

王輔臣叛

王輔臣叛初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保
寧賊將王屏藩出兵斷我餉運刼糧艘于略陽截陸運于
棧道于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
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衆二千譟餉

攻莫洛于寧羌戕之降附于三桂先是莫洛統兵先行而
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延繞道致經畧孤軍遇變
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與數百人走秦州洞
鄂復不躡擊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于
賊○三桂聞之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
吳之茂由漢中出隴西援應土寇羌番蠭起所在應賊○
耿精忠遣使至臺請濟師海澂總兵趙得勝與將士議奉
鄭經經以陳永華為留守總制率侍衛馮錫範陳繩武等
渡海而西授得勝興明伯左都督自經東遷偃武息民兵
甲鈍敝船不滿百軍不滿萬精忠頗易之經遣人說精忠

借漳泉二府為名募精忠難之而不報于是耿鄭交惡經進取同安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以王進功守泉州進功子藩錫誘殺泉州城主賴玉兵民多從藩錫者遂逐進納款于經經乃入泉州授藩錫指揮使盡委國事官兵閩潮州府守將劉進忠告急精忠不能救進忠納款于經經遣舟師援之以進忠為定虜伯前提督精忠命進功取泉州經命將士敗進功于塗嶺追至興化而還共三桂禮曹周文驥使經平耿鄭○乙卯十四年正月命將軍阿密達等帥師赴蘭州討王輔臣洞鄂及總督哈占等皆留兵西安不遣于是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

察哈爾叛

花馬池等郡縣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于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等力挫賊鋒故洞鄂等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兵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蜀賊呉三桂、隴賊王輔臣）詔以張勇為靖逆將軍便宜行事○三月察哈爾布爾尼叛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為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圖海為副將軍討平之○四月護軍統領郎謙等剿湖逆於五桂寨斬二萬餘級復餘干縣○叛將楊來嘉犯南漳等陷穀城以貝勒察尼為靖寇將軍統襄陽諸路兵援穀城○八月董額畢力克圖阿密達諸軍會攻王輔臣于平涼

何祐大破尚可喜兵

屢敗之陣斬賊將郝天祥○十月陝西官兵及王輔臣戰于固原失利副將太必圖死之提督陳福退保靈州○海寇鄭經陷彰州海澄公黄芳度死之先是耿精忠遣使于鄭經議和以楓亭為界尋經部將劉國軒與何祐及劉進忠兵數千人狥屬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尚可喜兵十餘萬盡鋭來攻相持久國軒食盡議退守潮可喜麾殼騎晨掩祐軍戰于鱟毋山下祐以身先旗直貫驍騎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可喜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捕虜七千蹸藉死者徧滿山谷國軒威名震于南粤經遂帥諸將圍漳州黄芳度（清海澄公黄梧子）方經之至島（廈門島也、海澄公所居）陽為受

王輔臣降

命陰固備禦經覺急圍之芳度盡力防戰至是城陷芳度投井而死○十一月叛賊馬雄等犯高州雷廉潮等州俱失守○十二月海寇復犯温州水師提督常進功總兵朱萬化自定海關出洋勦禦連破賊衆于沈家門等處○丙辰十五年正月定遠大將軍圖海徃莅西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呉三桂方遣王屛藩譚洪呉之茂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苗猓千人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王輔臣懼遂來偽巡撫總兵等降王屛藩呉之茂屢為張勇王進寶

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軍皆復。○四月。廣東提督嚴自明總兵苗之秀副將上[illegible]秀叛。尚之信陰通賊。首迫其父可喜為亂。受吳三桂招討大將軍偽號。易幟改服。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當是時。惠州有尚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過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逆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賄。即引所部兵還肇慶。阻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勦賊。先趣其引退。於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等皆叛。尚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礮擊舒恕於廣州。舒恕走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遂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於是尚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餉。又遣偽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偽巡撫馮甦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九月。命穆占佩征南將軍印。統陝西河南諸軍赴湖江。討吳三桂。○十月。康親王師抵延平。偽將軍耿繼美以城降。耿精忠大懼。遣使赴延平獻偽印。并遣其子耿顯祚來迎王師。至福州。精忠率偽官出城降。命還精忠爵如故。仍率所部兵征海寇自効。偽將馬成龍以興化款于鄭經。初精忠與鄭氏併力。已而不協。官兵擊其外。經擊其內。前後跋疐。卒至于敗。跋疐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注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疐竹利切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十一月。海寇鄭經遣其將許耀以兵二萬逼福州。逆營烏龍江。康親王遣都統喇哈達等渡江。擊克賊營。追奔四十里。進兵復興泉汀漳四郡。○安親王岳樂趨長沙。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吳三桂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荊州江北之師。以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由袁州進攻萍鄉。守將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于秦。聞長沙急。自將援長沙。屯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賊。合力拒守。荊岳官兵渡

高大節善戰

江急進。勒爾錦敗賊于公安之虎渡口。察尼敗賊于澧州之太平街。尚善遣舟師入洞庭湖。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下流兵潰走。官兵長驅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賊舟救至。勒爾錦即棄太平街。引還荊州。尚善舟師亦不能斷賊餉道。江湖之險。復為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軍後路。高大節驍果善戰。以少擊衆。我師輒挫。嘗以百騎奔我軍于大覺寺。輒斬將搴旗。又以少兵奔我大軍于螺子山。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卒棄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搆之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為我師所圍。

〇丁巳十六年正月。吉安糧且盡。吳三桂遣馬寶王緒以兵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城中寂然無一徼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官兵二萬追擊。為賊連敗。〇二月。官兵敗鄭經于新泉縣。賊弃漳州。追遂復海澄等十縣。福建平。〇三月。劉進忠苗之秀詣康親王軍前乞降。詔赦其罪。並以原官從大兵征討。尋授進忠討逆將軍。〇四月。賊將韓大任弃吉安。遁皆步行渡河。我師聞其鼓礮以為劫營。尚驚擾達旦。且不敢追擊。大任復合土寇。踞寧都樂安間。〇吳三桂率衆赴衡州。簡親王分兵禦之。恭依圖師至南安。嚴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抵韶州。傅公烈迎降。〇五月。

尚之信降

尚之信以嶺東降。〇七月。鄭經將劉國軒自惠州犯東莞。將趙霽州。尚之信大敗之。賊將陳璉以惠州降。〇八月。朱統錩犯江西。陷貴溪盧溪諸縣。〇命和碩額駙華善等率師濟簡親王軍。〇吳三桂將胡國柱馬寶寇韶州。恭依圖額楚夾擊破之。賊敗走帽峯山。官兵攻之。賊走樂昌。〇福建按察使吳興祚敗朱統錩于光澤。執之。〇十一月。賊韓大任踞萬安縣之梁口。以應吳三桂。〇十二月。海寇犯泉州及欽州。官兵擊敗之。〇戊午十七年。正月。安親王復瀏陽平江。又招降偽水師將軍林興珠。將軍穆占以陝西荊州精兵至。援永興茶陵等十二城。〇三月。吳三桂已失陝

西閩粵三大援。又失江西。大兵雲集湘湖間。疆守日蹙。財用耗竭。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祀天即皇帝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〇四月。副都統穆赫林提督黃芳世與蔡寅戰于灣腰樹。失利。賊陷平和。遂進逼潮州。〇叛將祖澤清結連山海諸寇犯電白。尚之信帥師大破之。澤清弃城遁。〇五月。鄭經授劉國軒中提督。率舟師入鎮門。壁碧湖。戰于赤嶺。總督郎廷相等。按兵漳上。泉福漳潮三州兵。後先來援。國軒數戰皆敗之。遂取平和漳平。圍

吳三桂即皇帝位

海澄。命姚啓聖趣諸軍往援。次葛布山。隔帶水相望而已。海澄食盡城破。提督段應舉自經。其餘死者甚衆。國軒軍威益熾。遂取長泰同安。〇厄魯特濟農為噶爾丹所敗。闌入內地。詔張勇逐出邊。〇吳三桂率諸將力攻郴州。統領碩岱與戰失利。退保永興。三桂進兵攻永興。將軍穆占赴援。永興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賊所必爭。我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沒。河外營壘為賊據。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來援亦不敢進。城壞于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賊忽拔營去。是時吳三桂死。諸賊皆召赴衡州。〇八

吳三桂死

月。安遠靖寇大將軍尚善薨于軍。命多羅貝勒察尼代之。○吳三桂死。年六十七。諸逆秘不發喪。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殽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為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棄滇之議。謂為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諸賊俱重棄滇。馬寶首梗議。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

為也。○甘肅提督張勇疏言。臣等密探噶爾丹情形。噶爾丹居西北金山。距嘉峪關兩月程。即古大宛國也。今歲二月內。自其地起兵。不知何向。臣復遣人至墨爾根台吉所審視之。衆皆安居寂然。○九月。海寇劉國軒圍泉州。官兵分路赴援。國軒師二十一鎮。兵戰于龍虎山。大敗亡。師五千。國軒尾所乘馬泅河以遁。○十月。上巡視北邊。○賊將馬寶胡國柱等迎三桂之孫吳世璠於雲南。至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己未十八年。正月。賊將陷德興。進逼樂平。貝勒察尼等圍岳州。復之。賊恃湖為險。取糧于湘陰常德。我舟師僅營于君山。賊舟來往自如。至是水師

吳世璠僭號

烏船百艘。沙船四百餘艘。皆造成。用降將林興珠策。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並沿九貴山立陸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綿亘百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棹輕舟。飛越賊船礮毀其半。又敗其衆九千于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于是偽總兵二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岳州既復。諸賊震恐。夷陵澧州之賊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棄城焚掠遁。我師悉復其城。○二月。簡親王遣前鋒統領希福等取衡州。賊將胡

國柱夏國相遁。穆占追敗國貴于永州。湖南上流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為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礮殪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察尼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五月。詔內閣學士徐元文。翰林院學士葉方靄。右庶子張玉書等修明史。○七月。京師地震。詔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撫等官。言政治得失。發內帑金十萬兩。賑軍民廬舍傾圮及死傷者。○將軍傅宏烈復柳城融縣桂柳路

修明史

通馬雄子承蔭來歸。詔授伯爵佩將軍印從征。○九月。金光祖執祖澤清械送京師。○十一月。王進寶入雞頭關。遂復漢中府。○十二月。前鋒統領佛尼勒吳丹克梁河關。偽將軍韓晋卿遁入四川。遂復興安州平利紫陽石泉及湖廣竹山上津諸縣以次底定。○庚申十九年。正月。提督趙良棟王進寶攻保寧。敗賊二萬于城外。奪橋而進。賊將王屏藩自縊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畧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復龍安。○祖澤清及子祖良楩皆伏誅。○將軍佛尼勒總兵王朝海率兵取順慶。偽知府彭天壽等降。○福建水師營提督萬正色。分兵為六隊。逼

海壇。統巨艦繼之。又以輕舟繞出左右。並力攻。以巨炮擊破賊舩。溺死三千餘。賊悉潰。偽將朱天貴遁據南日湄州等澳。○二月。萬正色追擊至平海澳。與吳興祚師會。朱天貴糾偽將軍林陞據崇武澳。正色乘風自平海南下。賊迎拒。掩擊之。破斬偽總兵吳內偽副將林勳。湄州南日平海崇武諸澳悉下。天貴降。副都統沃申擊賊將張志于太定小定。連敗之。我兵水陸並進。趨王洲。劉國軒走廈門。偽總兵蘇堪以海澄降。姚啓聖亦分遣總兵趙得壽黃大來等隨賴塔擊陳洲馬州灣腰山觀音山展旂諸寨。吳興祚同喇哈達等由同安追擊至潯尾。遂克廈門金門。餘寇遁還

賜尚之信死

臺灣。○馬承蔭復叛于柳州。襲傅宏烈軍。命都統夸札帥師與平南王等協剿。平南將軍賴塔等守潮州。以備馬承蔭。○五月。簡親王金光祖莽依圖合師討馬承蔭。自雒容進取柳州。承蔭復降。○七月。賜尚之信死。初吳三桂之反。之信迫其父可喜從賊。可喜臥疾弗能制。憤甚自縊死。之信遂降賊。及歸正。仍懷兩端。甚至希邀累數。毀訕衆輿。於是藩下人張永祚等來京。告其不法事。之信母舒氏胡氏都統王國棟亦相繼疏列其罪。上遣刑部侍郎宜昌阿執之信。之信旋具疏辨。上不忍遽置法。命來京對簿。會其弟之節等嗾糾黨羽。誘殺王國棟。欲為亂。於是賜之信死。之

吳世璠奔雲南

鄭經死

節等皆伏誅。○九月。譚宏復叛。陷瀘敘永寧。夔民亦應之。將軍噶爾漢都統范達禮提督徐治都等。率師赴夔州。與貝子準塔分道攻之。譚宏彭時亨陷涪州。○十月。貝子章泰等。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劉國炳吳應麒奔雲南。降其文武偽官二百餘。傅宏烈陷賊不屈死之。○十二月。提督桑峩等。大敗吳世璠于永寧州。復其城。賊焚鐵索橋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偽將軍饒一龍等以慶遠降。○辛酉二十年。正月。前貴州提督李本深。及文武官降。械李本深送之京師。○叛將譚宏死。將軍噶爾漢進擊復其城。譚宏子天秘遁。○海賊鄭經死。經嗣位十九年。奉故明永曆正朔。佩

招討大將軍印稱世子無所受命也長子克𡒉原姓李經礮妾林氏養之經
無知也及經西克𡒉爲監國克𡒉嚴毅明敏成功諸弟畏
之迨經敗東還以國付克𡒉及經死諸弟揚言曰克𡒉
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經母董氏命收監國印
幽殺克𡒉于別室立次子克塽襲爲延平王○賊將馮錫範
相等擁兵二萬屯平遠又分兵據除撒盤江西坡坡天險
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迫險見象即驚潰蔡毓
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二日[illegible]隊
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二月太將軍貝子
頓塔等進軍抵雲南吳世璠使郭壯圖率步騎數萬列象

○十九

陣迎戰城外貝子彰泰軍其左賴塔軍其右自卯至午
戰五却五進殊死戰象忽反踐其軍我勁騎左右衝之始
大却進偪之城東歸化寺自歸化寺列營亘碧雞關爲長
圍數十里賊分門守禦誓必死○三月慶陽賊耿飛稱王
設僞官職詔閩海張勇孫思克等遣兵討之○吳世璠受
圍益急密召蜀中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趙良
棟率諸將分路邀擊賊衆或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
城者世璠復割地乞師于西藏達賴喇嘛其書亦爲我軍
所得○四月海賊楊二犯瓊州總兵蔡[illegible]督舟師擊敗之
焚賊船百餘艘賊遁○五月慶陽賊耿飛降○上嘉尚可

喜始終無二賜白金八十兩葬海城立碑墓道詔以可喜
昔年海城甲宅賜其第七子之隆設佐領二以其一爲可
喜守墓授之隆領侍衛內大臣○楚雄府僞將軍陳光祿
等復叛○七月僞將軍馬寶巴養元等降命俱械送京師
伏誅○十一月太兵復滇城吳世璠自殺先是趙良棟自
蜀至連破賊壘直薄其城諸軍從之皆薄城下圍之數重
又于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以斷援濟城中食盡援絕守
南門賊內應啓門納師世璠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僞大學
士方光琛僞將軍夏國相等函世璠首獻闕下析三桂骸
骨頒示海內雲貴川湖地悉平○壬戌二十一年正月十

吳世璠自殺

○二十

四日上御乾清宮宴內閣大學士翰林學士等官九十三
員特勅群臣懽忭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命近御座前觀
燈更賜卮酒霑醉者令內官扶掖而行明日御製昇平嘉
宴詩序及首唱麗白和風被萬方句群臣集太和殿倣柏
梁體以次各呈詩九十三韻○磔從逆貴州提督李本深
于市子象乾象坤孫濟祥濟民並斬○楚人朱方旦自號
二眉道人陽托修煉之名陰挾惑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
秘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
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齊宏者曰古之尼山
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

昇平嘉宴詩

師眉小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不儒之用小。老莊言道
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
先聖誣罔悖逆。部議乞斬從之。○上以雲南底定躬詣盛
京。○五月。上回京。御書清愼勤三大字頒發各督撫。○六
月。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
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懈卿等各勤職
掌時來啓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
為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
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
一體燕適之意。○九月。施琅請簡水師二萬。戰艦三百獨

任討臺又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臣請先取澎湖督
臣留厦門濟餉允之。○十月。貝子章泰都統賴塔自雲南
凱旋。上郊勞越盧溝橋駐蹕行抱見禮。○癸亥二十二年。
六月。先是劉國軒貽書總督姚啓聖請如琉球諸國例稱
臣入貢啓聖以聞上不許趣琅進兵時國軒擁衆二萬餘
據守澎湖甚堅至是施琅軍發銅山入八罩嶼乘南潮攻
澎湖斬偽將軍沈誠等七十餘人復以大鳥船五十六分
八隊奮擊沉其舩二百斬偽官三百餘兵萬餘國軒乘小
舟由吼門竄去餘衆悉降。○八月。鄭克塽投誠施琅至鹿
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

施琅討臺灣

丈餘。舟浮而入。鄭氏皆驚曰先主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
然天也鄭克塽及偽武平侯劉國軒偽忠臣伯馮錫範及
偽文武官俱薙髮收偽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
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授克塽公爵隸漢軍成功子鄭聰
等六人克塽弟克舉等九人偽武平侯劉國軒等子弟俱
移入內地尋加施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十
月。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張玉書奏道理具在人心宋
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
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符者正多矣終日講理學而所行
全與其言背豈得謂之理學乎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自然

鄭克塽降臺灣平

論理學

脗合此即眞理學也。○靳輔疏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
又請增開封歸德堤工以防上流壅滯上諭河道關係國
計民生最為緊要今聞河流得歸故道深為可喜以後益
宜嚴毖勿致疎防。○甲子二十三年。正月。施琅奏臺灣地
數千里民數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據請設鎭守官四月設臺
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千○十月。上幸濟
南府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遂幸
蘇州府幸江寧府回鑾經泗水幸曲阜詣先師廟行三跪
九叩頭禮。○上諭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
事非徒託之空言朕聞學士湯斌曾與中州孫鍾元講明

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乙丑二十四年。二月、副都統史張可前請摹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上巡幸塞外。是日出古北口。侍郎明愛遣人馳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帥師抵雅克薩城下、遵諭旨宣示羅刹。不肯遷歸。於是分水陸兵為兩路、並進急攻。羅刹城守頭目額里克舍等乞降、立視遷歸、收回逃人、復雅克薩城。○七月、上諭內閣諸臣、自古皆新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為議以獻。○丙寅二十五年。二月、郎中滿丕等奏、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居之。上以不速撲滅、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令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是帥所部兵二千、攻雅克薩城。○江寧巡撫湯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艷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擲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遊冶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學拳勇、輕生好鬭、名為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艷曲絕篇、打降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為怪誕之說、愚民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

（湯斌治吳中）

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間晝夜。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為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至淮、梁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類此者、盡撤毀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為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為臣危。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斂銀錢、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至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遂陞任湯斌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諭購求遺書。禮部等遵旨議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及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其無刻本者、亦令各有司雇募

（淫祠有關風化）
（購求遺書）

繕寫進呈。得旨。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于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錄。○七月。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圍。上諭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等撤兵。收集于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剎。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擾侵。俟鄂羅斯使復至定議。○丁卯二十六年。十一月。免江蘇浙江二省明年地丁各項錢糧及本年未完錢糧。○戊辰二十七年。六月。楚省督標裁

夏逢龍作亂。

兵夏包子夏逢龍等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投井死。按察使丁煒棄家奔安慶。時糧儲道葉映榴兼署布政使。賊迫授偽職。映榴約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溝出避難。以司道等印五付其僕葉華林。向

葉映榴遺疏

所過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畧曰。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奴奪撫臣勅印。並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伊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因遣妻女奉母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今勉盡一死。以報國恩。所恨

葉映榴死節

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禦。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愆。上覽疏畢。諭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分。葉映榴守義不屈。詈賊自刎。閱其遺奏。五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不感泣。詔贈工部右侍郎。賜祭葬如典禮。謚忠節。建祠御書丹心炳冊額。賊據武昌城。命都統瓦岱為振武將軍。率兵討之。○尚書阿喇報。噶爾丹率兵掠厄爾特泥沿居民。直抵喀喇卓爾之北。距澤卜尊丹巴所居僅一日程。澤卜尊丹巴携土謝圖汗妻子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命邊塞加意防守。○七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噶爾丹自抗愛山後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汗子噶爾旦台吉與戰。大敗。又聞丹津溫卜等率兵來取厄爾特泥沿之地。距我地二日程。祈速賜救援。○夏包子率賊萬餘圍應城。我師內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侍讀海三往澤卜尊丹巴處。携噶爾丹奏疏歸。上遣使議和。○諭裕親王全福等師兵備禦厄魯特。（厄魯特。在伊黎西北。）○總兵史孔華進討夏逆于漢陽城。大敗之。賊遁武昌。參將鄭興等擊破夏包子。擒偽總兵以下二十餘員。賊衆獻武昌黃州等城投降。黃岡縣生員宜良生等擒賊首夏包子獻。命磔之。○八月。土謝圖汗與

噶爾丹相遇于鄂維會諾爾。鏖戰二日。厄魯特夜襲營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喀爾喀諸台吉星散。土謝圖汗越瀚海奔至澤卜尊丹巴所。〇九月。喀爾喀載青台吉。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及阿霸哈納諸台吉等皆願內附。許之准于汎界以內遊牧。〇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

喀爾喀諸台吉內附

〇己巳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閱河。二月。至杭州渡錢塘江。親撰祭文。詣禹陵致祭。行三跪九叩頭禮。至江寧。江南民王來熊獻鍊金養身秘書一冊。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三月。御舟至天津。由陸還宮。〇九月。以旱免直隸被災州縣衛所本年未征。及明年上半年錢糧。諭直隸

祭禹陵

巡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豁免錢糧。百姓竟無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食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手無策。于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為民父母。寧獨不愧于心。當思良法。使貧民不塡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〇十二月。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侍持喇嘛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于世。祇請往聚。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計眞僞。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為可獲福長生。至蕩家產不顧。而奸宄之徒。得以行詐。漫謂能知前生之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養。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〇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于格爾必齊阿勒。渹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于上。〇庚午二十九年。四月。太清會典成。〇六月。尚書阿喇報。我師與厄魯特戰于烏爾會河失利。〇七月。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命裕親王全福為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命康親王傑書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禮副之。出喜峯口。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〇八月。厄魯特（噶爾丹之本國）屯于烏闌布通。我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敗之。次日進剿。殺餘寇。噶爾丹據險堅拒。遣使復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

定鄂羅斯邊界

巴畀之。上命速進剿。命都統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參贊軍務。噶爾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爾丹跪于威靈佛前曰。若違此書。佛鑒之。上命許降。約噶爾丹自來會盟。以噶爾丹雖降。不殊狡猾。乃派大兵備之。〇辛未三十年。正月。噶爾丹刧涼墨爾根爾額爾克。向青海而去。命陝西官兵至寧夏備之（青海。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里。郡山繞之。豬不流。中有二島。不通舟揖。惟水合可通。即弱水也。蒙古謂曰庫克淖爾。環海居者皆番族。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餘里。漢時鮮水。羌地。隋以前為吐谷渾。唐末并入吐蕃。）〇二月。策妄阿拉布坦及阿奴等遣使奏。與噶爾丹交惡。始末厚賜遣之。〇四月。上親巡邊外。〇五月。上回宮。〇閏七月。川陝副將陳祢昌等進剿昌

寧湖大敗。博際殺蒙古兵五百餘。博際遁去。〇免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湖廣雲南被災一百五十八州縣額賦。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粮。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一年。〇壬申。三十一年。命各州縣積貯米穀。〇以靳輔為河道總督。修河。〇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率其子雲木春台吉來降。〇癸酉。三十二年。十月。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外

厄魯特入寇

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〇乙亥。三十四年。二月。厄魯特噶爾丹遣使入貢。請回故土澤卜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上賜勅責其不悛。噶爾丹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巴顏烏蘭。自秋徂冬。不去。聲言借俄羅斯鳥鎗兵六萬。將大舉內犯。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為此言。以張其軍也。〇丙子。三十五年。二月。上親征噶爾丹。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

親征噶爾丹

出寧夏西路。邀其歸。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留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營。上親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窟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偪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兩師七十餘日。士馬饑困。乞上緩軍以待。徐次復有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上。定計遣使噶爾丹告以駕至。噶爾丹登北孟納蘭山。望見御營黃幄龍纛環

拒馬木

以幔城。又外為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東界。東北迤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倉皇遁走。沿途遺棄老弱器物。無算。我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此即明成祖敗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為自古漠北戰場。費揚古等遵上所授方畧。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孫思克以兵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illegible]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以藤牌防矢銃之器。拒馬木列于前。所以制敵騎之衝突。即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賊冒矢銃鏖鬭。至暮不退。人人如怒

虎林木皆震。費揚古遥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婦女駝畜也。乃麾沿河伏騎。横衝入陣。襲其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衆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筭。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 準部稱其汗之妃猶漢言皇后 傾沓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鋭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上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

厄魯特人歌

老胡工笳。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之潼酒。使奏技音

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黄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乎黄河以北奈若何。嗚乎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上大笑。手書以告皇太子。六月。駕至京師。○七月。命内閣翰林院等官。修平定朔漠方畧。○九月。上巡行北塞。經理軍務。初噶爾丹連年與中國戰。精鋭喪亡。牲畜皆盡。同部青海哈薩克皆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犂。則畏策妄那布坦之偪。欲南投烏斯藏。道遠不能至。欲北赴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 翁金 河與推河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山之東 有我師餘糧。乃遣兵掠之。又為我護糧兵所敗。欲掠喀爾喀之游牧者。有備。其遣藏

使。又為我青海都統所擒。從者僅千人。皆老羸自相盜。上乘其窮蹙。欲降之。駕再幸歸化城。噶爾丹遣使探中國意。詔數其犯界之罪。又許以恩例招撫之。授以書。噶爾丹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所至。泉湧于沙。草生于磧。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徃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徃其所。覘其侍從太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太臣。上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驛以待車駕。旋京師。噶爾丹倔强卒不至。○丁丑三十六年二月。駕發歸化城。渡黄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

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為同人所禽。左右諸台吉聞太兵將至。望風款附。密鄉導太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禽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為。計每夕或數驚。所至頻逢怪異。烈風滛雨隨之。自

噶爾丹死

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仰藥死。時上自寧夏循賀蘭山出邊。費揚古以噶爾丹尸及子女來獻。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服。○四月。上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至京師。○七月。上巡幸塞外。○九月。降人厄魯特台吉丹濟拉至。授散秩太臣。安插張家口。上還宮。○戊寅三十七年。正月。朝鮮告飢。請開市。命東部侍郎陶岱運米三萬石。徃朝鮮。以

瓊州生黎擾

連州猺起

連州平

萬石賚之二萬石平糶。〇四月。曾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村堡。弩傷守備張廷柱。雲貴總督王繼文會同臨元總兵王洪仁遣土官兵勦撫。追斬賊首擦捏。餘衆奔潰。〇己卯。三十八年。二月。上南巡閱視河工。上奉皇太后至杭州府。回鑾。上諭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〇庚辰。三十九年。十二月。瓊州生黎出犯寶停營。傷害兵丁。初瓊州文武官遣人往黎峒採取花梨沉香。遂致黎人拒鬭。至是以總督石琳等平時毫無覺察。恣其貪毒。奏各自引罪。下部議降級有差。（注生黎瓊州山間居住之蕃人也。）〇辛巳。四十年。五月。上巡視西城西山碧雲寺。有前明太監魏忠賢墓並碑二座。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不塡寫年號。御史張瑗以為狂悖不法。乞賜撲毀。上從之。〇八月。上巡幸塞外。登索岳爾濟山。〇九月。厄魯特策妄阿拉布拉解噶爾丹女鍾齊海至京。上赦不誅。令婚配得所。（解送致也）〇十二月。廣東官軍勦連州猺人失利。〇壬午。四十一年。二月。漢軍都統嵩祝偕副都統達爾占等。會總督石林調廣西湖南兵進勦。入排山寨。即于要地設立營壘。先遣人招撫。猺人慴服。皆行薙髮。荷負雞彘酒食。呈送行營。乞投誠。斬殺害官兵李貴鄧二等九人以狥。衆猺八千一百餘悉服。連州平。〇鑄重錢作銀一兩。鑄輕錢作銀七錢。〇癸未。四十二年。正

湖南苗作乱

探視河源

月。上巡視南河。登泰山。至杭州府。回鑾。幸江寧府。〇三月。上回宮。〇八月。湖南鎮筸紅苗作亂。偏沅巡撫趙申喬同提督兪益謨等。檄粤黔楚三省提督會同進勦。貴州提督李芳遠奉詔移兵會勦。深入苗地。遣尚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思海等率荊州駐防兵會勦。十月。自龍椒洞至天星寨。分路搜勦。斬馘千餘。降其寨三百餘。移辰沅道駐鎮其地。〇上西巡幸太原府。至西安府。回鑾。〇十二月。自河南府還宮。〇甲申。四十三年。兩廣總督郭世隆遣水師分巡外洋。上年十二月。至本年二月。前後擊敗賊衆。于沱寧外洋沉賊船七。斗頭角海面沉賊船十。瓊南萬崖海面沉賊船二。〇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等合疏劾直隸巡撫李光地。上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議。但彼專信門生。常為所詐。凡人口講道學。彼即深信之。夫道學豈易言哉。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人之品行。必始終不易。朕始信之。若徒託之空言。而無實事。則亦何益之有。非特此也。凡有職任者。一有所為。善惡立見。更不宜輕言也。〇九月。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回奏。云。登高山。視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群山。蒙古名為庫爾滾。即崑崙也。自京師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〇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皆當立品。筮仕之初。即思干請於人。其立意如是。則他

日又將何所望哉。或有未任之先先已債負盈積。至入官後若不賸民何以償之。國家名器豈為此輩償債設乎。〇乙酉四十四年二月。上南巡閲河。幸杭州江寧等府駐蹕。城内考試舉貢生監詩字。〇四月。上回宮。〇直隸巡撫李光地疏劾雲南布政司張霖假稱奉旨販賣私鹽得銀百六十餘萬兩。上令光地審擬。霖論斬家產籍沒入官。以光地陞為文淵閣大學士。〇丙戌四十五年。昆明人李天極謀不軌。偽稱文興三年。以鈆摹明桂王之寶及諸偽印散播太將軍都督僉事等偽官。願入黨者改裝蓬頭僧或長髮道士。潛期犯掠州縣。雲貴總督貝和諾擒之。並斬餘黨

聖祖遠識

流徙。〇十月護軍統領席住等擒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擒之何為。上諭曰。衆蒙古俱傾心歸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衆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前往擒獲之。若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矣。故特遣席住前去。席住方到其地。果有策妄阿拉布坦令人來迎。〇戊子四十七年。九月廢皇太子允礽幽禁咸安宮。〇十一月。直郡王允禔令蒙古喇嘛巴漢格隆咒詛廢皇太子。至是發覺。上命革去允禔王爵。幽禁於其府内。〇己丑四十八年。三月復立允礽為皇太子。〇辛

論地圖法

卯五十年。上巡視通州河堤。〇三月。閩督范時崇獲海賊鄭盡心解京正法。〇五月。上北巡駐蹕熱河行宮。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圖繪視之。〇六月。泉州盜陳顯五等二千餘人搶掠永春德化漳平大田等縣。〇壬辰五十一年。十月皇太子允礽狂疾。行事乖戾。仍行廢斥禁錮咸安宮。〇乙未。五十四年。四月。厄魯特策妄

征準噶爾

阿拉布坦兵至哈密北境。侵掠五寨。甘肅提督師懿德檄總兵路振聲率兵先赴哈密。師懿德尋往救。厄魯特兵遁哈密城下。官兵同哈密白額敏擊敗之。調右衛察哈爾歸化城黒龍江索倫打虎兒喀喇沁鄂爾多斯兵往推河地方駐劄。令將軍費揚古節領調遣。既而厄魯特兵聞官兵至遁去。〇丁酉五十六年三月。命靖逆將軍富寧安由巴爾庫爾一路。命公傅爾丹為振武將軍。祁里德為協理將軍由阿爾泰一路。襲擊準噶爾。準噶爾即厄魯特也。〇四月。廣東總兵陳昂疏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立壇招集匪類。居心匪測。目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内外布滿。加以同類洋

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飭早為禁絶。從之。○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報策妄阿拉布坦屬下策零敦多卜等領兵三千。來西藏。拉藏汗整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凍餒疲極。遣官兵駐青海形勝之地。○八月。總督額倫特色楞俱統兵至喀喇烏蘇。與厄魯特賊遇。相持月餘。額倫特沒于陣。○十二月。命皇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帥兵進勦策妄阿拉布坦。○己亥。五十八年。靖逆將軍富寧安至庫埬車爾。修築城池。駐兵。傅爾丹于英代察罕搜爾與鄂爾齊圖果爾二處。各築一城。將充發者暫住耕種。○庚子。五十九年。正月。授都統宗室延信為平逆將軍。護軍統領噶爾弼為定西將軍。往征西藏。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隨大兵扈從達賴喇嘛入藏。軍容甚盛。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即招土司為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饟道。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刼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特遂大潰。不敢歸藏。即由舊路北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犁者不及半。【伊犁厄魯特之都城】詔加封達賴喇嘛于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喇嘛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喇嘛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

征西藏

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喇嘛。西陲儆擾。至是始定焉。【儆擾叙尺竹切動也】○辛丑。六十年。五月。臺灣奸民朱一貴等。聚衆倡亂。總兵歐陽凱帶兵往捕。被殺。文武各官俱乘舟奔澎湖。游擊劉得紫副將許雲俱戰死。把總楊泰降賊。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僭稱中興王。建元永和。大封群賊公侯太師將軍總兵以千計。淡水營守備陳策團練義勇固守要害。待援軍至。○六月。水師提督施世驃時在廈門。聞警即率兵抵臺灣鹿耳門。前鋒林亮董方砲擊破賊。取安平。賊數萬來犯。擊走之。逐北至府城。分兵敗西南兩路賊。楊泰自賊中脫歸大兵。乞為鄉導。淡水營守備陳策南下諸羅。與大兵合。北路賊黨潰散。朱一貴走灣裏溪。為村民禽獻。餘黨先後出降。臺灣平。其敗逃之游擊周應龍及知府王珍等。訊治伏誅。擢淡水營守備陳策為臺灣總兵官。加左都督。○八月。臺灣怪風暴雨。流火燭天。海水皆立。陸地大震。船壞宅毀。壓溺死者數千。施世驃驚悸疾作。卒于軍。○十二月。四川總督岳鍾琪勦撫郭羅克番。連擊敗之。克三十寨。番人縛首惡出降。○壬寅。六十一年。正月。宴滿漢文武大臣及致仕休退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於乾清宮前。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與宴者各作詩紀盛。名曰

臺灣朱一貴作亂

千叟宴

雍正帝

千叟宴詩○二月命富寧安將大兵移駐烏魯木齊從阿喇納之言也○九月上北巡駐蹕熱河○十一月上不豫自南苑回駐暢春園崩在位六十一年改元者一曰康熙壽六十九以遺詔第四子即位是為世宗憲皇帝

世宗憲皇帝諱胤禛聖祖第四子母皇后烏雅氏嘗夢月入懷華彩四照已而誕幼耽書史立就帝書法遒雅妙兼衆体籌度事理評騭人材燭照如神性仁純和本乎至誠初封多羅貝勒和碩雍親王○癸卯雍正元年正月上諭太學士等曰國家養育人材首重翰苑必當立品端方居心敬慎間有僥倖之徒平昔結黨營私至科場年分互

此風斷不可長

青海反

相援引請託遇謹守之人畏法不肯通反相排抵飛語誣陷此風斷不可長太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徐元夢左都御史朱軾等官不安本分有玷官箴其解退回籍○十月青海羅卜藏丹津反誘降諸部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發兵擊不從已者犯西寧抗官兵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率兵討之時厄魯特兵圍鎮海堡都統武格等擊走之賊復刼奪新城堡殺守備李國強等肆行擄掠羹堯率兵往勦賊遁○甲辰二年二月封明裔朱定知府朱之璉為一等侯世襲○年羹堯與岳鍾琪率大兵往勦青海岳鍾琪晝夜兼行直搗羅卜藏丹津之帳賊倉皇

回教不潔天地不祀神祇

立昭忠祠

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追日行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青海西藏交界處在河源西南百餘里當木魯河之北巴則上司之西南不毛）紅柳蔽天路盡而回賊已于噶爾孫河（在布喀古河之北其下流至敦煌城外）橫越戈壁比拔撻噶爾俘其母及弟妹諸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婦數萬獻俘京師青海底定尋遣岳鍾琪以兵二萬討西寧番（廓白塔城內臨大通河）降之○九月巡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民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潔天地不祀神祇別立宗主自為歲年黨羽衆盛濟惡害民請通令出教毀其禮拜寺不許○立昭忠祠祀開國以來致命有功者○乙巳三年正月定布隆吉爾為安西鎮○二月臺灣鳳山縣

南路山前生番壓歷等五社北路山後生番八里岡等六十五社等冀歸化○丙午四年五月改皇弟允禟名為塞思黑先是允禟引允禔允禩允禵為黨糾合術士匪徒陰謀纂奪至是發覺勅俱行拘禁（允禟聖祖第九子允禔聖祖第一子允禩聖祖第十子允禵聖祖十四子）○丁未五年九月新平猓賊投誠○厄魯特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如其父屢犯邊○戊申六年總兵張耀祖進勦米貼猓賊賊首祿永孝降○後藏阿爾布巴作亂圍困布達拉喇嘛前藏頗羅鼐率所部兵直抵後藏平之斬阿爾布巴詔命頗羅鼐管轄前後藏○岳鍾琪撥兵擒喇汝窩逆番了馬車斬之賊黨

番疆底定。○己酉七年正月、提督黄廷桂定平盧阿照等洞寨一百餘處。巡撫張廣泗擊丹江雞江牛苗降之。上下九股及古州等處苗衆以次寧貼。○三月、以傅爾丹為靖遠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以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告太廟堂子。上御太和殿行授鉞禮。

征準噶爾

先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策妄阿拉布坦納之。朝廷遣使索獻、不奉詔。後羅卜藏丹津謀殺策零、事覺被執。至是策零遣使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八月、巡撫蔡士舢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庚戌八年。

萬蠶同織

六月、諭進兵之期暫緩一年。岳鍾琪傅爾丹來京面授方畧。○十二月、策零乘西路軍營無備、遣賊二萬餘犯科舍圖。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等以兵二千轉戰七晝夜、奪回駝馬太半。○辛亥九年四月、傅爾丹進城科布多（科布多在阿爾泰山之東北三百里）。策零遣兵三萬犯北路、破我前鋒、直薄大營。諸軍遂大潰。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査納弼以下皆戰死。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賊獲我士卒、皆穿脛繊、以皮囊繫馬後、唱胡歌而返。詔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廋爾（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九月、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乃取道阿爾泰山南額爾齊斯河而進。策零擁兵二萬于蘇克阿勒達以援應。我兵宵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伏兵擊之、大破其衆。乃于推河・翁金河及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以扼山南之衝（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推河在鄂爾坤河西二百里。翁金河在鄂爾坤河東南三百里）。○壬子十年五月、雲南思茅土把總刁興國叛。煽動元江夷人、圍攻普洱府、又通苦葱犯他郎地方元江。把總康夫錫陣亡。○七月、山東鉅野縣民李恩家牛產瑞麟、麟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縫有紫毫、玉蹄文、頂光彩爛生。

牛生瑞麟

○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由北路入寇、潛至抗愛山。胡土克圖之地、探知額駙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襲其帳

于搭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策凌中途聞之、即誓天叏旆、馳救、並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以為嚮導）。策凌以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襲賊、追擊于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大敗之。賊走保鄂爾昆河之抗愛山（古燕然山也）。我兵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為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遁、盡棄輜重牲畜。策凌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河、邀其走路。馬爾賽不應。捷奏、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杖以徇。降順承親王爵、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為定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之。○召岳鍾琪

策凌大破策零

還降三等侯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畧軍務以總督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癸丑十一年總督高其倬遣兵攻剿普思逆賊刁興國及土目楊昌祿等擒斬梟示○雲督尹繼善奏言賊酋刁輔國等投誠隨軍効力已攻破賊柵十五招降夷民八十餘寨其逆匿餘黨分路圍剿務在廓清臣惟非兵不足示威恃兵又無以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撫綏得宜庶邊圉永寧矣諭曰剿撫名雖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防明示優容當剿者亦宜顯施斬馘俾其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可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自前攻心之師即寓將來善後之舉是乃仁術非關詐謀寧止綏靖普思將見信孚恭緬也○以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甲寅十二年雲督尹繼善進剿普思擒斬賊首神仙喃奔等二百餘招降八千餘攸樂思茅一帶俱蕩平○張廣泗破準噶爾兵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乙卯十三年三月噶爾丹策零遣使請和詔策凌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廷議不許使命往返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為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厄魯特平定○五月台拱古州鎮南逆苗猖獗黄平施秉一帶地方俱遭擾害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討

征逆苗

之命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戶部尚書公慶福尚書魏廷珍憲德等俱辦理苗疆事務○六月授湖廣提督董芳為副將軍與哈元生辦理剿撫機宜○七月廣西提督霍昇總兵王無黨等率兵七千入古州剿殺逆苗七次斬獲甚多尋大兵分路進勦焚賊寨數十殺逆苗千餘生擒賊首阿九汪桂等清平黄平餘慶平越等處俱定平○八月哈元生奏自五月以後遣發各省官兵進勦雞溝丹江橋頁台拱柳羅清江俱已開通軍聲大振痛加剿除其有實係脅附者許其悔罪投誠上諭曰愼無姑息以貽後患○上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一曰雍正皇太子即位是為高宗純皇帝

高宗純皇帝諱弘曆世宗第四子世宗遺詔以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輔政○十月授湖廣總督張廣泗為七省經畧逮張照董芳哈元生等治罪廣泗乃簡選將士面授方畧以兵四千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號令嚴明所向克捷○丙辰乾隆元年正月張廣泗復增兵分八路排勦逆寨罔不蕩平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牛皮大箐盤亙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郿勻八寨東清江台拱危巖切漢老梱藪天霧雨冥宜泥潦蛇虺所國雖近地苗蕃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逆諸苗咸藪伏其中特官兵所萬不能至候軍退復圖出没）廣泗檄諸軍分扼

乾隆帝

牛皮大箐番夷平

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逋逸合圍進偪將士冒榛莽以搜剔斬捕由是憝魁罔漏俘馘萬計其飢餓顛墜死厓谷間者不可勝計衆勝搜勦附逆熟苗共燬千二百二十四寨撫三百八十八寨陣斬萬七千餘俘二萬五千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屯詔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〇己未

厄魯特通市

四年準噶爾策零請通市及進藏熬茶許之〇庚申五年湖南靖州武岡猺城步橫嶺苗與廣西猺同叛總督班第總兵劉策名以兵進剿平之猶土司之未改流者廣西貴州雲南四川之間有百六十八四川青海之間亦有數十

土司世襲

俱以宣慰宣撫安撫長官土司土府土州土縣等官世世承襲其貢賦或比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〇乙

厄魯特策零死

丑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那木札爾嗣汗位童昏無行諸台吉殺之立其庶兄喇麻達爾札阿睦撒納潛入伊犁（厄魯特汗之都城）襲殺喇麻達爾札擁立達瓦齊為汗阿睦撒納為輝特台吉居雅爾（雅爾即塔爾巴哈台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〇丁卯十二

金川叛

年金川土司莎羅奔叛（金川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有大金川小金川皆以臨川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為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為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唐維州地也明正土司隸雅州安撫司）攻革布什札及明正土司巡撫遣兵彈治不奉約又傷我官兵詔雲貴總督張廣泗率兵三萬自河

東西進剿阻險不前復增兵萬〇戊辰十三年副將張興等通莎羅奔戰死諸將多失事機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廣泗輕訥親不和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我兵三千皆潰詔逮廣泗至京斬之訥親軍前賜死命大學士傅恒經略又起用岳鍾琪傅爾丹俱征勦傅恒至軍即斬將士為內應者增調鄰省兵刻期進擊〇己巳十四年傅恒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碉卡（碉音凋石室也金川番人皆居石室卡從納切據險隘立塘設兵謂之守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大怖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為川陝總督時勦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區畫甚公莎羅奔故隸鍾琪麾

下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莎羅奔父子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從鍾琪詣

金川平

大軍傅恒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顙哲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猺役乃宣詔赦其死諸番悉

畫功臣像

平〇畫五十功臣像于紫光閣〇辛未十六年正月皇太后六旬上誕上躬奉皇太后駕幸盛京率天下臣民舉行大慶禮〇三月上諭曰經史學之根柢也會城書院聚黌庠之秀而砥礪之尤宜示之正學朕時巡所至若江寧之鍾山書院蘇州之紫陽書院杭州之敷文書院各賜武英殿所刊之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資髦士稽古之學〇帝

巡幸江南。○癸酉十八年，緬甸入貢。初，茂隆場商吳尚賢說緬入貢，緬酋麻哈祖遣使以馴象塗金塔至京進獻。錫賚如例。吳尚賢旋被滇吏借事斃諸獄，於是茂隆銀場衆皆散。○甲戌十九年，緬酋麻哈祖為木疏土司雍籍牙所篡。（木疏土司稱祖傳一千七百餘年，其先世雍由大漢和帝永元九年受印綬，迄有雍覺明，有雍罕，今有雍籍牙，皆一姓相傳之證）桂家木邦二土司不服，遂治兵相攻。桂家敗竄，襲殺孟連土司。總督吳達善使人誘戮桂家土司，而木邦土司亦兵敗走死。于是緬酋日犯我諸土司境。○土爾扈特遣使入貢。（土爾扈特，厄魯特族，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投俄羅斯。俄羅斯以裏海額濟勒河之南與之使遊牧）○阿睦撒納襲殺都爾伯特台吉達什，併降其子納

阿睦撒納內附

征準部

默庫，自還帳於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里，雅爾之東，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里，平定後為屯田之所）屢掠伊犁邊境。達瓦齊自領精兵三萬八千來攻。阿睦撒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共率所部兵民二萬餘，東奔叩關內附。先是，達什宰薩喇爾三車棱等，皆來降。上納其降，俾暫游牧於喀爾喀之札卜堪河。（札卜堪河，受烏里雅蘇河之水，西流至科布多境，入于泊）阿睦撒納入覲熱河。備言伊犁可取狀。上大喜，封親王。既而準部驍將瑪木特知至準噶爾事不可為，亦脫身來歸。上遂決意征準部。○乙亥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師。班第為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撒納副之。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兩路

二十餘騎收七千

阿睦撒納反

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出烏里雅蘇臺，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舊厄魯特和卓木先後迎降。于是所至諸台吉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者。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里，軍皆會。（博羅塔拉河，在伊犁東北三百里，約南北兩路會合之區，山川水草形勢皆勝，故逆叛後即踞此地，以號召南北）達瓦齊自率宿衛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之格登山。大兵爭渡伊犁河追擊之，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即乘夜突擣其營，拍馬橫矛，搴纛大呼，賊瓦解。達瓦齊以二千餘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七千餘還。大

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奔烏什城霍吉斯。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即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赦阿睦撒納死，封雙親王。○八月，阿睦撒納叛，據伊犁四出煽亂。班第、鄂容安等，被圍死之。將軍永常退軍，移糧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命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丙子二十一年二月，策楞至伊犁，賊已遁入哈薩克。策楞頓兵不進，復以達爾黨阿代之。達爾黨阿擊破哈薩克，阿睦撒納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僅二三里。賊令哈薩人佯告欲擒獻賊，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欲進捕，達爾黨阿不可，賊

徐颷去我軍頓兵數月無要領諸部降賊逮策楞達爾黨阿罷之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兵駐防伊犁轉戰而南屢戰殺賊○丁丑二十二年正月兆惠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疲困甚進至特訥格不復能衛護乃結營自固賊急圍困會侍衛圖倫楚率兵二千間道往迎圍乃解兆惠得新兵復往勦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出北路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征勦之會諸部落亦自相吞噬且痘疫盛行死亡相望兆惠兵復長驅至賊皆敗走逆酋先後授首兆惠等窮追至哈薩克（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而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帷盤夏往居之風俗物產文字同準部言語異）時哈薩克汗阿布賚懼招大兵遣使入貢誓禽賊以獻適阿睦撒納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睦撒納驚徒步夜走俄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睦撒納患痘死於是命成袞扎布鎮烏里雅蘇臺準部底定○回部和卓木自立為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招降回戶數十萬皆靡（回部天山南路也天山葱嶺正幹延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為準回兩部南北分路於哈密雪山之陽冬夏湧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滙於蒲昌湖為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有城堡數百即漢書所稱三十六國之地也其喀什噶爾即古疏勒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謂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土人今皆奉回教故是為回部如回疆）惟

哈薩汗入貢

準部底定

和卓木叛

庫車城主鄂對奔伊犁求救兆惠令鄂對從伊敏圖率兵往勦未至庫車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僇賊兵固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敏圖不從馳入庫車為賊所害鄂對等逃還○戊寅二十三年準部鄂拓克復叛誘脇都統滿福命兆惠富德兩路進勦○命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卓木兄弟率兵萬餘來援我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殲其前隊三千又禽斬千六百奪其大纛截其歸路和卓木入保庫車城鄂對請扼走路將軍雅爾哈善不為備終日棋奕和卓木將走守兵告之將軍復不信賊宵遁提督馬得勝穴地攻城城兵反塹其外而實藁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上震怒誅雅爾哈善馬得勝以狥時將軍兆惠來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上壯之乃命移師而南時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即漢莎車國）大和卓木奔喀什噶爾（即古疏勒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師至葉爾羌城大不能圍攻結營城東以伺間遣兵扼喀什噶爾援路兆惠自率千餘騎取賊糗糧賊以萬五千夾攻我兵且戰且退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斃再易總兵高天喜等戰歿賊築長圍困我兆惠遣人赴阿克蘇告急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有約大和卓木乃使人議和兆惠執其使射書諭

征回部

土爾扈來降

以必先縛獻○土爾扈特汗烏錫巴率七萬餘户來降乃賜哈拉沙地為其游牧以著勒土斯土為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故地乃封烏錫巴為汗其弟親王餘郡王貝勒公台吉有差（土爾扈特在哈薩克部之北）○巳卯二十四年富德在北路聞兆惠急報率兵二千餘赴援賊兵五千餘邀戰擊破之進渡葉爾羌河賊復拒戰富德不能進適阿里袞以兵六百解駝馬數千夜至與富德兵合奮擊賊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長驅進兆惠見賊圍日少知援軍至即勒兵潰圍殺賊千餘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布魯

布魯特部落內附

特諸部落內附遣使巡其部落同內地焉（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在天山北準部之西西踰伊犁千四百里特穆同回部游牧無城郭其騾駝風俗皆介準回之間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能馴服之東部烏孫西部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南隔葱嶺東逮疏勒唐時為大小勃律）

○庚辰二十五年兆惠富德率兵三萬兩路並進和卓木

討和卓木

遂弃城驅人畜逾葱嶺而遁欲投敖罕安集延（敖罕一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為敖罕城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漢書謂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為出安集延之道安集延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富強善賈善戰亦大宛遺風）先遣使往而敖罕不報乃赴巴達克山（巴達克山葱嶺西南回國也去葉爾羌千餘里西北至伊西洱庫有城郭負山扼險户口十餘萬）我先鋒千餘騎追至戰于霍斯庫嶺斬賊五百（霍斯庫嶺即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淖爾即佛經所謂阿耨達也）又破阿爾楚山追攻二十餘里斬賊千

餘又三日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河兩涯皆山和卓木據山扼我追兵我兵擊大敗之凡降賊萬二千獲牲畜萬計兩和卓木僅挈其妻孥數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和卓木之擁衆而西也本謀據敖罕及巴達克山等國而敖罕不納往巴達克山以其酋不親迎怒斬其使欲約隣部擾之於是巴達克山酋與兵戰于阿爾渾楚嶺擒其兄弟時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巴達克山酋素爾坦沙大懼馳獻其馘率所部十萬户及鄰部博羅爾三萬

巴達克山納款

户俱納款於是愛烏罕（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其汗所都曰堪達哈城地廣數千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温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五萬惟火鎗刀矛無弓矢重農桑鮮物釆多文繡）興

師問殺和卓木之罪巴達克山汗懼乃貽中國文綺具言

愛烏罕入貢

和卓木負中國及擾已國之罪愛烏罕遂與連和遣使入

回部悉平　愛烏罕入貢

貢回部悉平明年二月王師凱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為參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置領隊大臣○甲申二十九年回

烏什作亂

部烏什民作亂先是準噶爾敗烏什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二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上恐其反覆不可專任召入京以哈密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恭戾無親虐使兵民辦事大臣蘇成亦酗酒宣淫不治事於

是部民數百人相聚謀變一人奔告阿布都拉吐遂之又數人相率走投駐劄大臣署亦吐拒不納民遂作亂殺阿布都拉蘇成及守兵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聞變即領兵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即令舉兵城復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於是城中皆叛聽阿剌布圖號令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敗庫車大臣鄂寶之兵喀什噶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犁將軍明瑞各以兵赴援會卞塔海以誤軍機伏法官軍晝夜攻城賊潛遣其黨煽各回城並乞援于敖罕布魯特遠近洶沸時葉爾羌鄂對之妻葉依木以其子鄂斯在庫車置酒盡召諸將士責以忠義利害歌

舞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人心始定得不黨賊其餘回城亦不敢動于是賊無外援我兵薄擊賊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烏什平（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又回疆一大都會也）○乙酉三十年緬酋雍籍牙因桂家木邦孟連耿馬諸土司互相戰殺益無忌憚乃令孟良酋犯我車里土司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普洱永昌邊外一日數驚總兵劉得成參將何瓊詔游擊明浩等三路皆敗命劉藻代吳達善為總督常鈞為巡撫束手無策藻自刎死○丙戌三十一年詔總督阿爾泰往勦金川先是莎羅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總督

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給郎卡郎卡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詔大學士楊應琚自陝西移督雲南應琚至永昌移文檄緬言天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即進討緬賊聞乃大出兵攻木邦景線皆陷之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襲克新街燒器械輜重走還銅壁關賊數萬尾而入應琚瘵疾遽起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治應琚軍○丁亥三十二年提督李時升調兵萬四千進剿木邦新街等處賊佯遣人議和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圍永昌騰越各邊營壘烏爾登額劉德成赴援賊復乞降以緩我師而

乗間襲孟卯城土司拒守八晝夜援兵始至賊潰走滲猛卯江而逸雲貴總督明瑞參贊額爾景額提督譚五格等率滿兵三千漢軍二萬餘會于阿瓦進至木邦賊戍望風先遁留兵守之明瑞率兵萬餘渡錫箔江賊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哈國興等進連破四柵十二柵之賊皆宵遁乘勝全軍競進夷境益峭險馬乏草牛踣途無糧可掠與北路軍會合俱向孟籠果大獲糧時軍已深入二千餘里○戊子三十三年征緬諸將以糧盡道險議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歸賊衆來追我兵且戰且退日行不三十里賊復悉衆來追我兵設伏擊破之賊復不敢近明瑞

趙翼論總督明瑞

休軍。變化數日。賊帽集數萬來圍。諸將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領隊大臣札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音保死之。上以額爾登額總督鄂寧等不往援。皆磔死之。武進趙翼曰。方明將軍之自緬退師也。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處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衆馱一礮。而我則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日中。未嘗一敗。其中又有變化之大捷。每晨起即躬自督戰。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帳下親兵共之。有傷病者令舁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忘其死也。非不能自拔

歸。蓋以阿瓦未破。懼無以返命。雖上有令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三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自以身殉。方軍勢蹙時。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孤軍援絕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憚。而後來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心非慷慨徒死者可同日語矣。四月。小賊歸俘卒求和。時余參贊幕。距明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滇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孝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五月。緬酋歸俘卒許爾功等八人。持貝葉書

征緬向

附以楊重英書及木邦頭目甾溫書。乞罷兵。不許。命大學士傅恆為經略。阿桂阿里袞皆為副將軍。明德為總督。哈國興為提督。大舉征緬。以明年二月發京。○己丑三十四年四月。經略傅恆至永昌。兵衆軍器。刻期雲集。傅恆啓行渡戛鳩江（亦曰蘭鳩江。亦曰檳郎江。金沙江之上流。）而西。孟拱孟養諸土司望風出迎。蠻暮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迎傅恆軍。即由蠻暮江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我兵奮戰。賊大潰。殺溺數千。大兵進攻老官屯。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柵皆鉅木。外周以三濠。濠外又橫臥大樹。銳其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以大

礮擊之。過木輒洞。而柵不塌。偶折輒補。又屬生革為長絙鉤之。力急絙輒斷。乃伐數百丈老藤。鉤柵曳之。為賊斧斷又挾膏薪抵柵。柵木沾潤。不能爇。最後穴地充藥轟之。柵突起丈餘。賊號駭震天。我軍皆挺刃以待。俄柵忽落平。不復動。然賊自是震懼。阿桂又自通江水門。越柵截其西岸應援之賊。賊帥乃遣人來議款。哈國興單騎入賊柵定議而還。於是緬酋遣使詣傅恆。饋獻自陳。請入貢。遂焚舟鎔大礮班師。時班師。命亦至。（是時還木邦孟拱蠻暮三土司于闕內。）○庚寅三十五年。經略傅恆還朝。即病卒。鄂寧亦卒于永昌老官屯。目移書索木邦孟拱蠻暮三土司。阿桂遣都司蘇爾相賚

討金川

徼答之復被留○辛卯三十六年敕阿桂遣偏師擾緬邊阿桂奏言蠻幕木邦孟密三土司外始爲緬地距邊已二千餘里偏師不可深入若出近邊則所殲乃野人漢夷與緬無損不如休息數年外約暹羅（暹羅緬之東南界）同時大舉上以大舉非計乃罷阿桂以溫福代之緬連年抗中國耗費不貲又雲南閉關罷市緬東南用兵遂併暹羅○小金川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尚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兵討之溫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賊僧桑格割地求援于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壬辰三十七年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桂林遣將薛琮等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龍溝賊截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我全軍陷沒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直擣賊巢僧桑格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底木達澤旺閉門不納遂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檄索諾木縛獻不應上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一舉滅之○癸巳三十八年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索諾木陰使小金川頭目煽

朱成功卒

曰此地廼先人故物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荷蘭乃降送之歸國諸土酋皆受約束改爲安平鎮赤嵌城爲承天府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臺人大集鄭氏遂安○十二月帝在緬甸平西王吳三桂率兵薄緬帝賜三桂書諭之緬酋莽應時執帝獻三桂軍三桂殺華亭侯王維恭等百餘人奉帝還滇以五華山舊宮爲行幄頗極增崇侈麗○壬寅十六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朱成功卒于臺灣年三十九臺人以其弟襲爲講理成功訃至島經嗣位清靖南王耿繼茂遣人招諭議炤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乃遣人通好不報○十月鄭經帥師徃臺灣黃昭奉襲拒經經射昭殪衆遂逃稅甲經遂入臺收殺主謀者餘寘不問待襲如初○癸卯十七年先是鄭經居島與乳媼通生子成功聞之大怒遣使至島諭鄭泰監殺經及經母董知成功病革或亂命不從及經入臺泰潛結黃昭拒經事覺經乃佯置酒邀泰縊殺之泰子纘及弟鳴駿亡歸清將士先後歸清者多矣于是清主銳意南掠令將士分道疾進經分部死士禦之衆寡不敵退守銅山清兵入島墮兩城自是之後族屬將士大抵皆降于清獨有陳永華馮錫範等及經還

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偪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崖即在其下番衆及索諾木母姊出降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皆在圍中明亮富德徇下各路皆會于噶爾

教匪王倫作亂

厓○山東兗州府壽張奸民王倫作亂王倫初以清水邪教徒來山東號召無頼亡命徒黨日衆夜襲城戕吏時承平日久官民皆不習兵賊連陷堂邑及陽穀分擲臨清東昌叔掠總兵惟一以兵三百擊賊堂邑復以兵八百擊賊柳林皆不利賊據臨清舊城惟一以兵三千戰城外復敗走東昌詔斬惟一以徇各郡援兵漸集圍城數重賊登樓縱火死復殲女賊烏氏等數十生擒其弟王樸等檻送京

師誅黨衆六千餘賊平○乙未四十年將軍阿桂督諸軍攻噶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轟擊所至洞墻壁數重賊衆窘急索諾木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封印獻軍門降金川平○丙申四

金川平

十一年上謁兩廟岱嶽闕里廠侔廟社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封賞進秩有差○先是緬酋孟駁子贅角牙立贅角牙以兩金川平大懼遣使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爾相求開關互市○丁酉四十二年緬酋贅角牙遣使附歸蘇爾相楊重英不至命大學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戊

戌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為主起兵盡復舊封又興師侵緬地○辛丑四十六年循化回徒馬明心歸自關外見西域回教皆埌誦自謂得眞傳（回教者舊皆默誦）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至是其徒聚黨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璣及河州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兵五百馳抵狄道州調各鎮兵勦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徑犯蘭州城兵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援師繞城譟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馬明心登城諭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捕賊家屬馳回蘭州命大學士阿

回教徒亂

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赴勦蘭州城西南偪山為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于城東與賊遙隔壘緘挫銳每夜驚擾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之兵進偪賊巢遂奪其險築長圍斷汲道賊已窘急乃塡壕四入斬首逆餘賊悉平○暹羅國主鄭昭子華嗣立亦材武緬酋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華遣使航海來貢告捷○丙午五十一年詔封鄭華暹羅國王○臺灣彰化縣民林爽文作亂初爽文居彰化大理杙地險族強豪猾揮霍聚羣不逞之徒結天地會數

臺灣亂

十年。將吏務為覆蔽。不問黨日橫熾。總兵柴大紀。調兵三百。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等。往捕。駐營五里外。勒村民禽獻。先焚無辜數小村。怵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軍覆。將吏皆死。彰化遂陷。賊移衆陷諸羅。殺知縣及淡水廳同知。向賊。鳳山莊大田亦陷其縣。賊分路犯府城。柴大紀兵備道永福禦賊。殺賊二千餘。丁未五十二年。正月。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各以兵渡海至。黃仕簡檄大紀北取諸羅。郝壯猷南取鳳山。壯猷至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賊混其中。城復陷。游擊鄭嵩死之。壯猷遁歸府城。兩提督觀望逡巡。坐失事機。命總

督常青為將軍。往督師。以李侍堯為浙閩總督。調江南數省兵。往勦。江南提督藍元枚。福州將軍恒瑞。均為參贊。分赴府城鹿港。斬郝壯猷以徇。賊目莊錫舍。亦以二千人降。藍元枚病卒。常青恒瑞離城十里。遇賊萬餘。交綏即退。泉人往臺者。初不從賊。至是泉人悉附于賊。而賊勢不可支。旬日十餘萬。莊大田驅以攻府城。林爽文驅以攻諸羅。爽文以諸羅據南北之中。必欲陷之。柴大紀力守。前後百戰。殺賊數萬。屢出奇兵。奪其峙積。詔大紀為參贊大臣。常青恒瑞進援畏賊勢退。詔解其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又命柴大紀捍衛兵民出城。再圖進取。大紀奏以諸羅為府

城障。一朝棄去。克復甚難。惟固守待援。上覽奏墮淚。詔曰。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為重。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縣為嘉義縣。封大紀義勇伯。世襲罔替。福康安海蘭察至臺。直進衝賊陣。擊大破之。即日海蘭察抵嘉義城。次日。福康安亦至。復乘勝追賊。遂搗大里杙。賊萬餘迎拒。我兵奮擊。殺賊數千。克其巢。爽文攜家走匿其孥于生番社。自與死黨數十竄箐谷。皆就擒。遂移師而南。勦莊大田于牛莊。屢敗賊。追至極南之郎嶠。負山隔海。我舟師截其走路。大兵環山圍之。斬溺數千。大田亦就俘。臺灣平。後柴大紀為福康安所劾被誅。○戊申五十三年。緬

酋孟雲遣使由木邦。齎金葉表金塔一。馴象寶石等。款關求貢。并歸楊重英。乃諭暹羅罷兵。○庚戌五十五年。緬酋孟雲遣使賀八旬萬壽。乞賜封號。乞開關市。許之。遣使賜敕印。封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

廓爾喀犯後藏

○廓爾喀犯後藏。（廓爾喀在西藏西南。本巴勒布國。舊分三部。後三部吞并為一。遂與後藏鄰。東西數千里。南北千餘里。其都城曰陽布。）初後藏班禪刺麻來京。中外施舍之財。海溢山積。及班禪卒於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為其兄仲巴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舍瑪爾巴為紅教。不使分惠。于是舍瑪爾巴憤怨。廓爾喀煽其入寇。廓爾喀乃興兵闖邊。唐古特兵不能闘。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衛巴忠將軍

征廓爾喀

鄂輝成德等陰令西藏堪布等私許歲幣以罷兵時達賴剌麻不可而巴忠擅以賊降飾奏諭廓爾喀酋入貢于是廓爾喀遣人至藏索責鄂輝恐發覺前事匿不奏○辛亥五十六年廓爾喀以藏中歲幣爽約再舉入犯後藏札什倫布駐藏大臣保泰等不為備禦仲巴等挈貲先遁全藏大震達剌班禪兩大剌麻飛章告急侍衛巴忠扈駕熱河聞變畏罪自溺水死鄂輝成德因讞以罪黜之○石刊十三經于太學用垂永久○壬子五十七年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進討廓爾喀五月盡復藏地六月大舉分三路進至濟隴八十里之鐵索橋賊斷橋阻險造橋奪卡追剿

百六十里至協布魯又百數十里至東覺嶺兩崖壁立中隔横河水深溜急險與鐵索橋等分兵上下流為橋而渡至雍雅山廓夷震懾遣使乞降斥之三路進攻六戰六捷踰大山二重前後殺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南北兩山夾河亘橋我兵攻奪其北山破其橋北之賊其南岸大山數十里山後即其國都陽布也賊以十營踞山守禦甚固海蘭察欲扼河立營福康安不可逾橋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里至斗絕處賊乘高木石雨下賊三路來犯我兵且戰且卻死傷甚衆我兵扼橋力戰乃退賊方是時其國南隣印度之地曰披楞久為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釁福康

安進兵時曾檄近廓夷東南之哲孟雄宋木布魯克西南之巴作木朗南面之甲噶爾披楞等部同時進攻許事平分裂其地及是廓夷南求援于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實陰偪其邊鄙廓夷南北受大敵洶懼無計再遣人詣軍卑詞乞哀時我師方挫而賊境益險且踰八月大雪封山難返乃允其降盡獻還所掠藏中財物歸所俘丹津班珠爾等并獻舍瑪爾巴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班師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為官兵駐藏之始廓夷自是以後至今貢獻不絶（甲噶爾即明史之榜葛剌一作孟加臘久屬英吉利其都城則披楞也）

敎匪劉之協等賊起

○癸丑五十八年白蓮教匪劉之協宋之問授

白蓮教徒亂

教傳徒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衆遂謀不靖倡言刼運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為明裔朱姓以煽動流俗至是發覺被執伏誅王發生以幼童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颺跡于河南不獲詔天下大索○乙卯六十年

貴州苗民叛

貴州銅仁苗石柳鄧叛湖南永綏苗石三保應之副將伊薩納永綏同知彭鳳堯率兵往捕鎮筸總兵往會鎮筸苗吳半生及乾州三岔山苗同時蠭集官兵大敗永綏乾州鎮江皆陷詔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林合兵剿之福康安進勦招撫貴州苗略定總兵福寧攻乾州苗大敗賊勢大振苗魁吳八月據平隴稱吳王三桂後妖煽遠近遂

嘉慶帝

荊州賊起

四川賊起

鄉勇羅思舉

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英吉利使臣入貢言前歲大將軍率兵征西藏西南的密部即鄭爾喀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後有需用西洋兵者情願效力○上傳位于皇太子在位六十年改元者一曰乾隆以嘉慶四年正月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仁宗睿皇帝

仁宗睿皇帝諱永琰高宗第十五子也○丙辰嘉慶元年上尊高宗曰太上皇帝○荊州枝江宜都聶傑人張正謨等賊起先是縣官以勘理教匪逮捕株連羅織至數萬人破家陷死無算而川湖粵貴民方以苗事困軍興又以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若已多至是民益讎官思亂教匪乘機

煽動蔓延河南陝川甘肅官兵前後殺賊不下數十萬而賊起益熾○四川羅其清徐天德等賊起各擁衆數萬肆掠郡縣○額勒登保等會兵合剿苗賊斬石柳鄧湖貴略定○兩廣總督吉慶獲海盜陳天保帶安南總兵印安南國王阮光纘令刼內洋商舶以濟兵餉也○丁巳二年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赴湖北俱討川賊○川賊王三槐敗走雲陽將與白崖山陳家山二賊合羅思舉以鄉勇繞出前途獲賊諜悉知其計即冒所獲賊白旂夜馳抵陳家山掩擊賊巢禽斬四千餘雲陽新起賊一舉除之至是補夔州左營千總先是遊擊羅定國使思舉偵賊豐城還報請

以一夫走數萬

治從逆不治從教

率死士夜襲其巢而伏官兵五百為外應夾擊可一舉滅賊軍中咸狂之且謂間諜思舉憤官兵養賊乃請火藥數觔夜獨往賊寨深入縱火風烈火熾賊自相蹂殺譁譟震天奪路走顛崖塡死無算弃器械牲畜山積是役以一夫走賊數萬名震川東鄉勇從之者如歸思舉因險出奇以少破衆長刦營長用伏長用間軍中號曰羅必勝言每役刼營必勝崖滑間道必勝冒旂誘敵必勝也○戊午三年額勒登保誘執王三槐於雲陽餘黨冷天祿猶負嵎安樂坪大兵環攻三月不下思舉請刦賊寨梯絕壁上縋引死士千餘入其三柵乃縱火深巢皆黑橫突萬衆中將明殿

旅出寨大呼曰吾豐城刦寨羅思舉也賊驚落潰奔官兵邀斬無算川東賊由此不振○獲羅其清於山硐○己未四年鎮筸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詔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自明亮額勒登保班師諱奏用兵諸苗至是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鼐總理邊務募勇修碉悉力禦之○庚申五年鎮筸驍苗出掠瀘溪即夜三路搗爨其巢殲之○安南舊阮王與新阮交兵禽送海賊莫扶觀等皆內地奸民受安南偽封東海王及總兵○教首劉之協被禽于河南檻送京師御製邪教說以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額勒登保追陝賊高馬等由棧道入隴乃遣楊遇春擊

汧隴之賊遣穆克登布擊秦川之賊分兵扼棧道高馬等衆二萬夜襲嶶縣將軍富成敗死高馬復犯略陽沔縣西鄉總兵札勒杭阿提督王文雄先後戰死恒瑞擊馬學禮徐天德于康安額勒登保自漢中進軍西鄉策應楊遇春遣兵斷二賊之援先攻馬賊禽斬千餘徐天德走金河口由安康渡漢猝遇官軍于漢陰即東走○夷艇三十餘偏台州將登岸泊松門山下颶風雷雨大作賊船撞破覆溺殆盡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皆磔之會安南爲農耐王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朝廷約束盡逐國內奸匪由是艇賊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爲漳盜蔡牽所幷牽同安人奸猾能使其衆勢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百圓回船倍之乃免刼浙江巡撫阮元令李長庚赴閩造大艦三十名曰霆船鑄大礮四百餘配之以備海寇○辛酉六年楊遇春生俘賊首王廷詔檻送京師高馬二賊與川賊陳魏顏辛等竄西鄉窺江寧額勒登保遣慶成札克塔爾兩路迎擊先後禽斬千餘楊遇春禽高馬二賊于大寧之二郎壩俘斬殆盡○壬戌七年諸將日夜追剿寇賊猶未蕩平上切責其老師持久降謫有差而暑雨時行山潦暴漲兵與賊皆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皆病詔額勒登保回京以欽差大臣關防交德楞泰剿賊于川陝界之

苗猺之亂
九載始平

鳳皇寨先是詔懸賞購賊賊黨趙洪周聞購乘間斬賊首苟文潤出降餘黨解散乃令楊遇春賽沖阿入山搜捕楊芳搜漢北豐紳馬瑜田朝貴分搜川境先後禽斬無虛日會寨勇禽賊苟朝九于南鄭羅思舉禽王世貴于太平各路皆報肅清九月班師自賊起事至報勘定計先後用兵九載費帑銀幾二萬萬兩所奏殺賊數十萬計而官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民之罹毒者無得而稽焉○癸亥八年海盜蔡牽竄定海浙江提督李長庚掩至牽逸至閩洋賊糧硝盡蓬索朽我師又據上風賊不能遁乃僞乞降以緩我師牽得間繕檣械備糗糧揚帆去浙兵追擊大敗之賊

海盜蔡牽
掠臺灣

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大于霆船之船載貨出洋渡臺灣○甲子九年蔡牽掠臺灣米數千石分濟粵盜朱濆連䑸八十餘入閩會浙江總督胡振聲以二十四艘運造舟木于閩閩督玉德遽檄振聲擊之爲賊火攻所陷死○八月蔡牽朱濆共犯浙李長庚合諸鎭兵擊之于定海北洋二賊結百餘艘爲一陣長庚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爲二使鎭兵擊濆而已急擊牽逐至盡山沉其二船又斷其坐船篷索會風雨驟起賊遁去牽責濆不用命濆怒遂與牽分是冬長庚敗濆于甲子洋○乙丑十年蔡牽以百餘艘犯臺灣沉舟鹿耳門以塞官兵結土匪萬餘攻府城自號鎭海

南山新兵作亂

王。○南山起隴西尾、南鄭、阻與千餘里、置寧陝鎮節制之。七年寇賊戡定之後、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悍、為漢北第一雄鎮。是年六月屆減給期。副將楊之震遇兵士、訴者不曉諭、輒笞治。于是左右二營兵陳達順、陳先倫謀變。糾黨二百餘、焚掠二城、戕副將游擊、以叛。賊黨蒲大芳等以總兵楊芳得上心、先護送其家屬于興安、而後歸從賊。（是時楊芳赴固原署提督）賊煽脅各汛（汛謂為陣）新兵八黨、欲由棧道南走川。西七盤關及川北皆有官兵遮奔。華陽破洋縣、虜脅二千餘、復回寧陝、轉攻孝義、分隊窺子午峪。上責德楞泰擁兵不進、致賊橫行。日鴟張。時賊起事頭自百四十人、各招黨羽。每人所招或百餘或數百。旬月萬計。又選其能戰之賊、步騎三千為前鋒。以陳先倫陳達順不得眾心、改推蒲大芳為首。群賊皆聽指揮。大芳驅群賊大破官軍。欽差大臣札克塔爾陝西提督楊遇春等皆走。楊芳馳至、單騎入賊營、說大芳降之。其叛卒二百餘人盡繹歸伍。于是新兵之亂平。上震怒、責其專擅、廢法縱叛、損威命。總督倭什布、謫科布多。札克塔爾降四川副將、楊遇春降寧陝鎮總兵。戍其降卒二百于新疆。（即回疆天山南路也）使楊芳率降卒出關戍。○粵賊李崇玉與艇賊通、官捕急、逸于海舶。兩廣總督那彥成誘禽之、給五品頂戴、招降洋匪二千餘、皆

繹之。于是民間有為民不如為盜之語。召那彥成還、以吳熊光代之。○丙寅十一年、李長庚攻蔡牽于臺灣、焚獲三十餘艘、俘賊千餘。牽困守北汕。如獸在阱。會風潮驟漲、北汕所沉舟為風浪掀起漂去。牽乃遁去。長庚追及粵洋、殲牽姪蔡天來之舡。○丁卯十二年十二月、長庚追牽入澳、窮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舵、遂又自以火攻舡、維其後艄。賊急發艄尾一礮、適中長庚喉、而殞。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事聞、上震悼、追封壯烈伯、謚忠毅、以長庚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戊辰十三年、蔡牽自安南回棹、朱濆資之、與閩盜張阿治相應。巡撫阮元用間離之。濆復舍牽竄閩、為許松年斃。牽亦為浙兵破其黨駱亞盧、殲于邱良功。于是阿治率眾乞降。邱良功王得祿合剿牽於定海。牽窮知無救、乃首尾舉礮自裂其舡、沉海而死。

海盜蔡牽死

○安南阮福映于七年攻復其全境、遣使入貢、備陳構兵始末、為先世黎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

英吉利攻安南

初、安南惡鴉片烟天主教、久絕其市舶。是年英吉利駐印度兵酋聞阮邦新造釁可乘、乃以兵艦十餘駛入富良江口。安南人盡斂舟艤內港、數百里無一人。直抵東都、夜忽小舟百十出下流內港、乘風潮火攻之。英人無走路、先入七

艘燼焉。北海口餘艘駭遁。無顏返國。乃抵廣東圖古澳門。不果而去。○己巳十四年。百齡代吳熊光督粵。嚴禁岸奸接濟。又盡改海運為陸運。賊乃撥小船入掠內河。鄭乙以三百餘艘入掠香山大黃埔。總兵許廷桂敗死。百齡調兵內外夾攻。賊突圍遁。尋死。其妻代領其衆。粵賊郭學顯以衆五千船九十餘出降。○庚午十五年。鄭乙妻詣省城乞降。乃獻其衆萬六千船二百七十礮千餘。載至香山海口。百齡親往受之。赦令隨軍自贖。乃檄各鎭會剿餘賊。各率所部出降。粵賊平。○上諭群臣曰。國家經理大事。當扼其要領。譬治病當究其病源。如剿教匪則堅壁清野為要。靖

李文成謀逆

天里教徒亂

洋匪則杜絕岸奸為要。○辛未十六年。上西巡。幸五臺山。○癸酉十八年。上幸木蘭秋獮。○河南滑人李文成及直隷大興人林清謀逆。前伏誅。初文成倡天里教（亦名八卦教）聚衆斂財。妖煽其徒。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則密邇京師。陰通內臣。約乘上回鑾時。伏莽行在。滑知縣強克捷聞知之。密告巡撫高杞。請兵掩捕。不應。克捷乃捕文成下獄。賊黨遽聚衆破滑。出文成于獄。克捷死之。於是直隷山東之賊黨皆起。殺官陷城。林清亦使其黨犯京城。太監劉金閻進喜等為內應。引賊入大內。皇子等在上書房。聞變。皇次子急命進撒袋銃刀。俄有手白旗攀垣將踰入者。皇次子發

銃殪之。再發再殪。貝勒綿志亦以銃殪賊。賊乃不敢越垣而入。將火隆宗門。諸王大臣率禁兵入衛。敗賊。薄暮忽大雷電。數賊震死。餘股栗竄匿。先後就禽。并禽通賊諸內監。飛報行在。越四日。車駕還宮。人臣始定焉。文成既據滑。萃精銳于道口。恃運河積糧以戰守。陝西提督楊遇春連敗賊巢。進圍滑城。桃源賊首劉國明潛入滑。護李文成出奔輝縣山。總督那彥成遣兵追之。文成自焚死。尋滑城亦下。殲賊二萬餘。俘賊首牛亮臣徐安國等。滑縣平。山東鹽運使劉清。故在四川將鄉兵剿賊有名。至是以文吏將官兵。連破山東諸賊平之。豫親王以先期聞賊黨祝顯逆謀。不

張格爾擾回疆

舉發。削封爵。以強克捷首發賊功。賜謚忠烈。世襲輕車都尉。○甲戌十九年。南山木商夫役萬五以歲饑停工。出鄉掠食。吏捕之。萬五煽衆入山。巡撫朱勳遣吏講解。萬五益恣。衆至數千。燒木箱。命那彥成等會剿。禽斬萬五。餘賊悉平。○乙亥二十年。川西徼外中瞻對番酋作亂。重慶鎭總兵羅思舉討平之。○庚辰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大和卓當乾隆初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即張喀爾。以誦經祈福惑衆。傳食諸部。）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為章京綏善叱逐。蘇蘭奇憤走出塞。從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十餘賊

舍騎步遁○上崩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嘉慶皇子即位是為宣宗成皇帝

道光帝

宣宗成皇帝諱旻寧○乙酉道光五年張格爾屢寇喀什噶爾近邊時內地回户多為其耳目官兵往捕輙逸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出塞四百里拚之不遇即縱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汰列克大怒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張格爾率五百餘突至回城韩其先和卓木之墓距喀城八十餘里將軍慶祥遣兵五千剿之先後戰沒東走阿克蘇者僅七百人教罕酋將兵萬餘援張格爾喀城遂陷英吉爾葉爾羌和闐亦陷命陝甘

總督楊遇春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詔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山東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兵會剿賊偪阿克蘇城辦事大臣長清遣兵敗賊禽斬千餘大兵集于克蘇萬餘提督楊芳襲破賊于柯爾坪和闐伯克伊敏等以其衆二千縛獻偽帥○丁亥七年大兵進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横岡長齡楊遇春將中軍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奪横岡賊潰奔禽斬其半復沙布都爾城禽斬萬計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列陣亘二十餘里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長齡欲退營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即自率親

楊遇春洋達瑪河之捷

兵擄上風扛礮轟賊礮聲與風沙勢相并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賊陣大亂比曉我兵盡渡河乘勝復喀城張格爾已遁僅獲其甥姪及安集延偽帥等殺賊無算生禽四千餘遂復英吉沙葉爾羌尋復和闐楊遇春楊芳追賊出塞楊遇春屯色勒庫楊芳屯阿賴（阿賴蔥嶺之北水皆西流乃喀城北教罕之道也）教罕兵二千餘来圍楊芳鏖戰一晝夜軍幾殆步步為營嚴陣出險于是長齡武隆阿頓師不進上切責老悖昏謬欲釋逆裔歸長舊部二人俱革職留任命直隸總督那彥成赴回代長齡時張格爾傳食諸部諸部頗厭之長齡等密遣回民縱反間言官兵全徹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

禽張格爾

和卓張格爾果復率賊五百潛襲喀城長齡楊芳等要擊禽之于喀爾鐵蓋山檻送京師長齡檄諭教罕布噶爾（布噶爾在教罕之西）縛獻逆裔家屬教罕遣使来貢而不獻逆裔家屬于是上命絕其互市以困之○己丑九年教罕安集延流寓各夷糾衆萬餘攻圍喀什噶爾葉爾羌掠回莊那彥成之子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不敢進繞道烏竹致賊飽颺出塞逮下獄擬重辟那彥成亦革職以長齡為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朗阿馳至軍與伊犁將軍玉麟會審邊事○辛卯十一年檄諭教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葉爾羌（教罕為衆夷逋逃藪）

所屬不過八城實能延即其八城之一在故寧東三百八十里距寧城五百里

平猺之亂

猺趙金龍與常寧猺趙福才以巫蠱惑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扨猺寨牛穀，黨聯官役，猺無所愬。於是金龍妖煽其黨倡言復讐，使趙福才糾廣東散猺三百餘，合湖南九冲猺共六七百人，焚掠兩河口，殺二十餘人。○壬辰十二年，趙金龍衆已千餘，據長塘・炎冲・水州。鎭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鄕勇進剿。游擊李方下・王俊等直擣炎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金龍竄藍山之五水猺山，所至虜脅衆二三千。提督海淩阿率副將馬韜以兵五百進剿。藍山路險，冒雨深入。伏賊四起，乘高下突。海淩阿等皆死。於是金龍・福才及趙文鳳各擁衆二三千，犄角出沒。桂陽知州王元鳳等擊斬福才。新田知縣王鳴戰沒。賊入城市掠去。扼洋泉鎭拒官兵。總兵羅思舉等以兵攻圍。金龍中鎗死。餘黨趙子青以賊二千竄江華。羅思舉・余步雲等禽斬子青，餘黨瓦解。

連州猺亂

○連州八排猺作亂。總督李鴻賓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剿。猺劉要路伏險狼突。官兵驚潰，三路皆敗，士卒死者千計。禧恩・瑚松額・余步雲等進剿降之。

林則徐燬鴉片

○己亥十九年，以林則徐爲總督赴廣東，嚴禁鴉片，並罷貿易。先是以鴉片烟甚害民生，已設嚴禁。乾隆・嘉慶兩次消燬數千函，以示其爲害。又設立制律警戒防遏，而流毒不息，禁綱漸弛。遂至比歲所販數萬函之多。上憂其耗蠹中國日久愈甚，特命則徐便宜從事。則徐至廣東，命英商盡呈所蓄鴉片，罷張兵備臨之。英商懼，呈千餘函。則徐責未盡其數。英商抗辯不服。則徐乃命內民絕輸送飲食以困之。英商窮蹙，遂盡其數送呈。則徐即盡消燬之。又復諸蕃互市，惟英人不允。於是英人以戰艦駛入廣東，乞曰，復互市則已，否若有戰耳。則徐不應。英人乃寇我官船而去。則徐恐其再寇，大修兵備。適洋中有伊斯把你亞船，我兵疑爲英船，襲燒其船。英人馳往救難。英將蘇密多以戰艦至廣東。我兵進剿失利。尋寇香港。我兵拒戰，互有勝敗。英人遂乞互市，不許。

英國發戰艦數十艘來攻

○庚子二十年，英國發戰艦數十艘來襲，舟山乍浦取之。今路侵浙東郡縣，遂圍寧波。命大臣伊里布爲大將軍赴浙東禦之。于餘姚縣英艦膠沙不前。鄕勇蝟集攻圍。有女酋驍勇絶倫，挺身防戰，手斬數人。鄕勇披靡。一人揮槍自後引其肩，衆因得禽之，并捕獲英兵二十餘人。

擒英女酋

女酋其國王第三女云。英將寄書餘姚縣令，請撫俘，即還侵地。直至廣東奉法令不報。遂至京師乞和。上命欽差大臣琦善赴廣東議之。○廓爾喀遣人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屬之披楞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搆兵，臣願率

所部往攻卑底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未知所稱卑底即英吉利披楞即英吉利屬地東印度孟加臘也卻之〇辛丑二十一年命欽差大臣伊理布同琦善赴廣東議和英將曰還我公主即還侵地如不許則傾國大舉誓必報復琦善等私斷行釋放褫林則徐職于是英將撤浙東兵而駐廣東悉奪蕃舘兵勢猖獗上大怒奪琦善伊里布職起用林則徐經理浙東命親王綿瑠為大將軍統師赴廣東英將恐其襲擊弃蕃舘入船官軍進勦戰于海上失利英兵遂登岸復蕃舘我兵進勦不克英將乞我退兵于六十里外得償銀六百萬兩以罷兵許之乃退兵如約英

兵亦引去時英國東印度屬地鎮將噗㖷喳等奉公主命以兵三萬二千餘至澳門英軍大振廣州府戒嚴修築城堡以為守備英兵礮擊其運土石船沉之又破岸上廬舎

英將襲寧波

去尋陷香港廈門進抜定海鎮海遂陷寧波據之〇壬寅二十二年官兵復寧波不克又襲定海鎮海俱失利英兵

陳化成戰死

大舉抜乍浦陷上海進陷呉淞水師提督陳化成死之化成材勇善戰所至築砦鑄礮連立軍功英軍語曰不恐江南百萬兵惟怕一人陳化成英兵破横江鐵鎻關進我兵七萬餘沿江列營拒之英兵水陸突衝直逼鎮江將軍齊慎胥適副將祥雲海齡等死之府城遂陷南京大震報聞

上始知其不可防遂起用伊里布同欽差大臣耆英馳赴講和英兵乗勝進至燕子磯距江寧府僅三十里耆英等至即遣使議和〇七月耆英等會英將噗㖷喳于江寧府

與英講和

定議乃為盟約書其畧曰清國消滅烟土納銀二千六百萬兩償之以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五處為英國交易之區使家眷來住香港永歸英國管轄清英官吏以同等

布嗐爾滅敖罕

交接〇布嗐爾伐敖罕滅之虜敖罕王了伯克來告捷布嗐爾國在敖罕之西尤大且強先是布嗐爾王挾敖罕王之弟以女妻之旦夕伺釁是年遂滅敖罕為其附庸〇英船過臺灣遭風破碎土人疾英人犯順有年見之宿憤忽

發四集擒捕鎮總兵洪達等命殺之噗㖷喳上疏曰如此而無罪則其將執干戈以問之即解洪達等職命耆英謝之〇丁未二十七年廣東之民怨英人特甚每以細故爭鬪糾衆抗拒至是廣民悉逐英人英國香港鎮將潜遣戰艦數艘襲廣東城砦取之總兵官馳至香港謝英將以復侵地并許英國備戰艦于港口以戒黨匪〇庚戌三十年

天主教徒亂

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等在金田作亂秀全廣東花縣人

長毛賊

奉天主教宣傳天父天兄之語欺誘頑民密結秀清雲山等遂謀不軌俱往金田集其徒三百餘人擄掠郷鎮官兵圍急將就擒適廣東教匪楊元清等以亡命三千人附之

勢遂猖獗。偽號太平天國。稱天王。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嘗與其徒蕭朝貴妻宣嬌私。衆至不及避。乃謂衆曰。我為天父。四子宣嬌為天父六女。今同臥。以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同胞兄妹同臥。何害。衆勿疑。遂自號贖病主。目不識丁。而多權詐。賊悉聽其指使。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稍讀書。與秀全接。恨見之晚。遂相與密結。造十天條。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詔書等書。惑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上崩。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曰道光。皇子即位。是為文宗顯皇帝。

文宗顯皇帝。諱奕詝。○辛亥。咸豐元年。官兵征勦賊洪秀全等。破之。賊竄入永安。○壬子。二年。官兵圍賊洪秀全等于永安。值湖南郴州人李嚴通作亂。為官兵追勦。逃附永安。秀全等始突圍出。遂擾桂林一帶。竄至長沙。先是湖南多盜賊。官兵分勦。至是悉附秀全。有賊一萬人。又招得掘煤洞蠻子數百人。名用龍口法。（龍口法。坑地道。以崩地之法也。）長沙以前尚未能陷城。至是用此法。長沙城幾陷。官兵力戰破之。斬賊魁蕭朝貴。賊乃退轉。陷武昌。用龍口法。城陷。賊勢大振。

長毛賊用龍口法拔城

○癸丑。三年。粵逆洪秀全楊秀清等。率賊衆數萬。順流東下。悉陷沿江郡縣。遂攻金陵。以龍口法拔北城。官兵殊死拒戰。婦女亦登陴助守。礮銃電發。斃賊無算。賊衆有增無

長毛賊陷南京據之

減。而官軍連日不暇食。大城乃破。官吏將士皆死難。秦淮兩岸青樓有妓王某。女賊逼與歡。女笑迎曰。吾等以顏質得侍大王。何修而獲此顧。家有酒饌。盍飲以合歡。賊喜諾。大噱醉。女抽刀殺賊。而後自縊於樓。賊遂陷城。秀全入居之。偽號王府。置偽文武官。又設男女館。逼人拜天父。言敬天兄耶蘇。耶蘇西方之聖人也。西方諸國信奉最篤。而辯之甚明。耶蘇為天父之第一子。秀全為第二子。南賊馮雲山為第三子。東賊楊秀清為第四子。北賊韋昌輝為第五子。西賊蕭朝貴婦楊宣嬌為第六女。翼賊石達開為第七子。餘雖其父兄子孫。皆為該賊等之弟。其母嫂姊妹。皆為該賊等之妹。又出南賊所做讚美。率衆朝夕誦之。又每茶飯先默誦。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等語。夕聽朝起亦有所誦。更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為一讚期。街設大旗。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菓品糕點。群誦讚美。鑼聲炮聲震耳。老長毛（謂洪秀全）病。具奏章。寫小子跪在地下等語。著人代祈。其言甚哀。其煽惑愚頑。率皆因此。賊衆遂進陷鎮江楊州。時賊衆男女館。約二十三萬四百名。○廣州府吏捕廣人在英船傭役者。英人拒之。府吏怒。燒其館。英將發兵。擊破諸砦。遂燒廣州城。上遣官馳赴。與償金以和。○丙辰。六年。廣人奪掠英商船。英官許其暴

妓女死節

英佛二國來寇

舉官吏輕視不理英將發兵擊廣東諸砦官軍嚴守備拒之自是連年與英搆兵○戊午八年英吉利佛蘭西二國兵來寇廣東轉入北河（北河在直隸天津江下流也）擊破諸砦直至天津上懼其侵入北京命穆親王等抵天津講和二國請以開天津及諸港互市弘耶蘇教於中國官保護奉其教者許二國公使在留北京等事穆親王録其所請還京以聞于是英佛二國兵亦引去○己未九年英佛使臣至天津問前年請船入北河我兵擊斃數十人二國使臣僅以身遁○庚申十年英佛兵二萬餘至北河口上命大臣僧格林沁統大兵拒之與二國兵戰于河口破之英軍揚休戰旗以緩我軍而分兵繞出我後夾攻大兵拒戰不利因亦揚旗放俘以休戰敵不肯休戰急進衝陣陷大沽我兵遂失沿河守僧格林沁遣使講和引英將至天津英將曰開天津等諸港及得償金八百萬兩尋二國兵悉至天津營又英將逼天津府告示該地屬二國事建二國旗章于城門既而英軍復向北發我兵逆戰大破之生擒英將及其兵衆英佛精兵一萬餘萬礮電擊奮進我兵力戰遂不能拒相率奔潰上大驚率后妃及諸王北幸熱河命皇弟恭親王留守京師時二國兵已逼北京恭親王急馳使議和英將曰放俘修盟之報期以三日而若逾期不得其報

與英佛和

則直衝北京城恭親王報逾期不至二國兵進入北京營大清門外縱火燬夏臺及圓明園至是英將寄書求和恭親王乃放其俘虜引英佛二將入城於禮部廳修盟書其略曰償金一千二百萬兩與英佛二國以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九口漢口等處為交易所留之區和議乃成英佛軍引去○以黑龍江北地二千七百里與俄羅斯購礮○辛酉十一年上崩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一曰咸豐皇子即位是為穆宗毅皇帝

續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終

版權免許　明治九年八月廿四日

著述人　愛媛縣士族　宮脇通赫　第四大區一小區表神保町一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第二大區五小區芝三嶋町十番地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伊八
坂上半七
小林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咊泉屋金右衛門

東京
書林

東京

書林

椀　屋喜兵衛
藤岡屋慶次郎
出雲寺萬次郎
朝倉屋久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咊泉屋孝之助
和泉屋北　郎

後藤世鈞　編次　藤原正臣　增補

增補元明史略

萬延元年（一八六〇）京都五車樓刻本

據萬延元年（一八六〇）
京都五車樓刻本影印

芝山後藤先生編次
清溪山本先生增補

不許翻刻
[illegible]必究

增補元明史略

皇都　五車樓發行

增補元明史略叙

余往年負笈於京師也游巖龍溪先生之門而始相見欽若藤君時君仕于右府郁芳藤公爲大夫為人温藉欽尚古道每以官暇黽勉斯文翰墨之交日親一日先生嘗補正曾氏十八史畧余与君同挍焉續覽後藤氏元明史略大綱雖可觀而稍過刪畧不能無憾焉君乃始有增補之

志而事務鞅掌未遑握筆及公薨君乃致仕而太自號清溪散人飄然東遊下帷江戶赤羽橋邊講習之餘得縱思筆研於是補訂此編竟克濟其志今茲初

夏會余從我侯在于江戶君袖此書來示余且請弁一言余欣然閱之則約而不失簡而有要可謂詳略得其宜矣勤素乏辭藻然交誼不可辭也因聊記其本末以應其需云

享和癸亥季夏

赤穗儒員源勤撰

元明史畧序

古昔無經史之分渾噩之世
其文即史也義即經自乾
門之作體裁敘而經史隨
岐矣革命之代各修前史宏大

畏義精古之業於迷津編
年之體叅於此乎起焉余
嘗以為史猶材經猶規矩操
觚之士式畧經義兹忽述史
柴毯不古所以裁之漆杝

新安之編可謂得為社友
綠字中之舉甚有志
於此也歟
寶曆改元年未臘月
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

南浴越克敏撰

文，文天祥。謝，謝枋得。

洪武，明太祖年號。泰昌，光宗年號。

天啟，熹宗年號。

一日獲明舒弘諤所著古今全史者讀之。其書趙宋以前與曾氏十八史略大抵相似。其體裁雖不同。若其事實則大同小異。至元明二史之略。則曾氏之書又所未有也。余嘗欲錄其元以後。授讀十八史畧者使之備覽古今。然舒氏之書。過畧於元。獨存名號歲月。廼所載者。不過文謝二子節義。武宗贈大成。順帝溶荒等若干事。洪武以後稍詳。然僅止於泰昌新政。顧在初學猶不能無憾焉。故竊取薛氏通鑑。袁氏綱鑑十九史略。及明史紀事。明季遺聞。名山藏等書。於元則補其過畧者。於明則校訂其同異。且畧載天啟至明亡。題曰元明史略。以授童蒙求我者云。寶曆改元之冬。

後藤世鈞題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元

世祖皇帝　姓奇渥温氏。名忽必烈。憲宗母弟也。其先世為蒙古部長。（注）元之先曰孛端叉兒。其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幄。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一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至也速該。吞併諸部。始強大。子鐵木真。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以宋開禧二年稱帝。在位二十二年而殂。廟號太祖。（注）也速該死。子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泰赤烏。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攜攻之。鐵木真大戰敗之。因為鰥泰赤烏部遂擊鐵木真。初以乃蠻部強盛欲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部衆戰。乃蠻敗。諸部遂

漢鐵木真絡寨遂滅西夏平。定西域。稱帝於斡難河之源。子太宗窩闊台立。有寬弘之量。委任賢相耶律楚材。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焉。在位十三年殂。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為元中書令。及卒。追封廣寧王。諡文正。（注）太宗既殂。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不立君者四年。乃議立貴由。子定宗貴由立。三年殂。從弟憲宗蒙哥立。剛明雄略。沈斷寡言。不樂飲宴。不好侈靡。善用兵。南征至釣魚山而殂。憲宗拖雷之子。太祖之孫也。（注）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太祖第四子曲出之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後二年。大臣共議。推太宗弟拖雷之長子蒙哥立之。是為憲宗。憲宗既立。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服。與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竄之。取主謀者誅之。政始歸一。在位九年。弟忽必烈立。是為世祖。仁明英睿。事母至孝。以至元十六年平宋。天下為一。母曰莊獻太后怯烈氏。（注）憲宗既殂。世祖南征在鄂州。聞阿藍荅兒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哥。乃北還。至開平。諸王大臣同勸進。即位。建元中統。至元元年。徙都于燕。八年。建國號曰大元。

○至元十六年。擒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丞相孛羅召見。天祥長揖不屈。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社稷計。孛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于獄。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瀆。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在晉董狐筆。（左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在秦張良椎。（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張良為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在漢蘇武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徙武北海上。武卧起持漢節。節旄盡落。凡十九年乃還。）為嚴將軍頭。（蜀將嚴顏為劉璋守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呵之曰。何不早降。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為嵇侍中血。（晉惠帝時嵇紹為侍中。帝兵敗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以身捍御輦。飛矢雨集。遂遇害。血濺帝衣。）為張睢陽齒。（唐張巡守睢陽。每戰大呼。眥裂血面。嚼齒皆碎。城陷。賊以刃抉其口。視之。齒存者纔三四。）為顏常山舌。（唐顏杲卿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城陷。執杲卿。杲卿罵賊。祿山怒。縛之天津橋柱。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管寧避漢亂於遼東。三十年。魏明帝安車徵之。不至。）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三

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郭守敬　授時曆　日新

（補）十七年十月命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發兵擊日本（補）十一月行授時曆郭守敬等以為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偏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其法視古皆密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補）十八年二月皇后弘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許衡卒

○三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朝野莫不哀傷

黃冠歸故鄉

○世祖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宋降將王積翁薦文天祥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補）八月擊日本諸將棄師於海島而還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四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去歲命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率師十萬以往阿剌罕卒于軍於是詔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云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卒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于幾得還者財三人（補）十月焚燬道書

焚燬道書

（補）十九年二月帝如上都（中統四年以開平府為上都在燕京北八百里）（補）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左丞相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不忍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

足不履地　衣帶中贊

文萬和尚謀舉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審遽以兵往時高觿張九思宿衛宮中觿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碎其腦立斃於是觿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衆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帝猶不深知阿合馬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冢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遂窮治其黨 補 八月帝還大都（至元元年八月定都于燕為中都大興府九年改中都曰大都）○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乃詔有司殺于燕京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

成仁　取義　義盡　仁至　王磐以詩哭天祥　忠孝之感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主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謂蜀將張飛斬顏也）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 補 天祥為人豐（偉而面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其所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二篇者亦寶藏之）補 二十年正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皇后遂與約曰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補 六月增給官吏俸從御史中丞崔彧請 補 十一月相答吾兒等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補 二十一年二月遣王積翁使日本至舟人殺之○五月故宋太皇太后謝氏殂于燕 補 十一月詔右丞盧世榮行鈔法世榮入中書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曰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補 二十二年二月立真定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從盧世榮請 補 十一月盧世榮伏誅初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專太政

罷日本之兵

恣行苛刻為民擾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 補 十二月太子真金卒太子仁孝恭儉明於聽斷中外歸心時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盡却之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補 二十三年正月詔罷征日本先是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睶及阿答海領征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昂吉兒等諫之皆不從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歛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

召謝枋得不至

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征占城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蜎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之○召故宋臣謝枋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交章薦之故也 補 先是使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於是文海又薦宋遺老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年邁極闕決不可以辱呂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帝枋得復遺書夢炎辨論凡數百言卒不行 補 四月江南兵起廣東民董賢舉淅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

謝枋得死節

萬餘相繼而起 補 十月置徵理司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尚書平章政事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又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諸路耗失之數詔從之○二十六年四月福建參政魏天祐執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或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

蓋棺事定

攅處也

河北地大震

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菓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京五日死於驛 補 枋得至燕問太后攅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丞相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喪歸葬信州 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于世 補 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漢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補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補 二十七年四月河北十七郡蝗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

奉御官名也

萬人帝深憂之乃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異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理算天下錢穀民不聊生集賢學士趙孟頫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補 二十八年正月桑哥以罪免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徹里乘間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

劉因不召之臣

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尋伏誅 補 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徵前贊善大夫劉因為集賢學士不至 補 因以疾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 補 二十九年六月安南遣使入貢初帝詔鎮南王脫歡等擊安南無功還帝怒欲再伐之適其王陳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

始置社稷

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立道至安南諭之日燇乃遣其臣何惟巖阮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日燇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 補 三十年正月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崔彧言置之○四月劉因卒因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古言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邵朱之書一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因性不妄交家

學者稱為靜修先生

伯顏兩字巖

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所居扁之曰靜修學者稱為靜修先生 補 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伯顏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三十一年正月帝崩 補 在位三十五年改元者二曰中統至元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帝深嘗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絶域靡不臣服興闢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紀綱未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聚斂之臣而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絕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尊以為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刑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譽鍔之氣官有貪婪之實而史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邦此難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皇孫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即皇

帝位。

成宗皇帝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補世祖崩。皇孫時在于上都。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晋王宗盟之長。何以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大赦。追尊考曰裕宗皇帝。○元貞元年。太傅錄軍國事伯顏卒。補伯顏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謚忠武。○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陝西旱饑

補六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補大德二年。二月。罷中外土木之役。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因以節用為請。遂有是命。補三年。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而日本竟不至。補四年。二月。皇太后弘吉剌氏崩。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補五月。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自辭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補十二月。右丞相完澤因雲南行省

擊西南夷八百媳婦

左丞劉深之言。勸帝擊西南夷八百媳婦。右丞相哈剌哈孫及御史中丞董士選等諫之。不聽。竟命深及哈剌帶等將兵二萬以往。補五年五月。劉深兵次順元。遠冒炎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蠻酋宋隆濟蛇節等。遂連兵攻貴州。圍深窮谷中。補十一月。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董士選等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兵分道進討諸蠻。補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之。不報。遂謝病去。補六年三月。西南夷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也速解等討平之。補七年十一月。汰諸司冗員。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参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補三月。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餘黨相繼平。補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金履祥　王柏　何基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屛居金華山中。嘗作通鑑前編。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補八年正月。地震。平陽尤甚。民居摧毀。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耶。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哉。補九年四月。始定郊祀

禮【補】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補】八月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之省臣有知珠者曰此所謂押忽太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為過矣左丞尚文曰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補】十二月太子德壽卒○十一年正月帝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二曰元貞大德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存故也皇姪懷寧王海山即位于上都

〔武宗皇帝〕名海山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補】五月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十三

愛育黎拔力八達內難

尊皇后伯岳吾氏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為皇太后初成宗封海山為懷寧王鎮漠北成宗崩皇后伯岳吾氏素已讒出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阿難答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及諸王明里帖木兒等陰為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奏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右丞相哈剌哈孫不聽密欲害之未敢發海山適遣人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問令宗卑婁駕大太子遂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於是乃奉其母還大都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剌哈孫許之夜遣人啟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遂定計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捕懷寧王遣使召安西王即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自監國遣使奉璽北迎海山是海山自擁台以兵至和林諸王勲戚合辭勸進海山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侍其母奉寶于上都海山遂即位【補】六月立弟愛

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法者譬權衡　治道先守令　兩斧伐孤樹

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翰林承旨閻復之辭也○詔行世祖所行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律令者治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制曰可○丞相答剌罕哈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至大元年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帝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顏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蘗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十四

樹　帝昵僧　比番

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帝比昵番僧愛之其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帝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補】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

内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悦。有此命。仍領太醫院事。【補】三年正月。徴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孟嘗為太子傅。有功。後遯去。有譖于帝者曰。内難初定時。孟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内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頼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捜訪之。得于許昌陘山。召見。於是有此命。○四年正月。帝崩。【補】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至大。廟號武宗。

武宗國語稱曰曲律皇帝。

致勤也

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皇帝位。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帝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補】正月。帝以太師脱虎脱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脱虎脱・三寳奴・樂實・保八・王羆・流忽哥・鐵木兒・子海南。既而御史言。脱虎脱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宜加罷黜。從之。【補】罷城中都。武宗末年。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於是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括民田。悉還之民。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

【補】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剌・劉敏中・王忠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補】三月。帝即位。大赦。初帝在東宮。李邦寧知丞相三寳奴等畏帝英明。乗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悦。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歴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學拔人才所自出

○四月。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孟潞州上黨人。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郭彦通常稱孟有宰輔之器。

聖人教化之速

○帝御便殿。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教化之速。

敢以為賀。帝蹶然曰。卿等能竭力贊襄。使兆民均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践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此言非所頼也。孟慚謝。

讀貞觀政要

○六月。帝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又嘗有進大學衍義者。帝曰。治天下此書足矣。因命譯刊以賜臣下。【補】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初帝居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者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孟在政府。嘗因間乞解罷政權。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後言。○皇慶元年正月。帝諭中書省臣曰。人言。御史臺任

帝寶善人　郝天挺陳七事　李孟論刑賞

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下時公論國史院是尚世公論也補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詔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乞加官○二年二月帝諭羣臣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補六月詔以周敦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木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李孟言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當何以為治又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

詔行科舉　京師大旱疫

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江浙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章圖纂釋來上詔擢用之復心辭不受○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明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於廷賜及第出身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補明年三月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補十一月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陳放罪囚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貰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補延祐元年六月勅自今官

定官民車服等第

者勿得援文階補十二月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官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補二年五月疾風雷雹成紀縣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補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丞相三寶奴及康里脫脫等復勸立和世㻋丞相鐵木迭兒欲徼寵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王於兩宮遂封為周王○三年三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王恂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數不講賤矣守敬獨能得其絕學庶幾往迩以成一代之制也○十月以趙孟頫為

翰林學士子昂　和世㻋走漠北

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聞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典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復厚賜之補十一月和世㻋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平章塔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㻋乃走漠北補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補四年六月右丞相鐵木迭兒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

苗好謙栽桑圖說

制之中丞楊朶兒只及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補】七月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因命賜之錢帛（○）五年太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補】二月寫金字佛經共糜金三千九百兩【補】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夤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

詔太子參決朝政

不法數十事并內外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補】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祖宗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七年正月帝崩【補】在位九年改元者二曰皇慶延祐廟號仁宗國語稱曰普顏篤皇帝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皇太子碩德八剌即皇帝位

大辟死刑也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天資至孝仁宗不豫每夜焚香泣告于天願以身代及即位用法無私果於誅殺【補】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以蕭拜住及朶兒只嘗攻其奸惡欲報之召二人罪以違太后旨殺之又以李孟初不附己讒構於帝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又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究獄殺之籍其家日思報復仇怨誅戮不已又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粃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帝不能制加之太師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翰林學士忽魯兒

譯進大學衍義

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補】二月帝即位大赦【補】以拜住為平章政事拜住嘗為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補】四月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至治元年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

張養浩直諫

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帝大怒既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帛以旌其直【補】二月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

拜住三畏

諫帝怒殺之又作壽安山寺佛像置中瑞司領之冶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補)四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補)二年以旱澇民饑故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補)八月鐵木迭兒卒帝覺其權寵兼間肆毒漸疏外之乃任拜住委以心膂鐵木迭兒因稱疾不出遂怏怏卒於家○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不置左丞相以拜住獨相〕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

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　吳澄有德老儒

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帝又嘗謂拜住曰令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三年正月右丞相拜住言吳澄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遂以澄為翰林學士澄撫州崇仁人經傳通貫用力聖賢之學成宗元貞初澄遊龍興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論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識者以澄為陸氏之學(補)三

鐵失逆謀

月帝如上都(補)亦月赤鐵木迭兒官爵籍沒其家貲○八月帝自上都還駐驛南坡此夕御史大夫鐵失等逆謀弒帝于行幄迎皇叔晉王也孫鐵木兒即皇帝位於龍居河〔(補)鐵木迭兒既奪官籍鐵失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憾諸僧復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鐵失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是車駕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弒帝於臥所時年二十一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至治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堅皇帝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撤樂避正殿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輒為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遺逸良多卿等不能薦以求誠懼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敏多斷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

誅鐵失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剌之長子裕宗〔世祖太子眞金〕之嫡孫初襲封晉王及英宗遇弒以支庶入繼大統〔晉邸〕(補)〔王鎮北邊物手將內史倒剌沙將幸於上京使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等事刺失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殺害拜住使脫脫來王邸為倒剌沙言未將不利於晉王由是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丁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大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烈迭失等執十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王即位於龍居河下〕大赦天下○九月帝誅逆賊鐵失等於燕都並戮子孫籍家產〔(補)帝既即位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鐵失知樞密院諸王買奴嘗於帝曰不誅賊則陛下弗名不白於天下後世何以能而知帝深然之於是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於行在所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送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按梯不花等于邊地餘黨俱竄〕○十月帝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補)追尊考晉王為顯宗皇

帝。后弘吉剌氏為皇后。補封買奴為泰寧王。以剌沙左丞
相。○泰定元年二月。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擇師
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學士呉澄等進講
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二年六月。中
書參政左塔不台言。太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
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
故生逆謀。自今軍務之職。乞毋以太臣領之。燕鐵舊之家
得以保全。從之。補致和元年二月。帝如上都。命僉樞密院
事燕帖木兒等居守。○七月。帝殂于上都。文宗不為立廟。世止稱為泰定帝。補在位五年。改元者二。曰泰定致和。王樹曰。武宗以兄終弟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薦於憸壬不守宿諾。遂以共宗仍傳。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

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裕宗世嫡孫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圖統之所繼。則其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亦過也。當傳其宗之獄。晉邸與聞與。故共致不容誅。至於弁和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蹟。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也。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
以次傳于帝。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
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譖帝於兩宮。謂仁宗及母太后。封
帝為周王。出鎮雲南。逃在漠北。逮泰定帝殂。皇后八不罕
氏。皇太子阿速吉八。遣使詣燕都。收印章。時僉樞密院事
燕帖木兒。遂謀義舉。大會羣臣。令曰。武皇有子二人。謂周懷王也。
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以帝遠在沙漠。猝未能
至。而帝弟懷王。時徙江陵。補泰定元年。以圖帖睦爾封為懷王。出居建業。乃
迎入燕都。懷王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
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
○九月。懷王襲皇帝位。改元天曆。明告中外。以攝位之意。
是為文宗。倒剌沙在上都。已立皇太子為帝。時年九歳。改元天順。遣
兵分道。攻燕都。敗績。齊王月魯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
剌沙奉皇帝寶出降。泰定嗣帝不知所終。○十一月。文宗遣使迎周
王和世㻋于漠北。○天曆二年正月。周王還至和寧之北。
遂稱帝。是為明宗。○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寶。
赴漠北。○四月。帝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六月。皇太子
發京北。迎帝。○八月。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帝宴
殂。皇太子襲位于上都。補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進毒。明宗崩。怡官有不為之

都。燕帖木兒且懼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即奉入帳中。取寶璽。奉文宗上馬南馳。太史乃言皇太子入見。其獲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與之。其說不合。蓋俗時已諱而不敢明言之者歟。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初封懷王。
出鎮建康。及泰定帝崩。太臣迎立。帝讓之明宗。明宗崩。
復登大寶。○九月。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養浩濟西人。
自幼有行義。勤學業。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
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命翰林奎章諸儒
臣。倣唐宋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補至順元年
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鄜王。補四月。皇后弘吉剌氏
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皇后八不沙。補帝以燕帖木兒有
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為右丞相。罷置左丞相。知樞密

院闊徹伯脫脫木兒等十二人以其權勢崇重欲誅之乃的迷失脫迷以變告按問並棄市籍其家○湖南嶺北道經歷范梈卒梈清江人天資穎異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表家居養親固窮守節尉詩工文用力精諸朝臣薦為翰林編修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癘無所忌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吳澄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補 十二月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太子尋卒 補 六年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補 八

月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 補 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為子賜居第樂產 補 三年四月安西王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謀不軌事覺其黨皆伏誅 補 五月帝如上都○八月帝崩于上都 補 在位五年改元者二曰天曆至順廟號文宗國語稱曰札牙篤皇帝 皇姪懿璘質班即皇帝位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文宗崩子幼遺命立帝 補 文宗崩于上都帝師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帝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稟皇后旨進止 在位兩月而崩 補 廟號寧宗臣韓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封於立幼抑文宗被命舍其子而立兄之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忌以擅其弒兄之罪介心不理吁可異哉 皇兄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

順皇帝 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也文宗時被讒出居廣西寧宗崩登大寶 補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納其裔孫罕祿魯氏曰邁來迪生帝至順初文宗后譖之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于禮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補 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平章政事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補 六月帝即位于上都初帝至自靜江百官與肅薄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

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燕帖木兒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補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 補 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后燕帖木兒之女 補 十月封撒敦榮王唐其勢襲封太平王 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燕帖木兒嘗為太平王 ○二年正月朔雨血于汴梁著衣皆赤 補 五月撒敦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尋卒 補 三年六月唐其勢以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

曰天下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或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誅之其弟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伯顏尋弑之于開平民舍晃火帖木兒自殺 補 九月減宦者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例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補 十一月詔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

論孟考證聖賢之心載在四書

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補 至元二年正月帝畋于柳林凡三十五日 補 廣東朱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河南棒胡亦聚衆反 補 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 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

白許儒理而殊聖之中已為若味在
雲氏學・分人道而學五之和

瞀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 ○ 十一月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初履祥謂謙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和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所傳之妙及履祥既歿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屏跡入華

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

山中學者翕然贏糧笥書而從謙之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師四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 補 五年十一月詔以伯顏為大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擅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遂不平 補 六年二月伯顏所養弟之子脫脫見伯顏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

狥與徇通

殺父也紀事本末致上有父之名揚猶蓋通入章正也子

安置於州之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　據紀事本末諸書安置二字當屬上下詔字當作故　紀事本末逆作迓

牙丁向之人名　上賓謂崩也古今文字多用　遐遠也陬隅也謂廣西　俗呼叔母曰嬸音審　不答失里不花實作卜　惟思也罔無也

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忠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游，曰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一日伯顏請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

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六月，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文宗之后於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補詔曰昔武宗外避太后，惑於儉讒，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府以人，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脫脫木兒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叔嬸母亦削鴻名尊號，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

暨齋隨筆曰與人共之曰義　義田以贍族之類也　同氣之人謂兄弟也

巎字當作巙

初入才也

猺猺獠夷名也一作猺　南夷別種也

吳萊　嘗論文　作文如用兵　巎巎進比干圖

思作紛擾，逆天理人情，有所不忍者。先皇上賓，皇弟尚在稚，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一人置之度外，殆他州郡恐中國惰焉，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厚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屢士吳萊卒。立方之子萊不仕，居深裊山中，裊音鳥，山在金華浦江縣窮經史，以著述為務。嘗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至正元年三月，奎章閣學士巎巎音撓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巎巎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

修宋遼金三史　太平政要策　朱公遷

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也。能為君則他非所尚。補三年三月，詔修宋遼金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十一月，翰林學士揭傒斯卒。傒斯，豫章豐城人，少貧，讀書刻苦。延祐初，程鉅夫與盧摯列薦于朝，授翰林院編修。文宗時嘗進太平政要策，拜直學士。丞相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為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補六年十二月，靖州猺吳天保作亂。時湖廣猺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武岡、漵浦諸郡縣，有眾六萬餘。廣西峒猺亦乘隙入寇。○七年七月，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公遷，鄱陽人，父梧岡翁，聞同郡準軒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與廣信饒魯號雙峰，徙準軒學焉。於是大肆力於

經論指縱之事。從苦覆其術而合之論者。比其疑而合之故。以歎以謂治國之法

德文章

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所著有詩傳疏義行世。補十月。沿江兵起。補八年十月。昇天保寇全道州。○十一月。台州方國珍作亂。聚衆海上。補國珍。台州黃巖民也。與其黨蔡亂頭等相嘯聚。入海為亂。劫掠漕運。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詔。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

虞集議學校

○翰林學士致仕虞集卒。集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

試藝之文必先有主

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

森論海運

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集學博洽而究極本源。其經綸之妙。一寓於文。素孝友。與弟槃搆書舍為二室。

陶菴邵菴

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菴。故稱集為邵菴先生。

楊載文章

○寧國府推官楊載卒。載杭州人。以大臣薦為翰林編修。遷寧國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為

以氣為主

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楚漢。而音節以唐人為宗。范楊虞掲俱為一代文章之巨擘。而載之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楊虞掲之先者也。補九年四月。棗陽民張氏婦生子。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補十年十二月。方國珍攻溫州。補十一年四月。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羣臣廷議。漕運使賈魯曰。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

成遵論修河

工部尚書成遵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先入魯言。不聽。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公勿多言。遵曰。

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命魯開黃河故道。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興功。凡五閲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起授魯集賢大學士。

河南北童謠

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宋濂曰。識者徒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劉福通作亂

○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州。初欒城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復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欲同起兵作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韓林兒逃之武安。補福通黨

徐壽輝妖術聚衆

盛不可制，攻破潁州，遂據朱皋，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補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蘄州徐壽輝等以妖術聚衆，亦以紅巾為號，陷蘄水縣及黃州，僭稱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補十月，饒信等路雨黍，民多取而食之。補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二月，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補定遠郭子興與見汝潁兵起，州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補三月，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補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作亂者。○八月，

脫脫征徐州

命知樞密院事咬咬等從丞相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尚書容通麻和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二十三

根本，不可以一日離。乞詔留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華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遂詔脫脫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至徐州，攻其西門，破之。芝蔴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補徐州既下，脫脫命賈魯追擊趙均用彭早住，于濠州，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拒守。會魯死，兵解。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子興等反屈己下之，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張士誠作亂

○十三年五月，泰州民張士誠作亂。補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倶以販鹽為姦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陷泰州及高郵，據之。僭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天祐。補士誠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自相殺，始縱齊來歸。士誠遂據高郵，僭號。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齊請李知府來，乃受命。齊往，賊拘之，既而士誠亦無降意。士誠叱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其側捶碎其膝而殺之。○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補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不受命。

房中運氣之術

○十二月，平章政事哈麻乃妹壻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番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天魔舞

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瓔珞，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及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篆、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及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二十四

皆即兀該　內苑造龍舟

供養。嘗紿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時，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廣聚女子，淫戲，帝諸弟寵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曰皆即兀該，猶漢言事事無礙也。群僧出入禁中，醜穢外聞。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幷殿宇俱五采金裝。日於後宮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

自製宮漏

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為木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補十二月，郭子興患趙均用之專，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補十四年六月，張士誠攻揚州，破之，尋陷盱眙及泗州。○十一月，丞相脫脫督軍征高郵，連

削脫脫官爵　明太祖起兵

戰。辟捷戰、勢大蹙。平章政事哈麻、素與脫脫有隙、使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詔削奪脫脫官爵、淮安安置。補 十五年。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破沔陽。○二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立為宋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補 三月。徐壽輝攻襄陽、破之。補 四月。以哈麻為左丞相、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兄弟矣。○六月。明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倡亂之後、南州郡縣多陷沒。故太祖從而取之。補 十二月。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十二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

方國珍降

補 十六年。正月。哈麻雪雪、有罪伏誅。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天下士大夫笑、為恥。欲奉帝為太上皇、立太子為帝。告其父禿魯、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時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帝。恐太子為帝則己必先誅、即以聞于帝。帝大怒、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人快之。補 徐壽輝據漢陽。補 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補 三月。明太祖帥水陸師、克金陵、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補 方國珍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補 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補 十七年。正月。明將徐達常

明玉珍據成都　歐陽玄文章道德名世

遇春、將兵攻寧國、久不下。太祖乃親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補 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丁山東西、其勢大振。補 張士誠寇嘉興、屢為行省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許之、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隨州人）據成都。補（蜀中郡縣皆附之）補 詔天下團結義兵。○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玄性度雍容、含宏縝密、處己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而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凡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優留之。仍為承旨。天下已亂。卒京城寓舍。年八十五。封楚國公、謚曰文。所著有圭齋集。○十

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

八年。正月。天完將陳友諒陷安慶。補（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為書獄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亦領兵為元帥。文俊漸專恣。欲殺壽輝。不果。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事。壽輝不能制。）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闕守孤城六年、寇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城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時從死者十餘人。其守臣韓建、方臥疾、罵賊不屈、一家同死。闕大感人之深、亦古今之所罕見者也。）補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之。補 毛貴由河間破薊州、遂逼畿甸。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

書經語、言先王宮殿灰燼、上之念為圖置也、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

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拒戰于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補 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補 五月，宋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補 六月，宋將關先生兵破遼州，遂大掠塞外諸郡。補 八月，蒙陰縣饑，斗米金一斤。補 九月，張士誠殺苗帥楊完者。先是江淮既亂，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士誠兵。苗性貪殘好殺，所過屠戮。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亦厭完者驕橫，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其部將員成等率所部詣明將李文忠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帖木邇無如之何矣。

補 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改婺州路為寧越府。補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帝欲復修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其略曰：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補 而河山東民以饑疫死者凡二十餘萬。補 十九年四月，趙均用殺

陳友諒稱帝國號漢

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補 八月，陝西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補 二十年二月，右丞相太平罷。先是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太子惡之，去其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又令御史誣太平所任用成遵、趙中贓罪，下獄，杖殺之。太平知勢不可留，乃以病辭位，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補 三月，以搠思監為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五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於太平路，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陽翟王犯京畿

補 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執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請諸將於采石舟中，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 八月，命太同太都督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在太原城東北）以北，陝西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二將相讐，勢為之分。）○ 十二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太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補 陽翟太宗子王太宗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徵詔宗王以兵南討，陽翟王觀國事不可為，遂閒舉兵于北邊。補 二十一年八月，明太祖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補 九月，阿魯輝帖木兒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

明玉珍稱帝于成都

陳友諒敗死

守。實欽買之死地。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己功。補 明玉珍破東川郡縣。○十一月朔。黄河清。凡三日。補 二十二年六月。宋降將田豐殺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初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定河南。復山東。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至是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事聞。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擴廓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

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補 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輝。謀欲討之。發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令兵克龍州。至是遂稱帝。補 二月。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補 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明太祖率兵擊走之。○七月。明太祖與漢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補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至是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朝廷遣使徵糧于士誠。士誠不奉。自是東南海運

衰即朴不花袁驩也

孛羅帖木兒舉兵向闕

絕。補 十一月。太子惡太傅太平。令人劾奏之。安置土番。尋遣使逼令自裁。補 十二月。宦者朴不花衰驩內侍太子。外結右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疏諫之。忤太子意。祖仁復十疏。言之極痛切。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任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於孛羅帖木兒軍中。補 二十四年三月。右丞相搠思監狥太子旨。誣老的沙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又譖禿堅帖木兒誹毀朝政。而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友善。且知其誣。遣人自其非罪。太子怒下詔

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詔命。謂遣搠思監所為。非出帝意。遂舉兵向闕。太子迎戰不利。率侍衛兵東走興松。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人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付之。遂復孛羅官爵。仍守禦大同。乃引軍還大同。既而太子還宮。恚怒不已。發兵討孛羅。孛羅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敵清河。軍潰奔冀寧。孛羅遂專國。補 三月。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孛羅大怒。自將拒戰。大敗。孛羅失軍。鬱々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喜怒不測。九月。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屢

扈從 扈衛也從隨也侍從天子車駕曰扈從

史記天文志天鼓有音如雷非雷其所往兵發其下

絳州天鼓鳴

舉兵犯闕無君言于帝受密旨結勇士陰圖刺之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帝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 補 二十六年二月黄河北徙自東明曹濮及濟寧民皆被害 補 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 補 四月明太祖兵取淮安及湖州諸路 補 十二月宋主韓林兒卒 補 二十七年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九月明兵取平江路執吴主張士誠 補 明太祖既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兵二十五萬北伐中原 補 二十八年正月明太祖即帝位閏七月明師克大都帝率后妃太子北奔上都元亡

右元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凡十世八十九年而亡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大父大父祖也季末也

増補元明史略巻之二

日本　讃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増補

明 上

有光燭天

太祖高皇帝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人。父世珍。母陳氏。生子四。帝最少。初帝母夢神饋藥一丸。呑之。娠。及誕。有光燭天。自後室光每夜如焚。鄰人屢驚至。救則無有。遂名朱氏火。補 帝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太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鄕。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帝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年十七。父母及兄俱疫死。補 元至正四年甲申。泗州大疫。帝無倚。託身皇覺寺。嗣遊食江淮三年。補 寺主以歲歉散遣徒衆。帝乃出遊江淮汝潁諸州。凡三歲乃還皇覺寺。時海內盜賊蜂

郭子興起兵卜珓伽藍神

起。有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帝欲入濠城。避兵。卜珓於伽藍神。得吉。遂往。郭子興奇之。以養女馬氏妻焉。補 帝時年二十五。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朔入濠州。門者疑為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留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氏女為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為朱公子。

徐達等歸附

帝自是威名日著。豪傑景從。定遠人徐達湯和等率先歸附。○元至正十四年。郭子興令帝略定遠。招附甚衆。有十歲童沐英。蚤失父母。帝憐育之。為子。及至妙山。馮國用與弟國勝率所部歸。帝問大計。對曰。

龍蟠虎踞

金陵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定鼎于此。天下不難平矣。帝悅。任以幃幄。補 金陵今南京。昔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元曰集慶。

子興為滁陽王

○帝克滁州。立郭子興為滁陽王。王二子懼帝威名。置

欸扣也

走南走也

欸衷曲也誠也

酒毒之。帝已覺。猶應諾行。至中途。佯仰視。勒馬轉曰。上天說你二人毒我。二子股栗。謝。自此不敢萌害意。

常遇春李善長來歸

○懷遠人常遇春。定遠人李善長等來歸。而軍勢大振。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多出南陽。我太祖功臣大都濠人。蓋天生真主。必多產英才。共聞以備驅策也。○十五年正月。帝取和州。以數十人服其服。詐言元大軍。故得入城。諸將多虜民妻女。帝縱遣。乃大悅服。補 子興屬帝鎮和陽。諸將多子興故部曲。頗橫。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帝與諸將分甃和陽城。諸將皆不如約。帝置公座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惶懼唯唯。由是皆奉命。補 時元兵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帝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來。帝出復攻和陽。李善長資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補 三月郭子興卒。帝併統其軍。宋韓林兒遣人至。和陽招諸將。以帝為左副元帥。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補 五月帝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俞通海等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帝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登舟出湖口。元將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永安等。擊大敗之。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定渡江之計。○六月帝東渡。元於采石立寨拒之。常遇春奮登。元兵皆潰。遂取太平路。太平府人陶安曰。方今羣雄志在子女玉帛耳。明公神武不殺。天下不足定矣。補 帝拔采石。元兵陣列磯上。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帝麾之。遇春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元平章完者不

禁戢帝令李善長爲戒飭軍士榜揭之通衢 補 元 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改太平路爲太平府

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攻太平帝親督兵禦之
埜先爲伏兵所擒帝釋而用之 補 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
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補 初陳埜先被執其軍皆降諸
將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於是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
毋力戰俟我得脫還帝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
從我任汝所適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埜先收餘衆遂與
元御史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
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追經葛仙鄉鄉民盧
德茂誘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
牙擁舟師結寨采石爲犄角窺太平 補 十六年二月命常

遇春攻采石遇春縱火焚其連艫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
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〇三月破陳兆先降其衆
令環衛宿而帝酣寢衆乃安 補 帝擇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疑懼不自安帝覺其意
是夕命入宿衛環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帝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〇破金
陵元御史福壽死之帝入城諭曰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
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軍民私相
慶幸帝嘉福壽忠禮葬之 補 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遂克集慶蠻子海牙遁歸康茂才
等帥衆來降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金陵一定〇命取鎭江勅諸將曰城
下之日愼勿殺掠故兵不血刃而鎭江下 補 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
之 補 六月命諸將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〇諸將
奉帝爲吳國公 補 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總吳國事〇聘洛陽人秦從龍任以幃幄從龍每筆書漆
簡問答甚密人不及知帝每稱老先生不名 補 從龍字元之仕元爲校
官會兵亂以老避居鎭江帝素聞其名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善言無隱〇
十七年四月帝親攻元將朱亮祖於寧國久不下後守臣
揚仲英出降而亮祖被執曰死則死耳帝壯而釋之令從
征 補 亮祖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帝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明軍戰兵爲所獲者六千餘人諸將勿能當至
是徐達常遇春等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帝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帝曰今如何對曰是非得已生則
盡力死則死耳〇七月取徽池兩州 補 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婺源進攻
徽州元守將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鄧愈等擊敗之遂克徽州路吳納等退守遂安與胡大海引兵
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吳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爲興安府命鄧愈守之天完將洪元帥守池州常遇春廖永安吳禎
等自銅陵進攻之帝命李文忠領兵策應破其北門入城執洪元帥斬之并擒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天完平章

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〇攻常湖兩州克之而張
士誠氣沮降于元 補 帝遣楊憲通好於士誠以幼主遺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以舟師攻
鎭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又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弟士德率衆數萬來援達等迎擊破之士德馬
蹶爲所獲華雲龍毛鑌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焦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連敗乃奉書請和帝復書數其閉關召兵
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去帝又命耿炳文湯和兵取長興士誠將趙打虎走湖州
士誠遣兵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諸將已克常州遂略太湖取江陰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士
誠累敗勢日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元楊完者所破至是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補 十一月元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
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
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待之苗軍
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

置營田使

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楊完者遁去鄧愈遣裨將王弼等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元帥汪同降○十八年二月李文忠取旌德太平等縣遂進攻嚴州克之○置營田使以督農事 補 帝諭營田使康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旱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補 四月天完平章陳友諒陷江西龍興瑞州遣其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守將趙忠戰死 補 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十一月立民兵萬戶府 補 諭行中書省臣曰古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

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補 時群雄割據帝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溪克之進攻婺州久不下帝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來援帝擊大敗之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和州人王宗顯知寧越府事開郡學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

師行如烈火

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十九年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 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守將吳良元帥王子明擊破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時賊屢侵常州吳良及其弟禎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帝召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

方國珍降

儒臣爲詩文美之○三月方國珍以其地來附因以子質帝曰苟推誠何以質爲又獻寶帝曰吾所需才耳並遣之

考 去歲帝克婺州遣使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群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殆難與爭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至是遣使奉書獻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附○民有獻美女者帝誅之絕其獻 補 七月帝還建康以無爲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補 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克之 補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諸將分屯險要拒之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元帥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大海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衆守將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擊敗之宜孫戰死○聘

聘劉基宋濂等

青田人劉基浙人宋濂葉琛章溢至帝曰我爲天下屈四

先生賜坐 補 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時方國珍起兵劫掠郡縣基建議言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弗聽劾基擅作威福羈管于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俗金華果斷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帝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至是帝遣使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濂琛溢皆命官基留侍帷幄預機密謀議○二十年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

花雲罵賊

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縛奮起縛絕奪刀連殺數十人被賊碎首至死罵不絕口妻郜氏赴水死雲有子三歲其侍妾孫氏抱之逃被執孫氏及兒俱投之水偶附木入蘆渚渚有蓮實取啗之凡七日夜有老父號雷老者引見帝帝抱置膝曰此將種也忽不見進之無所得 補 陳友諒既陷太平弒徐壽輝遂自稱皇帝國號漢金陵震動或欲降劉基曰敢言降者斬初康茂才與友諒善令遺書誘之為內應速來友諒遂進兵伏兵擊之友諒敗走遂復太平帝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發寇來何為誘致之帝曰彼則東與張士誠謀合為害益大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友諒既至伏發敗走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戰舸數百○二十一年八月拔江州友諒都此明九江府及蘄黃等郡友諒奔武昌 補 二十二年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又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于郡煽亂李文忠即率兵馳赴鎮撫之○二十三年正月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劉基曰士誠守虜耳友諒居上流宜先伐

囊中物

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四月朱文正守南昌陳友諒大舉圍之 補 友諒忿其疆埸日蹙大作戰艦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其氣甚盛友諒親督兵進攻城壞于十餘丈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等督諸將且戰且築城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友諒晝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傷甚衆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趙德勝出巡城中伏弩重傷而死日久乏糧文正遣張子明

張子明節義

潛達金陵告急子明還為友諒兵執使歸誘降子明許之及至城下呼曰諸公須堅守大軍即至友諒怒殺之文正以圍急遣一兵詐捨命王請友諒約日出降以緩其圍及期不降捨命王自殺而帝親帥師至矣與友諒接戰于鄱陽湖帝被圍莫脫韓成服帝龍袍冠冕投水圍乃解戰酣劉基驚曰難星過急更舟更畢而帝舟為賊砲破友諒連

與陳友諒戰友諒死

舟縱戰望之如山帝乘風縱火湖水盡赤友諒中流矢死其子理奔武昌帝乘勝攻之乃出降而江西湖廣盡平 補 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帝自督諸將舟師二十萬赴援進次湖口友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之遇於康郎山帝分舟師為十一隊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連戰三日敵兵大敗友諒奪氣斂舟自守不敢戰八月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帝邀擊大敗之友諒中流矢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將張定邊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既而帝復進兵圍之明年二月帝以武昌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擒其外援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納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飢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二月封陳理為歸德侯

周顛言不死

○周顛每言不死帝以甕覆之竟日啓視晏如時從帝征友諒帝怒其顛屢投之水不濡竟去不知所之 補 二十四年正月李善長徐達等

宋太祖乾德三年伐蜀蜀主孟昶降籍其寶器有七寶裝溺器太祖碎之

中軍兵最精鋭故曰中堅

帝即吳王位進鏤金床

以帝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奉帝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〇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帝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毀之〇帝追痛死節諸臣悉封廟祀廕其後補二十五年二月張士誠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寇諸全之新城守將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援之衆寡不敵文忠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陳後衝其中堅敵遂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大敗之李伯昇僅以身免補五月元平章陳有定攻處州總制參軍胡深決戰被執為有定所殺有定福清人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有定以明溪驛卒試軍事公安奇之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歷功擢行省平章政事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二九

守汀州兵勢日盛福建諸郡皆據有之其為人沈勇喜游俠擊斷衆憚服之爭願為之役補十月徐達常遇春等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遣舟師薄淮安〇二十六年正月詔禁種秫以塞造酒之源補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補五月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克之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汴梁補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補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帝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〇八月大舉伐張士誠諭曰毋妄殺苟得地無民何益諸將領命行而蘇杭等地悉平因士誠送建康帝欲全之士

張士誠死

誠自縊補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士誠徐達常遇春等率兵二十萬先薄湖州破士誠將尹義石清兵

朱忠郎李文忠也本傳曰使文忠冒國姓而從從皇極之正例

鍥言宮慈孫之肩萬上加金字音與鏤俗蘇字也

傾瓷傾訛

冠履倒置賈誼上書之中語言顛倒也

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

擒之後圍其城塞隄隳以絶糧道士誠勢窮親出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皁林擒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將其降將呂珍等狗于城下城中大驚其左丞張天騏還率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〇十一月徐達等進逼姑蘇張士誠屢出兵拒戰皆敗明年九月克之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帝欲全之士誠自縊死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〇十二月新殿成命書古事蹟可法戒及太學衍義于壁補帝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制皆朴素諭臣曰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雕琢以殫民下之力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帝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導予乃導予侈靡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遂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宗廟社稷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補二十七年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補二月命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此以渡江開創之地久困兵革也補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〇六月久旱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帝素食乃雨或請肇帝曰禾雖得雨未能即甦我能遽甘食乎補九月張士誠既平帝召諸將褒諭之封左相國李善長為宜國公右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先是承元制禮義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義俱尚左補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定中原復命胡廷瑞為征南將軍率吉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趨廣東平章楊璟率荊湘之衆以取廣西乃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其略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及其後嗣沈荒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自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

定律令

○十一月，命大史令劉基定律令，曰：毋示兩端，令奸吏得託也。補 劉基又及大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補 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曰：抗城下，即

納地來朝。帝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有定，圖為犄角。帝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國珍不報。遂遣兵進攻溫台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平章廖永忠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弟國珉親帥所部詣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浙東悉平。

浙東悉平

補 徐達等引兵由淮入河，東至沂州，元守將王宣降。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補 十二月，胡廷瑞等兵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邵武、建陽亦降。時湯和、廖永忠等克方國珍于浙東，帝命之自海道徑取福州。和等自明州乘風進舟，不數日至城下，一鼓克之。守將曲出、追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朶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耳殺妻女，縱火自焚死。

帝即帝位

○洪武元年正月，羣臣勸帝即帝位，從之。是日天清氣朗。先是，香霧上凝下鶴獨露中星，天開景運之徵也。定號大明，改元洪武。置翰林院，設起居注二員，以記言動。

馬氏為后

○立馬氏為后，立標為太子，命李善長等傅之。帝語羣臣曰：后向過朕征，輒以不殺為諭。其視唐太宗長孫后尤過也。后聞曰：妾安敢比長孫后？但願陛下法堯舜耳。

定兵制

○定兵制，郡各一衛。有事詔總兵官佩將印督之，無事則還所，佩印而權皆歸于朝廷。○以大牢祀孔子，仍遣使曲阜致祭。○帝出視園

遍閱農家

圃，太子從行，命遍閱農家，曰：農終歲勤苦，服食不過如此，故令爾知之，無過取也。○帝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故有精兵不如良將。劉基曰：任將在上，將之勝又不若上之勝也。○命畫古孝行及身所艱難戰伐事，以示子孫。○蘄州進竹簟，帝曰：是為用物，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傷民財，自此始矣。乃却之。補 胡廷瑞等兵圍建寧，下之。時湯和、廖永忠等既下莆田等十三縣，進兵攻延平。先遣使招諭元平章陳有定，有定不從，遂進兵，隔水而陳，分一軍度水，攻其西門。有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曰：敵千里遠鬪，氣銳，慎毋戰。戰，徒殺吏士耳。乃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有定不許。數請不已，

嬰隨也

有定疑其部將蕭院判有携貳心殺之士卒多踰城走者和等急擊攻之有定知事已迫乃訣諸將曰公等善為計吾為元死耳坐省堂仰藥飲盡部將蔡軸與白哈麻自經死參政文珠海牙開門出降大兵入城有定復蘇械送京師又見帝詰之有定厲聲曰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併其子棄市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漳潮郡縣相繼降閩地悉平補二月平章楊璟進兵永州又命平章廖永忠由海道取廣東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由韶州擣德慶會廖永忠三方進師為掎角之勢補三月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至廣州元左丞何真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十三

潮州郡縣歸附補四月陸仲亨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補六月楊璟等既略永州進兵克靖江路廖永忠亦進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户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請降永忠悉收諸印章廣西悉平補右丞相徐達等既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率諸將進至河南分兵取諸山寨皆下之遂拔潼關南陽諸郡相繼歸附補帝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時廣東廣西福建山東河南悉平

命徐達取元都

乃命徐達直取元都補閏七月達等分布士卒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彰德遂下磁州邯州進克臨清獲元將孛羅資占都事張處以為向導撫諸將大會於臨清率馬步舟師北趨德州取長蘆守將存食既退分兵徇下滄州至直沽獲其海舟千艘遂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溯河東流以進步騎進陸而前元

妃主之主公主也

拔兵止兵也

元主北遁

丞相也速等擁兵屯海口望風奔潰元都大震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與戰敗死士萬餘出戰指揮郭英詐伏兵大敗之斬首數千級擒其將卜顏帖木兒遂克通州元主率后妃太子北遁補通州敗元主聞報大懼議避兵北行時元都再遣孛羅擴廓之變民生喪亂守備不設元主徘徊嘆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行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勸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留守夜半與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達等入城市不易肆止封其府庫圖籍補八月二日達等進師至燕京攻齊化門將士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宮寺護侍禁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帝詣汴梁欲定都于此不果補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徙都之既而帝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今民得喪不可重勞與兼也遂下詔以汴梁為北京開封府金陵為南京應天府○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道訪求賢哲○詔棄輿毋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帝曰小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一　十四

費不節大用將至補九月大將軍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府常遇春傅友德等略保定中山河間真定俱下之補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進元主所製刻漏帝曰此謂作無益害有益也毀之○御史中丞劉基謝政歸

劉基謝政

人以方之張葛補按本傳初攻某城命基圖方略基書片紙授有思密起即感伏也朕思雲與青雲援乃知賊歸也宜擊之帳其言果大捷其妙如此帝手詔名基至贈基祖父公爵欲公基基固辭曰陛下天授臣何功之有聖恩深厚榮先人足矣補十一月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補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守太原元主命之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徐達聞之率諸

縱非寬也

軍直抵太原擣其虛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還軍傳亥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擴廓軍于城西其部將豁鼻馬潜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劫其營軍大潰亂擴廓方然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克太原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帝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非不可起臺榭但令內使種菜誠不忍傷民財耳○馬翊曰元有天下寬以失之帝曰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政當用寬元季君臣縱也非寬也

補二年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補詔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補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

詔修元史

其封爵為像以祀之補二月詔修元史令左丞相李善長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補大將軍徐達克河中府進取陝西三月至西安遣馮勝攻鳳翔李思齊奔臨洮馮勝進征臨洮李思齊降○四月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有五穗羣臣稱賀帝曰瑞不以物也○帝曰古人為文率坦易如孔明出師表何嘗彫刻而誠意溢出不盡今翰林為文但取明道理通世務而止○命造太廟器曰古籩豆之屬朕既以恐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今制器只依常用

為文坦易誠意溢出

補七月中書右丞相常遇春卒帝痛悼不已親往祭之配享太廟帝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補封其子茂為公

補八月大將軍徐達下慶陽山西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補詔李文忠代常遇春領其眾應援慶陽文忠至太原會慶陽已平而元將脫列伯孔興等攻大同甚急乃與左丞趙庸等遂由代出雁門關九月次馬邑元邏騎數千奄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由間道達大同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奮擊大敗之擒脫列伯降其眾萬餘進兵逐孔興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南向意矣○十月甘露降乾清宮後苑宋濂作頌以進○帝御朝召宋濂等列坐賜酒帝賦詩因命各以詩進○帝諭刑部

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舜命皐陶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卿當體之補遣平章楊璟招諭夏主明昇先是徐達等平關陝蜀人震恐其臣戴壽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擴廓李思齊強盛竟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從其言遣使修貢帝賜璽書答之至是遣楊璟諭奉國入覲昇尚幼羣下羣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補十二月大賞平定中原征南諸將賜金幣各有差○元王保保圍蘭州指揮于光來援為元兵所獲逼

于光死節

封功臣為公侯伯

之。誘降光坐城下大呼曰公等堅守大軍即至矣敵怒殺之。補守將陳温守益堅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乃引兵去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諭危素出守余闕廟闕元臣死節者帝嘉其忠立廟和州素亦元臣帝薄其爲故謫○帝見巢鵲翼哺曰禽鳥且爾耶令羣臣有親老者歸養○戶部奏蘇州多逋稅當罪其官帝曰逋稅不償民困可知罪其官必責之民民重困矣免之補三年四月封諸子為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補以濠州為中都宮殿郊廟社稷文武公署一如京師補大將軍徐達率師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夷其營落擒王公已下百餘人降其衆八萬○夏久旱帝素服草履步請山川壇晝暴於日夜臥於地三日乃大雨○十一月北平沙漠械頤帝孫至京或請獻俘于

廟帝曰元雖夷狄入主中國者百年朕祖父亦嘗事其太平也安忍加戮乃賜封侯補五月左副將軍李文忠等兵出野狐嶺大敗元兵於駱駝山降其將士一萬餘人遂進次開平知元主已殂于應昌進襲應昌克之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弁軍璽傘寶玉冊等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十一月文忠等班師凱旋上平沙漠表帝諡元主曰順帝而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補徐達等征吐蕃克之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封功臣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徐達居首賜宴曰願卿等毋忘艱難時也因設壇祭已死功臣且錄其後建功臣廟祭二十一人○封薛顯永城侯或言顯有妄殺之罪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吾以爵功耳○禮官請立東宮相帝曰朕見古來宮相每與廷臣隙遂使禍起骨肉今止以廷臣兼之補帝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

冷謙仙術　片片皆應與陳寧論刑　吏部天下衡鑑

公。一日見有典史朱姓而繖人問其為文公後耶其人對曰非也帝頓悟曰彼一小吏尚不妄祖他人况我乎遂卻衆議○四年七月大舉伐夏四川悉平補先是帝遣使諭夏主明昇昇惑于羣議不能從反以兵拒於是命湯和廖永忠等諸將大舉水陸兵分道攻之克歸州階州文州綿州漢州俱克之六月廖永忠至瞿塘關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斷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蜀人不之覺也又命精銳為兩道夜半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擣撲斷橋而下蜀人出不意大敗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砲火箭夾攻大破之遂焚其三橋斬其橫江鐵索擒斬甚多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乃分道並進沿江州縣望風奔潰衆軍遂進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抵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若驅之出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永忠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

明昇赴京師遣人成都撫下之蜀地悉平封明昇為歸義侯○命協律郎冷謙制九奏樂章謙杭州人嘗得仙術有友人貧謙曰吾指汝一所勿過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令入之蓋內帑也其人恣取歸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得所遺引執其人訊之因謙謙將至曰渴甚命以瓶飲遂入瓶捕者持瓶至御前帝詰之乃於瓶中應聲帝碎其瓶片片皆應自是不知所往○帝與陳寧論刑寧曰法重則民不輕犯帝曰不然聞古以祥刑致治矣未聞以商韓之法致堯舜之治也寧大慚○帝諭學士詹同曰吏部天下之衡鑑也衡平則輕重當鑑空則妍媸審蓋政事得失在庶官庶官得失在吏部○有獻瑞瓜連蒂者帝曰朕即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示禎也補八月南番

昭鑑錄　辨奸錄

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禮八剌卜。各遣使臣來朝貢。補五年正月。帝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補詔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兵三道。以征沙漠。帝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然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元統兵王保保。未擒前元太子。不知音問。遣汝等勉了此三事。○十月。詔免應天等郡稅。至此凡六免。○六年正月。命採漢唐藩王善惡。為書。名昭鑑錄。賜諸王。○七月。製祖訓十三條。編歷代奸臣之跡。為辨奸錄。賜太子諸王。補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帝嘗與劉基論可為相者。及胡惟庸。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犁。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二十九

詳定大明律

至是。遂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奪誠意伯劉基爵。胡惟庸與基隙。以讒爭王地故奪。○十月。郤貢人參及香米葡萄酒。曰。毋以口腹累之。補十一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准於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補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使臣王禕吳雲等。初禕至雲南。諭以帝之威德天命所歸。梁王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謀連兵拒中原。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禕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與吳雲俱被害。○七年十一月。訪窮民無告及戰死軍士家屬。給以衣食廬舍。○八年四月。劉基卒。補時胡惟庸當國讒譖惡基乃遣醫視疾基飲其

賦醉學士歌　合祀天地

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基以白帝帝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基輔帝。平定中原。籌畫為最。每忠直敢言。帝嘗以子房況之。本賜號云學為帝師才千佐渡江業十無雙開國文臣第一補五月。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河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徙金山之北。至是卒。帝一日宴。謂羣臣曰。天下誰為男子者。皆曰。無如常國公。帝乃拊髀曰。是遇春耶。我得而臣之。我竟無以臣王保保。真男子也。○十一月。甘露降圜丘之松。色若明珠。味同餳糖。羣臣頌德。帝曰。人情聞瑞則驕。願臣下毋妄獻瑞。補九年。諸將連年戰沙漠。斬獲招降甚衆。益嚴邊防。元伯顏帖木兒請和。帝命諸將悉還。獨留潁川侯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四月。伯顏帖木兒又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六月。學士承旨宋濂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三十

侍宴。帝強之。三觴。濂面赬。行不成步。帝為賦醉學士歌。以誌君臣同樂之雅。○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令百步內禁人樵採。○親王造宮過麗。帝戒曰。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乎。○十年二月。宋濂致仕歸。濂艱于步。帝賜之馬。因作良馬歌以贈。○始合祀天地於南郊。古制祀天圜丘祀地方澤帝曰。天地。父母也。人子而致父母異處。豈稱孝乎。○九月。帝語侍臣曰。尚書周官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朕每待旦臨朝。夜不安枕。或見下星失次。輒引為憂。或夜度民事。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凡以無逸。乃逸也。○主簿成樂考最。曰能恢辦商稅。帝曰。若能恢辦。是額外剝削矣。乃罷之。○十月。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逼之降。真厲聲叱之。

乃抽刀剖心以示。帝嘉其節、追封公、其子方在襁、遂封侯。

（内侍不許讀書識字）○有内使言政事。帝曰、寺人干政、亂從生矣。今制内侍不許讀書識字、止供洒掃而已。○十二年閏五月、高麗率男婦來降。帝曰、人情豈舍桑梓而歸異鄉者、斯必有詐、命絶之。（時四夷朝貢者有四十餘國）

（胡惟庸謀逆）○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惟庸詐言井出醴泉、邀帝往觀、因誣惟庸第近西華門、守門内使雲奇知其謀、止駕、為左右撾死。帝覺、登城遣兵圍其第、誅惟庸、其黨皆伏誅。帝深悼雲奇、死追贈右少監、命有司春秋致祭）○詔罷丞相（以胡惟庸故）、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令理天下庶彼此相持、不得專擅。

補 二月、故元國公火脫赤、屯衆和林、為邊患。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獲其全部以歸。

（雲南悉平）○十五年正月、命沐英征雲南、雲南悉平、遂以英鎮其地。補（時天下大定、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惟雲南恃險遠、殺使、總兵傅友德・藍玉・沐英等率師三十萬討之。十二月、攻普定・普安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抵之。沐英等出奇兵大敗之、生擒達里麻、十餘里軍聲益振。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驅妻子俱赴滇池死。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圖籍、撫其民。雲南悉平、諸蠻望風降附）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二十一

（人君儲財與衆庶異）○或請儲財以足國。帝曰、人君儲財與衆庶異。人君以天下為家、散財為儲也。○八月、馬后崩。帝痛悼、終身不復立后。后初病、帝強之藥、后不可、曰、如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妾殺醫乎。妾不忍也。補（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帝以威武治天下、后常濟之以寬仁。生太子及秦王・晉王・燕王・周王。塟於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王允道言磁州多產鉄、請設治戸萬五千收之。帝曰、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也。苟設此、是驅萬五千戸於治中也。流允道海外。○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條、（法天道、廣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取民狹、恤荒、貴答訊）○十月、徵耆儒鮑恂等（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命為學士輔太子、固辭、賜敕還。○詔選名僧輔親王。補（此時命僧道衍侍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洪武末靖難之役、皆道衍之謀也）

○十六年、帝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曰、三代後布衣有天下、稱漢高及陛下。然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豈漢高所能及哉。帝曰、不然。周德雖至、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亦何能享祚八百。朕子孫能如成康、輔臣能如周召、朕天下始有賴矣。○詔免内五郡税（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凡十五郡）曰、五郡為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補 十一月、建滁陽王廟於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為皇妃、生蜀王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二十二

（釋典佛書也）

豫王及如意王。蜀王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帝鍾愛、呼蜀秀才。

（徐允讓孝行）○十七年、山陰民徐允讓與妻潘氏奉其父避亂、為寇所執。寇欲殺其父、允讓大哭、請以身代。寇欲汚潘氏、潘氏詐曰、夫死、從汝必矣、令寇焚其夫。潘氏遂入火中死。帝並旌表之。

（徐達將德）○十八年二月、魏國公徐達卒。達忠勇無比、每征悉出其功。至如封姑蘇之府庫、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將德之最優者。帝痛悼無已、親為製神道碑。○四月、瑞雲見、止群臣毋得稱賀。

（洪範書經篇名也）

（書洪範座右）○書洪範于座右、朝夕省覽。製大誥、頒示天下。○或曰、善惡之報多爽。帝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必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

（用兵猶用藥）○帝論兵曰、用兵猶用藥。藥能去疾、亦能致疾。苟

楯檻也欄楯之四方立竹筒置其中之筒置槊以備擊刺

藥

無事而動兵是猶安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殞
身亦損元氣 補 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
八十以上賜米酒帛絮各有差 補 二十一年三月雲南平
緬蠻叛舉兵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勢甚熾西平侯沐
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為三
行列陣中將士鼓勇而進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
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
陳既交火箭銃砲連發聲震山谷象皆驚奔賊有昔剌者
亦驍勇殊死戰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衆
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生擒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蝟死還
帥刀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自是諸蠻讋服平緬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二十三

平緬　歲入貢賦　元裔日微　解縉七歲能文　殺李善長

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補 四月征虜大將軍藍玉副將軍郭
英等北征自大寧進至慶州直搗元營其太尉蠻子拒戰
俘獲五萬餘人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帥數十騎遁去玉追
之不及獲其王子及後宮后妃衆四萬餘人乃旋師元主
為部下所弒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玉等還京獻俘帝
大喜褒賜有差進封藍玉涼國公○吉水人解縉七歲能
文遂以弱冠登第為監察御史縉嘗上封事萬餘言皆人
所不敢言者帝嘉納之○二十二年正月帝念諸將老詔
各還故里以金之○二十三年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解縉爭之不克（先是有告善長黨胡惟庸者帝未究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帝疑之時大殺京民
之怨過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帝大怒遂賜死）○詔求仙人張三手不得得其徒

黔寧王也萬人欽富

小技小藝人天子位長短皇祚歷數非所也

趙先得玉然下民棄之不有窮民使有厚薄也

懿文太子薨

丰玄清拜太常卿（三丰又名通達人有問仙術竟不一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數斗或
數月自若也降冬臥雪中如常）○帝曰常取古鏡自照多失真冶工曰摸
型不正故也朕聞之惕然人君一心為天下型一不正百
度乖矣可不慎乎○南豐典史馮堅上言九事帝奇之起
擢僉都御史○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薨謚懿文 補 六月
西平侯沐英卒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在滇百務具舉
帝嘗曰使吾高枕無南顧憂者英之功也追封黔寧王子
春晟昂相繼鎮雲南 補 九月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
知來者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其略曰國祚脩短在德厚
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脩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
諸小技之人耶又曰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二十四

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　徵方孝孺

為恥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
平王時以千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
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
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
徒知玉璽之為寶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
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
仁義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
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帝頗納其言
自是北征之議稍息○徵寧海人方孝孺至帝曰異人也
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乃除漢中教授○十月帝病甚

懷挾。言自勇氣懷發所謂恃功專恣抵勇之在己出是無謀義也

藍玉伏誅　不聽婦人言

諸醫不効。俄有稱周顛仙遣人進藥、服之即愈。○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坐其黨數萬人。補 玉以常遇春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軍。素不學、性復狠愎、恃功暴横。初胡惟庸之敗、有称玉與謀者。帝以其功大、宥不問。至是恐望。進謁、帝命加太傅。玉攘袂曰、我不當為太師耶。及奏事帝不從。玉懼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其部曲謀。識状集士卒及家奴伏甲、將為變。錦衣衛士將瓛上告、捕訊伏誅。列侯已下連坐者數百千家。國初功臣坐胡藍二黨夷滅殆盡。○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鄭氏十世同居。里人王氏敎之。帝擢二十家子弟為左右春坊。嘗問鄭濂治家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而已。○青州汪伯兒以母病殺子禱之。有司以聞。帝曰、倘使絕嗣、反為不孝。自今人子遇親疾刲肝割股亦聽所為、但不在旌表之例。○有獻道書。帝曰、朕所需者致治之書耳。却之。補 二十七年八月、賜潁國公傅友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六　○　六十五

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齊泰數邊

德死。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補 二十八年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遂賜死。諸子皆不得嗣。補 二十九年二月、燕王棣帥師巡邊、敗元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還。補 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爾諸將臣、從朕平禍亂、勤勞備至。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所賜薄物、以資養老、撫敎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三十一年正月、帝問

諸王燕王等

澄等已預行而冒秦當時討王燕王之言藉口也

將姓名　黃子澄齊泰進漢平七國事　燕王威名

兵部尚書齊泰邊將姓名。泰悉數無遺。問諸藩圖籍、遂出諸袖中。帝大奇之。○五月、帝崩。年七十有一。補 帝神武明、逆料敵如神、不吝官賞。諸將奉命成功。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矣。皇太孫允炆立。

建文皇帝

名允炆。太祖孫、懿文子也。補 初懿文太子薨、立為皇太孫。至是即位。○六月、召漢中教授方孝孺為侍講。○諸王憑叔父之尊、多不遜。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進漢平七國事。帝從之。廢周王、幽代王、黜岷王・齊王為庶人。獨湘王以謀逆伏誅。而諸王騷動。補 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北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兵防禦邊。大權重、多不法。帝為皇太孫、問所以制之于黃子澄。對以漢平七國事。至是遂用其謀。○燕王威名獨盛、密為練兵。朝廷深備之。燕王覺、乃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六　○　六十六

成　袁珙善相　燕王舉兵

託疾。大暑向火爐、搖頭曰、寒甚、寒甚。朝廷聞之、始不為備。補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為都指揮使、察伺燕王陰事。又遣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又選調燕府護衛精鋭隸忠麾下也。聞平名備邊。燕王不平、稱疾。補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藉口。○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言、北方兵變。帝因之。○術士袁珙善相。時相帝、謂害氣在西。西方人宜防之。僧道衍薦之燕王。王潛入軍士徒、酒肆。珙一見跪曰、殿下何輕行乎。王大駭。珙曰、殿下龍顏鳳姿、他日太平天子。鬚過于臍、即登寶位。初、道衍在嵩山寺、珙知其必相。後傳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補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舉兵反。先是帝遣侍郎暴昭等充採訪

燕王上書　兵號靖難

使分巡天下。詔至北平。得燕不法狀。密以聞。已而燕山護衛百戶倪諒告變。下詔讓燕王。逮王府僚屬。都指揮使謝貴。北平布政使張昺等部署軍士。布列九門守之。燕王密與僧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守衛。紿貴昺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昺貴謀誅燕王。至是並遇害。夷其族。燕王乃舉兵以誅齊泰黃子澄清君側為名。○燕王上書。其略云。高皇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期傳之萬世。不幸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假陛下之威。權剪手家之枝葉。不數月而五王見削。臣守藩于燕。奉法惟謹。迫言臣謀不軌。奸臣之心恐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其枝。親藩夷滅。社稷危矣。其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　二十七

燕王奪大寧

兵號靖難。發周公輔成王故事。書至。帝愕然。命曹國公李景隆。帥大軍北征。燕王聞之曰。李九江（景隆小字江人）加豎子耳。寡謀而驕。其今之趙括乎。補 燕王自署官屬。令張玉朱能等出師。尋陷薊州。奪居庸關。通州遵化永平密雲懷來。諸守將皆以城降。詔削燕王屬籍。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分道並進。八月。炳文次眞定。進及燕兵戰於滹沱河。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等皆被執。退保眞定。朝廷聞炳文敗。使景隆代之。既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時諸將吳高等圍永平。燕王謂諸將曰。吾在此。景隆必不敢進。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之圍。而破景隆也。遂援永平。吳高棄輜重走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果引軍渡北平直薄城下。燕世子高熾堅守不戰。時燕王既解永平圍。乘勝抵城下。城中出兵內外夾攻。景隆軍敗。退奔德州。補 十月。燕王誘執寧王。奪其衆。寧王名權國大寧為巨鎮。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寧王與燕合。召寧王至京師。寧王不至。坐削護衛。燕王聞之。喜單騎

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寧王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東士結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寧王祖之郊外。伏兵擁寧王行。燕王遂奪其兵。軍威大張。大寧城為空。○十二月。罷齊泰黃子澄。謝燕王。補 二人雖罷退。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二年。四月。李景隆退駐德州。復合大軍進戰。矢石如雨。燕王馬三易。三被創。急走登堤。會旋風折大將旗。我兵大亂。燕兵乘風縱火。我軍死者三十餘萬。補 時大軍六十萬列陣白溝河。燕王率將士馳入陣。都督瞿能父子奮擊所向披靡。殺燕兵。追燕王。燕王三易馬。矢盡。劍折。燕幾為瞿能所獲。燕王次子高煦帥精騎救之。乃得免。再戰。能父子及諸將俞通淵等俱死。大軍敗績。景隆復奔德州。○漢陽知縣王叔英遇旱。遂自絕食。禱曰。必雨乃食。果雨。補 五月。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　二十八

王省死節

祥。獵儲百餘萬石。勢益張。○燕兵掠濟陽。教諭王省陞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堂名明倫。今日之倫何在。拍膺大哭。遂觸柱死。補 李景隆往濟南依之。燕王帥精騎馳擊之。于城下。景隆復大敗。單騎南走。帝召景隆還朝。赦不誅。黃子澄請正其罪以謝天下。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燕兵攻濟南。山東參政鐵鉉堅守。屢敗燕兵。補 鉉與偕都督盛庸誓以死守。燕王命其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乃詐令軍民出降。俟勇士開門候燕王入。用板下之。既而軍士先發。燕王未入城。板驟下。燕王驚走。歸營大怒。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燕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復德州。○詔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燕王聞之。每戰不利。輒挺身而前。諸將莫敢加刃。○十二月。燕兵攻東昌。大敗。北

兩日乃呂字

歸。王不悅。道衍曰、吾向云、毎日必克。但不利者兩日。乃呂字也。(注)先是、襲滄州、取之。自良鄕渡河、至德州、還以大名。城上至都督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淸。趨汶上、至濟寧。庸與參政鐵鉉、出兵東昌、以邀之。燕王率兵薄營。庸開陣、縱燕王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其將朱能帥番騎來救。燕王乃潰圍出、以百騎走。庸與戰、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還北平。(補)三年正月。帝以東昌捷、告太廟、復齊泰黃子澄官如故。○三月。山東都督盛庸與燕軍大戰。自辰達未、不分勝負。忽北風起。塵埃漲天。我軍大敗。(注)燕王復率衆南出、保定。盛庸來禦。燕王將輕騎來覘、挑陣。遂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明日、復戰。庸大敗、走還德州。○安陸侯吳傑大戰燕兵。燕王所建旗、矢集如蝟毛。忽大風。我軍乃潰。王送所建旗北歸、示世子。(注)時吳傑都督平安等、自眞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燕王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與大戰。殺傷互衆。傑安亦遂敗走入眞定。(補)四月。燕兵次于大名。帝聞庸軍

敗、大懼。詔竄齊泰黃子澄於外。燕王聞之、乃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今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且命諸將攻北平、彼必歸救。我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帝以為然、遣使赦燕罪、令罷兵歸藩。燕王不奉詔。未幾、諸將分兵衝燕餉道。燕王患之、復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下其使於獄、以絕燕。(補)六月。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燕王遣將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為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兵三萬追之、為遠伏兵所敗。(補)七月。燕兵掠彰德、陷林縣。都督平安在眞定、度北

燕王大擧南犯

平空虛、攻之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亦窺北平。燕王擊破其兵。遂勒兵還北平。(補)十二月。燕王大擧南犯。燕王起兵三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於危。所陷城邑、兵去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時帝御中官甚嚴。皆怨望、遂密告燕以京師空虛可取狀。燕王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山東州郡。(補)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燕兵於山東。○燕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令其子歸養、遂自縊。其子不忍歸、抱父屍哭死。主簿史為之感、亦俱死。○三月。蘇州知府姚善入援。善治蘇州、多惠政、尤能下賢。嘗謁錢芹。芹

姚善入援

曰、芹民也。義不敢見。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迎芹質

經。芹曰、此經生務耳。公有官守、何不談時務。因出一冊授善而去。閱之、皆今日守禦之策。(補)四月。燕王軍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陣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燕王。番騎王騏躍入陣、掖燕王去。適徐輝祖來會、戰於齊眉山、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補)五月。何福移營靈璧、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為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燕王帥精銳橫擊。福開壁往援。俱敗走。燕師盡獲其糧餉。是夜福下令曰、明日聞三礮、即突圍出、就糧于淮河。明日、燕兵猝薄壘、發三礮。福軍誤為己礮、急趨門。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騎走。安等三十七人皆被執。盛庸獨引軍而南。

燕兵渡江　京師震動

列戰艦淮南岸，燕兵自上流潛濟，盡奪之，遂渡淮，下泗州、盱眙，乘勝陷揚州。○六月，燕兵漸逼京師，震動。方孝孺曰：「事急矣，莫若割地求和，以俟四方勤王之師。」燕王不從。羣臣勸帝幸浙，惟孝孺力主守金陵。燕兵至城，李景隆等開門迎附，獨衛府紀善周是脩等數十人死之。須臾，宮中火起，帝變服削髮，自御溝出遁去。（初太祖傳位于帝，知其不終，乃授一匣，曰：「事急可啟。」至是啟之，得度牒并披剃之具，遂削髮出走。）燕王入宮，誤認帝屍，葬以天子禮。（補 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曰帝屍，越八日，用侍中王景彰言，以天子禮葬之。不令朝野世止稱為建文帝。至隆武元年，追謚恭閔惠皇帝。）燕王自立，即皇帝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三十一

成祖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補 建文四年六月，都城陷，建文帝不知所終，羣臣勸進，於是即位，時年四十三。）

六月，削魏國公徐輝祖爵。輝祖嘗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不屈。削爵，幽私第。○方孝孺被執，不屈，乃衰絰入見，哀聲徹殿陛。帝曰：「予初心欲倣周公輔成王耳。」對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死也。」對曰：「獨不可輔其子乎？」帝曰：「先生毋大苦，此吾家事耳。」因授筆草即位詔。孝孺擲于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簒位」四字。帝大怒，命夷九族，親故坐死者八百餘人。每誅一人，必令孝孺視之，而孝孺終不變。（補 孝孺斷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帝大聲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帝大怒，大收其朋友門生坐之，以充十族之數。）補 齊泰、黃子澄亦至，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與孝孺同磔於市，坐黨死者百餘人。○翰林脩撰王叔英書絕命詞（生既久矣，愧無補於常時；死亦徒然，為無衛于後世。）與其妻俱縊。○尚書暴昭斷

暴昭

陳迪　鐵鉉　姚善

其手足，罵不絕口，死之。○尚書陳迪割其子鼻，令食之，迪死不變。（補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至是執之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執蘇州知府姚善至，厲聲不屈，殺之。其友給事中黃鉞聞而赴水死。（按靖難兵起，殉難死者不下數百萬，今劉基言殺運未除，此之謂歟。）○七月，命革除建文年號，以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中更改諸法，一復舊制。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九月，大封功臣，爵賞有差。以淇國公丘福第一。○初，御史尹昌隆疏云：「彼既有輔成王之語，不便反口，當許之入朝，萬一不虞，亦可避藩。」至是帝欲殺之，得其奏，乃免。（補 帝得建文時羣臣奏疏，命焚之，因語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三十二

周是修死難　解縉不終　景清

侍臣曰：「爾等宜皆有之。」脩撰李貫曰：「臣未有。」帝曰：「貫以未有為美耶？食其祿，無一言可乎？」貫惶愧。）○初，解縉與周是修約赴難，後縉變節，是修死。縉為作傳，因語其子曰：「使吾亦死，誰為汝父作傳？」識者嗤之。○左僉都御史景清知建文出亡，竊懷興復事，覺，伏誅，剝皮草櫝之，係于長安，帝駕過之，忽索斷，行三步為犯駕狀。（補 清早朝衣緋懷刃，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坐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讐耳。」遂族誅之。）○永樂元年正月，詔復周、齊、代、岷四王爵，予舊封。（補）二月，改北平為順天府，置北京。（補 徙寧王於南昌。初寧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已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已而有

蠶俗作蚕字也

姚廣孝為少師

詠告寧王巫蠱狀者寧王聞之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補八月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補二年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淇國公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帝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等問之皆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好聖孫謂宣宗也帝意乃決○以僧道衍為少師復姓姚賜名廣孝廣孝終不蓄髮娶妻居止仍在寺觀○八月周王獲騶虞以獻外國麒麟白象畢至羣臣稱賀天開太平之兆○十一月山西民有言介休縣多美石請採之帝曰此

李景隆誅伏

野蠶成繭

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曹國公李景隆不法當誅曰陛下非臣開門寧有今日乎帝曰幸是朕來若他人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乃誅○帝欲宥罪人死或請誅之帝曰天不以惡木廢發生君豈以惡人廢矜恤乎補四年四月詔求遺書補營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冬始成補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榑性凶暴後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奏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為庶人○甲田進玉碗帝曰朕所用惟磁器耳却之○山東野蠶成繭羣臣稱賀帝曰繭即徧山東不過衣被十方耳朕心必以天下無寒方足賀

角音屬吹之以警衆歟世銅角以銅為之

破安南兵

也補十一月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大破安南兵初建文中其臣黎季犛弒國王陳日焜及其二子顒篡其位既而傳之於子蒼自稱太上皇朝廷不知也帝初踐祚蒼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主陳氏絕嗣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從其請明年前國王孫陳天平來奔愬其實請復讐乃遣使詰責蒼犛辭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遣黃中呂毅等以兵納天平於安南蒼伏兵劫殺天平帝大怒七月命張輔等討之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沱富良四江為固新築城於多邦隘連亘九百里輔軍次富良江遣將破賊於嘉林江遂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

安南平定

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克東都別將李彬克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補甌寧王允熙卒建文帝弟三人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帝即位後廢允熥允熞為庶人改封允熙為甌寧王至是邸中火王暴卒補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參議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遷出縉○三月命西僧哈立麻設法薦皇考妣而天花甘露白鶴空中備現妙相帝自是潛心釋教補五月張輔等克安南禽黎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論功進張輔為英國公沐晟為黔國公餘賞賜有差乃置交阯布政司以尚書黃福領之○六

檜柏生花

年三月臣有賀檜柏生花帝曰邇年水旱為災匿不以聞乃一檜柏之祥喋喋稱瑞耶遂黜○七年二月帝幸北京留皇太子監國(補)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之(補)給事中郭驥使韃靼為所殺先是韃靼知院阿魯台殺可汗鬼力赤迎立元族本雅失里為可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本雅失里殺之(補)八年二月帝自將征韃靼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自帥衆五十萬出塞(補)五月車駕至臚朐河本雅失里聞之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帝麾兵奮擊大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以七騎遁遂移師征阿魯台阿魯台

周新異政　冷面寒鐵公

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虜果悉衆來犯帝躬率精騎衝擊阿魯台大敗遠遁帝乃還北京(補)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福太祖時宿將建文四年與盛庸平安會兵伐燕戰淮北不利輒奔還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及是從征還都御史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死○南海人周新多異政（嘗一人挾千金夜歸恐為寇潛置石下而歸翌日往取之無有訟于新新曰必汝妻有外合也數之果然蓋其夫至姦者過之竊聞其故先往取之也）擢御史京師號冷面寒鐵公後被誣見殺嘆曰生為直臣死亦直鬼何憾乎帝尋悟悼曰廣東有此好人吾誤殺之矣(補)九年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瑛性殘忍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冤聲徹矣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

黃淮如高岡　元旦日食

獄死天下快之(補)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阿魯台入貢請女直吐蕃諸部合為約束朝臣多許之黃淮曰此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帝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十一年元旦日食諭德楊士奇請免朝賀曰昔宋仁宗元旦食富弼請罷宴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從契丹回者言契丹果罷宴仁宗悔之陛下毋貽悔乎乃從請(補)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先是封蒙古部落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歲朝貢阿魯台遣使來馬哈木殺本雅失里擅立其族答里巴為可汗專政請發兵誅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馬哈木怨朝貢不至(補)十

罷海運

二年二月馬哈木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下詔親征(補)三月帝發北京皇太孫從(補)六月車駕至忽蘭忽失溫馬哈木等三部埽境來戰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酋長十餘人部衆數千追至土剌河馬哈木等夜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乃還北京(補)九月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愬徵東宮官屬下獄黃淮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補)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十三年正月廣西參議解縉下獄死（縉以論事忤旨譖之交阯聞帝北征潛返見皇太子帝怒其擅歸故殺）(補)罷海運帝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

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會通河故元運道由濟寧達臨清今年開浚既成民免陸輓之勞糧運便利於是罷海運 補 十四年正月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補 二月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 ○ 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曰昔魏徵以堯舜望太宗而止封禪爾乃屢朕子太宗下乎 ○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謀不軌楊士奇曰彼知陛下都北意欲在南耳帝怒廢之山東 補 高煦初封雲南已而改封青州皆不行 又 私選各衛健士為腹心 又 募兵三千人縱使劫掠及僭用乘輿器物帝詰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泣為力救乃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 帝幸北京擇日建宮殿卿雲瑞彩彌滿殿庭有金水河冰凝龍鳳之狀 ○ 七月有進金丹及方書帝曰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乃欲欺朕耶命毀之 ○ 十六年五月大學士胡廣卒其在官乎專事阿諛有密投諸其家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 補 十八年二月蒲臺婦唐賽兒以幻術聚衆據益都御石棚為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山東大震詔安遠侯柳升總兵往勦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都指揮劉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衛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指揮王真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推辱之詔徵升下獄已得釋 ○ 十月召皇太子於南京太子過鄒縣入民舍見其釜甑傾欹惻然曰民

如婦唐賽兒為亂

隱不上聞至此乎賜之鈔因切責其有司 ○ 十九年元日御新殿 補 北京經營助成定都於此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 ○ 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在南多為中使所譏宜罪之太子曰過豈吾所無幸上不之信我何較耶 補 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補 十一月帝將大舉北征詔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徃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亦同帝益怒下原吉及中於獄賓懼自經死 補 二十年正月帝自將征阿魯台初阿魯台為瓦剌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出沒塞下為寇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煥帝於是決策親征 補 七月大軍至開平諜報阿魯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擣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大軍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輜重遁去命發其焚之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為羽翼也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擊敗之乃還京師 ○ 二十一年五月內使黃儼等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於帝事覺伏誅因鞫高燧賴太子救免 補 帝近疾多不視朝趙王衛指揮孟賢與宦官黃儼等相結造偽詔謀進毒於帝[illegible]高燧[illegible]以為之[illegible]尚[illegible]等[illegible]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 二十二年阿魯台寇邊四月帝親征七

黃儼等謀不軌伏誅

遺太孫遺詔短喪以日易月

月令班篇政法篇政綱養篇之政教也

楊士奇不孤

赦建文奸黨

救民之窮甚於救火

丹還師蒼崖不豫明日遂崩楊榮等秘不發喪密馳訃太子太子慟哭幾絕乃遣太孫迎之皇太子即位

仁宗昭皇帝名高熾成祖子○八月成祖訃至禮部尚書呂震請從漢制以日易月不可自是臨朝素服退則衰絰

補 釋戶部尚書夏原吉大學士黃淮等於獄復其官○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蹇義各銀圖書一篆曰繩愆糾謬 註 帝諭曰凡政事有關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有不從者用此印密奏以開其毋憚於再三言之 補 九月始置南京守備以襄城伯李隆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 補 十月立子瞻基為皇太子立諸子皆王之

○洪熙元年正月楊士奇力言馬政呂震等交爭之內批久不下呂士奇曰內批豈忘之特衆口詆卿朕念卿孤立

恐為衆所傷故少緩之若出朕意也今後凡令有不便章密言于朕士奇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三月大理少卿弋謙敢言呂震劾其賣直乃貶楊士奇曰進言者將以言為戒矣自是月餘果無一言帝曰士奇真太臣也乃下詔自責因復謙官○赦建文奸黨除誹謗令○四月山東飢詔免稅楊士奇請聞戶部帝曰救民之窮甚於救焚使附有司必慮國用不足持不決之議 註 按帝從善如流役適不所行無非仁政始而高宗四傳也乃享國不永惜哉 補 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孝陵因留南京監國○帝明于星象忽夜見星變泣楊士奇等語曰天命盡矣乃嘆息而起明日復語曰朕監國十餘年被讒艱危吾三人 楊士奇蹇義夏原吉 共之朕去世後執知卿等之雅各賜印

丁壯二十曰丁三十曰壯

五子仁宗及漢王趙王

賜忠貞印

漢王高煦反

何忠節死

一篆曰忠貞帝泫然三人亦流涕○五月帝不豫召太子於南京未至而崩皇太子即位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子 補 六月命楊溥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平之 註 初高煦性險樂安論怨望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厚養逋逃及無賴子弟奪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使王斌朱恒本帥尚書等官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約濟南然後犯闕復遣人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即縛其人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引泰觀兵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歸不敢言遂數日高煦又遣使奏索多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復為諸大臣入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謀叛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力贊之帝意決遂發京師兼食兼行駐驛樂安城指高煦閉門帝親征大懼帝以敕射城中諭禍福高煦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遂詣之高煦從竇出見兵器及通逆不實狀乃械高煦父子及倡謀者數人赴京師羣臣請移師執趙王坐

以連謀之罪楊士奇獨不可曰誣以連謀何能服人且文廟三子惟趙王在聽羣議而剪本枝竊為陛下不取也乃言者喋喋士奇請璽書併封羣臣疏示趙王王喜曰吾生矣即自削其護衛以謝 補 九月帝還京師廢高煦為庶人王斌等皆伏誅以預謀誅死者甚多高煦及諸子相繼死

○平州知州何忠為交趾黎利所執賜之飲忠罵曰吾天朝臣子豈食犬彘之食奪杯擲虜而流血遂遇害帝聞旌其門○二年二月帝賜楊士奇等五人金圖書各一士奇曰清方貞靖蹇義曰忠厚寬弘夏原吉曰含弘貞靖楊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補 十一月罷交趾布政司成祖初平安南置交趾布政司未幾交趾復亂叛服無常

永樂十六年陳氏故官黎利乘機作亂朝廷遣將討之不能靖賊勢益熾帝即位命成山侯王通討之至應平遇伏大敗軍皆陷沒通被創走懼賊甚陰與利盟誓約退師至是黎利奉安南陳王三世孫暠求續封帝察示英國公張輔輔曰此出黎利之譎不可從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示賊以弱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發兵之說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帝曰汝兩人言合吾意遂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諭通及三司官盡撤軍民北還罷征南兵詔未至通等已棄交趾還官吏軍民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於是下通等於獄論死籍其家○十二月皇后胡氏讓位居別院

薛瑄　道學

以孫貴妃為后張太后（宣宗母）憐其賢每會仍命居孫后之右（補）（孫貴妃生子祁鎮立為太子貴妃遂進位中宮）○帝語講官曰伯夷太公皆歸文王及武王伐紂不輔之一諫之何講官窮于對帝曰伯夷之心在萬世太公之心在當時也○監察御史薛瑄初長于詩賦及見周程張朱之書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而專事道學至是拜御史三楊（士奇榮溥）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嘆不已曰薛公見且不得況得屈乎○三年九月北虜入寇帝即日親征虜出不意遂一鼓而下（補）（車駕時巡邊次石門驛聞兀良哈萬餘人入寇即帥師擊敗之）○五年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原吉德量寬慎嘗一隸汚所服衣懼甚原吉曰可浣無懼嘗閱獄再四吁嗟筆

筆下死生決

不得下曰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嘗夜過禁門大雪侍者請無下馬曰君子不以冥冥失節其寬仁敬慎類如此○八月朔日當食以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請賀帝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以雨不見得非朕有隱過歟況雨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能無見乎何得稱賀○蘇州太守況鍾至郡初若木訥凡吏胥文書悉允之但默記其事如是者月餘而羣奸悉得一夕集吏胥大聲言某日某人某事欺大駭遂立斃數人自是肅然（補）六年六月安南黎利遣使奉表謝罪詭言暠死陳氏絕帝心知其妄置之不問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七月帝夜行至揚士奇宅士奇曰陛下何自輕萬一變起倉卒奈何

帝夜行士奇宅

定取士法

明日帝問士奇如何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恐漏之故不敢謝後有盜謀不軌欲乘帝夜行發事覺帝嘆曰士奇言不虛遂止夜行○下詔求賢親制猗蘭操及招隱詩賜羣臣（補）（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定取士法帝曰南人長於文而多浮北人拙于文而多實令南北分卷並擢又曰每見少年登第多恃才毒民令後年二十五以上始應舉（補）七年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遇水旱以貸貧民蓋遵洪武舊制也○帝登萬壽山嘆曰此元故都也使順帝能守先法天下豈為我有（補）八年三月致仕少保黄淮辭歸國帝宴餞于西苑太液池製詩送之賜金織衣一襲淮歸

王振擅權大作威福

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補 九年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 ○十年正月帝崩皇太子方九歲羣臣欲擇長君揚士奇楊榮入臨畢請見太子即呼萬歲而羣議乃息 楊士奇當主少國疑之日而能定大議以安社稷無忝大臣之道矣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長子 補 宣宗遺詔國家重事白張太后行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不可朝廷有大政太后令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 ○正月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義性謙約歷事五朝與時浮沈蓋唐之蘇模稜宋之三旨宰相也 補 二月封弟祁玉為郕王 ○內使王振擅權大作威福帝毎稱老先生不名 補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寵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 補 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同心輔政時論賢之號三楊 ○正統元年正月開經筵 ○

建文帝至京號曰老佛

二月應天府尹鄺埜為兵部左侍郎埜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嘗以俸易一紅褥寄歸父父曰此子不才若斯乃以不義污我也遂封還貽書責之埜泣受其教繼為府尹益厲其操 補 九月安南國王黎利死子麟嗣 ○二年張太后丁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語帝曰五人先帝任用之臣汝所行非與計于彼不可因宣王振責其不律欲誅帝跪為之請不果 ○五年七月初建文帝潛適由湖湘入蜀以抵雲閩最後僧于廣西之壽佛寺忽一日思息知縣岑瑛出行道遇一僧自稱建文帝曰今老矣願送骸骨歸瑛大駭送至京號曰老佛 途中詠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

薛瑄不詣王振

未徐常時舊臣無一人在獨太監吳亮認知遂迎入西內後 補 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或云有僧自雲南至廣西號建文帝思恩知府岑瑛聞於朝按問乃鈞州人楊行祥年已九十餘下獄閱四月死同謀僧十二人皆戍遼東自後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 ○詔贈建文死難諸臣各祀于鄉 ○十一月張太后崩語揚士奇曰我有一二事未行建文之號宜復孝孺之禁宜開 禁人藏孝孺書者斬 補 太后性明敏人謂女中堯舜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數年天下休息皆太后之力也 ○八年王振專擅侍講劉球上言十事振怒命支解其體球不為辭但曰死訴太祖耳自是莫敢言振 補 時張太后上僊楊榮已歿士奇以疾不出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帑費用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操生殺與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 ○楊士奇薦薛瑄可大用乃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今詣王振瑄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振不悅欲處以死賴羣臣救免 ○祭酒李時勉守正不阿王振矯旨枷國學門諸生數千詣闕乃釋 補 十一月宣宗廢后胡氏卒初張太后閔后賢而見廢召居清寧宮善遇之太后崩后痛哭踰年亦殂用嬪御禮葬金山 補 九年三月少師楊士奇卒謚文貞 補 八月勅諸將嚴邊備先是瓦剌太師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寖強盛脫歡死子也先嗣益横屢犯塞北邊多事於是有此命 補 監察御史李儼值王振不跪遂下獄已而謫之 補 十一年二月少保楊溥卒謚文定 ○王振怒河南西山巡撫于謙嗾言官劾之議降居民萬餘赴闕訴乃免 ○十三年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稱闡王烏合至數十萬雲南等

北虜寇大同

地叛天下一時騷動○十四年二月北虜二千人入貢報作三千。王振怒其詐斬一人。自是失好大舉入寇○六月南京宮殿災明日殿基上生二棘踰夜高二尺許○熒惑入斗。侍講徐珵覘知不祥令其妻南還曰禍不遠矣妻有難色珵曰汝欲為鞑子婦耶○七月北虜也先寇大同所至無不陷沒邊報如電王振挾帝親征命郕王居守群臣力諫不從一時得兵雖五十餘萬而事出草次糧餉不給僵屍滿道虜佯開避待我軍深入四面重圍擊殺殆盡

官(補)軍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群臣交章請留王振終不聽車駕至大同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也先襲軍後次日當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也先遣使請和帝許之虜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虜大噪四面蹂躪入之全軍大潰

振等皆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

虜兵擁帝去

埜等數百人死之虜兵擁帝以去而器械輜重盡為虜得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詣虜贖駕弗許乃集百官議立郕王祁鈺畢群臣憤殺王振黨指揮馬順頃刻雜擾郕王懼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止之請詔族王振家以安人心詔下群臣哭謝國事始寧

景皇帝 名祁鈺英宗弟(補)初封郕王英宗北狩皇太子幼沖皇太后命王即位○九月遙尊正統帝為上皇○虜擁上皇至大同城索金幣約還駕都督郭登(都督郭[illegible]子)不納衆或勸之曰虜紿我也且受命守城不敢擅啟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不得已括城中銀萬餘兩贖駕虜咲擁而去○虜有欲害上皇夜至帳下見大蟒遶龍畏怖而退自是虜益加禮○兵

大勝遠識

土木地名也

金英興安卓見

部尚書于謙曰虜今得志必有輕中國深入之意宜募四方民兵兼徙郭外居民入廓內地毋為所掠城外倉糧不可捐為寇資悉令在官員役散領准作月糧○十月虜以送上皇還為名直入紫荊關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興安為廷臣決計侍講徐珵言天象當南遷英叱之獨于謙言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可鑑也遂大聲曰敢言遷者斬群議乃定(陳建曰我國家幾危復安雖于石二公之力亦由英安卓見烏得以宦者少之哉)○虜迫京城武清伯石亨接戰相當虜知有備少沮既而王師四至我軍大振虜復擁上皇去○上皇在虜夜占天象指示隨侍校尉袁彬曰天意有在我當終歸虜以女娶上皇上皇謝曰天子無野合姑待朕歸以禮聘入虜悅

成敗在天不負臣節

愈加敬禮○總兵郭登以孤軍守大同危疑益壯嘗曰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既而以數百騎死戰而虜遁(補)瓦剌脫脫不花遣使入貢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專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較少知院阿剌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衆南犯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至是可汗遣使來貢帝從禮部尚書胡濙吏部尚書王直等議厚賞賜以問之○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群臣議留邊將守京兵科給事中葉盛曰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虜騎何自薄都城前邊關不固雖保九門無益也悉遣還○景泰元年正月罷朝賀以上皇在瓦剌也(補)三月北虜復分道入寇

上皇至京

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寧夏慶陽朔州被殺掠甚衆 補 五月也先寇宣府都督朱謙與參將紀廣力戰却之也先由是氣沮 ○ 六月虜稍厭兵遣使議還上皇羣臣許之帝不悅于謙曰大位已定但迎還以弭邊患耳乃遣右都御史楊善至虜迎之虜曰有何禮物來迎善曰送還天子圖垂名萬世豈利財物乎虜衆欣然羅拜而別京師聞上皇回皆雀躍 ○ 千戶遂榮請帝避位帝怒下榮獄中秋日上皇至先遣人言于帝曰登極非我願矣帝始出迎相持而哭送上皇歸南城宮 補 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及明年正月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皆不許 補 二年正月度僧道五萬餘于謙上言令四方多流徙之民

銀豆歌

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 帝頗事聲色奢侈以金銀豆擲地令宮人爭拾供樂編脩楊守陳賦銀豆歌譏之 補 其辭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豈良工顆顆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琭玕亂灑金階下落顆顆珠璣走玉盤天雨寶雹驚鶯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瑞半墜羅裳繡編天顏一笑憐拜賜歸來生清寵聞知昨日六宮中羣娥袖欲春風莫令作豆緣拾得半車不至稔烟空則須銀盡薄如熟汁力磨鑄成所匪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還玉蛛君不見民飧木皮和草根苦根咤食如八珍官倉有粲撫鍛羅揉鍛盡作滿中儲明主由來愛丁娥萎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千千粒活取枯骸百萬人 ○ 三

有脚城

年正月兵部侍郎李賢論備邊以車制為首疏曰有脚城 其制車每長丈二高六尺外蒙以鐵內藏其人上開小窓下開銃眼得車千數周圍相以砲不得以衝不得傷敵至則發砲銃去則移以逐之 做軒轅破蚩尤陣法以練兵 其法如井田制八大將居中外八隅相翼孔明八陣圖做此 ○ 五月廢皇太子見深 初上皇已立為太子 為沂王

金英薦薛瑄

治河决

而立帝子見濟為太子初帝欲易儲恐臣下不從特進京官各一秩復密啖諸大臣以金 時有滿朝皆太傑一部兩尚書之謠 悉皆緘口獨尚書王直給事中李侃泗泣求退 ○ 太監金英奉使至南南中官屬無不趍奉獨薛瑄不往英曰南京好官獨薛公耳還京遂薦陞大理卿 ○ 帝初欲易太子一日語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辰也英若不解其意對曰東宮生辰是十一月二日也帝怫然 英此對與鄭獻陵之對同不意宦者有此也 補 四年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治河決有貞初名珵以議南遷為帝所鄙大臣累薦不用時河決為患已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有貞上三策置水門開支河濬運河議既定乃治之開濬五百餘日而功成自是山東河患息 ○

五年五月皇太子見濟卒禮部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並奏宜復立沂王帝大怒命錦衣衛鞫以炮烙之刑幾絕會有天變緩其刑得不死 ○ 杖鍾同章綸同死綸復甦進士揚集上書兵部尚書于謙曰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不思所以善後乎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太學士王文文曰此書生未諳朝法耳 ○ 給事中吳江密言于帝曰羣臣多望上皇復位沂王還宮願陛下預為之所須高增南城數尺以鐵鎔錮其門帝怒謫戍致嶺衛 補 十月也先為阿剌所殺先是也先弒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立稱田盛可汗阿剌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怒率衆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

正字通今御音曰鈫數部從只鈫第

劉儼主試　石亨迎上皇

求脱脱不花子麻兒可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韃靼勢復熾〇七年于謙為兵部侍郎王偉未幾偉密奏謙過帝方信謙以奏示之謙袖所奏歸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咲不偉曰吾有短處子當面言之何至此〇太學士劉儼主順天試時内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下第循等論儼不公請復開場帝不得已特欽賜瑛倫舉人下時異之〇八年正月帝不豫時儲位未定廷臣請立太子武清侯石亨知帝必不起乃與副都御史徐有貞内使曹吉祥等謀迎上皇復位夜半遂薄南城毀門而入掖上皇登輿出時羣臣方早朝會議儲事忽聞呼譟至殿相顧失色須臾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羣臣遂賀（按景泰之廢見深與正統之復即位是皆以得國為念兄弟之間有市行矣亦系正統正月復位景泰二月隨崩耳猶一景泰病瘥不知石亨諸人何以處此）

誣殺于謙

英宗睿皇帝為太上皇七年至是復位改元天順大赦天下補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以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入内閣典機務餘賞賜有差〇下于謙王文等獄誣以謀立外藩法司勘奏無跡可按石亨曰彼意欲如此矣及廷鞫王文力辯謙惟默然但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帝以謙有功未忍加刑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何名遂殺謙等而籍其家凡亨等有隙者無不入其羅織（按謙為立外藩王文郷有此意然尚未發至于公絶不與聞身附會成獄惜哉唯意欲二字即秦檜莫須有三字也）〇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内未幾而薨補（葬祭如親王禮謚曰

按攝也搆謂捏誣陷人也

戾成化十一年改謚為景皇帝修飾陵寢）石亨等請革除其年號帝曰吾不忍也補以吏部侍郎李賢入内閣預機務補三月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補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漸恣横徐有貞為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於帝遂下獄并逮繫李賢時有以匿名書毀斥朝政者亨吉祥奏此有貞怨望所為乃命拷掠之無所得亨吉祥恐其後用誣以謀逆當棄市詔徙金齒為民後亨敗乃赦還補六月禮部侍郎薛瑄致仕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補七月復以李賢入内閣賢既貶未行吏部尚書王翺奏賢可大用遂復命為吏部尚書入閣石亨

釋建庶人文圭

擠曰重軋賢賢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〇八月以岳正入内閣預機務未幾正論石亨曹吉祥驕横請帝預制帝頷之石曹遂矯旨謫正〇十一月初太后聞殺于謙力言謙功帝已悔之至是籍兵部尚書陳汝言（亨黨）家貨貝無算帝嘆曰于謙久官向籍其家無他蓄今汝言所聚乃爾帝益悟謙冤而惡石曹矣〇二年正月釋建庶人文圭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置之京師號為建庶人至是帝憫之欲出居鳳陽吏部尚書李賢曰陛下此心太祖在天之靈寔式臨之或云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為之遂出居鳳陽聽其婚娶未幾卒建文無後補（庶人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〇四月會昌侯孫繼宗（太后弟）造店專民利

王者不私

石亨謀不軌伏誅

奪之一字何可訓

帝惡而毀之。李賢曰：真王者不私矣。○五月，徵處士吳與弼至，授以諭德，固辭。詰其意，曰：初以伊傅聘，今授若職，故不受也。（按處士吳與弼，石亨薦之，讒則自稱為門下士。嗚呼，以諭德為小而不屑為，顧感權奸之薦而甘為門下士，可謂陋矣。）○三年十月，石亨謀不軌，下獄死。（補 亨貪恣日甚，納重賄不次陞，擁中外將帥多出其門，子姪廝養[illegible]天下寒心，而亨恃不知戒，日益見參預政事，所請或不從，即艴然見於辭色。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人君之操柄不可下移矣。帝以為然。亨以大同人馬半京師，預命從子彪督其軍，為外援以謀不軌。法司劾奏，乃逮治之，死獄中。彪棄市，由亨得官者悉黜免。）○帝念石亨奪門迎駕之功。李賢曰：陛下復位，定天與人歸，如景帝不諱，羣臣請，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何可奪？而奪之一字亦何可訓也。然幸陛下洪福，事得濟耳。萬一景帝左右先知之，亨輩固不足惜，不知置陛下何地乎？帝曰：然。補 四

曹吉祥伏誅

年八月，韃靼孛来入寇，直至代朔，怙諸州肆掠。遣都督顏彪率師禦之，虜乃去。補 五年四月，太明一統志成。○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作亂，事覺伏誅。（補 石亨既誅，吉祥不自安，蓄異謀。養子欽凶暴殺人，為御史所劾，下詔按之。欽大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擁兵入，幽帝于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居中應之。先一夕，集腹心飲，指揮馬亮懼事敗，走出上變。帝即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徒来呼噪門外。時懷寧伯孫鏜西征軍未發，急召其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天漸曙，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奔歸家拒戰，諸軍大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於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孫鏜爵為侯。）補 河决開封，城中水深丈餘，死者不可勝計。○六年三月，知蘇州林鶚請易孔廟像為木主。或詆毀侮聖賢。鶚曰：塑像自西夷佛教始。孔子生，佛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況像則長短豐瘠不一，其狀褻聖不

鼓妖

已甚乎。補 五月，都督僉事顏彪破兩廣猺。自元年，春大藤峽猺為亂，兩廣苗獞蜂起，廣西殘燬殆遍。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潯梧，所向皆捷。○七年二月，空中若有聲。李賢曰：無形有聲，謂之鼓妖。此上不恤民所致也。因條陳十事以進。帝從其半，半未從者，賢爭之數四。然帝深知賢，終不以為忤。（補 賢在內閣輔政，知無不言，帝能用之。時稱內閣事功，三楊之下，一李而已。）○八月，下指揮同知袁彬於獄。尋釋之。帝在北虜，彬周旋左右，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以脅溫帝足。彬嘗中寒，帝身壓其背，汗浹乃已。一年之內，視彬如骨肉。帝復位，擢指揮同知。時都指揮門達寵於帝，掌衛事，權傾中外。彬恃舊恩不為

命勿以妃嬪殉葬

下，達誣以罪，逮治之。有漆匠楊塤擊登聞鼓以進論救，甚力。帝令門達勘問。達逼塤供，稱李賢主使，欲併陷之。塤佯應曰：可。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會法司鞫午門，我對衆言之，李閣老始不能辭矣。達以為然。塤至午門，大聲曰：死則死耳，何敢枉人？此門指揮逼我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塤亦得免。○八年正月，帝不豫，命內使牛玉代書四事，其三，命勿以妃嬪殉葬。李賢曰：真盛德事也。即此一事，尤高出千古矣。（按宮人殉葬，自太祖以來皆然，[illegible]仁聖也哉。）○帝崩。（補 帝初即位，十四年北狩，隨虜還，為太上皇，七年復位，八年而崩。陳建曰：英宗初以幼沖嗣位，威柄下移，世故以致土木之狩，以擢振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期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暨復位，大寶遂躬攬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於祖考，去正統中大徑庭矣。）皇太子即位。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第一子○帝孝事兩宮從李賢議尊錢后為慈懿皇太后周氏（帝ノ生母乃貴妃）為皇太后【補】二月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廣西卒死謫所召袁彬復舊職○七月立皇后吳氏未幾廢之立妃王氏為皇后【補】（帝東宮時萬貴妃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貴妃寵冠後宮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獲安）成化元年二月赦故少保于謙子冕戍田籍冕上疏訟父冤帝憫之復其秩○【補】（御史趙敏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不入[illegible]患曰統十四年陷北京城賴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謚敕帝從之）【補】秋韃靼寇延綏虜衆甚盛初韃靼入寇自遼東寧夏去來無常為患不久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至是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抄掠延綏無虛時矣【補】二年三月湖廣靖州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命總兵李震帥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五月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脩撰羅倫力言其不可賢怒謫倫提舉（以提[illegible]閑職每年[illegible]）（倫京官之劾何而載之人物乎蓋倫之論賢之實[illegible]死倫後秋飽文亦死人以詩悲文云化泉君遇南陽李賢[illegible]道羅君已後[illegible]也）【補】十二月太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三年十二月以明年元旦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莊㫤同疏言今川廣未靖邊方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帝怒杖之時以懋等與羅倫同號翰林四諫○四年萬

河套寇患

翰林四諫

貴妃有寵兄弟皆官朝士羣趨其門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附之○十月御史林誠以劾兵部尚書商輅貶輅曰臣寔有以致此願陛下容之以開言路乃復誠職【補】五年以萬安入內閣預機務萬性外寬而深中無學術惟日事請託結宦官為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用之【補】六年七月皇子生於西內即孝宗母紀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知紀氏娠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七年十一月太學士商輅請面議（時文臣不得面聖惟令內使傳旨）帝許之內使誑輅曰初見姑勿言恐情未孚也輅然之及面聖唯唯呼萬歲而已【補】（彗星久見延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飲墜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遽頓首呼萬歲欲出不得已皆叩頭退安與中官相表裏為之也）內使退語朝臣曰曾何奇謀乃請面議自是力請不允下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蓋為內使誑也【補】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　）廣東雨雹大如斗又陝西有犬如牛○八年十月探萬里言套虜據中華腹心之患也宜乘不備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帝不允（[illegible]之議始於）（萬里繼我曾銳而兩見阻套虜之禍識者已憂之）【補】十一年五月召皇子祐樘於西內立為皇太子母紀氏暴卒人謂萬貴妃鴆之【補】十二年七月黑眚見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

黑眚見

商輅書汪直十罪

羅倫耿直

家至則人爭迷遍城驚擾○十三年正月帝復立西廠以刺民利害官屬賢否令內使汪直主其事而直恣肆莫制 補汪直故大藤峽猺種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遷御馬監太監帝寵之授以領西廠之事勢太熾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鎭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闘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有司畏其威賄賂狼籍商輅書直十罪帝乃罷廠未幾御史戴縉諂越奏復之四方聞者莫不唾罵縉越 補六月兵部尚書項忠假九卿劾汪直橫恣直嗾之構忠下獄斥爲民於是兩京大臣免者數十人士大夫俛首事直矣○十四年三月南京翰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耿直不避於富貴澹如也休致歸貧無爲食有客晨至留飯其妻曰瓶米罄矣予之鄰人比舉火日已近午倫曠然不以爲意○帝賜太子五

木工蒯祥爲侍郎

陳獻章杜門靜坐

莊覃吉曰天下山河皆其有何莊爲乃止 補覃吉東宮內宦也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天下民情稼穡軍機以至宦者專權竊國情狀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十五年六月委汪直巡邊所至院道無不屈膝相迎獨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不爲禮直誣以罪謫戍○蒯祥木工也以建南北宮殿有寵累官侍郎時人奇之○帝欲易儲以泰山震乃止○十六年冬汪直欲邀邊功陞爵乘胡人入寇督兵擒其數級遂以大捷聞其黨悉進封○十七年湖廣蠻久難平都院王信至諭以太義蠻皆讋類拜服信居官多清嘗曰不以修累子孫所遺多矣○十八年秋陳獻章授翰林檢討俾歸終養徃師吳汝弼杜門靜坐嘗曰學須從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便靠

苛尙作倚

阿丑詼諧

著書本也學者稱白沙先生○汪直橫暴中外結舌有內使阿丑善詼諧一日於帝前作酒醉令一人佯曰駕至醉如故復曰汪太監來乃驚起帖然一人又佯曰何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也曰吾止知有汪太監耳帝悟自是直寵漸衰尋削職天下快之 補降直南京御馬監○時保國公朱永治兵私第阿丑作儒生吟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傍一人曰乃八千耳曰彼二千在保國公家帝乃削其兵○時朝政多闕阿丑于帝前作吏部掄選狀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用不得又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用最後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糊名塗主者曰糊塗如今儘去得帝聞之大笑 補十

王恕直諫

九年六月韃靼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禦之敗績十六年汪直掩襲虜衆於威寧海破之虜深怨之亦後數入寇邊患無虛時矣○劉大夏陞京官辭曰固吾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平輙曰使我做時當何如今幸登第不得一親民官徹非素志也○二十年發內帑金數十萬建佛寺刑部員外郎林俊力爭之下獄會太星晝見霹下如蚰聲如雷乃復俊投 補先是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人實緣內使梁芳薦引入禁中帝尊爲法王賜美珠十斛金寶不可勝紀至是折毀民居剏建佛寺 補二十一年正月江西人李孜省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二十二年春兵部尚書王恕以直諫貶干部主事王純救之下純獄 時朝臣多隱默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 補十月內閣臣

千户百户也

君子有三惜

萬安劉吉彭華尹直等並加太子少保四人俱姦邪小人輔朝政識者嘆之【補】擢浙江參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寅性聰異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當時為名言【補】二十三年正月萬貴妃卒服用器物窮極僭擬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户等官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補】十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補】八月帝崩皇太子即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二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明中

萬安小人　王恕君子

孝宗敬皇帝名祐樘。憲宗第三子。補九月。言官劾李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梁芳等諸不法事。下孜省梁芳於獄。其黨俱謫戍邊。孜省尋死於獄中。補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尋伏誅。○十月。有星變。庶吉士鄒智言陽不能制陰之象。如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之。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之。疏上。乃退安而進恕。安臨退多戀不能釋。及之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時有御

邱濬上大學衍義補

史阿事萬安。安陽痿。其人具藥洗之。世稱洗馬御史。○帝補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慚汗伏地。不能出聲。熙後亦發而死。○十一月。禮部侍郎邱濬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進秩尚書。補弘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行之。補起用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李文祥等五人。並嘗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惜其才。薦舉從之。○三月。帝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帝皆稱老先生。不名。自後以為常。○二年二月。監察御史湯鼐以論事謫戍。鄒智連坐之。大理寺評事夏鍭疏救曰。言者之得罪。則言者

設預備倉

之幸。而主上之不幸也。願陛下自為地。疏入不報。遂乞歸。補三年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備官視此升黜。補四年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御之。嗾御史鄒魯劾喬新通賂。鞫治無實。遂乞休去。補九月。劉吉罷。時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其實欲暫遲以俟賄。帝惡其專擅。使中官諷令致仕。吉與萬安在內閣貪濁橫恣。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王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沮之。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媢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唯太監懷恩在內知恕之賢。每救之。吉於是罷。人

經理哈密

皆快之。補五年十一月。停納粟上官例。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以此例為長策。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補六年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罷。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弗讓也。濬不悅。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訐奏恕變亂選法。恕遂稱疾罷歸。補十月。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元封宗室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永樂初。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其子脫脫為忠順王。即其

地置哈密衛。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忠順王再傳及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殺無嗣。王母理國事。以其外甥罕愼為都督。時土魯番甚強盛。其酋阿力自稱速檀。乘機襲破哈密城。罕愼逃居肅州。十年復哈密。還故土。帝即位。封罕愼為忠順王。時土魯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黒麻陽與罕愼結婚。誘殺之。復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朝廷不許。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番。阿黒麻大怒。率兵襲之。執陝巴去。事聞。乃命張海侯謙等往經理。補 七年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治之

復哈密

乃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補 八年十二月。復哈密。先是命張海等經理。無功還。阿黒麻益驕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所已兵部尚書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調罕東諸番兵。命巡撫御史許進副將彭清等往討阿黒麻。守將牙蘭宵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補 十年三月。帝御經筵畢。召內閣臣徐溥等於文華殿。議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顧問必稱先生。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召內閣不過數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後以為常。補 五月。韃靼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

劉鍼等戰死。補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北邊軍餉。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補 十月。簡閱禁兵。馬文升疏言。洪武初。法漢制南北軍禁衛征討。各有所掌。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從之。補 十一年七月。總制三邊軍務王

簡閱禁兵

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先是小王子自稱太元大可汗。奉書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酋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乃詔越討之。越令兵三路進擊。敗之。○十月。有熊入城。郎中何孟春曰。熊於字為能火。當有火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奇之。補 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作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宮後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鴆死。帝疑廣有異書。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編修羅玘上言。曰。文武官賄賂求進。廉恥掃地。今

何孟春折熊字

地震　地決　湧水

丁旦暴白恐生慢易廉恥愈衰乞密諭賄賂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 補 十二年四月虜酋火篩入寇太同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禦之 補 十三年六月火篩復寇大同陳銳等無功以保國公朱暉代之益兵往禦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十四年正月陝西地震如雷民房震倒五千餘間男婦死者甚衆文遍地決破眼竅湧水甚者決開水出成河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動則失常此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也乞廣言路明國法以仰答天譴疏入輒從 ○右僉都御史陳壽以敗北虜賞封或請註子弟於戰籍中受爵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不許時論高之 補 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朱暉帥師禦之無功虜入固原寧夏境殺掠甚猖獗京師戒嚴既而虜引去 ○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上陳政十弊帝嘉納之 ○丁日有造謗言貼於宮門誣大夏帝曰宮門豈外人可到此必內奴所為也 ○十六年五月帝召劉大夏語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大夏曰不可是即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 ○十七年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進乞終歸養帝憫其情許之茂烈少孜父甚貧嘗在途以之寒具幾死為御史袍服素朴騎一牝馬嘗曰善學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己曾之省

克己　省身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學之身　大關鍵　李夢陽言　二病　三害　六漸

身學之大關鍵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 ○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為漸者六中有及張后弟者后恨之帝雖嘉其言不得已下之獄既而釋之 補 後劉大夏服召便殿奏事畢帝曰連日外事何大夏頓首曰適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時有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補 五月帝不豫及大漸召內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歔欷受命翼日帝崩皇太子即位

內劉瑾用事　八黨論　大權入瑾手　李東陽歔欷

武宗毅皇帝名厚照孝宗長子 補 帝初在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邱聚高鳳俱用事時稱八虎 ○正德元年時內使劉瑾用事特甚日於宮中導帝弓馬鷹犬為樂而國事日非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戶部郎中李夢陽等疏論八黨之罪乞正典刑帝不得已允之瑾等趍帝前環跪哭訴曰臣下敢行訕上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人不敢言矣帝怒立命瑾掌司禮監自是大權盡入瑾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 ○劉瑾既得志遂以事褫韓文職劉健謝遷劉大夏等乞歸允之李東陽祖餞於道歔欷泣下健正色曰何用泣為當日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 補 健等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贊襄等閽惟東陽與瑾有舊不出一語既而劉謝皆去但東陽獨被眷留故健言如是 補 劉瑾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無麥

逆瑾下王守仁於獄

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
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於私第批答章奏李東陽等頫首
而已○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火星入帝座勸
帝預防瑾怒揑旨謫戍在道死中外冤之○二年正月劉
瑾揑旨下王守仁等獄杖之幾死尋謫守仁貴州龍場驛
丞 補 三月劉健謝遷雖既去劉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
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
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黃河清慶
雲見於軫蓋湖廣之分野也○吏部尚書許進以忤劉瑾
落職 進八子三尚書時有八子六登第父子四尚書之誚 翰林學士張芮修撰何塘
見瑾長揖不跪坐謫時論壯之 補 劉瑾猾給頗通古今常

慕王振之爲人性貪酷内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與太學
士焦芳劉宇等矯詔誅斥諸臣朝廷正人一空莫敢進言
者帝喜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猜忌同列有奏事亦必沮
抑之爲不可有忤者皆罪之同列亦不能平○三年六月
遺空名書於墀備陳劉瑾罪狀瑾執之無肯承者乃執朝
士三百餘人令悉出午門跪聽處分時酷暑暴烈日中仆
死者十餘人李東陽曰此必一人陰謀朝臣豈盡知之瑾
亦廉知其同類所爲乃釋 補 逮前户部尚書韓文下獄罰
米放歸劉瑾憾文不已乃以户部廣東司失金幣册揑旨
下獄監禁數月罰米千石家産不能償皆稱貸以給○揑
旨因致仕尚書劉大夏至京下獄尋戍肅州初大夏以鎮

劉七夏通遣闕

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用致仕歸劉瑾與太學
士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會田州岑猛
叛遂謂大夏前爲巡撫時激變下獄論死都御史屠滽持
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戍肅州大夏就道京
師焚香携籃泣餞所至爲之罷市後大夏卒人稱曰通達
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
切如司馬光又曰憂民如有病見客若無官○四年四川
劉烈陝西藍廷瑞鄢本恕廖惠霸州劉六劉七等賊各聚
下方稱王 時草寇蜂起不可勝記 補 五年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
南鄖陽軍務征流賊鐘與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
本恕斬之大破其軍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四月慶府安

逆瑾伏誅

化王寘鐇反以誅劉瑾爲名京師大震遊擊將軍仇鉞討
平之 補 寘鐇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陰蓄逆謀會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斂削慘酷將校皆憤怨其黨孫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乃殺東及巡撫總兵官遂舉兵反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軍討之先是仇鉞爲玉泉營寘鐇召之鉞謬以兵隸賊潛自稱疾臥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起擒殺昂乃見寘鐇馳縛寘鐇賊平論功封咸寧伯八
月内使張永與劉瑾爭權勢不相下遂隙因冦兵四起言
於帝曰皆瑾激成也今瑾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
之帝猶豫永曰少遲我輩薤粉矣帝乃夜擒之出以謀
逆凌遲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籍其家金銀五千餘萬
寶貝無算其黨焦芳等並褫職 補 瑾擅權五年變更吏兵二部遴選將官又以事黜退大臣家奴其妻餐日夜簡持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警宿以出謂求諸邊供億賊捕以兆私家海内騷然以有冥

陳壽清廉　好番僧號大慶法王

擬之魏而卑及於僭擬宗室之擒未有過焉者 補 李東陽奏旬月之間寘鐇劉瑾之二難悉平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其他內臣兄弟得封者多矣。補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權柄猶在內臣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賞罰不正而河南北楚蜀盜遂起○尚書陳壽卒貧無殮資親戚助之（諸同官爭賻太倉無餘擇壽雖之謂）○許逵為樂陵令先是民殘於賊逵令各起高牆過於簷上開一竇竇容一人賊至則閉戶伏刃待之賊延火無所施且間出奇兵擊之民賴以全○帝方好佛自號大慶法王時降旨亦書法王名號外廷無敢諫者禮部尚書傅珪性鯁直佯不知執奏曰大慶法王何為者敢與至尊

江西流賊蜂起

並大不敬當誅帝亦弗問 補（此後帝習番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敖爛番僧號自名領古也）補 六年二月江西諸郡盜賊蜂起撫州有東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有大帽山賊官軍屢戰失利於是召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發兵征之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土民深怨焉 補 七月霸州流賊劉六劉七劫掠畿內州縣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先是文安盜張茂交通內官為姦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貰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衆剽劫旬日間衆至數千至今年賊勢甚熾殘破州縣命惠安伯

（梗塞也）

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無功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大用等謂賊即可平冀邀封賞與伏羌伯毛銳帥京軍往討駐臨清與賊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徵回京師矣凡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群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之劉六奔夏口劉七自大江下孟瀆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中流矢死凡三年始平○七年正月黃河清五日群臣稱賀 補 八月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慮亦與焉並賜國姓凡一百二十七人 補 大同遊擊江彬有寵于帝因謂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

土魯番據哈密

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群閹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 補 八年正月召陳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之初陳金破江西賊其降衆來聞適轉掠徽州衢州餘衆復集至是以俞諫代金明年連破賊於貴溪平之 補 八月土魯番據哈密先是忠順王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據之○九年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費宏曰苟遂其請吾江西無噍類矣力阻之不允江西副使胡世寧上言寧府有異謀寧王恨之遂賂內使中以危法論死賴科道交救改戍 補 宸濠太祖（子寧王權之後也國南昌性貪殘僭侈素欲無厭而以文行自飾太祖問寧府以華萬賴衛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

梁儲善諫

誅後革職至是宸濠賂結嬖子錢寧及兵部尚書陸完等自金銀萬編賂朝貴乞之費宏力奏不當予卒予之宸濠既復護衛益橫驕○十二年六月秦府請關中田許之命草詔廷臣力阻不聽太學士梁儲承命上詔草略曰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得此當厚自謹戢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兵馬震我邊疆危我宗社至此欲復保親親不可得已帝覽制駭曰洵若是可虞其勿與儲以從容回天時咸推其善諫云○八月帝出遊宣府等處至太同還補邊將江彬導之也初江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帝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帝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宮無不從先是慫導帝出宮遊戲迎娛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梁儲等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自宣府轉遊至大同北虜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勳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人補十三年正月帝復出關遊幸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諡曰孝貞皇后補六月葬孝貞皇后梓宮發京師帝

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帝獵黃花鎮等地閏月乃還復議北巡命草敕自稱威武大將軍梁儲毛紀等連名上疏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也敕不敢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梁儲免冠解服曰臣逆命罪應死然敕終不敢草帝乃悟遂止○時帝未有嗣廷議建儲錢寧受寧王賂謀立其子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豈宜輕建乃止○帝復幸大同宣府至榆林而還凡六閱月補七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江西賊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詈謀凶不自安轉

王守仁平江西賊

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浰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鬢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十四年二月帝欲巡泰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遍觀中土時寧府久蓄異謀欲乘釁發內外咸以為憂修撰舒芬率部院科道合疏諫帝大怒杖芬等百有七人而舉朝仍以死諫車駕乃不果○六月寧王宸濠異謀已露帝遣顏頤壽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計反

寧王異謀已露

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命起兵監國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不可王怒遂縛之逵曰朝廷命官反賊敢殺耶罵不絕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遣兵即攻南康九江破之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知府張文錦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賊衆多傷不能直行遠近因得為備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江彬請親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必就擒矣毋煩聖駕王守仁與伍文定率義兵討賊直趨南昌破之寧府眷屬悉自焚補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傳檄遠近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為賊據我若

孫燧許逵死節

王守仁率義兵討賊

（趨于城逃安慶賊必四軍外開是脫背受敵也臣故請越急與守備楊銳尚知府張文錦相表裏嚴守備使被攻圍自救後追擊之）（湖中陵不勝棄衆欲文定借道進夜半破廣潤門）宸濠聞南昌報急遂棄安慶歸救兵迎擊之宸濠爲萬安知府王冕所執而賊黨遂平初宸濠反婁妃泣諫不聽至是在檻車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我今以不用婦言而亡也○時宸濠雖擒捷音猶未至京帝欲假親征南遊遂出駐良鄉捷至梁儲請回鑾不聽帝至南京內使張忠等謂當縱宸濠於鄱陽待帝親戰論功守仁不許（補守仁上書諫擧俾江彬及內使張忠許泰等嫉其功譖守仁必反帝召守仁守仁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寄宿草菴帝覘知之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上方略討平逆亂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明年宸濠因至通州帝令自盡燔其屍揚之○陞賞王守仁等而贈孫燧許逵等

不用婦言而亡

宸濠自盡

秋立廟祀之○詔禁養猪以同國姓也刻曰小民殺猪殆盡○十五年正月帝在南京江彬從陰懷不軌一日索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曰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彬每假旨有所求宇輒請而送彬計多阻○八月帝駐蹕南京既久仍有泛江淛湘湖之意梁儲蔣冕執奏回鑾跪午門自午至酉不起乃允（補）閏八月帝發南京十二月遂還京師○十六年三月帝崩於豹房（補是帝先厭大內於豹房爲家）楊廷和梁儲等奉太后旨遵兄終弟及之祖訓迎興獻王子厚熜立之（陳建曰當提正德之際而知其必亂之非我明如此逆瑾洛天下大亂故何異漢末庚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何異于中外何異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寧府之變何異漢之淮南晉八王之禍也邊兵入衛京師何異漢召董卓叢也武宗之荒淫遊燕何異秦漢隋唐之季也嗚呼前代有一於此未有不亡今乃兼有之者而國家安如盤石豈非天意哉）

禁養猪　江彬懷不軌

世宗肅皇帝

世宗肅皇帝名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武宗無嗣迎立之○（補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帝登極詔書革正德中弊政鄒錄旨事諸臣中外大悅）○誅江彬等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銀二千櫃每櫃二千餘兩金銀寶飾一千箱餘不勝紀（補彬知天下懸己心竊發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楊廷和密與蔣冕毛紀及大監張永等合謀捕之下部獄籍其家擬磔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梁儲致仕儲立朝四十年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多令人思初帝以迎立功欲廕其子錦衣指揮儲不受卒之日子孫不免貧乏○儲度量淵弘言者嘗詆儲主試受賂儲不辯又詆儲交通寧王亦不辯後寧王敗得所餽簿獨儲不與言者怗然大服其量後數年

誅江彬　梁儲度量淵弘

卒諡文康○廷臣會議尊武宗爲皇兄孝宗爲皇考孝宗后爲皇太后興獻王爲叔父母爲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允主事張璁曰朝議尊聖考爲叔父母爲叔母不過拘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今聖考往矣即稱以叔父幽冥之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不可也帝得疏躍然以示蔣冕楊廷和等冕廷和封還御批群臣交劾張璁逢迎帝意帝不得已勉從之時迎聖母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帝泣啓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以終孝養群臣惶怖乃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爲興獻后後三年竟再下詔改孝宗曰皇

廷臣會議論諡歸張璁　蔣冕楊廷和

余珊上十　漸　作世廟

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興獻王曰皇考母曰聖母而徽號乃定以議典禮忤旨吏部侍郎何孟春已下戍邊奪俸者前後二百餘人（後十七年改皇考為睿宗獻皇帝母為皇太后祔祀太廟○陳建曰睿宗無嗣而以皇上嗣之同遵兄終弟及之訓乃繼統非繼嗣也何得汜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擬哉且今日之事又與宋濮王不同宋仁宗無子今孝宗有武宗為之子矣不同一也宋仁宗曾育英宗於宮立為太子上未嘗育于孝宗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興獻王止上一子不同三也此禮似甚易曉何擧朝之昧之也）○嘉靖元年正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補 十月屏太監閻谷大用邱聚 補 二年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惑帝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摭最他事戍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三年南畿大飢人相食子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余珊倣魏徵上十漸（紀綱漸頹風俗漸壞國勢漸輕夷狄漸強邦本漸搖人才漸凋言路漸塞邪正漸淆君臣漸暌災異漸臻）帝嘉納之 補 楊廷和罷自帝即位廷和遇事數諫諍忤旨累疏乞休許之 補 四年六月作世廟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崇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翰林學士張璁言孝子之心無窮兮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禮部尚書席書亦三疏勸止俱不報璁乃謂書曰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補 五年四月田州指揮岑猛反詔都御史姚鏌討誅之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猇弑父自立為土目黃驥李蠻所殺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正德中猛賂劉瑾得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賊有功冀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旁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鏌往代斬猛子邦彥歸順土知州岑璋殺猛後遂改田州為流官○六年張璁上疏略曰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為功頃來內外諸臣章首公行因為當例而郡縣為監司之府庫矣監司為部院之府庫矣部院又為內閣之府庫矣疏入帝善之 補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為亂陷州城詔起王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至田州招撫諸軍解甲休息蘇受乞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以猛次子邦相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補 七年五月北京諸省大旱詔求直言太學士楊一清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懼者六今日弊政坐此臣舉其要曰擧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 補 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兩廣郡縣罹賊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

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御製十六字箴　會議王守仁功罪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　二難　三便　六急　三權　六禁　三戒

廣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討之。賊悉平。初守仁赴廣西。禮部尚書桂萼諷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補 十月。皇后陳氏崩。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悸墮娠崩。補 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僞。○八年正月。王守仁以病篤離任。道死南安。補 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小人大資共異。平生以講學自任。其學不宗程朱。而曰格物致知。當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傳習錄。帝謂其擅離任。無人臣禮。命廷臣會議守仁功罪。桂萼言其號召生徒。倡為邪說。詆毀先儒。幾無忌憚矣。雖勦捕逆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　二十七

廕。止令伯爵終身。贊陽明蓋世而功逆濠擒宸濠勦節凌霄當一時附會指為邪說何誣也功隆萬間始得贈伯爵諡文成從祀廟食公論乃定矣○十月。河南襄陽大饑。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曰。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補 五月。更定袞冕及諸侯朝祭服制。補 六月。前少師

立啟聖祠　馮恩上疏言三彗　建精一堂

揚廷和卒。後帝問有司。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諡文忠。○九年十一月。改奉孔子為先師。易像為木主。別立啟聖祠。俱璁所議也。舊封孔子為王。璁曰。天子無拜王之禮也。故改。舊以孔顏曾孟之父祀於兩廡。璁曰。豈有子坐正殿。而其父乃傍列兩廡乎。故別祠祀之。按璁此議。識眞能出前代。補 十年九月。以李時為文淵閣大學士。近閣臣相傾軋。讙嚻不已。張璁桂萼罷。楊一清卒。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補 十一年五月。給方獻夫同張璁入閣辦事。○八月。彗星見東井。御史馮恩上疏言張孚敬即張璁。時改名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帝怒下恩獄。鋐欲議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　二十八

斬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久。當自敗。救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豎子之名也。後恩子刺血訴闕。請以身代。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因令減死議戍。○帝好瑞。四方白兔白鹿甘露靈芝瑞麥嘉禾無歲不獻。補 十二年十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外。總兵官李瑾浚濠以遏虜騎。督役甚急。役卒王福勝等數十人作亂殺瑾。總制劉源清討之。晝夜攻圍。叛卒潛出塞。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衞。議附已欲專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禽斬首惡。勞諸將撫定之。○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為后。○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建精一堂。命張孚敬手書敬一二字及誠意正

心叩字於堂西繪漢文止輦受諫圖補十四年遼東巡撫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呂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群小遂狃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補十五年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其族曰吉囊曰俺答者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蹂躪諸邊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太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參將吳瑛等連敗之〇五月端節宴群臣於奉天殿賜李時夏言郭勛艾虎等物復命登龍舟

何贊勦虜二策

方士邵元節贈少師

侍宴盡懽而歸〇除禁中佛殿及像補十六年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初安南黎利立為王傳至黎譓其臣莫登庸逐譓篡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遣使告難詔伯溫等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但當罪其不庭莫必遠征帝怒褫珍職遂命伯溫進師〇十七年御史何贊言勦套虜二策一曰計以破之令西北諸鎮各出遊兵佯來侵擾使彼分救不暇且伺其北寇寬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虜陷之西寇全陝則寬大二鎮躡其後追之時發死士斫其營用間諜離其黨二曰勢以逼之于邊城多置斥堠盛陳輜重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以示欲戰之勢或時乘其懈散而以大兵臨之其要在任撫臣以責成功後效屯田以裕邊儲帝善之而不果〇方士邵元節死贈少師號致一真人補元節龍虎山道士世宗崇道教嘉靖三年召入京師大加寵傳封真人去年以年

諸生悉從其術以此仕尚書元節病危薦陶仲文亦方士[illegible]帝授禮部尚書後加秩少師少保少傅得幸於帝二十餘年及卒葬以伯禮鄭氏曰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illegible]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以一真人而兼秩總三孤何哉〇十二月太后崩帝生母帝親謁治陵悽愴號慟群臣莫不盡哀補十八年二月帝將南巡立子載壡為皇太子時年三歲以宣城伯衛錞太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又應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命翟鑾節制諸邊〇四月帝南幸群臣力諫不聽駕發於京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惶遽莫知所避指揮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後次元村行宮復火帝大怒下撫按三司於獄示徵所經郡邑供億良苦四閱月乃還京師補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上言居深宮無

帝南巡

吉囊俺答連年入寇

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乃以所煉白金製器因郭勛以進帝與語大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靜攝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是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惟望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勛以罪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補吉囊俺答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分道寇大同九月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總制劉天和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虜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吉囊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等復邀擊於鐵柱泉

置安南都統使

大敗之。【補】二十年。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禮部尚書嚴嵩寵任用事。賄賂公行。邪佞日親。二月。監察御史楊爵上疏。歷陳諸弊。諫詞甚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杖之。自是無敢言者。【補】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初毛伯溫等督師抵廣。莫登庸面縛軍門。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帝大喜。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三歲一貢。以為常。【補】二十一年七月。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參機務。廷臣論劾嵩貪婪狡猾。不聽。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帝。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夷者不可勝計。【補】俺答寇山西。時吉囊已死。諸子不相屬。散處河套。勢分。惟俺答

日強盛。屢犯塞。至是大舉入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大殺掠人畜。參將張世忠等戰死。俺答既勝。轉掠定襄廣昌。乃出陽和塞而去。○十月。帝幸曹妃宮。既寢。宮婢楊英以組經帝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后。后馳救得免。詔誅楊英等。而及曹妃。妃死。帝每痛其寃。○二十二年。熒惑入南斗。（嘉靖間入斗者數四）【補】二十三年五月。建州夷犯遼東。【補】八月。嚴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位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貪緣舉進士。遂斥為民。【補】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荊關。【補】二十五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

曾銑請復河套

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禦退之。【補】十一月。曾銑請復河套。曰。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則彼不能支。歲歲為之。益勵彼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因故疆。弁河為塞。修築墩隍。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國家萬年之計也。疏下。兵部議皆謂。率數萬之衆。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部議不決。帝曰。復套之議甚壯。本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補】二十六年四月。俺答詣大同塞。求入貢。朝議疑之。帝曰。逆寇連年為患。詭言求貢。勿聽從。戒邊臣嚴防禦。【補】五月。曾銑出塞襲套

曾銑上邊務十八事

部。斬馘甚衆。套虜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命賞銀幣。○初楊爵以直忤帝。有旨逮係獄。時爵食麥飯畢。即行。官校令內別爵。爵曰。行矣。勿復顧。至是以宮中火。赦爵歸。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遂自為墓誌。果卒。○十一月。曾銑上邊務十八事。營陣八圖。帝善之。【補】二十七年正月。俺答入河套。【補】五月。俺答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月。入宣府塞。寇居庸。聲勢甚張。○嚴嵩論曾銑妄開邊釁。處斬。妻子流三千里。天下寃之。因論大學士夏言黨銑誤國。同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不許。【補】二十八年二月。俺答犯宣府。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沒。犯永寧。總兵周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虜乃遁去。【補】三月。皇太子載壡卒。○二十九

邊鎮乃京師門戶

年六月虜寇大同總兵張達血戰死之詔贈達官立廟以祀○八月北虜合套虜大舉入寇大同宣府所過無不殘毀直逼保定通州犯京師〔補〕俺答諸部大舉循潮河川南下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命都御史王忬守通州忬縋人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時寇已薄都城矣詔諸路勤王兵亦至詔以大同總兵仇鸞爲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制下鸞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校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饑疲甚帝趣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汝夔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火日夜燭天進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始出塞接集請大年至令北虜無歲不寇宣大邊臣束手任其欲而去內地戰兵節者十之一二能偶致捷者周尚文數人而已餘不及細書○總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留衛京師帝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而格鬭於堂奧可乎乃命各還本鎮○三

沈練劾嚴嵩

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練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下練獄後中以他事斬○三月虜請貢馬互市詔開市於大同〔補〕初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祐求之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群臣弗敢異帝從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言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補〕一曰虜讐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々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贊死奮戰和則灰其致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使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戮之今導之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以陰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啓天下根本之詐其謬有五〔補〕一曰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和謬二曰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心安事戰馬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曰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將得少償其饋貢則徒手取寇利矣謬三曰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曰征討禍慘卒而發機不知損威喪將禍甚於戰謬五疏入帝謂其撓邊政杖之貶狄道典

王相戰死

史後二年帝思其疏皆驗乃復其官○三十一年仇鸞請討朶顏諸夷侍郎何棟曰朶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擾此禍將無極今剪除朶顏北虜必據爲巢穴是撤藩以延寇也帝善之○四月虜寇遼東守備王相率數百人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君恩耳遂戰死帝聞贈相官廕其子〔補〕八月仇鸞死戮其屍初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兵部尚書趙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總兵陳時代之鸞大

楊繼盛疏嵩十罪五奸

恚恨疽益劇遂死錦衣都督陸炳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補〕十二月俺答以羸馬索厚償弗予輒大譟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三十二年正月楊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而嵩居之壞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竊太權也皇上有善政嵩每攘爲己功掩君美也嵩之矯詔皆子世蕃手出縱奸子也令孫効忠妄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而薦居大將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學詩等以劾嵩削籍擅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姓受毒失人心也貪汚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也然此十罪又有五

臨刑詩　海賊入寇

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上意而逢之。是皇上之左右皆嵩間諜也。以趙文華為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廝役也。懼緹騎緝訪。即與厰衛聯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瓜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擧必出其門。是皇上之耳目皆嵩奴隷也。屬部臣不能無言。廣羅有材望者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心腹也。帝大怒。廷杖之。血肉至盈。起尋處斬。盛妻張氏乞代。不許。盛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傳誦冤之。時郎中史朝賓等。以論救俱貶。〇三月。海賊徽州汪直糾倭屬入寇。賊艦蔽海而來。蹂浙等地千餘里。無不殘戮。後巡撫胡宗憲以鄉情（宗憲亦徽人）誘直降。許封官秩。遂執平之。（按是時北

虜方撫而南倭復熾。終嘉靖之世。南北騷擾。幾無寧日矣。）〇三十四年。倭寇常熟。有鄉官錢泮率民兵戰死之。帝聞之。立廟祀焉。〇倭突入歙縣。由旌德等地。直入南京。所過殘害。御史曹邦輔追賊于吳舍盡殄之。

地震

〇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平地成山。官民死者八十萬有奇。〇三十五年。倭寇閩浙等地。有慈谿省祭杜槐率兵勦賊甚衆。後以兵少陳沒。帝聞之。立廟祀焉。帝遣趙文華視師江南。與胡宗憲集兵勦虜。而浙地差寧。

虜　雷雨

〇三十六年四月。虜犯太同等地。總兵以下諸臣戰死無數。〇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一時延燒。詔停刑令百官修省五日。補十二月。俺荅子辛愛圍大同右衛。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懼罪來降。總督楊順納之。以聞。辛愛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太同。圍右衛。順懼。乃詭言虜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虜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給事中吳時來上言。桃松寨寇中一亡婦耳。苟明予啟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帝怒。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江東與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補三十七年八月。吉囊子吉能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補三十九年正月。以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貪婪。所至市權納賄。數熖薰灼。民大苦之。補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荅於豐州。破之。禽斬百五十人。虜遠遁。〇四十年。遣御史王

訪仙術異人

大任等。遍訪天下仙術異人。補十一月。萬壽宮災。宮在西苑。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時暫移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皆燬。〇四十一年五月。嚴嵩免。其子世蕃下獄。補（帝居西苑。大臣希見。惟嵩獨承顧問。以故得逞志。輒以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厭之。太學士徐階給事中吳時來等各論嵩。帝雖眷嵩。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帝不懌。而漸親徐階。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益親階。御史鄒應龍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於獄。後伏誅。其黨數十人皆竄。有勅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〇鹽院鄢懋卿驕縱甚。巡行郡邑。攜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令十二女舁之。所過供給奢靡。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菲甚。懋卿雖恚。素聞其

海瑞上疏

強項亦斂威。○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逮憲至京削籍。後飲藥死。○倭圍興化，遣總兵劉顯援之。顯詐稱顯軍入城，屠戮殆盡，據城三閱月，忽泛海去。○四十二年，虜逼京東，勅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疏入必激帝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應之。總兵馬芳等兵相繼至，虜遁回。乘勝追斬三百餘級。○四十二年五月，帝夜坐御幄，忽獲丁桃，是夜白兔壽鹿各生子，羣臣表賀。○四十五年十月，主事海瑞上疏，其略曰：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弛，令萬方懸罄，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夫玄修

陳以勤上謹始十事

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帝怒投於地，已復取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十月，帝不豫，專意玄修，方士王金進長生藥，性極熱，能健陽力，帝服之，遂火發疾甚。二閏月乃崩。裕王載垕即位。

穆宗莊皇帝 名載垕，世宗次子。【補】閣臣徐階草世宗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土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補】隆慶元年二月，以陳以勤張居正與入內閣。二人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帝嘉納之。○帝

太子讀三字經

男變為女

朝講漸疎，百司章奏皆令內臣傳旨。故宦豎日恣，尚書高儀請太臣廷對面議，帝允之。【補】九月，俺答及其子黃台吉數犯山西。○二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方五歲，無何，太子遇閣臣於御道，諮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稽首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睿音清朗，舉朝稱慶。○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皇后陳氏幽閒貞靜，不見愛於帝，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補】十月，遼王憲㸅有罪，廢為庶人，國除。憲㸅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

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先劾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與憲㸅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上疏言：陛下多取民膏以供造鰲山，修治宮苑等費，使羣小因得乾沒，為聖德累不小。帝怒，廷杖，編氓。太學士李春芳等力救，不省。○六月，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六議，帝留覽以示各司。【補】四年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戎及商政止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太禮、大獄，先帝勵精之政，而擬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補】六月，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邊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乃官之其地者，非雜

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先既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立效於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有成績帝從之○賈三近疏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帝善之下其疏所司 補 是時內供寖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尚書劉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之 補 八月河決邳州○浙江礦盜作亂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等地江南騷然尋討平之○杭州有栗樹生桃南京有龍目井化為酒之異

封俺答為順義王

補 五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初俺答孫把漢那吉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率屬十餘人来歸太同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乃令把漢還以衆與黃台吉抗我撫兵助之此安邊之太略也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俺答帰怨中國戕其孫日夜伈俺答俺答尋亦悔乃擁十萬衆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因諭以存卹恩而要縛送諸叛人示信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出服屬無貳遂乞封請互市執叛人趙全等来獻索把漢誓不犯太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把漢昭勇將軍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王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邊患稍息萬曆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

築徐邳河堤

補 六年正月築徐邳河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三月帝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等諭曰東宮幼少今付之卿等協心輔之遂崩皇太子即位

高拱張居正受顧命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 補 罷閣臣高拱初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拱惡太監馮保矯穆宗遺詔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明白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為首輔 補 一日帝謂張居正曰皇考屢稱先生忠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帝曰善居正既得政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手釆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請召羣臣嚴飭之百寮

居正威望日重

惕然。○萬曆元年帝居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稱內使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下東廠鞫問張居正陰囑之曰係閣老高拱陰使刺皇上言未已而廠校緹騎已集高門矣吏部尚書楊博言於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尋以科道交章疏救復下大臣錦衣衛會審是日風沙雨雹黑霧四塞對面不能相見衆皆駭懼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顧命元老我輩何得誣之乃加刑大臣揚言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時朱希孝（居正之黨）懼事泄遂嚴審而高老亦幸無虞矣遂處大臣斬自是居正威望日重臺臣無敢有申言者○二年十一月虜寇遼東李成梁帥師直擣其營斬首無算而虜遁。(補)時（俺答雖款塞而土蠻常為薊門患泰寧朶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總兵官戚繼光在薊十六年敵數之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乃轉而趨遼東）○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畧云國家設起居注官寔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邇來史名雖存史寔久廢如兩朝（世宗穆宗）寔錄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且稗官野史為海內流傳又恐失真此皆史職缺廢所致也皇上踐祚以來善政班班可述乞即發賜紀錄以光大典帝從之(補)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進獻馮保謂閣臣曰主上沖年不可以異物啓其好帝尋以白

重修大明會典

許文穆鶴

燕送出○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抗疏劾張居正專擅威福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悅下耶誤國將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事帝手勅諭始起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以居正申救竟從寬貸○重修大明會典成○五年九月張居正以父憂乞守制帝不允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學士王錫爵曲為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即廷杖尋遣戍有庶士許文穆鐫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卞生淚

玉杯贈吳中行

一身為天地神人主

漕河工成

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又鐫犀杯一以贈用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剜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時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越二日上疏亦杖戍貴州(補)十一月彗星見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恐以權劫之因星變考察百官遷謫數人○六年三月帝始冠行婚禮給事中李涞上言天婚吉禮閣臣張居正有服制在身不宜與執事帝不允○帝婚畢皇太后諭曰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主所係匪輕務要萬分涵養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非人以貽我憂爾敬承之勿違○七年十月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於水城郭陵寢害無寧歲帝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

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實錄

王世名報父仇

度民田

皐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特陵寢不犯，且數十年棄地轉而耕桑矣。〔〕四月，蘇松大水，欠逋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以安民。（曰，百姓財力有限，即歲豐，正供當年之譴，苟遇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完，積逋故帶徵之法，名為寬假，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欠，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積未無已，民不堪命矣，況其間豪右不納，困多，然窮民力不支，亦有之，有司之法不能行豪右，小能及小民，故催科之勢，小民獨當之。）帝從之。〔〕八年，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實錄四十款陳進。帝嘉納之。（按泰否事君，然有可觀覽，所編者，撮節耳。）〔〕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出理，乃陽與息，密購一刃，上鎸報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吾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

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有孝廉張鳳翼為之傳。補 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度，悉由畸零截補，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虛糧，視弘治時贏田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傷溢額增賦。補 九年，京師旱，南畿饑。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帝從之。〔〕十年，帝游戲丹青，嘗繪玄兔，因令史臣沈懋學等賦詩，附書於軸。〔〕六月，張居正卒於京。帝慟之，親往祭，命太僕卿護喪至江陵。未幾，言者紛起。（按江陵二十年輔弼，修攘撥修，挾秘父子兄弟，推勢無兩，共病處只在攬權宦官一件，若論相業，固我明不多得者，惜竟以此殘，君子惜之。）

龍宗武討吳士期殺之

龍宗武食鐵物殺已子

武弁殺三

列女節婦

奴兒哈赤起兵

補 十一月，謫太監馮保於南京。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詰責，隨下。帝故積怒保。於是有陳保過惡，發與張居正交結狀者，帝乃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吏部尚書梁夢龍等數人皆被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亦多矣。〔〕初，宣城人生員吳士期多言節，欲草疏論張居正，未果。江防守龍宗武曰：此奇貨可居也。遂聞之居正。居正即令宗武鞫之，笞幾死，閉空舍，絕食，至食衣襪死。由是宗武躋太參。居正敗，言者論宗武，論戍尋逃歸，得狂疾，自投廁中，食穢物。一日大呼：士期拿我。繞屋而走。其子視之，猛以鐵鎚鎚殺子，宗武尋斃，而狂疾永不作矣。噫，豈非天哉。食鐵物食

衣襪之報，殺已子，殺人子之報也。〇初，張居正責武弁云：汝等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股軍脅，則虎而翼，驕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一時傳為快論。〔〕山西大旱，百姓死亡無算。平涼城外掘萬人坑數十處，填塞俱滿。有一富家女，頭插草標，上街自賣，遇一男子，出戲言，慚甚，遂撞石死。又有少婦，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韓王憐其節義，令救之。婦曰：夫死，我何忍生。晝夜哭，三日不飲死。補 十一年，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張居正，遂詔追奪其官階。補 六月，建夷奴兒哈赤克圖倫城。奴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氏，東韃靼建州女真部之人也。先世發祥于長白山。長白山高二百里，綿亘千里，

抄居正家　張

鴨綠混同愛滹三江所出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佛庫倫愛之不忍置之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曰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朶里城。國號曰滿洲。歷傳至奴兒哈赤。于時諸部落紛亂。羣雄蜂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爭奪無已時。奴兒哈赤於是起兵。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當是時兵僅百人。甲三十副而已。○十二年四月。奉旨抄故相張居正家。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曰。居正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然八旬老母與諸幼弱。若併罹法。恐非罪人不孥之意也。帝允之。○

申時行疏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乞休。閣臣申時行等疏曰。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衛邊大將。難以輕易。但功名大盛。人或忌之。成梁父子兩鎮總兵（子如松總兵　如柏參將）世受伯爵。在成梁之心。當必求退免忌。而國家之體。亦宜稍抑保全。庶讒譖可息矣。帝是其議。慰留之。○平樂兵亂。帝欲坐其守臣周祈罪。申時行疏救曰。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但此輩驕悍難馴。往者如雲貴遼陝（譟請餉各邊以請糧殺督撫者變四）情殊可恨。若以此罪及守臣。各邊軍士效尤而起。將來司府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即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即驕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帝從之。○十二月詔以

偽學禪宗　海瑞杖御史　朱良吊詩

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孔廟。有人言王守仁陳獻章為偽學禪宗。不宜從祀孔廟。申時行曰。守仁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原於宋儒。豈同老莊佛釋之徒哉。○十三年。帝雅聞海瑞直名。命起為南京僉都。瑞至具疏陳治安要機。於民事尤關切。時御史有戲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太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都人塗傳巷頌。比如包老復生。瑞在院九月。以病卒。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資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設祭。數百里不絕。蕪人朱良

吊詩云。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詔遣行人祭葬如禮。贈太子少保。謚忠介。（鏞惺曰。神宗知海公而僅授南僉都御。未免有賈誼長沙之惜。使得大任竟其業。則所成就否不知當何如也。）補帝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逮。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己為。是代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帝頷之。○嘉定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月而湧出於江。肌髮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十四年三月廷試。有進士舒弘志。年十七。策奇語多。識切時政。閣臣不敢呈前列。且以弘志為尚書舒應龍子。避嫌呈末卷。

申時行言四害二患

帝覽策大奇之拔置第三朝野共驚神識○京師連日塵霾四塞申時行等曰陰陽失調責在臣等乃上疏言四害二患所致（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煩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一曰議論不一之患二曰詔令不行之患）○建昌有巨蛇一角六足如雞距不噬人人以故爭往觀之徐徐入深山太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

肥遺

肥遺見則千里內大旱（十六十七兩年果旱）○十五年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於摑竟日乃去是年大旱○帝覽貞觀政要曰啓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虧命經筵不必進講止講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寔錄以裨治道○十六年

新建民長兩人舊念

豫章太祲新建一民窮甚僅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孥一飽死炊方熟會里長來索賦里長適飢見所炊飯欲食之其家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里長怪之無已告以寔里長大駭起傾其飯曰何至此引其人至家給之穀五斗其人負歸視之中有金五十愕然曰此必里長所收賦銀悞置其中也急持還里長曰吾寔無此銀殆天以賜苦者其人不肯受久之乃各分其半人以為兩人善念所感○內閣王錫爵子衡舉順天鄉試元京師疑之錫爵疏請覆試而卷復大佳物議始息衡有太才後登辛丑榜眼（補）十七年六月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補）九月

授建酋奴兒哈赤都督

授建酋奴兒哈赤都督初遼東總兵李成梁征建夷阿台奴兒哈赤祖父為鄉導並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

失諸酋勢漸加於是斬叛夷五十且愬祖父殉國狀乞陞賞朝廷許之奴兒哈赤以此遂雄長諸夷威日益強○十八年元旦申時行等朝賀畢因具疏皇長子九齡矣請冊立東宮以就學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姑候長子壯健令出閣讀書卿等無煩過慮尋召皇長子至立榻右上手執之時行等熟視良久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宜早定大計帝曰朕知之（補）三月以宋纁為吏部尚書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二十年

寧夏哱拜平

寧夏哱拜殺總兵張維忠等據其地而叛全陝俱震自春逮冬我軍糜費巨萬殺傷甚衆後李如松等以水攻破之而寧夏始平（補）哱拜西部人嘉靖中來降屢立戰功官副總兵拜老子承恩襲性狠戾巡撫黨馨屢裁抑之拜遂嗾其軍士殺馨及總兵張維忠等陷河西四十七堡全陝震動總督魏學曾檄諸將討之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從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代學曾等討之屢攻城不下賊勾套虜分道入寇寧制官軍學曾撫近給兵來靈出據黨賊始退遂議決河灌城賊被圍食盡其黨互相殺承恩開門降拜闔室焚死於是盡誅拜黨俘承恩系京師誅之賊遂平○二十一年初羣臣交章請立東宮帝怒強許之以次年至是帝仍不欲立王錫爵乃密奏甚懇帝曰昨讀

下錫爵論立太子

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矣故此不果無已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候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耳今嫡子未生而世子已十二豈容懸待況陛下舊旨原無待嫡之說

倭陥朝鮮

東林黨議之始

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於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改於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有十二三歳不讀書者。陛下既不即行冊立。請令出閣豫教。帝不得已允之。神宗待嫡一語不為無見第三子並王之詭恐神宗別有寵念即待嫡亦托其文吾耶判石之儲數語言忠那占社稷臣無幾近之○二十一年。初倭酋關白攻陥朝鮮。朝鮮求救。帝命宋應昌等討之。至是議和。始平。（補）二十年四月豊太閤將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率舟師自釜山入王京朝鮮八道盡沒國王李昖奔義州請援帝乃遣遼陽總兵祖承訓等援之既而援兵攻行長于平壤大敗承訓僅以身免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略總兵李如松無功大將軍援之攻平壤敗之行長退保王京李如松乘勝輕出遇車翦精銳多沒於是羣議急圖休息先是兵部尚書石星募遊客沈惟敬遣行長講和至是倭遣之和議遂成矣行長清正等撤兵還（補）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時年十四歳。○給事葉繼美等。以論王錫爵坐貶。錫爵疏救甚力。而繼美等獲免。（二）河南大飢。有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帝覽之惻然。時皇貴妃在侍。覽之亦惻然。因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並以内帑金五十發濟。而河南賴之全活甚衆。（補）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先是羣臣爭國本。政府惟二三家所與言者意合中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所推擧多與政府牴牾。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東林。東林宋楊時書院也。海内聞風景附。往々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獻忠疏

與舉子試題

王錫爵病危。帝發金五十命。設醮禳之。不得已聽致歸。資賚甚厚。錫爵病中猶脩獻忠疏十四欵。乃行。其一時相與至情。即千五君臣不過是。疏畧云上下相信而後事可脩相重而後論說可入故言不入已必輕不已必激◎事數變則難觀其效人數更則難課其成◎下刻臨御勝下百刻批覽而決下與勝于手數百言◎決財多方以求之利害參半者節之一字數為總鄭◎今十月之患不在倭而在庾敗之終不在而在惟備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補）二十三年。正月。從鄭世子載堉請。詔宗室得就試。○十月。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易水生奪太。後試題乃司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訒言意。是科會元湯賓尹。易水固湯字也。始信夫物寔天定哉。（二）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異人。毋惑吾民。遂遣之出境。須臾不知所之。（補）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補）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慫慂中官。多言礦利。太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户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請開礦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税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池。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税。荊州店税。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税等。都邑關津。中使棊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奴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

開礦

三殿災

肆劫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輙効其阻撓遠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常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補】二十五年六月三殿災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亦納釁徵木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補】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初莫登用請封制下而登用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欵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来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

劉綎救朝鮮

斂天下積儲

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補】二十六年四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倭酋復陷朝鮮劉綎等討平之【補】二十七年和議既成楊方亨沈惟敬奉冊使日本初惟敬議和也為偽詐中間兩相欺矇泉太閤見冊書中有封爾為日本國王之語大怒曰吾自霸有日本皆欲於手論何為假漢為乃拋冊書于地再命行長清正等發兵二十萬攻朝鮮二十五年帝遣劉綎等于朝鮮援之交戰數歲不利會豐太閤薨行長清正等奉遺命班師自朝鮮兵興七載喪師數十萬費餉數百萬兵禍始息○二十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補】初應龍數從征調有功驕恣知川兵脆將閒出劉州縣誣遠繫隱不出四川巡撫王継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論輸四萬金罪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可棟死應龍益恨遂叛諸詐發【補】遣中官斂天下積儲初以諸皇子婚詔歛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搜斂各省積儲

兩畿盜起

由是外釁日耗○二十八年六月李化龍至播州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退守關險官兵無一敢犯將軍劉綎直入婁山關是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而入屯白石未幾我軍四集營火燭天應龍徬徨大泣同愛妾縊死而生獲其子朝棟及妻田氏并餘黨數百人梟首傳示九邊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補】十月兩畿盜起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起為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孟化鯨等聚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

妖書事發

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不報○二十九年十月冊立長子常洛為皇太子【補】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三十一年妖書事發【補】先是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名曰憂危竑議鄭貴妃兄國泰疑其出自給事中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二人手言於帝帝怒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臣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詞極詭妄時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竟無所得帝怒甚中外危疑幸帝主意素定召太子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我的慈愛汝是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臣造揑奸書離間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所寫訓諭一冊賜太子帝淚下太子亦含淚謝恩【補】時捕治甚嚴有以疑似株連者最

烈婦

後得顧天生白敵生光揚訐之法司遂繋獄生光磔之○三十三年崑山人歸善世妻陳氏年十九夫死欲自刎其母阻之婦曰業已許夫矣時婢以糜進不食持置靈前曰君食我亦食遂號哭累日不絶母知其不可奪慨然聽之死婦曰我女流死即殯不可露尸遂與母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畢尋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阻之悲哀不勝是夜婦縊於床喉間聲如鋸母堅塞兩耳卧嚙被流汗他嫗閙救之甦婦張目視嫗曰徒苦我我終當死嫗曰汝夫臨歿以汝母亦寡命汝歸侍母終身婦曰臨歿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夫死守志吾夫謂我曰年少無子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明日伺人去復縊死補三十四年棄六堡初李成梁徙築邊

東六堡據膏腴扼要害生聚日繁至是以地孤懸難守盡徙居民於内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大雨

○三十五年京師大雨如注旬日不止九衢成河深者至丈餘官民溺死無數近世未有之變也帝發金十萬賑之補三十六年二月脩邊備是時奴兒哈赤併環境諸國其勢日盛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之薊遼總督塞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乃命守臣嚴飭邊備

大水

○南京諸郡大水週向千餘里茫然巨浸舟航遍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各院交奏帝憫之命免諸郡稅補十二月衆顔冠薊州京師戒嚴○三十七年陳繼源初為太勝關大使清苦自守遷温州司獄曰窮老矣寧以賂敗盡却例金士大夫高之

謂為莫及○時言路互詆訐諸臣樹黨相攻葉向高上疏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漸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鬭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跡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見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人矣

一胎產兩男兩女

○福州有婦一胎産兩男兩女青州有牛生兩頭四目兩口之異○三十七年甘肅地震墻堡倶傾壓死軍民千餘時南京山東西旱蝗江浙福諸省大水○鄞人祁玉

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慟無已適一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於魚腹中人以為哀感云○時閣臣多缺葉向高屢疏乞補之台山可謂忠于謀國矣不則獨任擔權誰肯乞補哉補三十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宮講學時輟講凡十年○三十九年陝西有牛産犢人頭人面○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遂哭死抱傍撿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縊並旌表之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亦哉明朝節義所持也補時曹署多空建議除補聚訟藉々顧憲成方講學東林異黨亦藏否之議者益譁羣諫亦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附之者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四十二年三月福王常洵之國初羣臣屢疏請王就藩不允至是有討

奏內侍姜𠪅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若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群喙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河南賜賚甚厚福王臨行自請減莊田帝允之○太后嘗病篤帝日夜侍藥餌復禱天以身代尋愈至是太后崩帝哀甚是時帝足疾每祭拜令內使扶掖成禮歲時朔望必謁必哀(補)太后性儼明帝嚴憚初欲太后保護之力帝亦善學恭悌請建儲被論太后問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惶恐伏地俯位由是定崩爲孝定(補)八月葉向高罷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

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不然臣留何益帝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四十三年五月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擊傷守門內侍呼集執之太子親奏下部鞫犯名張差宿有瘋疾語言顛倒無倫次遂以瘋癲具獄時帝待東宮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重加訊問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鄭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請鞫治成保等御

之三
一寀

究在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越數日帝幸慈寧宮設座坐於聖母靈次太子侍御坐右三皇孫雁立階下令內侍急宣百官進見帝曰昨有瘋癲張差突入東宮此是異事於朕何與外廷有許多閒說乃欲離間我父子耶又問太子曰汝有何語太子云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因語羣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添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殊爲可恨帝復以東宮語太聲宣示百官時御史劉光復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帝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

爭大怒命中涓拏下中涓承帝旨挺杖交加遂下光復獄於是磔差於市掠死成保內庭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於外其餘不得波及無辜事遂寢既而釋光復于獄○奴兒哈赤寇遼陽陷南關時奴兒哈赤與蒙古煖兎爭婚御史王雅量曰奴煖相攜我國得收漁人之利請助兵煖兎以爲外援未幾奴兒哈赤羅攜北關獲全(補)四十四年正月奴兒哈赤即位於滿洲號後金指中國爲南朝奴兒哈赤已削平諸部威振東北衆貝勒大臣奉表勸進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年五十八○會試第一沈國和第六趙鳴陽放擲後以弊發除名異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齣么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山東地裂有

奴兒哈赤即位滿洲建元天命

鼠餘尾江
鶻御波

[illegible]（一）四十五年五月有鼠萬餘啣尾渡江而南食苗害等於蝗（一）廣寧婦生下猴并角補六月大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補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廣寧總兵張承廕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等率師來援分軍為三據險尋師潰承廕等皆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京師大震○初楊鎬經略遼事為言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又起廢將劉綎李如柏等領兵出鎮總督汪可受疏云虜發入疲我征調未便請練土兵以守為戰帝從之補七月奴兒哈赤率兵入雅鶻關而圍清河城陷之守將鄒儲

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四十七年三月四方援遼兵大集帝恐師老財匱趣楊鎬進兵鎬乃分兵四路出塞杜松抵渾河遇伏戰歿馬林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虜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李如柏劉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援戰於馬家寨亡克屢寨十餘深入三百里陸重圍力戰死獨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報至舉朝喪氣帝以鎬喪師逮係下獄起擢御史熊廷弼代之賜以劍命劾期從事廷弼單車就道慨然自擬恢復補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補時邊警日至廷臣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不報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嗛焉補四十八年正月朝鮮乞援是時奴兒哈赤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乞援帝降勅慰之○帝病脾累月不起召皇太子及輔臣等諭畢遂崩時七月二十一日也皇太子即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明　下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長子。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以今年為泰昌元年。

補 泰昌元年八月。罷天下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贈故帥劉綎秩。立廟祀之。蔭其後。因遣使祭陣亡諸將士。○五星鬬東方。頃之有白氣長竟天。○有如日者三並出。尋乃滅。○旌德人舒偉俊性至孝。年十二見母王氏病篤。每泣禱祖漢應公墓所。願以身代。一夕偉俊中毒。强之藥弗飲。泣語母曰。昨祖來告兒。謂兒死母病當愈。王氏哭之慟。偉俊張目熟視曰。兒死事小。有母在。得善事兒父。而兒兄若弟不至失怙。兒無憾矣。語畢遂瞑。未幾其母病果愈。里人奇之。題其墓曰代母墓。蓋童年死孝古未有者。○丹陽蝗。有蒲太王者。善禱術。獨一家不與。禱蝗集其田數畝立盡。隣田不損一穎。俱全。○帝以邊數告急。乃令徐光啟督練京兵。為內衛。因發帑金百萬犒九邊。○詔起廢官皆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沒身者。補 葉向高後入閣為首輔。○帝不豫。服崔文昇李可灼藥不起。遂崩。時九月朔也。帝在位僅一旬。選侍李氏移居于仁壽殿。從御史楊漣等之議也。補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淸宮。及帝嗣位。懼帝以前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以悅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請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遂舉冊封禮。諭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乃得寢。此後……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由此……群倚……外家王郭二戚……德說朝……禁於急狀。言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漣……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即移居慈寧。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召見閣臣方從哲等。乾淸宮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欲封后。帝不應。群臣愕然。從哲命鴻臚寺丞李可灼進藥。可灼自云仙方。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群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楊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劉一燝就皇長子所在。群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挾皇長子出。漣乃追及。挾升輦。至文華殿。群臣叩頭呼萬歲。還慈慶宮。日暮楊漣與左光斗等。言皇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當遷。封后非所以……付託。世於是議。云選侍移宮。爭數日。選侍乃移居。

代母墓

偉俊至孝

三案之一

三案之一

熹宗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

皇長子即位。

補 賜太監魏進忠世蔭。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與乳媼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進忠後改名忠賢。補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廷弼有膽略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為言者劾。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天啟元年。御史焦源溥等請誅崔文昇等。不可。補 三月。遼東經略袁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撫順。未行。奴兒哈赤入寇瀋陽。總兵賀世賢等戰死。城破。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滿洲兵掘城西閘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渡濠入城。應泰佩劍印自縊。御史張銓副使可廷魁等俱不屈死。滿洲兵循海而南。朝議遣使分道募兵。前後糜帑數百萬。然所募皆市井烏合。臨陣先走。甚者道為盜。奸民揭竿從之。中原自此多事。○四月。宦者魏忠賢矯詔殺前太

魏忠賢客

氏亂政

監王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忠賢與客氏同謀殺安安既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闇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明道崔文昇等各司監局採帝意為奸凡宮嬪內侍與魏客不協者百計殺之事(補)帝雅好機巧親斧鋸椎鑿髹漆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給客氏地以陵工成命敘錄魏忠賢御史王心一馬鳴起等先後糾之帝怒降調有差(補)時瀋陽遼陽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熊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召廷弼於家廷弼議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三方並進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廣寧巡撫王化貞與廷弼議不合兵部尚書張鶴

奢崇明叛

鳴力主化貞議凡廷弼所奏請輒從中沮格之廷弼憤甚至冬廣寧人傳敵兵且渡河兵部趣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乃令諸將分守鎮武閭陽西平而自出關駐右屯○九月四川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叛奢氏猓玀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世守其土數傳至崇明崇明與子寅有逆志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以兵請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遂據城叛蜀土震動(補)崇明殺可求陷瀘州遵義新都內江進圍成都布政使朱燮元聞警等分門固守石砫女土司秦良玉發兵援成都圍遂解明年夏復肆發(補)二年正月滿洲兵渡遼河攻西平堡先是王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熊廷弼以為不可廷臣與廷弼議合者御史江秉謙等數人餘皆右化貞張鶴鳴篤信

安邦彥叛

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於是化貞盡發廣寧兵廷弼亦檄諸將來會遇敵兵於平陽橋鋒始交游擊孫得功繼走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總兵劉渠祁秉忠副將劉徵戰死羅一貫自刎西平堡陷得功遂降廷弼師次閭陽驛聞敗還時廣寧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莫知所為單騎西奔遇廷弼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諸將先後入關給事中侯震暘等請並逮二人以伸國法遂下獄論死鶴鳴亦罷歸○六月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彥叛(補)邦彥陷炎方松林等圍普安與雲南都司李夫常帥兵救之遇伏全軍皆沒於

徐鴻儒亂

是役水曲靖武定尋甸崇明之間騷然苦兵矣○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疏入忤魏忠賢帝怒謫歸○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深州王好賢景州于弘志三方同起撫臣趙彥發兵捕之(補)鴻儒鉅野人稱素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觀教一然獄然拯斷龕令藏之拯人人聞與渚多歸附之稱聞香教森死遺其子好賢傳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教棒鎗貨賂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于方同起鴻儒攻鉅野及鄆嶧知縣余子翼戰死又進陷鄒縣滕縣遂陷二城巡撫趙彥發兵捕之賊不能支遂潰官軍乘其後襲之連戰皆捷賊勢窮蹙景州于弘志亦為官兵所斬餘賊披靡四散九月鴻儒遂降誅于市王好賢南走至揚州就擒加趙彥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補)三年正月遣中官刺邊事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先後至山海關薊遼經畧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補)五月四川總

督朱燮元會諸軍復遵義遂進克永寧降賊衆二十萬奢崇明父子窮蹙率餘衆投水西安邦彦與合兵復犯遵義官軍敗之禽崇明妻及女弟蜀中遂請未幾貴州巡撫王三善為邦彦所襲死崇明勢復張 補 七月客氏魏忠賢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幽裕妃張氏別宮絶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之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譏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豫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補 時東林勢盛韓爌鄭三俊李邦華高攀龍並通顯楊漣左光斗魏大

楊漣上疏

中袁化中等激揚諷議魏忠賢頗憚之於外事不敢大肆 補 魏忠賢每出車馬儀衛僭擬乘輿提督東廠用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鍛鍊殘酷士大夫多被戕死（四年六月）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忠賢亦有疏辭職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下漣疏切責不少貸諸臣公憤繼漣上疏者不下百餘人帝溫旨慰諭忠賢勤勞責羣臣附和 補 五年正月崔呈秀為御史先是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趙南星議戍之呈秀竄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為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為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復其官越二歲遂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

赫勢傾朝野陰排諸異己者羣小並進善類為一空 ○ 六月下都給事楊漣魏大中僉都御史左光斗中書舍人吳懷賢等於獄俱死于獄中御史惠世揚夏之令刑部侍郎朱世守太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等俱削籍並以論魏客也 補 八月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學書院力詆講學諸臣尚書孫慎行等數人俱削籍又列顧憲成已下數人為東林奸黨悉刋黨人名示天下 補 六年正月奴兒哈赤入寇圍寧遠城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擕守具入城撤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注者悉斬人心始固虜兵薄城進攻城上火器礮石齊下殊死戰虜兵退明日再攻遂不能克奴兒哈赤起兵已來戰無不捷

攻無不克惟寧遠城不下不懌而歸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駐寧遠 ○ 三月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首奢寅來降 補 八月奴兒哈赤殂于瀋陽城奴兒哈赤英武有大畧騎射絶倫統一諸國及取瀋陽遼陽將居于遼陽貝勒諸臣俱請還國奴兒哈赤曰今克此城天援我以遼陽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宜居之遂迎妻子居焉明年更築城于遼陽之東五里太子河邊遷居之名曰東京居三年復自東京遷於瀋陽遂殂焉壽六十八是為清太祖第八子皇太極即位皇太極狀貌奇偉勇力絶倫奴兒哈赤曾委以家事於是即位改明年為天聰元年大赦國中 補 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又建其生祠

鄭芝龍初早

於西湖從浙江巡撫潘汝楨請也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
閹臣撰文書州有以入祠不拜削籍論死者○七年六月
海寇鄭芝龍犯閩中銅山等處 補 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字飛黃小名一官其父紹祖為泉州太守蔡善繼吏芝龍方十歲嘗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擒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而釋之居無何落魄數歲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思齊黨中為盜思齊死衆推芝龍為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朝議令善繼招撫之芝龍感恩歸命及降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一軍皆譟竟叛去後踞海島劫截商民往來剽掠之間 補 七月滿洲兵圍錦州總兵趙率教固
守巡撫袁崇煥遣精兵四千繞出滿洲兵後大戰敗之魏
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
之○八月帝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
毅宗烈皇帝名由檢熹宗之弟初封信王熹宗崩入繼大

魏客伏誅

統○十一月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法司追論忠
賢等罪帝命磔忠賢屍戮客氏屍天下快之 補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是時忠賢大懼以所寶珍啗帝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忠賢及其黨崔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其黨並伏誅籍其家 補 罷諸邊鎮守中官○
崇禎元年正月禁士庶衣飾僭侈及婦女金冠袍帶等○
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諭戒廷臣結交近
侍 補 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至
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七月鄭芝龍降于福建巡撫
熊文燦 補 海上故多盜芝龍尤猖獗然有求撫意嘗敗官兵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招撫遂降附然文燦數遣之芝龍歸後擊殺大寇李魁奇鍾斌劉香海氛漸息 補 寧遠諸營兵以缺餉大
譟縛巡撫總兵官等督師袁崇煥馳至撫定之時度支大

王嘉胤倡亂　獻賊起　糈糧也

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尚書畢自嚴言一歲之出浮
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廷
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
雜稅覈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陝西
饑流賊大起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
等亦合徒衆劫掠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延安人張
獻忠從嘉胤陰謀多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時稱獻賊
補 安塞馬賊高迎祥亦起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等應之
補 二年帝憂國用不足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
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四川總督朱燮元
討奢崇明安邦彥平之 補 燮元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進兵三路掩其衆四川總兵侯良柱遇賊於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逋寇皆靖 補 十一

世範註轄猶管也

月滿洲皇太極帥軍入寇入洪山口別將陷大安口會遵
化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巡撫王元雅
與將士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閏月京師始得報詔天下
勤王滿洲兵自順義西薄都城尋略良鄉迴軍至蘆溝
橋進逼永定門敗軍總兵官滿桂戰沒京師大震 補 十二
月薊遼督師袁崇煥聞警入援所過諸城皆留兵守帝聞
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
轄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
誣其引敵脅和滿洲兵聞之乃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

聞於帝帝信之遂執下詔獄○三年五月設曆局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供事曆局【補】二年五月朔日食失驗帝欲罷臺官禮部尚書徐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元時嘗當食不食今日之失雖守敬猶然舊法本未盡善抑亦年遠數贏宜及時修正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等推步光啓為監督西法之行自此始至是徵湯若望等供事【補】滿洲兵已陷遵化永平遷安灤州皆留兵防守至是東還分兵攻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京師遣援督師孫承宗總兵官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遣兵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滿洲兵遂棄永平出冷口而還承宗始復四城○王嘉胤引陝西人入掠【補】陝西五鎮兵入援多逃歸與謀而懼誅者皆合共賊嘉胤掠延安慶陽陷府谷盜神一元破寧塞據之【補】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補】十二月帝以兵食不足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　九

欲增田賦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咨怨【補】四年四月副將曹文詔破賊于河曲先是王嘉胤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胤遁去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為魁自用結群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補】陝西米脂縣人李自成自延綏往依高迎祥號闖將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與姪李過為暴于鄉懼罪逃入甘肅為兵以功陞把總殺王參將遂為賊○九月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命張彝憲總戶工二部【補】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大臣畿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張彝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二部費吏部尚書閔洪學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能實心為國

闖賊起

朕亦何藉內臣衆不能救中官自是益擁權相結為奸○五年三月工部侍郎高弘圖上言內臣張彝憲奉總兩部之命辱朝廷褻國體言太切直不聽疏七上竟削籍禮部主事周鑣亦上言論內臣帝怒削籍【補】八月副將曹文詔與左光先等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賊皆大捷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功最多巡撫范復粹上功狀為兵部所格賞不行【補】九月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全省震動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巡撫許鼎臣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昇賀人龍艾萬年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出陷交城文水澤州遼州平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　十

順【補】六年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總兵曹文詔等屢敗之【補】七月滿洲兵陷旅順【補】十一月賊盡集河北屢為諸將所敗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朝進信之為入奏會天寒冰合賊乃渡河而南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督軍禦之賊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別為一軍【補】七年正月賊張獻忠等突漢南州縣遂陷夔州遠近皆震○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發金賑之【補】四月滿洲定官名又改瀋陽為盛京○六月江西饑連賊益多進士陸運昌上撫寇八條帝可其奏【補】賊犯鄖陽商南總督陳奇瑜檄陝西河南湖廣兵擊大破之擒其魁數

人張獻忠奔商洛高迎祥李自成遁入興安車箱峽官軍圍之賊大窘以重寳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偽請降許之縱遣賊出峽即大譟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補）七月滿洲皇太極伐察哈爾旋師寇大同宣府攻陷城堡數十京師戒嚴覓陷萬全左衛乃去○八月帝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豫備賊衝突凡十三營（補）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自陝西東出關陷陳州破汜水固志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知州尹夢鼇指揮李從師等皆戰死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人有副馬官軍兵寡備多饋餉不繼且馬少總兵左良玉在懷慶與督師巡撫議不合檄調不時應帝命

洪承疇出關急勦限六月平賊（補）八年正月賊陷鳳陽焚皇陵殺軍民留守朱國相等戰死是時賊之慘毒不可舉言至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或刳孕婦腹驗男女胎或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為樂者（補）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六月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總兵官曹文詔憤甚以三千人大戰斬首五百追北三十里賊伏數萬騎合圍文詔徒步轉鬭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皆死（補）八月以盧象昇進兵部侍郎總理山西陝西軍務以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也（補）九月洪承疇破

滿洲建國號曰大清

賊衆推李自成為闖王

賊於渭南（補）九年正月高迎祥等圍滁州盧象昇帥兵來援大戰於朱龍橋賊連營俱潰西入歸德分道犯南陽裕州象昇擊敗之賊精鋭幾盡（補）四月滿洲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補）七月清兵入昌平連陷畿內州縣乃下詔徵諸鎮兵入援皆不敢戰八月清兵退去（補）孫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鋭意滅賊與副將賀人龍等擊賊首高迎祥於盩厔擒之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補）諭廷臣助餉未幾又括勳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補）盧象昇擊賊屢有奇勝賊勢漸衰大學士温體仁忌其功以王家楨代象昇家楨故庸才賊無所憚（補）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温體仁所忌請

朝鮮降于清

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刑政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補）十年正月張獻忠等自襄陽順流東下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大破賊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劉良佐赴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補）正月清兵攻朝鮮克王京國王李倧於南漢山城已復破江華島倧遂出降（補）三月以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有口辯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隨賊所向徵討因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民大困怨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時福建巡撫熊文燦大言自

詭從撫賊嗣昌薦之命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大募粵人及烏蠻善火器者以從已見賊勢盛連疏言招撫帝誚讓嗣昌乃條上用兵事宜剋期明年二月平賊然文燦終主撫新增勦餉多資以撫賊嗣昌陰主之明年以滅賊踰期請貶削洪承疇等秩而置文燦不罪【補】十月李自成竄蜀中空壘棄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忠禦之於綿州戰死遂連陷諸州縣進逼成都洪承疇等帥兵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補】十一年正月裁南京冗官【補】四月副將孫應元等連敗賊於鄭州賊謀犯江北應元等扼其前復連敗之賊渠劉國能

馬士秀先後請熊文燦降張獻忠為左良玉所敗亦乞降良玉知其詐請急擊之文燦不聽而受之【補】九月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防之戰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復盧象昇督宣大山西兵入衞【補】十月盧象昇至帝命與中官高起潛督援軍大學士楊嗣昌與起潛主和象昇主戰議不合清兵分三路南下【補】李自成復謀犯蜀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洪承疇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數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竄陝西亦以求撫給熊文燦孫傳庭復敗之於關鄉尋得文燦止兵檄怏怏而還

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

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衞北征賊遂不可制【補】十二年正月清兵已陷幾輔城數十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死之轉戰至山西總兵王樸引兵還鎮盧象昇引軍至鉅鹿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死【補】十二年二月清兵北而至天津先是劉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晉州不敢戰清兵出青山口東歸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補】四月總兵左良玉敗賊於鎮平關【補】張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日肆劫奪至是復叛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等追至羅猴山遇伏大敗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補】八月詔逮熊文燦論死以左良玉有大將才拜

平賊將軍討賊張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多来降軍聲頗振【補】十三年二月左良玉大敗張獻忠於太平斬賊渠十六人【補】十四年正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敗官軍於夔州賊勢大張轉戰入蜀中越成都陷瀘州入巴州官軍追擊之於黃陵城賊竊遣精卒行黃谷中乘高馳下左良玉軍先潰參將劉士傑等戰死賊遂席捲東出四川【補】李自成自鄖陽攻洛陽陷之殺福王常洵先是援兵過洛者喧言先帝因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揭腹死賊尚書呂維祺勸王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官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賊殺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府散金以賑饑民【補】二月張獻忠偵襄陽

張獻忠殺襄王貴陽王

無備。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將吏奪軍符給入襄陽城。夜半從中起。縱火城陷。賊縛襄王翊銘屬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参議張克儉遊擊黎民安等死之。初太學士楊嗣昌與左良玉督師討賊。踵襲熊文燦故智。主招撫。賊勢益張。不可收拾。遂至喪両親藩。時嗣昌自蜀旋師。至荊州沙市。聞城陷二王殉難。憂懼不食死。補三月。清兵圍錦州。補五月。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泣下。大學士范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頼人事挽回。復粹不能對。尋致仕去。補七月。錦州圍久。洪承疇調呉三桂等。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皇太極自督戰。大敗官軍。呉三桂等夜遁。軍士死者無算。總兵

李自成殺唐王

官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補八月。張獻忠棄襄陽連陷樊城當陽諸州縣。左良玉從南陽間道進兵。大破之信陽。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遁。時羅汝才既合李自成。自成踞河雒。有衆五十萬。獻忠衆散且盡。走依自成。自成欲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乃給以五百騎。俾遁去。獻忠東馳入霍山。補十一月。李自成既破河南。勢大盛。移兵陷南陽。殺唐王聿鍵。總兵官猛如虎死之。賊再攻開封。補十五年二月。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不能救。城破。巡撫邱民仰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洪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清。寧遠關門勁卒盡喪。錦州亦下。補五月。張獻忠復出攻舒城。據之。連陷盧州六安等諸

中原禍亂極

州縣。南京大震。補七月。開封圍急。帝命左良玉赴援。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衆皆潰。補九月。巡撫高名衡議决河灌賊。賊偵知之。移營高阜。驅難民數百。决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盡。賊乃拔營西去。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遣黎。多結寨自保。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呑併。中原禍亂。於是為極。明年夏。帝乃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為矣。補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陷畿南山東州縣。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六巡撫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清兵已陥薊州。分道南下。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魯王以派自殺。補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陷承天。自成初

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

無遠圖。所得城邑。輙焚燬棄去。及灌開封。席捲河南。群賊皆来附。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争。思擅名號。遂犯承天。焚獻陵。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尋襲殺汝才。并其衆。改襄陽曰襄京。據之。設官屬。補五月。張獻忠連陷蘄黄武昌。執楚王華奎。以篭與沈之西湖。大殺楚宗及居人。浮屍蔽江。獻忠遂稱武昌曰京城。設六部五府。據之。補八月。清主皇太極殂。壽五十二。是為太宗。其第九子福臨年甫六歳即位。初其母妃時夢。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母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見。既寤以語太宗。太宗曰。是異祥。子孫大慶之兆也。已生。而神靈志量非常。至是

李自成稱王

即位改明年為順治元年叔父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理國事稱攝政王（補）十月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分兵四掠所至風靡乃詣米脂祭墓改延安曰天保府屠鳳翔傳檄榆林參將劉廷傑與總兵尤世威王世欽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賊遂乘勝陷寧夏慶陽甘州三邊俱沒○十七年正月朔大風霾陽城地震○李自成僭稱王于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補）先是張獻忠自湖南入江西連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郡自荊州趨蜀遂陷成都蜀中郡縣俱沒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四川朱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中（補）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

周遇吉守寧武關死于賊

眞定帝下詔罪己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内臣高起潛杜勲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補）先是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學士陳演等持不可賊逼帝決計行之而軍不能猝至（補）總兵官周遇吉守寧武關李自成薄之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馬蹶被執罵賊死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自成縱火焚之闔家皆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謂衆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宣府降表相繼至自成

京城陷

大喜遂長驅而東至居庸關（補）三月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於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補）李自成入居庸關陷昌平攻平則彰義等門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城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則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礁鳴之猶揮手示賊退乃發○李自成陷京城帝先殺公主次殺袁妃周后自經于坤寧宮帝登萬歲山自經外（補）城陷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遂分遣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公主令皇后自盡翌日昧爽内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後登山書衣襟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繯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自成據宮總衣素烏駁馬入承天門望皇極殿據御座大索帝后期自官三日朝見朝廷制度位置皆更諸臣死節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

宦官降賊

三百餘人俱赴御河死賊驗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鷄太子及定王永王皆在宮中賊城伯李國楨請賊備禮以天子禮斂葬從之國楨送終死之○賊之入居庸關也太監杜之秩迎降賊騎薄彰義門太監杜勲縋城上入見大内張皇賊勢語守璫曹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是夕太監曹化淳開門降

殉難之臣

内臣殉難者惟王承恩一人已○殉難之臣范景文倪元璐施邦曜凌義渠王家彥孟兆祥馮世奇劉理順吳麟徵周鳳翔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陳純德趙譔巡許直成德金鉉千騰蛟姚成末大顯李邦華滕之所阮文貴張鷹選張世禧李國楨劉文炳鞏永固張慶臻衛時春王國興李若珪高文采陳貞達毛維張劉忠嗣金鉉峒李守鑅蔡

吳三桂引

懋德盛應時徐有聲李若葵輩數十人○四月遼東總兵

賊

清多爾袞入武英殿受朝賀

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師于
清討賊（補）先是三桂在于寧遠撫及寇逼急詔封三桂平西伯入援三桂至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
山海關乞師于清李自成執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賚銀四萬兩遣降將唐通犒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遶三桂三桂僞受
其金曰願一見東宮而降而出不意盡行砍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致書絕父云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
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側聞聖主晏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擲一
擊誓不俱生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為孝子乎自成怒即盡戮家口三十餘人率兵
往戰三桂痛哭誓師令其兵皆薙髮擊賊闖門軍聲大振清多爾袞總鐵騎數萬繞出三桂左右所向披靡自成大潰
走三桂追北四十里又破之永平（補）李自成駐兵永平吳三桂使人議和
並請太子自成命其將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
止戰三桂允之既盟自成旋師三桂整軍而行移檄播告
遠近自成聞報驅百姓于崇文宣武門外毀折民房焚宮

殿悉銳西行輜重無算（補）五月朔皇太子在吳三桂軍中
傳諭京城官民各宜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
榆河清多爾袞撤其西行追李自成三桂請發太子入都
多爾袞不許三桂夜潛逸太子于民間不知其所終蓋清人殺之追賊
至保定賊還兵而鬪奮擊破之又追破之于定州自成走
真定防三桂又屢敗西走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自成數
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三桂還軍京師清晉爵為平西
王（補）初三日京城傳呼皇太子至百官迎候於朝陽門外
駕至則清攝政王多爾袞也多爾袞入武英殿受朝賀問
漢官何人最賢衆舉李明睿對命為禮部左侍郎明睿以
病辭多爾袞曰爾朝皇帝尚未收斂明日即欲令京城官

清主入都于燕京　已下都增補　設四鎮

民等哭臨無神主以何哭臨無謚號何以題神主明睿聞
言大慟多爾袞義之即命議謚於朝房諡帝為懷宗端皇
帝周皇后為烈皇后萬姓哀號三日尋命造陵明睿經營
相度不十日竣事多爾袞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剃頭衣
冠悉遵清之制清主遂入都于燕京福王立於南京諡帝
曰毅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
帝由崧福王常洵子神宗孫也崇禎十七年四月京師陷
毅宗殉社稷時由崧避賊舟次淮安南京府部科道等官
會議推戴討賊遂立為帝○五月帝即位召兵部尚書史
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入閣辦事其
他進官有差可法請督師江北士英專國○設淮揚徐泗

鳳壽滁和四鎮以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轄之傑舊
賊將也通李自成妻邢氏挈之來降陝督孫傳庭令傑與
白廣恩為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傑由山西河北率兵
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揚人不納傑攻之史可法曲解之
久之始移駐瓜州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互訐得功
薄盧又提兵與傑爭淮揚戰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監
江北軍解之元吉賂得功書期共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
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
兵隸傑可法標下為前鋒總兵官○史可法馬士英各奏
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薊國公○清兵西伐李自成斬其
將劉宗敏田見秀等賊衆大潰自成棄西安南走○加應

督催閩浙金花銀兩

天巡撫右懋第兵部侍郎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北多接偽官响應○馮士英奏薦欽案阮大鋮（欽案係魏忠賢逆案崇禎所定也）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呂大器詹兆恒等連疏糾不聽大鋮召對稱旨竟用為江防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御史李模等疏論時事弊其辭痛切或為馬士英凡不得上或報聞而已○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即崇禎朝肆惡淮陽者也太學士高弘圖等諌止之○湖廣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

山東降于清　太妃来自河南

餽福邸舊閣田成張執中等○兩閣向帝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帝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爭之帝屢諭趣澍赴楚乃去○六月清人傳檄至濟寧山東降于清李建泰謝陞馮銓降皆為清内院大學士○時朝廷舉措失人賞罰乖章卒宸陳子龍等諌疏累上俱不聽○八月太妃来自河南帝諭戸工部限三日内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科錢糧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端等告點金無術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又詔選内員選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等疏諫亦不聽○加冀戴恩史

行納貢例　立開納助工例

可法馬士英各進官有差○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贈官有差○淮揚屢請餉帝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淮撫田仰與劉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意徃北仰與其事仰故馬士英私人也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戸納銀六兩中戸四兩下戸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内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興也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廕

清多爾衮致史可法書

起千牛壁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袁明何光顯等抗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遠近為訟冤○十月命鑄弘光錢○清攝政王多爾衮致書史可法其略云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主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呉三桂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勳戚文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遣將西征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

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頓忘寇讐乎甚慼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萬世闖賊但為明朝冤讐未嘗得罪於國家徒以薄海同仇伸大義今若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為勍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鑑取舍從違應早審

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

史可法答書

可法答書畧曰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呼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號泣無不拊膺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羣臣勸進今上退然不自勝迨臣民伏闕屢請始進位南都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呉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

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亦不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地而頂禮加額今辱明諭引春秋大義来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帯之屬繼絕存亡

仁恩遐被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幷同秦越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固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

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寔為社稷之故也殿下伏賜垂鑒○時災異疊見又廟門告災帝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為樂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樂賞賜皆不以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馬士英濁亂國政邊警日偪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已知不堪旦夕矣○十一月史可法統兵抵白洋河清兵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拔營去○高傑抵徐州時河南巡按陳潛夫告清發兵一從山西一從徐州一從河南豫王多鐸將從孟縣過河傑與劉澤清書云清發十王子領兵齊駐濟寧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三十五

高傑斬程維孔

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以報國恩而已○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億於前廓清底定愿諸臣刻厲之也○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高傑勸其早斷速降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墻嵩力備禦時有徐州通賊程維孔斬木編筏引兵渡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清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雒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高傑劉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清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懋第欲先謁陵後進見多爾袞不許乃遙祭先帝入京館鴻臚寺內院剛林責懋第等以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於寺堂哭祭之遂放歸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去放洪範至是歸稱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時賊窺突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惟高傑提兵二萬大敗之副將劉鉉總兵劉洪起等斬獲最多○除夕帝在興寧宮色忽不怡司禮韓贊周言新宮宜懽帝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弘光元年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三十六

吳适上言維新五事

正月戶科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二曰核人才三曰儆邊才四曰伸國法五曰明言責疏入不省○高傑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在睢州傑遣定國銀幣抵睢州定國與傑有隙乃張宴享傑夜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清○加監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不允○黃得功復來爭揚州帝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向揚州致高營兵將熏信東顧設防渡河罪將誰任命史可法鎮撫之得功[illegible]○二月禮部請上先帝太子諡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未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

高陽王之明詐冒先帝太子

密奏先帝太子在浙乃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官內員歸報不寔傳文武官識認太學士王鐸給事中戴英詰問之知其詐冒曰以寔告當赦汝即跪請赦命援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侄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帝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真即東宮矣明日戴英等具奏王之明偽假太子非稚年所能辦必有大奸挾為奇貨宜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又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籍々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胤帝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然後申法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於午門外鞫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下之明刑

故妃童氏至

童氏庾死獄中

部獄而京師士民譁以太子為非偽也○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僞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帝初為世子有妃李氏洛陽之變亡童氏本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帝於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帝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之南妃說係帝所至是自來帝不悅馬士英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迎童氏歸內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清奸宄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相離情事呈覽帝棄弗視尋命屈尚忠嚴刑酷拷童號呼詬罵遂庾死獄中○三月詐定國引清兵入儀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國先鋒劉道行清兵入考城尋破歸睢巡按御史凌駟死之請兵

左良玉乞誅馬士英

進逼河北直隸徐穎總兵李成棟南遁○四月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上言馬士英奸邪亂國改列其七大罪乞誅之又傳檄聲其罪中外嘩然士英大懼京師戒嚴時左良玉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還劉孔昭阮大鋮等同禦之劉澤清亦托勤王率兵南行揚泗徐碭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帝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朦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選將添兵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時帝惟以選淑女為急先是應天府選三名不中司禮監又選六名亦不中特遣

史可法戰死

內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進元暉殿○清兵已徇徐碭下亳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帝召對羣臣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工部吳希哲等皆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帝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帝嘿然諸臣咸為咋舌○清兵攻揚州史可法禦之頗有斬獲攻益急血奏請救不報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揚州可法死之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

帝出奔馬士英奉太后走浙

降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郝氏從之○明帝召羣臣問遷都訓禮部尚書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衞辦走貴陽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入城住鷄鳴山房○左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釆石為黃得功等所敗尋聞清兵信急引還○五月清兵既破揚州沿江問渡惟靖虜伯鄭鴻逵一旅守於京口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鸛河渡盡抵南岸鄭兵揚帆東遁○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晝晦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帝與諸內臣襍坐酣飲二鼓出奔五鼓馬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衞走浙黎明內門不閉宮女襍走於是各官奔竄○忻城伯趙之龍閉各城門以

待清兵居民競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逸者○有監生趙某率市人百衆出王之明於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鐘百官莫有至者王之明粘示皇城畧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今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汙血匪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寔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攖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冤豈稱尊南面之日予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

帝囚於江寧縣

共扶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字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帝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阮大鋮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遁登中軍翁之琪舟將往浙○清豫王多鐸巳薄都城趙之龍同王之明出降多鐸入京劉孔昭劉澤清遁劉良佐降奉多鐸命追帝至蕪湖及之且逼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拔劍自刎良佐挾帝去翁之琪投水死帝見多鐸於內守備府尋囚於江寧縣多鐸分兵畧定各屬張捷楊維垣等前後殉難者數十人○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清攝政王多爾袞召見數之懋第不對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遂殺之題絕命詩有云峽坼

巢封歸路迷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清豫王多鐸既定江浙挾帝及王之明歸北京閏六月唐王立于福州

帝聿鍵太祖後也封南陽為唐王初以父歿失愛於祖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性率直喜詩書手草傳檄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之為監國王鴻逵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固諍以為不

鄭氏貴振于七閩

可不數曰即定議即帝位改福州為天興府○六月封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定虜侯其他進官有差於是數求耆碩招選賢才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俱閒無事不令票旨皆帝親為之○時内外文武濟々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諉鄭芝龍為政芝龍紛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鎭艫舳直通卧内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以故鄭氏貴振于七閩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軍昔征劉香没於海次鴻逵次芝豹俱為侯伯一門聲勢熗赫東南芝龍有子森芝

鄭森初見

賜鄭森國姓改名成功

龍初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生森數歲芝龍歸福建就撫以收劉香功遷都督于是森在倭已七歲矣芝龍屢請得之森風儀整秀倜儻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常為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逵獨偉視焉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是兒英物非爾所及也十五補弟子員至是年二十三陛見帝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是年日本送歸其母○李自成南走到辰州清兵進攻之自成營羅公山倚險築塹為久屯計勢孤蹙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清人設伏邀之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

李自成死

走村落中求食郷民共擊殺之任李過僅奪其屍瘞一郷而還以袞冕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渡湖入險山中羣盜俱散亡○八月粤西有靖江王者稱監國帝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瞿式耜令總制丁魁楚為備戰大敗之擒靖江王及其黨械至福州俱斬於市○先是清兵入浙潞王以城降蕪松巡撫祁彪佳左都御史劉宗周等死之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英率所部奉弘光帝母妃至紹興紹人士猶未知弘光帝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迎立魯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玨上表勸進魯王

魯王監國紹興

浙閩成水火

監國紹興國維首疏參馬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逢年國維等俱為太學士遵謙封義興伯國維督師江上錫尚方劍行事命御史陳潛夫監各諸鎭兵馬復富陽于潛等兵馬雲集會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上疏於帝謂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日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識始定而浙閩成水火○鄭芝龍開府於福州坐見九卿權勢振于朝宰相半出門下集廷臣議戰守兵自仙霞關而

鄭芝龍日與文官忤

外宜守者七百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給餉不足芝龍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大鬻官爵於是娼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猶苦餉不足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癃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皁滿公車帝亦欲躬履行間而芝龍日以缺餉為辭○隆武元年正月鄭芝龍日與文官忤然帝心知芝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饜衆心乃分兵為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令鄭鴻逵鄭彩出浙東江西帝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既出關既稱餉缺駐不行詔書切責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黄道周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效死軍前鄭芝龍不與一錢帝給空劄百函為行

封朱成功忠孝伯

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言安出兵徽州為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絶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清内院洪承疇惜其才疏救清主不允尋斬於市○將德璟自請行關察情形相機督戰帝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璟告病去而户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泉州知府鄭式金見事不可為予告去○吏部郎中趙五成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討陛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帝大喜亟催鄭芝龍造艘芝龍笑謝事不果○封朱成功忠孝伯成功一日見帝愁坐泣奏曰陛下鬱々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

鄭芝龍甚逝

恩義無奉顧臣以死報陛下爲矣○二月帝決意親征駐建寧帝意欲出江右猶豫未定而鄭芝龍與請同省中人數萬呼擁謁絶不可望因駐蹕劍津當是時兵贏餉絶當事無談及兵事者擧朝如夢如醉不待識者而知其敗壞矣○清浙南招撫使洪承疇福建招撫使黄熙胤皆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而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盜征不可拜表則行中使手勅召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三月清兵驅船開堰入浙監國魯王防之張國維命王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

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帝使陸清源賚詔至江犒師馬士英咬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帝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監國議抽兵屬張國維西征命禮部尚書余煌督師江上○五月清貝勒王屯兵北岸用大砲擊南營碎其中廚鍋灶方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帝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下支便道可退入滇黔夜遂拔營走至紹興陳兵劫監國南行江上諸師聞報俱潰鄭遵謙携帑入海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張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

清兵渡江

速當自為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余煌大張榜示盡啓九門放兵民出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清兵渡江方國安馬士英計獻監國降清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海船傳命張國維邊防四邑遂過東陽○清兵破義烏至七里寺張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從容赴園池死王之仁載其妻妾並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沈於蛟門下獨至松江見內院洪承疇自請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函輝王思任等十四人殉難馬士英阮大鋮等猶擁殘兵數請入關帝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跪為清將搜獲阮大鋮迎降方逢年方國安等剃髮俱降○八月帝自鄭芝龍去後乃定計

幸贛州抵順昌聞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帝將入贛州因停一日騰龍鳳衣清兵至擒帝后

貝勒斬帝及后於市

及從駕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帝及后於市繼祚為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先是清兵至順昌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子方遊山連名請駕出關為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鋮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九月清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興泉汀邵漳州等處皆降之太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薦紳富民餉不應即梟之至縛親家

清貝勒以書招鄭芝龍

母於庭抵蘇得數萬金俄而韓固山兵至芝豹奔安平朱成功毋不去死之○十月鄭芝龍保安平軍容煇赫戰艦齊備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丁矢相加有大功於清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王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為罪耳會韓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退固山離安平三十里而軍以書招之其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茍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

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愈不可脫於淵不願降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虜何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下彼一此誰能常之若幼

鄭芝龍降于清

惡識人事遂進降表至福州貝勒握手甚歡折矢為誓命酒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芝龍既行朱成功乃率所部

鄭成功率所部入海

入海芝龍嘆曰成功不來清朝其道斂手使君憂者必此子也成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與兵柄意氣狀貌猶

儒生史遁悲歌慷慨携所著儒巾襴衫赴文廟焚之拜先師曰昔為儒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謹謝儒服高揖而去與所善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去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鄭彩鄭鴻逵亦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依魯王○福建既陷十月

永明王立于肇慶

帝由榔桂王之子為神宗嫡孫初封衡陽以寇亂從寓梧會桂王已薨永明在衰絰中先是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兵部尚書呂大器等自閩至共謀立之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

楚大器俱為太學士○十一月福建舊相蘇觀生等遁入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擁立隆武帝弟唐王聿鐭監國年號紹武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駕移梧避之瞿式耜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苟自懦外棄門户内釁蕭墻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尋還肇慶乃遣兵科給事彭燿往廣州諭之譬曉倫序監國前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燿於市日集兵向肇慶○十二月清總兵李成棟陷廣州擒唐王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誅蘇觀生遂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瞿式耜聞報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永曆元年正月朔駕至梧州時丁魁楚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瞿式耜下人耳○李成棟攻陷肇慶隨發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攻高雷廉三郡乃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出降○二月帝抵桂林瞿式耜肅殿陛勅守禦詔告楚蜀各鎮○朱成功提師歸自南澳舊衆稍集泊鼓浪嶼與鄭彩鄭聯所踞厦門浯洲隔帶水厦門者中左所也浯洲者金門也隸同安為兩島數出兵沿海郡邑大震○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清人招之不降清人乃水陸設伏大戰丁兵敗魁楚中箭死潯江平樂及高雷廉三府俱降于清○三月清兵渡海陷瓊州警報疊至王坤又趣駕往楚瞿式耜上疏爭之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不聽仍請無

瞿式耜與焦璉危城孤守

已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東節制式耜又請暫駐駕於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四月清兵薄桂林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州歸從數人控弦提刀與清兵接戰稍却之清兵屯陽朔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全州徽安國公劉承胤兵承胤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胤甚橫脅劫帝幸武岡式耜疏留全陽議不合承胤諸部挾餉不出兵與璉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鬭掠市而去帝竟駐武岡○五月清兵偵兵變積雨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焦璉負創奮臂大呼督師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瞿式耜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清兵旋去

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陽江犄角接應固圍倍慎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式耜丁手指揮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瞿式耜上疏請返蹕全陽不聽乃督焦璉復柳潯及梧州具疏上言粤西全定請還桂林時清兵陷長沙而衡州相繼失武岡復敗帝播越入粤次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柳州猺獞襍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時會土司覃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搆兵帝復次象州式耜與督師何騰蛟等籌畫刻期出師全州戰勝諸師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帝自象州抵桂瞿式耜與嚴起恒並相○二年二月何騰蛟督師出全兵不睦焦璉下平樂郝永忠壁興安未幾永

忠營被襲至闕欲撤兵左右禁近刻期欲帝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二百里外風塵而遷使王靈所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哉左右禁近周章不能止夜半駕已行矣潰兵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被逼登舟至於漳水港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等俱至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璉兵上援督師騰蛟自永寧至璉自平樂統兵至式耜復入桂署○三月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何騰蛟督兵三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帝駐南寧詔旌瞿式耜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為帝清道督勵鎮將士直

取全州○四月皇子生冊為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壽瞿式耜忿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開得失手書八歲於扇進之○五月督師何騰蛟復全陽○六月清總兵粤東李成棟歸順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遣使奏降疏兩粤稱全土瞿式耜疏請徙桂帝竟由梧州入肇慶○三年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死之信豐南昌相繼敗李成棟金聲桓皆歿於陣帝設壇掛帛拭淚親祭專命瞿式耜留守督師○三月朱成功募兵于銅山攻漳浦屯分水關○四月清遣使貽書招瞿式耜式耜不從○七月帝遣使至島封朱成功為延平公○四年正月南雄不守韶州亦陷帝震恐戒舟西上瞿式耜疏留之不聽遂移德慶

朱成功并鄭聯軍

抵梧州○六月朱成功入潮州先是鄭鴻逵踞潮之揭陽邀成功入揭陽時兩島為鄭彩鄭聯所踞其將章雲飛恣肆不道成功密與諸部計曰兩島吾家卧榻之側豈容人鼾睡迺嚴部勒自揭陽揚帆抵厦門聯不虞乃出見交拜極歡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對諸執銳者前矣唯唯惟命諸軍讋伏莫敢動成功已并聯軍威稜日熾海上軍皆屬焉可四萬餘人彩率所部南遁○十一月清兵薄全州入嚴關守兵不戰四潰城中大亂沿道駈掠瞿式耜令戰不得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至遇式耜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敞當共之遂笑與

瞿式耜絶命詩

式耜飲、家人泣請出危城、召諸勲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清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言。孔有德命幽式耜同敞於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敞賡和。遂遇害。其絶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帝復去上南寧入土寓。嚴起恒王化澄等皆隨去。○十二月。清兵陷廣州。鎮帥江寧伯杜永和奔瓊州。○五年正月。朱成功謀援杜永和。率衆而南。二月舟次平海衞。是時清將馬得功偵兩島無守備、攻厦門陷之。鴻逵棄揭陽回島、攻圍得功。得功欲退不得、謂鴻逵曰、公等眷皆在安平。脱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逵患之、乃逸得功。四月、成功至自平海、得功去

兩日矣。成功大悔恨、按失律罪、殺鄭芝莞。芝莞成功從叔守島者也。諸將慑慄、兵勢復振。鴻逵泊白沙築寨以居。五月、成功攻南溪、敗之。十二月、攻漳浦及海澂。清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郝文興等皆降。○六年二月、朱成功攻長泰。清副將王進與中提督甘輝遇于北溪。二人倶雄健、聞于軍久、念決雌雄、廼奮撾傳矢、以兩馬相當。輝揕進、則隱之。進轂糧亦落之。自巳向午、縱横跌宕。既而兩家兵至、于是廼解。進入長泰。輝日夜攻克之。進與數十騎出走郡城。漳浦屬邑倶下。○五月、清總兵馬逢知來援、突入郡城。朱成功圍之不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十月清援兵大至、乃解圍去。成功久頓堅城、師老糧匱、乃收兵

朱成功防清兵于海澂

保海澂。○帝在安隆所、封李定國為西寧王、破清定南王孔有德于桂林、敬謹王尼堪于衡州。○七年五月、清兵攻海澂、城壊百餘丈。朱成功親立雉堞督衆堵禦、左右死者層積。成功與諸將飲、敵擲矢礟雨下、指揮自若、大呼曰、天尚贊我、無落吾事。須臾下息、礟砕其座。一夕忽空砲迸發。成功謂諸將曰、賊將臨城、勒兵持斧以待。清兵渡濠入郭、大呼登城。衆舉斧砍之。清兵死傷塡濠、大敗宵遁。澂守益堅。○八年五月、清遣使招朱成功、為海澂公。成功不從。數出兵縱横福興泉漳等郡十八。清復遣使招之、成功不從。清主怒、寘鄭芝龍于高墻。成功不顧。十二月、攻漳州、清守將劉國軒朴世用等降、屬縣十邑倶下。乘勝畧泉州屬邑。

成功軍律明肅、無所侵略。分所部為七十二鎮、令六官分理庶事。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以鄭會知州事。奉監國魯王盧溪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厚給贍之、禮待避隆薦紳王忠孝等。軍國大事時以諮之。凡所便宜封拜、輙朝服北向、瞽省望行在疏而焚之。○九年、朱成功數出軍、六月取安平鎮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十一月、清定遠大將軍庶子王入閩。成功回島。○十年正月、庶子王略沿海、攻兩島、大敗而還。六月、朱成功將北略、赴日解纜。臨期部將黄梧蘇明等陰降于清。諸軍潰。甘輝聞亂進攻不勝。遂從成功破閩安鎮、逼福州。○十一年三月、帝在雲南。鄭鴻逵卒于浯洲。朱成功回島。○十二年、帝遣使航海晉朱

甘輝忠死

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其他拜爵有差七月成功議大舉取南京部署諸將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鐵人八千號八十萬戈船八千揚䑺北上至淞江攻樂清等州縣克之〇十三年五月帝在永昌朱成功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為老營成功不聽七月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鎮為金陵門戶須先破之授諸將機宜自督親軍進中堤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等建大將旗鼓直擣瓜洲遣將朱衣祐左雲龍等率滿漢騎兵十萬會戰成功麾軍大進右武衛周全賦率兵登岸直破清陣斬雲龍于橋下衣祐奔城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賦望之麾軍疾進陷西北隅以入搜殺清兵皆盡遂進取蕪湖亂揚子趣

鎮江壘于銀山清兵數萬萃而攻之不動鐵騎射如雨成功令發火砲多鼓鉤聲廊宅皆動清兵大北鎮江傍邑皆下成功乃令張煌言揚朝棟等招撫江南江北于是當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州郡多欲附者蕪湖縣遣守兵皆道甘輝曰瓜鎮為南北咽喉但座鎮此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南都不勞而定矣成功不聽率師登舟進取金陵檄四方八月自至觀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屯營壘令將士分屯諸山成功屯岳廟甘輝曰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擊其未定宜拔若彼集衆固君必悔之成功不聽輝退而告人曰吾不復此矣既而清兵薄前鋒營統領余新擊敗之遂輕敵無備成功聞之令人馳譲新猶知故清副

朱成功取臺灣遷之

將梁化鳳襲其營新不及甲倉皇出走遂就禽成功遣軍馳援已無及矣明日清兵出步卒擣中堅成功率親軍擊敗之清兵數萬從山後出薄左前鋒營將士轉戰三合三卻遂敗走諸將萬禮林勝等皆陣歿成功麾軍急退爭舟而渡獨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餘人凡所擊殺數十百人馬蹶被獲至城南金水橋余新方屈膝輝怒踢之戟手罵不屈死最烈十月成功還島祠忠臣廟以甘輝為第一曰吾早從甘輝之言不及此〇十四年五月清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部分滿漢軍攻兩島朱成功自勒諸部扼海門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清船进至諸軍倉卒受命莫敢先發清兵乘之副將陳堯策等死爲東

風盛猛清船既得上流成功自手旗起師引巨艦橫擊之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北人不諳水眩暈不能軍僵死布海大敗而退竟成功之世無覆島者〇十五年帝在緬甸未成功自江南喪敗地蹙軍孤念帝蒙塵于外存亡不可知第放天祐天復故事孤持正朔乃議取臺灣遷之臺灣為土蕃部族在南紀之曲東倚疊巒西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畊耘並耦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固東南之一大聚落也鄭芝龍嘗居之未久而去荷蘭人來蟠踞其地諸將以險遠為難諫極日而不決成功意銳挨舵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徇曰賦吾鷄首所鄉至鹿

朱成功改臺灣為安平鎮

耳門則水驟漲丈餘太小戰艦撗縱畢入紅夷大驚以為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塗也天赦孤臣必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克赤嵌城荷蘭戰不利退保王城○清主福臨殂是為世祖第三子玄燁嗣位改明年為康熙元年十月棄鄭芝龍于燕市子孫在京者皆戮之遷各省沿海邊界居民以絕接濟十二月朱成功復攻王城因風縱火燒其夾板告之曰此地迺先人故物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荷蘭乃降送之歸國諸土酋皆受約束改臺灣為安平鎮赤嵌城為承天府總曰東都縣曰天興萬年成功既聞清遷界令下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

朱成功起學官于臺灣

朱成功卒于臺灣

矣沿海萬里盡委棄之使田廬丘墟墳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故之以令雖披猖亦復何用但收拾餘燼銷鋒灌燧息兵休農待天下之清未晚也迺立興法辟刑獄起學官計丁庸養老幼物土方臺人大集鄭氏遂安○十六年朱成功長子經居島頗耽聲色與乳媪通生子成功治家嚴肅聞之大怒遣使至島諭鄭泰監殺經及經母董以教兒不謹也諸部大驚又知成功病革或亂命不從謀保全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朱成功卒于臺灣年三十九臺人以其弟襲為講理六月成功赴至島經嗣位清靖南王耿繼茂遣人招諭泰等議曰先藩連年用兵徒苦父老東行之時猶令權宜通好今日當為孫梓計請經

帝崩朱經猶奉朔稱永曆

經曰吾將東諸君善圖之識炤朝鮮事例遣人通好不報十月經帥師徙臺灣黃昭奉襲拒經經射昭殪衆逡巡稅甲經遂入臺收殺主謀者餘寘不問待襲如初○十七年（清康熙二年）帝崩于滇城訃音至朱經猶奉朔稱永曆始鄭泰潛結黃昭拒經事露經乃佯置酒邀泰縊殺之泰子纘弟鳴駿亡歸清將士先後歸清者多矣于是清主銳意南掠令將士分道疾進經令部死士禦之衆寡不敵退守銅山清兵入島墮兩城棄其地收其寶貨婦女而北兩島之民爛焉自是之後親族兵將大抵皆降于清獨有陳永華馮錫範等及經還臺大小庶事悉委永華永華為政頗雜儒雅與民休息改東都為東寧分諸將士地修葺衆視無西

吳三桂叛于清

意○十九年（清康熙四年）清令水師提督施琅攻臺灣船至外洋為颶風飄散不克而還○二十三年（清康熙八年）春清主遣人招諭朱經不從清亦不敢加兵經令其將徙來島上互市○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十一月清平西王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三月清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亦叛馳數騎傳檄七建皆下授提督王進功等將軍官勢威頗振遣使入臺請濟師四月清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于精忠精忠調海澂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與將士議奉朱經經以陳永華為留守總制率侍衛馮錫範參官陳繩武史官洪磊等渡海而西授得勝興明伯左都督自經東還偃武息民兵甲鈍敝船不滿百軍不滿

萬精忠頗易之。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為召募。精忠
難之。于是耿鄭交惡。五月。經取同安。清守將張學堯降。精
忠懼。以都尉王進守泉州。六月。王進功子藩錫誘殺泉州
城守賴王。兵民多從藩錫者。遂逐進納款于經。經乃入泉
州。授藩錫指揮使。盡委國事。七月。清兵圍潮州。精忠不能
救。進忠亦納款于經。經遣舟師援之。以進忠為定虜伯前
提督。九月。精忠命王進取泉州。十月。經命將士敗進于塗
嶺。追至興化而還。吳三桂禮曹周文驥使經。平耿鄭。○二
十九年。清康熙十四年正月。耿精忠遣使于朱經議和。以楓亭為
界。五月。右武衛劉國軒入潮州。與左虎衛何祐及劉進忠
兵數千人。狗屬邑之未下者。清平南王尚可嘉兵十餘萬
盡銳來攻。相持久。國軒食盡。議退守潮。可嘉麾鼓騎晨掩
祐軍。戰于鷺毋山下。祐以身先旗。直貫驍騎。出其左。合國
軒繼之。大敗清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捕虜七千。轉
藉死者徧滿山谷。國軒威名震于南粵。六月。經帥諸將。闔
漳州黃芳度。芳度清海澄公梧之子。經之至島。芳度受命。
陰通于清。事洩。於是經圍之。芳度盡力防戰。十月克之。芳
度投井而死。○三十年。清康熙十五年十月。清平南王尚之信降
于吳三桂。三桂讓惠州于朱經。劉國軒入踞之。九月。清兵
入閩。耿精忠降。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款于經。初精忠思
與鄭氏併力。已而不協。清擊其外。鄭擊其內。前後跋疐。卒
至于敗。○三十一年。清康熙十六年正月。趙德勝何祐拒清兵于

興化城下。清兵縱反間。祐疑德勝貳于清。而不扶。師潰。德
勝戰死。興化遂陷。泉漳二州亦潰。朱經退入島。六月。劉國
軒棄惠州入島。經以國事委國軒。今年吳三桂病死。○三
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二月。朱經授劉國軒中提督。揚帆入鎮門。
壁碧湖。戰于赤嶺。清總督郎廷相等。拔兵漳上。泉福潮三
州兵後先來援。國軒數戰皆敗之。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
六月。清主以布政姚啓聖為總督。趣諸軍援澄。次萬布山。
隔帶水相望而已。圍中食盡。城破。提督段應舉自經。清兵
自縊死者甚衆。國軒軍威益熾。遂取長泰同安。七月。乘勝
圍泉州。八月。清令兵五路赴援泉州。九月。國軒帥二十
一鎮。與清兵戰于龍虎山。大敗亡。師五千。國軒退所集馬
泅河以遁。○三十三年。清康熙十八年二月。朱經敗清兵于定海。
八月。清兵攻蕭非寨不克而還。十一月。清姚啓聖開第于
漳州。曰修來館。不愛官爵銀幣。招誘之。漳泉人多降。○三
十四年。清康熙十九年正月。清水師提督萬正色大會舟師攻島
進逼海壇。朱經命左武衛林陞左鎮朱天貴等禦之。望清
軍畏其衆。棄海壇而退。陞令數舟取水。察邏諸戈舡望風
而潰。海上諸鎮多降于清。正色遂陷而島。經率諸將復入
臺灣。○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正月。延平郡王世子朱經卒于
臺灣。凡經嗣位十九年。奉永曆正朔。佩招討大將軍印。稱
世子。無所受命也。長子克𡒉螟蛉子也。原姓李。經嬖妾林
養之。經莫知也。及經西克𡒉為監國。克𡒉嚴毅頗倣成功。

朱經卒于臺灣

諸弟畏之迫經敗東還以國付克壓亡何經卒諸弟揚言曰克臧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經母董氏命收監國印縊殺克壓于別室立次子克塽克塽幼髮初覆額授劉國軒武平侯馮錫範忠誠伯八月董氏卒○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以萬正色為陸路提督施琅為水師提督大舉南侵劉國軒督精兵二萬守澎湖令林陞丘輝等約衆二萬集于雞籠嶼大戰清兵不利琅集矢于目而退以中衆裹首集諸將申軍令自總兵以下皆被以失律罪諸將蒲伏祈請以立功自贖兵氣復振隨虎井嶼乃誓師令為八隊琅自統一隊居中調度國軒發火矢噴筒燔焰怒張清兵乘銳夾擊自辰至午兵氣益厲國軒軍敗林陞丘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　四十九

輝等皆戰死大小戰艦二百餘艘燒亡餘衆多降于清國軒知勢不敵急乘走舸佚去澎湖既陷琅給降卒四千餘人以饟米傷本及死者醫治送還臺灣大震寧靖王術桂（術桂死節）自以明家龍種義不可辱迺具冠服招臺人從容別飲投環以死臺人為流涕八月琅統舟軍至鹿耳門國軒馮錫範何祐等奉克塽迎降克塽嗣位二年時年十五琅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燕京清主授克塽漢軍公至康熙三十九年清主念朱成功明室遺臣非吾亂臣賊子特賜成功及子經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

右明自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帝由榔永曆十七年癸卯凡二十世二百九十六年而亡後鄭氏奉永曆正朔二十年通計三百十六年而明曆盡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　○　五十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四畢

跋元明史略後

右元明史略一書者。吾友後藤子。續十八史畧而所輯錄也。蓋採諸舒弘諤之書。而旁及衆家。以補其逸。益其闕。參互考訂。始克成編。噫亦可謂勤矣。夫紀載之浩瀚。節而傳之者多。雖然或辭費而不暢。或事跡而不明。往往有之。但以幾千百載之事。能括乎數卷之間。鎔鑄貫穿。成一家言者。獨曾氏史略而止耳。今此書亦倣其體裁。則其於元明之事。雖本末纖悉固有不備。然其大綱足以可觀。而君之昏明。政之得失。臣之賢佞。誠可得而識焉。然則與曾氏史畧。並駕於海內。使窮鄉晚進之士。不博披史籍。而通古今於旦暮者。未必不藉是書也。豈亦為無補哉。刻新竣功將施于世。於是乎後藤子。需題片言於卷末。余喜其書之成。遂跋而贈之云。

辛未之冬十二月日

東都　直學士藤原明遠

舊跋　　五十一

元明史畧補䟦

春秋之書崇華卑夷法固嚴矣考其世蹟周室式微吳楚僭王於是孔子因舊史纂修之典刑萬世益以感傷不可止也往

高松儒臣芝山後藤氏據明徐弘諤古今全史作元明史畧三卷事甚簡明華夷盛衰歷歷可徵實有益之書也哉藤欽若讀其書恨易畢篇取諸史策增補之釐為四卷以資學者其功可嘉夫後藤氏之作益有思春秋之典刑也欽若之補亦應非無所思也余今閱之則知孔子稱管仲之仁之意矣抑亦

夷狄有君諸夏之亡噫

享和辛酉仲秋日

栗原野翁巖垣彥明撰

萬延庚申季秋三刻

京都書肆

御幸甼御池南

菱屋孫兵衛

石村貞一 編

元明清史略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新刻
版權免許　明治十年九月廿五日
東生書館藏

石村貞一編次

元明清史略

元明清史略序

時運之益趨開明也事漸繁則技藝文學皆無不加其繁者焉故人情日尚近捷而棄迂遠海有輪船之便

陸有滊車之利其他電信郵報等百般文物莫一非期功于簡便捷速者蓋不如此不足以應繁也頃者局部君著元明清史

略來請予一言予雖未暇當此書之果約而詳簡而明與否然據今日以事推之其不負簡便捷速之並運也奚疑明治十一

年二月瓊江何

致遠識

万菴兼書

元明清史略　圖書局長何氏序　四　萬卷樓藏

元明清史略序

讀史尤不可不詳近世。近世之事與今日相關涉。乃至他邦史乘。時世益近。則氣運人情益相似。故按其時事之跡。而可以爲鑑戒也。蓋西人之互市于支那。在明清間。迨道光阿片亂。清兵敗衄。内訌繼起。髮祚殆傾。後二十年。米人始來乞互市於我。士論紛紛。援清國事例。以謂許之必生事。其識者則曰。氣運至此。我

不可獨拒。但清自尊大。而瞶乎外情。所以釀變。宜務及其所爲。以求彼此相益。於是圖是一定。交際之盛。以至於今矣。自明初以經義取士。經觧一從程朱注。禁用他說。至清因之。我慶元中始崇儒學。亦用新注。闔國遵奉。而宋學之獘。汨沒章句。迂腐選懦。難於進取。議者或誹明祖用書愚人。餘姚一派以良知説聒之。而不能救。我水戸黄門氏當

宋學方興之際首唱名分節義以振作士大夫之氣學者於是知所嚮侃然勇往終以賛成皇室中興之業矣凡如此類彼我同轍後先相望其得者師之失者鑴之殷鑑不

遠在夏后世讀史之方与經世之略相資以為用而世之讀史者往往詳遠而略近是猶修族譜者舍祖禰而溯高曾以上於親親之義為得乎然己之親近者猶存于耳目

人之親近者譜未作則吾將何由徵之他邦近事之無史乘可徵亦猶是歟此脩史家之所尤孜孜焉石村士剛著元明清史略屬序于余明季以降無有成書士剛乃博徵

旁證網羅弗遺而又能撮其要於是其氣運人情之相類似而時事之可鑑戒者歷歷在目從政者就而參觀焉則其裨補于國家蓋匪淺鮮豈直益乎讀史者云已哉抑我

已取鑑戒於彼。彼亦將觀我記載以供鑑戒。不知我之近事。筆以傳海外者。果能無失舉之可矯正乎否耶。嗚呼其可弗思矣乎。

明治十一年三月

一等編修官重野安繹撰

桂洲伊藤信平書

自序

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史學亦如是也遷固以降史二十有二卷帙浩繁觀者望洋莫知津涯於是乎司馬氏會萃諸史以爲通鑑革紀傳之制創編年之體曾氏撮其要而著十八史略簡約精覈歷世治亂興亾之蹟典禮沿革之詳彰然如指掌使讀者不陷蹊徑直取捷於康衢

其嘉惠後進可謂偉矣予少時喜讀史史之要領關鍵今猶能成誦者得於史略者多矣而未見繼史略之好書於是不自揣妄意纂輯欲以繼曾氏之後熟復元明二史及三朝實錄東華錄等旁於名家文集雜記野乘稗史抉摘幽隱究悉顛末日夜手書三五年間堆几盈筐旋覺倦勤或傭人謄出或自加刪潤可疑可信校計毫釐又閱數月乃始就緒名曰元明清史略其事簡其文俚其義淺其卷帙不盈數寸較全史直千百中一二僅使童蒙知讀史之端緒而已若夫綱目兼舉本末畢備則有全史在焉豈斯書之所能盡哉雖然由端竟委溯流窮源博探乎全史之烟海則庶乎得其津梁而不迷于其方矣古人曰以管窺豹雖未見其全體亦足以知其一斑

則史略之書其可少哉若夫清史則唯書其一斑以待全豹之出耳

明治十年六月十五日

桐陰　石邨貞一撰

歷代國號

粤稽盤古生太荒。嗣者天地人三皇。伏羲炎帝暨軒轅。堯舜相承五帝昌。夏商周秦西東漢。後漢魏呉三國判。漢亾于魏。魏禪晉。晉遂平呉天下定。擾晉室者十七國。以後朝分為南北。南為東晉居金陵。宋齊接踵又梁陳。北則五胡并後魏。東魏西魏復如蜩。西禪于周東禪齊。周滅齊兮隋躡蹤。隋復平陳始一統。未幾唐興歷數永。唐終五代多更變。梁唐晉漢周相戰。更兼列國勢瓜兮。宋祖登基始大奠。金據汴梁宋南渡。北遼西夏兼侵侮。驅金滅宋是胡元。明滅元傳十六祚。大清代明億萬世。試問古今甲子計。自堯至清皆可求。四千餘年眞悠悠。

帝王歷代國號系圖 附諸國

方　正統
圓　僭偽

三皇 — 五帝 — 夏 — 殷 — 周 — 東周

春秋諸國：魯 衛 晉 鄭 曹 蔡 燕 齊 陳 宋 楚 秦 呉 越

戰國：秦 楚 燕 田齊 魏 趙 韓

秦 — 漢 — 東漢 — 蜀 — 晉

秦末：楚 趙 齊 燕
僭偽：魏 韓 楚

王莽篡國

三國：魏 呉

東晉 — 南朝：宋 — 齊 — 梁 — 陳

晉末僭偽：漢 趙 涼 燕 後趙 秦 後燕 後秦 西秦 後涼 西燕 南涼 北涼 南燕 西涼 大夏 北燕

後梁

北朝：魏 — 東魏 — 北齊；西魏 — 後周

隋 — 唐

隋末僭偽：楚 梁 魏 定陽 梁 秦 涼 皇士 夏 楚 鄭 梁 呉 漢東

則天武氏

唐末僭偽：呉 閩 蜀 呉越 楚 岐 南漢 南平 燕 後蜀 南唐 北漢

後梁 — 後唐 — 後晉 — 後漢 — 後周 — 宋 — 南宋 — 元

契丹 遼　西遼　夏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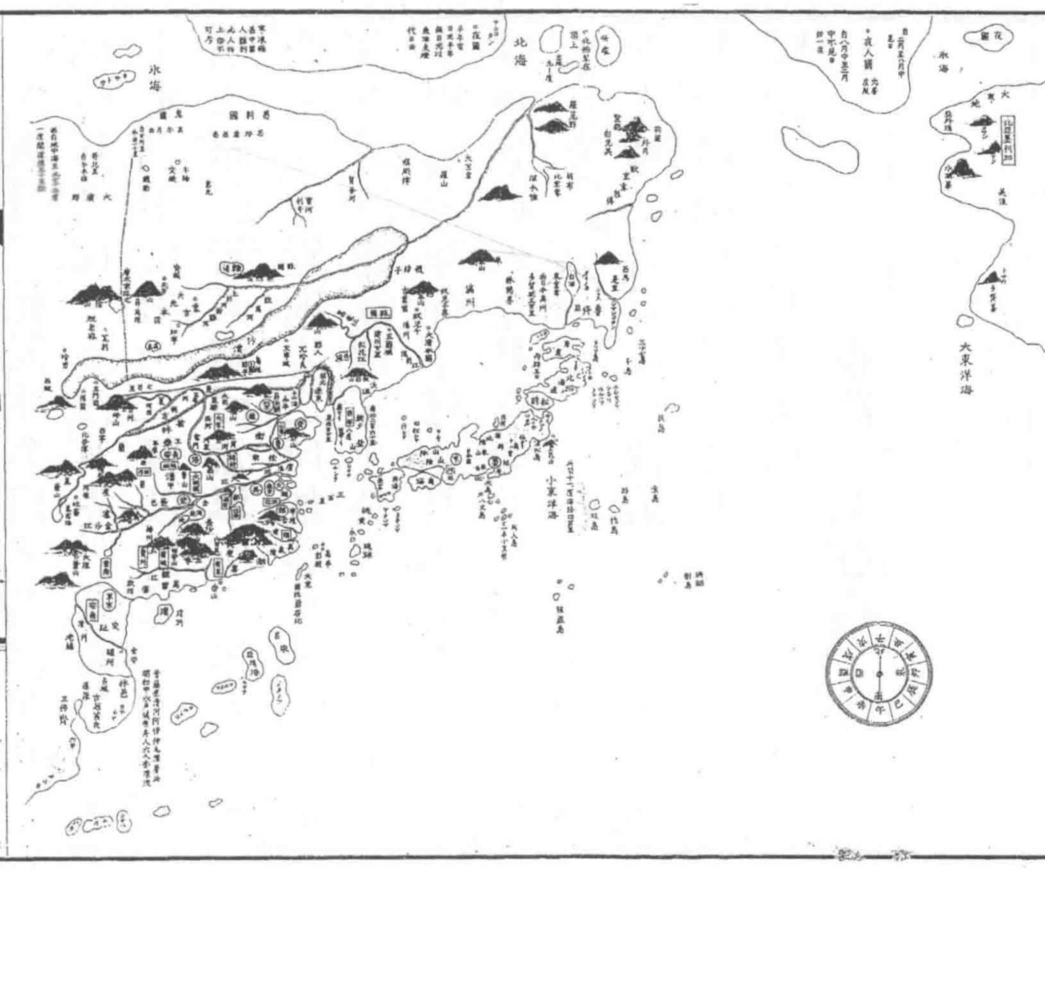
元末僭偽：周 宋 漢 夏 天完

明 — 清

明末僭偽：大順

亞細亞小東洋圖

附元上中大都




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


清國道程圖

元明清史略

例言七則

一曾先之之十八史略簡約精覈尤能行于世故人人能熟知南宋以上事而未及元明至清則邈然鮮有知之者矣是以元明二史浩瀚清史未成也於是予竊節略元明二史旁考諸家全集雜記約爲元明清史略雖記載無統於考治亂興敗之跡其大略可觀

一元史備一代之始末於其太祖大宗定宗憲宗悉爲帝紀蓋紀傳之體也若通鑑編年則宋祚一日未亡當爲一日正統故今於世祖十七年泯一天下始爲元紀此倣綱目之義例續曾氏之史略也明清接續亦倣此例

一篇中或依原文或加節略故文體不一然書殂書死若書征討侵伐等悉用原文不必有義例

一清國近世之史書鮮有可觀者蓋其有所諱而然耶將雖有其書不敢致諸我耶是以篇中詳邊功武略之跡略內閣獻替之事非敢略也無書之可徵也

一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故今唯紀述當時言動不敢爲一人一家之論又不敢附他人論斷

一是編皆就正史及各家紀述集句成篇實無一字無來歷仍揭所據之書於卷首以示非臆造

一篇中采摭未備悤悤付梓難辭固陋之譏所望海內同志君子時惠郵筒匡其不逮則幸甚

明治十年六月一日　石村貞一識

元明清史略

採輯參証書目

蒙古源流　元十三朝實錄
元史　宋元通鑑 薛應旂
元史類編 邵遠平　元名臣事略 蘇天爵
陳建通紀 紀內所採書目以紀統之不贅
馬晉元續通紀　大明一統志 英宗
鍾惺編年　王汝南編年
陳仁錫綱鑑　通鑑補
通鑑會纂　袖珍鑑略
史略　顧廻瀾捷錄

二十四朝捷錄　熹廟修補捷錄
三朝捷要　禪史
翊運錄　程濟從師記
御書採要　二祖列宗論斷
明臣論斷　仙史
樵史　南京功臣廟考
江西二忠臣廟考　元勳名佐考
屯政考　京營兵制考
邊事屯衛考　解大紳雜錄
漕河考議　海運說
宋瑾文集　天順記事

李卓吾藏書　輿圖備考
安南考　陔餘叢考
外史　太上感應註疏
費太史感應篇說　徐筆洞筆紀
袁了凡定數錄　遺史
遜史　詞林館課鴻章
名臣奏議　哈密考
智囊　朝鮮考
後一夕話　英烈傳
關壯繆續傳　明政統宗 涂山
毛將傳　頌天臚筆

谷霖蒼記事　樹影篇
六柳堂集　殉難錄
七政臺曆　忠孝傳
國變演義　明德公年譜
朱滄起五烈傳　明詩歸
鄒流綺遺聞　吳雞盤號天泣血書
泣鼎傳　周三原紀異
南都紀事 徐震 薛宋　甲申記事 王氏
浙東紀事 許子浹　華方若新書
閩中記事 曹能始 陳春軒　瞿常熟家傳
昭餘記事　毛錦來詩集

呂坦庵詩集　顧愚亭詩集
姓氏珠璣　百家姓彙考
閩書 何司空　寧波府志 張時徹
贛州府志 余文龍　金華府志 周宗智
海鹽縣志 樊維城　畿輔通志 于成龍
今獻備遺 項篤壽　明名臣琬炎錄 徐紘
國朝徵獻錄　明史
明史稿　明紀核實編 王顯晉
明鑑易知錄　明季南北略 計六奇
明記稗史　大明會典
累朝寶訓實錄　史外 汪有典

滿清紀事　清紀
三朝實錄　乾隆條例
東華錄　大清會典
聖武記 魏源　海國圖志 同上
水道考 汪日暐　貴州通志 衛既齊
河南通志 賈漢復　陝西通志 同上
江南通志 王新命　福建通志 金鋐
山西通志 穆爾賽　山東通志 趙祥星
廣西通志 吳興祚　廣東通志 范承勳
雲南通志 同上　浙江通志 施維翰
湖廣通志 徐國相　四川通志 延相

國朝先正事略　地圖綜要 朱國達
林文忠公政書　戡靖教匪述編 石香村
粵匪南北紀略 姚憲之　海國見聞錄 陳倫炯
勸戒圖說 張文啓　楚南被難記 周志復
夷匪犯境錄　天津勦寇紀略 吳惠元
遐邇貫珍
北支那戰爭記　六合叢談
教會新報　香港華字日報
申報　萬國公報
中西聞見錄　格致彙編
皇朝武功紀盛 張翼　盾鼻隨聞錄 樗園退叟

通計一百四十八部

元明清史略

目錄

目錄畢

元明清史略卷之一

元

長門　桐陰　石村貞一　編次

後宇多天皇弘安三年世祖亡宋承正統

世祖文武皇帝。姓奇渥溫。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其先世。土伯特國之分支。而爲蒙古部長。至也速該。吞併諸部。始彊大。子鐵木眞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初以乃蠻部彊盛。事之甚謹。以乃蠻侵掠之。鐵木眞乃大會屬部。伐以乃蠻。敗之。諸部悉潰。於是稱帝。於斡難河之源。是爲太祖。太祖

西域殺使者

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師次鉄門關。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

等城。十七年。攻木剌彝國。渡捌捌闌河。與太祖會塔里寒寨。遂定西域。封朮赤于俄羅斯地方。察合台于托克瑪克

太祖征東印度歸殂六盤山

地方。十九年。太祖滅西夏。至東印度國。見角端。始班師。殂于六盤山。第三子窩闊台立。是爲太宗。有寬弘之量。委任賢相耶律楚材。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太宗既殂。皇后乃馬眞氏臨朝稱制。不立君者五年。乃議立貴由。號定宗。三年而殂。皇后海迷失。抱太祖第四子曲出之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更推太宗弟拖雷之長子蒙哥立之。是爲憲宗。失烈門及諸弟不能平。憲宗

憲宗鎭內亂討西域諸國

察之。執主謀者誅之。由是衆心始定。憲宗命諸王旭烈兀等。討西域諸國。又西渡海轉戰万里。遂以旭烈兀留鎭之。

世祖征大理

又遣太弟忽必烈。征大理。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剌。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鎭之而歸。既而又奉命。攻鄂州。兀良合台亦自交廣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時憲宗南征。至釣魚山而殂。宋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稱臣納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二十万匹兩。不許。適訃音至。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許似道和。北歸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進。乃卽帝位。建元中統。初建太廟。以開平府爲上都。以

行新製蒙古字

甲子年。改元至元。行新製蒙古字。立諸路蒙古字學。尋建

建國號主中國

國號大元。遂繼宋而主中國。混一寰區。開十世之統緒。世

祖素尚佛教。及得西域。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卽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

定每帝受戒例

其宣命亦與詔勅並行。以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爲

至元十七年

恒例。○至元十七年。二月。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三月。

帝幸上都

帝如上都。○七月。以郝禎耿仁。爲左丞。阿合馬貪横益肆。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掊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士祭

許衡致仕

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

帝還大都
擊日本
行授時曆
廉希憲卒
竇默卒

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九月。帝還大都。至元元年以燕京爲中都。大興府。同九年改中都曰大都。○十月。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十一月。行授時曆。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郭守敬與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徧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其法視古皆密。可以施之永久無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平章政事廉希憲卒。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言。○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十八年二月。

皇后宏吉剌氏崩
許衡卒

皇后宏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初宏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遂與約曰。宏吉剌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三月。許衡卒。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七十二。衡

征日本兵大敗得還者財三人
焚毀道書
帝幸上都

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八月。諸將棄師於海嶋而還。初命阿剌罕范文虎等。率兵十餘萬擊日本。阿剌罕卒于軍。於是詔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嶋。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嶋。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十月。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十九年二月。帝如上都。○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詔戮

戮阿合馬屍
帝還大都
俱藍國入貢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俱藍國入貢。○詔諸路歲擧儒吏各一人。○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

天祥忠義之氣著於詩歌

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

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

復擊日本

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正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隷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虎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二十年正月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三月命高麗王暙及阿答海發兵擊日本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不聽○四月罷採

立規措所

太子眞金卒

民間女子○二十一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七月詔鎭南王脫歡假道安南擊占城○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規畫錢穀○十二月太子眞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黙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万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

作資戒會

罷征日本

擢用江南才子二十餘人

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答卽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集僧四萬作資戒會○二十三年正月罷征日本○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請亦宜參用之至是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

設儒學提舉司

徵宋謝枋得不至

置徵理司

李名密論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二十四年二月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二十五年四月徵宋江西招論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九月置徵理司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置徵理司以主之行臺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義之意令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

宋謝枋得死節

帝幸萬安寺

宜淸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遣瀛國公趙㬎學佛于吐蕃○二十六年正月開河以通運漕○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簒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本月朔至燕問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輕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十二月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爲例○二十七年四月河北十七郡蝗○二十八年正月桑哥及阿魯

罷徵理司　復徵劉因不至　擊爪哇　劉因卒

渾薩里葉李以罪免。學士趙孟頫說奉御徹里劾之也。○二月。罷徵理司。○五月。逮西僧楊璉眞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眞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逮問追治。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復徵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至。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致之。○二十九年二月。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爪哇。○三十年二月。以楊璉眞加子暗普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眞加不已罷之。○四月。劉因卒。○十月。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三十一年正月。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壽八十。改元者二。曰中統至元。上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信用儒

術。又尚佛教。設學校。建寺院。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故能用夏變夷。混一區宇。平綱陳紀。所以爲一代之制者宏遠矣。皇孫鐵木耳自軍中奔喪。卽帝位。是爲成宗皇帝。

伏見天皇永仁三年卽位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眞金第三子也。世祖崩。時在于上都。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旣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卽位。○平章政事伯顏卒。○元貞元年。

元貞元年　趙孟頫論留葉優劣　大德元年　李元禮諫太后幸五臺山

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邪。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三月。安南入貢。○六月。陝西旱饑。○大德元年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初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無不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

侍御史萬僧譖中丞崔彧

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定歲課三十取一

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吟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十月。以吳元珪爲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二年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爲平章政事。初太子眞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命廉訪司。歲舉

定律令

僧寧一山使日本不還

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廉幹者各二人。○三年二月。命何榮祖等定律令。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三月。命江浙釋教總統僧寧一山使日本。初世祖以兵數敗衂。其不可力取。更遣補陀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往諭。皆不達。世祖不遂其志而崩。至是帝欲成世祖遺意。命寧一山齎詔書往日本。一山留不復命。日本亦不至。○十二月。命海山鎭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四年五月。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

收富民護持璽書

太廟寢殿災

嘆曰。恨卿生晩。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五年。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六年正月。詔收富民護持璽書。帝詔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爲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五月。太廟寢殿災。○七年二月。汰諸司冗員。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三月。遣使巡行天下。罷贓汚官吏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百七十六事。○蘭溪處士

蘭溪處士金履祥卒

金履祥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間二人得朱熹之傳者朱將亡遂絶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地震

○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墜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万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

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官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毎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八年十月立海山爲懷寧王

定郊祀禮

○九年四月始定郊祀禮○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左丞尚文論寶珠功用

○八月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万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万酬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万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皇太子卒

○十二月皇太子德壽卒○十一年正月帝崩在位十三年年四十二改元者二曰元貞曰大德帝承混一之後憂國愛民爲太后建寺毎作佛事輒釋罪囚眞守成令主末歲寢疾沉諂諛之詞牽帷牆之制赤子阽危寇氛四起其不遽亡國者蓋去世祖未遠初政猶可觀爾皇姪懷寧王即位于上都是爲武宗皇帝

花園天皇延慶元年即位

武宗皇帝

武宗皇帝名海山成宗兄答刺麻八剌之長子也初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帝於漢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

是恐其兄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帝歸路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内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帝適遣康里脱脱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安西王歸於上都五月

誅阿忽台廢皇后伯岳吾氏

帝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誅安西王及諸王明里帖木兒而即位大赦○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皇太子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尋刊行賜臣下○七月加孔子號曰

加孔子號曰大成

賜諸王孝經

蕭𣂏書酒誥爲獻

至大元年

阿沙不花陳酒色之害

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爲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八月、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摹印、諸王以下咸賜之。○十二月、徵處士蕭𣂏、爲太子右諭德。𣂏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鄕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擧、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

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至大元年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糵是好、妃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顚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飮、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

李邦寧爲大司徒左丞相

諸路水旱蝗

置太子右衛率府

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旣又賜爵康國公。○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浙江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大醫院事。○八月、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爲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旣而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眞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飢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

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愼所行爾。○閏十一月、詔有司贖飢民所鬻子女。○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万人隷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

李孟爲平章政事

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彥博約字也。○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内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内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命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有此命。○四年正月帝崩。在位四年。壽三十。改元者一。曰至大。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猶崇佛教。置帝師國師。其宣命與詔勅並行如故云。皇太子卽位。是爲仁宗皇帝。

花園天皇正和元年卽位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也。武宗崩。帝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流忙哥鐵木兒于海南。帝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乃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𣅑。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

罷尚書省

召先朝舊臣議庶政

宦者行釋奠禮

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賢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三月。帝卽位。大赦。○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卒。○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卽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勵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眞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才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术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

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

賜李孟爵秦國公

增國子生仍設陪堂生

皇慶元年
進翰林國史院秩
郝天挺請愼惜名器
復請久任內外官
李孟罷
彗出東井

讀著爲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擧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皇慶元年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敕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六月。敕左右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誡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侍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爲平章政事。帝欲以伶人曹咬住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二年二月。彗出東井。丞相禿忽魯言。頻年亢旱。民黎艱

十賢從祀
詔行科擧
延祐元年
立升齋積分之法
成紀縣山移
封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

食。而又隕霜雨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燮理不識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六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十一月。詔行科擧。初世祖時。議定科擧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擧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延祐元年冬。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十二月。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二年正月。遣使巡行天下。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五月。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電。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㻋爲周王。出鎭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㻋。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

郭守敬卒

趙孟頫爲翰林學士

己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徼寵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王於兩宮。遂封爲周王。出鎭雲南。○三年三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珣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十月。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呶呶何也。復厚賜之。○十一月。周王和世㻋逃居漠北。○立子

立皇太子

帝露香禱雨

馬祖常諫飲酒及居東宮

碩德八剌爲皇太子。○四年三月。帝如上都。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於天。旣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五月。鐵木迭兒罷。○七月。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鎭。踰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飮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

伯答沙爲右丞相

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群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九月。以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勲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爲左丞相。○五年二

寫金字佛經

趙世延論鐵木迭

詔太子參決朝政

月魯帖木兒議太上皇之號

月。寫金字佛經。○九月。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刊行而散之民間。○六年四月。以鐵木迭兒爲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夤緣起爲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並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群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後醍醐天皇
元亨元年卽
位

奪李孟封爵

卻七寶帶

黒驢禿禿哈伏
誅

七年正月帝崩在位九年壽三十六改元者二曰皇慶延祐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佛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賜各寺田地定佛事用蔬食制事皇太皇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皇太子卽位是爲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兒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乞失監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笞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我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失烈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帝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卽位之後議於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三月帝卽位大赦○奪李孟封爵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己譖搆於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仆其先塋碑左遷其官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卻之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平章政事黒驢御史大夫禿禿哈等謀逆伏誅○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卽屬其黨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鍜錬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

始服袞冕享太
廟

河南饑

至治元年
罷元夕張燈禁
中

殺御史觀音保
等

卹孔氏子孫

拜住爲右丞相
罷置左相

鐵木迭兒更以他事罔上繫之於獄逼令自裁世延終無屈○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帝將以四時躬享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莫不感慟自是四時親享歳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万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河南饑帝問其故群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至治元年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値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愼今燈山之搆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直○二月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時敕建西山佛寺甚亟觀音保等以歳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之○四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二年正月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十月以拜住爲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

〔拜住尊禮老臣一新政務〕
〔吳澄辭序藏經〕
〔奉元行宮災〕
〔帝嗟歎先祖節儉〕
〔御史大夫鐵失弑帝〕

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帝又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三年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為翰林直學士。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為集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出趙世延于獄。○二月。敕寫金字藏經。時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六月。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嘆嗟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陂。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

〔後醍醐天皇正中元年即位〕
〔泰定元年〕
〔開經筵〕
〔立皇太子〕
〔革大臣兼軍務〕

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陂。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卧所。時帝年二十一。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至治。帝性至孝。仁宗不豫。焚香告天。泣願身代。及嗣位事多明斷。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是為泰定皇帝。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長子。裕宗眞金之嫡孫。初嗣晉王。及英宗遇弑。以支庶入繼大統。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為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收也先鐵木兒等誅之。○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二月。開經筵。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立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八月。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為梁王。○二年正月。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四月。革大臣兼領軍務。參

致和元年

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鐵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四年四月旱蝗民飢○致和元年二月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等居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七月帝崩于上都在位四年年三十六改元者二曰泰定致和帝在位災異迭見然守成法以行天下無事稱治平焉○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于江陵○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于上都時年九歲改元天順遣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將兵

皇太子阿速吉八稱帝僅三月不知所終

懷王襲帝位

懷王兵陷上都

分道討燕帖木兒○懷王入京師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九月懷王圖帖睦爾襲帝位燕帖木兒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和世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大赦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十月懷王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天順帝不知所終○十一月懷王遣使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是為明宗皇帝

後醍醐天皇嘉曆三年卽位

明宗皇帝名和世㻋武宗長子也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次傳于帝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譖帝於兩宮封帝為周王出鎭雲南逃在漠北逮泰定帝殂圖帖睦爾遣使迎致帝還至和寧之北稱帝○己巳（天曆二年）二月圖帖睦爾立其妃宏吉剌氏為皇后○追尊帝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四月帝以燕帖木兒為太師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六月皇太子發京北迎帝○七月太白經天○八月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帝暴殂燕帖木兒稱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皇太子襲位是為文宗皇帝

太白經天

後醍醐天皇嘉曆三年卽位

至順元年

加先聖父母諸賢之爵

董仲舒從祀孔子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初封懷王出鎭建康及明宗崩復襲位于上都大赦○十二月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然○至順元年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鄜王○閏七月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十二月詔以漢董仲舒從

> 印佛經二十七藏
>
> 吳澄卒
>
> 後醍醐天皇元弘二年卽位

祀孔子廟。○是歲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又以泥金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幷大乘經一藏。○二年。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諡文正。○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爲子。賜居第貲產。○三年。八月。帝崩于上都。在位五年。壽二十九。改元者二。曰天曆至順。皇姪鄜王立。是爲寧宗皇帝。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也。文宗崩。帝留居京師。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帝在位兩月而崩。燕

> 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卽位
>
> 元統元年
>
> 燕帖木兒卒

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時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居廣西之靜江。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闊里吉思。往迎立之。是爲順皇帝。

順皇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爲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帝。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嶋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靜江。至是入承大統。○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卒。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

> 帝卽位于上都
>
> 伯顏爲右丞相

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平章政事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六月。帝卽位于上都。初帝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鄕。燕帖木兒旣見。竝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大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

> 汴梁雨血
>
> 天下飢
>
> 至元元年

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后燕帖木兒之女。○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時稱其見幾明決。○十月。封撒敦榮王。唐其勢襲封太平王。○十一月。封伯顏爲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二年。正月。汴梁雨血。著衣皆赤。○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水旱疫民飢。○八月。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飢。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衆。○至元元年。二月。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

唐其勢及伏誅
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橜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六月。唐其勢及伏誅。○七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郯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誅之。答里走晃火帖木兒所。阿魯渾察執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

李好文諫年號襲舊論時弊
詔罷科舉
許有壬諫罷科舉

遷出宮。伯顏尋殺之於開平民舍。○十一月。改元至元。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踏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諷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

重於太師邪。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二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

畋于柳林三十五日
朱光卿反稱大金國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金華處士許謙卒

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耻。移疾不出。○三年正月。帝畋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廣東朱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河南棒胡亦舉兵反。○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五月。民間訛言朝廷刷取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

周子旺反稱周王

伯顏有罪泛竄

既沒。謙益肆充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櫟務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四年四月。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豹等之形。○六月。周子旺舉兵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死。○五年十一月。以伯顏為大丞相。伯顏矯詔殺郯王徹徹篤。伯顏搆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六年二月。伯顏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姪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

脫脫忠節質師

螭坳堂上坳深處也

廢廟主遷太后詔

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曰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外。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乞陛辭。不許。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

太子而乃當躬逬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飮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傅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屛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

御史崔敬諫遷太后放太弟

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卽撤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

復行科舉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旣輟。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復行之。

至正三年

詔修遼金宋三史

○至正三年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奚斯。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

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擧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帝親祀太廟

○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徵處士杜本不至

○十二月。徵淸江處士杜本。不至。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卽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旣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郞。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韙之。

巙巙進比干圖

○五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卒。初巙巙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巙巙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

遣使巡行天下
盜竊大廟神主
沿江兵起
虞集卒
詔修河防

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〇九月。遣使巡行天下。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擧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凡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爲包極。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〇六年。五月。盜竊太廟神主。〇七年。二月。山東地震。壞城郭。有聲如雷。〇三月。東平又震。〇十月。沿江兵起。〇八年。三月。帝臨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〇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謚文靖。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曆乾淳風烈。〇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〇十年六月。有星入于北斗。大如月。震聲如雷。〇十月。方國珍攻溫州。〇十一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釆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

河南北童謠
劉福通李二徐壽輝等兵起
童謠
饒信諸州雨黍

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河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万。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州。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〇五月。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是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杜遵道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羅山。上蔡。眞陽。確山。諸縣。尋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万。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擧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〇十月。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

徐壽輝稱帝

郭子興兵起破濠州

泰不花戰死

隴西地震

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徐壽輝稱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二月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恂恂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三月徐壽輝破袁瑞饒信徽等州○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先是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招降之至是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刦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薄賊船奮擊之賊群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隴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變遷定西會州尤甚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五月徙

徙瀛國公子完普于沙州

趙均用稱王

張士誠舉兵稱誠王

立皇太子

哈密進西番僧

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群盜輙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摶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八月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殞石數里○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趙均用入濠州據之稱王初均用與彭早住以窮蹙來奔郭子興與孫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淮南行省強知府李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咼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六月立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徐壽輝於蘄水破之○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眞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万

郭子興稱王
河冰成五色

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
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
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
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
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
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
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郭子興引兵入滁州時子興
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万人入據滁州城稱王○十四
年正月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艸如繪畫三日乃解○九月
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十二月平章政事哈
麻衛脫脫嗾御史劾其出師三月略無寸功詔削脫脫官

製龍舟於內苑

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帝製龍舟於內苑
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丈用水手二十四人
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
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
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
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
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
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
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絶出
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
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篥琵

韓林兒稱宋帝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

琶笙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祕密
戒者不得與○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
兒稱宋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三
月竄脫脫于雲南○四月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
相雪雪爲御史大夫雪雪哈麻弟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
兄弟矣○六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時四方割據稱雄者
衆戰爭無虚日兵亂歳饑民不聊生壬辰春太祖避兵濠
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
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
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巣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衆
万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巣湖水

陶安獻言
哈麻雪雪伏誅

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
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
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
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
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
天下不足平也○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
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十六年
正月哈麻雪雪有罪伏誅○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遂
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三月明太祖帥水陸諸軍進至
江寧鎭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

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方國珍降
張文貴死節
天完將陳友諒殺倪文俊
明玉珍據成都

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於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鎭江廣德皆下之○方國珍降命爲海道漕運万戶國璋衢州路總管○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十七年三月明太祖兵克常州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万衆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輸糧犒軍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五月明太祖取寧國等路徐達常遇春率兵攻寧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將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取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八月張士誠降以爲大尉○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於靑山結柵自固未幾降於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十八年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一門死節
董摶霄戰死
明取婺州開郡學
明太祖諭諸將誡殺戮

是闕固守安慶友諒引軍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淸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之濟南城陷貴入據之時摶霄方駐於南皮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爲河南右丞甫拜命値貴兵猝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捽摶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沖天是日其弟昂霄亦死○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十二月明太祖取婺州胡大海兵攻之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万往征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呉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擧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䘏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

方國珍附明太祖

明兵取衢處州

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十九年。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明太祖。先是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卻之。○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豐。○九月。明太祖兵取衢處州。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等十一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

創禮賢館

陳友諒稱帝國號漢

明兵拔江州

改隆興路爲洪都府

明玉珍稱帝國號夏

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二十年。五月。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二十一年。八月。明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隆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万中。皆來降。乃改隆興路爲洪都府。○十一月。黃河清。凡七日。○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破雲南。五月。自稱隴蜀王。○二十三年。（夏王明玉珍天統元年。吳王張士誠元年。○是歲并宋漢凡四國）正月。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明太祖率兵擊走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明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謀。載

明太祖戰于鄱陽湖大捷

張士誠稱吳王

明太祖建國號曰吳

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万。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明師遇鄱陽湖之康節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漢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明兵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明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既而明太祖復進兵圍之。○八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朝廷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於士誠。士誠不與。○二十四年。漢主陳理德壽元年○是歲漢亡 正月。明太祖建國號曰吳。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諭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

漢主陳理降于明

孛羅帖木兒舉兵向闕

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飢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三月。右丞相搠思監。狥太子旨。誣老的沙等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窮究其事。又譖禿堅帖木兒。誣毀朝政。而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不受。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搠思監所為。非出帝意。舉兵向闕。太子迎戰不利。率侍衛兵東走興松。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命百官吏卒分守。使人即索羅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復孛羅官爵。仍守禦大同。乃引軍還大同。既而太子還宮。恚怒不已。發兵討孛羅。孛羅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七月。孛羅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奔冀寧。孛羅遂專國。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大發諸路兵分

夏主明玉珍卒

明太祖訪求遺書

三道而進孛羅大怒自將拒戰大敗九月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屢舉兵犯闕無君言于帝受密旨結勇士陰圖刺之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帝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時甫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四月明太祖兵取淮西諸路守將忻都等奔汴梁○五月明太祖求遺書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閲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無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

明太祖立宗廟社稷

呉主張士誠縊死

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九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爲平章政事○十二月明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議立之○二十七年（夏主明昇開熙元年○是歳呉張士誠亡）正月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三月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九月明太祖兵克平江執呉王張士誠送建康士誠自縊死○十月太祖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万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明太祖定律

明太祖定律令頒戊申曆

令十一月頒戊申曆○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大都帝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元統至正元自世祖至元十七年至是凡十世八十九年而亡

元明清史略卷之一終

元明清史略卷之二

長門　桐陰　石村貞一　編次

明

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卽位

太祖高皇帝。姓朱。名元璋。濠州人。帝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世珍又徙鍾離太平鄕。母陳氏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之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帝年十七。父母及兄俱疫死。帝入皇覺寺。爲僧。尋遊江淮。崎嶇三載。乃還皇覺寺。時汝潁兵起。騷動濠州。人郭子興據濠城。帝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卽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大吉。意遂決。

帝附郭子興

入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留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遂妻焉。帝自是威名日著。豪傑景從。濠人徐達湯和等。皆歸附焉。帝徇定遠。下滁陽。立郭子興爲滁陽王。奉其號令。

帝智誅伏滁陽二子

子興二子。懼帝威名。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帝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尋郭子興卒。帝并統其軍。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帝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

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帝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遂掃除群雄。遣大將軍徐達等。率甲士二十萬。北伐。以定中原。建都于金陵。卽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

洪武元年

建元洪武。元年正月。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立馬氏爲皇后。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

立皇后皇太子

○二月。定郊社宗廟禮。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詔衣冠悉如唐制。

衣冠悉如唐制

○命中書議役法。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三月。上謂翰林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

命儒臣修女誡

身爲本。正家爲先。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四月。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禁宦官預政典兵。

禁宦官預政典兵

○六月。兩廣平。○七月。徐達常遇春帥諸將。入通州。元主避兵北行。○八月。徐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塡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淮王。及丞相慶童等。戮之。并獲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命徐達常遇春往取山西。○漳州通判王禕上書言。

王禕上言

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昔者周家

置六部官

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放元宮人旁求隱逸之士

忠孝。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寛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薄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時尚嚴厲。故禕以爲言。○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中書都事李彬犯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請基緩其獄。基不聽。馳奏上。竟殺彬。善長銜之。上還。善長愬之。會基有喪告歸。許之。○放元宮人。旁求隱逸之士。○詔乘輿新物毋飾

碎元主所置水晶刻漏

建尼山洙泗二書院

修元史

金。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十月。欽天監進元主所置水晶刻漏。上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十一月。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文爲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士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帥諸軍取大原。○二年正月。詔免中原及江南田租。○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大同。○二月。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

帝親耕籍田

敕爲文無事浮藻

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命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寛等十六人。同纂修。○上躬耕籍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三月。敕翰林曰。古人爲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五月。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尋復叛。徐達帥諸將以兵圍其城。○六月。元也速

也速復侵通州

薊北平

改元都爲北平府

常遇春卒于軍

陝西平

建功臣廟

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爲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淸於錦州。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遂帥兵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遂改元都爲北平府。○七月。副將軍常遇春卒于軍。○八月。大將軍徐達克慶陽。大軍列營慶陽城下。張良臣數出戰。俱不利。糧餉之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平。達帥諸軍還京。○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廟成。敍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

定內侍諸司官制

以濠州爲中都

天下郡縣皆立學

謫危素居和州

余闕至正十八年正月爲元守安慶死節

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呉良。呉禎。曹良臣。康茂才。呉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曰。朕觀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九月。詔以濠州爲中都。○十月。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三年正月。帝命徐達等往征沙漠。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忽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徐達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我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擒之必矣。事有一擧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四月。以危素爲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帝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

徐達大敗王保保

李文忠克應昌

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定科擧法

定服色

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大明集禮書成

命湯和等伐夏

有此謫。素踰年卒。○徐達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達整衆出戰。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諸王國公及平章等官一千八百餘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之。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奔和林。○五月。李文忠帥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幷后妃宮人。諸王宋代玉璽金寶。宣和殿玉圖書。玉冊。鎭國玉帶。玉斧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逃去。文忠帥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聞。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上歳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尋賜買的里八剌第宅。封爲崇禮侯。○詔設科取士。定科擧法。○詔定服色尚赤。○嚴宮闈之政。著爲令。○六月。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振旅還京師。大封功臣。○四年正月。命湯和等伐夏。湯和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等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

夏主明昇降

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諸將陛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〇四月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伐蜀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亮祖帥師助之〇六月夏主明昇降廖永忠帥舟師自夔州衆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

蜀地悉平

暹羅渤泥諸國來貢

命有司考課

旦夕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欵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京師朱亮祖兵亦至〇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克之蜀地悉平〇八月明昇至京師封爲歸義侯已而投昇于高麗〇暹羅國渤泥國三佛齊國各遣使臣來朝貢〇五年正月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元未獲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徐達馮勝李文忠等三路出師其兵四十萬以征沙漠〇十二月敕中書命有司考課考

置六科給事中

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

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〇六年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〇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爲編修唯璉等入文華堂肄業以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一日上問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遜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

昭監祖訓錄成

禁對偶文辭

更定大明律

潞州進人參

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〇二月詔暫罷科擧令有司察擧賢才〇四月昭監祖訓錄成上親爲之叙頒賜諸王〇奪誠意伯劉基祿〇九月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爲法者群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〇十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〇十一月潞州進人參上曰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之每當耘耔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〇七年二月

修治孔子廟

遣買的里八剌北還

誠意伯劉伯溫卒

葉居昇上言論時弊

詔修治闕里孔子廟。○十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臨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卽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愛。○八年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旣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後疾愈增。惟庸乃遣醫視疾。飲基藥二劑。有物積腹中如卷石。疾遂篤。至是遣使送還家。僅一月而卒。基剛毅慷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上甚禮重。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伯溫吾子房也。○九年閏九月。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求直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

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于此。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尙。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等。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

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置通政使司

濮眞征高麗被執

貶右丞相汪廣洋海南

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

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書奏。帝怒逮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十年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五月。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九月。置通政使司。○冬。都督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殺之。眞曰。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卽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嘉眞忠節。追封樂浪公。謚忠襄。其子瑜尚在襁褓。卽封爲西梁侯。○十一年三月。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於是以西安知府李文煥。寶鈔提擧費震。俱爲戶部侍郎。○十二年十二月。貶右丞相汪廣洋

於海南。御史中丞徐節。言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紿。謫居海南。行次太平。上復遣使責之。廣洋自縊死。○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惟庸誑言所居第井中湧醴泉。邀上往觀。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右臂幾折。尚指惟庸第。弗爲痛縮。上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屛帷間。卽發兵掩捕。拷掠具狀。磔惟庸於市。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玉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惟庸辭連李善長。群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

命傅友德征雲南

沐英白石江之捷

宋濂。孫愼。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欲并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家。當不知情。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詔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五月。免天下今年田租。○十四年。三月。編賦役黃冊。○七月。擧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九月。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將軍。師征雲南。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師行。上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十二月。友德等師至普安。攻下之。把匝剌瓦爾密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明師。沐英謂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欲濟師。沐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

雲南平

置錦衣衛鎭撫司

國學成上親釋菜

皇后馬氏崩

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兵進薄之。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軍聲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藍玉沐英。帥師趨雲南。而自以衆數萬。向烏撒。爲郭英等聲援。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挈妻子入晉寧州。忽納砦。驅妻子俱赴滇池死。右丞觀音保出降。諸父老焚香出迎。藍玉等整衆入城。秋毫無犯。雲南悉平。傅友德等班師。沐英留鎭。○十五年。三月。置錦衣衛及鎭撫司。○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以秀才曾泰爲戸部尚書。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泰。江夏人。有學行。故被擢用。○國學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儀從之。○八月。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服澣濯之衣。每誡諸王妃公主曰。爾等生長富貴。當爲天地惜物。接妃嬪有恩。被寵生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上常前殿決事。或震怒。還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言陛下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至是病。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

選高僧分侍諸王

置殿閣學士

精誠錄成

刑部尚書開濟伏誅

頒行科擧成式

太傅徐達卒

焚錦衣衛刑具

解縉爲監察御史上封萬餘言

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妾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有僧道衍者。姓姚名廣孝。蘇州人。幼出家。改名道衍。字斯道。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道衍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於王字上。蓋謂皇字也。至是燕王自求道衍於上。許之。○置殿閣學士。○呉沈薦方孝孺。召入見。上喜其擧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鄕。○十六年正月。呉沈承制。編敬天忠君孝親三事。爲書上之。賜名精誠錄。○十月。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先是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强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嚮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至是下濟獄而死。○十七年三月。頒行科擧成式。○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達自北征還。卽上將印。自去冬疾作。至是卒。年五十四。上痛悼不已。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二十年二月。詔焚錦衣衛刑具。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有司請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乎。○二十一年十月。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縉吉水人。七歲能詩文。十八擧於鄕。

卓敬爲給事中

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

殺韓國公李善長

皇太子薨

連登進士。上親選爲庶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禮。太常非俗樂。可肆官妓。非人道所爲。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焚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淸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上嘉其識。擢爲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恣橫。無敢言之者。縉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以卓敬爲給事中。時諸王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言於上曰。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也。○二十二年。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二月。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於峻阪。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二十三年四月。殺韓國公李善長。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言者。上亦未之究也。至是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當災。時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親戚數人。上大怒。遂賜死。○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薨。諡曰懿文。○七月。寘嵩州學正呉從權。山陰教諭張恒于極邊。從權等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非

立允炆爲皇太孫
以方孝孺爲漢中府
涼國公藍玉謀逆伏誅
頒大成樂器
褒義門鄭氏

職事不知也上曰宋儒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共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爲皇太孫太孫生而額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帝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帝常有意易儲翰林學士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帝乃止○以方孝孺爲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聞孝孺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二十六年正月涼國公藍玉謀逆伏誅初胡惟庸之叛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性復很愎又恃功橫暴有訐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至是命爲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也間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等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皆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群臣訊狀具實磔於市夷三族列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於胡惟庸○九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以祀孔子○詔褒浦江義門鄭氏鄭氏十世不異爨長幼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數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

江伯兒愚孝
寰宇通志成
禁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皇明祖訓成
覆閲會試下第卷

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於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寰宇通志成○二十八年六月詔禁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九月皇明祖訓成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與群雄並驅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開導後人著祖訓一篇立爲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三十年三月命儒臣覆閲會試下第卷初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充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名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𨛦爲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爲言上大怒命儒臣覆閲下第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閲卷官所屬以卷之最陋

大明律誥成

敕燕王還國

者進呈上驗之果爲不堪文字益怒謂爲胡藍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爲藍黨侍讀張信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等皆爲胡黨惟侍讀戴彝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餘皆棄市於是覆閲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五月大明律誥成○三十一年閏五月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改元者一曰洪武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兵部尚書齊泰言於皇太孫令人齎敕使還國燕王不悅葬孝陵廟號太祖太祖神武明達崇儒術信佛教嘗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其料敵如神不吝官賞諸將奉命立功十五年之間遂能成帝業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矣

皇太孫允炆立是爲建文皇帝

後小松天皇應永六年卽位

以方孝孺爲侍講

削周王爵爲庶人

齊泰黃子澄首議削奪諸藩

建文皇帝名允炆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與參國事○七月以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逮周王橚至京廢爲庶人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泰謂子澄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猝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卽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卒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

程濟上奏北方兵兆

帝與齊黃二臣議討燕

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爲護衛以拘逃軍爲名異人術子多就之○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置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徐輝祖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建文元年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立子文奎爲皇太子○燕王

建文元年

燕王來朝登陛不拜

卓敬請徙封燕王

來朝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邪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三月燕王還國○四月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

岷王湘王等被譴責

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栢僞造鈔及擅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追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六月燕

燕王佯狂稱疾謀事

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泰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

張信見燕王告實

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者王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乃往燕邸請見召入拜於牀下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

道衍以暴風雨爲祥

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遂令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

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七月

燕王起靖難兵

燕王棣殺張昺謝貴等遂發靖難兵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貴昺餘無能爲矣王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明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者嘗之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爲天子親屬且夕莫必其命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

燕王誘殺張昺謝貴

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昺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曳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明日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

燕王諭將士

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燕王棣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詔削燕王屬籍燕張玉攻薊州都督指揮馬宣死之○燕兵陷懷來都指揮使余瑱都督宋忠等皆死之先

都指揮使余瑱都督宋忠等憤戰死節

是宋忠率兵三萬屯開平。壽自開平率兵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燕王令指揮徐安鐘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率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先是宋忠紿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

孫泰慷慨血戰而死

耿炳文等北伐

蕭繹梁武帝第七子殺嗣君棟即位

耿炳文眞定之敗

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忠匿於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命長興侯耿炳文等帥師討燕。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擣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誡諸將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八月。耿炳文與燕師。戰于眞定。敗績。遣李景隆代將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眞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帥先鋒九千

楊松等九千人死節

人據雄縣。約忠爲應。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餔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日仲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喩。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擧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擧。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玉曰。當徑趨眞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王曰。善。卽趨

燕王厚撫張保遣歸

燕王論兵法

眞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破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分言雄莫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盍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擧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親率三騎先至眞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王率輕騎數士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

黃子澄薦李景隆爲將

玉譚淵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横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炳文奔入眞定。闔門固守。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黃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遂遣景隆代炳文。

江陰侯吳高圍永平

○九月。江陰侯吳高與耿瓛楊文。帥師圍永平。○李景隆師屯河間。燕王帥師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詔削高爵。徙廣西。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弁

李景隆帥兵五十萬拒燕軍

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阬之也。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盧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王曰。高雖

燕王襲大寧執寧王權北歸

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十月。燕兵襲大寧。執寧王權。還北平。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中。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燕王既起兵。而朝廷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衞。燕王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爲書貽寧王。而陰帥師兼程。趨大寧。襲破其西門。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衞渠長。及間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

李景隆敗還德州

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燕兵益盛。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實貨。隨寧王還北平。○十一月。燕王兵至。擊李景隆走之。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燕世子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衝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

李景隆忌瞿能功止之

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城中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

黄子澄匿敗不奏

燕王復上書罷齊泰黄子澄

難渡是日雪黙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陳暉兵暉衆跳冰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連破七壘逼景隆營燕中軍將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還德州景隆既敗黄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燕王棣復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黄子澄傳檄天下○十二月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二年四

李景隆白溝河之敗

燕軍勝兆弓絃皆鳴

月李景隆與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北伐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自德州進兵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爲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燕王從之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燕王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景隆前鋒

燕王失路視河流辨東西

燕王爲三軍進

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燕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燕王從三騎殿後遂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攻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

燕王馬三被傷

旋風折大將旗南軍大敗

瞿能父子死節

色燕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即麾精鋭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燕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軍飛矢如注燕王馬凡三被傷三易之馬却阻於隄幾爲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衆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斬陳亨於陣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日漸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

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節

鐵鉉敗燕軍復德州

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

鐵鉉計破燕王

鐵板傷燕王馬首

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德州○五月李景隆奔濟南燕兵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燕王帥兵圍濟南參政鐵鉉等擊却之遂復德州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李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參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至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

禦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燕王圍濟南久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乃識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堞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

鐵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鐵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

盛庸等東昌之捷

張玉戰沒燕王悲恨不止

復齊泰黃子澄官領軍事

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遁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王大怒乃以砲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突擊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帝即軍中擢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十二月燕王率兵至汶上掠濟寧大將軍盛庸參軍鐵鉉躡其後營於東昌燕兵向東昌庸與鉉等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軍至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率番騎衝入奮力死戰

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至是奔北燕王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而去燕王聞張玉敗沒痛哭曰勝敗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三年正月詔復齊泰黃子澄官領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二月燕王帥師南下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至是燕王激勸將士召募勇敢以圖進取帥師

燕王上書請班師

薛嵓齎詔使燕軍辱命

南出。○三月。盛庸及燕兵。戰于夾河敗績。庸走還德州。○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籍其家以謝燕。○閏月。吳傑等及燕兵。戰于藁城敗績。○四月。燕王上書請召還吳傑等師。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嵓齎詔。往燕師。燕王讀之。怒問嵓臨行上何言。嵓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卽旋師。

薛嵓復命嘉賞燕王

燕王復上書

燕王曰。嘻。是不可紿三尺兒。嵓惶恐不能對。諸將請殺嵓。燕王曰。嵓天子命使。毋妄言。嵓戰慄流汗被體。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素愛厚臣。一且爲權奸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救死計耳。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惟陛下命之。嵓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嵓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嵓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嵓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五月。燕王遣指揮武勝。復上書言。朝廷

執燕使武勝下獄

德州糧餉盡燒亡

許罷兵。而盛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卽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之怒曰。候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揷柳枝於背爲識。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輿。以來積聚。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破其城。遂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

駙馬都尉梅殷鎭守淮安

梅殷刵劓燕使還之

鄭華顏伯瑋等死節

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鎭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爲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畏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阨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燕王怒。決計趨金陵。○四年。正月。燕兵陷東阿。吏目鄭華死之。○燕兵入沛縣。知

平安淝河之敗

陳恕死節

何福等靈壁之敗

召還徐輝祖守京師

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燕將金銘。護北軍渡河。期與燕王會於宿州。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設伏兵南軍追至伏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蕃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持矟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矟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燕兵陷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四月。總兵何福。都督平安等師。屯靈壁。燕兵攻破之。福遁走。安被執。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帥後軍來援。奮擊破之。遂斬陳文於陣。平安轉戰遇燕王於北坂。王急。幾為安槊所及。馬蹶不得前。燕蕃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徐輝祖軍至。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是時南軍再捷。燕驍將多敗沒。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燕遣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福乃下令移營靈壁就糧。時南軍

陳性善彭與明死節　平安被俘見燕王

樊士信崇剛等死節

方孝孺請計緩燕師

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燕王遣壯士萬人遮擾兵。而令高煦伏兵林間。躬帥師迎戰。福出壁與安合擊。高煦帥衆自林間突出。燕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盡喪其糧餉。入營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燕軍攻靈壁營。燕王帥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砲。福軍誤為己砲。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燕兵急攻之。遂破其營。福遁走。安等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燕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大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五月。燕兵渡淮。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進至揚州。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遂至高郵。陷儀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帝詔罷。已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

寧波知府王璡等勤王

陳瑄降迎燕王

綫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曰。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奸臣所惑。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寧波知府王璡。永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六月。燕兵渡江。盛庸整衆逆戰。敗之。會高煦引北騎至。燕王大喜。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帥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却。帝遣都督僉事陳瑄。帥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王乃誓師渡江。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走。餘將士皆降燕。

燕王陷鎮江

○燕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不聽。

命諸王守都城門

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

李景隆等使燕軍

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請和為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瑺至。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

萬卷樓藏

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景隆瑺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燕師。言罪人已竄逐。候執至來獻。且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群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

齊泰黃子澄奔竄

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帝大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燕王整兵而進。屯金川門。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卒師迎戰。敗績。

大內火

○大內火。帝遜國去。時朝廷文武。俱降燕。帝聞金川門失守。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

開太祖遺篋得度牒三張

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

萬卷樓藏

建文從亡二十二人

後小松天皇應永十年即位

徙都于順天

方孝孺死節

孝孺論成王所在不書詔

衣披襆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宜各從便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給運衣食者六人餘俱遙爲應援黎明取道溧陽去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建文正統五年迎入西内以壽終燕王即位是爲太宗文皇帝

太宗文皇帝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舉兵陷京城建文出亡遂自立爲帝徙都順天復周王橚齊王榑封爵問官

人内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殺故文學博士方孝孺上之發北平也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上首肯之及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屈繫之獄上欲草即位詔皆擧孝孺乃召出獄孝孺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上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詔天下非

鐵鉉死節

帝油熬鉉屍使北面

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九族奈我何聲愈厲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時年四十六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殺故兵部尚書鐵鉉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絶上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上大怒令内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

黄子澄齊泰伏誅

景清死節含血噀御袍

亦朝我邪語未畢油沸蹙濺起丈餘諸内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上大驚命葬之鉉年三十七○七月執黄子澄齊泰至京皆殺之夷其族○八月殺故左僉都御史景清初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上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於衣袵中委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爲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故右

練子寧死節手探舌血大書成王安在四字
大封靖難功臣
永樂元年
改北平爲北京順天府
封李芳遠爲朝鮮國王
擢道衍爲太子少師
文獻大典成

副都御史練子寧被縛至闕。語不遜。上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上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月。大封靖難功臣。爲侯伯者二十九人。餘將士論功有差。○十一月。立妃徐氏爲皇后。○建文帝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至是往滇。○永樂元年正月。建文帝至雲南永嘉等。○二月。以北平爲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爲順天府。○十月。賜貴州總兵官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年豐。百姓安樂。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欲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成言今日惟安養中國。愼固邊方。甚合朕意。以是特嘉奬之。○十一月。封李芳遠爲朝鮮國王。○二年四月。立長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上密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擢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姓名姚廣孝。上稱爲姚少師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嘗賜二宮人。亦不近。尋命廣孝賑濟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遂還戶內不復見。○十月。直文淵閣解縉等承制纂録韻書成。賜名文獻大典。○十二月。李景隆伏

選新進士入文淵閣
命朱能等討安南
安南平
皇后徐氏崩
徐后諭命婦

誅。○三年正月。詔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四年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五月。結茅白龍山。○七月。命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等帥師討安南。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易姓名。上表詐稱陳氏絶嗣。求權署國事。上從之。踰年故安南王孫陳天平走至京師愬實。上遣人責之。季犛畀辭表請還國。上遂命廣西都督黃中等以兵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上大怒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乃命朱能張輔等帥兵分道進討。○五年五月。張輔等至安南。季犛遁。輔軍追敗之。生擒季犛及其子澄。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十二萬。○七月。皇后徐氏崩。后疾甚。上問有何言。對曰。天下雖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陛下矜念之。妾不能報陛下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后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蔬食三年。正位中宮。愈益敬謹。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言。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治理者。公卿大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崩年四十六。○七年二月。

帝巡幸北京

帝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三月。敕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兩淮。謙等奏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

嚴震死節

○八年三月。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帝。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

建文帝復至白龍庵

帝復舍白龍山。尋他去。○十月。帝還南京。

逮解縉下獄

○九年。六月。逮交阯參政解縉至京。下之獄。先是縉入奏事。會上北巡。見皇太子而歸。及上還京。趙王言縉瞰陛下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謫交阯。縉偕偁至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役夫數萬。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遂逮縉幷偁。俱下獄。

帝巡幸北京

封韃靼阿魯台爲和寧王

○十一年正月。帝巡幸北京。○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先是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眞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至是封爲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至。

上親征瓦剌

○十二年二月。詔親征瓦剌。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間暇。爾等卽以經史於

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六月。帝擊瓦剌軍。大敗之。馬哈木北遁。上帥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都督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發蒼崖峽。次闌忽失溫。馬哈木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巓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中軍將安遠侯柳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馬哈木遂大潰走。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上遂下令班師。

車駕還北京

漢王譖東宮官下獄

○八月。上北征還。太子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上怒曰。此輔導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逮尚書蹇義。學士王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正字金問等。旣而義獲宥。淮等俱下獄。尋召士奇至。親問東宮事。士奇言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特宥士奇復職。

榜葛剌國獻麒麟

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榜葛剌國獻麒麟。○十二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上親爲之序。○十三年二月。解縉死于獄。○十月。賜刑部主事劉寧妻安氏銀幣。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寧者。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瓦剌貢馬謝罪

車駕還南京

○瓦剌馬哈木貢馬謝罪。○十四年三月。徙封趙王高燧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靑州。○十月。帝還南京。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群臣議奏曰。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勢。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

谷王橞謀逆

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十五年二月谷王橞謀逆詔削爵爲庶人上以橞開門迎降之故待之加厚改封長沙橞陰養死士造戰船隨侍都督張興密言於上上未之信會蜀王椿次子崇寧王悅鐏得罪於父逃橞所橞詭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上疏具言橞謀逆之事上歎曰朕何如待橞乃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橞令遣悅鐏還蜀且徵橞橞不意敕使猝至乃就徵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之橞伏地言死罪死罪上不忍誅削橞及其二子賦灼賦爚爵爲庶人誅諸通謀

漢王高煦徙居樂安

者張興以先發橞謀得不坐○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居樂安先是封高煦爲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及改青州又不肯去曰何爲置我瘠土留居京師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遂僭用天子車服上在北京頻聞之及還南京以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不行封地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全父子之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等事大怒召至詰之縶之西華門內將誅之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徙封樂安促即日行上顧謂皇太子曰樂安去京甚近如其

胡廣卒

胡廣女守訂盟不嫁

立東廠

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十六年五月胡廣卒初燕兵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於難既而縉使人覘廣動靜廣方問家人飼猪否縉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蓋初皆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後縉廣同直文淵閣上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遭讒死舉家徙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氏蒙宥歸女卒歸解氏○十七年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於天下學校○十八年八月立東廠命內官

北京宮殿成

皇太子發官粟賑飢民

帝在北京受朝賀

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九月北京宮殿成○十一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會歲荒民飢乃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會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讓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請賜今年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太子至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十九年正月帝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大赦○十月阿魯台入寇上議北征大臣皆言糧

帝親征阿魯台

阿魯台自稱可汗

孟賢等謀逆伏誅

皇太子爲趙王營解

復親征阿魯台

也先土干降賜姓名金忠

儲未足。且頻年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上不悅。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二十年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決意親征。駕至雞鳴山。阿魯台聞之夜遁。○七月。帝至西涼亭。下令班師。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地也。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林鬱然。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意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遂班師。○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二十一年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太子每裁抑宦侍黃儼、江保。尤見疎斥。儼等素厚趙王。流言傳播。謂上屬意趙王。由是孟賢遂起邪心。與羽林衛指揮彭旭等連結貴近。謀進毒於上。俟晏駕。卽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執大臣。僞撰遺詔。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中護衛總旗王瑜知之。詣闕上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上御左順門。親鞫之。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撰僞詔。震怒。顧趙王曰。爾爲之邪。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自下人所爲耳。遂止。按誅賢等。○七月。帝復親征阿魯台。○十月。帝至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初上次沙城。阿失帖木兒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不復有南意。至是也先土干來降。上喜謂諸將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

稱光天皇應永三十二年卽位

出夏原吉等於獄

解縉論評人品

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二十二年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四月。帝復北征。發京師。○六月。師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阿魯台遁走已久。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盡還。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乃詔旋師。○七月。師次蒼崖。上不豫。庚寅。次榆柳川。上大漸。召張輔。遺命傳位皇太子。而崩。葬長陵。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改元者一。曰永樂。皇太子卽位。是爲仁宗昭皇帝。

仁宗昭皇帝。名高熾。文皇長子也。○八月。楊榮等奉大行皇帝訃至京師。帝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至京師。○出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金問於獄。大赦。○赦解縉妻子還鄉。以其子禎亮爲中書舍人。初文皇嘗手書蹇義等十人授縉曰。汝可疏其人品。縉曰。蹇義天姿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文皇以示上。上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之。至是上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乃赦其家屬。官其子禎亮。○九月。賜蹇義、楊士奇、楊

賜蹇義等銀圖書各一

洪熙元年

免山東淮徐稅糧

榮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諭之曰卿等皆先帝舊臣又事朕於東宮今朕嗣位之初賴卿等協心贊輔凡政有闕失群臣及卿等言之而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十月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十一月赦建文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洪熙元年正月建宏文閣○四月詔免山東淮徐稅糧之半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如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稅方急上遂召楊士奇等令草詔免之士奇曰此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乃令士奇書詔畢即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卿今可語戶工二部朕已悉免之矣左右

賜蹇義楊士奇敕印

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荒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乃與民寸寸計較邪○上明於星象忽夜見星變召楊士奇等語曰天命盡矣乃歎息而起次日早朝復召蹇義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一賜義文曰忠貞一賜士奇曰貞一皆拜受而退○五月上不豫召義士奇等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翌日上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遂崩葬獻陵在位一年壽四十八改元者一曰洪熙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宗章皇帝

稱光天皇應永三十三年

卽位

宣德元年

漢王高煦反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太子至自南京卽位○宣德元年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言於上者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自將討擒之初高煦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上卽位賜高煦視他府特甚高煦益自肆立五軍都督府授王斌朱恒等大師尚書等官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後遣人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卽縛其人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高煦引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歸不敢言越數日高煦又遣使奏索多

車駕親征至樂安城北高煦降

廢高煦爲庶人

誅奸臣以夏原吉爲罪首帝夜召諸大臣入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力贊之帝意決遂發京師蓐食兼行駐驆樂安城北高煦聞帝親征大懼帝以勅射城中諭禍福高煦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帝許之高煦夜焚兵器及通逆文書昧爽出見乃械高煦父子及倡謀者數人赴京師群臣請移師執趙王楊士奇獨不可曰誣以連謀何能服人且文廟三子惟趙王在聽群議而剪本枝竊爲陛下不取也仍言者喋喋士奇請璽書併封群臣疏遣使以示趙王王喜曰吾生矣卽自削其護衛以謝○九月帝還京師廢高煦爲庶人王斌等皆伏誅以預謀

逮林碩一見遽釋中外頌聖德

罷交阯布政司封安南國王

薛瑄事道學三楊稱嘆之

廢胡后立孫氏為皇后

誅死者甚多。高煦及諸子相繼死。○二年。九月。詔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少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言臣往年為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任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惟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即馳驛還任。汝無他慮。遂降勑切責裴可立曰。歸必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一見遽釋。中外頌聖德焉。○十一月。罷交阯布政司。冊封安南陳王三世孫暠為安南國王。○以薛瑄為監察御史。瑄初長于詩賦。及見周程張朱之書。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而專事道學。至是拜御史。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嘆不已。曰。薛公見且不得。況得屈乎。○三年。二月。立皇子祁鎮為皇太子。廢皇后胡氏。立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群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違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

楊士奇諫廢后

楊士奇易

楊士奇薦顧佐為都御史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明日上復召問士奇。榮士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皇后退居別宮。冊立孫氏為皇后。○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為左都御史。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即顧榮問。今貪者誰甚。對曰。莫甚於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五年。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原吉天性寬平。人

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

無識與不識皆稱為君子長者呂震嘗在上前短原吉原吉奸震為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嘗有從隷汙所服織金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為吏壞所寶古硯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汙吏懼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汙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卷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

況鍾為蘇州知府

陳祚上疏請講大學衍義

冥惰行其敬愼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八月以況鍾為蘇州知府鍾靖安人始為吏胥呂震薦其才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煩劇難治特選鍾等九人為知府賜以璽書假便宜行事馳驛赴任鍾至蘇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有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謾侮鍾亦不校及期月一旦宣敕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某竊賄若干某日某亦如之群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蘇人稱之曰況青天○六年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説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

帝微行夜至士奇家

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逮至京幷其家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七月帝微行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俯伏地上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屛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必有知者伏乞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大監范宏問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宏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寃卒窺覦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

修州縣廣濟倉

設濟農倉

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群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宏賜金綺○七年六月詔修各州縣廣濟倉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令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厥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八年十一月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十年正月帝崩葬景陵在位十年壽三十七改元者一曰宣德時皇太子方九歲群臣欲

後花園天皇永享八年即位

王振用事閱武于將臺

宦官專政自此始

正統元年始設提學

擇長君楊士奇楊榮入臨畢請見太子即呼萬歲而群議乃息皇太子即位是爲英宗睿皇帝

英宗睿皇帝名祁鎮宣宗太子宣宗遺詔國家重事白張太后行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不可有大政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制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正統元年正月詔開經筵○四月始設提學○二年二月詔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五年三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謂三楊）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

楊榮卒

建文帝被執至京師

吳亮忠義自經

程濟方終臣職焚庵散其徒

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尋楊榮卒○九月建文帝被執至京師帝好文章能爲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建文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邪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邪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六年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瑄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

薛瑄不肯屈王振

太皇太后張氏崩

王振殺劉球

薛瑄在獄讀易

順寧王脫歡卒

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楊士奇 楊溥）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李賢字）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沖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旋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侍講劉球上言十事。王振怒下獄。以計殺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一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

體。屹立不動。○下大理寺少卿薛瑄獄。尋放歸田里。瑄素不爲王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寃。屢駁還之。文諂事振。譖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以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寃獲罪。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娯。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卒。子也先嗣。自脫歡幷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九年。

新建大學成帝親釋奠

楊士奇卒

楊溥卒

瓦剌也先進馬

瓦剌也先大舉入寇

王振主親征

樊忠椎死王振

正月。新建大學成。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大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指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大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至是成。帝臨視。祗謁先聖。行釋奠禮。○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十一年三月。王振怒山西河南巡撫于謙。嗾言官劾之。罷爲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訴之。乃復命巡撫。○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十三年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稱閩王。烏合至數十萬。雲南等民叛。天下一時騷動。○十四年二月。瓦剌也先遣使二千人進馬。詐稱三千。王振怒

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六月。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災。又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許。○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王振勸帝親征。官軍五十萬人出居庸關。至宣府。群臣請留。王振終不聞。車駕至大同。振尚欲北。郭敬密止之。始班師。也先襲軍後。多失我良。次日至土木。未晡。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人馬飢渴。也先遣使請和。帝許之。虜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虜大呼四面蹂躪入。全軍大敗。時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椎死王振曰。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

北虜擁帝去

皇太后遣使齎重寶贖駕不報

殺王振黨馬順虀粉

後花園天皇寶徳二年卽位

于謙見帝泣言寇賊不道

數十人死之張輔鄺埜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帝乃
下馬盤膝南面而坐有一虜將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
舉動自別擁帝去賽刊王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
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
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
此勝問衆何以爲計一人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
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
用此人在旁摧其面曰去因力言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
恩賞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豈不萬世美名乎也
先然其言以帝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
后遣使齎重寶詣虜贖駕弗許乃集百官議立郕王祁鈺

時群臣殺王振黨指揮馬順頃刻虀粉郕王懼欲退還宮
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止之請詔族王振家以安人心詔下
群臣哭謝國事始寧帝在位十四年郕王即位是爲景皇
帝

景皇帝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皇太后
命即位遙尊帝爲太上皇○九月也先遣使致書書辭悖
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
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設
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棄
以資寇令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爲月糧之數庶幾兩得上
嘉納之○也先擁上皇至大同城索金幣約還駕都督郭

郭登謀奪駕不成

也先挾上皇寇紫荊關

于謙抗疏諫遷都

急焚各處芻粟

也先圍京師

于謙以忠義諭三軍

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登遣人奏曰臣受命守城不敢擅
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
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復不應初也先來索
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
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
因擁帝還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十月也先
挾上皇寇紫荊關先是太監喜寧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
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道奉上皇入寇朝野
洶洶人無固志侍講徐珵方有時名太監金英召問計珵
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于謙上疏
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

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
金英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
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
芻粟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
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盜糧耳獨不
見宋牟駞岡事乎衆皆是之○也先圍京師于謙躬擐甲
冑率先士卒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
百倍武清伯石亨等奮戰相當虜知有備少沮而王師四
至官軍大振也先北遁○十一月京師解嚴群臣議留邊
將守京兵科給事中葉盛曰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
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虜騎何自

瓦剌脫脫不花入貢

景泰元年

也先始謀歸上皇

王直乞遣使迎復上皇

楊善論辨迎上皇歸

薄都城。苟邊關不固。雖保九門無益也。悉遣還。○瓦剌脫脫不花遣使入貢。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專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較少。知院阿剌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共合衆南犯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至是可汗來貢。帝從禮部尙書胡濙吏部尙書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景泰元年二月。叛臣喜寧伏誅。○七月。也先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齎書來請和禮部尙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上不允。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尙書王直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紓邊患得爲備耳。上意始釋曰從汝言。遣禮部右侍郎李實等齎敕北行。實等至也先讀璽書畢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帝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等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遂至也先營。也先問上皇還使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

上皇歸京居南宮

王竑救荒

爲救荒錄

有脚城

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

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設宴餞上皇。羅拜而別。命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既入塞。禮部議迎復儀未定。上皇先遣使詔諭避位。免群臣迎。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二年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江淮諸郡。時淮徐大飢。死者相枕籍。山東河南流民踵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廋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爲叢冢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淮徐大飢。驚曰奈何。後得竑奏。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三年正月。兵部侍郎李賢論備邊。以車制爲首。號曰有脚城。倣軒轅破蚩尤陣法以練兵。○五月。廢上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都指揮黃竑殺庶兄。懼罰

徐有貞治河決

皇太子卒

下章綸鍾同于獄

楊集上書于謙

進士選知州始此

伐城南樹上皇大懼

阿剌殺也先立麻兒

奏請易太子。上大喜議乃定。○四年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有貞初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悵惘。陳循教之更名。時河決爲患。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有貞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乃治之。五百餘日而功成。自是山東河患少息。○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五年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韙之。○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

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乃以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戍鐵嶺衛。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倚樹憩息。及伐樹。得其故大懼。○十月。也先爲阿剌所殺。先是也先弑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立稱田盛可汗。阿剌求爲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怒率衆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求脫脫不

遣太監視于謙疾

徐有貞南宮復辟之謀

花子麻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韃靼勢復熾。○七年五月。少保于謙以疾在告。上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見謙自奉儉。相與歎息。因以聞。上爲計所資用。一切給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爲和藥丸賜謙。言官有言謙柄用過重者。興安言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受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尋一個來換于謙。衆皆默然。○八年。正月。帝不豫。時儲位未定。廷臣請立太子。武清侯石亨知帝疾必不起。乃與副都御史徐有貞內使曹吉祥等。謀迎上皇復位。夜半遂薄南城。毀門而入。掖上皇登輿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輿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遂升奉天殿。登御座。鳴鐘鼓。啓諸門。

後花園天皇長祿元年即位

殺少保于謙以意欲二字成獄

是日百官入候。帝視朝。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帝聞鐘鼓聲大驚。問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尋廢帝爲郕王。遷之西內。未幾而薨。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景泰。上皇復位。是爲英宗睿皇帝。

英宗睿皇帝

爲太上皇七年。至是復位。改元天順。大赦天下。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爲忠國公。以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入內閣典機務。其餘賞賜有差。○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先是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之。徐有貞嘗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屛

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

逮徐有貞下獄

逮陳汝言下獄籍其家

出建庶人居鳳陽

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及上之復辟也。有貞唆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以意欲二字成獄。及廷鞫。王文力辯。謙惟嘿然。但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帝以謙有功。未忍加刑。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無名。遂殺謙等。而籍其家。凡亨等有隙者。無不入其羅織。○四月。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六月。逮徐有貞下獄。石亨曹吉祥恨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爲巧語觸上。上殊不爲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參政。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治鍛鍊。無所得。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爲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詔謫雲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益專橫矣。○十一月。逮陳汝言下獄。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私藉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得賂多若是邪。時上怒色變。石亨等俯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二年正月。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幼子也。入禁大內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上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下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之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

石亨謀反伏誅

童先出妖書勸逆

曹吉祥謀反伏誅

有天命在。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聽其婚娶。出入自在。庶人出禁。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卒。懿文太子建文君遂無後。○四年正月。石亨謀反伏誅。初亨見上稍疏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錦衣指揮使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栗。莫敢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會孛來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晩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五年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伏誅。石亨既誅。吉祥不自安。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邪。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騰之後。欽大喜。漸蓄異志。錦衣百戸曹福來。嘗役欽家。欽慮其洩。箠楚瀕死。爲御史所劾。按之。欽大懼。遂與吉祥謀。

大明一統志成

下袁彬獄

楊暄救袁彬

欲擁兵入幽帝于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居中應之謀已定其夕集腹心欽都指揮禿亮恐事敗逸出上變上卽收吉祥勅諸門勿啓欽率衆至長安門門堅不啓欽火之時懷寧伯孫鏜西征孛來師二千人未發鏜曰不見長安門火邪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工部尚書趙衆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長安門逐賊賊衆披靡鏜子軏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欽懼夜竄歸鏜督兵鏖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遂屠其家盡死之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是歲大明一統志成○七年八月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逮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遂下獄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猝然付獄乞御前審録則死無憾弁陳達不法三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乃無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得從輕調南京○八年正月帝不豫既而

上處分後事遺命四條

後土御門天皇寛正六年卽位

成化元年

彭韶下獄直聲震一時

滿四據石城反

錢太后合葬之議

大漸上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一曰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勿以嬪御殉葬四曰嬪歛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李賢與學士陳文彭時捧讀驚愴歎曰所言皆關大體而止殉葬一事尤爲盛德是月帝崩葬裕陵初卽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同八年復辟又在位八年壽三十八前後改元者二曰正統天順皇太子卽位是爲憲宗純皇帝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太子母周氏也○二月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還彬餞送達出城如禮人以爲難○成化元年四月荆襄流民劉千斤反聚衆至四萬人四散劫掠僭號於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三年三月下刑部郎中彭韶獄周太后弟長寧伯彧與眞定武强縣民爭田命韶往勘之韶至田所環視之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間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邪疏上下韶錦衣衛獄言官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四年二月固原土官滿四據石城反官軍討之失利○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命大臣議葬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周太后有礙學士劉定之

滿四悉平

命中官查西洋水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黙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陛下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葬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上感悟。明日傳諭卿等。如前議行。○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六年七月。皇子祐樘生。紀妃所生也。初妃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謀害。胎竟不墮。至是生。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呉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九年二月。命中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上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遣都吏往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置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大夏亦祕不言。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為兵部尚書。○十一月。命大學士彭時等。編纂宋元綱目。○十年十一月。復郕王帝號。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十一年十一月。立皇子祐樘為皇太子。先是。內官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六歲矣。萬貴妃驚曰。何獨不

彭時編纂宋元綱目

復郕王帝號上尊號

增孔廟籩豆佾舞數

置西廠詗刺外事

令我知。召皇子入昭德宮。徙紀氏於永壽宮。紀氏暴薨。人疑為萬貴妃所鴆。○十二年七月。命增孔子廟籩豆佾舞之數。○十三年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詗刺外事。直年少黠譎。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夤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鋭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永樂中。盡戮建文諸臣。懐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直羅織人罪。數起大獄。臣民皆自危。大學士商輅上疏。罷廠。未幾御史戴縉王越奏復之。○十四年二月。命皇太子出閣講學。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太子嘗呼吉為老伴。一日太子念蒿里經。而吉適至。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太子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左右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十五年七月。命汪直行邊。直既至遼東。有海西頭目郎秀

皇太子出閣講學

太子呼覃吉為老伴

汪直行邊討海西

罷西廠

徐鏞劾汪直疏

阿丑詼諧為諷諫

建永昌寺

林俊上疏劾僧繼曉

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十八年三月。罷西廠。○十九年八月。汪直有罪。罷。御史徐鏞上疏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遂罷直。初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二十年十月。建永昌寺。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言。連年飢饉。人民流離。可以流涕。而僧繼曉欺罔聖德。發內庫銀。建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上大怒下獄。貶雲南姚州判官。○二十一年正月。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疏入。俱留中。尋皆以他事謫之。○二十二年。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淳安人。鄉會殿試皆

商輅纂修宋元通鑑綱目

第一。奉敕纂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卒年七十三。○以馬寅為山東布政使。寅在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抑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間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歎為名言。○二十三年。八月帝崩。葬茂陵。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改元者一。曰成化。皇太子即位。是為孝宗敬皇帝。

元明清史略卷之二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外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35
SS号=14664135